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九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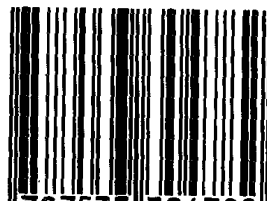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13/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8.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九冊目次

## 子部·儒家類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三)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西疇日抄二卷

〔明〕顧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錫山顧氏刻本

四九二

潘子求仁錄輯要十卷

〔明〕潘平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毛文強等刻本

五六二

心書四卷

〔明〕張自勳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六九〇

墨菴雜述二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周燁等刻本

八〇一

藤陰劄記不分卷

〔清〕孫承澤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八七〇

聖學入門書三卷

〔清〕陳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宣統至民國間吳興劉氏刻留餘草堂叢書本

八九三

學言二卷續一卷

〔清〕白胤謙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

二卷(三)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會通

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提要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帝

帝克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

其智如神都于平陽以火德王孔子

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繫辭

舜帝

帝舜有虞氏皆農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

都于蒲阪以土德王重華協于帝堯故號

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命九官誅四凶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

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

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

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

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

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夏禹王姒姓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以金德王鑄九鼎以象九州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來朝者萬國在位二十七年而崩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

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裔爲夏方伯夏桀無道暴虐百姓湯聘伊尹爲相率諸侯桀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於亳以水德王用建丑之月爲歲首在位十三年而崩

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爲殷西伯閔啓來歸自岐使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日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享國五十

年而崩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武王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也見商紂無道拜太公望爲師率諸侯伐紂紂克之諸侯尊武王爲天子都于鎬以木德王用建子之月爲歲首在位七年而崩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

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集覽高宗按史記高宗

王武丁小乙之子恭默思道夢帝春之以良弼得傳說爲相君臣道合政事備舉重譯來朝者六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在位五十一年而崩

武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

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

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

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

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

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宣王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共和立之任賢使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而崩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

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

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

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

業以致中興者以順制而外威嚴也集覽按史記

周宣王時爲大司馬北伐獫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之望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史掌策命享復之武之境士會諸侯于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爲盛張仲孝友詩小雅六月篇諸侯在

矣張仲孝友注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伊尹

伊尹精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歸然而起相湯伐夏故能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子之幸又相太甲而放之使之處仁遷義卒成今王孟子稱其聖之任也

傳說

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傅巖之野惟蕭遂立為相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二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為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四

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任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

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五

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魯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



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過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管仲

程子曰劇賊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與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惟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本可立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武善於終日有一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魯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譬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集覽左傳桓十年公及文姜如齊不

侯通焉公論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之車魯人告于齊曰齊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孔成而不反無所歸君之威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立公子同是為公文姜私于齊不敢歸衛國之大綱在于正名論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既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集覽史記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宋華子是也注謂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麻密姬

凍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惟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紱而饅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集覽孔記謂管仲饅簋朱紱繫以組為之自領下屈而上屬于兩旁之

凍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  
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  
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  
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  
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  
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集覽）按史記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歷代

獻公時為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卓肅氏志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泰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師解

狐偃偃晉人突之子文公為太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犯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室宜信諸侯而霸天下

趙衰衰晉人風之孫有深智遠謀重耳安于齊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禮適秦稱公子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為卿以讓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

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講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

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攷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文子趙武晉人衰魯孫父初為屠岸賈所殺妻成公姊道廢生武賈索之急賴程嬰杵臼以免後立為卿相悼公薄諸侯之幣而重其孔諸侯以是睦於晉卒諡曰文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襄甲之變神

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歷代

者義也（集覽）襄甲賈甲于衣之內也左傳于木夷甲以禍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殺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為相與國人盟晏子不抄其辭不肯盟○王幼李曰孟賁齊之勇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端之○夏育秦之力士穆公用之為將以伐西戎聞風披靡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術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集覽）畢公弼四世命諸公盛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註言畢公既行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道四世衛武過九十而

以孔自防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對哉數  
于國曰自衛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老意而舍我必格恭于朝以告我遂作詩戒之  
詩以自警而實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  
文章而能聽規諫以  
孔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國語字子產鄭作封漁不毀鄭校制本鄭  
與之厚及卒位  
曰古之遺愛也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  
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待特法制以為國故鄭國  
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  
韓宣子相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捷  
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歷代

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  
株盤伏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  
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  
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  
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  
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  
是這一意集覽國語鄭鑄刑書上文伯曰鄭其大  
國語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子產已  
為魯尾以今為國語將若之何丘曰其父死子產已  
馬一疋牛三頭故子產別賦其罪如魯之田賦謂  
其父死子產已為國語將若之何丘曰其父死子產已  
按史記宣子韓獻子之子晉頃公時與趙盾子侵伐中  
仲氏平古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盾子侵伐中

行氏由是封疆日廣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為司馬將衛人卻敵子  
克馳將救之至則已斬之矣卻子  
使達以詢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  
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  
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  
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  
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  
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  
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歷代

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  
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  
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  
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  
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  
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  
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  
物為職者當觀法焉集覽按通要簡公集公之子  
子駟查之反盡誅諸公子三年子駟欲自立為君  
公子孔使盟士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



產止之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  
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  
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季子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  
子爭寵相殺又或殺子產公子武諫曰子

### 商鞅

公孫鞅衛人因景監入見秦孝公說以強  
國之術公大悅以爲左庶長乃定變法之  
令法既具中廢舊令後示信罰不畏強大  
實不私親賊在秦二十四年卒使道不拾遺  
山左賊盜民勇于公戰怯於私聞鄰邑大治  
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無何李  
公薨惠文王立武  
以及告車築以狗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

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  
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十三

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

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

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

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就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

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

地直在橫頭又作一箇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

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

恁地闢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

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

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  
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

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十三

所以立致富彊

### 樂毅

殺盡毒人樂羊之後自魏過燕燕昭王以

### 趙封

望諸君漢高帝特末後得

### 孫臏

法涓爲魏將疾驅之能以計斷其足齊使

### 載歸

威王以爲師魏攻齊賈用其策法擒魏

### 國度

涓夜至馬陵白晝大樹涓果至見白晝

### 自刎

願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就是朱子曰這

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  
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土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攻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勇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莒卽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潛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卽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欲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遂乃平原君門下客也周赧王時秦攻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遂自薦勝曰士處世若無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載未聞遂曰若遂得處囊中乃顯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已乎原君乃以備數十人日視之至楚定從不決遂按劍歷階曰從之利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爾言曰汝何為也日王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特楚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以楚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卒野再戰克夷陵三戰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今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請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難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口王當歎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歎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歎血于堂下日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遂日毛先生一至楚使趙從于九萬大呂以遂爲上客

趙括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少李兵法以天下長平堅壁不出秦行千金爲反間日秦獨畏括爲將耳信之任括爲將及行其母上書言括從前讀父書不知今變若使爲將必敗括王不聽使括爲將果爲秦所白起所射死卒四十萬

魯仲連仲連齊人嘗遊趙秦圍趙急魏趙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論帝秦之害秦仲連之遂解于是平原君以千金爲壽仲連卻之而去後田單圍桀于仲連遂下

城齊王欲爵之仲連不受遂上日與  
其富貴而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

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  
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  
快平生之憤耐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  
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  
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旌  
秦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十七

或無以自見也

蘇秦初出遊而謂妻不下  
機嫂不為炊飯而為約長并相六

國行過洛陽車騎輻重擬于王者兄弟妻嫂則目  
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應曰見季子  
位高金多耳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懼之貧窮則輕賤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自郭  
門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之相秦其友激  
之也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為約長時乃先達  
儀嫉之數日乃見生于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  
人曰蘇秦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義後與之儀怒  
人秦蘇秦使舍人資金車馬給助之卒相秦  
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  
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旌  
秦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馬舍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  
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  
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  
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  
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  
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  
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  
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  
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十七

為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  
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  
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  
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  
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  
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  
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乎  
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  
所其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  
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



獨趙括為之哉

孫覽按史記趙勝趙公子最賢

成王秦國趙勝也蓋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

陵四千人却秦軍戰平原君與齊孟嘗君秦申

不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

秦矣卒勝趙事在周赧王十三年秦拔野王按一

治所仍屬焉祖許之術楊子問道篇曰祖許之家

注祖許非子祖公朝三卷四以智龍泉祖即祖許

之宋也言兵法惟謀家流用此巧許之計也秦食

於韓蘇秦傳秦人秦食于東注秦并六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

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於山

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歷代

之羈繫而參養於韓圖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

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

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

故一受人之羈縻耳人之參養則雖有奇氣疎節

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如是

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

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參養是以高飛長嘯而

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

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相如趙城人初仕趙為舍人時趙有良

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入秦秦

買約相如乃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通池

秦王今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

不能勝趙以

功拜為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

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裨

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

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

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

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

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

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九歷代

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

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

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

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

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強耳夫

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

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

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

秦知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  
 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  
 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  
 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  
 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端焉乃欲以頸血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嗚呼周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  
 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集覽莊子天地篇  
 常事微必不勝任矣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  
 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  
 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  
 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  
 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  
 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  
 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  
 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  
 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  
 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  
 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璧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只恁休下集覽下和春秋時楚人曾於荆山得玉  
 位復獻之又以為詐則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  
 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則實玉而視之以石  
 真士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  
 玉封零陵侯不就黃歇相楚太子通鑑周報王五  
 十二年楚頃襄王疾黃歇侍太子質于秦應侯  
 開之曰王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楚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  
 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質先往  
 疾反而後當之歟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  
 之子二人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後之子必立  
 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焉乃欲太子交服為楚使  
 王怒欲殺之應侯曰歌出以身殉其主太子立  
 用歌不如歸之應侯曰歌出以身殉其主太子立  
 楚太子即位是為考烈王  
 以歌為相封為春申君  
 廉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  
 陽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強秦不敢

加兵  
千趙

### 蘇秦

張儀儀昔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李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言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從儀儀乃脫身相魏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

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

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

人烏可久邪廉頗通鑑魏國丙辰年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服

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頗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三

飯然與臣生頃之三遺矢夫王遂不召楚人選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日我思用趙人遂卒于楚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

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

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

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

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 屈原

原伯庸子名平楚武王子後承食于屈氏焉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掌王族三

姓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

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

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

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

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

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

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

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三

說哉

### 范雎

雎魏人游說諸侯後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為賈所讎魏相攻殺之得脫身入秦為相封應侯

秦為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強宰制諸侯如嚴主

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

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

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

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

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

以此夫雎魏通鑑魏冉楚人秦武王後半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職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

甥殺是為昭襄王拜為相既而為丞  
相封侯侯因迷專國政諸侯畏之

###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  
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  
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  
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  
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  
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  
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  
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三十四

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  
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  
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  
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  
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  
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彘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  
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  
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  
下為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集賢鮑叔牙齊人  
敬叔之子世為秦

卿進管仲于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管仲能知人也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  
餘世○卻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于齊齊頃  
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  
名河伯視之言執政又伐齊齊使太子驪為質莫  
罷既而又使克乘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  
共伐齊頃公奔敗走晉追北齊獻寶器求平不  
听必得諸同叔子為質齊使曰蕭同叔子頃公母  
頃公母蕭同叔子為質齊使曰蕭同叔子頃公母  
許平○宋文公四年鄭伐宋宋使華元將元人將  
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元  
敗績文公囚之楚之子文接一統志子文姓閻名  
穀於春秋楚人仕楚為令尹三仕三已無喜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尹子稱之曰忠奉百  
里奚宛人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  
而先主之秦困于牛口之下秦繆公聞其賢以五  
羊贖之授以國政秦日  
強盛號曰五霸大夫

### 秦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歷代

三十五

### 始皇

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呂不韋之遺腹  
子也九十六年始滅六國初并天下更號  
皇帝以水德王十月為歲首更三代之制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悉儒生以古非今燒詩書  
百家語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位三十  
七年居帝位十有二年東遊狩崩于沙丘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  
非之翦曰王恒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  
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  
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  
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  
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  
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敗使秦皇不疑其臣則

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集覽按史記翦十萬虜楚王負弩以其地置楚都用兵與白起齊名王恒中而不信人王翦傳註徐廣曰恒一作祖通鑑釋文曰恒通作祖心不精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九 歷代

而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畱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畱取子嬰在也茅焦焦齊人秦嫁妻之亂始皇遷太后于雍下今口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始尊部母于後合如初

陳勝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蕩陽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詐稱公子扶蘇號大楚勝自立爲楚王廣爲假王遣將伐秦秦遣將軍章邯拒之廣爲將將田成所殺勝之御莊賈執勝以秦降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官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主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平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九 歷代

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集覽世說河上翁家食繒繭而食其子子連其母也使其子當爲繒繆料虎口而奪之食莊子盜跖篇孔子曰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脫虎口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



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與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與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憤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權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命游外黃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陳餘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爲刎頸交秦成還購求耳餘兩人交姓名俱之陳爲監門後從陳勝起兵餘立爲代王烏止誰屋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

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辯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墮浸秦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亡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王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墮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九

五十九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

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

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視之使不能與

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

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

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

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

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

不是會集覽秦惠文王孝公子以周顯王三十

文武朕一戰勝魏魏納地至再五國之師會盟攻

秦秦出兵迎敵五國敗走于是滅蜀伐趙伐韓伐

楚凡新首二十五萬二千在位二十七年○武王

名惠從初置丞相其後韓宜陽新首六萬王趙

力好戲力士任鄧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說李

夷王異母弟以周顯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伐魏

齊伐趙伐燕凡新首七萬坑殺沈死一百五十四

萬六千遂并西周而顯王亡矣在位五十六年○

胡亥按通鑑秦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始皇之崩李

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陳

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弑之于望夷○

子嬰按通鑑秦王子嬰扶蘇之子趙高弑胡亥立

之既而使蕭何乃稱病不行高自往請子嬰刺

殺高更其三歲在位四十六日沛公兵至灞上

子嬰素車白馬降○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

而天下歸漢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

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  
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  
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  
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  
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  
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  
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  
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終

性理會通卷五十九

三十一

性理會通卷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秦亂起兵於沛自立於沛公入關受秦降為漢王五年即帝位都長安以火德王節達大度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在位十二年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不關不放人項王然而須放

他人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

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

是有懷王集覽懷王名心楚懷王孫也項梁起兵立之以從人望及梁死諸將尊為義帝

性理會通卷六十

主約遣兵伐秦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先入項羽致命于王王曰如約羽大怒徒之于郢潛遣英布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圖基曰基中有一事今與公

論之其嘗見高基云高低基不甚相遠但高基識

先後着耳若低基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

基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

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

過望此議先後着也又有低基曰梁武帝方侯景

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

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着也又曰

圖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基而當局者為利害

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基雖是提耳而明告

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

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

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

言亦何益哉集覽漢王二年隨何說九江王黥布

布人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梁武帝大齊元年東

魏大行臺侯景遣使奉表于梁請率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群臣廷議皆言項與魏和不宜納其

因以生事惟朱異力勸納之梁王乃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路事○漢王四年韓

信北定齊地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

性理會通卷六十

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口暮望若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棄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妄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

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即遣良索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武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

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

不能假故也集覽漢王二年漢王至洛陽新城三

兵出無名事故老董公進說曰願德者昌逆德者亡道放無名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故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救三河之士南

洋江漢而天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執義帝者

○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

敢匿者罪三族布片髡削爲奴自責於魯朱家朱

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誼



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資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以不得爲者亦天也

集覽秦二世二年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遂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以從民望

○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編素天下之士歸心焉

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 經義

七

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煦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旣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煦煦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

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  
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  
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  
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  
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  
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  
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  
強大（集覽）漢高帝六年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屬國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微特外攝之

千肥爲齊王故  
 日大同封姓  
 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  
 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卽  
 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英布六安人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囚改姓英秦末以兵屬項梁楚漢元年項羽封  
 九江王二年歸漢漢封淮南王五年漢滅楚彭韓  
 被誅因而謀反上自將討之戰敗被殺○盧縮沛  
 人與漢高帝同里問其生又與帝同帝以爲太  
 尉封長安侯帝卽位之年燕王臧荼反帝擊虜之  
 立縮爲燕王十年相國陳希反縮與通謀帝召  
 縮不至十二年遣樊噲將兵擊之縮亡人匈奴  
 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  
 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

子以今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周勃等進立之誅諸呂以安劉氏為人謙讓論以以德化民務內文安樂致刑措號稱治平然制禮樂則謙讓未遑焉在位二十三年

性理會通卷六十一

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案薄昭吳人薄太后同母弟迫帝即為將軍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帝不忍遂使公卿往哭之昭自殺○李德裕黃皇后吉甫之子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敬宗朝獻丹晨六歲拜西河節度使建藩

邊接累官門下侍郎拜太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用兵宰相或不休休繼火乃罷德裕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之時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案竇廣國字少君平陵人文帝后之弟少貧晚後新立與兄長君至長安自陳帝選有德行者與君由此為退讓君于不敢以富貴驕人帝相之日恩天下以吾私外戚久矣今不可乃止之幸封安豐侯○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職從高祖擊項羽累官都尉歷淮陽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丞

性理會通卷六十一

十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



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謙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集覽漢文帝元年南越王陀反逆上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陀書陀惶恐謝罪稱臣奉貢○漢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聚治驂閭吳使者吳王恐

時有反謀使人為杖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  
滿中魚不許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而吳王解  
几杖老不朝吳王益解  
 ○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

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己也故不敢以為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文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益覆燭飾以示

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歉哉。若吾以驕辭益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益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

性理會通卷之十一  
如淮南。海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集覽）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初帝封為吳王。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對曰。不敢。文帝時。帝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誘引。逃遁。為不軌。是錯。之詔。制。封。邑。與。七。國。舉。兵。反。上。遣。周。亞。夫。將。兵。誅。之。○。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捕。王。母。兄。弟。及。美人。繫。之。河。內。生。厲。王。即。自。殺。帝。

今呂氏育之十一年  
誅英布立為淮南王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集覽）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鄭氏云。鼻。肉。改。也。為。刺。呂。刑。有。刺。同。改。為。刑。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漢。書。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及人為官。其意諫除肉刑。○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質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遜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

年

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

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哉（集覽）匈奴月餘時遣書曰孤憤之生於祖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教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所立孤憤獨居兩主不乘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乘教邑賜之以書教邑恐無退且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墜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矣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遠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

惟理會通不卷六十一

十七

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竟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入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子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

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子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集覽）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七歲即位霍光秉政天下無事惜其享國不永無子而立昌邑王賀無德光廢之乃立宣帝在位一十三年

惟理會通不卷六十一

十八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歛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到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到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蜺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即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



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為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嫌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為恩澤侯自是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一

十一

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參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充國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集覽漢武帝元朔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周昌沙

人高帝朝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羽有功封汾陰侯昌強力敢直言高帝欲易太子乃力爭不奉詔為趙王如意相王死田叔病去○張敖陽武人好書律曆嘗仕秦為御史後歸漢從攻臧荼以功封北平侯孝文初為丞相百餘歲乃卒

宣帝

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太子之孫皇曾孫也詢與於民間知民疾苦信賞必罰屬精為治可謂中興漢室然刑名絕下德政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在位二十五年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一

十一

漢宣帝議治勢

集覽杜延年南陽杜衍人父周武帝時御史大夫延年寬厚明法律

昌邑王廢勸霍光迎立宣帝以定策功封侯益土出奉車駕入居九卿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





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幸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遂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集覽韓子云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注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

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騎斃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

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集覽漢高帝五年置酒南宮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所以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戰勝而不與之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無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所以爲我擒也群臣悅服○范增居項羽之側不用其計增怒曰天下事未定而君先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未至彭城而死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

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與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其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

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何沛之豐人初為沛主掾史高祖為亭長何嘗左右之及從人關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漢楚爭雄何嘗守關中特給餽餉軍中無乏天下既定以功第一封鄧侯為關國名相半誼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秦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

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

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

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

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

惟理會通人卷六十 歷代

二十一

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

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

惟恐一跌然而幾路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

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

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帝十二年相國蕭何以長安地因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獄繫之數日出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

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之心豈一日忘山

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

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

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

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滅秦復至雒六年十二

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

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

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

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

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

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

都關中也

性理會通人卷六十 歷代

二十八

漢高帝即位於櫟陽楚王信以韓彭張敖為淮陰侯

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孫漢高二年漢王使信舉

地韓王信降匈奴漢立信為韓王六年遷韓王信

以馬邑降匈奴初年帝自將討之信謀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

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

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

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

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推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錄其角

以清淨爲道。遵何束約。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  
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  
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  
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  
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  
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  
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愛  
其君心。爲可罪也已。惠帝名盈。高祖長子。恭已繼  
天下。晏然可謂寬仁之主。然  
遺母后廢虐殺趙王。斷戚姬驚憂成  
疾而崩。至德不能無損焉。在位七年。

性理會通不卷六十

三十九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  
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  
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  
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  
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  
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  
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  
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

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  
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  
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  
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  
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  
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  
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  
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性理會通不卷六十

三十

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三十重。九十五步。  
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闕凡九十  
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  
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  
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  
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今人皆譏  
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  
帝。恐費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  
宅自污

韓信

信淮陰人少貧食漂母初事項羽後乃歸漢拜大將軍定三秦擒魏取代趙齊燕破楚滅齊立爲齊王將兵會垓下滅項羽漢取天下大抵皆信功後徙爲楚王高祖爲進雲夢至楚擒信殺之淮陰侯家僮上吏呂后殺之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

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

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

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蓋世余竊怪漢王自

稱漢使晨馳入壁卽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

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濶疎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

性理會通

卷十

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漢元年漢王軍成車羽圍之王逃去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漢文帝時匈奴寇

趙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馳迎

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中開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得入

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馬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兵徐行至營成禮而去上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見賊耳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

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

燕齊趙魏左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

困于中而手足日羸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

蓋已不勝漢矣

集覽漢高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擊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

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

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

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

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

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

性理會通

卷十

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

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

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

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

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

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

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

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

性理會通卷六十一

王

以俎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

性理會通卷六

三

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

矣集覽三畧黃石公三畧七書謂上中下三計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二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為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羸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嫌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囑縻之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

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集覽陸賈楚人有下使南越拜尉佗為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陸賈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以好時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囊中千金分之令為產呂后王諸呂陳平忠之用賈計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

武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蜀相聚謀反母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集覽漢高帝六年上已封大上望見諸將往往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為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

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集覽張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高帝之英武

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於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

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付又恐見疑乎生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  
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  
齒於是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  
封爵臣皆喜曰雍齒  
且侯吾屬無患矣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

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  
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  
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  
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  
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  
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

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

惟理會通入卷六十 歷代

三十七

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  
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  
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  
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  
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  
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梯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  
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  
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

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界於定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  
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  
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  
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鱗  
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  
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畧同故蹙  
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  
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  
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

惟理會通入卷六十 歷代

三十八

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  
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  
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  
又從而從諛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  
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  
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  
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  
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  
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  
初

三秦漢元年漢王以韓信爲大將軍八月還定  
三秦韓信與章邯彭越戰敗走廢兵塞王司馬欣翟



王董特降○漢元年漢王欲拜將乃釋日齋戒設壇其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彭越

越昌邑人常與彭越中及陳勝兵起少沛公擊楚幸取項羽於垓下以功封梁王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

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

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

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鄙亂布衣之交也其

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

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

性理會通卷六十

三十九

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

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寧乎其猶蹈春水

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蒞醢隨之矣嗚呼

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委植遺

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

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強弱勝負爲君臣則

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

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

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

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

破魏取代什趙齊燕擊齊滅楚是也因項氏之勢

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

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

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宋梁楚間爲項氏

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參沛人時秦治獄繁佐高祖定天下戰功居多封平陽侯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以享一之職卒益越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

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性理會通卷六十

四十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

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

悍強驚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

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

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

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

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

相伴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

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

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多變了

婁敬敬齊人以衣補見高帝說帝都中賜姓劉拜中郎驍奉君何奴入寇帝欲擊敬言不可帝不聽後果被圍七日始得解帝謂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爲關內侯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婿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

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

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集覽漢高

劉敬使匈奴約和親以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冒頓漢高時匈奴驍慢單于之子也按史畧單于猶華言皇帝也

周勃勃沛人以材官引強從高祖戰功居多高祖封勃爲右丞相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

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集覽高后八年諸大臣迎立代王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

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

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陳平

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後佐高帝定天下六出奇計官至左丞相封曲逆侯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其臣之者非心悅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願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模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性理會通不卷本十一

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集覽漢文帝元年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有主者即問次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日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得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集無四夷內親附百姓帝稱善勃大驚病免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慧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

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慧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事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性理會通不卷本十一

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日從起豐沛二日從入關中破秦三日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時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之及高祖起以兵屬焉天下既定封安國侯

武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焰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抹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頹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

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忘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集覽漢高后元年太后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送王呂氏○漢高后八年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座而平不見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日足下嘗言貴無欲矣不遇患諸呂少主耳平日然奈何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則士謀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患平○漢高后八年呂后崩祿產欲作亂權周勃劉章等營謀未決勃使酈寄為劉氏左軍中將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

據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領呂后女弟樊豐之妻也。荷或荷淑孫頤陰人開書操有雄略之操與語人悅曰吾子房以為奮武司馬軍國事悉以谷之。○馮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告將相不得可否為人簡儉寬弘滑帶多智後封瀧王。○唐中宗名哲高宗長子即位後武后廢之為庶王。唐均州遷房州。仁傑素耻奮忠以謀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頤之曰取日虞淵流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

### 叔孫通

通薛人為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從太子太傅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蕪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

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

### 惟理會通

卷本十一 歷代

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

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

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集覽漢高祖六年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願微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后可興也通與所徵人為綿蕪野外習之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與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

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

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

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典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 四皓

東園公姓唐字宣朗夏黃公姓崔名廣角里先生姓周名術綺里季無注避秦俱隱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積嘗有詩議之意謂楚漢分爭

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個

惠帝結果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

之士集覽元積河南人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憲宗時陳西北邊事召問得失帝嘉其忠而出

### 惟理會通

卷本十一 歷代

為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官至膳部員外郎積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問

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

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

處四皓想只是個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

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

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

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

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

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

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

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杜牧之詩云南軍不祖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集覽）漢惠帝七年帝崩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  
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謂之少  
帝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  
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  
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  
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  
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

性理會通不卷木十一

卷

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  
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  
不陵賤者不過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

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莊子以瓦注者可以鈎注者以黃金注者言  
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鈎帶爲注則已有  
顧惜之意以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殲  
矣○發業如發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  
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  
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兇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  
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

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  
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  
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  
得之矣

子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  
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  
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  
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  
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

性理會通不卷木十一

卷

（集覽）漢高后七年是  
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爲  
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  
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疎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忘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  
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  
書者惟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達  
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  
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  
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  
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

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予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釋之南陽諸陽人以貴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后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為淮陽王相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

性理會通卷木十一歷代

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辯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治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齧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與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

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放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苟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集賢堂制秩二千石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事咸數

性理會通卷木十一歷代

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周亞夫亞夫沛人勃之子仕為河內守封條侯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擊平之

丞相

五峯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



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誼洛陽人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歲中選遷至太中大夫

請改正朝典札乘錄灌等毀之出爲長沙王

大傳帝后思之召見宜室因問鬼神至夜中帝不寢前席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爲通達國體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振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

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一

歷代

十一

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遠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之心豈能恣然耶此讒譟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

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集覽周勃生以爲誼曲爲生

從漢滅楚有功賜爵列侯食封八千二百八十戶

時稱爲終侯○灌嬰雖賜侯人少以販繒爲事亦隨漢祿楚賜爵列侯與終侯共立故時人稱之爲終

灌○賈誼書謂好人之技愛人之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

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飲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壞其耳賜

高堂邃宇金庫以壞其腹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與樂親酌而手食○漢之儒者若賈誼用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一

歷代

十三

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維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

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

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

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

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

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

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

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  
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  
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  
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  
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  
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  
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  
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  
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  
性理會通入卷本十一

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畧施行文帝風  
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袁盎盎楚人也文帝時以兄會任為郎以直諫不得久居位調離西都尉而後為呂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在禍久矣然徵之即  
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  
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  
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  
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  
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庫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

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誦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  
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  
士之帝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  
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  
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  
誤矣

賈山山穎川人涉獵書記為穎陰侯騎郎孝文  
時上書諫逐復樂鑄錢令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  
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  
性理會通入卷本十一

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  
也後世驕君諛臣特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  
斯言必以為誚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唐唐人也為中郎者長嘗言雲中守魏尚  
有方而削其爵文帝納之使唐時帥數騎  
復為雲中守後拜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  
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  
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  
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  
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

夫之軍易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  
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駟馬之  
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  
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誅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  
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集覽孫武子者齊人以兵  
法見吳王闔閭關廬出宮  
人為二隊以寵姬二人為隊長試習兵法武乃三  
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遂斬隊長以徇○司馬穰  
苴者田完之苗裔嬰娶於齊景公召為將軍使  
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  
以徇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也

鄒陽

枚乘陽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辭著  
吳王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納去  
而之梁從孝王游被譖下吏從獄中上書王  
立出之卒為上客○乘淮陰人為吳王濞郎

性理會通卷六十一

歷代

十五

中王有異謀勿諫去而之梁景帝時拜弘農  
都尉以病免武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徵之道  
卒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  
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  
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  
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  
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叔趙郡軹城人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  
為人廉直喜任俠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會

趙王等謀欲上事殺趙王有敢隨王  
罪三族唯叔及孟舒皆自脫為工家奴隨  
王至長安車白得進言叔等上召見  
與諸將延見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

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

與婢妾侍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

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

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

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集覽張敖大梁人趙王耳之子尚高帝女魯元公  
主七年帝過趙敖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戲罵之  
趙相貫高趙中等怒謀殺帝人告之午等伏  
誅廢敖為官平侯高后六年敖卒謚元王

五峯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

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

性理會通卷六十一

歷代

十六

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

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

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錯潁川人李申韓刑名以文李為太常掌  
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還太子家令曉  
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  
嘉納景帝時遷御史大夫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

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

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

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

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譏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惟理會通卷六十一

案屬宜城人。良之弟。仕昭烈爲越騎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異之。以爲參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下獄。死。亮爲之流涕。  
寶嬰。梁王工朝。因燕帝。願曰。千秋萬歲後。傳一約也。安得傳。梁王時。太后好黃老。而嬰重儒術。是以不合。遂免去。  
灌夫。夫。潁陰人。父張。孟嘗爲灌嬰舍人。故蒙灌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於吳。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遂拔甲執戟。而往。大破吳軍。以此名聞天下。後爲淮陽太守。  
田蚡。蚡。長陵人。好儒術。武帝時。爲太尉。與丞相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寶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賢士類。專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未踰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汗也。蓋驚勢勞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寶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

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集覽推轂言舉薦人如推轂之轉運也

卜式

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朝願輸家財助邊召拜郎中初式不願為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如是矣惡者去母令緩群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後為緱氏大夫

為緱氏大夫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

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

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

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

性理會通入卷末上

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

章見棄式平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弘菑川人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拜博士特詔金馬門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園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傳諸皆以供賓客家無餘資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

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

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

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

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

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

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

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

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

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

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

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

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集覽漢武帝元五年南越反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命獻以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

性理會通入卷末上

皆令刻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莊耐直教反三重釀酒也秦月令曰孟春酌之孟夏始成西京雜記

漢制正月日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

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非為使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為

任使其氣力使捕人也

張湯湯杜陵人以刀筆吏累官至太中大夫元

罪送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為刻薄而後嗣顯榮七

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

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

八凱世濟其美譽譽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

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屢雖剛懷。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屢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屢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瞍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詭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是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二十一

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集覽）張安世湯之子官至御史大夫

安世以父任為郎武帝奇其才擢為中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封侯宣帝時以定策功拜大司馬自漢以來安世子孫七葉

侍中諸書散騎者十餘人矣

霍光

註見前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哮時也惡模樣日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

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累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集覽）後漢馬援曰男兒當死於國死於家死於手死於足

華嚴經還葬附安能死於兒女手中乎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謂進止常不失分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二十一

大臣以為王舅賜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

（集覽）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

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可加矣而

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

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豪權

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

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餒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戰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

惟理會通入卷本工

歷代

二十三

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不當意則其壻卽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

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一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議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惟理會通入卷本工

歷代

二十四

屈彊爲丞相  
封富民侯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樵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夢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子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



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疏受 廣受俱東海蘭陵人廣官至太子太傅兄子受官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不足辱知止不殆受成名立如此不去俱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設祖道俱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經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

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集覽）元帝名爽宜帝太子驪喜備衛然率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素衷焉

魏相

王五

相濟陰定陶人地節中拜相嘗白去副封實而相繼領衆職甚稱上意（集覽）元帝名爽宜帝太子驪喜備衛然率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素衷焉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重此說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三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榮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狗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集覽）許

趙充國 充國隴西上邦人良家子善騎射死勇有方畧武帝初拜中郎將車騎將軍與（集覽）許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遠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闕外之寄而為國家

子 19—50

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此  
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于  
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  
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  
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富在下風耳（案覽按史畧  
屯田十二事  
其大畧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據具肥饒  
以待其耕三言便民力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  
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備河湟六言以閑暇結治  
郵亭七言不出兵勝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  
迫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言無警  
動河南大小小片使生他憂十一言治湟堡  
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  
耕者雜處謂邊軍民安堵

性理會通卷本十一

丙吉吉魯國人為廷尉監官帝生數月坐衛太  
子事繁獄吉釋謹厚女徒保養之帝即位  
吉不伐功後知封博陽侯拜相吉尚寬  
大知大体於官屬務掩過揚善世稱其賢

凍水司馬氏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鬪死傷橫  
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  
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  
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  
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  
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  
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  
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

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  
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  
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  
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  
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  
歟昔士蒼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  
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  
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  
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

性理會通卷本十一

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  
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  
位而無益於世節智諱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  
已矣（案覽按一統志士蒼晉人為之干事文公美  
已矣公食邑於國亦稱脂季城漢之職劾而與謀  
重公時為大夫境內盜賊悉奔秦國景公時將中  
軍王室亂士蒼平之歸而講求典制以修晉國之  
法及老卒諡武子○子產相鄭  
桃李垂於街衛人莫敢攀援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  
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  
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  
矣至於諱廷諱陽諱牛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

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耶溫  
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  
矣

黃霸

霸陽夏人習文法溫良有讓善御衆武帝  
末以入錢官復察廉選河南太守丞宜  
帝召爲廷尉正數奏獄庭中稱平累遷領  
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  
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  
侯徵拜京兆尹後爲丞相封建成侯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

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楮可以祭吏往

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

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

惟理會通不卷六十一

三十九

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

後世儒者乃以爲鈞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

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

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

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如鈞距

有距斥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  
術中而不能出以鈞索其隱情也

臣衡衡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  
議引經以對數上書陳便宜後拜相封

樂鄉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臣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  
所上疏議論其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

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

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

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臣衡說詩

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集覽淮

飲宜帝次子好法律娶廷有才子王母張婕妤九幸

上由是鍾愛於王嘗欲立以爲嗣以太子幼年失

母之故不忍廢之元帝即位

乃遣王之國卒諡曰戾也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彭城人以父德任爲  
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帝時爲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帝時爲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帝時爲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帝時爲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帝時爲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帝時爲郎官宣帝時以素行簡樸罷諫議大夫元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

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

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

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

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

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

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

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

見況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

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

惟理會通不卷六十一

三十九

道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個  
 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  
 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  
 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  
 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  
 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  
 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  
 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  
 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  
 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  
 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  
 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  
 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  
 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  
 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  
 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  
 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慘慘於其君未嘗不為  
 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  
 夫集覽漢宣帝復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枕中有  
馮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載在枕中書言神仙  
使物為金之術及鄭衍重道正命方世人莫見  
而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取而

讀以為奇賦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續作  
 事責用甚多方多不驗下吏當誅兄陽侯上書  
 入國戶半贖其罪上亦奇其附得除冬減死論○  
 周堪齊人元帝時擢光祿勳與蕭望之並領尚書  
 事以師傳見尊重數蒙見言治亂事為石顯所譖  
 皆免官望之自後○張猛城固人嘗之孫受李於  
 周堪元帝時為光祿大夫給事中與堪同心輔政  
 後為石顯所譖左遷為槐里令既而徵為太中大夫  
 夫顯又譖之令自殺於公車○石顯與弘恭皆少  
 生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  
 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  
 中人無外意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  
 顯白央責幸領朝百條皆敬事顯初元中蕭望之  
 願向書事建白宜罷中書官元帝不聽顯後害  
 望之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  
 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  
 寵位成帝即位丞相御史奏顯舊惡顯與妻子  
 徙居故鄉遂憂  
 性理會通本卷十一 歷代  
 蕭望之望之東海蘭人徙杜陵素有重望官至  
書事元帝即位以師傳見重多  
所匡正後為弘恭石顯所害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  
 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  
 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  
 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  
 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  
 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眾  
 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  
 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綱繆經理

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遠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誰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盖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盖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

集覽 人光之子義行內修持重守山無言無聞明帝時累官至大司馬○梁冀安定為氏人商之子順帝時以外戚為大將軍領朝政中帝崩迎立質帝帝目之為賊臣將害帝順帝見帝目憤成行內外

天子拱手而已，既而上與官者軍部等定謀誅之

龔勝勝字君實彭城人三季孝廉京兆徵為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歸老鄉里

涼水司馬氏曰：王莽篡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切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歎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猖獗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體而已。况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飭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援，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鞶何以異於大羊之鞶？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諛辭曲對若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諂諂，豈曰能賢故君實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集覽 龔勝臨終因周於身指周於衣勿覽餘勳吾家種伯作祠堂語畢遂不復言

歲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一老父來叩哭甚哀  
既而曰嗟乎意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給養生竟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薛方有入  
嘗為郡祭酒王莽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  
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  
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方居  
以經教授善屬文著詩賦數十篇  
光武即位徵之中道病卒

王莽

莽元城人元后弟之子為恭儉封新都侯  
平帝時秉持漢政稱安漢公加號宰衡

新更為陳鴻置變易天下多事百姓失業

漢宗室劉秀起兵恢復眾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

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

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

性理會通不卷本十一

王莽

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

矣於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煇耀當時封邑不受位

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芒

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傳

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

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

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

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

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

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

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集覽王譚王音王商  
王根皆莽之伯叔故  
日四父○丁傳謂丁姬傳太后之族也丁姬哀帝  
之母傳太后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時丁明傳安  
用事故世人  
稱云丁傳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

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

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

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

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實

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

性理會通不卷本十一

王太

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

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

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

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

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

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

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

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

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

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傳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願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東漢王莽字巨卿河南新城人也莽少時與同舍生共食其父王鳳大將軍封侯莽亦封侯莽為御史大夫哀帝時為大司空封新莽侯○何武按漢書武字仲卿京兆人本賢良方正召對策除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新莽侯○哀帝時莽以陰謀○薛丹卿莽東武人治詩孝廉為郎累遷大司空帝封丁傳追帝共王丹

合遂策免平帝即位以丹執忠節蒙聖法

出則止初為太子舍人哀帝見而幸之拜黃門郎

都尉月之則同計起由是寵幸日甚拜為騎馬

子夏霸之少子○張禹河內枳人皆明習經李官

相至丞

性理會通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武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郡縣諸侯帝休廢大度才勇略故能受劉群雄克復舊牧未及下車首訪儒術表行仁義與起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在位

三十三年

東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安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

性理會通入卷本三歷代

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氣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其圖政豈不可乎願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貴於大臣者特爲  
吏事大臣之職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  
憂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  
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  
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集覽）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時爲偏將軍平  
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大  
軍事復爲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賊起恂從帝出征  
賊平百姓進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當鎮撫封  
恂奴僕○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遊學與光武相  
好李習尚書從光武爲破虜將軍有折衝千里之  
威後爲執金吾封常山侯又以功進封關東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集覽）卓茂宛人父祖皆至郡守茂寬仁恭愛嘗乘車行有人妄認其馬即解與之  
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遷密令教化大行路  
不拾遺曄不入境光武卽  
位徵爲太傅封褒德侯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  
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武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  
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  
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  
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和帝）行肇章帝太子十歲卽位母竇太后  
臨朝實定專權宦官定謀誅之內是宦官  
外戚迭爲消長東漢之禍  
自此起矣在位十七年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  
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  
方之章帝實過之矣（集覽）竇憲字伯廣平陵人  
衆等所誅○章帝名烜明帝太子性寬厚盡孝道  
平陰傳賦民類其慶然竇憲以居外戚專權之  
漸在位  
十三年

鄧禹（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遊學與光武相  
親光武收河東杖策往見曰明公莫如延  
攬英雄務收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先武大悅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各訪禹以前  
將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司  
徒封高密侯參謀大事卒謚元侯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

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  
權理會通入卷本上歷代

來枚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勇猛有謀初從光武擊賊有功累  
拜大將軍光武卽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  
卒謚忠侯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  
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  
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佚卒至父母妻  
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  
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  
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濶畧而能  
有成者（薛）然字子思南陽人仕吳年十九郡山陰令  
呂蒙病篤召然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以然對蒙辛假節鎮江陵蜀漢攻宜都然與陸遜  
拒破之後封永安侯○劉琨中山魏昌人懷愍時  
為并州刺史出軍長史振降石勒幽州刺史段匹  
碑時在薊州遣人邀琨琨率衆奔幽州匹碑歟  
同璽翼晉室有欲襲取者遣書請琨為內應  
書為遲勝所獲而琨實不知也竟為匹碑所殺  
嚴光 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李  
大夫不居去耕于  
富春山終身不仕

南軒張氏曰常惟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耶考子  
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惟必欲長往而不反  
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  
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辨之而  
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  
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變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  
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  
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  
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  
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董憲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安帝時率孝廉不就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  
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  
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

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固南郡人師之子休貌奇姿好學負笈從  
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公卿李固對策陳切

杜喬

喬林慮人少為諸生李孝廉辟司徒楊震  
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時梁

色不撓卒為所害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

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  
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

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

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

權理會通入卷六十一歷代

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既涉梁氏賓客

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

也固為首相及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

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

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

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益可誅也此固

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

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

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

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

逆而固具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決無以違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乃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矣

雜錄通鑑卷六十二

本

胡廣南郡華容人安帝時奉孝廉為天下第一  
尚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建司空致仕復拜  
太尉遷大傅○梁商安定烏氏人璜之孫永建初  
襲乘氏侯累遷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  
抑虛已下賢○質帝名續章帝女孫初封建平侯  
年八歲為梁太后所立梁冀惡其聰慧使左右進  
毒餅之在位一年有半○清河王名蒜章帝曾孫  
本初元年廣帝遇害李固等議立王為嗣中常侍  
曹騰等先嘗謂蒜不為礼由是怨之乃白梁冀  
迎立壽王詠志是為桓帝遂貶王為蜀民族尋徙  
杜陽侯王

自殺國除

朱穆

穆字叔元五歲以孝稱及長耽孝舉孝廉為  
河解甲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仕數  
十年家無餘資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

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  
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  
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  
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案漢靈帝中  
平間蔡邕亡命  
海濱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  
言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者祭酒甚見敬重  
三臺近為侍中  
荀淑字季和少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桓  
帝初補朗陵侯相淑事明理稱為神君

歸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  
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

雜錄通鑑卷六十二

本

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  
論之則荀叔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  
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  
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益剛大直方之氣折  
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  
其淪滑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  
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  
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  
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

之害孟子豈欺予哉通本春秋論語仕為郎中道集  
綱鑑海上日以著述為一學後徵起果官司空○唐  
衛恒帝時宦官與單超等謀殺左官等定謀以  
誅梁冀同日封為

五侯中外傳之

陳寔定穎川許人隱居好李桓帝時為太丘長  
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

勉齊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類

以全活者甚眾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

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

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

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眾便使東漢善類盡

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

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

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

墮坑落壑者也陳惠張讓桓靈時宦官與夏輝郭

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害權傾天

下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害權傾天

實武武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廷嘉中以被庭

拜大將軍謀誅中常

何進進宛人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徵拜侍中

言與論惜之

言與論惜之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

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廡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

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實武倚元舅之親操

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

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桴柁耳豈

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

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

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

人素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

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實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

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

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王甫曹節俱桓靈時宦官者節時廷中常侍持節北

迎桓帝及即位以定策功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

南將兵誅實武陳蕃等封育陽侯○張奐熹平酒

泉人奉賢良對策第一為安定屬國都尉正身修

德威化大行拜武威太守○范曄順陽人好李善

文章諫書恥言律元嘉初為宣城太守累遷太子

詹事所著

有後漢書

間便有陳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

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集覽載

直作亂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卓詔九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

郭玘率兵犯關殺允○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甚宰相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五人率

兵討內亂遷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東之等五人於遠州尋遣人殺之

**陳蕃**治父友薛勤曰何不灑掃蕃曰大丈夫當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後奉孝廉累官樂安太守郡有高士周舉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後為豫章太守待徐舉亦然舉遷官大傳錄尚書事與實武同謀誅宦官不果反為所害

南軒張氏曰實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

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

**漢書通鑑卷之二十一**

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

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

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

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

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

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絳其黨

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瑁所

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

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

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

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

眾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

曹而已為大臣者要常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

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

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

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

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

議而眾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

無或應之以張與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

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卷之二十一

**漢書通鑑卷之二十一**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

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

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

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補註載

大也言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魯從之黨則罔治也

**趙苞**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質以擊郡苞率衆

禦之苞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遂語曰毋封忠義

苞鮮卑遂力戰破之其母妻為賊所害謂封忠也

苞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遠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降城而求生其母固不

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還戰乎。不得已

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

可也。徐庶得之矣。集覽漢元年王陵聚黨居南陽既而以衆歸漢其母欲以

招之其母使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徐庶長祖人嘗薦

諸葛亮于劉備及曹操獲其母庶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滅洪洪廣陵人孝廉補郎丘長倡義誅董卓與袁紹結好紹許其能以為東都太守後

言為紹

龜山楊氏曰滅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

一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

惟理會道不卷本下歷代

何其異哉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

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

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肯好用師以濟不切

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

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已集覽超東平人初平初與兄超首率義兵誅董卓有功曹操表超為陳留太守超為廣陵太守

與上初超與操有隙因超布拒操操攻超超奔劉備留超守雍丘既而超為其下所殺操以兵圍

超超自殺○表紹汝南汝陽人初中平末為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拜紹為渤海太守

不受初為大將軍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官渡敗績慙憤而死

而先

### 總論

或有問寄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

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

師武子求掌橐餗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

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

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

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

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艱險能為人所不

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憫之也其稱南容曰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

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

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

下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

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

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

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

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

身居鴻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

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  
漢之亂憤三剛之既絕挂冠東郡門浮海而去惟  
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  
疑寧武子事大集得之但爲遽伯玉南容之愚則  
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  
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  
謀事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寧武子  
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  
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  
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陳鑒求事秦館秦音託  
衣秦也館音補秦也武

子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言其忠至所  
處者深矣賂醫薄醢按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欲  
殺衛侯而罪不致死故使醫因治疾而使醢毒武  
子衛侯侯永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醢  
而免于死○逢萌北海都昌人貧爲亭長旣而  
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  
殺其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至矣卽  
挂冠都城門携其家屬浮海客于遼東及光武卽  
位乃還累徵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畧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  
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  
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  
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  
隗囂公孫述輩其去藉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

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賁

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嘆息也

集覽張步琅邪人更始二年劉永以爲將軍與青徐連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走步乃遣使詣闕詔拜東萊太守三年永復立步爲齊王步殺漢使而受永封五年詔耿弇討之復降封安丘侯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魏晉隴西人起兵應漢更始中徵爲將軍建武二年據天水鄧禹承制拜爲四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六年反帝遣馮異等破之詔降公孫述述立之爲朔寧王入年帝自將征之驚走西域病死○公孫述茂林人



切爲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尋稱蜀  
王後稱帝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連出大戰漢獲  
軍高牛奔陣刺殺之其將延平以城降○魯黃石  
存包桑開玉關以謝西域之賢光武建武末上  
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  
匈奴衰弱官馬武在蜀請攻滅之鳴劍抵掌馳  
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  
桑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關  
門謝絕西域保全功臣不復 ○名節之稱起於衰  
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斬  
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斬乎殉名而其名隨之  
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  
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  
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  
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  
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  
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余  
往往以佔畢詰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  
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  
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  
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  
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  
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

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  
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  
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  
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  
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  
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固僅有見於史也故  
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  
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  
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  
國勢奄奄群效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  
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  
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  
少事齊人乎丘伯受詩武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  
師入見武帝使使以束帛嘉璧安車蒲輪迎之至  
則拜太中大夫武帝問治亂之事對曰爲  
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後以病免歸○人言  
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  
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  
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

得路天下之勢日入于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  
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于患難得喪  
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  
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  
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  
修危行而言孫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  
艱而慮其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  
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  
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  
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  
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  
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  
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而事於聖門也故所行  
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  
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  
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  
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  
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

性理會通卷本上

十八

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嘉  
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  
迹自晦豈無其方向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  
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  
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  
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  
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  
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  
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集覽李膺潁川人舉  
守令開風解印綬而去後為司隸校尉生黨錮免  
官○杜密潁州陽城人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  
性理會通卷本上  
司徒胡廣所選還北海相宦官子弟為令長奸惡  
者無不殺之後拜太僕黨事起免歸○郭泰字有  
道介休人容貌魁偉博通墳籍居家教授弟子致  
數千人嘗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與為友  
及卒泰邕為銘墓碑曰吾為銘  
多矣惟郭有道之銘為無愧耳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  
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  
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  
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  
規矩一則大度中有殺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  
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  
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

全

無應逐鹿之勢漢嗣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為才足者先得焉○問高帝

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謂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昭烈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不形於色

手垂過膝顧見其耳垂帝未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權為別部司馬數有戰功既而為豫州牧後領益州用諸葛亮為政處安二十四年魏張魯取漢中諸葛亮為漢中王二十五年曹丕篡位王遂即位於成都在位三年

惟理會通

卷六十一

十一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不若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集覽陸遜吳郡

人始任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呂蒙謂吳主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終可大任權乃召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屯陸口以功封華亭侯進討夷陵黃武初破蜀漢兵於夷陵為相連營七百里事見通鑑漢昭烈章武二年○法正字孝直郡人從漢昭烈平蜀為太守終尚書令昭烈東征敗績孔明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先主不忍取荊州不主上東行不至傾危也

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生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例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

惟理會通

卷六十一

十一

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要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集覽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獻帝初平元年為荊州刺史後為州牧愛民養士卒者婦之千數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不修貢職備乘輿安

十三年卒次子琮嗣曹操來征奉州降之○關羽  
解良人事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越威震  
華夏為世虎臣有國士風建安末因  
取襄陽為吳呂蒙陸遜襲而斬之

武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後先主  
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法  
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  
已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  
明規模在據荆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  
爭而無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桓帝時舉孝廉為  
郎除洛陽北部尉討賊帝初平二年破  
黃巾有功拜東郡太守既而據兗州稱刺史  
又稱州牧建安元年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  
性理會通卷本上歷代

尚書事遷帝於許且為丞相自稱魏公封皇  
后伏氏及皇子自又稱王二十五年卒子不  
嗣遂篡漢祚

吳孫權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為漢長沙太守  
兄策為討逆將軍至權封吳王曹丕篡  
逆蜀主即位權亦稱帝任用周瑜魯肅  
等雄據江東國內富庶在位三十一年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  
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  
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  
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  
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  
必擇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

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  
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  
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  
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  
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  
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  
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  
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  
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偽之事一  
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  
性理會通卷本上歷代

此夜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  
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  
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  
聲以誑後世耳集覽曹操臨終遺令世子曰吾疾  
床張錦帳朝夕設飾燈籠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  
設妓女樂時登吾銅雀臺以望吾西陵墓臺又云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幸所屬組可  
賣也吾所與諸君共之曹操向在軍中未嘗濃睡  
每以圓木為警枕睡熟則歎歌則竟由是征伐四  
方俱無驚動之虞矣魏武帝嘗習吹野葛至一尺  
許飲鴆酒至一盞揚此声以誑時人欲其無害已  
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

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集覽烏桓東胡月領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似爲輕便○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

諸葛亮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集覽宣王司馬懿之孫司馬懿位後追封祖懿爲宣王○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集覽五丈原山名在鳳翔府郿縣南與司馬懿相拒也○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

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

性理會通不卷本十一

性理

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于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勝下之辱也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當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

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基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性理會通不卷本十一

性理

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集覽）隆中山名在襄陽城西北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隱於此○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曰諸葛孔明在後縣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徽曰諸葛孔明乃見之○漢元年初項梁渡淮韓信仗劍從之既而梁敗死又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乃亡歸漢○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少時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後受魏武命領兵討孫亮孫亮追尊宣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率諸葛亮南征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使司馬懿之服辱之○諸葛亮平長史楊儀整軍還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鼓鳴鼓若將向懿懿者懿不敢追百姓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

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

惟理會通不卷本主歷代

三十八

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學問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

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

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領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

惟理會通不卷本主歷代

三十九

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集覽焉魯恭王之後靈帝中平五年永昌太守劉焉以收人心爲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劉璋使張魯備糧出降○義利之大分



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即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耳○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

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集覽）河南高士黃承諱曰家配孔明許卽載送之諺曰不（集覽）有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德相料孔明擇婦止得何諺醜女○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集覽）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集覽）谷在西安府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子午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張良說高祖燒絕後道曹操出斜谷軍進要臨漢中孔明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箕谷在漢中褒城縣北孔明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

便使得辛毗來退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辛毗穎川陽翟人曹操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為侍中以其事見文帝帝不聽毗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時封穎川侯

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惟理會通不卷本上歷代

三

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義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

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

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

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

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

誠不可以應變集覽蔣琬相蜀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史琬之器非百里之才後

不理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尚書即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亮卒以○馬謖議論與孔

惟理會通不卷本上歷代

三

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

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眾為先鋒於此小

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

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卻之

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

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

許之敢問孔明自此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

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後

學問中揷出來據他用事典師調度若當升平之

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  
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  
一及開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  
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  
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  
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  
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  
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圖  
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  
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胡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  
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  
一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  
一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  
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  
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  
一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  
一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

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益  
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  
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  
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  
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深紆籌策萬里雲  
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  
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  
長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集覽楊顒字  
人為諸葛亮主  
簿亮自校簿書顒諫曰生而論道謂之三公分承  
相親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顒卒亮泣三日○  
性理會通卷本上歷代  
漢後主建興十三年孔明遣使至司馬懿軍中諮  
問其寢食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  
興夜寐謂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  
諫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豈能久乎未幾亮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老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  
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  
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  
無君乎其拒董昭之義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  
歟抑欲以晚節益之歟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

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  
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  
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  
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  
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待乎而范曄猶謂或  
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  
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  
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  
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  
雖理會通本卷本主事

朱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

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

又據本傳彧乃唐衢之婿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案覽宋祁字子雍齊丘人與兄庠同時舉進士歷  
官太常博士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累加龍圖閣  
學士知鄭州後遷左丞進工  
部尚書學士承旨卒謚景文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

帝名廣宣帝曾孫或曰母夏侯氏與  
牛金通而生帝於惠懷爲再從兄弟  
時爲安東將軍鎮建康惠帝遇害即位於建  
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  
內興竟以憂憤成  
疾崩在位六年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  
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  
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

性理會通本卷本主事

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

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

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

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宮其責任蓋

不輕矣而鄉邪之入建康者觀其規模以原其心

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

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開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

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

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

不在中原也亦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

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覲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國家之警。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逃偏強自立於群雄之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太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集覽）愍帝名熹。惠帝弟。武帝二十五子。兄弟相屠。存者三人。熹其一也。初爲皇太弟。惠帝中毒。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洛陽。執帝歸平陽。尋弑之。在位六年。○左傳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信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愍帝名熹。吳孝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洛陽既陷。索綝迎入雍州。賈疋等奉爲皇太子。已而遇害。在位四年。○晉愍帝建興元年。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被中夜聞雞聲。躍而起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于庾亮。亮無北伐之志。乃與逖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亮大驚。有如此江。○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名通典於周制。方丘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始也。蜀考王

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旣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可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

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  
 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  
 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  
 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  
 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  
 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  
 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  
 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  
 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  
 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  
 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集覽）晉元帝時  
平北將軍劉琨  
辟溫嶠為參軍。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經  
 祿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神鄙之。○  
 策名委質。服虔曰。策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  
 事之。委質委棄其形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其  
 主也。  
 顧榮（榮吳郡人。雍孫。父穆。宜都太守。榮神識朗  
 悟。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拜郎中  
 歷尚書郎。廷尉正。後元帝  
 鎮江東。以為散騎常侍。  
 賀循（循會稽山陰人。操尚清厲。建武初。拜太常  
 卿。建武中。滯沔。皆咨之。而後行。元帝渡江。宗廟  
 制度皆循所定。  
 為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

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史固

或云

謨等

一旦

明矣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一

五

導為

是時

其謀

情陰

人不得

人傳

○蔡

尚書

重康

或問

之力量

安陽夏人。鯁從子。父東太常卿。安少有重  
 名。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  
 為相。溫司馬。累官尚書僕射。時泰兵百萬  
 寇淮。溫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

浩。陳郡長平人。父美。資性介立。仕終光祿  
 殷。浩。熱。浩。議。度。清。遠。三。府。辟。皆。不。就。謝。尚。輩。常  
 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後徵為揚州刺  
 史。固讓。至五月始受拜。仕至中軍將軍。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  
 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  
 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  
 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  
 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  
 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  
 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  
 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  
 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集覽）郗鑒  
 人傳。覽。經。籍。躬。耕。壘。上。吟。詠。不。倦。為。車。騎。將。軍。與  
 王導。下。臺。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  
 ○蔡。謨。陳。郡。考。城。人。世。為。著。姓。父。克。少。好。李。博。涉  
 書。記。謨。弱。冠。察。孝。廉。李。秀。才。皆。不。就。後。累。官。吏。部  
 尚書。深。謀。遠。略。為。當。時。所  
 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  
 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

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于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

性理會通

卷本十三

本

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甌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辦亦不免死解

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武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性理會通

卷本十三

本

從黃巢爲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盛乃請降以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爲東平郡王賜號回天再造竭忠正功臣進爵梁王未幾遂篡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爲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儉之自初爲宰相引爲參贊及踐祚拜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即位深尚仗之○章孝寬杜陵人沉敏和正涉儒經史西魏時爲湘陽郡守有政術轉晉州刺史移鎮上齊神武引衆來攻悉其志力孝寬或拒破之後上策平齊進位大司空上柱國○周靜帝大業三年隋王堅自稱皇帝遷周主于別宮○尉遲迥代少聰敏美姿儀及長有文才帝命帥兵取蜀以爲益州刺史綏撫新舊人懷而歸之宣帝即位爲相州總管及隋文將圖篡奪遂謀弒帝帝即位爲相州總管伯陽人宣和中進封福國公尉遲迥與中朝論衡康伯屹然不動指授方略據要害民恃以安有在此稷臣之風及再相制出中外鼓舞都人



權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諡文正○完顏亮金  
海陵王乃太祖之孫即位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  
一卒兵伐宋其母諫之亮殺母以懼其衆遂至揚州  
將士殺之在位十二年○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大  
司馬桓溫來朝謝安王坦之迎於新亭都下海  
溫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  
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  
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開  
諸侯有道年在此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  
曰正自不能乃爾遂命徹之與安笑移日鄰起卧  
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溫有疾還姑熟疾篤譚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  
事尋卒○晉帝夷哀帝母弟桓溫有異圖廢  
帝爲東海王尋降爲海西縣公在位五年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

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  
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

性理會通卷本主

歷代

九

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  
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  
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  
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  
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  
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  
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  
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  
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

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  
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  
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  
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  
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  
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  
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士直欲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  
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性理會通卷本主

歷代

九

晉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  
略時晉堅盛盛是晚數被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  
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處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  
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號百萬詔以玄爲前  
鋒率精銳入干戈之於淝水以勁兵而沉毅多計  
太元初謝玄鎮廣陵以半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  
鋒百戰百勝鎮北府兵數人畏之○桓冲譙人  
爲江州刺史溫僞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將  
望輔政爲群情所歸冲乃未出外鎮姑熟及將堅  
入寇冲深以根本爲慮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軍  
拒之冲因歎曰安有廟堂之量不問將累今大敵  
至方游談不暇遂遣諸不經事少年又且寡弱天  
下事可知吾其左社矣俄  
聞堅破大歎不戒遂起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  
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

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  
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  
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  
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  
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為謝安  
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  
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字永固本畧陽涇陽人華之子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皆其羽

而初封東海王及叔符生遂自立稱天王既而敗未幾姚萇襲而殺之

性理會通卷本十三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

何故一敗塗地便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

所以一敗便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

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

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

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

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

來如此集覽王猛劇人少好客氣度雄遠隱於華山晉桓溫入關猛被禍往謁捫虱而談當

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一見如平生若玄德之  
孔明果是向書左僕射任兼將相宰政公平秦國  
富強及卒堅笑曰天○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  
何奪吾景畧之速也○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  
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  
至肥水而決矣

桓溫

溫譙國人葬之子素爽有風采姿貌甚偉州刺史滅賊有功加侍中太尉初為制

諸軍事數黃與太和中擅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為謝安王坦之所抑憤卒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

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潛字淵明潯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宅邊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後起

為州祭酒尋自解歸再起知彭澤縣會郡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希里小兒即解印去賦歸

去來辭以見意及宋受禪惟賦詩飲酒以終其身有詩集行世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

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

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然

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感之

病云集覽晉恭帝元熙二年宋王裕還都建康張

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第死不葬為

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

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  
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  
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  
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  
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無見而其高情逸  
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  
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  
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繁  
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  
性理會通卷十三 歷代

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  
遠也然亦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  
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  
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  
以明經飾行顯名當世仕新莽封侯○王維字摩  
詰九歲能屬詞工草隸善書與弟縉俱以名聞開  
元初登進士第官尚書右丞天寶間安祿山入長  
安執維欲殺之因宴於池以其能賦詩為上  
元初疾卒於家○儲光義丹陽人開元中登進士  
第召入中書賦文章歷監察御史工於詩所著  
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  
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  
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攷而非其安也其稱美陶

公者曰榮烈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  
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  
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  
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  
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  
放有元次山之慢而不著其迹此其小小進退所  
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  
一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  
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性理會通卷十三 歷代

謝康樂○反籍字嗣宗陳郡陽夏人子容觀後  
傳志氣宏放初仕魏景官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  
志屬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遂酣飲為常司馬  
一昭輔政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將嘗賦咏披詩人  
十餘篇○元結字次山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  
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板授  
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  
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  
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  
荆軻等作始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  
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



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  
一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于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群書明識天文  
歷官著作郎魏武以其所上書常置左  
右及幸其第多問異事官至司徒常參  
著作序成國書十卷著作令史閣基郊標素  
詰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用  
其謀刻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十萬  
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刻在街路北人  
無不忿忿相與譏治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  
大怒使有司按治及秘  
書郎吏等罪狀浩伏誅

或問崔浩何如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默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

性理會通卷本三

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

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

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

之柄而有墮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

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

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

篤這般處皆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

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秦王又信讒放

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

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

結客為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

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

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

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

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

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

性理會通卷本三

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

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

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

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問而君臣之

義重則其心一也（集覽）陶侃既歸人從家潯陽父

今有能名後以功封東鄉侯遷江夏太守元帝時

累遷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江夏太守元帝時

平王敦嶺南有功臣封長沙公卒謚曰桓

○桓玄字敬道世為高平太守遷廣州刺史及平殷

仲堪楊俊期以爲高平太守遷廣州刺史及平殷

仲堪楊俊期以爲高平太守遷廣州刺史及平殷

仲堪楊俊期以爲高平太守遷廣州刺史及平殷

仲堪楊俊期以爲高平太守遷廣州刺史及平殷

仲堪楊俊期以爲高平太守遷廣州刺史及平殷



唐

高祖

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隨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亂起兵晉陽克長安稱唐王立恭帝義農之遂即帝位在位九年改元武德都長安土德王後立泰王世民為太子傳位焉

自稱太上皇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

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泰

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

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

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

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

性理會通

卷本三

唐

事未可知也集覽劉武周屬楊虎校尉隋恭帝義農元年殺帝子據郡起兵附突厥以

為定楊可汗尋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戰敗與其將宋金剛皆走突厥殺之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

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克

據東都實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

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

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

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

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

益哉集覽李密字法主性多猜第才兼文武周皇中與父爵蒲山公折節晚季尤好兵書大業

初授觀衛大將軍其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

謀反任為謀主玄感敗乃據興洛倉號號公稱元

年取河南諸郡武德初降唐以為光祿卿封邢國

公既而失望復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殺之為江

世京西城人為江都郡丞楊帝大業六年以為江

都官監署為通守越王侗即位以為納言僕射大

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加九錫遂稱帝改元開明

四年秦二世民擊之殺為庶人○竇建德漳南

人隋煬帝大業七年聚眾為盜十二年稱長樂王

恭帝義農二年建都東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

鳳取汴倉洛相深冀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以

世民擒斬之○蕭銑後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

叛秦銑稱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巴陵蠻景瑊等

江陵四年命將伐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巴陵蠻景瑊等

人以隋恭帝義農初起兵據西自稱西秦霸王未

幾自稱秦帝徙都天水改元秦興唐武德初李密

子信果立秦王世民來討仁果降斬之○隋恭帝

起立信為帝淵為丞相楊帝在江都遇殺遂禪於

性理會通

卷本三

唐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集覽隋恭帝義農二年唐王淵自為相國

加九錫

太宗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得天下皆世民之功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欲殺之世民

遂殺建成元吉高祖因傳位焉帝聰明過人武功文德兼有之在位二十四年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

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議太宗曰隋父之罪有以起兵古

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

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都之使唐高祖不

宜坐處矣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集覽）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太原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官監裴寂思以官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淵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澤性理會通卷六十三歷代十八大事正爲寂以官人侍公恐事泄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曰問唐太宗誅高從之乃各募起兵遠近交集德儒之誦諛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議誦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集覽）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叛之執郡丞高祖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鳳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先是百官稱賀拜德需朝散大夫賜物件百

段○唐太宗貞觀中上嘗止禁中樹下愛之字士及從而答之不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未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唐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封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封置屬開館以延文李之杜如晦房玄齡裴世南褚亮姚士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景干志寧蘇士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弼許敬宗爲文李館李士分爲三番更日置宿王暇日韓王節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李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李勣曹州之登瀛州○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李勣曹州中書門下最後代高麗破其國製其地進太子太師封英

中宗 武后册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性理會通卷六十三歷代十九

因誅武后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集覽）唐中宗神等五人王薛羅其政事注五王敬暉是也○問狄梁公桓彥範張柬之奏恕已崔玄暉是也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逐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

暗豈可恃哉

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為殺其子以傾王后  
 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  
 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  
 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集賢秋仁傑武則天  
 張柬之義陽人少涉經史舉進士永昌初以賢良  
 召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為合州刺史武  
 后欲求一奇士秋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  
 即召為右司馬轉同判少卿拜同平章事誅二  
 張復唐社稷以功封漢陽郡王出為襄州刺史卒  
 諡文貞○威姬定陶人高帝後時得之及即位內  
 寵立為夫人主趙王如意為呂后所忌惠○問武  
 帝時呂后殺之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彘○問武  
 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  
 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  
 性理會通卷之十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  
 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予奪輕  
 重之間不過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  
 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  
 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社稷何  
 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  
 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  
 告於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

安矣

玄宗

玄宗名隆基肅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賢樂  
 善屬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致開元之  
 治天寶以來漸楊妃之寵致祿山之亂兵連  
 禍結幾絕唐祚乘輿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帝

在位四十四年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

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  
 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  
 永卿曰人主用相必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  
 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  
 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  
 性理會通卷之十三

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誣謾之語則崇  
 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  
 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  
 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  
 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  
 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  
 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  
 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  
 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  
 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



用之可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倖耳蓋所謂佞倖者煩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倖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讐必旦旦而謂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張崇與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十事遂拜相封梁國公○宋璟開州南和人耿介有不顧利害度遠武后時爲鳳閣舍人遇事直言不顧利害玄宗時拜相務清政刑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典賢相環爲首稱○張說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校書郎遷左補闕累官同平章事後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過作多出其手○官高力士高州良德人爲監門校尉聖曆初季千里開之以獻武后令中人高延福奏爲子故冒姓高奏請皆先白而後進州人教還見帝遣詔北向楊哭而血○韓休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同功參軍休本賢良擢補闕玄宗朝拜黃門侍郎爲人峭直遇事輒諫或謂玄宗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曰朕雖瘠天下肥矣官至太子少師○蕭嵩蘭陵人少好學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會吐蕃陷瓜州以兵部尚書領討方節度使率兵拒之有功授同中書門下進兼中書令既而上委擇宰相獨推韓

休及休同位不合乞歸上授右丞相與休皆罷十四年遂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加同平章事德宗建中三年自稱天下都元帥興元元年僭位蔡州國號大楚改元武成貞元二年淮西將陳仙舟殺之以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勢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絲小人以邀功勳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肅宗名與更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即位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國亂生官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性理會通卷之三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與

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巾子后爭效之號僕射巾○肅宗名旦中宗之弟初武后廢中宗立旦爲帝七年改唐爲周立爲皇嗣九年封相王又十年始即帝位僭號上皇

子隆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

也

憲宗

憲宗名純，神宗太子，即位初，滿政，深慮帝  
憲宗前代之夫任用將相，代後計逆，威令後  
張淮西既平，驕信浸生，末年為宦官陳  
志弘所弒，諱言藥發暴崩，在位十五年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

得是與不是，古今無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

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

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

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

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

後殊不濟事。中書侍郎、平淮蔡、勳封蔡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歷代

十一

國公加中書令，卒諡文忠，度以身係天下輕重  
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之終始，世人稱之

王珪

珪，郿人，性沈澹，志量純正，太宗朝為諫  
議大夫，善諫，諍遷侍中，後為禮部尚書，卒

魏徵

徵，鉅鹿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  
書監參預朝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  
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  
失。徵沒朕  
六一鑑矣

失徵沒朕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

昔事建成而令事太宗可乎？

（唐）李建成，高祖之  
長子，性驕奢，喜酒色，

敗，魏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位為皇太  
子，而多過失，其太弟世民功高，則受禪，位為皇太  
弟，元吉協謀，斬之不果，武德末，太白經天，見泰分  
欲殺世民，世民射殺之時，年三十八，貞觀初追謚

隱太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

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

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

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

亦只是直

馬周

周，博州人，少孤，家貧，嗜學，善言，稱善  
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之，鳳  
中書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

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歷代

十一

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

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

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遂良，錢塘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  
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對曰：臣職在諫，筆人  
君本勤，必善，遂黃門侍郎，奉詔，綜朝政，事受頌  
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時將立武后，遂良  
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  
芻蕘，放歸田里，後累貶  
慶州刺史，竟以憂卒

芻蕘放歸田里後累貶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

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

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仁傑太原人武則天時為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擯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性理會通卷六十三歷代二十七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德宗時為翰林李士從幸奉天日詔書旁午思如湯泉武大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裴延齡所誤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一本於仁義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

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圖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一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知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

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圍潤無不脩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歷代二十七

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

剛大嚴毅

楊綰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沉靜大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者靡然收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集覽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

之曰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生中音樂五分之二京兆尹黎幹驕御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幸上痛悼曰天乎不欲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

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城定州北平人少好李無所不通

第乃去應中修山與弟塔城常易永出

或論及楊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

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

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

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

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

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

姤卦曰女壯勿用取丈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

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歷代

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

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

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

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

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

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

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集賢

論河東人天資高又切於利害下附上肆聘

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  
齡時已得若為心輔政少所降下至變罵廷臣  
人側目及奉人皆相慶惟帝悼不已○唐德宗貞  
元十年上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  
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  
之恟哭于庭遂已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  
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巡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

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後調真源令

神山反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

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

洩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  
而着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歷代

驅市井數千之眾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

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

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

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眾斬首捕虜之多非功

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

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

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

其暖曖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三

楊貴妃小字玉環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誡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三

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

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集覽）牛僧孺鵠人弘之裔第進士憲宗時以賈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終太子少師

五峰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息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感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性理會通八卷本十三

性理會通八卷本十三

三十一

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用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

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石守道採摭

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攷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

性理會通八卷本十三

三十一

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集覽）武惠妃攸止之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年選入宮為上所寵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禮諫○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儒反害仁也漢昭

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

性理會通卷十三

孟子

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世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

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

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

理會得事堅不受集覽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皇

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與皆伏誅唐睿宗欲立

宋王成器堅不受通鑑唐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太

子以宋王成器爲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願居平王下上從之○論三代而下以

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

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

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其利心一

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

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措手處

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

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宜宗便度得事勢不

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

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

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

做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

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



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瓚也作怪一場如議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武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邴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集賢堂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歷代  
名儒發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一十二歲政出臣下威令不行滿鎮強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出奔西蜀田令孜等兵逼京城維奔鳳翔在位十五年○昭宗光化三年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上日與小黃門唱果食慶日而已○唐僖宗乾符元年宦官田令孜有寵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單超徐瓚桓帝時宦者張讓趙忠等賊害州人李孝廉南侯覽桓靈時宦者○陽球為陽州人李孝廉補尚書侍郎遷中書郎等送獄盡誅之○段熲弄權扇動中外球奏收南等送獄盡誅之○段熲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長乃折節好古李任孝廉為司隸校尉與皇甫規張奐並顯名於時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

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蹇淺也集賢堂

性理會通卷六十三 歷代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挑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耶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

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烟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烟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烟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

性理會通

卷本主

歷代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及壯數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潯國公李靖討吐谷渾薦為曠石道行軍總管進吏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婦女於有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淮南王安謫王之子少好讀書善屬文善直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之有中篇八卷○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濫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

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集賢堂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子幼怡以大叔即位裁決庶務咸當於理恭儉節儉惠愛民物故太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武宗名瀼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特達雄謀獨斷尋任李德裕制平禍亂唐之末令復行矣在位六年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問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三

歷代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性理會通卷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明宗胡人言通備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試莊宗諸嗣原監國遂嗣位更名宣性不營忌與物無競歷

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

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

主居位年發屢置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

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

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實廉吏治賦蠹若輔相

性理會通不卷本

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

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

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亂之

後用心進取制勝克敵既而治律層興紀案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代賢君

惜乎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

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

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

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

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

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

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

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

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

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

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為相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傲寬弘滑稽多智後封廢王

多智後封廢王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

性理會通不卷本

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

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

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

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

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

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卹人議已也則枉

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集賢堂有攸謂川穎陰人彥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諡昭侯

冰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

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

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  
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  
為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  
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  
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  
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  
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  
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  
哉

宋

性理會通卷十四

太祖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周時為殿前都點檢世宗初恭帝幼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汴遂受禪即帝位都汴梁以火德王天下削平僭亂寬仁恭儉躬致太平在位十七年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

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性理會通卷十四

太祖

太祖使及唐兵破蜀莊宗以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府訓練兵甲增置諸營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董璋謀叛朝廷長興三年知祥攻蜀之所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借稱帝○吳越王錢鏐字具茨杭州臨安人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兵寇掠兩浙杭州募兵使董昌將討賊鏐以號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寇杭州昌遣鏐破之以功擢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為鎮節度使董昌僭號鏐遣顧全武攻斬之鏐鎮東平元年為吳越王鏐武肅○趙普字則平幽州人父迥徙洛陽普為樞密言事太祖初為宰相記後拜相能治天下○事為已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卒追封韓王謚忠獻○河東薛王河東護國軍卒薛平娶比漢王劉崇女子慈恩初崇鎮太原薛平位驍騎將軍到以微賤罕得見崇居常快快因乘醉未見佩刀刺之妻走劉乃自刺死崇未獲隱遇崇自稱帝是時繼恩向劉崇以太子釣無子命養之劉妻改適何氏生繼元約亦養子崇祖封立宋開寶初約祖繼恩立未幾為其下所殺立其弟繼元故當時稱之為薛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

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  
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  
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  
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  
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  
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  
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  
謂本與他無隙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  
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集）  
太祖郭威新州堯山人漢高祖起兵太原威應募  
補軍吏及太祖即位以功擢為樞密副使乾祐中  
性理會通（卷）本四（歷代）  
拜鄧都留守天雄節度使遷帝遇弒將士擁而立  
之為人倫約處事平允亦一時之英主也在位三  
年

太宗（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承授  
土削平海內任用人多才百  
度修舉在位二十二年）  
真宗（真宗初名德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  
成之業先任寇準為相親征契丹南北講  
好后感於王欽若封神祠祀天書土木之  
事並起疾病昏眩而崩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真宗之子十三即  
位劉皇后臨朝稱制丁謂用事自景祐以  
來帝方親政至慶曆之間君子滿  
朝天下承平無事在位四十二年）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  
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

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  
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  
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  
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  
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  
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  
如此（集）契丹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  
鮮卑舊地元魏氏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  
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  
有邵固者統眾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韓里  
少子阿保機為主至梁均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  
氏番名阿保機雄勇有畧卧處夜有光殺諸部大  
人併為一與梁晉連和其國漸大遂稱  
皇帝傳九主合二百九年為金所滅  
性理會通（卷）本四（歷代）

神宗（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項美宗太子即位之  
初勵精為治熙寧以後誤於王安石之黨  
行青苗助役均輸等法紛紛制作用兵西下  
卒無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地初用富  
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  
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  
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  
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  
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  
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  
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

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欽宗初名重改名桓徽宗太子既受神金兵陷汴上皇與帝赴軍北行中原皆入金在位一年崩於五國城

朱子曰欽宗恭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

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孝宗初名伯琮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廟七世孫高宗太子勇卒稱太子受神位之始銳意恢復惜無賢相以輔其成然能性理會通

性理會通

卷本十四 歷代正敵國之禮改受書之儀南北休息亦為賢君末年神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

姓名作揭帖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

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間

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日此刻木為之者

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

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

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

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

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閣門事韓侂胄白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胄恃已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以爲李綱逐無遺值元興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

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

易驕如此其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

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

性理會通

卷本十四 歷代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之以物論不佳悉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

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集覽留正

效裔孫率進士歷知衢州紹興府又以龍圖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孝宗特拜右丞相紹興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以功封魏國公卒諡忠宣夏熈曰蔡即舜典所謂百揆之位蓋留正爲丞相

故謂之留相也

向敏中敏中開封人稱之子率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中進左僕射昭文

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

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  
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  
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  
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  
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于他身分甚事

楊億德建寧浦城人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  
見試賜進士兩為翰林李士辛諡曰文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  
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  
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  
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  
性理會通入卷本四歷代

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  
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集覽丁謂字公言長洲人聖進士甲科累官至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事宰相寇  
萊公學其謔嘗會食羹汚準據謂起拂之準笑曰  
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髮邪謂甚愧因舉事  
準過請罷其政事既而謂拜相貶準知相州未幾  
又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事在真宗天禧四  
年及乾  
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  
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

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  
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  
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  
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  
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  
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  
有惟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  
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  
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  
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  
性理會通入卷本四歷代

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  
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  
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  
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  
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  
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  
如此集覽周必大處庵人奉進士又中博李宏訓  
其文前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  
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舉後除參知政事還權  
院使拜左丞相進水作益國公卒諡文忠祠于李  
有文集行世○元昊字義賓其先党項人唐僖宗  
李為定難節度使有銀緡省靜夏五州之地其後



有李仁福傳子彝起歷發殷更名彝與太尉乾德四年封爲夏國王卒子光獻嗣其弟維茂嗣弟繼振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嗣其弟維茂去寇邊真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嗣子德明請降賜姓趙封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子元昊嗣爵位敗元昊運復政廣運再改天慶國號夏慶曆三年稱臣其子秉令哥祿之○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性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王忠嗣辟爲兵馬使天寶中安祿山叛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使後累功進封臨淮郡王卒諡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唐室中興世推其功○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通判泰州知開封府治嚴辦真宗識姓名於屏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陳川後再相進位司空初封申國公華改許國公卒諡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范文正公自儆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

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李沆洛州肥鄉人且之子太宗時是士爲右補闕大制誥上嘗稱其風範端凝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隔日人主少年當使知四

韓琦

琦字

方雖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王以爲祠事後果驗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至於如李沆放論宋初得大臣之休者流爲首稱幸諡文靖○王曾益都人自少穎悟善爲文辭時禮部延對皆第一累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諡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進止皆有常處當國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政者思欲端已然便歸誰范仲淹服其言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之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

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之功於社稷

司馬光

光字君實懷州夏縣人他之次子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出判西京留守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四

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

自謂如人參茸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痛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悉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

一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公著字晦叔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四

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晏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眾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安字介甫臨川人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

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

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四 歷代十五

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盖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嘗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盖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

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周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四 歷代十六

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集覽王安石自熙寧中拜相後以致仕罷居金陵故時人稱之王金陵云○歷代名醫按經耕錄云唐華佗宗孫歷代名醫姓名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八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

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  
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減裂他  
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  
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  
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  
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可乎  
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  
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  
性理會通卷六十四 歷代

有當於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元祐間  
拜相卒謚忠宣公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夫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  
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  
公一日訪子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  
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  
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  
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  
如此

鄒浩 浩字  
志完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  
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

曾肇 肇字子開南豐人肇之弟自幼力學爲文  
一州所至有治平間奉進士歷事三朝更十  
與兄布同時居翰林人爲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  
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  
一人耳

宗澤 澤字子魯婺州人少有大志元祐間第進士  
時以直秘閣守磁州欽宗拜副元帥起兵  
勤王與金虜大戰破之高宗時爲開封府尹  
留守東京志在復國虜畏不敢犯其境建炎

性理會通卷六十四 歷代

李綱 綱字伯玉濟州人少有大志政和初奉進士第  
徽宗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繫焉布  
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繫焉布  
事君之道禍患非所恤也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  
不至上表乞回銓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  
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  
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  
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  
不得一有所爲

中力主和議精神少之高宗嘗曰南仲誤國聖王  
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淮  
行至高州死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  
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  
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  
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  
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  
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  
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譏間竄斥  
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  
性理會通卷十四 十九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  
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  
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擠不能一  
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  
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  
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  
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  
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廢中正

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  
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  
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  
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鼎字元振人崇寧中進士隆興初鼎官  
殿中侍御史陳四事遷御史中丞初鼎  
為張浚後復和議心以與復之功與秦檜  
論和議不合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卒贈  
太傅忠簡公諡忠簡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  
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  
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  
性理會通卷十四 二十

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  
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  
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  
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  
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  
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  
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  
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幾則恐於秦公  
不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盡在都司日忠簡為  
相有建議者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

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

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開白默無一語而

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集覽張盡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第

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與金和善請河南修陵廢

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

惠政蜀人祠之孝宗時遷泰知政事辭不拜卒謚

忠定盡平生清修簡靜願

喜大書得顏魯公筆法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

至忠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

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皓字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方志博學

強記政和間奉進士建炎間假礼部尚書

使金留北十五年不為少屈還除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

袁州卒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

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魏蘇武

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表忠

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

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

方遣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

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浚漢州縣竹人成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

舉明勅諭授翰林學士能從前勅諭命始終不

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

孝宗封國公

張俊 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以討河

人於太原金人圍汴俊勸兵勤王高宗即位

後復軍統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

明州反討平諸盜累遷太傅

封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世忠延安人目瞬如電鸞勇絕倫以應

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

海軍安化三都節度使以不主和議作秦

檜所害後徙

劉光世 光世保安軍人延慶之子以討河北賊

累立戰功封揚國公卒

謚武僖後追封郡王

岳飛 飛字鵬舉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

討使轉少保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都

破強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為秦檜所害後

追封鄂王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

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

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

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

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

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  
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  
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  
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  
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  
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  
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  
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歸  
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  
性理會通

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  
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  
開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  
置得畧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  
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  
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  
韓再三歎息以爲可惜又云旣上意如此只得抽  
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卽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元  
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  
治疊行卽日起離矣元木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  
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  
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  
乃得免

乃得免集覽彥質雲中人也適之子崇寧中登進  
士第建炎初爲樞密副使以方直得召日  
作執政詔居昌化軍與僉士許廷惠章效司馬光  
直率會爲鄉約每五日一集太守李行中與焉後  
移居湖州紹興間召拜簽書樞密院事○呂祉字  
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龍  
圖閣知建康府遷吏部侍郎劉豫入寇命祉護  
合肥諸將鄧瑔叛趙汝愚過淮北不從而死其妻吳  
氏在吳氏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豫字城人  
奉進士高宗建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改元阜  
昌紹興二年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俊督劉  
光世等破之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  
知政事良臣每語及天下  
事奮發抵掌以爲已任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葺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集覽唐代宗永泰元年叛將僕固電誣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控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棄馬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檜

檜字會之高宗時秦臣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

性理會通

卷本十四

歷代

二十五

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晚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

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

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

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

之好議論正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

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

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

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

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慙

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

性理會通

卷本十四

歷代

二十六

金爲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

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

章曰此秦老筆也集覽張邦昌欽宗時叛臣爲金人入汴立爲楚帝高宗即位請

股遠州事見建炎初間○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

少讀禮至中庸穎悟性命之理爲文日進登政和

少舍第累官知堯州直敷文閣與趙鼎相傳辛巳

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

文孝經序贊楚○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

邀君終使彘倫敦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

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己有又不

與也

胡銓

銓字彥威人辛進士任樞密院編脩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坐是謫

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爲工部府郎請詞以歸  
復召以經筵講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自號  
滄庵老人卒謚  
中書同平章官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

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九成錢塘人年十四鄉貢辟藥初從揚  
州李昭與間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  
及閣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利部侍郎  
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起知溫  
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

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驍

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

性理會通入卷十四 歷代 子本

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

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椿椿涪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爲吏有廉  
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刀迫其父升前揖  
之與父俱死椿奉繼母避地南走紹興中仕  
爲吏部侍郎知太平州以敷文閣待制致仕  
尤長於易

朱子曰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巍然有守泊然

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

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

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

也

###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

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

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

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

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

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

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

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

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唐

性理會通入卷十四 歷代 子本

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

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

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不顧身

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

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

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

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

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

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會通卷六十四終

性理會通八卷本四

二十九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身幾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願聖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

性理會通八卷本五

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庸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惡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已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尤爲良

善、緩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附錄

十一

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

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附錄

十二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從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澄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

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龜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諸道

四

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武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

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知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峰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諸道

五

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

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日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

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羣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朱子曰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作之官皆領於宗伯有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書之御警幾聲之上下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

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棟之蓋所以養

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

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

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

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

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

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警為詩工誦箴諫大

也居寢有警御之箴警近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

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誨工師所誦之

不減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位宁有官

外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體有師氏以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

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誨工師所誦之

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

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

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

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

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履之心

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

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

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

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

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

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

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

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

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

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



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惟理會通不卷六十五

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

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  
一不疑進賢退姦眾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  
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  
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  
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  
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性理會通卷十五

君道

十一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  
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惴然常若立  
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  
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  
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  
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  
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

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  
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  
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  
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  
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  
中入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  
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  
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  
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  
性理會通卷十五

君道

十一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  
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  
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  
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  
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  
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  
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刑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惴惴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諒御誓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讎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卽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

見有度應門擊枹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莫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

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文書非替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集覽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繼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莊

性理會通卷十五居道也周得天下封夏後于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凡三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謂會戴古客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孔之如賓客也唐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爲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未廢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

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擧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五 諸通 十六

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惑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僞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五 諸通 十七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一爭進之人耳。奸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性理會通个卷六十五 君道 十八

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

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官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徇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性理會通个卷六十五 君道 十九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污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

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桀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

甚可畏哉

聖學

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靡。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五 諸道

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義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



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君道

二十四

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寢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集賢本始皇本紀以爲石量書日有程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儀奏請稍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

休息前後則制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躬耕文墨若斯似安理書日程典事○附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晏未暇大食令侍衛士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君道

二十五

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騁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雖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

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

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性理會通

理經歷詳盡。浹貫通曉。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開。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性理會通

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  
一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陳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  
良之士以爲師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  
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  
性理會通人卷六十五 居道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  
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  
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  
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  
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誓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  
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  
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  
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  
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

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  
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  
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  
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  
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  
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  
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  
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懲  
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  
性理會通人卷六十五 居道

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  
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  
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  
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  
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  
危哉集覽漢文紀朝有進善之旌旌旌也竟說  
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  
立於旌下言之○帝堯置諫鼓達窮民立謗木使  
人書之欲聞過也應劭曰諫諍橋梁遺板也所以  
書政治之愆至秦去  
之諫鼓即登聞鼓也

晉齊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

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廢哉此舜皋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廢

性理會通不卷下五

五

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

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鵬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簡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謙虛

性理會通不卷下五

五

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

集賢堂友曾相公之子莊公之弟既成季其後爲季

孫氏與孟孫仲孫三氏三  
分公室故謂之三桓者也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

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

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入皆莫不自知愛敬君

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

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

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

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

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

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

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

惟理會通入卷十五

王申

誑眾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

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

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

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

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

蓋規警勉飾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集〕畢公名高周初封於畢武王克高封高於畢其

後爲魏也周武王克殷成康之世也父師即太師

也康王名武王之子也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

文

###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

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

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

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

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

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

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

惟理會通入卷十五

王申

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

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

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

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

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集〕郭子儀華州鄭縣人

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第一加司徒封代

顯○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

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

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

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

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苟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性理會通入卷本五 諸道 王本

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

性理會通入卷本五 諸道

三七

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欺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與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



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莫難正如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于

君道

幸

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急則強之。慙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事功出于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

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  
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  
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  
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  
何以效畧如英衛不受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  
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  
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  
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  
者爲利祿耳有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  
以勲勞自居旣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

君道

丰

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集覽周公曰文王之于武王之天下成王命爲太宰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國以輔周室時伯禽至其國變其礼革其俗國

○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

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國。

性理會通卷本五

居道

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

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採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以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敢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

性理會通卷本五

居道

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

愧耻民有不獲是爲已事與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誠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

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茲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  
臣官性發諸以李訓所薦得與北司兵柄由是收制太子顯擅國政宰相奉行文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并觀軍令使既而爲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削其官爵籍其家貲○左傳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嬖焉釋名嬖側嬖左右近習者也兼周姓實於衆國之女所以稱人美號皆稱嬖也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卑當如此大臣在君

而權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會通卷六十五終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五

四十四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治道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行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大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云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

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處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朱子曰。自閭閻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愚謂周官謂周礼法度。即前所謂類也。○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

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繫。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

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性理會通入卷六

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能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悌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悌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

不可廢豈所宜先義和按書傳義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也○正心

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  
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  
則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  
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  
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  
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  
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寬見寬政悶人不

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  
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  
相噬嚙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  
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  
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  
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  
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  
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其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

性理會通不卷本六

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蹏，雖有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農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

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官，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

性理會通不卷本六

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按唐書此與弟俱為李懷仙部將後此為盧龍節度使代宗大曆中入朝當京以事請知書後德宗建中初以此為原節度使既而詔派原節度使令言將兵於襄城作亂此為主據長安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開帝于孟天李段軍破城此解國此改國號漢興元年今最等克復京師此亡走其將韓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攷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工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堦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性理會通不卷六十六治道

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集覽 骸音格禽獸骨也音音肅骨之

尚有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誇設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

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士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抹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濶無用之性理會通不卷六十六治道

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而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

性理會通 卷六十六

治道

車

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國鬻獄使政體日亂

性理會通 卷六

治道

十

不爲賦其罪一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刑侯而尸子與叔魚子○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  
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  
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  
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  
何謂綱紀辭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公罪以公賞  
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  
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  
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  
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  
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

性理會通

卷六

十四

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  
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  
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  
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  
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  
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  
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  
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  
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  
皆腐朽焉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

濯其心而有以大警勅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  
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  
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  
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  
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天下  
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  
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  
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

性理會通

卷六

十五

可遽以爲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  
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  
成必開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  
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古人爲  
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  
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于  
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  
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  
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

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繞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問為政者當以

性理會通卷十六 治道

十一

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個體皆有個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一個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欽均

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歌詠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

性理會通卷十六 治道

十一

而不敢忘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姬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

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教之章則知周之所以典誦休其盤繼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攷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集覽按列女傳太

呂氏之女太姜娶以爲妃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誦事遠從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按列女傳太姬者文王之母擊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姬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言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姬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姬爲能胎教○按列女傳太姬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姬氏之女仁而明遇文王嘉止親迎勞以畫婦道太姬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姬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度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十九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未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雉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

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十九

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惕於情之所可矜矜此於事之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

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  
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  
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奠  
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  
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  
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  
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  
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  
之地雖兵財之晝日計月究何益哉○或者慮國  
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  
歛謂誠信不如權誦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此  
皆伐國之斧斯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  
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  
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  
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  
明乎紀綱而已矣

曾齊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華人之非不可革其事

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  
也○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  
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  
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  
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  
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  
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  
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  
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  
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維  
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  
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  
所以制衆所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  
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晏月摩周  
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  
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  
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  
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模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



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攷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玉爵酌損益之耳。○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

性理會通入卷本六

治道

三

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責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

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

性理會通入卷本六

治道

三

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

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於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記禮弓篇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于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于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役也妻者是不為白也○學者且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會子之問。能教儒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繞梁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云云○記錄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遇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提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審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倚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

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較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踐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於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克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咏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

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  
哀於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  
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嘯殺太下則入  
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  
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  
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  
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  
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集覽淮南子蠶吐絲而商絃絕感嘆之也注老蠶吐下絲其口故曰咽絲新絲出故絲脆滿於五音最細而急故

惟理會通入卷本木治道

主本

五峰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  
也失禮樂則不周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  
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五庸哉這個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  
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  
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  
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是將  
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

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卽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  
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  
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  
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  
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  
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集覽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壽無疆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以日之吉始加元服

惟理會通入卷本木治道

主本

易師以敬先妣之訓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  
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日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  
母施衿結綰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  
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日敬恭聽宗爾  
父母之言夙夜無違○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  
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  
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  
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  
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憾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  
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  
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  
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越鑄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

唯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集覽）典篇夔命攷典樂教胄子注夔舜臣名○古者太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其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缺一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個恭敬底意樂只是個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與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籥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

性理會通

卷六十六

治道

三十

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個同行纔存個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個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禘

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性理會通

卷六十六

治道

三十

禮制行焉天尊于上地卑于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生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故禮屬陰而不可易者皆屬陰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勝則亢而爲旱陰太勝則溢而爲水有禮勝則離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制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

然猶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  
之和中此即是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  
禮中之樂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朱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  
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  
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  
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  
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個敬之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治道

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  
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於  
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  
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  
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繫屬元氣虛  
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  
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  
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  
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父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  
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  
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

亦百世不遷

之官鄭氏曰遷廟為祫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

又曰遷主所藏曰祫先王之廟于文武之廟遷主藏焉

之廟先王之廟于文武之廟遷主藏焉

于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

毀之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

一遙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附于昭之二新入廟者附于昭

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于

主祭者為曾祖而自次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于

不勤其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祖之兩廟如故

為祖也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祖之兩廟如故

於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號示有所變非盡毀也

見殺果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  
傳及法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  
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儀禮所謂以其班祫  
檀弓所謂以其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  
以爲主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此言孫可  
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爲太祖不爲昭穆陶氏爲穆  
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昭十三世至王季復爲  
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  
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  
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仲雍韓武之穆也其  
次序一定百世不易昭文王在右武王在左雖  
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三代之制其詳雖  
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攷  
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  
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攷周制先  
穆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  
亦不得與漢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  
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  
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  
永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  
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  
別而顯宗但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  
爲陵寢之廟志又云其後積多無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  
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  
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

上祫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  
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  
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  
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  
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  
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  
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  
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  
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  
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  
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  
之側不爲木主而爲神像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  
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  
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  
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  
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集覽  
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注○祖有功而宗有  
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有三宗皆以  
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  
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惟南子曰商



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治道 王末  
法太甲號人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積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

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會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

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性理會通卷六十六 治道 王末  
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戚休而無時或替也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稱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七

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

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利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二三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家子方嬰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此則家且不繼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七

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嗣則謂之繼嗣之宗繼嗣則謂之繼祖之宗會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子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并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饌西酌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之婦立後爲其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

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  
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  
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  
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  
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  
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  
性理會通入卷本十七 論道

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  
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  
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  
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  
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  
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犯非族古人繼嗣大  
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  
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  
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

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  
已絕矣蓋自春秋鄭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  
曰莒人滅卻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  
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廢絕亦皆一類然在  
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  
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  
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  
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  
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  
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買充以外孫韓謐

性理會通入卷本十七 論道

四

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  
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部非滅也立異姓以當祭祀之遺也注言是  
部非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族姓部以姓皆子爵國○按通鑑秦昭襄王時太  
子柱有庶子楚為質于趙陽大賈呂不韋見之  
曰此奇貨可居乃通秦國太子妃幸陽夫人之妹  
以說楚心楚為適嗣不韋因納卿卿美姬有娠而  
執子楚生政實呂氏既而昭襄王死子楚之子  
立為王是為始皇而贏姓之秦遂絕○按通鑑魏  
明帝時張掖縣谷口水通寶昌負圖有馬七匹  
牛之象自謂馬後之詔故楚深忌牛氏就其將牛  
又有牛雜馬後之詔故楚深忌牛氏就其將牛  
厥後齊郡王聖之妃夏侯氏與小史牛金私通生  
元帝而司馬氏之書亦絕○按通鑑晉武帝太康  
三年魯公買妾老病自憂諱傳從子模曰是非久  
自見不可掩也至是無難則妻從模欲以外孫傳

謚爲世孫曹軫諫曰孔無異姓爲後之文懼表陳  
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乃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  
後者不得以爲此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  
孔源情以亂大倫昔鄭養外孫君公子爲後春秋  
書晉人滅鄭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源  
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潛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寢  
多姓氏紛錯易至報讎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  
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  
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  
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  
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  
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治道

五

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  
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  
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  
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  
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  
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  
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  
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期繼祖者  
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  
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

服總自此以後代常趙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  
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  
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票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  
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票  
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  
宗儲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  
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  
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  
法而然與

謚法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治道

六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  
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  
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  
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  
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  
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  
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  
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  
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七 希道

七

性理會通卷之七

✓

文字武王只用個武字大小大公

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

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就而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制則其爭



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峰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治道

十一

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謬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

天子饗其德此天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輟易雖有賢者善政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治道

十二

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環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報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或論郡縣封建



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武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

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井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畿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子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治道

十五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管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能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七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治道

十六

民俗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固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  
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墜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性理會通

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旣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真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王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性理會通

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興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七

治道

十九

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義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行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義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

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

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

性理會通

卷六十七

治道

二十

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歲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大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斑白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學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辯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性理會通卷六十七治道二十一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問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銘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鷄鳴以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

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務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性理會通卷六十七治道二十一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

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

鄉大夫主之頒敎法於州黨族閭俾敎其民二千  
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  
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  
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  
間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敎  
此所以敎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  
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

性理會通

卷本七

治道

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說而  
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美惟鹽梅  
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  
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  
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  
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  
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  
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  
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  
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

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  
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  
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  
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  
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  
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  
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  
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  
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  
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綵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  
惟理會通

卷本七

治道

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  
上恐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  
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弗願處也奸邪之人亦  
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  
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  
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  
地生一世入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  
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漢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  
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者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

惟理會通本卷本七治道

三十五

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

自古雖聖賢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人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耳言美辭足以惑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惟理會通本卷本七治道

三十六

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



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

性理會通

卷十七

治道

二十七

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譎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兪諸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

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疎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賤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

性理會通

卷十七

治道

二十八

而君子耻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上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

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鑒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譖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

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

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踈未有可以兼收並畜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求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不世必能輕爵祿臨忠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士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

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性理會通

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則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爲私已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銖寸量校其一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謂之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  
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  
任使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微可疑者必君  
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某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  
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七治道

爲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  
者之於人國其勢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  
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  
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  
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  
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  
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  
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  
尸位素餐徒廢廩祿取議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  
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

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  
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  
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  
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  
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  
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之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  
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本興  
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七治道

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  
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  
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  
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於四門納于大麓  
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  
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  
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  
己意憲宗准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况  
大於此者乎（集賢按唐鑑憲宗十四年初彰義節  
度使吳元少微死其子元濟嗣却乃縱兵侵掠  
陽陰養亡命未幾死其子元濟嗣却乃縱兵侵掠  
及東賊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

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  
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  
刺容奸人客請密符利元衡則他相必爭動天子  
罷兵矣元衡入朝賊將射殺之又裴度德首上怒  
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  
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夏士良吳秀  
軍進討賊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夏士良吳秀  
州城繫鵝鴨池混軍聲鎗鳴入城元衡之外宅元  
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賜度爵  
晉國公復入知政事十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  
爲皇甫鐔之黨拊之詔度以平章事充河東節度  
使中立度

○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陰

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耳言耳辭誘人

之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

在官關則誦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

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

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

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

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

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

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悞至於此猶

有說也如字文化及之侯大宗灼見其情而竟不

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

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鼠不嫌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天

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

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

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如此夫賢者

職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

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

詳固不敢用武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

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

知人而實不能用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

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

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能

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

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

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

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

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

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

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性理會通卷六十七終

集禮記檀弓篇趙文子所率于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低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且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疊疊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學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

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於戰國暴君污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搯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歛爲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

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輒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忽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

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

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曰

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集覽）顏師古曰六經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用功千六經猶農者用功千種藝也。○言百官志宰相秉鈞持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國之政得其均平故曰鈞衡。○易人畜卦九二○周之士也貴與說報象曰與說報中無尤也。

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

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

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

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

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

性理會通入卷本八節

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

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

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

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

有貴於已者故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倫合苟得之

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脇肩諂笑以

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

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

其自取也。（集覽）莊子讓王篇延之以三旌之位注三旌謂三公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

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

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禹已調不離傅巖

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

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

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

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

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大則悟其

大材具稍大不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

性理會通入卷本八節

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

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

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

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

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

能圓成不偏

末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

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足



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

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瓊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内外官與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口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

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

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

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  
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  
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  
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  
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  
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  
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  
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  
卿與某可以為大夫與某可以為士與卿闕則以  
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  
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  
三考黜其不職陞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  
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  
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  
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  
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  
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集覽）六禮冠  
酒士相見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  
友賓客也八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  
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  
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  
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  
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  
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  
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  
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  
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集覽）通鑑晉武帝太  
康六年初陳羣以史  
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  
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  
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者則升之○夫古之  
道美虧欠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  
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  
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  
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  
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  
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  
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古之大臣  
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

一時親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集覽東方朔傳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各獻所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流政附

程子曰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傳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性理會通卷六十八治道十一  
與政分矣集覽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注羲和氏主曆象時之官○書堯典注四岳在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書周官六卿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故謂之六卿分職也○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不然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勸職清地要他

官莫比非器議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膽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綱之在綱裏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子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治道十一

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督督孰知其任之爲不輕事務已肥遯恤民瘠瘞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瀾漫兩間以至上千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躡畧無憐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剿裁

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分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八論道一

十三

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

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八論道一

十四

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  
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  
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做錯了事也○大  
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  
入獄而加其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  
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  
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  
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斟酌之間若  
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  
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

性理會通卷十八

治道

大矣○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禮  
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  
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  
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  
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  
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  
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  
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白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  
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閔防禁約截然而不

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預  
敵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  
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  
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  
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  
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  
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  
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  
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  
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

性理會通卷十八

治道

十六

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  
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  
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  
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  
須是如明鏡然奸者自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  
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菴爲政寬則是猛  
則是晦菴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  
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

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避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

性理會通

卷六十八

七

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

性理會通

卷六十八

十八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重爲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開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  
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  
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武獄官每  
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  
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  
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  
方便為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  
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  
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  
直不犯禍利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之爾然求合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  
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  
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  
事敵災星少陵杜甫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  
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  
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  
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  
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  
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  
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  
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子曰不  
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  
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  
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  
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常之理既不令人喜  
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

時諫止

集覽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若虞喜告別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人臣以忠信善無戲言于是遂封虞叔于唐

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

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

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

見納是故計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

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

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勸

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

惟聖會通不卷木人治道

主

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

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

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

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

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集覽通鑑周赧王五十一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初立太后用事求教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

順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

盛氣而齊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前曰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之怒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時雖而行口食得無衰乎曰特

不肖而臣衰病愛之願得補墨衣之缺以衛王宮

太后曰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日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

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

嫪毐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

安君之善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嫪

毐之行非不思也持其踵而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

已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

曰今三世以前至千趙王之孫為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前而無功者及子

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嫪毐尊長安君之功趙一

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曰諾趙君

乃出秦師退注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趙策作

主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為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

惟聖會通不卷木人治道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

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

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

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諍諫之効也後世之士

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

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

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

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

而視其君之過舉至于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底而後皆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八

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折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四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

省開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伊程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蔡宗忽起蔡曰有無蔡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蔡折柳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須以自養可也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性理會通入卷六十八

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集賢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

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詔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取為昭儀后及叔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意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

安之適聲色之娛瓊麗之玩吹游之佚實為治之

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

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

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

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

性理會通卷本八治道

王五

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

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

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

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二

百六十官必掌一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

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

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

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

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紉繹辭順意篤足

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

斷章片詞邈不可得是可嘆已

集賢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

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襄廟祿有草木各有攸處德用不憂在

帝東辟昌于原獸忘其困恤而思其鹿牝武不

敢重用不悅于夏家豈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

明主聰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

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

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

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

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關失從而正之天下但

王五

性理會通卷本八治道

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

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

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

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眾知闕失方許

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

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

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

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

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

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

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性理會通卷本八治通

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主七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前說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集覽唐寶曆元年上徵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芳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

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幸驪山而國亂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行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性理會通卷本八治通

主八

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下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之類。有法制繁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軀無體者滅。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集覽按史記劉虞東海恭王五世孫

嘗爲廣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獻帝即位。拜大司馬。虞節儉。愛其得民心。問陳諸將。奉虞爲帝。不受。初平四年。虞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虞兵素不習戰。無部伍爲所敗。虞與妻丁氏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

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

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一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三十一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縕而育萬物也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

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已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桀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三十一

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集註元凱謂八元八凱共堯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陳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

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集賢左傳魯昭公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辭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班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九治道

三

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集覽按史諸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軒者及仲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宋書何敬容傳有太祖尚玄虛使中原論於胡翔之胡翔我胡也說文云翔羊投幣也以爲虜之別號也按吳漢傳注稱本匈奴部分散居上黨武鄉郡室因號胡翔此經謂我狄不特指翔也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

曰只爲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耻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爲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事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爲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

性理會通入卷六十九治道

四

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典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

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五

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珷珞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

之矣王伯純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拯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六

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啻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汗

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不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屬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性理會通卷十九 治道

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宄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晉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性理會通卷十九 治道

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難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曾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

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集覽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定九等之賦歛之於下者也謂邦中之賦四郊之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九

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集覽周禮泉府以市之征市

賦市之不售謂司農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

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奪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十

集覽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三農園圃○什一賦稅數教百工商賈頒婦臣妾閭民是也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卽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旣可以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輕重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

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今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

性理會通 卷六十九

治道

十

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  
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  
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  
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紬被漆唾壺。集覽唐玄宗以  
風俗侈靡制乘  
輿服御金錦器玩  
具有司消毀以供  
軍國之用其珠玉  
錦綺焚於殿前后  
妃以下皆毋得服  
麗兩京織錦坊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

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性理會通

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歎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

年之水使縣治之九載弗稍○史記謂昭大旱也  
右必以史占之曰當以人齊湯曰吾所爲謂者民也  
焉身齊白字以身爲犧牲歸于桑林之野以六帝  
自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興女謁盛  
○史記謂昭大旱也

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耗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十三

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

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使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收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推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十四

富民開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案寬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饑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冬成民償粟于官因乞雷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大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爲常規文公自作記后請頒其法于天下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惑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而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



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

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

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

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

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

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

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才

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

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

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

性理會通本卷六十九

十五

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

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

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

之先應亦有之

集覽史記周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

而星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

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早

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冤釋否曰固是眾人冤

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

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集覽漢書東

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許後姑經死姑

女告婦殺之吏捕姑驗治獄成于公以為冤太守

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干公曰

孝婦不當死咎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乃大雨後

而祭焉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

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

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勤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

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

性理會通本卷六十九

十六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

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

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

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

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

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

祥其效如此

集覽史記太戊之世是有祥桑穀共生伊尹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

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

日桑林蔽野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

日桑林蔽野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

日桑林蔽野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

日桑林蔽野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

日桑林蔽野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

小大無時或怨三年變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  
自是章服多用翟羽既而伐荆楚伐兗方僭亂既  
夷殷道復興享國五  
十有九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  
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  
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故  
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  
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  
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  
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  
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前道

十七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  
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韓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攷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  
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  
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許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倚與偉與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  
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  
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  
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  
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  
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  
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前道

十八

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  
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  
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  
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  
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  
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  
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  
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  
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

果覽漢  
高帝六

自上官從容問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  
能將兵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  
臣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以爲我擒日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所  
謂天授非人力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  
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

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

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東漢書景帝三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爲太尉

東擊之至梁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

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

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梁壁亂至於帳下亞夫

堅卧不起垣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餒

過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善兵者

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 十九

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

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

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

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

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

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間風

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驅餘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

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側必困矣

東漢書漢獻帝時袁紹據冀州簡

精兵十萬時一萬餘攻討紹殺紹日曹操奉天子

以令天下今袁紹南面稱孤則違竊爲公懼之紹

不聽操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軍大潰走○漢武帝  
時將軍劉秀向昆陽定陵郡皆下之莽遣王邑王  
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將軍衆之屬以助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首封虎豹

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丘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

性理會通卷十九

治道

二十一

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則自己不及以無節

性理會通卷十九

治道

二十一

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卽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日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祖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畧者莫非祖詐之流若無祖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

教之至於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動直以衝突之○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柱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

性理會通卷之九

治道

金鼓夜戰看火埃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埃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埃如有間謀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某覽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王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禦之于高平北漢兵却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

將樊愛能何徽先遣右軍遺步軍千餘解甲降周上見軍勢危如此引兵自往不致死於是身先士卒親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炎不敢救北漢主遣使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或斬之驕將情幸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某覽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十一在平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入陣第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注灘水上其法六十

性理會通卷之九

治道

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周天前後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衝六陣居前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爲八陣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爲八陣陰陽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衝衝爲虎翼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衝衝爲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更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武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敘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陣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

行必湏左右前後部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耳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将說大要臨陣又存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九

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典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餘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

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性理會通不卷六十九 治道 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繼防之敗兵力衰單繼募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欲之戰伐數月皆成精卒卒諡莊武圖形凌烟閣○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前秦始中將與代吳之役詔遷長將光州舉隆才堪長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爲武威太守隆募義勇引弩三萬六千鈎弓四鈎立標揀試得三千餘人西渡溫水悉披犀甲轉戰千里羌寇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秉義校尉積十餘年咸振雄名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易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孤矢以威天下毋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靈櫟之

論刑

性理會通

王

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  
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  
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  
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  
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  
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入主失  
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  
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  
殺人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

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調宜罰金文帝怒釋之

性理會通 卷之九

以

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旣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集覽記文王世子曰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省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有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有不罰走出故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雖然必殺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有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漢文帝三年張敖之爲廷尉上行出中囂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秦犯譴當罰金上怒釋之曰盜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公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云云。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

惟理會通

卷本九

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

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人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則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官所掌惟象流三沘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之所宜。

惟理會通

卷本九

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嚙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詰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

惟理會通不卷本九治道

三

駐蒲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渠覽按三國志群字長文潁川人紀之子累官錄尚書事初太祖復刑今日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群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答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戮其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傷者下盡室盡者刑其足則永無漏放穿窬之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

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獄事人命所繫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

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切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

惟理會通不卷本九治道

三

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昧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回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四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

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上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

性理會通

卷本十九

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慶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爲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謂罪疑者也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

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有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懷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隣正如富人與貧人隣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性理會通

卷本十九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養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次幸

其有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  
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六弊也○觀戰國  
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  
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  
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  
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以  
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

中原役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

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

性理會通不卷本九

李士

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

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

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

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

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

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敝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

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  
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某嘗  
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  
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  
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  
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

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

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

憤事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

性理會通不卷本九

李士

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機則爲和

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

待之也○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

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

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

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

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篡所遇畧

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

修而晉梁之政失也

晉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勝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惟理會通本卷十九第道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性理會通卷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未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尙可識

性理會通本卷七十詩

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述治亂興廢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偶得吟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與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  
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類波注扶桑踳踳黃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為黃  
為小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  
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  
利閒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藏貧賤豈

性理會通卷七十

十一

吾羞逐物乃自戕脰胠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  
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  
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  
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  
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  
奕遊異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名之人以博奕為事以圖利之  
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誠我懶心意衰  
各二人牧羊賊貪書谷貪博俱亡其羊  
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實在高溪  
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

勿謂予言狂列子云禹准克度土功身體偏枯手足  
厚也○楊子學行篇驕驕之馬亦  
驕之來也驕驕之人亦驕之徒也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  
坐令聲利塲縮頭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  
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爰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  
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颺颺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  
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  
性理會通卷七十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溪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義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指重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分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騫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  
昭王無道南游於楚齊漢船人惡之即  
涇水之舟膠合以運至中流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  
降故官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  
踰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  
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  
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惟理會通不卷七十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果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潰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第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絲絲  
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萬國三辰衆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荷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焚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  
惟理會通不卷七十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掩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鑒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撰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綠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躡彼荆棘塗。誰能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贊序育群林。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寥闕。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鵠鳴成盛禮。問訊謹肅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肅莊。  
幼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虛誕。時行必安詳。  
性理會通入卷七十一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肯。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曰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覺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觀物二首 魯齊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撮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  
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性理會通入卷七十一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時。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爲善吟  
人之爲善。專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  
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拉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通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穀觫辰向來青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太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可欲非由外惟學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刺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受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閒來風月更輪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淡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與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各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自銜，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方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十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溪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官牆蕪沒幾經年，祗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日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鶩。

答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熳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絕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天聽吟

性理會通卷七十一詩

十三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至靈吟

至靈謂之人至貴謂之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蓋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知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子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兩外却因分別更迷真

性理會通卷七十一詩

十三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廻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  
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德  
旋隨新葉起新知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  
曆上求玄恐未玄  
白首紛如成底事  
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渾車書  
一視那知更有渠  
憑軾白應絲砥道  
徑溪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  
時措應容道屢遷  
一目全牛無肯綮  
駘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強  
俚耳從來笑折楊  
詭遇得禽非我性  
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  
到海方能止衆流  
只恐達多狂未歇  
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  
滿江風浪夜如何  
今朝試揭孤篷看  
依舊青山綠樹多

詠開窓

昨日上牆當面立  
今朝竹牖向陽開  
此心若道無通塞  
明暗如何有去來

克已

寶鏡當年照膽寒  
向來埋沒太無端  
祗今垢盡明全見  
還得當年寶鏡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  
蒙衝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  
塵刹刹不相侵  
如云教外傳真性  
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  
莫將此意擾儒林  
欲知陋巷憂時樂  
只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着意深  
不嫌枯淡苦難禁  
更須涵養鑽研力  
強矯無忘此日心

克已工夫日用間  
知君此意久晞顏  
摘文妄意輸朋益  
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  
更慚謙誨極諄諄  
願言勉盡精微蘊  
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禮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葉爭紅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十六

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敢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常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妨未盡前識得兩儀根本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聲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迺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陰陽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詩

十七

初一日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日離奇偶而偶震四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明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繇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盡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未著常式

###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  
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闢微  
如日之中爻暨未派淫于術數儂句成欺黃裳亦誤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講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章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繫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

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於初初扞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扞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扞  
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  
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云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動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講

###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雷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  
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匿  
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易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以上易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性理會通卷七十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闡然  
其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  
鼓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  
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  
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  
脉絡貫通曷其保之曰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  
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真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惟慾易流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性理會通卷七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  
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  
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  
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旣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  
雲捲席撒子諒之生春嘘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放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

大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瑤璧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輟格言以滌肺腑  
明窓幾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性理會通

卷七十

二十三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彛則靡有忒事物之惑  
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  
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  
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大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真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人欲放縱天理晦冥于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繇  
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騶馬交驟  
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靈鉤礙馳孰敢干命

性理會通

卷七十

二十三

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醴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形雖人斯  
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莊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素  
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閨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

王四

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閒窮乎如未判之鴻濛  
維人之身嚮晦冥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  
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朝聽  
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  
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  
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  
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  
常凜凜如悚惴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其用至神  
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  
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  
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  
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  
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  
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  
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  
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

性理會通不卷七十

王四

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  
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  
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  
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理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  
形肖而二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顯莫見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明靈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爲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甘物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性理會通卷七十

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奈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祀鄉閭岿岿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追古念今有測其心良價善論發帑出金巷治以闢莊理會通卷七十

克已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姦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希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歟焉厥躬于墻于美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悵  
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性理會通卷七十

王本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祭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縣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有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  
浮視傾聽情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性理會通卷七十

王本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  
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惟理會通入卷七十

三十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間奚以然有本如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崇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屏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稚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岐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一之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惟理會通入卷七十

三十一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開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眚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已足宜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  
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  
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  
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絀允蹈舜則靡息  
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  
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  
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性理會通卷七十

王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  
統乎君心一類其綱民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  
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  
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  
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

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  
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  
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  
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  
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性理會通卷七十

王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  
其恕之云自盡于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  
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狂是達是由毫釐之疑  
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誅靡遁  
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  
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  
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  
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



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筋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致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性理會通卷七十

王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天通泯若圭角眷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粹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汗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汗漱之則即

面雖垢頰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汗其汗也實是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汗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慙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頰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蓋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潔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汗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性理會通卷七十

王

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為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終兄樓子食色乃得將終將樓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為饕餮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明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性理會通卷七十

三十六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大貪淫盞或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人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

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為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為耳嗚呼仁義為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裁抑固不狃獫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復敢求攻城犯命或敵在內陬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不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

性理會通卷七十

三十七

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克已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蠱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為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 賦

####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  
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  
以東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土始變壑而爲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存  
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  
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運賄黃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逮  
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以  
性理會通卷七十賦

王八

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  
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關  
我聖之宏規亦既震于予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  
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慈穰而遶舍水  
汨漈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童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顧眺之爲娛實官牆之可  
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  
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

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僥拾亂曰澗水觸石  
鑄鳴璆兮山木萃尊枝相樛兮彼蔽以修息且游兮  
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予心憂兮來者有繼  
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臨川吳氏

皇降衷于下民兮粵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  
之良翕衆美而俱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  
兮豈外鑠繁中藏年燁燁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  
非先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  
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  
性理會通卷七十賦

王九

師之莫御氣決驟以翔翺六情放而易禦百骸弛而  
莫強自青陽而逆旋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  
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  
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  
而聰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  
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  
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母流予聽兮母從予言兮母  
易于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充  
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亘萬古而  
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爲萬世

道學之宗與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帶閭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  
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  
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微而有獲繫皇義之神聖兮威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  
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  
文以宜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啟群昏之罔象指道妙  
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恍  
惚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  
性理會通卷七十終  
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  
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  
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夫道遠而愈離偉先哲之獨  
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  
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  
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爲戶牖  
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  
望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于不朽昔  
聖門之多賢兮繼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  
自視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

嚆敢索無聲於杳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  
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貿貿兮方鈞深  
而測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  
繫影兮曾不滿夫一晒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  
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反觀而有得  
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會通卷七十終

性理會通卷七十終



性理會通卷一

蜀臨邛張行成述

元包數義

元包以坤先乾歸藏之易也易者變也天主其變者藏也地主其藏天統乎體八變而終于十六易用四十九著者存掛一之數爲太極則六八四十八者體中之用也地分乎用六變而終于十二包用三十六著者以共一之數爲太一則六六三十六者用中之用也太玄本三十六著亦地數也地虛三以扮天故用三十三掛一而三十二則四八之數地之體也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玄之爲書以一元行乎地之四體之間四體卽方州部家是也故玄之掛一有天地之義而虛三有地承天之義若元包三十六不掛不虛而每揲存二十四則八卦用於地上者也是故乾三奇震坎艮各得其一巽離兌各得其二則十二畫也坤三隅巽離兌各得其一震坎艮各得其二則二十四畫也陰陽之畫共三十六以陰之二截陽之一則三十六畫爲用矣故易老陽之策極于四九而包以六六用之易以兩卦相重而後天地合包亦以兩揲相通而後九六均是故卦數自一至八凡三十六重之而七十二一

揲之著合乎單卦之數兩揲之著合乎重卦之數五行

行之數五十有五自三十六言之五行盈於八卦十

九當閏數之物自七十二言之八卦盈於五行十七

當運數之氣以八歸五氣類相從則乾兌爲金坤艮

爲土震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吉凶順逆占法由生

故曰三十有六取數於乾坤五行八卦同符合契也

其法分而爲二以三揲之左右各存三三十二著所

謂管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常存此數不用者坤之二十四氣爲萬化之基易存四卦之義也餘十二著動

爻數與歸奇數也爻數不九卽六歸奇數不六卽三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二

爻數得九者陽畫也歸奇數則三矣爻數得六者陰

畫也歸奇數則六矣陽畫九而歸奇三用者三不用

者一也陰畫六而歸奇六用不用各半也三畫皆陽

者乾也皆陰者坤也二陽一陰者三女也二陰一陽

者三男也三畫皆陽其數二十七重之而五十四者

六九也三畫皆陰其數十八重之而三十六者六六

也二陽一陰其數二十四重之而四十八者六八也

二陰一陽其數二十一重之而四十二者六七也此

八重卦之本數亦六七八九之數而以六爲主者也

天衍六七八九之數以求爻也爻者用也六七八九

皆祖乎四者用生乎體自四揲而來也元包六七八  
九之數以求卦也卦者體也六七八九皆祖乎六者  
體生乎用自六爻而來也以用為主故易爲天以體  
爲主故包爲地也乾之一卦得五十四歸奇一十八  
坤之一卦得三十六歸奇亦三十六三男四十二歸  
奇三十三女四十八歸奇二十四以五十四合三十  
六則九十也以四十八合四十二亦九十也以十八  
合三十六則五十四也以三十合二十四亦五十四  
也故元包八卦爻數合之爲三百六十歸奇數合之  
爲二百一十六總之而五百七十有六得先天八位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主

之卦數與大衍除掛一而用四十八著十二用之數  
正同所不同者大衍以四爲一故兩卦相偶用不用  
之數卽得五百七十有六元包以一爲一此大衍數  
四分僅得其一蓋大衍兼用七八九六分子男女者  
太極用八卦天地之數也元包專用九六宗于父母  
者八卦自用人物之數也是故大衍五十之虛一天  
之虛之極也四十九之合一地之有之極也四十九  
之掛一人之用之極也在四十八用之外元包以共  
一爲太一是四十九合一之義爾揲之以三爲三才  
在三十六用之內故易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備四體

而致用者天用地也包管之以四以象四時存四體  
而不用者地用物也此所以大小不同也元包存本  
之數每揲二十四一卦六揲而百四十四凡六十四  
卦九千二百一十有六則大衍五百一十二卦之著  
存乾坤坎離四卦不用之策數也包所存之數亦地  
之本數故與大衍同大衍從天故又有掛一之數三  
千七十二包四分得其三乃地之用數也包八卦之  
數乾五十四而八之則四百三十二坤三十六而八  
之則二百八十八三男四十二而八之各三百三十  
六三女四十八而八之各三百八十四乾歸奇數十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四

八而八之則一百四十四坤歸奇數三十六而八之  
則二百八十八三男歸奇數三十而八之各二百四  
十三女歸奇數二十四而八之各一百九十二總卦  
數計二千八百八十則三百六十之八也總歸奇數  
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則二百一十六之八也一千七  
百二十八則七十二之二十四二千八百八十則七  
十二之四十共六十有四以地之體十六析之卦數  
得其十歸奇得其六皆二百八十八也以先天準之  
卦數之十爲離之顯仁則開物八萬六千四百之數  
歸奇之六五爲坎之藏

以開物四萬三千二百之

數一爲存本則八千六百四十之閏數然先天視元包皆三十倍矣此元包與大衍先天之合也所謂八封自用者陰陽分爲八位各以八卦變七卦自一世至五世遊魂歸魂而卦體復各守本體其一不變故曰八卦自用其數也今世卜筮所用火珠林卽是此法而其文不雅先生著書欲傳此一法於後世爾非爲文也分而爲二自左襟至右終而爻見奇則復歸于左故曰數之閏也在於左陽之動也數之萌也在於右陰能生也大衍四十九著各以八卦變六十四卦其數之變至于二十五萬五百二十八則每著得性理會通入卷一 數義 五

三千七百二元包三十六著各以八卦變八卦其數之變至于三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則每著得三百八十四三千七百七十二者三百八十四之八也

大衍四十九著此言第三變五百十二卦之數者先每著止得三百八十四總掛一歸奇用策得一萬八千八百十六也

先除掛一一著計三千七十二存天之太極也

再除三襟三掛三著計九千二百一十六爲乾坤坎離四卦之數存地之太極也

實用四十五著以應一卦當一節之數計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則六十卦三百六十爻每爻用三百

八十四地生物之數也

元包三十六著

先除二十四著計九千二百一十六則乾坤坎離存本之數也大衍存四卦之數在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數在一萬三千八百二十

四之內者物之地數也

除一十二著之用卦數通歸奇計四千六百八則震巽艮兌反復迭用之數也易之著四十八而策窮于三十六者乾與坤坎與離反復不互見爲四卦故各當十二震巽艮兌反復互見爲二卦故共當十二而十二常不見是故元包之著三十六存二十四不用性理會通入卷一 數義 六

之外所用者十二而已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析而十之卽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地之生物全數也

九千二百一十六析而十之則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地開物之數也四千六百八析而十之卽四萬六千八十地閉物之數也開物者易用策之數閉物者易歸奇之數歸奇之數易之物數也蓋全數十二會三分之天地各用其一餘一分以爲人物也兩襟七十三著各存二十四者存坤之體也歸奇共九策者存乾之用也通之用五之三不用十九之三者用其冲氣存其物體也



存本數每卦百四十四歸奇數均之每卦二十七用策均之每卦四十五以歸奇合存本每卦一百七十一則太玄九章之數者閏數也以用策合存本每卦百八十九合之而三百七十八則太玄五日三辰之策者餘分數也以用策併歸奇每卦七十二則太玄一日之策數者晝夜之數也

周易太玄元包潛虛著數義

易三微成著三著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揲著法也三微成著者謂三揲歸奇三多三少與兩少一多兩多一少三微之氣已成一象則爻之微象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七

也著謂爻也天三變成一象于上而六七八九之數成一爻于下故謂六七八九爲四象也三著成象者三爻既具得三畫一卦爲地之一象則卦之著象也著象相交乃成一重卦矣四十九著除掛一之外以四揲之得一十二奇數得四三四四四五六用數得四六四七四八四九老陽用者九不用者三少陽用者七不用者五少陰用者八不用者四老陰用者六不用者六奇數通掛一則老陰用者以四爲一而得六不用者以五爲一而得五少陽用者以七爲一而得四不用者亦以七爲一而得三老陽少陰之奇

通卦一則不可分矣六七爲本屬乎天八九爲標屬乎地地之奇數不可分者宗于一天也先生曰陽不窮九陰不極八明大衍不可過者著爲天數故也并而均之則用策一爻皆三十者天五地六之二中奇策一爻皆十九者天九地十之二終也并兩卦用策得三百六十當一期之日并兩卦去掛一之奇策得二百一十六當重乾之策三十六者老陽之數也三百六十者十之也二百一十六者六之也數有十天以三爲體地以四爲體天兼二用故天六而地四兩卦奇策得老陽之六者天之三微變于上而後地之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八

四象化于下地之四象未見故用六也兩卦用策得老陽之十者地以四體承天六用載元氣而左行以成一歲之日故用十也六者二三也得其參天十者二五也兼參天兩地矣其掛一之著一十二以代虛一之著一十二既揲成卦則虛一之著卽爲二卦十二爻之本體皆不用而用以之宗者也是故六十四卦用策萬一千五百二十得三百八十四之三十奇策七千二百九十六得三百八十四之十九通爻體三百八十四爲七千六百八十乃得三百八十四之二十用者二十爲天數託於地以顯諸仁奇者二十

爲地數歸於天以藏諸用通之爲大衍五十易倚天  
地正數而立之之數所謂三天兩地而倚數者也

繫數以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者起於一爻均得三十  
策爲一月而十二之故後天軌革以卦當年以爻當  
月以策當日也康節謂一爻爲一策者以用卦六十  
之爻與乾坤之策數同故後大卦氣圖以六十卦直  
三百六十日也繫辭以二篇之策當萬物數者三百  
六十爲一年積一世三十年得萬有八百加閏數七  
百二十成三十二年以三十二之數而均于三十則  
年得三百八十四日三百六十爲天道六變之正餘  
性理會通本卷一 數義

性理會通本卷一

數義

本

十二辰之體在天當十二次在地當十二野皆物之  
體也故乾坤二卦掛一之著十二以代虛一之著十  
二而當十二氣之用應之以十二爻則十二物之體  
也天一而二地二而四故閏之本體在年數者六而  
十二當乾坤二卦之爻在月數者十二而二十四當  
乾坤坎離四卦之爻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是爲十二  
物之根種與天地同分于太極所賴以生生不窮者  
也其二卦之奇策二百一十六爲天之六其二卦之  
用策三百六十爲天地之十則歲常用之以生成此  
十二物故掛一象三其著十二在策奇則成二百一  
性理會通本卷一 數義

性理會通本卷一

數義

十

十八偶之爲二十四而在用策則成三百八十四皆  
爲物數也二百一十六爲老陽之氣六變得坤之百  
四十四陽以陰凝而後歲功成物矣其奇策二百一  
十六則未成物也是故二百一十六當自子至午七  
月而加餘分之日百四十四當自未至亥五月而減  
小月之日坤位在未地道代終故坤作成物也先天  
卦數六十四卦得五百七十六則二卦去掛一之著  
數也著天也故通掛一數地也故去掛一著爲實獨  
用其顯故用其用數數爲虛兼用幽顯故盡用五百  
七十有六也二卦用策以當三百六十爻則一卦成

三十卦二卦去掛一之策以當五百七十六數則一卦成三十二卦亦用數不通閏體數通閏之理也五百七十六得三十六之十六則八卦而一卦變八卦之數也用數得其二六則六子之六卦數四百三十二也體數得其四則乾坤之二卦數百四十四也位數在地坎離主之乾坤退藏六子用事是故乾坤合體共當坤之策六子通用再得乾之策也五百七十六在爻則用十而存六在數則用十二而存四者天地之分日辰之用不同是故經世之位十六地常晦一從會而用十二也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十一

著去掛一而四十八爲十二之四老陽之策三十六以四九之體爲六六之用則用之者三不用者一也太玄之著三十三於老陽用策之中地虛三以拼天用三六地用二五爲天地相交而互用者也玄用易著四分之三故天有四方玄有三方數皆自三而變者去其不用之一以當北方罔冥之一玄而用其直蒙簡之三方以當天地人之三元也天統乎體體者有四地分乎用用者有三易爲天用地之數故用四而別虛一卦一千四體之外玄爲地承天之數故用三而又虛三卦一於三用之內也用數之中自分

用與不用則亦用之者三不用者一是故玄著極用不過三九其虛其掛其奇并之而不用一九也夫自體言之四而用三自用言之又四而用三所謂地常晦一故地體十六用其十二而十二又用其九也易以四揲者從地之四象也三揲成一爻者太極元氣含三爲一天之三也六爻爲一卦者用之六也易即用六爻者體用合一也所謂從體起用故爲天用地也玄以三揲者從天之三元也兩揲成一重者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地之兩也四重爲一首者體之四也玄別用九贊者體用分兩也所謂去體從用故爲地

性理會通卷一 數義

十二

承天也易三揲之奇一揲不五則九再揲三揲皆不四則八者天除其一地除其二也玄兩揲之奇皆不三則六者地除其二也易通三揲而奇十九得天九地十之數玄通二揲而奇九得天九而已故易爲天包地玄爲地承天也易一卦之奇得十九之六并之而一百十四得玄一首四揲之暗數玄之四重者地之四體也其初揲之暗數者地中之虛用故當物數也玄一首之奇得九之四并之而三十六得易一爻老陽之策數乾之六爻者天之六用也其一爻之策數者天元之本始故當日數也無非天用地地承天

之理也玄之著本用老陽之策四之九虛其三則爲三之十一用二十七者爲去二用九用二十四者爲去三用八用二十一者爲去四用七是去其二三四之九而用其七八九之二十四也九者乾也去之以存九天之用二十四者坤也用之以立四重之體也易揲以四玄揲以三揲去其一著易用六七八九之策玄用七八九之策去其六之一數六者坤之數是爲不用之一其實則方州部家所以載其體其虛則玄之所生也易去其三四五六之數用其六七八九之策天四地四中交共一則從天之七四者體也中

性理會通

卷一

數義

十三

交所以起用故離之則四十八者爲先天八卦六爻之體合之則四十二者爲經世日月一變之用也玄去其二三四之數用其七八九之策天三地三中虛五六則成地之八三者用也中虛所以生體故虛之則三十三者爲太玄虛三承天之著實之則四十四者爲觀物陰陽剛柔之數也

元包三十六著者用乾四九之體爲坤六六之用故以坤爲首存其四六用其二六則三分之中用一而存二也老陽之數三十六進之爲三十六旬一年之中開物之日二百四十則天地生物之數爲天地之

用開物之日一百二十則物已成體致用之數爲萬物之用是故經世以開物八月爲生物之數於閉物四月之中取交數餘數十二以爲閏數則物數也元包三分用一是爲物數故主八卦兼五行而用也用數之中又自分用不用析十二爲四分用不用各半者爲坤之六去一用三者爲乾之九并之則八分之中不用其三者存其三天用其五者用其參天兩地也大抵與易之理皆合然易用六者爲四六二十四用九者爲四九三十六歸奇不用三天者每卦得百八爲三十六之三策數用參天兩地者每卦得百

性理會通

卷一

數義

十四

八十爲三十六之五易以四爲一者包以一爲一易以四九爲一者包以一九爲一易爲地歸奇於天包爲物歸奇於地是故易爲天地之大數包爲人物之小數也

元包曰易用七七極少陽也包用六六窮老陰也明大衍之不可過也是故易元包皆不越五十之數然而潛虛用七十著何也曰坤當百數故十數之衍得百位易用其半虛一以從天七之用玄爲地承天而布氣之數包爲地配天而載物之數故皆不過乎易數也虛與包皆爲物數然包於元者獨指地之元氣

潛於虛者兼太極之氣與神故包名書以元首卦以坤而虛名書以虛首圖以氣也太極判而生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天與其氣以載神地與其形以載氣是故虛於百數之中十取其七而用之在七則體地之十在十則用天之七所以體用十數名用七變而著用七十也易用七七而虛一者存太極也虛用七十而虛五者存五氣之元也易為天數虛為物數易體三才六位虛體五行十數也虛實用五變者天之五也并始終而七變則天之盈數也體用五行之十數者地之二五也并合數而十九則天地之終數也

性理會通入卷一

數義

十五

體極十九用極于七故易初揲之奇均一爻而七并三揲均之而一爻盡于十九歸奇者閏數是以月行一日之餘得十九分度之七而經世動植數聲數每位而七音數二位而十九也經世有三數潛虛得其物餘二者則天地之數也

性理會通卷一

性理會通卷二

宋 司馬光撰

潛虛

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性理會通入卷二

潛虛

氣圖

丁亥日癸十象

×基一原丁委

三長三長 三三 三三



一水 二火 三木 四金 五土 六水 七火 八木 九金 十土  
 一火 二木 三金 四土 五水 六火 七木 八金 九土 十水  
 一木 二金 三土 四水 五火 六木 七金 八土 九水 十火  
 一金 二土 三水 四火 五木 六金 七土 八水 九火 十木  
 一土 二水 三火 四木 五金 六土 七水 八火 九木 十金  
 一水 二火 三木 四金 五土

四

五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  
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遷從度印則為寬類則為堅  
印得五官類得十數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  
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與至之氣起於元轉而周三  
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迴授於餘而終之以步寬軌  
以叶歲紀人之生本於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  
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然後  
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於虛矣  
故萬物始於元著於哀侯存於齊消於散訖於餘五  
者形之運也柔剛雍昧昭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觀動  
性理會通卷二 潛虛 本

之官也虞得屬耽情之詠也也青卻庸安吐盡  
人事之變也詠乃宜悅喆憂德之塗也特偶雖積考  
家之綱也微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因準資賓或政  
之務也微理續育聲功之具也興痛鋪泯造隆業  
之著也為人上者將何為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  
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  
以父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卜筮畏之  
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自立也夫為人上而不能養  
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殺亂矣教而不能治  
則人抵捍矣三具者亡而所有功名可得乎

行圖		變圖		解圖	
元	始也	元	始也	元	始也
二	始也	二	始也	二	始也
三	始也	三	始也	三	始也
四	始也	四	始也	四	始也
五	始也	五	始也	五	始也
六	始也	六	始也	六	始也
七	始也	七	始也	七	始也
八	始也	八	始也	八	始也
九	始也	九	始也	九	始也
十	始也	十	始也	十	始也
十一	始也	十一	始也	十一	始也
十二	始也	十二	始也	十二	始也
十三	始也	十三	始也	十三	始也
十四	始也	十四	始也	十四	始也
十五	始也	十五	始也	十五	始也
十六	始也	十六	始也	十六	始也
十七	始也	十七	始也	十七	始也
十八	始也	十八	始也	十八	始也
十九	始也	十九	始也	十九	始也
二十	始也	二十	始也	二十	始也
二十一	始也	二十一	始也	二十一	始也
二十二	始也	二十二	始也	二十二	始也
二十三	始也	二十三	始也	二十三	始也
二十四	始也	二十四	始也	二十四	始也
二十五	始也	二十五	始也	二十五	始也
二十六	始也	二十六	始也	二十六	始也
二十七	始也	二十七	始也	二十七	始也
二十八	始也	二十八	始也	二十八	始也
二十九	始也	二十九	始也	二十九	始也
三十	始也	三十	始也	三十	始也
三十一	始也	三十一	始也	三十一	始也
三十二	始也	三十二	始也	三十二	始也
三十三	始也	三十三	始也	三十三	始也
三十四	始也	三十四	始也	三十四	始也
三十五	始也	三十五	始也	三十五	始也
三十六	始也	三十六	始也	三十六	始也
三十七	始也	三十七	始也	三十七	始也
三十八	始也	三十八	始也	三十八	始也
三十九	始也	三十九	始也	三十九	始也
四十	始也	四十	始也	四十	始也
四十一	始也	四十一	始也	四十一	始也
四十二	始也	四十二	始也	四十二	始也
四十三	始也	四十三	始也	四十三	始也
四十四	始也	四十四	始也	四十四	始也
四十五	始也	四十五	始也	四十五	始也
四十六	始也	四十六	始也	四十六	始也
四十七	始也	四十七	始也	四十七	始也
四十八	始也	四十八	始也	四十八	始也
四十九	始也	四十九	始也	四十九	始也
五十	始也	五十	始也	五十	始也

性理會通卷二		IX 雍		地為柔矣負		藏山岳臣為		柔矣正直為		類水為柔矣		有能立者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目其耳塞板木解石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一跌而路不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復振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金與玉軸任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重載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其要無咎由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有折無卷實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利用加錫剛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過則折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出門交有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尚和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夷清不偏惠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和不流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玉質金聲有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嘉德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信信額領不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可如何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需減求增益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寡損多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有願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天地融融萬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取足於已所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以昧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日匿其光日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未耀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鐵目石耳不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可導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或導之燭能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受教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闔戶而處未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失道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不習而斷不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免咎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以昧其上必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有盜也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套鑑拂塵以	
初		上		六		五		四		三		自照也	

昭明也天地之明靡不察也日月之明靡不燭也人君之明官群材也但有幸也懋有功也		二 膏燭 祭窮秋毫物駭而迷		三 鑿壁偷光厥志惟勤爭昇之燭循牆不蹶秉燭而跌		四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		五 宿火于灰		六 修而貴而久而安而		七 葆苜夷侯不若		八 類尚不飾		九 縷衣錦裏君子		十 縷衣錦裏君子		性理會通卷十	
言鮮也有雷有風天心始通有號有令君心無隱有語有言中心乃宣		初 登囊之口可用以受稻者之食稻梁之賦		二 人不我知饋金		三 不問其關禍溢		四 天信其時萬物攸期		五 期言之謹必顧		六 期言之利上下		七 言由于德弗思		八 言由于德弗思		九 言由于德弗思		性理會通卷十	
珠能照夜不可常也		祭窮秋毫物駭而迷		鑿壁偷光善借明也		爭昇之燭達光大也		秉燭而跌恃明憚也		日麗于天無不照也		宿火于灰善養明也		修容有常久則貴也		葆苜夷侯不可忍見也		類尚不飾縷衣錦裏君子		性理會通卷十	
以和以莊容之善也		朱襪之蔽其裏見也		木之氣榮貴下賤也		稻梁之賦言不可已也		饋金而疑人弗信也		禍溢浮天不可收也		萬物攸期素信之也		庸言之謹以立誠也		上下攸賴其利博也		言由于德弗思		性理會通卷十	

[illegible]

進或至於踏	五人三連日中 主人三連日中 必恭失時不逐 驚馬之疲驥馬之追 駿利強壯噪于藩籬	上而登越皆途兵 日沒而征危 一葉于蜚木陰	初納履而顧心 未稀我心傷悲 納履而顧心	二進退晦明以 卻退也日月 進退晦明以	三品物以生君 成寒暑進退 品物以生君	四子進退功名 以彰	性理會通本卷上	庸常也日月 運行不差且 暮四時變化 不愆寒暑若 能下下不失 其尊聖賢達 節不亂其經	十庸	初天地之德變化 無極四時不忒 井泉之潔汲者 不絕	二岳鎮之巍無增 無虧	三樹陽沃水一日 十從	四書作夜息寒耕 井汗而久蟲蟄 其口	五井汗而久蟲蟄 其口	六魚跳失水困于 磯蟻	上藏心于虛非有 非無其樂于于	初止水之清鑑物 而明	二窮蹙之腐衆汗 攸聚	三窮蹙之腐衆汗 攸聚
-------	--	----------------------------	---------------------------	--------------------------	--------------------------	--------------	---------	---	----	-----------------------------------	---------------	---------------	-------------------------	---------------	---------------	-------------------	---------------	---------------	---------------

<p>息于根爲此 者諺曰天地 息而況于地 乎</p>	<p>川蠶 蠶動也天之 動晝夜以行 地之動草木 以生聖賢之 動功業以成</p>	<p>川蠶 蠶動也天之 動晝夜以行 地之動草木 以生聖賢之 動功業以成</p>	<p>性理會通本卷 上</p>	<p>川詠 好生秋不先 春王者尚恩 德先于刑人 無憫心虎狼 奚異獍而克 之同仁一視</p>	<p>川宜 宜誼也君子 有諒利以制</p>	<p>宜誼也君子 有諒利以制</p>
<p>四 馴鹿籠鷄由習 而心得成制 吉人之得以 待也于泥志 在汙也 雷震火燎因 時勢也 陽氣潛萌動 在中也 新居之徒未 有利也 俱入于罔罟 益無所之不 可處也 蠶桑樹稼 自勤也 樹穀于雨貴 及辰也</p>	<p>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屈 吉人之得操人之失 六 號咷于泥不能 鳥蜚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 火伏于灰或燎于原 陽氣潛萌品彙 初 咸生充初乾坤 之象不如其已 三 狙人于罔跳梁 俯仰 據于羨譽欲去何之 不去何爲去或得岐 五 鑿凍樹稼勞而 無得 六 樹穀于雨拔草 于暑 潛虛</p>	<p>上 洗心藏密龍蛇 其蟄利用無極 初 牽牛索鐘開于 厥心 二 養應綏應匪仁 之方 三 工不踰關車成 轉轍 四 青荃白刃利以 征亂 五 赤子在谷文人 濡足 六 推輿濟人不如 扛鼎之成 上 至德如春決于 無垠莫知其然 初 盜跖莊蹻諱聞 其惡 二 守爾庖魚喪爾 囊珠匪愚則迂</p>	<p>上 洗心藏密龍蛇 其蟄利用無極 初 牽牛索鐘開于 厥心 二 養應綏應匪仁 之方 三 工不踰關車成 轉轍 四 青荃白刃利以 征亂 五 赤子在谷文人 濡足 六 推輿濟人不如 扛鼎之成 上 至德如春決于 無垠莫知其然 初 盜跖莊蹻諱聞 其惡 二 守爾庖魚喪爾 囊珠匪愚則迂</p>	<p>上 洗心藏密龍蛇 其蟄利用無極 初 牽牛索鐘開于 厥心 二 養應綏應匪仁 之方 三 工不踰關車成 轉轍 四 青荃白刃利以 征亂 五 赤子在谷文人 濡足 六 推輿濟人不如 扛鼎之成 上 至德如春決于 無垠莫知其然 初 盜跖莊蹻諱聞 其惡 二 守爾庖魚喪爾 囊珠匪愚則迂</p>	<p>上 洗心藏密龍蛇 其蟄利用無極 初 牽牛索鐘開于 厥心 二 養應綏應匪仁 之方 三 工不踰關車成 轉轍 四 青荃白刃利以 征亂 五 赤子在谷文人 濡足 六 推輿濟人不如 扛鼎之成 上 至德如春決于 無垠莫知其然 初 盜跖莊蹻諱聞 其惡 二 守爾庖魚喪爾 囊珠匪愚則迂</p>	<p>上 洗心藏密龍蛇 其蟄利用無極 初 牽牛索鐘開于 厥心 二 養應綏應匪仁 之方 三 工不踰關車成 轉轍 四 青荃白刃利以 征亂 五 赤子在谷文人 濡足 六 推輿濟人不如 扛鼎之成 上 至德如春決于 無垠莫知其然 初 盜跖莊蹻諱聞 其惡 二 守爾庖魚喪爾 囊珠匪愚則迂</p>

[illegible]





<p>準 準法也為農 無法黍稷不 生為工無法 器用不成御 衆無法資敵 喪兵治國無 法長乳殃民</p>	<p>準 準法也為農 無法黍稷不 生為工無法 器用不成御 衆無法資敵 喪兵治國無 法長乳殃民</p>	<p>準 準法也為農 無法黍稷不 生為工無法 器用不成御 衆無法資敵 喪兵治國無 法長乳殃民</p>	<p>準 準法也為農 無法黍稷不 生為工無法 器用不成御 衆無法資敵 喪兵治國無 法長乳殃民</p>	<p>準 準法也為農 無法黍稷不 生為工無法 器用不成御 衆無法資敵 喪兵治國無 法長乳殃民</p>	<p>準 準法也為農 無法黍稷不 生為工無法 器用不成御 衆無法資敵 喪兵治國無 法長乳殃民</p>
<p>五 蘭栗之角瓦登 而木祀淫祭瀆 上學匪干祿祭匪 求福果時則祭 初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p>	<p>六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五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四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三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二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五 蘭栗之角瓦登 而木祀淫祭瀆 上學匪干祿祭匪 求福果時則祭 初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 堇荼之萌雖則不祭</p>	<p>六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五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四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三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p>二 驅繩去飯毋使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 汗案逐之勿遠</p>

夷朝貢中國之賓所以周官設行人之職行葦歌序賓之禮	重禮輕幣遠人	為利也	重禮輕幣不
四 伯父伯舅惟賓	惟友禮循其舊	有制也	禮循其舊固
五 秦帝按劍諸侯	西馳面服心遠	面服心遠成	西鄰之集亦
六 上之集	東鄰無客西鄰	可畏也	利用禦寇以
初 不利為寇利用	利禦寇	自衛也	不敢飲酒知
二 利劍在手不敢	飲酒	戒慎也	民殫國盡終
三 兵由貪忿民殫	國燼	自焚也	兵死不奔有
四 節制之兵有死	無奔	節制也	公孫之議不
五 弓矢	公孫建議禁挾	窮理也	修國省躬以
六 省躬	伐亂除凶修國	正人也	
上 戰戈素矢憂患	方始	憂患方始戒	
初 去母從父得其	途路	得其途路知	
二 虎狼養子教之	建其師立其規	秦人以斃不	
三 建其師立其規	執其符	漢光厲俗尚	
四 漢光厲俗幾亡	履續	名節也	
五 直木不令其影	自正	其影自正身	
六 飽食嗜嗜禽儔	之肥	飽食嗜嗜迤	
上 契敷五教黎民	時雍比屋可封	比屋可封惡	
初 刀斧採器必先	就礪	刀斧就礪先	
二 得細上勞下儉		上勞下儉不	
知要也			





命理會通卷二																			命圖
吉	衰六	柔五	剛四	雍三	昧二	昭六	容五	言四	慮三	聆二	觀六	絲五	憐四	得三	懼二	耽六	井五	卻四	
藏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平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否	五	六	二	六	六	五	六	二	六	六	五	六	二	六	六	五	六	二	
凶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命理會通卷二																			
庸三	安二	養六	訟五	宜四	悅三	詰二	憂六	特五	偶四	曜三	續二	老六	范五	徒四	醜三	隸二	林六	禮五	準四
二	四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二	四	四	四	六
五	五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五	五	二	三	五
六	六	五	六	二	六	六	五	六	一	六	六	五	六	二	六	六	五	六	二
四	五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二	三

資三	二	五	六	四
賓一	四	五	六	三
戒六	四	二	五	三
敷五	四	三	六	二
又四	六	五	二	三
績三	二	五	六	四
育二	四	五	六	三
聲六	四	二	五	三
典五	四	三	六	二
痛四	六	五	二	三
泯三	二	五	六	四
造二	四	五	六	三
隆六	四	二	五	三
散五	四	三	六	二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雜錄

子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著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於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獨不筮不誠不筮必獨必誠神靈是聽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雜錄

子

子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且履誦而況虛乎其棄必矣  
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於子雲雖未  
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性理會通卷三

泰和蕭漢中撰

卦序圖

上經三十卦之象之序合而言之所謂易之陽體  
乾坤坎離為主者是也分而言之乾坤坎離雖均  
之為主然乾坤君也坎離臣也就乾坤言之乾陽  
也坤陰也又就坎離言之坎陽也離陰也陽體之  
中又有陰陽之分焉前爲陽中之陽後爲陽中之  
陰故乾坤坎離或用事於前或用事於後也

始

乾三三坤三三

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乾居六十四卦之首其爲上經之主固不待論乾與  
坤爲一對是乾爲主坤從乾也此則當論何者以易  
經卦次而觀則乾第一坤第二屯第三但見其爲乾  
先坤後不見其爲乾上坤下安在其爲坤從乾邪  
卦爲從乾則可謂惟以兩卦爲對而觀則是乾之六  
屯卦爲從坤可乎  
畫在上坤之六畫在下乾爲主坤從乾其義始明大  
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定  
於乾卦坤卦也又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取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取於乾卦坤卦也又上卦爲  
外下卦爲內乾上坤下天包地外也故觀象於對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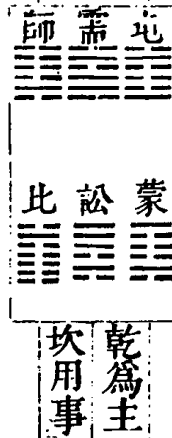
人之法也

上經之初其卦則

乾為主坤從乾其臣

卦則坎用事離不得

用事陽中之陽故也



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者坎用事也

此六卦皆有坎之體焉坎在上經其體八於內二體

合而成習坎卦者坎之本體也餘六體分而為屯蒙

需訟師比六卦坎之用體也坎之體居上經諸卦之

最後而坎之用居上經諸卦之最先所以承接乾坤

惟理會通不卷三 卦序圖

而統攝諸卦也六子之中獨坎先用事何也曰巽離

兌皆陰也震艮雖陽而陽之偏也惟坎為陽之中故

坎在六子中最貴者也人見震為長子以謂六子中

最重而不知震坎皆乾坤子震猶長子坎猶嫡子蓋

坎之體正震之體偏也屯與蒙為一對合十二畫觀

之坎之六畫包震艮於中也分而觀之屯之為卦坎

震也蒙之為卦艮坎也然屯蒙之象即坎之象歛之

則屯蒙二卦之四象藏於坎卦本體六畫之中發之

則坎卦六畫所含之四象出而為屯蒙二卦震長男

坎中男艮少男上經諸卦惟此一對具乾之三男無

陰體之雜乾父正位於外坤母正位於內乾之三男

首出用事故為諸卦先也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坎

惟含震艮而不合巽兌者上經乾開坤闢之初如歲

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而羣陰盡伏也易有伏體

伏坎見則離伏震見則巽伏艮見則兌伏坎不合震之上體而合其下體

不合艮之下體而合其上體蒙震之陽在下艮之

陽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陽生於下體之下而達

於上體之中蒙之陽始於下體之中而達於上體之

上也自震之下達於坎之中又自坎之中達於艮之

上陽升而上之序也震之下畫坎二五之中畫艮之

惟理會通不卷三 卦序圖

上畫即乾三畫之純陽也坎以中畫之陽下合震之

下畫上合艮之上畫而成三陽純乎乾體此屯蒙所

以斷乾坤之後而能首出用事也此需訟師比所以

又繼於屯蒙之後而乾坤皆與坎合也需訟一對坎

上乾下乾上坎下益乾之上下體與坎合也先需訟

後師比者乾為主而先合於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

合也需先於訟者坎先合乾而後乾合坎也師先於

比者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也坎先合乾者乾坎皆

陽而乾尊也故坎先來合乾子從父也坤先合坎者

坤陰也坎陽也陽用事故坤先來合坎易從子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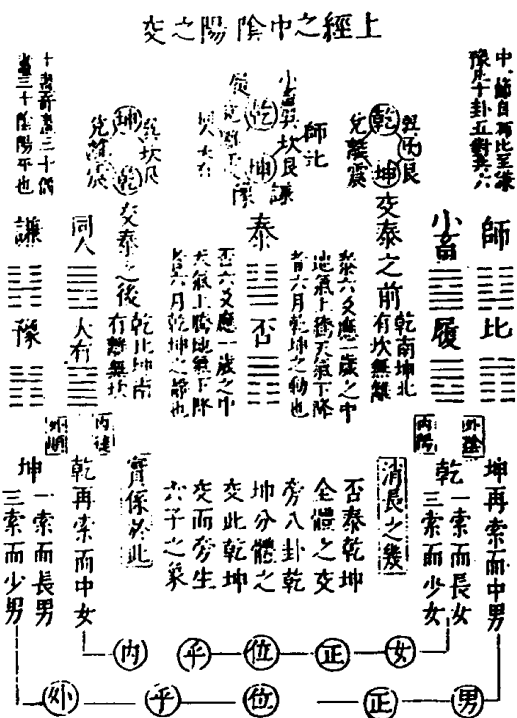


六卦而觀可以見坎之用事而上經之初為陽中之陽也

性理會通人卷三

卦序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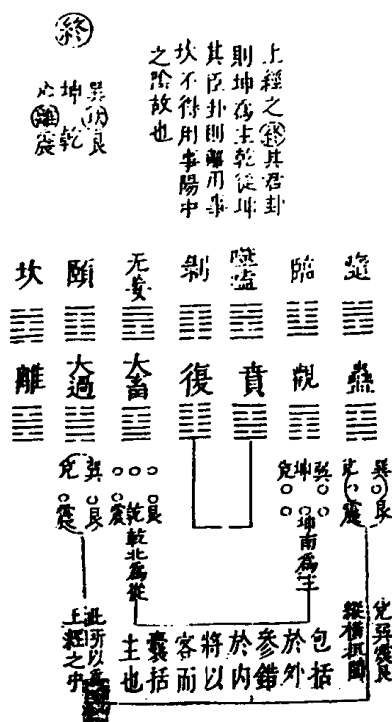


上經中一節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也消長之義著焉蓋其初也乾南坤北自泰一交坤來南而為主乾遂居下自是坎不用事而離用事矣故同人大有接連於後

性理會通人卷三

卦序圖

五



兌巽艮震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皆不能自為卦必依於乾坤坎離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至此而隨蠱頤大過四卦客自為卦不得不察由謙而前十五卦上經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旺客衰由豫而後上經之下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旺前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多二十震艮巽兌之體少五主盛客微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乾復多於坤十坤坎復多於離二均之為主而陽又勝於陰也後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少三十震艮巽兌之體多七主漸衰而客漸盛也於震艮巽兌諸體之中震多於巽

震六 艮多於兌 兌三 艮五 蓋上經之末雖陽中之陰而本  
定陽客雖侵主而猶未遽以陰勝陽也乾坤坎離諸  
體之中坤多於乾 乾二 離五 離多於坎 坎二 離四 則主既向衰  
而陰反先勝於陽失其所以為主之道矣故震艮巽  
兌不依於乾坤坎離而自為卦始於隨蠱終於頤大  
過皆客自為卦也此四卦者客之營壘機穽也  
上經諸卦惟臨觀一對純陰無陽體之雜皆坤倡離  
和故賁噬嗑一對所以相承也剝復繼噬嗑賁之後  
無妄大畜繼剝復之後者見坤為主離用事而乾從  
坤也陰長陽消主衰客盛矣雖然客豈遽侵主哉主  
性理會通入卷三 卦序圖 本

者離也剝復一對與之交者坤也其極至於无妄大  
畜一對則與之交者乾也无妄以乾合震乾猶居震  
之上大畜以艮止乾乾反居艮之下回視上經之初  
首出庶物幾於冠屨倒置故受之以頤大過艮巽震  
兌而終焉於是上降為下客反為主此豈偶然之故  
觀象者可不極深而研幾於此哉

下經

易經之有上下猶詩之有正變下經卦序當以變  
觀不當以正觀也未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既交泰  
以後乾北坤南此變也

性理會通入卷三

卦序圖

下經非首咸恒首兌艮震巽也非終既未終坎離  
也蓋始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終為水火不相射  
六子交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  
經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於下經前與後者猶  
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  
對列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此所  
以首咸恒而終既未也

始

巽坎艮  
坤乾  
兌離震

咸 ䷞ 恒 ䷟

兌巽包艮震以唱

遯 ䷠ 大壯 ䷡

乾居艮震外

下經之陽

晉 ䷢ 明夷 ䷣

坤為主統

陰中之陽

家人 ䷤ 睽 ䷥

離兩主三

蹇 ䷦ 解 ䷧

坎居艮震外

損 ䷨ 益 ䷩

震艮包兌巽以和

乾統三男

下經之主卦

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入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至下經為客除既未為易經始終外餘皆不能自為卦必依於主而後成卦獨晉明夷一對坤離合而能自為卦蓋在上經之末坤為主離用事以至此也○合晉明夷一對與家人睽一對論之坤統三女居遯大壯蹇解之中而兌巽包坤離於內亦坤為主離用事也○合遯大壯一對與蹇解一對論之乾坎居艮震之外內陰外陽內順外健坤離唱而乾坎和也○合咸恒一對與損益一對論之咸恒一對兌巽包艮震損益一對震艮包兌巽咸恒居前損益居後兌巽唱而

艮震和也咸恒損益四卦往來上下縱橫馳騁於下經之前主卦之藩城籬柵也○合此一節十二卦參考之皆陰唱而陽和此下經之所以為下經也

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九

夬 ䷪ 姤 ䷫ 兌巽包乾

萃 ䷬ 升 ䷭ 兌巽包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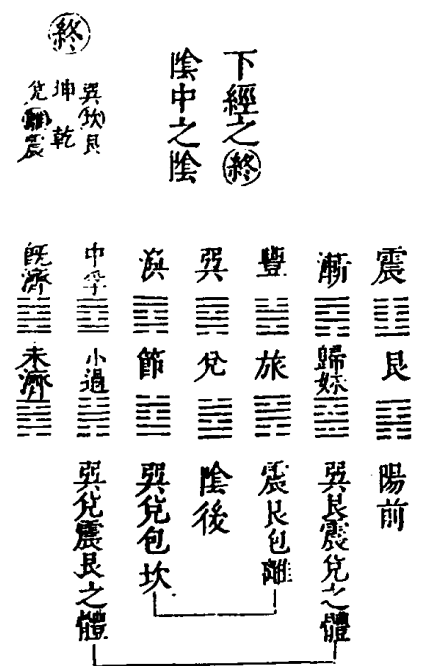
困 ䷮ 井 ䷯ 兌巽包坎

革 ䷰ 鼎 ䷱ 兌巽包離

下經之  
主受客來  
故乾坤坎  
離入於兌  
上與下包  
括之終也

兌與爲下經之主循乾坤爲上經之主其卦均其體敵自體而觀上經乾坤之體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與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與之體十二離十艮震九坎八乾坤四兌與最貴也乾坤居上經其體十二兌與在下經其體十二豈非兌與與乾坤並乎自卦位而觀乾居南之正中兌與居南之兩旁三體相比皆有上方及泰否既交則坤南乾北兌與與坤聯於上方他體莫得與焉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與而無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與最貴而兌又貴於坤何也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爲乾加一偶而爲兌乾一兌二乾兌寔並立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得並焉此兌乾所以能相視爲敵體此乾所以爲上經之主兌獨能轉上經而爲下經而以其體居六十八體之最先而爲主也然不特下經之象其體居先自上經後一節十二卦首之以隨蠱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十



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十一

下經之下一節震艮巽兌四主卦具焉不居下經之前乃居下經之後蓋下經之初陰中之陽動也用也下經之末陰中之陰靜也體也所以然者體立於內而用行於外也然震艮兌巽四卦於此又震艮居前而巽兌居後者震艮陽也陽由此而出布於上也巽兌陰也陰由此而入伏於下也又合此下一節十二卦而並論之則震自震艮自艮巽自巽兌自兌分陰分陽各自爲對此震艮巽兌之分體也漸歸妹中孚小過四卦陰與陽合而成一卦此震艮巽兌之合體也至豐旅渙節四卦又震

艮巽兌之互體也皆體也而非用也靜也而非動也故下經之下一節陰中之陰故也

合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而論六子之卦全也上經頤大過坎離亦然又以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六子居六十四卦之終也分而論之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咸恒爲下經之首坎離不交之體爲上經之尾交者爲下經之尾然總上下兩篇言之寔乾坤之體爲六十四卦首坎離之用爲六十四卦之終此序始終之關鍵也

嘗考夫易之卦六十有四乾坤坎離爲上經之用兌

性理會通

卷三

卦序

巽震艮爲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三十有二也而乾坤坎離所用之三十二卦於內三十卦居上經既未居下經兌巽震艮所用之三十二卦自咸恒至中孚小過盡居下經此又上篇所用卦得以居下篇而下篇所用卦不得以居上篇者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也又考之乾坤坎離之體正兌巽震艮之體偏正則全偏則不全兌巽震艮唯其偏也故所用之卦止居下篇不居上篇居其下失其上偏也就下篇言之止居始不居終居其始而失其終亦偏也乾坤坎離所用之卦則貫上下該始終而包其全矣正故也

或曰乾坤坎離之體雖皆得其正非皆得其全乾坤

之體謂之全可也坎離之體謂之全可乎曰坎離之體雖不得乾坤之全而得乾坤之中惟其中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爲上經之尾又爲下經之尾而用其全也夫乾之中畫交於坤畫之中而成坎是坎之本體得乾之中畫不得乾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坎則坤之三畫亦全矣夫坤之中畫交於乾畫之中而成離是離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坤之上下畫也非

性理會通

卷三

卦序

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坎之中畫而乾之三畫亦全矣是坎離體得乾坤之中用得乾坤之全不謂之全不可也所不同者乾坤以體言坎離以用言其所以全則有間矣乾坤之全自其始而本體已全坎離之全要其終待合而後全此乾坤之體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始坎離之用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終也又嘗反覆諸卦象以考乾坤坎離之體用蓋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斯義也亦不可不論乾坤之體

居上經之始而其用居上經中一節之正中泰否是也坎離之體居上經之終而其用居下經之終既未是也乾坤之體全坎離之用全上文已論至於乾坤之用不居上經之前一節不居下經之後一節必居中一節之正中者豈非以其中哉若夫坎離之體所以居上經之終者又豈非總六十四卦之全而居其中哉故曰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以卦之所居察之信其然也又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十四  
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此兩經前後之脈絡故具論於此又上經三十卦共六十體而離居六十四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乎此坎之一體聖人亦屬意於屯之上體矣故上下經之卦序當循環觀象而易本一經也又以乾坤之三畫觀之其體全而中在全之內也中具於

全體之內故用無非中也中無盡用隨取隨有也其用居上經之正中者用之中非外鑠也固有之也上經內也以坎離之三畫觀之其體中而全在中之外也雖得中不得全然中則不偏矣克之以至其極可全也其用在下經之極末者以我之中合彼之中剛柔交濟內外合一而後極其全也惟全故有中乾坤是也惟中故能全坎離是也又乾坤之全本體之全也以人道譬之生知安行之全也其體全而溥博淵泉時出之用無一不中也自然而全亦自然而中也聖人之事也坎離之全符合而全以人道譬之學知利行之全也其體受中而生具體而微也必由學以克廣之至於極而後全也賢人之事也若夫得聖人之一體與夫不該不偏一曲之士時有所用不能相通者猶之艮之陽偏於上震之陽偏於下巽之陰偏於下兌之陰偏于上也雖有陽與陰上與下之不同其爲偏則同也偏則不中矣不全矣雖然易變易也震之三畫變其上則爲離昔之不中者於是乎中矣又變其中畫則爲乾昔之不全者於是乎全矣巽也艮也兌也亦然此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伊川學須變化氣質之義也易之象玩而索之其意无窮因附論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十五

於兩經卦序已畢之後

性理會通卷三  
性理會通卷三

卦序圖

十六

性理會通卷四

錢塘田藝衡撰

混古始天易

昔者四聖人之作易也時更三古道成三天者也是故包犧氏爲上古先天之易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又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聖者又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蓋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具矣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于黃帝時蒼頡從而衍之耳于令升于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乃性理會通卷四 混古始天易 十  
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何也

文王爲中古後天之易而周公因之子之于父繼志述事當然也

繫辭曰其衰世之意邪又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不曰中天而曰後天者仲尼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至于孔子則爲下古終天之易矣仲尼五十學易三絕韋編集三聖之大成贊十翼之與旨春秋之世雖

下矣。謂非終天地之功而大明周易之道者乎。

作易之有憂患者不獨西伯之困羑里也。周公作東都之居孔子有陳蔡之厄。豈危者使平之道固如是邪。十翼者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下文言也。說卦雜卦序卦也。凡十傳周易者。夏曰連山。夏正建寅爲人統艮寅位也。故連山首艮商曰歸藏。商正建丑爲地統坤地也。故歸藏首坤。周曰周易。周正建子爲天統乾天也。故周易首乾。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若

性理會通

卷四 混古始天易

三

然則伏羲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則首乾坤者本太昊氏之易而周用之者也。蓋岐周地名因地以名代因代以名易。猶曰周書周禮也。鄭玄乃曰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故名周易。豈其然乎。

然天无終盡之理。易有相生之機。窮上反下。剝之所以必復也。衰往盛來。損之所以必益也。造化之妙。曾有終而不始者哉。

繫辭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生生之謂易。至于善言終始之義者。莫辨乎易矣。乾之萬物資始。大明終始。始而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之无

成而代有終屯者。物之始生也。泰之物不可以終通。否之物不可以終否。謙之君子有終。蠱之終則有始。剝之物不可以終盡。大過之物不可以終過。遯之物不可以終遯。壯之物不可以終壯。蹇之物不可以終難。損益盛天之始也。震之物不可以終動。艮之物不可以終止。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歸妹女之終也。巽之無初有終。渙之物不可以終離。既濟之初吉終亂未濟不續終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性理會通

卷四 混古始天易

三

懼以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也。

于是合三古而爲混古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此元極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田子曰。其惟始天乎。我知者其惟始天乎。我愆者。

余嘗撰周易三明集十卷。蓋欲上明于天道。下明于地理。中明于人事。類乾坤之彖象。附諸卦之文言。正繫辭之錯簡。訂本義之疑缺。復河洛之元圖。考三易之異典。証古今之筮法。廣易外之別使。庶幾成一家之言。乃所以明易非敢以擬易也。若夫圖象之學。則其大綱也。故列之爲首篇云。



元極圖



元極者混沌真純網緼固極有精而无色有氣而无  
形乃一團元神之極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極  
而獨立者孰能見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  
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性理會通入卷四 混古始天易 四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又曰伏  
戲得之以襲氣母其斯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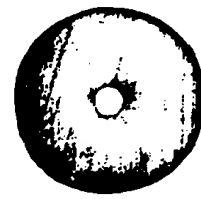
或曰吾子論易而有取于老莊何也曰先儒不云  
乎老子得易之體而无極之說實自逍遙生太極  
之先之意發之嗚呼道不可與拘曲談也  
元本作元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  
二畫並其首分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  
也實三極之祖也

元之為義乾坤屯訟比履泰大有隨蠱臨无妄大  
畜離睽損益升井革鼎渙之卦爻莫不具之或曰

元亨利貞或曰元亨或曰元永貞或曰元夫或曰  
元吉朱子注曰元大也則元吉何以別作大吉元  
亨何以別作大亨乎如以大哉乾元作大哉乾大  
可乎蓋元之不可以訓大猶大之不可以為元也  
極本作極从木从人从口从义手木者屋脊之棟高  
及甚也亟者諧聲人以口謀手執趨事之意故曰敏  
疾也急也天體至高物莫與並其色青赤相間曰紫  
極北辰在天之中以正四時為天樞曰北極老人一  
星以均二分曰南極此在天成象者不外乎極也東  
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曰四極合上  
性理會通入卷四 混古始天易 五  
下四方曰六極總四正四隅之盡處曰八極帝王所  
居之都曰四方之極此在地成形者不外乎極也書  
曰惟皇作極皇建其有極禮曰以為民極傳曰天子  
建中和之極此在人成德者亦不外乎極也周子厚  
乃以無極言之夫既謂之極則不可以言无既謂之  
无則不可以言極有而不可見遂名之曰无无而不  
終无遂生乎有此則始天之元也

極之為義卦爻亦具言之乾上九之與時偕極節  
九二之失時極未濟初六之亦不知極繫辭所謂  
三極之道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極天下之願是也

靈極圖



靈極圖

靈極者混沌初竅樞紐乍萌匪鑿而自通如九之有孔乃一點靈光之極而造化欲啟之寶也非潛靈極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老子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斯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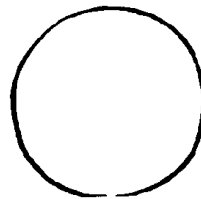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四

混古始天易

本

龜者甲蟲之長五靈之一也氣足故不食神全故壽蔽天地孔子嘗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舍爾靈龜蓋傷之也伯陽之所謂妙者即无名天地之始竅者即有名萬物之母无欲其靈地乎有欲其朶頤乎玄牝其衆妙之門乎靈本作靈从玉从雨叩聲需雨自天何其靈也王者以玉事神靈何其誠也心虛則靈故靈極之中象之今靈从巫蓋後世邪主以巫事神故去玉從巫非也此神之所以不格而不靈也今反古从王

太極圖



太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朗然不滯不虧其元極本來之全體乎孔子曰易有太極是也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則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後之論者莫能尚矣

太本作向从一从人从二上之一即陽之奇也下之性理會通卷四 混古始天易

二即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歧之即人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人之首必出于陽之上而包乎陰者所謂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三才之理具是矣立人之道其可已乎

動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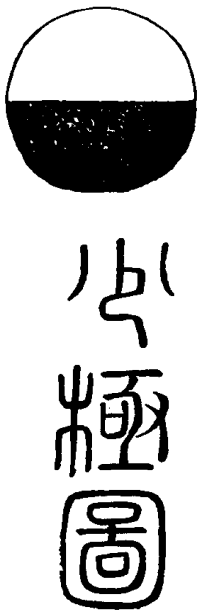
易動全靜

動靜者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凝者漸

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矣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蓋陰陽當以上下分而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而不當以極後復此則千古不宜之祕也玄黃由之而判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顛倒造化之妙轉移乾坤之力者其孰能正周子未正之極也哉

或曰周子之圖既以黑白分陰陽則其中不必更作一小白圈矣吾子仍之何也曰此即靈極本來之真體也衆人固不識耳知靈極之妙者其知太極之全乎動从力从重陽之力重而能運也靜从青爭聲爭引也青東方少陽之色陰至此而不見故靜也陽本作易日出地上易氣舒物之象陰本作會今聲也云象氣兒別作陰陽今通用之

少極圖



少極者陽既動而輕清者皆上浮陰既靜而重濁者

皆下沈則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于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林林總總焉莫不充塞于兩間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故太極猶祖也少極猶宗也乾猶父坤猶母也六子猶弟兄也六十四卦猶子也三百八十四爻猶孫也生生之易固如是乎

或曰既有太極而復有少極者何也曰太即老也猶四象之有太陽太陰也老陽老陰不能復生故必得少陽少陰者而後能成生育之功焉此少極之不可已也其斯爲三才之朕乎

性理會通卷四 混古始天易 九  
少本作少一奇立于其中二偶分于左右而陽氣屈曲于其下尚小而未申微而未盛故謂之少也老之反也圖从音从口音鄙口即圖字圖形也古作圖

三才圖



凡爲萬物之靈象臂脛之形也又作八元之从八即此也今作人易有聖人賢人武人匪人以德言也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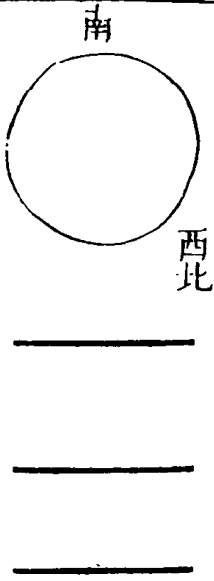
三才者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而大人者得二氣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

其中矣所謂參天兩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所謂三才統體一太極者也

今夫易有聖人有大人而獨有取于大人者尊乾也乾之二五君臣之極也大从一人一人曰大老子所謂天大地大人大是也大人之在諸卦者訟否二五離蹇之上萃困革五巽皆是也性理會通不卷四 混古始天易 十一

三者以偶之二疊于奇一之上其數三實三才之道也才本作卞水幹也木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去其枝根則爲才所以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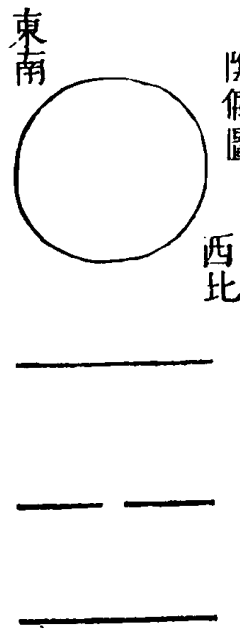
陽奇圖



陽奇者包義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于西北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斷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

一而橫陳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奇故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直爲單畫而已哉

陰偶圖



陰偶者包義氏又有見于地之不滿于東南也復將性理會通不卷四 混古始天易 十一

太極之全體斷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偶故謂之偶陰之所

太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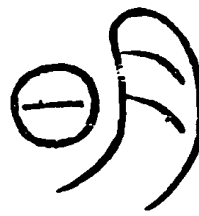
太陽者日也日從○从一○者太極之全一者陽奇之數以一而橫亘于○中其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通論所謂天無二日故于文○一爲日是也

太陰圖



太陰者月也月从几从二几者太極之闕  
二者陰偶之數以二而並列于几中其精  
虛而不盈故月為大陰之象也毛氏所謂  
月上有闕中二畫不連右是也

象明圖



古文



小篆非是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所以作易之原

性理會通入卷四

提古始天陽

十二

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遵貞明者  
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

也况離東坎西又本于包義氏先天之方位乎

易象圖



舊文非是

亦非

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為易之義  
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故鄭厚亦云易从日从月  
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陸秉云易字篆文日下从  
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蓋日東月西則為明日上月  
下則為易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况離南坎北又合  
于文王後天之方位乎故曰天地自然之易也

朱子曰易書名也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雖  
然予竊聞之一名而含三義者易之謂乎以交代  
而名則曰易所謂生生是也以常體而名則曰不  
易所謂定位是也以改革而名則曰變易所謂不  
居是也蓋易本表蓋切其音如亦而乾鑿度乃云  
性理會通入卷四  
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于是  
鄭康成主之遂以易為易簡之義作為難易之音  
嗚呼是誠鑿之甚矣

附馮時可太極說

易有太極夫子贊易之詞也太者無上之稱也極者  
獨至之稱也太極者三極之總名也蓋自三聖立畫  
陳象之後孔子恐人執象以求之而昧於義理也故  
曰易有太極為昧者說也自極而尋之物雖眾可以  
執一御也由極以觀之義雖博可以一名舉也得其  
自然之主不宰之宰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也三百八

十四爻原無父也蓋雖不言無極而無極之意寓矣周子之加無極於上則似乎二之也其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吾亦未敢從也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指畫卦而言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而以至於六十四若母之生子故曰生也卦畫有先後而理氣無先後陰陽爲動靜而動靜卽陰陽今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太極先於陰陽也陰陽後於太極也動靜爲之母也陰陽爲之子也至神者而象之至妙者而物之可方可圖變動不居者而現則以圖之得無滯乎及家周書云正人莫如性理會通入卷四 提先天古易 十四

有極道天莫如無極周子蓋祖之以加贊乎太極而不知太極之不必加也

性理會通卷四終

性理會通卷五

海陽朱 昇撰

三十六宮圖

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賦于未爲貧  
須探月窟方知物  
未識天根豈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  
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閒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



性理會通入卷五

三十六宮圖

愚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圖指其絨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此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言也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爲言也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也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

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闢闢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焉。氣性理會通不卷五 三十六宮圖 二

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也。人物固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靜動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以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也。剛畫奇一爲一官柔畫偶一爲二官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官十二陰官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援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能齊也而以無所

係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玩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偶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官陽官不著陰官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官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開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吾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玩之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旨不徹愚故詳之

附馮時可天根月窟說

性理會通不卷五 三十六宮圖 三

坤逢震爲天根陰之孕陽也乾遇巽爲月窟陽之生陰也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遁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也。長子代父而乾役焉萬物以之牙長女代母而坤委焉萬物以之歛此震巽所以爲乾坤之用也。震巽之出入造化之所往來也造化之所往來皆天理流行自然而然無將無迎無起無滅過者化徂存者神妙是故心之爲根也心之爲窟也生生不息與震俱出與巽俱入儀象卦爻之體無不包也無戕其根無障其窟則滿腔皆春也以

此吹萬則八紘九野無非春也

性理會通卷五終

性理會通卷五

三十六宮圖

附

性理會通卷六

吳婁管志道著

論乾龍義

翰使至時正染風寒之症伏枕展讀不禁伐木之悲計翁入漳四載僕益三致書焉內唯一通得達此必黃安耿克念所將者也外二通皆有密切請正語今不知沉沒何地矣脉脉神交寥寥天際不但聚首難期而魚鴈之不足憑復如此讀至居漳窮僻不便求爰設身處地益用惻然每念老翁居漳頗與程正叔居涪光景相似而居涪爲更苦蓋是時君若相靡不性理會通卷六 論乾龍義 一 切齒叔子而今當路之重翁者可數也居涪尚爾還洛居漳亦何待言唯屈指以需環報耳如僕今日之居鄉始不減於居涪徒不待逐而自孤身不待謫而自錮易傳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實以一身兼之矣昔魯國多賢雖以三家之勢無能加於尼父今吳中寧有三家而却能加於守株之士則以橫議之黨強也言之可爲酸心然而遐想文王羨里之困則翁與僕今日所居俱爲樂土蓋古聖所遭之艱更莫有危於居羨者上臨舞詐嫉才之主下逼崇侯飛廉輩虎翼之朋益無一日而不與死爲鄰矣



當此大憂大患而演易其辭安得而不危危辭實首發於乾之三爻也。愚於六龍解中謬謂群龍皆惕而獨於九三發之者爲其時位之重剛不中以此然解中第就時位而發惕義尚未窮極其所以惕處雖微露於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兩句義中而未詳也。來教乃詳發之推窮所以惕處而合於修身爲本之旨通於執中默識之宗參前倚衡活潑潑地文孔惕若之與義至是透露無餘矣。病中爲之躍然又謂惕若之外非別有遜世之宗竊尤爲精一獨到之語但以此操說則今世有泰州遺派主見而不主潛者將倚之性理會通卷六論乾龍義

爲口實而曰吾以見龍爲家舍此心常惕常潛便是遜世不悔之中庸也是可許之爲真遜乎。蓋聖人心無不惕之時而世亦有不遜之日。孔子明以遜世無悶獨歸潛龍未嘗混六龍爲一格而中庸章則曰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子亦自揣此生已見於世而追思一等深藏不露之聖人也。斯言若預視今日首見龍之學幟而爲之防者淵乎淵乎僕前者見龍禪於惕龍之說正謂孔孟見龍之一脉至姚江泰州之未流而窮今日若非藏見於惕急洗心而緩立幟道不歸也翁以惕意入客卽

易世便是遜世豈非上乘之談然世之借上乘以鬆地步者不少矣得此題目可以混見爲惕混惕爲潛豈復歸根於遜世中庸之一宗而潛者俱入於見矣故爲之稽其敝焉惕外無修至哉言也以修合惕猶爲二之今有岐翁之提修與僕之提惕爲兩家之論者真淺矣但提修爲世之影良知而迷宗者發提惕爲世之跡見龍而行怪者發究竟亦無二義焉劉復通惕修之義於六龍而曰初則潛二則見四則躍五則飛九則無首一切以時措之各當其則而不蹈於亢之悔此亦時乘之密旨也率此進修更有何事然性理會通卷六論乾龍義

揆諸文孔無首之義似尚有商量處焉象曰天德不可爲爲首明言潛見惕躍飛亢之皆天德而不可以顯晦安危分首尾也故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而世說乃有謂用九爲救亢之窮用六爲救戰之窮者則用九用六二繇專爲乾坤上爻起義而亢亦難乎稱龍矣朱元晦解用九之義雖訛而訓六龍皆聖人有隱顯而無淺深則確也安可獨以亢龍爲未盡善而假用九一繇以救之乎蓋惟乾道聖人不避亢亦不避悔故曰與時偕極亢之與時偕極卽惕之與時偕行此所以爲時乘此所以爲無首也卽翁所引舊

說以乾九三爲成卦之主亦與無首之義相遠蓋諸卦皆可索一爻爲卦主而獨乾坤二純卦不可以索卦主是以有用九用六之繇也然坤爻猶可權以六二爲主而乾則明言群龍無首首之爲言主也無首則何主之有且六爻之宗一主譬則五官之宗一心今之粘心於方寸者凡夫耳蓋有一等大聖人渾然天則六根互用上下四方莫非發敷之處安可指着方寸而以爲一身之主哉乾六龍之不可爲首猶是也必欲強推無首中之一首亦在五而不在三三之用惕則括以爲聖學之關鍵可矣創意欲人以惕制

性理會通不卷六

論乾龍義

四

亢其旨自妙愚恐人不知亢龍之爲天德將謂天下有擇善地之聖人流入於趨利避害中弊亦不細殆不嫌並存以俟後云至於周程二先生之學此僕之折肱四十餘年而欲就正於有道者也周元公源流甚遠出入三教而獨會其精洞契仲尼敦化川流之脉程伯子之獨揭儒宗元公實潛導之其引而未發之蘊則有非伯子之所能盡得者世儒類知伯子翻元公之案崇正闢邪中興孔孟之絕學豈知程伯子乃未蛻骨之禪宗而周元公則已脫胎之聖學也蓋孔門一貫之宗原與禪宗相通但禪宗多播弄以入

三而聖學必退藏以入密其幾爲最微而感人卽從微處入焉唯元公之已脫胎於聖也則雖假二氏爲遠廬而薰人皆聖氣也故輕輕點出孔顏樂處而能使兩程之必爲聖學唯伯子之未蛻骨於禪也則雖本聖真爲堂奧而薰人猶禪氣也故矻矻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而不能使楊謝以外之不入禪宗二公之犯手與不犯手似當於此處辨之吾觀伯子識仁定性二篇豈不從體貼天理中來而察其根脚終有宗門氣息在其他入微入妙之語如此類者尙多終日開佛而見處何嘗出佛蓋元公平日透心之語伯子性理會通不卷六

論乾龍義

五

俱融之以入六經急欲挽禪入儒而不自知其脫化之未盡也如元公則脫化盡矣是以太極圖說及易通一書大類易傳中庸意旨不用禪門中半句直截掃蕩之語而一貫之宗洞然翁謂太極圖餽釘鈎通多有未楷僕早年亦有此疑今乃知圖不出於周子而說則周子之說也無極二字冠於太極之上則陸子靜已先疑之而有鷺湖紛紛之辨意以大易止言太極何用贅無極二字爲不知聖人作易從有天地萬物以後說故止拈出太極二字爲三才之大主宰不必究極於無物之先中庸所謂爲物不貳老氏所

謂有物混成。皆此類也。太極圖則邇及於天地萬物未生之始。豈真有一物在兩儀未判之先哉。元公恐人認太極為一物。故標無極以空之。其曰無極而太極。猶云無覺之大覺。無心之妙心云爾。非所謂頭上安頭也。圖說中唯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四句最為難解。宋儒以一年氣機之消息分動靜似也。然兩儀未判。安得先有消息之氣機。王文成公知其不然。故以化機之生生不息為動。而以不息中有定體為靜。然則動靜混為一物。何以有復動復靜之分也。此等奧義。乃元公照見宇宙初分。朕兆性理會通入卷六 論乾龍義 六

而由此言。竊意程伯子尚未必透。而吾儕可輕議之哉。當闕之以俟。日後商訂耳。以陽動陰靜分兩儀。而又以主靜立極。標聖學靜有二乎。委費分疏。元公不得已而自訂之曰。無欲故靜。蓋立言之難如此。愚謂古人造道之言。不必以吹疵之意求之。即如文言之贅亢龍。既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一亢寧有兩義。蓋亦近於分疏矣。此與元公之一靜兩指也。何異焉。儒先亦有通其義者曰。造化有動而有靜。聖人無動而非靜。當矣。然而其說

猶淺也。邵子不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乎。陰含陽亦靜體也。主靜云者。元公其謂返諸無極之真乎。不曰無極立極。而曰主靜立極。就人所易曉者言耳。蓋元公以說解圖亦猶孔子以傳訓義文之易。不嫌影畧。亦不嫌於分疏也。夫太極圖必有所自來矣。一以為出諸山巖。類河洛之圖書。一以為授諸異人類。邵子之先天圖理或有之。而吾未敢以為據也。假令自為之圖。而復自為之說。則與太玄洞極何異。不但說贅而圖亦贅矣。奚止餽釘鈎連之可疑。無極二字之為贅而已哉。夫子述而不作。元公深得此意。圖說以演圖性理會通入卷六 論乾龍義 七

也。易通以演易也。蓋與夫子贊周易之意同。而太極則止授之兩程。易通則兩程亦未之授。而出時殘缺太多。非真有依中庸以遜世之冒襟。而能然乎。兩程之用皆周子之用。後儒未察。而反以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自程伯子始也。淺乎其知元公矣。愚故表而出之。以開聖學之真宗。然元公之學。其精髓盡屬之程伯子。宗伯子即所以宗元公耳。翁與僕之異處。真不害其為同也。病後精神恍惚。勉勒蕪言。請教蒙惠三書。尚未及閱。容卒業圖再請焉。

惕見二龍辨義

蓋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然後時乘六龍從心皆矩。僕前者論道脉而有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之說。此以凡心窺天命也。語殊近怪。向曾以諗鄒爾瞻。而爾瞻以書來駁曰。天何心。禪何迹。聖人家常茶飯。只是庸德庸言。豈自知其爲何龍哉。此非爾瞻一人之私駁。乃天下人心之公駁也。在爾瞻則以當仁不讓之勇而發此言。其精神在六君子之宗學。而等惕見二龍之辨。爲註脚矣。維翁不芻蕘其說。而諄諄究竟於惕若之歸根復命處。何其見之卓而心之虛也。感極生愧。復從病餘草惕見二龍辨義。以請正焉。蓋性理會通入卷六 論乾龍義 八

古者道權統於天子。自周道衰而春秋之木鐸不得不出。故飛龍之禪於見龍。無足疑者。何以知見龍之當禪於惕龍也。洙泗仁聖之宗。幾爲禪學所奪。而濂洛關閩相傳之緒。復爲俗學所蔽。而姚江泰州新之皆本見龍之一脉。以維世教。至於泰州之末流。而其脉又窮也。則安得不承之以惕。惕之根在潛世之君子。未有不樂見而苦潛者也。以見龍爲家舍。亦不始於泰州。自宋儒有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之說。已開其端。而近儒復爲之張大其說。但講時乘六龍之義。必合六龍之用於一龍。以爲一身必兼六位。一時

亦有六位。而於潛惕二繇。則必圓融其義以合之於見龍。此皆未究群龍無首之旨。而以見龍首群龍者也。吾觀文王係辭孔子作翼實分乾元爲六用而未乃以用九一繇合之。其幾微矣。故學者不難於圓惕見之解。而難於剖惕見之幾。蓋六龍誠無一首。而時乘必有六格。乾之下三爻皆不得位之聖人也。就不得位之中而安危復殊軌焉。初則潛而不見。二則見而不潛。遯世與善世雖殊。而皆坦途也。三則置身於不潛不見之間。居下之上。其位隣於見龍而重剛不中。上不天下不田人。又不與其飛龍而利見之也。不性理會通入卷六 論乾龍義 九

利見則必有從或戕之者矣。故聖人危其地而係之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惕。之云者。艱貞以含見龍之章。而又不果於潛也。見龍之用全在作人而立言。亦其餘事。惕則不汲汲於作人。亦不汲汲於立言。而唯以進修爲實地也。是亦斯文之標也。見者師道惕者友道。見之功用同於飛惕之藏用。同於潛非有優劣時之所乘異耳。今何以不乘見而乘惕哉。天下之僞見者多。而真潛者寡也。不但處三之危地者利用惕。卽地不危而以修身見於世者。亦利用惕。蓋有二因焉。聖祖既接堯舜飛龍之曆。而以三重王

天下矣。道統有在，教澤未衰，時敢以匹夫貳天子而曰：吾以見龍師天下乎？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但知祖述之在仲尼，不知憲章之在聖祖。時不春秋，而以周流易四民之業，世無楊墨，而以好辨代三聖之庖，卽如聖訓各安生理一款，已不能行於講學之徒，而天子操何重以寡過乎？則翁所揭修身爲本之宗，正批其郤也。其因一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盛王之風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素王之志也。姚江以千載絕學，標良知泰州以兼善萬世，樹孔幟，不無張皇之過焉。其學亦成章而上達矣，而極深研幾之君子，性理會通入卷六 論乾龍義 十一

以爲終與開然。日章學鵠尚隔一塵，及於龍溪、肝江二先生，槩以博大圓通爲教體，而堤防不密，門牆太濫，僞夫得以名利巢其中，譚及孔門鳴鼓之攻過門之拒，似猶嫌尼父之不廣，而借出世之圓宗以爲解也。中有豪宕敏給之士，窺圓宗之一班者，輒以宗風掃孔矩，而吾復無以裁之，相尋於不儒不佛之場，日以心闢而曰：煩惱卽菩提也。珍此敝帚，利於遊大人，以成名仕路，染其風，亦成養交獵譽之習，而真僞至於難辨。於是處士之橫議亂鄉評，而胡廣之中庸亂國是矣。雖曰風會所趨，而今日學問之流敝，亦若陰

爲之驅者，則翁所提惕意入密之箴，正構其虛也。其因二矣。以此二因故，今之播弄良知，高標道統，果於開壇聚黨，急於垂世立言者，天未必畀之以道，而乾進修陰持道脉，洗心密而防範嚴者，天或授以斯文之寄，而後死者以爲楷。蓋今日之天命然也。更有說焉：夫子述而不作，遜於作者，遜世不悔，遜於聖人，智不惑，仁不憂，勇不懼，遜於君子，實以惕意行於見龍之中，而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帝王於中，此禪宗之心法也。今儒者既隱然用禪家蓋天蓋地之心法，而尊孔子爲群龍之首，又顯然用孔子庸言庸行之性理會通入卷六 論乾龍義 十一

家法，而詆佛氏爲楊墨之倫，是聖人之矩本方，而吾乃以圓毀之。聖人之道本圓，而吾反以方格之。其爲不惕孰甚焉？亦天命之所不與也。持孔鐸而乾乾者，誰歟？吾以爲莫若周元公。元公以易理圓三教，而不用其圓者也。故雖接見龍之脉，而實垂惕龍之標一得兩程，則王荆公之贊亦却一。出太極圖則易通之編遂函得非道脉，初收戒於太露，而畱不盡以養程朱之大發，歟？甚哉元公之意之密也。達磨以禪宗西來九年，壁觀僅傳慧可，而二百年後法乃周於沙界。儒宗何必不然？蓋千百年之道脉，非溪心與大心相

合莫續也。今自姚江倡道以來，浮露甚矣，不反諸主靜立極之宗，則何以壽洙泗之脉絡哉？愚謂見龍當禪於惕龍者，其義如此。然亦莫逃來剗惕意入密之一言，第恐承學者未悉斯旨，而猶認偽見爲真惕也。故不揣爲之辨析，以就正於有道云。

性理會通卷

性理會

卷六

論龍義

十二

性理會通卷七

懷慶何 塘撰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杏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指亦未明也，迺補書三條于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叙。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右第一章

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後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

右第二章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曰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主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爲寒涼故曰真盛各有在也

右第三章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冰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

右第四章

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定形

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知此則謂天有足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故而自破矣

右第五章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

右第六章

或曰乾虛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辟易大傳也今謂

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

右第七章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

性理會通

卷七

陰陽管見

四

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右第八章

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廼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

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右第九章

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性理會通

卷七

陰陽管見

五

右第十章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



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為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

### 右第十一章

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為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為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星辰何有焉風為天所變雷為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性理會通入卷七 陰陽管見 太

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為風石為雷土為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反為水坎反為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迥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 右第十二章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

為艮故謂山為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謂雷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為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乾為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為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位耶若以兌為巽以巽為兌則陰陽之分尤為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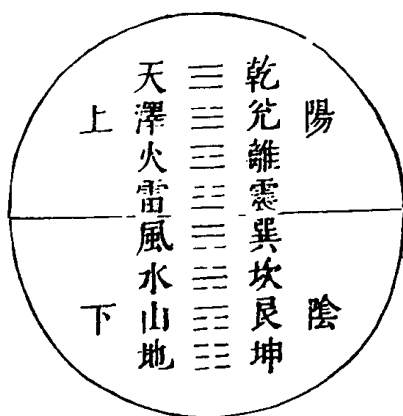
### 右第十三章

性理會通入卷七

陰陽管見

七

以伏羲之  
橫圖豎起  
觀之則造  
化在目中  
矣此易之  
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畧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為理實止此而不知其繆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為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性理會通卷七 陰陽管見 八

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叙

右第一章

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為太極分言之則為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為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為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為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

右第二章

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為物也離則人灰所謂遊魂為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為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

右第三章

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為陰所滯也高山之顛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為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為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乃發秋

性理會通卷七

陰陽管見

九

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為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為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為澤蓋停水與流水無異而水之化為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

右第四章

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

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爲火所煅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爲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

### 右第五章

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爲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卽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爲陰陽則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性理會通入卷七 陰陽管見 十一

地水依舊爲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爲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爲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

### 右第六章

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

者排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無聚散之迹張子窺測而未至也

### 右第七章

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與形止爲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

### 右第八章

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性理會通入卷七 陰陽管見 十一

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爲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

性理會通卷七終

性理會通卷八

浚川王廷相著

陰陽管見辨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

栢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性理會通卷八 陰陽管見辨

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栢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栢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

陽以形爲陰此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尚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

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無而形有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真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性理會通卷八 陰陽管見辨

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畧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

栢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辨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卽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

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

日陽精益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

陰陽卽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栢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可見者陰也自地

性理會通

卷八

陰陽常見辨

三

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  
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壯牝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

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

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郊明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栢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恒主之也栢齋謂

性理會通

卷八

陰陽常見辨

四

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栢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栢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慈菴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

而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栢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

土卽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木溫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

栢齋曰土卽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性理會通卷八

性理會通

五

已有則四時日日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卽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栢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辯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辯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霓大雨時行萬流湧

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爲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冰乎冰乎使始於冰雖謂冰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冰乎冰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辯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冰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冰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

性理會通卷八

性理會通

六

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

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

慎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性理會通不卷八 陸陽管見辨 七

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實氣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繇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相齊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嚔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勅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

悲哉栢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爲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性理會通不卷八 陸陽管見辨 八

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邪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況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望體恕幸甚栢齋

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似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離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崇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魃水魃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性理會通卷八 世陽管見辨 九

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

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謂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太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格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格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語

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栢齋以禍福必由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宵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當性命之正世之人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寃是鬼神亦昧劣而性理會通卷八 世陽管見辨 十

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至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跡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辯

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



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由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栢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爲陰陽已分似也今於生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性理會通卷八 陰陽管見辨 十一

氣水火名之於易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太抵栢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行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

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

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遊魂爲變也神存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辯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性理會通卷八 陰陽管見辨 十二

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程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不謂之實栢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論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

乎栢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栢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栢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此栢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

性理會通

卷八

十三

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水金則生於水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辯也

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栢齋私居

栢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

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浮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切以爲非然矣

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於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

性理會通

卷八

性理會通

十四

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

神形之分竟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氏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冤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栢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栢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

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栢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

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性理會通。卷八 陰陽管見辭 十五

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

也。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

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朕觀誤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論其餘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自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栢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后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性理會通。卷八 陰陽管見辭 十六

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已。有地。有地之神。人有入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

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

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性理會通不卷八 朱熹集注 十七

性理會通卷八

性理會通卷九

東吳王可大著

象緯新篇

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

性理會通不卷九

朱熹集注

十一

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五星之纏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日經星橫緯動而出入故曰緯星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圓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觀三垣十一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郅萌記曰天確然在上下有常安之形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

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已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乎？曰：磴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在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於水而不沉，甕浮於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窾虛。諸書言六合道理之數然乎？曰：土圭表景之忒近之，蓋有所傳據者也。古者土圭測日，必置五表，地中置中表，表立八尺之木，以夏至之日測之，其景北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中。千里而南，置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為近南而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寸，其地於日為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未半，日景已夕，其地於日為近東而多風；千里而西，置西表，晝漏已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為近西而多陰。中表為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正，由是天地之內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之和戾可得而推矣。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必遽爾頓異。曰：獨不見河朔相去江南，特千餘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黃落，而江南草卉凌冬猶青，況千里而南，豈不愈熱千里而北，豈不愈寒？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瀚海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

性理會通人卷九

象緯新篇

二

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道里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忒測之，則然。然則天地之廣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無景，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為實表之長數也，旁立十五為法，土圭之長數也，以勾股筭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觀周天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至百萬，大章堅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月之表，荒忽怪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國在北極之南，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日至之度筭天，故不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所憑，烏得據而施筭？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其說然乎？曰：此不達天體高下，黃道南北而為是說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極。此南北兩端，日黃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天極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晷長。日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日之度常

性理會通人卷九

象緯新篇

三

少。故晝暑短。地在天內浮於水上。冬夏之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之進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說。何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言之。既曰日之性理會通人卷九 像舜新篇 四

修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地有升降。爲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爲南遊。近日也。立冬爲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說論之。其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公測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下無景。況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大變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東西。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說。豈不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嗟乎。傳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見其體。以星漢爲體。

今日星辰與地皆四遊。升降是地。在天內初未嘗動。與夫東遊過天三萬里之說。豈不相背。雖曰傳會以成。昔人之論。而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爲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繞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爲晝。日遠則暗。而爲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如入地耳。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術。數雖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性理會通人卷九 像舜新篇 五

覆仰雖殊。大歸一致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歷。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蓋天行之度有餘。日月所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其勢。不得不然也。由是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隨時占候。修政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

下閏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閏未究蓋古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不及至隋唐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性理會通卷九 象緯新編 木

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子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歲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添四

者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基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爲腠肉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性理會通卷九 象緯新編 七

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爲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度會爲一日與月會爲一月與天會爲一歲月之晦朔弦望曆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故曰晦初離日而光絳故曰朔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二相對故曰望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性理會通人卷九 象緯新編

八月 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

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矣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性理會通人卷九 象緯新編

九月 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月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爲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卽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



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閏、非人可移、前從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畱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室矣、按先儒倡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喪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大陰行度耳、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為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然不知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為氣之精、石為

性理會通人卷九 象緯新篇

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石精潤而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性理會通卷九終

性理會通卷十

新安吳繼仕輯

樂經原流

樂亡始末

周衰樂廢、天子既無巡行方岳之官、諸侯皆太其籍、故孔子在齊聞韶而味之、見魯大師作樂九成而繹之、自衛返魯之後而正之于魯、大師樂官等散逸而太記而歎之、然而以者其樂舞之節輕重、高下清濁之音、不能記誦、秦火之後、不復可有傳者、而六經只有五耳、然樂猶有存者、以義理猶在、而樂器猶見於性理會通人卷十 樂經原流

人間也

禮記樂記者、記樂之義理、按孔疏、曰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皆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矣、漢興、制氏以備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得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

篇合爲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觀文侯。曰師乙。卽今樂記是也。其餘十二篇曰成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賓公。其名猶在其書已泯絕不傳其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按鄭氏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篇入此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蓋更載其篇目云。愚按孔疏此記則樂記一篇。蓋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成之。至劉向校中秘書。不過更載其篇目而已。然則朱子所謂性理會通入卷十 樂經原流

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叢生。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其言信矣。故樂記原流當以朱子之言爲正。而河間獻王纂述之功亦不可泯也。或曰孔疏曰二十四卷記無所錄。吳草廬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而今日樂記河間獻王采古以成其書。劉向更載其篇目。何也。曰篇者前所舉之篇名也。如禮記自曲禮至喪服四制是也。

卷者方冊多寡之數也。如禮記自一卷至三十卷是也。古樂記以卷言。則二十四以篇言。則二十三。想必有一篇文長而分爲二卷者。如曲禮只一篇而分爲上下。則二卷。檀弓只一篇而分上下。亦二卷也。然則艸廬之說非矣。故河間獻王劉向所傳之樂記。只是一書無疑。況孔疏分明云樂記入禮記中。在劉向前。何得以爲有二而不同乎。

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是非其情義之難卒明也。亦其所謂制度者失傳焉久耳。夫論禮者謂其數可陳。其義雖知。蓋就是時制度詳明人所共習而言。性理會通入卷十 樂經原流

耳。若自後世論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其名物度數既失其傳。雖有上智之資。亦安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墮緒於千載之上也哉。況禮禮之行。文與器而已。而樂則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其名物度數視禮尤繁縟也。若皆失傳。則雖簡策所載情義昭然。亦無由成制作之功矣。故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意而已。而朱子亦曰許多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學者但言其

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是皆深惜之也  
今日禮樂制作未賡隆古之盛而樂為尤甚亦由此  
也然而尚卒有存者則

國朝李文利始知司馬遷誤認九寸為黃鍾之管自  
以其意創為之說註於史其後歷漢六朝隋唐五季  
以及於宋皆踵其說而不變故作律呂元聲明黃鍾  
之長三寸九分為黃鍾之宮黃積慶又為樂律管見  
王邦直又為律呂正聲等篇學者誠能求之樂記併  
國朝李黃王三子之說以究其義理之精微考之  
諸書以識其制度聲容之始末則庶乎其有用之實  
性理會通入卷十 樂器源流 四  
學非徒無益之空言矣卑而措之以復古禮以變今  
樂豈不偉哉

古者聖王制禮添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此得其序而後和禮先樂  
後之通闕一不可者也

### 論五音生於人心

五音原於天而生於人宮聲最居上元聲出於中宮  
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  
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橫出徵聲下行元聲出於

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上下升沉秩  
不紊也

天以一元之氣生人人之聲即天之聲聲由心生心  
以物動故形於聲五聲之生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  
於喉直上出為宮再出到嚶聲上騰為商又再出到  
舌中聲平出為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為徵又降  
出到唇為羽喉嚶舌齒唇通人元氣所出隨所到之  
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嚶聲次清舌  
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下降者  
性理會通入卷十 樂器源流 五

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嚶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不  
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  
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而清地下  
重而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出先  
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賡賡清濁之次  
也一均間有七音官聲南宮聲角聲變徵聲徵聲羽  
聲變宮聲宮南宮變宮俱平聲則聲上騰非濁也清  
可知也

### 論黃鍾為諸律之本

黃鍾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為聲氣之元其時子半

其數極少。其聲極清。音屬正宮。一陽方動。其卦爲復。日南至而始反北也。

按此卽黃帝命伶倫所造之黃鍾也。黃鍾之尊。在於氣清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聲數多者賤。故太極一數也。陰陽二數也。二老數也。四數也。水火金木土五數也。庚事出庚類。與百千萬數也。所以綱維至宰之者。一太極也。天子一數也。二伯二數。三公三數也。六卿六數。九技九數也。百辟羣后千百數也。萬國萬民萬數也。所以操握宰制之者。一天子也。官聲極清。黃鍾實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性理會通本卷十 樂經原義

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爲民。事多於人。故徵爲事。物多於事。故羽爲物。皆原於黃鍾之生生不已也。以氣言之。其初至清至靜。清以生濁。靜以生動。動則萬物生矣。其至清至靜者。實爲之主也。以數言之。六初爲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皆一以始之也。官聲三十九絲。其聲清越微妙。爲君至聲微妙。而衆聲宗之。猶人君至德淵微。而天下應矣。故官爲聲氣之元。漢儒以黃鍾九寸。則黃鍾爲宮。極濁。聲極下。管極長。長則聲濁。因謂官聲亦極濁。夫官爲君。聲極清。

且上行至角羽之聲。乃下降重濁。而爲民物。古人比類取象。毫釐不爽。後世徒拘見聞。不以心悟。一人傳訛。遂以爲則。且不知聲氣所出之原。樂記曰。先生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黃鍾一差。則諸律之制俱差。而度數失矣。度數既失。則君臣民物皆不安其大。而相奪倫。則禮義廢矣。故知五音之上下。則知黃鍾之長短。知黃鍾之長短。則識君臣之次第。按漢儒只聞得黃鍾爲諸律之本。又聞得律長九寸。遂錯認以九寸爲黃鍾之長。唐宋以下。有志於樂者。遂以爲法。不敢變也。蓋不知九寸爲黃鍾之中數。乃黃鍾蓋性理會通本卷十 樂經原義

數之極。而爲蕤賓之管也。由是損之以漸。而短至應鍾。而極。皆原於黃鍾之損益也。三代以下。獨韋昭以九寸爲黃鍾之變。雖不明言黃鍾幾寸。亦庶乎有見矣。如黃鍾九寸爲宮。至應鍾四十六分。奇爲變宮。乃不及黃鍾半律。音節不屬。如無狀爲官。則黃鍾爲商。長四寸一分。音節亦不屬。故有用半律子聲之說者。是不得已而強遷就之也。造化果如是耶。

### 樂經未乂

聖王作樂之遺載。諸經史其後雖經秦火。而樂經固未盡亡也。以今考之作樂。始於黃帝。而劉恕通鑑外

紀載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倫之陰取竹於嶰谿之竹以生空窺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笛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以比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大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長孫燕忌隋志曰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呂氏春秋亦載三寸九分之數此黃帝制作之迹見於史傳者然也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柔性理會通入卷十 樂經原流

虞簡而燕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有虞制作之迹見於經者然也周禮典同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而金石華樂縣之制具載小胥及考工記此成周制作之迹見於經者然也至於樂章咸英雖不可見矣韶獲猶有存詩經一部乃周之全樂十五國風王侯卿大夫士庶者如豳良南風之歌詔之遺也商頌五篇漢之遺也通用之樂也小雅焚簫之樂也大雅會朝之樂也周魯二頌宗廟郊社之樂也以此觀之樂經何嘗盡亡

也哉惟因先儒未能深考禮經古史傳記而據傳聞之說及管子之言誤以九寸爲黃鐘之管又誤於隔八上尋損益又誤於禮運還相爲宮之言於是律法始亂而古樂不可復矣今

聖天子在上方興禮樂以回淳古雍熙太和之盛佐下風者誠能依古律數度齊量以制器則八音之器卽占之器而聲之出於器者卽古樂之聲矣又以人聲之出於喉舌齒唇者以定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則聲之出於人者亦與律協而古樂何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六經之道禮樂爲大六藝之教禮性理會通入卷十 樂經原流

爲先帝舜命夔以教胥子專主典樂然則樂豈細有志成於世道者尚毋以爲細故而忽之可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

懷慶何塘撰

樂律管見

予幼讀西山律呂新書初蓋茫然不知所  
之入始得其門戶而疑其有所未通後讀書翰林  
見宋陳氏樂書反復參玩乃若有得然後知西山  
之說有未至者顧時無同志無所切磋藏之中心  
蓋二十餘年矣近見士夫著述有論及樂律者惜  
其於古人作樂用律之意均未及發明乃錄出管  
見如右蓋將求正於四方之君子庶古樂可復見  
性理會通卷十一  
耳觀者幸恕其僭妄云

古樂之不傳也久矣然其始終本末則畧見於虞書  
之數言而律呂聲音則猶存於俗樂之制作顧觀者  
不加察耳變作典樂舜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  
本末畧見於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  
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俗樂之詞曲各  
陳其情乃其遺法也詩既成矣其吟咏之間必悠揚  
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今  
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

得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  
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樂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  
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至此則樂已小成矣若金奏衆  
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故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鍾  
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鍾爲節作太簇商調則衆  
音之聲皆用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  
亂是之謂律和聲俗樂以官尺上工合四爲板眼如  
作宮字則衆音皆以官爲節作尺字則衆音皆以尺  
爲節然後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至  
此則樂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則其用也夫作樂之法  
性理會通卷十一  
始於詩言志終於律和聲始乃其本而終則其末也  
古樂之全亦畧可見矣自蔡氏書傳誤以聲依咏之  
聲爲歌聲致先生作樂之妙晦而不明其可嘆多矣  
夫樂器之聲與歌聲相依乃事體文理之自然也若  
謂歌聲與歌相依則非惟事體不通且亦不成文理  
矣況歌聲隨口而出又安用以律而和之乎律之所  
和止於歌聲八音又何自而克諧乎蔡傳之誤也明  
矣西山律呂新書惟其不知此也故不可用今畧爲  
更訂如左以俟知音之君子正焉

右第一章論古樂

黃鍾長九寸空圓九分積七百二十九分西山謂積八百一十分蓋以十分爲寸乘之也夫律呂之數以九爲法故黃鍾九寸寸有九分分有九釐釐有九毫毫有九絲絲有九忽忽未嘗以十分爲寸也以十分爲寸則三分損益之法不可行矣西山之誤明甚以九分爲寸相乘則止當得七百二十九分也

右第二章論黃鍾

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

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

太簇長八寸三分損一下生

南呂長五寸三分三分益一上生

姑洗長七寸一分三分損一下生

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上生

蕤賓長六寸二分八釐下生

大呂長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生

夷則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下生

夾鍾長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上生

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下生

仲呂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

右十二律長短之實乃自然之數也西山乃謂大呂

夾鍾仲呂當用倍數故謂大呂長八寸奇夾鍾長七寸奇仲呂長六寸奇此蓋惑於十二月月氣之說以黃鍾九寸之後大呂不可輒短至四寸奇太簇八寸之後夾鍾不可輒短至三寸六分奇姑洗之後仲呂不可輒短至三寸奇故加倍其數耳殊不知十二律候氣之法相傳已誤況律呂本爲正五音而設候氣蓋其用之一端耳夫六律爲陽老陽之數九而陽始於子故黃鍾九寸以次而短至無射而極六呂爲陰老陰之數六而陰始於未故林鍾六寸以次而短至仲呂而極乃自然之數也故其播之五音無不順序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大呂夾鍾仲呂若用倍數既非三分損益之法至播之五音不免止用半律蓋仍去其倍數也制律則用倍數至於正音則仍去其倍數蓋若當時止用本律之數爲自然乎況律書謂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蓋謂其數之極短也若加倍數爲六寸有奇則猶長於南呂應鍾又安得爲十二律之窮乎至於六呂各居其辰之衝尤爲無謂蓋爲相生之次所悞耳不論可也

右第三章論十二律

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是謂黃鍾一句若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

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是謂太簇一勾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宮准此與西山大同但西山謂官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此則有礙耳蓋官商角徵羽以清濁爲序官最濁商次濁角在清濁之中徵次清羽最清律之長者其聲濁律之短者其聲清故以黃鍾爲官則以太簇以下四律爲商角徵羽蓋以太簇爲官則又以姑洗以下四律爲商角徵羽蓋以姑洗四律漸短於太簇故也十二律之爲五音亦不過以清濁之序定之耳其數蓋無常也西

雅理會通卷十一 樂律

五

山所謂官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云云者止可施於黃鍾一勾餘律則豈可行乎

### 右第四章論五音

古樂相傳有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用十六蓋以十二應十二律餘四應四清聲也其法本爲六律正五音而設蓋黃鍾爲官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以至蕤賓爲宮則夷則爲商無射爲角大呂爲徵夾鍾爲羽濁清順序正律自足若夷則爲宮則無射爲商黃鍾爲角黃鍾之長九寸其聲濁於夷則勢不可行故用仲呂上生之變黃鍾當之變黃

鍾止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此清聲之一也夾鍾爲徵仲呂爲羽仍用正律是謂夷則一勾無射爲宮則仍用變黃鍾爲商此清聲之二也太簇爲角而太簇長八寸其聲濁於無射勢不可行故用變林鍾上生之變太簇當之變太簇止長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忽八初此清聲之三也仲呂爲徵林鍾爲羽林鍾長六寸其聲濁於無射勢又不行故用變黃鍾下生之林鍾當之變林鍾止長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此清聲之四也是謂無射一勾至此則六律全矣此清聲所以正於四也宋陳氏樂書不察其性理會通卷十一 樂律

六

原疑四清無用輒欲去之過矣樂之律呂雖十有二至用以正五音則惟以六律爲主故古書類謂六律正五音至於六呂則不過助律備音而已西山惑於禮運旋宮之注疏乃謂六呂亦有五音共三十音合六律所正之五音爲六十調及故孔疏官徵相生之序清濁凌犯勢不可行則又爲變律變半律以曲通之其法至用二十八律若如其法則編鐘編磬皆當以二十八爲數蓋自來論樂者所未聞也其不可用蓋不待精於音律者而后知矣至於周禮大司樂圖鍾爲宮之說則或有別法今無所考闕疑可也



右第五章論四清

樂音官商角徵羽之外又有變官變徵二音其說謂  
宮與商商與角相去各止一律故相近而聲和角與  
徵羽與官相去各二律故相遠而聲不和變官變徵  
蓋為濟其相遠以和聲也予謂相去一律二律蓋以  
律之辰次為言耳至於聲之清濁次序則不以相去  
一律二律而有間也姑以黃鍾一句言之黃鍾為官  
九寸太簇為商八寸姑洗為角七寸一分清濁固為  
相近然林鍾為徵六寸去姑洗亦非相遠至於南呂  
則長五寸三分其去黃鍾始為相遠然此乃音之自  
性理會通不卷十一 樂律 七

右第六章論二變

樂雖備五音而起調畢曲則恒以一音為主如作宮  
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宮作商調則起調畢曲皆主  
於商角徵羽調皆然一音為主而衆從之如聽調然  
故謂之調如俗樂之端正好一闋則宮調也故其聲  
含洪而揚始終不失乎宮集賢賓一闋則商調也故  
其聲悠長而抑始終不失乎商猶古意也但古法先  
有詞然後審音以定調今法則先定調然後按腔而  
填詞此為少不同耳然雖不同至於調之為官為商  
則無以異也古法審音以定調如何曰調之詞句有  
短長則其音自有清濁高下之異審其音之宜官宜  
商一也句之韻脚字各不同審其音之為官為商一  
也然荆卿易水之歌初為商聲士為流涕則商調也  
繼為羽聲士皆裂眦則羽調也夫易水之歌詞一也  
其詞可以為商可以為羽古之樂調亦可以變通而  
用之矣或問西山所定六十調如何曰西山謂六律  
六呂皆有五音故謂樂有六十調子四清章內以辯  
其失矣至其論起調之法則又以一句變為五調如  
黃鍾一句在本句則為宮調在太簇句則為商調在  
姑洗句則為角調在林鍾句則為徵調在南呂句則  
為羽調蓋以黃鍾以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

南呂爲羽故也夫黃鍾之音極濁故止爲宮音不復爲商角徵羽音役於他律今以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爲宮調而以黃鍾爲商角徵羽調則清濁凌犯豈可行乎況同用一勾之律乃謂其爲宮爲商爲角爲徵羽安所別乎殊不知一勾之中各有五音每音各主一調餘音則不過從而應之耳如黃鍾勾中以太簇爲商若作黃鍾商調則其音乃太簇耳餘三調倣此西山蓋原不知樂其說之不可行無怪也惜予未精於音不能盡得其妙姑發其端以俟夫知樂之君子補其缺云

性理會通卷十一 樂律

九

右第七章論樂調

或問古有十二律管候氣之法其理如何曰此相傳之誤也候氣止用黃鍾之管候子月冬至之氣餘月則否何以知之蓋古法占候恒在歲始冬至蓋陽氣之始也氣在地中且無形可見故以黃鍾之管候之冬至之日氣至灰飛則氣節相應是謂和平若氣至灰飛在冬至之前或在其後則爲太過不及於是乎有占與冬至登臺望雲物以占吉凶蓋同一意也若謂餘月皆候則丑月陽氣未出地中候之猶可也寅月以後陽已出地上又何候乎況午月以後陽氣皆

自上降下又安有灰飛之理然則謂十二月皆以律管候氣者非也其爲相傳之誤無疑

右第八章論候氣

或問古樂俗樂不可並論尚矣今子論古樂動引俗樂爲證何也曰古之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之律今之度量權衡非古也然以量長短以較多寡以稱輕重與古之度量權衡無異蓋物有定形初不以度量權衡出於黃鍾與否而變也今之俗樂雖不出於黃鍾之律亦豈至大異於古哉蓋清濁高下樂有定音是固不可變也然則樂之本末始終斷可知矣論樂

性理會通卷十一 樂律

十

者不知樂之本末乃謂不得黃鍾則不可復古樂以成至治豈不悞哉漢志謂黃鍾之律九寸加一寸爲一尺夫度量權衡所以取法於黃鍾者蓋貴其與天地之氣相應也若加一寸以爲尺則又何取於黃鍾殊不知黃鍾之長固非人所能爲至於九其寸而爲律十其寸而爲尺則人之所爲也漢志不知出此乃欲加黃鍾一寸爲尺謬矣至於准黃鍾之律爲量爲權則不可徑致故必用容黍之法黃鍾容千二百黍亦當時偶然之數耳使止容千黍則即准千黍爲量爲權亦可也論樂者求黃鍾於度量權衡固已疎矣

論度量權衡者不求於黃鍾又反求於累黍豈不踈之甚哉

右第九章論度量權衡

虞書之後論樂者莫詳於禮經之樂記顧其詞時有過當而失實者讀者識其意而不泥其詞則可矣官亂則荒其若驕商亂則岐其臣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微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若此者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官商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官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爲樂猶君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爲國其道相似故以爲比非謂君臣民事性理會通不卷十一 樂律

右第十章論禮記

讀律呂元聲

律呂元聲前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謂黃鍾律三寸九分最短蕤賓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清羽音最

濁與古法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夫律之短長音之清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鍾爲長爲短宮音爲清爲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無准倫類不通知之耳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蓋以天地之陽氣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黃鍾九寸之律于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爲驗若黃鍾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埋於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當一時飛灰又何以別於黃鍾此其法象無准一也性理會通不卷十一 樂律

宮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  
 宮音五十最少謂數少音清可也商音次清數乃八  
 十羽音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  
 乎此倫類不通二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水音  
 故數六十則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  
 反九十乎土濁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  
 音濁何居此其倫類不通三也夫既以宮爲清而羽  
 爲濁矣及論樂調則又謂蕤賓爲宮則夾鍾爲羽又  
 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四也此六者  
 皆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則其法之非也明  
 性理會通卷十一 樂律 十三

讀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江西周德清氏所著也其法謂平分二義  
 入派三聲平分二義則以平聲之字音有抑揚分爲  
 陰陽如荒黃青晴之類是也詞曲之間當用陽字者  
 不可用陰字當用陰字者不可用陽字若失其法則  
 歌喉有礙然此亦近世之論耳古法不然也古人歌  
 詩有叶音之法蓋借他字之音而歌之也則於字相  
 近而音有抑揚者固可以相借而用之矣況周法謂  
 入派三聲則入聲之字當歌之時亦借爲平上去聲

而歌之矣拘於平聲而不拘於入聲抑豈得爲通列  
 乎然則周氏蓋亦知音而未達者也獨其所述十二  
 曲調猶可考見古樂之彷彿觀者亦不可盡廢之耳  
 嗚呼禮失而求之野此豈得已也哉予既著管見后  
 得見神樂觀所具中和樂譜乃知合四一尺上工卽  
 五音之別名但四清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而無林  
 鍾與管見不合然四清全無用疑傳久有悞蓋與五  
 音相生之法不合也姑記於此備參考云

性理會通卷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十一 樂律

十四

性理會通卷十二

西蜀李資乾著

太和元音

六律

或問伏羲氏作荒樂歌扶揀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

愚按伏羲感河圖之瑞畫八卦造書契因作荒樂荒者草木芒昧之所伏羲去洪荒未遠故名荒樂或曰上古未有音樂而一旦作之即後人破天荒之說諺云開荒破草是也上古無文字安得有聲性理會通卷十二太和元音

音無聲音安得有歌詠伏羲造書契而後有聲故記曰歌詠其聲有聲而後有言故書曰歌永言長揀者扶桑蓬萊也伏羲之時天象尚未顯日月尚未明獨扶桑蓬萊爲日出之所微有光芒使人望光芒而歌故曰歌扶揀網罟者密網罟獲也伏羲之前茹毛飲血至是始作網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者麗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民用瞻矣故民樂之詠網罟以紀其事鎮者重也譬如五嶽爲五鎮之意蓋上古之君無制作不足以鎮撫天下伏羲仰觀天俯察地中觀萬

物于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造書契通神明類萬物重人倫設官職分理宇內政化大行庶足以鎮天下之人矣故曰立基立基者猶言固國脉定國本諺云立根基也夫子繫易首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意蓋如此伏羲之歌詠皆太古音語即今方俚鄉談之類已無其傳後世補增扶揀歌網罟詠是猶韓退之代文王作居幽操夫何足憑而盡信之乎

斷桐爲琴繩系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通神明之眈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性理會通卷十二太和元音

桐梧桐也桐木可以造琴故斷桐爲琴斷者斫削也系蠶所吐蠶桑所飼古有野蠶繭系在樹後世緣此遂成蠶繅而幣帛繩絃之利興織之爲幣帛絃之爲繩絃幣帛爲衣裳繩絃爲琴瑟故曰繩系爲絃又曰絙桑爲瑟桑者柔桑系之總名非桑木也陽數用九故琴絃三九二十七以從陽陰數用六故瑟絃六六三十六以從陰離爲中陰象曰爲陽宗陰不離陽也故曰離微即上文離麗之意微者微也一則微渺之微一則微妙之微一則聲音

之細微一則義理之精微其實一也琴曰通神明之貺合天人之和瑟曰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豈瑟不可以通神明合天人琴不可以修身性反天真乎蓋琴屬陽故用之於天神以陽助陰也瑟屬陰故用之於身性以陰從陽也琴瑟起于伏羲絃數多音古雅虞舜造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則五絃非伏羲之制乃世本謂伏羲五絃以象五行禪通紀謂朱襄氏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稍與正史不相合獨按氣數開闢之次第入聲所出之先後理有可通者足以傳信于將來如天三生木而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三

桐桑出糸出于桑皆木也伏羲以木德王則木之氣運當興而木旺于春爲四序之首草穿于屯爲六十二卦之首故木系之聲先出女媧嗣位亦用木德故匏竹之聲繼起且琴瑟笙簧音律蒼古足知爲義皇之制也若拘正史而不紀女媧則笙簧何人所作耶地四生金而金聲出故黃帝鑄鐘而金之聲又作天五生土而土聲出故少昊建鼓立磬而土石革之聲又作八聲始備則氣數之次第一推衍而可知矣

女媧氏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篴以

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于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

凡物數多則聲平而氣和但悲類和而傷和故五十絃爲極悲似不可用乃更爲五五二十五絃蓋祖河圖天數二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用于圜丘以祭天用于方澤以祭地正與行鬼神相合然瑟屬陰而絃用五五之陽以郊天侑神宜宗陽數又與伏羲通神明和天人相合考之女媧治天下正史不載獨見于附傳一十五氏之首禪通紀又見于一十五氏之後有巢氏已見于燧人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四

氏之前至此又見于吳英氏之後渾沌氏即渾敦也盤古已見之因提紀又見之至此又見之諸說紛紛傳訛之誤良足怪也方崑山謂義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堯舜去義農之時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丁南湖亦深然之則十紀之說誠不足信獨笙簧良篴起于女媧與木德氣數相合今姑存之

黃帝命伶倫造律呂命榮援鑄十二鍾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伶倫樂官之名後世緣此遂呼樂官曰伶人榮援

大容皆人名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竽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共十二律爲六律六呂孟子單言六律者律爲陽呂爲陰書陽不書陰也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律之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呂之陰十二律皆生于黃鍾故以黃鍾爲首榮援鑄十二鍾非鐘鼓之鍾乃黃鍾之鍾前伶倫造律呂以竹爲之此榮援鑄鍾又以金爲之者蓋竹管所以吹噓而調聲金鍾所以盛灰而應氣聲氣一理也吹灰一機也十二鍾依十二律隨十二辰方位置於地中實以葭草之灰每月氣至灰從管出氣應有蚤晚政治有寬猛飛灰有多少卽其忒也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伏羲雖作樂五音尚未和黃帝協月竽動與氣通五音和矣天時者黃鍾建子一陽初生天之始也協月竽動與天通天時立矣人位者黃鍾爲宮至尊無偶君之象也協月竽動與君通人位正矣此特以黃鍾律呂言也至大容作咸池之樂而後衆樂咸備故曰咸池咸者兼也池者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大天

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或曰黃帝德象池水周徧廣廓故名咸池周人夏至舞以祭地祇卽此意也或曰咸池者日出之所日出于卯故仲春卯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因名咸池諸說不過論樂之名耳而樂之精微與黃帝之至樂豈在是哉咸池旣爲黃帝之樂堯亦名之者黃帝創作堯修而用之初黃帝樂名承雲又名雲門承雲雲門者帝受命有雲氣以雲紀事以雲紀官因以雲紀樂上承雲氣爲雲所出之門也其實承雲雲門咸池一樂而異名叙六代之樂者嫌于名之同故以雲門名黃帝以咸池名堯爾少昊之御世也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鼓成于華磬出于石前此未之作也作之自少昊始故曰立曰制山澤通氣周旋爲風風有八有三八風者東北方爲條風條者天也萬物始生而天條也東方爲明庶風明者黎庶者衆也萬物當黎明爲春生之漸勃勃然衆多也東南方爲清明風清者虛明者離也萬物生于春之寅卯天道尙昧晦春盡夏初陽氣上升文明瑩徹而清明也南方

爲景風景者大也景字上從日下從京京者衆大之稱日至夏而始大陽氣長養也西南方爲涼風涼者寒之始涼風見未申之月金畏火必伏其時爲極熱而曰涼風以一陰已生陽氣退聽爲涼之本也西方爲閭闔風閭者昌闔者閉也閭而又闔以萬物成實爲極昌萬物收藏爲極閉也西北方爲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九月剝十月坤剝爲陽之盡坤爲陰之凝陰陽不交也北方爲廣莫風廣者大莫者漠也沙漠之風其氣凜冽北方以之故曰廣莫三風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殉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三風爲山川之變風八風爲

山川之正風樂作而太和洋溢風氣醇厚無邪僻

之患故曰通山川之風淵者深也大淵之樂至德

淵深以諧人神和上下伏羲作樂先神後人少昊

作樂先人後神者伏羲醇龐之氣未散其人多愚

少昊文明之氣漸開其人多知多愚則人人一心

不期和而自和多知則人各一心必有當和而不

和者矣此五帝作樂之始亦世道升降之始也少

昊氏衰有九黎之亂有神怪之惑有巫史之妖有

災禍之至不特去義農日遠其去黃帝亦遠矣

顓頊之世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命飛龍氏鑄鐘作五

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雲

鐘洪鐘也初黃帝鑄黃鐘至是顓頊鑄洪鐘其聲

轟而震大而遠考之伏羲作樂曰修身理性未嘗

用之于祀也女媧作樂曰郊天佑神未嘗用之于

朝也顓頊卽位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

乃鑄鍾作樂以調陰陽享上帝而朝群侯禮度森

嚴朝儀整肅天子尊貴臣下無敢亂固自顓頊高

陽氏始也因名之曰承雲之樂承雲者黃帝樂也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音

顓頊修而成之亦名承雲

帝嘗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之樂

上古樂譜有盡無文有聲無字自伏羲相傳至帝

嚳之世衆樂備矣八音全矣于是命咸黑典樂爲

聲歌典者實也曰典則有其文歌者詠也曰歌則

有其字九招之樂舜樂之名帝嚳名九招者帝嚳

作于前舜命夔修于後以紹明帝嚳之德非止紹

堯而已也故亦曰招舜作南薰之歌亦帝嚳聲歌

之遺意可見招樂起自嚳聲歌亦起自嚳也

是樂音始于伏羲繼于女媧成于黃帝而相傳于少



吳頤頊高辛乃叙六代之樂者始于黃帝而不及伏羲女媧繼于堯舜禹湯武而不及少昊頤頊高辛何也

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曰承雲又曰咸池帝堯曰咸池曰大咸又曰大章帝舜曰九招又曰大磬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中間如葛天氏之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理有未信其畧之也固宜但伏羲女媧在黃帝之前伏羲立基維微之作爲木聲系聲之始女媧笙簧簫管之作爲匏聲竹聲之始少昊頤頊高辛在堯舜禹湯武之性理會通卷十二太和元音九

曰樂有五音

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此以象言也宮爲土商爲金角爲木徵爲火羽爲水此以屬言也

有六律

六律箴竹爲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卽黃

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有八聲

八聲金石系竹匏土革木金鍾磬之屬石磬屬系琴瑟之屬竹簫管之屬匏笙屬土塤屬革鼓鼗之屬木祝敔之屬衆聲並作然後爲音衆音和諧然後爲樂此曰八聲原其所自始也

統于五音實妙于五音節于六律實神于六律具于八聲實超于八聲

樂必資五音六律八聲而後成此曰妙于五音神性理會通卷十二太和元音十

于六律超于八聲者蓋聲音節奏清濁高下一樂工能之何取乎聖人聖人慎其所以感之者而曰知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者天地之和也聖能作和同天而後爲神妙之至而後爲超脫之理

通氣山澤

問山之氣何以通于澤澤之氣何以通于山聲音之氣何以通于山澤也曰氣有吹噓之氣有太和之氣吹噓之氣感于有聲太和之氣妙于無聲而通之者山澤也易曰艮爲山兌爲澤山岳至高川

澤至下一高一下而氣凝焉一屈一伸而氣出焉  
一動一靜而氣行焉以神通也艮爲少男少男爲  
陽兌爲少女少女爲陰一陰一陽以道通也艮在  
西北西北多山兌在東南東南多澤一受一施兩  
相對待以位通也澤在上山在下爲咸山在上澤  
在下爲損一損一咸以數通也由是觀之澤通山  
無聲之氣也聲音通山澤有聲之氣也雷風水火  
山澤爲之附麗相薄相逮山澤爲之通氣氣亦微  
矣哉

充塞天地

性理會通不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十一

問天地以理爲主氣次之象數次之子思子曰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理論也乃舍理而取精于  
數何哉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  
爲陽陽終於九也二四六八十爲陰陰終於十也  
乃黃鍾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  
又以九爲法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以九爲法  
者天地之生數全數即十而取九生數去十而用  
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去十而用九者用  
之所以行體立所以定黃鍾用行所以生十一律  
也數備而象亦備象數隨理以轉圜而乘氣以運

之也故孟子曰氣體之充又曰是氣也則塞乎天  
地之間

配合陰陽

陰陽者天地消息之理而律呂配合之黃鍾太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者陽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  
南呂應鍾者陰也黃鍾屬宮應一陽初生之月天  
之始也林鍾屬徵應一陰初生之月地之始也大  
簇屬商應人生于寅之月人之始也姑洗屬角春  
也蕤賓屬徵夏之變也南呂屬羽秋也應鍾屬宮  
冬之變也四時之節惟夏冬變者以夏至一陰生

性理會通不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十二

則陽變陰冬至一陽生則陰變陽宮聲爲天之始  
而又冬變以冬至一陽生正天之始而變陽也徵  
聲爲地之始而又夏變以夏至一陰生正地之始  
而變陰也此五音六律按四時而轉九根陰陽而  
迭變也然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  
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  
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  
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  
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嘗下生而有餘陰嘗上生  
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陽之陰也大呂至仲呂陰之

陽也陽之陰陰之陽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嘗上生而不足陰嘗下生而有餘黃鍾所生十一律配子寅辰午申戌六支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支陰辰皆上生此黃鍾配合陰陽之全數也

流行氣候

氣者二十四氣候者七十二候以俟氣氣以通節名號不同其義一也故太簇者正月之律陽也而立春之節雨水之氣與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水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之候是為指寅之辰夾鍾者二月之呂陰也而驚蟄之節春分之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氣 十三

氣與桃始華倉庚鳴鴈化為鳩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之候是為指卯之辰姑洗者三月之律陽也而清明之節穀雨之氣與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候是為指辰之辰仲呂者四月之呂陰也而立夏之節小滿之氣與螳螂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之候是為指巳之辰蕤賓者五月之律陽也而芒種之節夏至之氣與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之候是為指午之辰林鍾者六月之呂陰也而小暑之節大暑之氣與

溫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之候是為指未之辰夷則者七月之律陽也而立秋之節處暑之氣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之候是為指申之辰南呂者八月之呂陰也而白露之節秋分之氣與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雷乃收聲蟄蟲壞戶水始涸之候是為指酉之辰無射者九月之律陽也而寒露之節霜降之氣與鴻鴈來賓雀入水為雉菊有黃華豺祭獸草木黃落蟄蟲咸俯之候是為指戌之辰應鍾者十月之呂陰也而立冬之節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氣 十四

小雪之節與水始冰地始凍雉入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之候是為指亥之辰黃鍾者十一月之律陽也而大雪之節冬至之氣與鶡鴒鳴不鳴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之候是為指子之辰大呂者十二月之呂陰也而小寒之節大寒之氣與鴈北鄉鵲始巢雉始雊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之候是為指丑之辰十二辰定四時之方位斗杓隨時以指之七政之樞機運乎天中以制四方建四時而均五行也斗柄之運動非氣候之運動而誰為故曰流行氣候

卦以之定

按六十四卦之理十一月而子復也十二月而丑臨也正月而寅泰也二月而卯大壯也三月而辰夬也四月而巳乾也五月而午姤也六月而未遯也七月而申否也八月而酉觀也九月而戌剝也十月而亥坤也十一月一陽初復至四月而陽極陽極則亢龍有悔故六陽卦以乾終之五月一陰初生至十月而陰極陰極則龍戰于野故六陰卦以坤終之一陽初復而曰天地之心在內也一陰初姤而曰天地相遇遇在外也復在內則曰復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十五

不省方不省者安靜以養陽也姤在外則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施命者發散以消陰也陰消陽長始于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入道消由于陰消陽長陽之升始于子極于午午雖陽極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極于子子雖陰極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至巳而後窮上反下陰陽運動循環無端終而復始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尤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差弱在呂爲差強陰數三分本律而損其一陽數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以陽可增而陰不可增

陰可損而陽不可損也度數多寡雖若不齊分釐毫絲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聚灰聲之所以中律律之所以書陽不書陰而卦以之定也卦者隨時變易之理不膠于一定定者一定不移之方在止于至善蓋易盡天地之變吉凶悔吝兼之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致中和之用有善而無惡有吉而無凶悔吝所謂至善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爲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皆中節止至善定靜安之學孰有加于此乎

疇以之明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十六

按洛書戴九履一一其體九其用九九分爲八十一黃鍾筒管長九寸亦九九分爲八十一黃鍾之宮爲君爲土天五生土而居中故疇之五曰建用皇極商爲臣爲金而居右故次七日明用稽疑角爲民爲木而居左故次三日農用八政徵爲事爲火而居上故次九日嚮用五福次二曰敬用五事次四曰協用五紀羽爲物爲水而居下故初一日五行次六曰乂用三德次八曰念用庶徵考洛書出于夏禹之世周武王訪于箕子而作洪範黃帝律呂之作去九疇千有餘歲一吹管一飛灰先得

洛書之同然是九疇以黃鍾而明非黃鍾以九疇而明也故曰疇以之明

象以之形數以之陳

象卽卦數卽疇也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愚試度之萬物肖象備數象數物各付物何分于後先體天地之數者易之象紀天地之象者範之數何分于彼此象始于一而成于二三四而八八八而六十四卦每一卦又變而爲六十四卦共合四千九十六卦而象備矣數始于一而成于三三三而九九九而八十一數每一數又變而爲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十七

八十一數共合六千五百六十一數而數周矣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象非偶不立對待者不能孤有應則吉疇者五行之數數非奇不行迭運者不能窮有對則凶此象數奇偶之分也伏羲畫卦在黃鍾之前大禹叙疇在黃鍾之後各行其道也而自然之象數一吹灰而毫髮無差故曰象以之形數以之陳

聲以之生

聲者五聲單出爲聲雜出爲音也五聲之本生于

黃鍾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三九二十七獨存六九五十四是三分而去一分也徵自五十四起數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三六一十八于五十四之內而得九八七十二數是三分而益一分也商自七十二起數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三八二十四獨存六八四十八是三分而去一分也羽自四十八起數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二八一十六于六八四十八之內而得八八六十四是三分而益一也角自六十四起數若三分損一以下生宮則六十四數之中去三六一十八四數未除也若去二十一一數未除也故不可去而猶用六十四數一損一益上生下生皆黃鍾之甬管爲主五聲單出而後八音錯陳以和之者也故曰聲以之生

律以之審

黃鍾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見及斷竹爲筒吹之而聲和列之而氣應而後數始行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不曰八十一分而曰八百一十分者蓋以九數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十八

論則爲八十一分以九積十則爲八百一十分此  
天地之全數也黃鍾爲本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  
戌六支陽辰皆下生子爲黃鍾之律寅爲九寸辰  
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  
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糸寸分釐毫糸  
之數依三分本律而增其一者陽數也丑卯巳未  
酉亥六支陰辰皆上生亥爲黃鍾之實酉之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  
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  
三爲糸寸分釐毫糸之法依三分本律而損其一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太和元音 十九

者陰數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得八萬八千五  
百七十二數共合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四此  
黃鍾之全數也天地之全數兼陰陽黃鍾之全數  
損陰益陽益陰盛陽微乾坤或幾乎息矣黃鍾之  
損陰益陽裁成參贊正助天地之所不及故曰律  
以之審審者詳審精密之辭也

曆以之準閏以之分

曆日之法八刻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五日爲一  
候十五日爲一氣二氣六候三十日爲一月二十  
四氣七十二候一十二月爲一歲計日三百六十

者一歲之常數也然月有大小小月屬陰大月屬  
陽陽月三十日陰月二十九日陰陽各半每歲十  
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三歲一閏五歲二閏置閏  
之年十三月不置閏之年十二月天地自然之常  
數非有所強也古之論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  
宣夜三曰渾天有爲天體至圓週圓三百六十五  
度之說及考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又考天皇氏始定歲之所在地皇氏  
以三十日爲一月有熊氏初作調歷歲紀甲寅日  
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太和元音 二十

策造十六神歷積邪分以置閏高陽氏作曆以孟  
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  
營室故顓頊爲歷宗也此四聖者未聞云天體三  
百六十五度帝堯氏有草生庭十五以前日生一  
葉十五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  
名曰蕤賓觀之以知旬朔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舜氏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夫曰欽曰象曰敬曰璣曰衡曰齊不過觀天  
之氣以定節象天之時以定歲窺時氣之餘以定  
閏又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

不過就日夜之修短以定時曰鳥獸孳尾鳥獸希  
章鳥獸毛毳鳥獸毳毛不過就鳥獸之生息以定  
氣未聞云天體三百六十五度東周秦丞相呂不  
韋作月令曰東風解凍魚陟負水草木萌動雷乃  
發聲蟄蟲始振大雨時行天地始肅鴻鴈來賓虹  
始見虎始交之類不過就天地草木風雨雷虹鳥  
獸蟲魚分七十二候以證節氣驗歲時亦未聞云  
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唯黃鍾一吹而氣自明不吹  
而灰亦應歲時節候毫髮無爽精于律呂即精于  
曆數造曆者不必求上古曆元亦不必求堯時曆  
元能如曹叅軍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  
卽指天曰孟春之候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  
每月所候言皆無爽以此推曆數夫亦何疑後高  
祖遣毛萸等候節氣依古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  
置于地中實以葭莖之灰每月氣至與律冥符而  
氣應有蚤晚飛灰有多寡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  
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飛全出爲猛氣灰不能  
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  
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  
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于歲之內應用不同

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且速也弘不能割資乾  
今代對曰天子天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宗子  
家相與天爲體何甚近也天子則曰爾綸天地以  
天地爲氣之主宰相則曰燮理陰陽以陰陽爲氣  
之分天地陰陽相爲一氣何甚切也且晝特沒夜  
氣猶清君人善言榮感退舍君臣心正天地之心  
亦正君臣氣順天地之氣亦順何甚速也政平縱  
暴介在呼吸氣和衰猛捷于影響日別月異又豈  
足以盡之乎卽此而論則黃鍾之氣應卽曆數之  
推遷人君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卽天也曆數在躬  
而允執其中也故曰曆以之準閏以之分  
度以之均量以之平權以之衡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  
王朴謂一黍之廣爲分寸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  
爲丈十丈爲引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寡也  
生于黃鍾之容王朴謂一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者銖兩斤鈞  
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王朴謂百黍爲  
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  
鈞四鈞爲一石但論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

種有大小長短圓尖之不同若專取秬黍之中者實其倫果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乎抑先積黍而後鑄黃鍾乎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政不足必易之以大有餘必易之以小期于湊合豈定法乎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隋梁以來又參之秬黍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不復考其實秬黍金石皆非也秬黍之說不過較其大數若此比其規模亦若此乃黃鍾之妙理在無聲無臭之先默與氣數相合故吹以考聲列以候氣按以司曆紀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二十五

其筭數由一而三三而九九九而八十一推衍愈多而愈無窮以成天下之疊疊有大九之數有小九之數而圭法團法皆從此出分天爲九野分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任官爲九品井田爲九區九章九族九變九筮九職九賦九府九服九命九儀九法九貢九伐九式九刑九階九經九緯皆筭法之九九爲之蓋惟九可積而爲十十則數之終不能積矣皆黃鍾之律爲主故黃帝命鬼臾區造曆閏隸自作筭數伶倫造律呂以曆也數也律也皆一也六術之中律曆爲要曆以斗柄建寅孟春

正月爲十二月之歲首律以五行屬土黃鍾之宮爲十一律之本源度量權衡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爲可求之理爲萬事之根

論律者多于聲音度数求之而不知有理存焉理非天地陰陽氣候卦疇之類蓋人固人也人之德性淳厚者必能知律呂則可求者先求諸德性而律呂之精自以和兆和而理在其中矣此張子之言真知至理者也萬事萬物莫不有理亦莫不有理根而獨歸之律呂者蓋凡事物容或有過不及獨律呂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若過不及則聲不成聲故變宮不成宮變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調也知變聲非正而不調則審聲者必求之大中至正之矩而勿爲太過不及之差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萬事萬物皆求之大中至正而不使有偏倚之私庸非根本乎故曰黃鍾萬事根本非黃鍾之能根本萬事以事事如黃鍾一律而天下大本于焉在矣



國朝令典名曰大明律律者不差忒之謂也如是可以爲樂乎

上文自充滿天地以至萬事之根歷言律呂至矣盡矣若可以爲樂矣而非樂之實也

聲音節奏樂之文具也

聲音者五音八聲之屬單出爲聲雜出成音也節奏者按節而奏音響自出也然不過樂之文具爾樂工伶人童而習長而熟老而精其于至樂之實何居

清濁高下樂之度數也

性理會通入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二十五

清濁者官屬土絃用八十一系爲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系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系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系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系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清濁大小之次第也高下者官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羽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

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非正也非正故不調也此高下之次第也夫五聲固本于黃鍾爲宮然循環交替迭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推而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倫奪亦清濁高下之所以互相爲用而輪轉不窮也斯樂之度數也

樂之實果在是哉

性理會通入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三十六

文具度數不可以云樂則樂必有實矣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二者何孝弟是也孝弟者何仁義是也記曰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者仁也秋歛冬藏者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禮樂備明天地官矣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樂何此可以觀樂之實矣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聞樂以知德

聲者金石絲竹之類音者官商角徵羽也樂者金聲玉振音律諧和也政者禮樂政刑世道民情也

德者喜怒哀樂致中致和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則聲貴審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則音貴審矣惟君子爲能知樂又能審樂以知政以聲音之道與政通如吳季札審六代之樂而知政之寬猛金知國運之汙隆晉師曠審楚國之樂而知南風之不兢此可以云知樂矣然知樂之流未知樂之源源者作樂之人也知人之德而樂之理始大備故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此又就人主之精神心術而直探其源非知政之粗迹云爾矣

性理會通入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二十七

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

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天地之和者陽之動而生物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若乾之上九陽亢太過爲災坤之上六陰疑于陽必戰則物之生者反受傷矣此又就聖人之興禮樂以贊化育者言之

而君實主之

天者百物之主君贊化育而後天地和則天子又天地之主也天地未闢賴君以開泰天地既闢賴君以保泰天地未覆賴君以休否天地將覆賴君

以傾否君之所主者大矣夫以君而主臣民事物以宮而主商角徵羽以土而主金木水火以黃鍾而主十一律猶未盡君爲主之實至于君主天地之和而聲氣之元君操其柄天地隨其幹旋陰陽隨其調劑百物隨其化育大哉君乎人主和德于上清寧安阜天地民物之和應之益以見黃鍾至尊無偶矣

君克艱厥君人主和德于上矣

此段專以宮立論君克艱猶言爲君難艱難者憂勤惕厲之貌夫樂主和樂人君以憂勤惕厲得之

性理會通入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二十八

蓋以堯舜能爲君亦惟堯舜其猶病猶病之心卽艱難之心若悅懌懌懌勢必恣睢縱肆罔知曆數爾躬罔知四海困窮皆由不克艱之過後世樂章亦用爲君難爲臣不易難之句故曰君克艱厥君人主和德于上矣

君與臣交則爲明良喜起之和

此段以宮與商立論宮爲君象至尊無偶矣豈曰君自君臣自臣而不相交乎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又曰雲從龍風從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君與臣交可知惟堯舜能克艱厥君亦惟堯舜能

和德于上惟堯舜能與臣交亦惟堯舜之臣和合于朝所以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皐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所謂明良喜起之和君與民交則爲康衢百工之和

此段以宮與角立論孟子曰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樂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是君民本一體君當與民交惟堯舜能協和萬邦四門穆穆所以康衢之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誠不知順帝之則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二十一

我哉百工相和而歌景星卿雲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漫漫今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曰月光華弘于一人帝又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于子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成聽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所謂康衢百工之和

立政立事則爲功叙幾康之和

此段以宮與徵立論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人君所以爲事也大禹謨曰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皐陶謨曰九德咸事一日二日萬幾益稷謨曰惟幾惟康念哉率作興事則君無一事之不治事無一系之不理清和洋溢于紀綱法度太和流衍于禮樂文章所謂功叙幾康之和

覆物載物則爲鳳儀獸舞之和

此段以宮與羽立論季札之稱舜曰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則人君當發育萬物參贊化育可知書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詵詵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無一物之不覆載亦無一物之不協和斷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二十二

修蛇于洞庭鵠又逃于絕域麒麟遊于藪澤騶虞貢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至哉堯舜之世乎萬物金育而不相害於后夔之和樂見之所謂鳳儀獸舞之和也

伏羲創作而未備女媧繼起而未詳三君僅可以持世

按伏羲始制系木止有琴瑟故曰未備女媧始制匏竹止有笙簧故曰未詳少昊顓頊高辛繼三皇之統保有成命於不墜耳未有制作以垂世故曰僅可以持世

何有于制度儀章

伏羲雖養六畜以充庖厨結網罟以漁以佃作書契以代結繩通媒妁以制嫁娶作荒樂以歌扶掖乃開闢之一事爾降自少昊諸君又莫能及獨黃帝之世作蓋天以象天畫井田以均地綜六術以定氣數周紀以調曆冕旒衣裳之制官室舟車之利金幣器用之法醫藥卜筮之方分然有條井然有理始爲制度儀章

何有于地平天成

伏羲雖仰觀象于天而天猶未成俯觀法于地而

惟理會通入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三

地猶未平降自少昊諸君又莫能及獨堯舜之世欽若昊天九州分野景星出卿雲生萬國寧四海清始爲地平天成

而象功昭德

功施于民德備于已惟有德有功之主樂作而一象一昭無背戾也禮曰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滯佚作亂之事而德非其德矣又曰怨以怒其政乖哀以思其民困伏羲少昊諸君之世雖無悖逆滯佚怨怒哀思然功未及于民德未昭于天下又不若六代之主有功可紀堪爲民表故禮曰王者功成

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也

平情導和

情者性之本體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和者情之暢發故子思子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惟禧性怡情之主自平其情而因以平天下之情致中致和之主自導其和而因以導天下之和一平一導無壅闕也伏羲少昊諸君雖能平情導和未能平天下之情導天下之和又不若六代之主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移風易俗

惟理會通入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三

風者天地之氣運俗者民物之習染維風勵俗之主能轉移氣運調燮鴻鈞使風會自塞而之開交泰而傾否又能道德齊禮過化存神使積習自鄙陋而之文明挽文勝而歸醇朴一移一易無違忒也故禮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伏羲少昊諸君雖能主張世道默化風俗而轉移政易之機猶未若六代之主章章可考故禮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然則叙六代之樂始于黃帝而不及伏羲女媧繼于堯

舜禹湯武而不及少昊顓頊高辛蓋得于禮經而非儒者附會之說已

故自黃帝堯舜始也

歷代作樂之君以六代之主爲首稱而六代之主又以黃帝堯舜爲宗祖蓋差等百王而求盡美盡善者

易曰黃帝堯舜氏作

易繫辭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易所稱庖犧神農者不過曰佃漁耜耒交

易之類皆無關于禮樂之大黃帝堯舜氏作則窮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主事

變通又神化天祐垂衣裳而天下治卽禮云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然則叙六代之樂者始

于黃帝而不及伏羲女媧繼于堯舜禹湯武而不

及少昊顓頊高辛其義已見于周易不特禮經爲

然矣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伏羲之時僅守其常未盡其變黃帝堯舜出文明

漸開氣機屢變通其變而途轍順矣民且遵道遵

路一人作之天下之人率而由之一世立之千萬

世之人習而安之其何倦之有倦生于制作之未

周象數之未備三聖人者既通其變又神其化以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示天下古今以共由之路

而民有不宜者乎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所宜者

義也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

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偉哉

黃虞之治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易之理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窮者極也變通

者生生也久者迭極迭生悠久不已循環無窮也

無窮則窮而變矣在乾之上九曰窮之災也坤之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主事

上六曰其道窮也乾坤兩卦純陽純陰非陰陽之

極乎上九上六其數已盡非陰陽之窮乎上九之

與時偕極上六之陰疑于陽非窮之變乎一卦可

變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而爲四千九十

六卦參伍錯綜方圓經緯皆卦之變而通通而久

也易又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則四時變化而後能

久成黃帝堯舜必如四時之錯行而後爲變則通

通則久矣要之久中卽有窮窮中卽有變變中卽

有通通中卽有久本一氣流行而於稊不已非真

有此數數也三聖人合窮變通久之理正合易之

理合易之理正合天之理故下文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上下五陽剛獨九五之陰柔居尊位而上九又以陽剛居文明之上所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夫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蓋謂變化者天之道能觀其變則合天即爲天祐而吉無不利矣子曰祐者助也天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主事

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蓋又謂順信者天之道能履信思順則以體天爲天祐而吉無不利矣要之天有自然之變化而窮變通久各循其序而不亂即所謂順也天有一定之剛柔而窮變通久各因其時而不爽即所謂信也惟德動天惟天眷德即所謂尚賢也此黃帝堯舜有贊天位天之德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若黃帝不順天之紀帝堯無如天之仁帝舜匪如天之無不覆也而妄希天之祐也不亦誣乎此可以識聖人繫易而獨舉三聖意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黃帝之世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堯舜之世洪水爲災憂勤惕厲千古道統始于此千古治統始于此千古制作亦始于此乃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何也蓋垂衣裳非修服飾以滋逸豫也孟子曰君子之于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夫曰恭已曰不下帶曰修身即垂衣裳之謂也曰正南面曰道存曰天下平即天下治之謂也垂衣裳而天下治惟黃帝堯舜足以當之故曰

性理會通

卷十二

太和元音

主事

蓋取諸乾坤朱子嘗曰乾坤變化而無爲者窮則變也化者變則通且久也無爲者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夫乾坤信能變化矣變化何以獨歸乾坤也六十四卦之中惟乾爲純陽坤爲純陰純則極極則變也乾爲老陽坤爲老陰老則變少則不變也故乾則曰乾道變化坤則曰天地變化也愚意聖人取乾坤雖曰能變化然有天地定位而後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因之有乾坤首易而後屯蒙需訟師六十二卦因之有黃帝堯舜創作于前而後民不倦使民宜群聖人之相繼手後

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後保合太和也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而後含弘光大也故下文即繼之  
禮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

以樂著大始禮居成物也

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禮曰樂由天作禮以地

制夫曰大始曰天作此樂著大始之謂也曰成物

曰地制此禮居成物之謂也劉氏謂正月泰二月

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遯爲乾主春夏春

夏者大始也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坤子曰

復丑曰臨爲坤主秋冬秋冬者成物也然乾主春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太和元音

夏爲陽而一陽反生于冬一陰又生于夏坤主秋

冬爲陰而一陰反生于夏一陽又生于冬大始成

物非交相爲用乎由是觀之大始者大生物之始

成物者成大始之物樂著者著禮居之樂禮居者

居樂者之禮本一以貫之寧有二乎哉黃帝堯舜

爲禮樂之宗實爲乾坤之主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風水之渙曰利涉大川蓋水上有風風行水上吹

噓動盪利涉大川之時也而利涉大川者無如舟

楫黃帝之時道路不通乃披山通道命共鼓化狐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堯舜之世洪水橫

流汎濫于天下堯舉舜敷治使益掌火鯀山澤去

莽翳而後禹施治水之功水行乘船泥行乘橈蓋

取諸渙

渙者合散也先王享于帝立廟和通鬼神矣而神禹

以之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享于帝立廟蓋謂先

帝之精神已散矣享帝立廟以合之此渙之義也

然必和通鬼神而後能合其渙則渙必主于和猶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太和元音

利涉必主于舟楫黃帝堯舜之剡木剡木而舟楫

之利與正合民之渙使之同舟而濟易之本意非

咏神禹也而曰神禹以之者蓋禹之四乘以開九

州通九道陂九澤慶九山而後九州攸同即合渙

之義也故曰神禹以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雷地之豫曰利建侯行師侯者候也所以伺候師

者衆也所以排擊豫者備也所以守衛故繫辭云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即備豫不虞之

謂也詩曰未雨徹土孫子曰有備無患亦與此同

然易云建侯卽周禮侯人斥侯之侯非公侯伯子男之侯本義則曰立君用師是同于比卦之建國親侯而非豫之重門擊柝矣愚謂重門擊柝侯之官也以待暴客侯之職也蚤見豫待侯之義也故曰益取諸豫

豫者和樂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和通天人矣而湯武以之

豫爲行師之象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毒則不和而曰和樂者蓋豫則以衆整又以暇而不震不驚故曰和樂豫則重門擊柝我不敵詐敵不我乘故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太和元音

三十九

曰和樂豫則各懲其忿以相宥而遠邇安皆安其分而無求而兵刑寢刑罰清而民服故亦曰和樂和則作之樂章是爲德之華崇之德意是爲和之本由是殷薦上帝上帝者天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郊以明天道由是以配祖考祖考者祖也人生本乎祖故先王禘以明人道天道人道合所謂邦社之禮以祀上帝宗廟之禮以祀乎其先配享之所由起故曰和通天人考之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諸侯相侵伐榆罔弗能征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遷徙無常處兵師爲營衛重門擊柝實始于此

堯舜之世有苗逆命帝命禹往征舞干羽于兩階蠻夷猾夏帝謂皋陶曰汝作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重門擊柝又繼于此易之本意非求湯武也而湯武之征誅戰伐順天應人正與此相合故曰湯武以之

蓋黃帝作樂堯舜承之禹湯武又承之

黃帝作咸池之樂堯亦曰大咸咸者感也感黃帝而作堯承黃帝也舜曰大招招者紹也紹堯而作舜承堯也禹承舜湯武迭相承其所從來遠矣

故黃帝雲門黃帝順天地之紀也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音

四十一

黃鍾之律作自黃帝黃帝音樂之祖也然樂之實不在五音六律故禮曰樂者非謂黃鍾太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惟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德合天地所以樂亦通乎天地

堯之大咸堯仁之和也

咸池黃帝樂名堯修而用之故名大咸言能大其咸池也有堯仁之如天所以致中和而位天是堯之仁在樂之先作樂不過紀其仁爾

舜之大招舜孝之順也



孝爲天經地義至德要道舜能體之以順親所以  
作大招之樂以紹堯如天之德而舜德亦如天之  
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

禹之大夏禹功之顯也

堯舜之世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  
西戎東長島夷然水害未除民其魚鱉禹平水土  
而後九州攸同四隩可居下巢上窟之間皆民居  
也蛇龍藪澤之地皆樂土也中國始大故作樂曰  
大夏夏者大也後世諸夏之稱亦始于此

湯武之大濩大武湯武之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音

四十二

征伐起于共工祝融諸侯自相攻伐成于黃帝之  
殺蚩尤舜之征有苗禹之戮防風天子誅諸侯爾  
以臣伐君上世未有也湯武始行之易之革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曰順天是天與之也  
曰應人是人歸之也天與之人歸之湯武何嘗放  
伐哉有湯武之德而行革命之事故革之象曰君  
子以治曆明時律曆一理也司之曆數播之律呂  
二代之樂作矣商曰大濩周曰大武其與雲咸招  
夏之義同

六君之元和不在干五音六律

六君者黃帝堯舜禹湯武也元和者六君之德本  
之爲未發之中乃先天一元之氣無聲無臭更無  
音律之可名者

六代之太和獨盛于五帝三皇

六代者有熊唐虞夏商周也太和者六代之時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協和咸和雍和且  
駢臻也夫是爲六代之樂

性理會通卷十二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太和元音

四十二

性理會通卷十三

蕭龍江林兆恩著

歌學解 并小引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廢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雖離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溪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搖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

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悶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闕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鍾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四句

一 春之春氣口開 夏之春聲在喉然歸丹田 相始

終亦分作春夏秋

右第一句春口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

也

屈春之春伸夏之夏闔夏之秋闔夏之冬自無

窮冬俱安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口聲蓋聲也亦能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緩前句末三字不相

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

右第三句秋聲在喉秋也亦

自冬之春在冬之夏清冬之秋風冬之冬明月

性理會通卷十三

中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

消息靜以需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地

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

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

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克塞如

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之道且然而況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固於其時而

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

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覩不聞之時

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

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愠而太和

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性理會通卷十三

性理會通卷十三

性理會通卷十三

性理會通卷十四

白門程鴻烈著

詩論

詩三百樂府也以詩入樂以樂風世也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從伏羲卽位畫卦之始至魯哀十四年獲麟共得二千九百六十三年近則歷年中則歷世遠則歷事共爲一書以觀今古非有六經別名也莊周始云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至今經名六而經五遂疑樂經失於秦樂記之附禮經者猶未備也予以樂經先原義於易承於書備於詩性理會通卷十四詩論

伏羲始畫八卦風三才而推其義制書其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諸聲爲詩聲之祖由是作荒樂歌扶徠書載典謨誓誥而虞歌喜起夏歌五子堯遺音於唐蟋蟀十二章商道頌那五章共奏大章大韶大夏大濩也周樂仰承伏羲堯舜禹湯以道統承樂統闢樂可以知德矣詩三百皆文武象武大武也故刪述六經以樂原於易證於書爲古樂府昭代上承往聖備載三百爲周樂府此猶周禮見冬官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而司空可兼百揆也別見樂記於禮器詳樂之用詩猶以考工記補冬官餘事非有加於

冬官之大體也誦詩三百而更求樂經猶河間獻王求冬官也詩者樂之始樂者詩之歸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受律之本故孔子自衛反魯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以蓋從聲音別之是以錄南陔六章但存笙聲而不必有其辭焉其分風雅頌而兼分正變亦從聲音辨之豈從治亂審之治亂者詩之事正變者樂之聲正變非治亂也政事治亂以詩入樂而後可察之禹作耳降因以出納五言被之五聲六律八音以在治忽性理會通卷十四詩論

也故風雅正變以治言自邠至曹治固多變鄭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爲王化首基何皆列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皆列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皆列變大雅且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童同何一繫正雅一繫變風哉故正變者樂行風中白爲正變而正聲之行以風變聲之行亦以風風聲調則風歸於雅可頌神明矣故雅樂禮也頌樂歸也風樂行也風不始於詩之風樂之風始於天之八風於天之八位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行於地之四方

曰西北東南運於四時曰春夏秋冬故其屬五行曰木火木金土而著五聲卽曰宮徵商羽角以五聲之音合八風之位乾音石器磬坎音革器鼓鼗艮音匏器笙竽震音竹器管簫巽音木器柷敔離音絲器瑟琴坤音土器塤兌音金器鐘鐃風固合聲合器矣詩也者感於時而動於風故詩人爲風人而祠禴嘗禘奉詩於樂亦以時春詩音角夏詩音徵秋商冬羽而宮音附行於四聲故詩始因風以起興終入樂以協風一人之詩典於一人之風之時春秋晝夜是也今古之詩典於今古之風之時皇帝王霸是也而正變

性理會通

卷十

詩論

行於其間矣十三國之風非獨具變而不具正列國失正不傳故獨錄變風耳二南之詩上以風下爲正風十五國詩上下交風爲變風故其所由始曰興比賦所由成曰風雅頌頌以奏雅而告風者雅雅樂也雅分正變惡鄭聲之亂之故於正變復小大之也三百篇以雅主之以雅奏之也爾雅周公子夏所集以解逸詩者書名雅不兼風頌大雅可以兼頌小雅可以兼風矣風首二南以文武之音嗣五帝三王之音也周南召南西都也於舊都之風不王之蓋帝之也王王城以失帝舊也此不霸齊晉秦但指齊魏唐秦

實所以霸之王平王不王文武實所以帝其風也二南次邶鄘衛殷都也文武受殷體三監之義以存殷舊先存其後而後頌其先歌其風憂而不困焉雖衛滅邶鄘邶之詩皆衛詩奪衛音先益邶鄘雖有康叔武公之德亦後其名不先其樂焉王城東都也次邶鄘衛者周以二南開國猶監於殷始盛恐其卒衰平王東遷鄭晉是依衰之始也故帝風降爲王風則帝樂忽爲王樂也雖其思而不懼而王風實不競況秦間濮上鄭音亡國可長恃哉故王風不競而齊晉秦競於霸霸者之風又以扶王風當其時天下有齊

性理會通

卷十

詩論

桓晉文秦繆而東周不遽亡齊桓晉文之事春秋亦詳書故王鄭後次齊晉秦焉齊始霸也奏其詩弘太公之風焉晉代興也故以魏次齊大而婉儉而易行魏音也魏爲晉滅故奪晉音益魏音也其以唐後魏亦猶邶鄘先衛曲沃武公滅晉侯潁唐詩皆爲晉詩托晉音以復唐音夫子尙思陶唐惡以同姓相滅也秦并列國以繼周者故以次齊晉猶以秦晉殿周書齊晉之聲并於秦曰夏聲大之至也故齊桓晉文秦穆假王者之風希存帝風聞聲知政益遠帝風矧皇風乎欲於假霸之後依稀皇風帝風則在陳檜曹陳

封胡公滿存舜後檜舫姓人皇祝融之後祝融聽命  
州鳴鳥作樂歌者故錄檜詩以存三皇之音曹振鐸  
受封武王弟也以三國後霸者挾霸之餘尙留皇風  
與帝韻焉蓋監於陳之蕩淫而檜錄匪風曹錄下泉  
同懷西周好音也懷周思帝風也周公之業襄成帝  
風者幽風終風先雅求聲則變而求治則正天彰風  
雷之業不墜文武幽風體雅以成頌矣故篇章掌土  
鼓幽篇逆暑迎寒飲幽詩祈田祖樂田畷飲幽雅祭  
蜡惜老物飲幽頌而兼擊土鼓焉二雅次風蓋言天  
下之事以形四方之風大政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  
性理會通不卷十四詩論  
小政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  
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不拜曰三夏天子以亨元侯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故不敢當歌鹿鳴而後拜曰鹿鳴  
所以嘉寡君也雅音小大爲樂章之小大風雅正變  
豈非樂音之正變哉二雅小大以聲分不則嘉魚山  
臺菁莪樸棫均養才用才詩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  
武均宣王中興詩政事何分小大乎先小雅後大雅  
小槩悉治天下之事於前而大槩明統天下之人於  
後小雅獨周之衰大雅獨文之德哉故雅正則知風  
正雅變則知風變而聲音相爲主輔焉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如關雎鹿鳴文王諸什官爲官而角徵  
商羽輔之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如小弁擊鼓揚  
之水祈父諸什商爲官而官角徵羽輔之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如匪風下泉大東若華瞻卬諸什羽  
爲官而官角徵商輔之詩之喜怒哀樂發於情性則  
天倪和而正變備也國風周召二十五詩列正風邶  
至幽一百五十五詩列變風小雅鹿鳴至菁莪二十  
二詩列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詩列變小  
雅大雅文王至卷阿一十八詩列正大雅民勞至召  
旻一十三詩列變大雅此槩列正變也人從風而得  
性理會通不卷十四詩論  
詩之候風從樂而鼓詩之鳴風者樂之時也正變者  
律之時也三頌歸雅以告風體具正變者也故以雅  
之風人者告之神人始之神終之也風奏於國雅奏  
於朝故頌奏於廟廟祭祠禴宮烝有時由八風時序  
先震離以及巽坎頌聲正變亦相從而起伏焉十二  
月舉烝冬羽盡而變春角大呂之月立春而大簇應  
之正音以主氣變音以生氣也春祠角正而變徵夏  
禴徵正而變宮秋嘗商正而變羽風行於天地而變  
於四時神宰四時而冥職夫皇帝王霸雅樂頌神神  
格而始可風天下矣紀虞樂者先祖考來格而次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有以也三百皆周詩魯頌商頌皆周頌也始於周收二南二雅於祖宗以期垂風萬年繼魯歸幽雅於宗國以復周公之舊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周備五帝夏商之樂遺魯秉之故頌周必頌魯商頌次周魯以商者識五帝之遺聲也文武受殷帝周于湯有光故聲音與之通頌其同歸正帝也孔子正樂先正詩非詩何爲樂府哉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王霸賞黜之典代皇帝懲勸之風也周詩三百由成湯上邇伏羲會畫卦聲字之元此樂風之上行周未唯有詩體至楚變爲騷雅理會通不卷十四詳論

性理會通卷十五

蒲龍江林兆恩著

酌古文武禮射圖說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爲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爲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弓審固而至於發乎不能至發能射疏及遠而爲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必曰乃武乃文詩

性理會通不卷十五詳論

稱吉甫之賢必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爲二而爲迂闊無用之學哉

通執事者各司其事射者各比耦射者各張弓上

司馬命布侯司馬執弓矢出布侯司馬復通唱司

馬延射司馬執弓矢出中階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司馬復司正揚觶司正

出中階執觶射幼壯季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

以俟死者否在此位也司正復副司正揚觶司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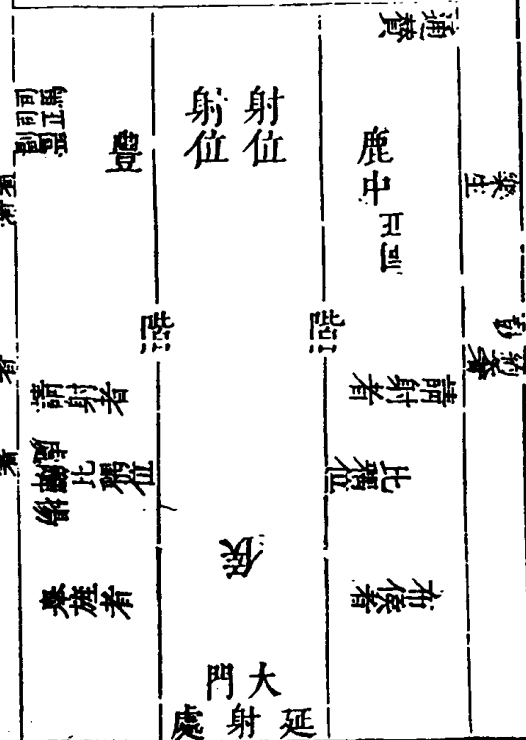
出中階執觶射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配

者否在此位也司正復請射者請誘射人各東西

降階就誘射 請誘射位 請射者復詣射位 誘射者執弓  
 者前請曰 然後 向鵠正立 誘射者向鵠 設鹿中 司正  
 就射位 通唱 內志既正 外體要直 勝飲不勝者 正  
 中單又出 向誘 樂奏采繁之詩 樂生俱應 日請司正 請發  
 又就司樂 樂奏采繁之詩 又就誘射者前請曰 正請發  
 者前請曰 樂奏采繁之詩 又就誘射者前請曰 正請發  
 矢旋退 立鹿中 前如右 中一矢 司正視 司正請發  
 一矢進 誘射 右賢於左 一奇 於左 一純 如右 勝三矢  
 報日右賢 於左 一純 一奇 左亦如之 如左 復位 誘射  
 右均報日 左右均無賞罰 司正復位 通唱 復位 誘射  
 位勝者張弓 上弦如初 請射者請射 請射者二人各  
 不勝者張弓 上弦如初 請射者請射 請射者二人各  
 請射者請射 請射者復詣射位 向鵠正立 樂奏  
 采繁之詩 請發矢 左賢於左 一奇 一純 復位  
 性理會通 卷十五 射圖

二稱如初 稱之 約矢 禮生約飲不勝者 設豐 司豐  
 儀射畢 通唱 酌酒 司酌者通唱 酒揖不勝者升 乃揖  
 之西通唱 酌酒 司酌者通唱 酒揖不勝者升 乃揖  
 不勝者依次而升 諸豐前跪 置賜灌 勝者敬養 飲畢  
 弓於豐上取 解立而揖 勝者日賜灌 勝者敬養 飲畢  
 位侯參稱俱 司馬命徹侯 司馬出立 徹侯 徹侯通唱  
 復位通唱 司馬命徹侯 司馬出立 徹侯 徹侯通唱  
 徹豐 徹豐通唱 退鹿中 司正者遂退 禮畢

酌古禮射圖



性理會通 卷十五 射圖  
 古者席地而坐故跪而設豐鹿中者禮也今既變古  
 之禮豐宜如古之制高之鹿中更設一臺庶可立而  
 取彈置筭蓋孔子之所從者以今用之也若必欲行  
 古之禮以考古之遺亦未為不可惟秉禮君子擇而  
 行之

射義曰士以采繁為節又曰士以不失職為節古之  
 士者有所有土今之郎官是也故曰不失職若無職  
 守亦奚取於采繁之義或歌他詩當唱奏樂其曰節  
 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也所謂射者何以射何以聽  
 循聲而發者也



司馬命布侯司馬延射司正楊解副司正楊解請射者請誘射請射者請射司馬命徹侯初學之士宜令唱之及至習熟不唱爲是

性理會通卷十五

性理會通卷十五

四

性理會通卷十六

安福劉元卿撰

大學畧疏

註疏以釋經也經義易明翻以註疏掩之何啻爲贅已乎畧疏稍疏其義意明則止乃達者卽身卽經無所事經也又安用疏

大學之道 至 則近道矣

大學者學爲大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與小人狹小之學止爲一身者不同然其道只在明明德而已明德者吾之本心原與天下同體故欲明

性理會通卷十六

明德只在親民明吾之明德以親民此至善之道也學大人之學者在止於此而已蓋惟本然之德謂之至德昭吾本然之德親吾同體之民不假作爲不資才智命之曰至善古之人知止於此矣故欲平天下求之國欲治國求之家欲齊家求之身身之主爲心卽明德也惟意有不誠卽德有不實故大學之要惟在誠意以明其明德而已然德本自明人所以卒不能明之者正爲不知此物乃天下國家之本而天下國家特其末耳格物者格究夫物之本而立之立其本則天下國家無不理齊

治均平無不貫是謂知所先是謂知止是謂知本  
是謂知之至而大學之道庶乎其近之矣

詩云緝蠻黃鳥

至 惟民所止

此承上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言言人所以無  
得於道者患在不知止耳故引緝蠻之詩與之言  
黃鳥微物其棲身之所尚知揀箇山溪樹密的好  
處乃人爲萬物之靈可箇莽過了一生不曉得尋  
箇安身立命之處反至不如鳥乎夫知止則無搖  
惑無紛擾心意安閑念慮精專未有不得者得此  
至善而止之真如王者之都寬平廣大無所不通

惟理會通入卷十木大學

三

安穩便益無復可虞故詩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夫曰邦畿千里可見其道甚大誠合天下國家  
而一以貫之曰惟民所止則又至簡至易人人所  
得止者人亦何不求止於此却要占箇小蹊徑終  
身封閉卒不可以適道謂之何也

子曰聽訟

至 而後天下平

上言知止於至善是大學之始條理此以下却明  
止至善乃所以修身而爲齊治均平之本也故又  
引夫子之言言聽訟非難難於使民無訟使民無  
訟蓋以誠意爲政者也上不愛其情而民有不用

情者乎民用其情而有盡其無情之詞者乎此其  
所以畏民志者誠大非徒用明用威而已夫是之  
謂知本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未有本亂而未治者也未有躬不自厚而能厚於  
所薄者也蓋本末厚薄物之情也明於物之情非  
格物歟衍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灼然知得修身  
爲本一貫於家國天下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知至則意誠心正  
而身修矣一修身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

所謂誠其意

至 必誠其意

惟理會通入卷十木大學

三

夫所謂誠其意者何如誠者天之道也人之真心  
也意之所發不能如其真心卽謂之不誠不誠卽  
謂之欺蓋吾人之心本自虛明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所謂明德也卽誠也惟意所好惡徇於一己之  
私便是不誠此一念不誠雖是隱微然人心至靈  
誰能欺得總來只是自欺而已試觀惡惡臭的只  
是可惡則惡何曾作惡好好色的只是可好則好  
何曾作好今使天下之好惡皆如此乃是吾心無  
偏無黨之本然可以自慊於心求自慊於心所謂  
慎其獨也所謂毋自欺也觀之小人拚不善而著

其善而人之洞見肺肝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到底豈能欺得天下人總是欺了自家故君子小人之分只在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能誠意則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不誠意則消沮閉藏心勞日拙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以誠其意而惟恐其好惡一偏卒流於自欺之小人也

所謂修身 至 在正其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豈其耳目口鼻之形足以通天下之志哉則亦惟

此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心與人相通焉耳今身

性理會通卷十 大學章句 四

之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正者則心之

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是則心即身已試看人身視

聽飲食如故而心一不在則不能見聞知味故顏

淵問仁孔子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夫仁何關

於視聽言動而孔子言仁則曰視聽言動云者此

心外無身之說也故謂修身之在正心者以心之

忿懣好樂通於身而言也又謂齊家之在修身者

以心之愛敬賤惡通於人而言也又謂治國之在

齊家平天下之在治國者以心之好惡通於國與

天下而言也一正心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

下平矣而其要只在謹獨故大學以誠意為要

所謂齊其家 至 齊其家

人一身與家人相接的情不過五者曰親愛曰賤

惡曰畏敬曰哀矜曰赦情這五者雖是人情所必

有然必至虛至平不隨着那情去方纔用得停當

若隨着那親愛畏敬哀矜的情去常偏在好的一

邊就其中有不當好的也只管去好了隨着那賤

惡赦情的情去常偏在惡的一邊就其中有不當

惡的也只管去惡了故天下鮮有偏於好而能知

其惡偏於惡而能知其美者則偏之害大也諺有

性理會通卷十 大學章句 五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夫至於莫

知其子之惡家之不齊孰甚焉所以說身不修不

可以齊其家或曰偏之為害止於家乎曰好惡一

偏是謂拂人性天下不可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

於家故以修身齊家言之

所謂治國 至 在齊其家

此言君子誠能修身以教家則國與天下特舉此

措之耳故云所謂治國必齊家者家乃國之本若

不能修身教家又將何者去教國人故修身君子

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何也孝也弟也慈也明

德之至善也。明明德以修身，則既本諸孝弟，惡以行之家矣。然孝者固所以事君，弟者固所以事長。慈者固所以使衆，家國不同，吾心則一如禪家所謂寶珠映於東，則青映於南，則紅。吾心亦如寶珠映於親，則孝映於君，則忠。豈有兩樣？是故一人孝則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人弟則一家讓，而一國興讓。一人貪戾，則一國作亂，可見人心本同。此感彼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故曰一言憤事，一人定國。正此之謂也。君子又豈必出家而後成教於國乎？若必出家而後教國，是學養子而後性理會通。

卷十

大學

本

嫁者也。觀於如保赤子之詩，則知爲母者心誠求中於子之欲，其所失必不遠。爲君者心誠求通於國人之志，其所失亦必不遠。心同故也。所以治國只在修身以齊其家耳。故觀於宜其家人之詩，則知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親於宜兄宜弟之詩，則知宜其兄弟，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兄弟，觀於其儀不忒之詩，則知人君爲民儀則必是止慈止孝，能恭能友，足以爲法，然後百姓法之，若有一毫差錯，便是其儀忒了。何以能正四國乎？由這三詩而

觀可見人必先修身以齊家，然後可以治國。所以說治國在齊其家，正謂此也。前面把齊家治國已發盡了。到此又引詩來說這一番蓋詩是可以歌咏的，極能使人感發興起。古人讀這詩却都體貼到君子學問上來，便動那齊家教國的意思。這就見得古人頌詩而達於政處，且所引宜字甚有味。人所以不能宜於家人，宜於兄弟，豈盡家人兄弟之過，自家正有多少不相宜處，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則其身正而家國天下歸之。

所謂平天下

至

民之父母

性理會通

卷十

大學

本

承上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天下與國雖不同而無不同之心。心卽老老長長恤孤之心，所謂明德之至善也。矩也，君子明其孝之德以老老，而民興孝；明其弟之德以長長，而民興弟；明其慈之德以恤孤，而民不倍。這箇人心之同然，又曾有國與天下之異乎？是以君子執此矩以度之，於上下前後左右與之同其好惡，自可以平天下之情。所謂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者也。夫君子有此絮矩之大道，則蕩蕩平平無所偏着，相親相愛無所乖忤，卽此便是樂，體卽此便是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故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只此一個同其好惡便是民之父母可見能絜矩者天下無不愛戴又何患天下之不平乎

秦誓曰 至 天下儻矣

承上言平天下之道要緊在於公好惡而公好惡之大者莫如用人人君誠得個好大臣付之以進退人才之任然後用舍得宜而國家蒙利也故引秦誓言若有箇斷斷休休之臣能容天下之善使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在位必能保我子孫保我黎民庶其有利於國若是個不良之臣只要逞自己

性理會通不卷十本

本

的才能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度姬才蔽賢實不能容天下之善使誤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事都弄壞了如何能保我子孫黎民祇以危殆其國耳惟仁人於媚嫉之人逆諸四夷不許他同住在中國以爲善人之害道正是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仁人之心惟恐善類爲人所中傷爲之維持調護使得以長爲國家之利又惟恐此輩屏絕不遠得以中傷善類而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此可見賢人能利國家舉之不可

不先也若見賢不能舉或雖舉用又遲疑延緩不能速用他是全以國家事委之天命豈是個道理不善之人妨賢病國退之不可不遠也若見不善不能退或雖退又優柔容忍不能進諸遠方使之鑽刺復用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了豈不是過當是故人君用賢當急去邪當斷當斷而不斷或乃喜其柔媚順已反信用他是奸人之所惡當急而不急或乃嫌其剛直拂已反疎遠他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是人之本性今却拂了人的本性人心既失天命決去苗害必

性理會通不卷十本

本

及其身觀於小雅之詩言尹氏爲太師民所瞻仰則知有國者尤不可不慎一或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將爲天下儻矣夫不能與民同好惡其害乃至如此爲人君者豈可徇一時之喜怒使用舍倒置賢不肖淆亂而遂禍天下且自禍其身也哉

是故君子先慎

至 財者也

承上言好惡公則子孫黎民受其利好惡私則至於爲天下幾可見有家國者第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君子只是先慎乎德蓋必推自己的心以體天下人的心務令德周於百姓兢兢焉惟恐有一

毫偏黨既有了德那土地人民財用自然湊將來  
慎德便是上文絮矩到此又說出個財用來蓋以  
後世之君只愁用度不足以至好貨心起便損壞  
了那個本然的明德却不知能慎德便能得民心  
財貨用之不盡可見德是個根本財用雖不可缺  
然有德自有財譬之草木根本既固枝梢自茂但  
當培其根本可也若把德看得迂遠反把財看做  
自家的專去聚歛則是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  
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是故財聚則民散失衆  
則失國也財散則民聚得衆則得國也觀停入停  
出之機正失衆失國之由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天  
命亦何常之有所以舅犯以仁親爲實不以亡國  
得國爲意蓋真有見於本末之辨也卽是而觀以  
仁爲寶者謂之仁人仁者散財以得民是以財來  
榮吾的身子以寶爲寶者謂之不仁之人不仁者  
亡身以殖貨是捨了此身來發生那財貨此孰利  
孰害必有能辨之者且仁者雖不聚財而未嘗不  
得財蓋上好仁則下好義豈有好義之民不終事  
君而反至於離叛者乎則停出之患固知其必無  
矣是仁者恒以散財之道聚財而不仁者恒以聚

財之道散財夫人君當那聚歛之時只說貨財到  
了我手便可長保却不知當初不順理取將來畢  
竟也不得個好散去只一念之差不知絕利一原  
便至於失國失天命而不可救却正是欠却誠意  
正心工夫然則治天下豈不在修身乎

生財 至 義爲利也

承上言所謂聚財之不可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  
乎生財自有大道國無游食之民則生之者衆朝  
無冗濫之官則食之者寡生之者衆則爲之者疾  
速而不惰慢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緩而有餘裕  
此自可以足民足國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  
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爲務財用  
之小人斷不可用故觀孟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  
歛之臣且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正是  
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於已而以利爲利只當公  
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  
盡是爲君上的本意必是有等奸邪小人欲借此  
以希寵干進乃倡爲歛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  
所好人君亦因而善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

自此始矣。這等小人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培植爲善計，將使民窮財盡，怨聲號呼，傷天地之和，苗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由此而觀，可見我的本心，原是與民同好惡的。只一着在好利上，則小人雜然並進，而不疑天變於上，而不悟人怨於下，而不知推其原，只不能誠意正心，故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遂至於亂天下耳。然則平天下，豈不是以修身爲本乎？

性理會通卷十六 大學章句 十五  
是故君子有大道 至 不忘也

承上言平天下者，總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此正所謂絜矩之大道。然此個大道，必忠信則得之，惟驕泰乃失之。人心原是公天下的，只本中心發出真真實實，沒有一些矯飾虛假，這便是誠意。便自能體天下人的心，使無不得其所，彼驕傲放肆的人，任着那意之所便，更不啻天下人得所與否，如何得能絜矩？可見其失其得，總在修身與不修身之故耳。是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修身之故也。得絜矩之大道，則天下自平。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雖欲民之仁，而民必不從。不修身之故也。失絜矩之大道，則天下必叛。是故君子藏身以恕，而後可以喻人；恕則所謂忠信，以得之以治，以平，不外乎忠恕，而一以貫之者，也不恕則所謂驕泰，以失之驕泰，而能喻人者，未之有也。然則平天下，又豈不以修身爲本乎？觀之古人康誥之克明大甲之顧諟帝典之明峻德，可見帝王之爲治，皆本諸身，無非自明已德也。明即新也，有日新不已之功，乃可以明德，故湯盤言日新而下文康誥周書遂以類聚取新字言之，蓋溫故知新，君子之於學，無所不用其極也。無所不用其極，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之類，文王之繼續光明正所以日新其德也。又稽衡武公之詩，則學問自修如切磋琢磨，亦孰非言日新之功乎？德日新萬邦惟懷，非惟盛德至善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即沒世亦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則修身爲本愈益可知矣。蓋至是而知與民同好惡者，明德也。心之本体也，而意之所向，或於利而欲其專於小人，而喜其媚於賢人，而嫌其忤於是好惡自拂其本性，而又拂人之本性，以至菑害並及爲天下

僂揆厥所由豈非不能誠意之所致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性理會通卷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十六大字畢

十四

性理會通卷十七

代藩朱俊柵櫻

讀書錄

易之說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愚謂窮理者窮其理以至無理可窮盡性者盡其性以至無性可盡理窮處便盡性盡性處便至命至命者與道一也與道一則理性皆剝語矣乃爲說曰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于命

易曰保合大和乃利貞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一

愚謂大和者道體也生物之本天地之根一團真理實氣充宇宙而無餘歷浩劫而無改鼓剛柔生造化主萬象攝三才冲漠絪縕融和純粹若能保此氣而不失合此理而不違身同大道如點雨之滴海渾滄溟而共存心契天真猶片雲之沒空攬太虛而同久利通而無滯礙貞固而無變遷故天地終而壽不竟日月晦而明不虧故曰至誠無息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善保大和者誠道之至妙至妙者也問者疑之曰性卽理也命卽氣也人之性天地之理也人之命天地之氣也誠能以



性合天地之理以命會天地之氣卽天地之理自性也天地之氣自命也理氣無終壞此性命亦無終壞譬以水投水于何可竭以火投火于何可滅由其體大造而超小劫故不以天地之成毀而成毀獲大身而忘小形故不以軀殼之存亡而存亡謂之盡性至命謂之體道同天謂之至德凝道此中大有真樂盎然春融熙然宇泰旣利且貞活潑潑地卽易之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此乃儒教中不死之神方長生之正術不可與守空寂而坐枯禪弄精理性理會通不卷十七 讀書錄 三

而希昇舉者同日而語也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愚謂大人者大心之人也大人之心與道爲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從道生故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皆道之器體之用道體大不可量器用妙不可測欲識大人之德於天地以識之欲見大人之明於日月以見之欲推大人之序於四時以推之欲測大人之吉凶於鬼神以測之蓋天地合大人

之德日月合大人之明四時合大人之序鬼神合大人之吉凶因物以識大人之德用又謂大人者天地莫比其德日月莫方其明蓋天德以健地德以順乃至山止雷動巽入兌說各秉一德而不及大人之備日月各以時明而不及大人之恒故非大人之此心無思爲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而奉天時天有先後心無先後蓋心爲道體無始終故無先後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性理會通不卷十七 讀書錄 三

愚謂易謂心也非謂著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則心一而誠矣一故精神以知來誠則明明則徹照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爲天下之至神夫大人之心感而常寂動而恒定譬之圓鏡懸空萬象畢鑒影動而鏡寂者也蓋聖人心與道一故至誠不息才涉思爲便違仁離道昧寂然不動之體失感而遂通之用顏子不違仁歷三月之久而有一念思爲之間苟能恒之則聖矣夫天下之至神莫越乎心制心之道斯言爲至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愚謂艮止也靜止不動之謂也艮爲萬物之始終  
七卦以之爲體猶貞爲元亨利之體智爲仁義禮  
之體元亨利始終一貞仁義禮始終一智七卦始  
終一艮曰貞曰智曰艮皆心德之稱體用終始莫  
非心也六抵諸動皆在不動中動故寂然不動之  
中有感而遂通之妙雖感通而未不寂然蓋動有  
畢寂無終譬太虛中日往月來雲騰風蕩無斯須  
之停而虛體寂靜未嘗變易用動而體寂者也凡  
夫心念無時間歇卽動處求心了不可得猶如影  
搖于鏡聲傳于谷動在寂中何礙于寂是故太虛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四  
之廣一寂體耳乃知動起靜不滅動止靜不止靜  
既無止息動亦無所起凡聲色之在耳目中本體  
無不寂然迷者謂之爲動而實無所動不惟無動  
亦無靜也若夫見聞覺知乃心之動用殊不知性  
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無不知無  
覺無不覺聖人之心日應萬事而無意必固我動  
靜云爲而不失寂定一切凡夫亦皆如是與聖無  
殊妄分人我止因未之覺悟耳故卦辭曰艮其背  
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人也人我  
俱無何咎之有苟能潛心體察乃知太虛無際一

寂無終

書之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愚謂道心者無念之真心也人心者有念之妄心  
也真心卽性卽理妄心卽情卽欲均名曰心抵因  
有念無念遂有道心人心之分心果無念則全體  
呈露妙用顯行謂之至誠謂之復性心若有念體  
雖具而不呈露用雖有而不顯行人心危險而不  
平道心隱微而弗顯古今之人從幼至老念念無  
間故不知無念道心之景象所以古聖教之以精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五  
察一守允執厥中以修心復性爲作聖之極功蓋  
道心如無波之湛水無雲之澄空人心如有波之  
動水有雲之暗空若用精一執中之功如波停而  
水復其湛雲散而空復其澄卽息人心以全道心  
泯物欲以復理性卽止至善致中和知止慎獨克  
己復禮而內方外盡性至命一道也言若異功寔  
同執焉者以功夫言也功熟則化入於自然故能  
從容中道斯則無須言執矣從執以至無執功成  
而休功者也

經書言思之說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中庸曰  
慎思之易曰無思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

愚謂學道必思以通之故書語庸教人思道既通  
矣則無所思所以易教人勿思夫天下之事物未  
有無方所分劑者無方所分劑者惟道然爾心若  
思乎事物是有方所分劑之思有方所分劑則有  
對待有對待則涉支離支離者畔乎道者也書言  
思曰睿睿作聖睿者深明通達之謂賢欲造聖不  
思則罔必須精思道體久而無怠一旦得之乃覺  
此心無方所之限無分劑之拘劃然而開充然而  
性理會通不卷十七 讀書錄 太  
實融會貫通虛明廣大無在不在無知不知思得  
而措思矣故曰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

###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何謂也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大  
心之人也此心非方寸肉團乃虛靈不昧之心也  
方寸肉團各據身中器也有形劑故小虛靈不昧  
人所共秉無形劑故大人皆知心在身中而不知  
身居心內認賢遺真捐大取小故不得爲大人故  
此大學乃大人之所學者也或問明明德曰明明

之也明德者心也道也太極也名雖有差體則無  
二爲天地之源事物之本明之者明其心之理究  
其心之原見其心之體諳其心之用於是知天地  
萬物渾淪一體無對待者夫子一以貫之斯旨也  
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以證夫天  
地萬物乃心之物道之器體之用本之末全體獨  
露妙用畢行所以明明德乃大學之首務也或曰  
明其明德乃人分內事何言新民以事外哉曰親  
民原文也明德苟明則物我渾一視人同已見一  
物不得其所心必痛之其惻隱之仁肫肫充足自  
性理會通不卷十七 讀書錄 七

然親愛一切不特民耳親民之至必多方設教使  
人皆明其明德以自新是新民由于親民也還當  
以親爲是或問在止于至善曰至善者卽是太極  
之正位理性之本體止于是而不遷則爲不離道  
爲復禮爲精一執中位乎天德主靜立極此明德  
之止于至善也至是乃知天地萬物本來一體物  
物皆心頭頭是已凡有利濟之爲罔不委身盡命  
斯親民之止于至善也或問知止而後有定以至  
慮而後能得曰竊意大學一書乃曾子做易而作  
明明德者窮理也親民者盡性也止至善者至合

也知止者無思無爲也定靜安者寂然不動也慮得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夫子之絕四知止也四者有一便非知止知止而定靜安者體立也慮而得者用行也蓋慮得由于知止知止由于止至善止至善由于明明德從本及末自始至終爲學之先後在是矣或問古之明明德於天下以至國治而天下平曰此一節肯綮處惟在致知格物致知者致其知以至無所不知之地乃爲知至若不格物必不能無所不知夫心有所知則有所不知心無所知則無所不知人之不能造無所不知惟理會通入卷十七 讀書錄

能因所立所賴能成蓋知非物則不能自生物非知則不能自現物現必因知而現知生必因物而生物無而知何生知無而物何現知由乎意意爲知根順天地萬物各各不自念爲有有之必假乎意意不萌物何有哉蓋物有非物有知有也知有非知有意有也所謂聖人無意故與天地萬物一斯之爲道器合一內外無間有感必通無隱不燭誠而明庸而中體而用本而未者也人心果止于至善則覺天地萬物皆含攝于心光中無一外之者似物來歸格之狀乃知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體然證格以來格訓之亦可或曰若爾云格當先何物曰竊意格物者當先格其物本本格未從猶提綱振領然夫物本者天也欲明明德須知天知天則天格而物無不格矣夫天者天之名也虛而靈者天之體也譬之心者心之名也虛而靈者心之體也以名論之似有異稱以虛靈觀之實無二體體既無二則天卽心也心卽天也猶江河一水耳古云天乃元氣所化元氣亦心所生邵子曰心爲太極太極者天之宗源也古又云天乃道中一物道乃心之用由是觀之心爲天之宗源明

矣。天尚爾。況物乎。故天格而物無不格者。故曰格。物自格。天始或曰。若曰。天地萬物。皆人意識。古有是說乎。曰。因古未言。于今乃言。古若言之。余何須言。余之所以言者。願與人共達心理。不尚膚說。苟無所證。擬而妄言。取罪深矣。非愚志也。或曰。若爾何言。治平爲哉。曰。余於親民說中已述之矣。竊意明德以至修身。乃人分內事。不可不勉。所謂盡其在我而已。不可起一毫望外之欲。一有欲便。是自私用智。故於物有未格。物不格。則知不至。意不誠。又安能正心修身。以齊家哉。況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乃天命已定之數。而不可違者。顧舜聖也。父頑母嚚。弟傲子不肖。是亦不能齊家也。堯湯聖也。而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是亦不能平天下也。苟能全其性分之所固有。安其職分之所當爲。而無一毫望外之欲。斯之謂後天而奉天時。奉天時者。大人之事業也。或曰。大學何言欲。明明德於天下。曰。欲乃志之源。學之自志。必由欲而立。學必因欲而勤。志學之不篤。由欲之不甚。周子以無欲爲聖學之要。人固不可有欲。柰古今天下之人。自喪赤子之心之後。孰能無欲。蓋迷因欲。迷悟由欲。

悟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捨欲則無學聖之途矣。夫學聖之欲。正欲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有天位者。乃可餘。皆非宜。竊謂曾子言前三箇欲字。只在天子分上說也。或問。慎獨。曰。朱子曰。獨者。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愚謂獨以地言。必有方。所有方。所必有分。劑此小其獨者也。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陸子曰。宇宙卽心。心卽宇宙。邵子曰。天地尚我。作其餘何足言。以三子之言推之。則獨而無侶者。可以默識矣。愚將意言之。苟以天地山川草木人畜一切聲色。一一歸自己。無一物作對待者。方謂之獨。若有一物作對待。便非獨。慎焉者。專敬而不忽也。學不專敬。則散而不一。失而罔存。日在道而不覺。面對心而弗識。苟能慎其觀察之功。盡改夙習。不復落舊景中。勿助勿忘。斯其至矣。此功夫原從格物致知中來。

中庸之說

中庸

愚謂中庸二字。當於誠明合論之。夫庸而誠者。道之體也。中而明者。道之用也。未有不庸而中者。未

有不誠而明者既無無波之水寧有不濕之波蓋無妄因平常而能光明由中正而發譬之鐘中具聲不扣不鳴扣之則鳴小大應則天然之道也鐘未扣庸之時也聲具猶中存也扣之則鳴小大應則猶應事得中因事以顯中也鐘不扣而鳴心無感而動則反庸失中矣夫心念未發庸也誠也發而中節中也明也必庸而後中必誠而後明貞下起元也中庸者道心也反之則人心矣道心之在人隱而弗顯微而難見能慎獨焉則隱者顯微者見左右逢原矣慎獨者致中庸也致中庸則天地性理會通入卷十七 讀書錄 十三

位萬物育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愚謂性命一理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名雖異體非殊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始後無終渾淪一體了無所分斯人所本有無欠無剩無隙無踈天而人而天一心所統非他物也小學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蓋天之元屬木爲春在人性爲仁天之亨屬火爲夏在人性爲禮天之利屬金爲秋在人性爲義天之貞屬水爲冬在人性爲智天之誠屬土分布四季在人性爲信元亨

利貞非誠皆妄仁義禮智非信皆虛是故誠信之在天人爲萬物之終始萬善之宗由道德之體中肝之本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理氣不相離性命豈有二率性云者卽率循乎天命而無違也率性二着乃人本分內當盡之事非有待而作有爲而爲從古大聖立教豈有意哉但修其道而已矣修道亦豈有意哉但率乎性而已矣人能率性則上達天德下立人極修道立教皆不期然而然者一涉意爲卽非至誠聖人無意于此可識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性理會通入卷十七 讀書錄 十三

愚謂人在道體中未嘗離也抵因意念紛馳故與道不相似乃謂之離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不離道也意念才興卽違仁離道苟能知止而定以至純亦不已斯不須臾離也

順乎親有道友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愚按宋儒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原夫天地人物在太虛中總一真實無妄之體不在氣稟清濁純

雜之說此誠乃本來固有之身若反身而誠故能順親蓋順親本乎誠身誠身本乎明善必明善乃可以擇善固執以行誠之之功猶必識金然後可以擇金也故誠者天之道誠之者法天以盡人道也誠之之功率性而已率者循順不違之謂苟知性本無妄乃循順而不妄知性本無惡乃循順而不惡知性與天地無二乃循順而不生分別率性之極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故曰聖同天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十四

愚謂學道以誠爲本誠則志篤功勤道以之明斯誠則明矣也道既明焉性以之復斯明則誠矣也性復則心地光明洞鑒事理應感得中斯又誠則明矣也初學本乎誠斯誠信之誠其次則明斯明之明也明後又誠斯至誠之誠也誠後又明斯光明之明也前之誠明淺而小後之誠明深而大前之誠明下學也後之誠明上達也斯爲學之次第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愚謂一切人物皆無自性惟一至誠不二之體大公無我從前不能盡性者由有我也誠中著我便如空內生雲雲生空暗至誠無我方爲盡性盡我之性無我盡人之性無人盡物之性無物三性既盡一誠獨存譬江河入海爲海失江河名性復無性斯至命矣性果盡焉則已克物格知致意誠其參贊云者至命焉耳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十五

愚謂古之人多觀天以悟道斯智之上者其次則致曲焉曲一偏也一偏猶一事一物也致乎一偏從偏入正自小及大所以古有見色聞聲悟道者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從仁智以入道也蓋因事事物物各具真實無妄之理一時契會于心遂從悟入所以致曲者曲能有誠也誠則位天地育萬物故形著而明動變化矣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愚謂物生于誠其體未嘗異于誠也如風生于空

不異于空泡生于水不異于水誠爲物之終始猶空爲風之終始水爲泡之終始不誠無物非空何風非水何泡凡天下之物莫非至誠之發育由誠中含仁爲生物之本猶空中之氣爲風本水中之波爲泡本誠至則仁純仁純則物育不誠則仁亡仁亡則物熄至如竹生冬笋魚出水河皆至誠發育之徵也是故爲物不貳誠也生物不測仁也天地位誠之至也萬物育仁之至也此曰不誠無物前後旨同達此則道可以全德可以備命可以延后可以裕故君子誠之爲貴

性理會通卷十七

上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愚謂此言聖心誠之至庸之極也誠則明庸則中無感不通無往不利天地不期位而位物不期育而育民不期化而化平收無爲之功安用聲色爲哉所以然者誠而明者也庸而中者也體而用者也

### 論語之說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愚謂孔子耳順在知天命之後其未知命時以聲爲心外之物隨之而轉故逆而不順既知命已則

聲乃聞也聞乃心也心體周遍無一聲外乎心生機充滿無一聞非天命蓋聲處全聞聞處全心鼓鳴非革鐘響非金實心鳴也故言聲入心通而無所違逆者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愚謂聖人無我故無意無意故無固必蓋我源也意流也固必波也聖人無我故與大化同體無我者無念之道心也妄我者有念之人心也意必固我總屬一念念體原無如空花然子之絕四非修學而絕之蓋真知其道心上本來無此四者率其性而已故不待絕而無也

性理會通卷十七

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愚謂夫子因觀水之逝以喻道體之不逝夫逝者猶言過去也凡一切光景一切事業一切念慮一切機境好惡見聞覺知語言文字皆逝者也在昔若有在今則無留之不住追之不及念念捨故一往無還息息無停遂成今古人但知光陰如逝水而不知萬事皆逝水也然逝者之中有不逝者常在常然不離不散括群動而恒寂歷萬古而維新宇宙在中含靈皆具既不勞于假借又無慮乎遺



忘平帖而見成精密而靜定斯果何物道體是也  
事逝而理不逝猶波逝而濕不逝也果能見理明  
徹體道無違則知物住本位而未嘗遷無往非道  
而未嘗離所以至人超劫運脫死生以此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愚謂聖人之心無物無物則心空空則與天地  
似故顏子心齋坐忘以至於屢空而未能恒空蓋  
庶乎道而未極其道也子貢不順受天命而以貨  
殖之事占其心故不能如顏子之空然於億道之  
性理會通不卷十七 論語集注 十九

時屢能中之亦天資之高於人者蓋儼之使進之  
意

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愚謂已猶我也有則自私用智動與禮違克已如  
將克敵水克火盡而後已已盡則與天同德動合  
禮度全其性分固有之節文復其至仁無外之心  
體天地萬物皆歸仁體中無一外之者故克已者  
求仁之方也克之經時已盡一旦故曰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苟能洞明此心則形者心見聲者  
心聞言者心言動者心動物我渾同内外無二天

理節文充盈宇內而無所不有仁慈惻隱貫徹天  
中而無時不然範圍天地莫非已曲成萬物莫非  
仁則於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有不待言而明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愚謂孔子法天為教故為此言將以誘子貢而子  
貢不鮮乃以無言何述為對子不獲已復告後言  
蓋子貢素以言語觀聖人一聞是言卒難契悟此  
章乃聖人代天揚化親切教人處天之無言全體  
呈露也時行物生妙用顯行也其時行物生處即  
性理會通不卷十七 論語集注 十九

天之言也故忘言者法天之學也古云理圓言偏  
言生理喪大凡以言語鳴道未免涉之于聲中廢  
以聲色化民為未故夫子直示無聲無臭之天載  
以垂精微秘密之訓也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愚謂經書言生死甚少幸子路有此問夫子如此  
答惜子路無再問夫子竟無言以使生死之說未  
之詳著竊意夫子言未知生者謂子路未嘗知生  
既未知生又焉知死顧子路聖門高弟尚未能知  
生則生之道殆不易知矣夫生死者猶陰陽晝夜

也陰陽晝夜之本體性理是也性理者虛靈不昧之心也是心萬古恒然未嘗因陰陽晝夜而移易故能爲陰陽晝夜之主所謂太極者是也太極中眞理實氣密而無罅一而無二夫人之生也理氣何增其死也理氣何損譬之海一水耳漚生漚滅海何增損乎故人生不可以爲有人死不可以爲無人生不爲有蓋生於不生中生無所生也人死不爲無蓋死於不死內死無所死也原夫太極之理無生無不生無死無不死者也賢者不知生故不知死聖人不見生亦不見死良由洞達道體一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王以貫之故非諸賢所及也

### 孟子之說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愚謂赤子之心純誠無妄如渾金璞玉斯良知良能也蓋良知無慮無慮則自誠良能無爲無爲則合道大人具不慮之知擅無爲之能故不失赤子之心詩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大人之謂也然赤子之心惓然而已不能應事接物蓋有體而無用也大人之心虛明靜定不起慮而應事得中不施能而天然合則理事融通體用俱備故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者也

### 議太極圖說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愚謂太極之名本於易周子加以無極本於老子原其至則天先無無天後無有蓋有因無而有既無無安有有程子曰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冲漠無朕不可言有萬象森然不可言無故先儒曰道不可以有無言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粵惟太極之體渾渾淪淪浩廣無二無別無內外無生滅無對待無始終至妙至微聖神罔測事理全該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王無少欠缺如空之風海之波鏡之影谷之聲不可謂有不可謂無斯道之體性之真造化之源太極之極非圖可示圖之則愈不似非言可明言之則涉支離非圖則無以示後非言則無以啓蒙以圖以言乃先聖強設權法以覺後耳因權得實端在智者

動

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愚謂動屬陰靜屬陽但動處便屬陽若曰動而生陽豈陽生陽乎似當曰太極靜而生陽靜極而動

也陽根於陰也太極動而生陰動極而靜也陰根於陽也不審是否

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愚謂中正仁義乃太極本有之成德人性秉賦之良能聖人率性中正出於自然非有所定之也若曰主靜則意有偏倚豈得中正況聖心無意無意則超乎動靜不涉有無圓明洞照普應無方有意則滯著邊隅不能圓應所以聖人無偏見言陰必有陽言動必有靜未嘗靜而無動陰而不陽體而無用也三才萬物各有自然之極非主靜可以立性理會通入卷十七 讀書錄 五十二

之者余聞周子作太極圖說付二程二程藏于家不以示人必有謂也二程沒門人見之遂舉而傳之惟高明察焉

### 議良知

易曰無思大學曰知止中庸曰未發皆良知之極致也

赤子之心良知也及其漸長知解漸生良知漸隱念慮無間習氣轉深終身莫復復之者大人也

天理乃人心本具而未嘗失者無待存之一有念存便非赤子之心若只在念頭上用功去良知遠在

天理乃心之本體常常存在雖愚昧小人其天理心體未嘗缺減抵因物欲障蔽不自覺悟認念頭為自心執驅殼為我已故不知天真良知所在從而取假棄真由其未見真也學道之人固要立志責志須是悟得幾分道理見得幾分心性管着夢子道味志不待責而立矣如人好色好名好貨志向牽牽死而後已是誰責他來只是他見得色名貨的確了若見得道理心性如此高貴如此神妙有大受用得大快樂方肯委棄素尚立志精求不待責而然矣

性理會通入卷十七 讀書錄

五十二

存養擴充須得其道存者保道體而不忘養者合大和而不二近而擴充其形殼之拘遠而擴充其天地之限斯德至而道疑道疑者結聖胎也聖胎之體包天地無内外非如道家結聖胎于身中也精無雜也一無二也心之本體原來精一才有意念便雜之二之所以意念為性之贅知之蔽心之患迷之根因不達此猶育醫不識病根用藥雖多終難取効不惟無効病將滋矣苟能達此則精不待為而精一不待求而一矣

心性鑄天地天地面于心性中故不可以天地限心

性亦豈可以形殼限心性乎

心與道一發出五常來皆自然而然自不知其是仁是義外面人看出那件是仁那件是義豈當人自謂此吾之仁也此吾之義也心與道一是得其根從根上發出五幹來根本也幹其末也有此本則生此末有此體則具此用不待着意但順應而已雖應之善亦不自知其善凡謂知謂行者由心不一念未忘耳夫學道者初必因知而入次必忘知而行若行不忘知則不能脫體出頭蓋心體中着不得一箇知字亦着不得一箇行字若有知行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王

在念抱持不放久則身心勞困怠將生矣苟與道

一則知無所知行無所行矣

省察克治初學固不可少須要知色名貨在人心是何等物其拔之者復是何人其病根果在何處譬不識盜賊所在而欲戰除將從何方征進正由不達良知之故躡等爲學將箇省察克治之念介于心中無時可間何時得到無慮之地殊不知善惡理欲皆屬意謂若加以有之去之之功是以念慮治意謂泥中洗土耳既日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念既克去却教誰省察克治竊意懸空靜守固

無用省察克治亦不須必也觀心察性而已

念之在心纔起便滅將欲克之早屬後念將欲遏之已過去了竊意欲致良知必須察念念之在心如電閃空迅疾不住後念才生前念已滅捨故交新靡所抵止留不可住追不可及精以察之原非心性所有不異幻影空花耳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覺速止速覺不生迷欲致良知此法最捷

認得良知明白乃爲見性見性一着非容易可到亦非容易可說本來面目人雖皆有只因肯覺合塵故不能見雖不能見其本來面目原來常在在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王

人之存之也然父母未生前令誰存乎佛教首言無我相我相既無將何私何利乎

凡人子孝親之至者其奉養溫清之節自無不盡一皆出於自然無一毫意念安排世之婦人女子之孝者尚能曲盡其溫清之節何嘗從致知中學得當如何而如何耶夫自私用智學之大病一有之便將天性自然之誠變成意欲作做遺本而事未捨簡而就繁不異反鑑索照却步求前也

正其不正者是待慮而知者也以歸於正者是待學而能者也日日應事接物日日正其不正何時得

到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地若有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念正是一念障心天真良知全然背却捉  
風撲影枉自疲勞

若有意在是舉步之差若事親忠君仁民愛物一涉  
意爲便非至誠或曰致知以至於至誠其道何在  
曰無意必固我乃爲至誠斯致知之極也心若無  
意則所知皆無所知既無則心體虛明無所不知  
斯之謂至誠如神物格知至自有誠忠誠孝不期  
至而至者是故無物物格無知知至無意意誠無  
心心正無身身修一轍也曰必何修而可以無意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必固我乎曰意必固我名雖有四實惟一念念體  
本空只因起見着物故有四者若知物本非物以  
歸于知知本非知以歸于心歸心則無物無知見  
將自息知將自止其意必固我將無地而容矣其  
無知者非塊然同乎木石但無所知之意耳心無  
意則無外之體自現無盡之用自行天地在中萬  
物咸備其仁胞胞其智昭昭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無意之學其至矣哉曰心意言無可也身可言無  
乎曰人身在天地中與天地之理氣未嘗有異因  
有意我故與天地違乃當人自生分別若無意我

則身同大化而有不有矣苟造不有其身之地方爲  
修身之極致也

性理會通卷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十七 讀書錄

二十七

性理會通卷十八

唐李 翱著

復性書

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性理會通卷十八 復性書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  
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  
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  
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  
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

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  
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  
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  
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  
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  
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  
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  
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  
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  
性理會通卷十八 復性書

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  
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  
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  
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  
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性理會通不卷十八 復性書 三

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潯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

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嗚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性理會通不卷十八 復性書 四

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性理會通不卷十八 後性書

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泣共工

性理會通

卷十八

後性書

七

放驩堯舜繇箕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渥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物性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性清激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子將

性理會通

卷十八

後性書

八

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忘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性理會通人卷十八 優性書 九

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還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性理會通卷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十九

金壇子 鑑撰

中說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

格物之學蓋進道之門是非邪正之原悉由此判修己治人之則悉由此出是蓋第一要務可不專精其心力乎苟或務博而不專欲速而不精則非吾所以窮理也要必居敬主一而寂有慧照澄心定志而感有圓通方寂而感既不徑約而失之疎略方感而寂亦不穿鑿而陷於支離此有一物自有此分定之至

性理會通人卷十九 中說

善也卽此窮之必凝神玩索不表裏精粗之漏一務鑽研其至善之極處盡由此悟而後更焉彼有一物自有彼分殊之粹美也卽彼窮之必注意探討不精粗表裏之遺餘務究竟其粹美之底蘊悉由彼識而後他焉而其一敬存心如故也前格一事有未精則專心於前而勿二以二不有以瑩然透徹有弗已後格一事有未明則潛神於後而勿參以三不有以灑然融釋有弗措而其一心居敬如昨也循是以往繼繼相承其求之專也不以彼侵此而彼此相洽其思之也亦不後凌前而前後相洽窮得數端而了悟

終當迎意而自解究理之一而知其爲仁究分之殊而知其爲義積習久而查澤化一境明而萬境融物不徧萬而盡格理必盡萬而畢明精析於一毫會歸於大通此聖門格物之中制也吾嘗有感於此而歎賞有云格物必須居敬敬則心專靡他理有斐見未瑩毫釐千里有差所以修己治人必先以此起家物各有一極致其則非近非遐窮透後天極處先天何曾有加知止物之所止無餘無欠無瑕始焉見道分明終身受用無涯又云格物必須觀書書中人去神存誰道糟粕餘味自是真酒化醇古來傳授道妙孰性理會通不卷十九 中說

不憑藉斯文物理非文不彰廣大精微具陳不識先天統緒藝焉曾何足云甲第似達非達醞雞同夢同昏喚醒心湛太虛始見道體本真三公不易此樂享有先天精神噫大道散於萬物萬物聚於六籍固矣然究其性命之原則自天地稟受先天之精神而賦予後天之萬物者也窮理必須盡性至于命斯能會斯道之指歸以合先天之大通格物之功不復遺餘力矣然道雖散於萬物而實則統於一心格致固無先後之序也物既格而知未致則徇外而遺內不幾於逐物而忘返乎外之物既格而無物外之理則內

之知可致而無心外之物於斯時也敬心不二內照不搖事有援據而此心得以開明物有徵驗而中心得以精白知之所遇者交證互發而真覺轉悟知之所不遇者沉思注想而神明自通寂而養恬不撓以小智之鑿訖而大通不枯以聞見之狹心境之全體本無限也或以氣質有拘斯有限耳必開其拘而全體自復其初以萬物爲吾之固有也心神之大用本無窮也或以意見有蔽斯有窮耳必撤其蔽而大用自返其始以萬理爲古之夙稟也三才表裏思之自至心具太虛也萬世上下潛之卽達心涵千古也知性理會通不卷十九 中說

理一之爲仁而一外無仁知分殊之爲義而分外無義格致兼盡內外交映心有定見而學知所止矣苟使知有未瑩則無往不謬不爲絕物之虛無則爲玩物徇物之邪僻不爲以義爲障之灰心則爲博物不根之浮夸若斯人者雖終日自修不知吾德之與天同大終身治人不知斯人非心外之物安能得其指歸乎噫不先有開孰後有得此格致所以不可不預也夫

誠意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

誠意之學益進德之基爲心術至密之地爲學術至

要之幾誠則向上有本不誠則下流忘返戒謹之心  
孰有切於此者乎然必先明諸心而後能察其幾此  
不易之序也心既開明而意有未誠則所明之理無  
以有諸已不幾於空而不實乎方幾之未動氣不用  
事有善而無惡迨幾之方萌乘之以氣惡與善間出  
善萌於心吾知此善在所當爲也好之能無意乎必  
無有作好所好由寂而感極其真不以端倪至幽而  
乘之以欺惡萌於衷吾知此惡在所當去也惡之能  
無意乎必無有作惡所惡由衷而出極其實不以苗  
脉至眇而雜之以僞苟好善而有一毫之欺必絕之  
性理會通不卷十九 中說

四

於早使善之所向在乎必得而靡他有已獨知而人  
不知之真惡惡或有一息之僞必遏之於獨使惡之  
所之在乎決去而不一有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實正  
念發於仁義之一派乃所願慕也願慕之念惟正之  
趨而真意存存於密密不以鬼神莫知而潛改其幾  
正之一派敢須臾離乎邪思萌於非仁非義之一脉  
固所憎嫉也憎嫉之情惟邪之攻而實意肫肫於冥  
冥不以耳目莫及而默移其端邪之一脉敢頃刻入  
乎夫善惡知之真而好惡極其實時則私欲惡念以  
之過絕而內無所容將見天德王道之純家國天下

之治可冀其成俗學功利之隘陋異端清談之空疎  
可杜其漸學之進修有實地矣夫意誠而后心可以  
正此不易之序也苟能謹幾而不能立乎其大不幾  
於胃次狹隘而有外乎蓋心之本體湛一太虛性外  
無物安得有二彼欲動情勝則一者二矣必居敬以  
直之主一以持之事未接也當寂而寂虛以待之不  
爲之先喜怒不形憂懼不作心不期必於事先而情  
不失之有所無將迎也本體之虛常自若焉事方接  
也隨感而應不徇於好樂而當怒不怒不泥於憂懼  
而當喜不喜心不偏重於事幾而情不失之有所無  
性理會通不卷十九 中說

五

係累也本體之一各有在焉及事之既過也由感而  
寂喜怒哀釋而不再憂懼解而不二心不凝滯於事後  
而情不失之有所無留吝也本體之虛常自如焉事  
之往來無預於已心之寂感隨時順應是蓋既不徇  
物亦不絕物而操存有恒來無所拒去無所追而涵  
養純熟始焉私欲惡念過絕於誠意之際茲焉閑思  
雜慮掃淨於正心之時合天地動靜之妙機具先天  
精神之大全仁立義行心之體用復其初而得其正  
矣夫心正而后身可以修此不易之序也然心爲身  
之主宰而備萬物於中身則爲心之區宇而應萬物

於外心正而身未修則直內無以方外迹與心違豈所以合外內乎是故一身之運用不越乎仁愛義惡之兩端愛惡之應酬足管乎羣倫庶類之萬務見人有善因其可好而好之無作好也然其人未仁不能無惡復因其可惡而惡之不以好之方殷而遂忘其惡也方好而惡善否在彼已何與焉若乃好是人而有惡不復知則所好陷於一偏而一身之容色詞氣形於所好者皆苟矣欲外之方得乎見人有惡因其可惡而惡之無作惡也然其性未喪不能無善復因其可好而好之不以惡之方嚴而遂寢其好也方惡性理會通不卷十九 中說 本

而好滅否在彼已不預焉若乃惡是人而有善不復知則所惡溺於一曲而百體之動靜云爲發於所惡者皆非矣欲身之修得乎要之膚殼之表形色之間一舉一笑一畏一傲凡形於好惡之端倪者各中乎節無偏倚也一喜一怒一矜一敬凡發乎好惡之情緒者各稱其情無固滯也學而至此則不氣質其形而形外無性不血脉其體而體外無道始焉自格而致也性之所有者盡之心茲焉自誠正而修也心之所知者踐之身身而進修於大成家之本自我立矣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

齊家之學萬化之原吾心之所體者非止於家也莫此爲厚吾身之所教者豈獨家也莫此爲切何者原其初則一體而分形一氣而分息其隔幾何卽乎今則同閭而居同井而食共朝夕而遊密孰加焉第以骨肉之間情常勝禮恩常掩義雖有政有法而難行也然以道明德立之一身率我分形分息之衆身不過舉此加彼耳故必身修而后家可以齊其序豈容紊乎設或家人爲氣稟俗染之所蔽而吾德不洽於一家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天命之大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必導之以正使其非僻之心自沮動性理會通不卷十九 中說 七

之以誠使其欺詐之意自消以吾力之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以吾善之先得而啟其所同然父子兄弟務敦孝友不以恩之偏溺而妨天倫所當重夫婦長幼務修恭順不以愛之偏徇而掩人紀所當爲至若事君務守法盡忠以供其職勿傷倫敗類以違其令此則合其類以經之然也若分其緒以綸之則父之慈存乎擇師講學而教以修德守身爲重稅產宜有而不必盛子之孝存乎體心承意而恒以爲惡辱親爲耻甘旨宜精而不必侈爲昆爲季皆天所敎本乎一身遺體無二弟恭其兄兄愛其弟勿懷妬忌勿學循

似有一于此觸處乖戾勿聽婦言勿計小利有一于此轉眼反視兄饑父悲弟寒父慮曷體父心相親無替夫以內外之別爲重而牝晨之敗事所當戒婦以服食之治具爲職而閭外之家事不可預夫柔妻剛家之不祥夫義婦順家之吉昌至若君臣之際食土之毛者知感君之賜賦稅力役不敢懈捍災禦侮不敢後也食君之祿者盡忠上之心補過必須幾諫以回其善端納約必自戶牖以開其蔽惑使君有從諫之益身無批逆之罪也宗族有親疎而在我公之以仁恩誼有隆殺而在我處之以義此教於家者以仁

性理會通卷十九

中說

人

身率衆身九族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同宗有賢愚貧富之不齊者可不輔之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勸出義田五十畝有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遞爲增減而二頃以下免之擇族人之朴實不欺者主田稅之出入會衆以朋給同族之不足凡沾田稅之惠務盡田多之報有事則代勞無事則候問後臨其喪無服服總麻小功服大功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其田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寡無田可助則設義廩數楹候夏秋之時勸出稻麥收貯廩中擇族中之質朴者主之會衆以朋同族之不能自存

者其廩之左立祠以祀入穀多而及人博者其祠中之左右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右曰愧頑書其吝者歲終集衆謁祠而讀誦之以爲勸戒此家衆不能無饑寒而養之有法使有一人失養則心有外而仁義有虧可乎養既有備教不可緩勸族中之富者開設義塾延有行而文者爲之師以教子弟及同宗之無師無贅者先授以小學莫要於習禮訓之正容止齊顏色以約其形體訓之敦孝行和長幼尊君令以約其情志諭以奢侈爲饑寒之招宴安爲憂患之招以導之勤儉諭以博奕之荒爲自棄其家酒色

性理會通卷十九

中說

九

之荒爲自棄其身以導之抑畏敏者開之以簡重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以導之中和欲其慈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悻悻然以導之莊謹及其幼儀可觀德性有定然後授以四子次讀一經次習文藝循序漸進有志行道者送入儒學以淑已淑人爲心否則居家事親教子課農積穀以備收運係官錢糧之費以爲守身守家之地歲爲燕樂同宗之會四其時用四仲之月其物用時祭之餘豕羊各一酒醴羞菓隨所有不必侈其坐以尊卑長幼爲序尊者雖譯子必位乎上長者雖貧賤必以齒酒

以七行九行爲節飲食皆後長者擇在塾童生數輩羣歌詩之樂章以和洽其族人不接之情其詩以關雎蓼莪蕭蕭棠棣谷風黃鳥之什俾族衆咸知勸勉以遷善塾師讀邦法講古訓爲釋其義俾族衆知所向方而畏法講讀畢命童生誦嘉言有云有過相補有患相顧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父又曰有惡相沮有難相撫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祖父立心欲貽安妥無或結勢黨惡多故黨惡多故不如不誦誦畢少者送老者歸及門而返夫自同祖同父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教以義塾講法講古而約之以禮養以義廉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中說

俾國人視儀聽倡以其行於家者移於乃國移孝以忠君移悌以順長而忠順之風洋溢於四境移慈以使衆移誠以保民而慈祥之澤均被於郊圻環域之內施以一視之仁所愛之中揆以可否之義此教於國者以一家準萬家而百姓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國中有肥磽厚薄之不等又可不輔之以法乎彼義田義廩之立法已有家族舉行之成式不待言矣若欲爲積穀之計必先禁糜穀之事何者有若桀黠之家謀利多端驕矜之徒奢僭多事侈宮室服飾者擬偏千乘盛嫁娶賓宴者執事千指肩輿樓船出入敲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中說



之行義歛散則請於本郡之遺官其後本米還官尚餘三千餘石以備荒而邑民不病於饑此法在朱子固無計功謀利之心蓋君子之爲利利民而不與豈若小人之爲利雖以利民而在已實有所希覬乎凡用法一有所爲而然則與天地大中無倚之心不相似非所以明吾明德也夫立法固在得宜行法尤在得人誠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爲奸而治效隨之是則任法任人缺一可乎民既有養不可無教蓋教以學禮爲先學以啓蒙爲要在昔成周設閭胥族師黨正之制立八歲以上啓蒙之教惟自幼而得先入性理會通卷十九 中說 十三

之言爲之主則向後雖有外誘之干莫之奪所以定性早而戒德易也後世人心之不古若者正以社學未興小學久廢士以勝冠之年入郡邑之學習俗已固志向已定綺語之習寤寐在念仁義之言扞格難入是宜學無德業仕多功利欲治之逮古得乎故必倣成周之制興社學之教以百家爲里分二十五家爲社擇有行而文者爲之師集八歲以上者爲之徒當是時志氣未定習俗未染惟先入之訓言爲之主則後來之物誘莫之入是以社學之教不必他求家塾之教具有成式舉而行之自當見效然善教之法

既開之於早而激厲之法當策之於後每歲二分二至日社師各率童生往謁縣長縣長閱視其進退之威儀考試其應對之詞氣果能循循有禮造成令器師之勤教有賞否則量爲之罰以激昂其志氣境內民社果能學禮成習積習成俗者老言其狀於當道上官以縣長教民有績報部其不然者以縣長教民無績報夫既導之以善教而又督之以有司賢才由此出世道由此亨成周之盛復見於今蓋有善教而后有善士有善士而后有善俗有善俗而后有善治也然有德而無法治不可得也有法而不得其人法性理會通卷十九 中說 十三

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有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有則危人法其可缺一乎學而進此天下之本自國立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其序豈容紊乎夫國以甸服爲域天下以四海爲域固有近遠之相懸也然以吾已治之一國準夫四海之萬國不待他求也惟舉近措遠耳設或兆民爲氣稟俗染之所溺而吾德不流於四遠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天地無倚之心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率以身教導以賢能使舊習改趨於善良厚其恒產薄其稅歛俾良心不喪於寒餓海隅蒼生聞風而喚醒愚者



知方惡者遷善人各親親長而善俗習成於海隅  
多方黎庶仰極而慙悔頑夫知耻懦夫奮志家各老  
老幼幼而聲教洋溢於多方澤之以周流無間之仁  
處之以各有攸當之義此教於天下者以一國準萬  
國而兆民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天下地有肥磽人  
有華夷之不類又可不輔之以法乎蓋治法有六政  
也教也禮也樂也兵也刑也政教禮樂行之家國已  
有成式措之天下曾無二致若乃兵刑之法在天下  
則不無嶺海之寇賊外夷之侵侮安不忘危治常憂  
亂兵刑豈可一日弛乎二者不得已而用以防姦除  
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中說 十四

欲之仁德不惑於貨利者斯可得其情有特立之義  
德不屈於權勢者斯不受其欺百僚之職皆以無曠  
爲能士師之職則以民不犯而官虛設爲能他事皆  
以法爲要人次之惟刑獨以人爲要法次之欲得不  
究之太平須擇不凡之奇士任非其人而欲罪當其  
情非吾所敢知也苟有一人稱冤而與天地所稟先  
天之中以爲之心者不合豈所以明明德乎理兵之  
法本之以仁義濟之以紀律在古聖人以不戰而屈  
人兵爲上以故好謀而惡戰蓋好生之本心也然戰  
以止戰殺以止殺乃不得已而有時乎濟用蓋保民  
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中說 十五

之妙算也是故兵法之綱要有二有一定不易者存  
乎居重御輕之足恃有臨機應變者存乎擇將布陣  
之得人自三代以下之兵制惟李唐之初略同於三  
代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內者殆居  
其半關內府幾乎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得  
居重御輕之良規無容議矣其後一變而爲曠騎再  
變而爲方鎮始與先王之制大相背馳國隨以亡使  
其國初之制持久不變唐雖至今存可也我

國朝惟少保公謙典兵時每歲於京城四十八衛中  
選年壯能武之精兵銳卒十二萬置十二營屯於城

外無事則分統於衆將而大柄不旁落於一人有事則聞警即發不待稽遲而總制於一帥此亦居重馭輕之妙算繼今以往持久一變雖萬世一統可也此兵制之第一要務有然耳乃若臨機應變則不一而足無事則將之愛士如愛子處軍事如家事務施仁義而結心以效死有事則士之愛將如愛父畏將如畏敵務行仁義而除惡以救民布陣須設援兵之隊伍分屬前鋒以應濟臨陣須備犒勞之醪內振奮勇氣以折衝凡於對敵未交之先須設守禦庇身之陣敵在江湖務造巨艦上設小樓左側披鐵皮之木板惟理會通本卷十九中說以捍之右側貯兵器糧米牲醪以稱之環列數百艦以爲營營中屯聚八八陣以爲守常使我爲主而敵爲客戰守由我而不由敵敵陣整肅則以守禦爲主而以全取勝敵陣散亂則以攻擊爲務而先攻其瑕庶幾有勝無敗也敵在平原務造大車上設小樓裝木板以庇身留小牖以發弩環列車數百兩以爲營營中聚精兵車中儲糧米醪肉戰守由我而不由彼庶幾無敗而有勝也敵在山谷彼可以下我不可升須就隘口之傍擇平坦之地結廬一區週遭鑿溝築壘皆山向溝以開門溝面設板以爲橋敵來則撤板

我出則駕板我可以往彼不可來屯兵於廬舍把持其隘口阻截其糧道與敵相持日久敵將絕糧成擒敵在曠野千里長驅直突無少阻礙須令州縣官僚各照所屬地方開溝築壘自南至北一直千里溝壘不斷就中設門聚兵守備使賊之長驅失便勢窮力沮此兵法之綱要制勝之良策關民命而繫國祚在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稽之前古則往聖先賢有行之者尤當參考軒轅有五陣之法本於五行之相克相生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我爲金形方陣以禦之惟理會通本卷十九中說敵以火形銳陣來我爲木形曲陣以禦之自餘三陣竝以所克克之欲勝彼之敵也視五行相克之形欲變我之陣也循五行相生之序此軒轅五陣之法無非除害救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皇者之師也太公祖之爲三陣有天陣如星宿盈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此太公祖軒轅以爲法王佐之師也迨至武侯有八陣之兵法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爲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兌爲白虎故東曰龍陣西曰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坤

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有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北方則蛇陣爲正而天陣雲陣爲奇以應之敵在南方則鳥陣爲正而風陣地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爲正而虎陣蛇陣爲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爲正而龍陣鳥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隅也亦然大將所居爲握奇之所是謂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之蛇是謂首尾應其中也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兵隱然而敵人不知此孔明八陣之法依八卦之方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冲銳

位運天機之妙用無非除惡安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王佐之師也李靖祖之爲六花陣中爲中軍外爲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旣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其詭道雖行於紀律之間其伐罪則假仁義之名此伯者之師也在誠意君子用之則無計功謀利之心有除惡救民之德君子豈以人廢法哉吾以是知兵刑之法關繫民命國祚非輕苟於舉措用舍之際合中道而當人心使天下有教而無訟有征而無戰家被全德之澤戶享平康之福然后吾德之

本體不虧與天地之心合德斯得與先天之精神往來洪範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端在是矣使天下有一夫不遂則吾之德有虧心有外不得與先天精神相入而相往來是自棄耳是以大學節序必成於八者蓋以德之體不可小就用不可小行也故自格物循至於修身則德之體大就而其用得以大行自誠意循至於平天下則德之用大行而其體得以大就此新民之能事爲自新之極功物我無間查滓渾化抑不知太虛爲我乎我爲太虛乎蓋後天有形而有涯後天之道無形而無涯無非先天一統之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冲銳

太虛也必至此而后先天之精神統會吾心而滿腔皆生生之道脉家國天下無心外之人者蓋以其受天明命而得先天生生之易以爲此心之中而不偏不已固有然也是以大學之傳窮理必自表以透裏修己必自裏以徹表一身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素自然遺物我輕得喪忘榮辱終日乾乾於生生之一脉務以兼善天下後世爲德性內事亦惟復先天大中之初而全其不偏不已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於其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蓋善或有不中至善則無不中捨此非吾所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爲修己

治人之的也有以哉

性理會通本卷十九



性理會通卷二十

河津薛 壇著



道論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揉之相滓也

性理會通本卷二十  
太極一國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

默識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械人不以熟寢而息  
其虛靈之知覺。

石磬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  
也。知此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細看萬物皆自中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  
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遠聞鐘響。尹曰。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 通論

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  
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  
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  
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  
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

觀日影之漸移。卽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之之。是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  
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  
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 通論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  
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言性言  
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數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  
後乃有易之說。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  
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縱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  
志。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肉增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偏謂其平聲者陽也。側聲  
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靜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窓屋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衛小基卽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戴鳥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性理會通不卷二十 通論

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之俱盡而有戚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翕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

物雖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冥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爲政以法律爲師名言也旣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 通論

懽譴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

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爲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爲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一念之差心卽放縱覺其差而心卽正

欲淡則心虛虛心則氣清氣則理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  
一毫懈怠

性理會通

卷二十 道論

六

愈收歛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悔聖人之言也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嫩物。譬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虛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礙冰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

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

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

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

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

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

性理會通

卷二十 道論

七

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

殊也。苟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

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增城湛若水撰

新論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二物一物侵尋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言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孰大焉制之五服爲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新論

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孰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爲安噫惑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羣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羣將不願乘之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陽之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虧遲速之間陰陽之性爲然

孔明淵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者大焉爾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行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鄉里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新論

李士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非土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思則不能通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外氣以求性道也祇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爲魚之察易一陰一陽之訓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言性者鮮不流於釋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則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大故水爲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



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爲先  
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  
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  
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  
以潛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於化育  
非天下之聰明睿智其孰能盡之

虛無卽氣也如人之噓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卽虛  
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  
氣之質而其氣卽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一  
論  
體則於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  
待種也氣卽種也古氣化而生也故虛者生之本  
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  
得隙光焉侈然以爲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牆壁也  
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起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  
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  
好也文藝也皆牆壁之類也故闢之而後可以見道  
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塞  
則死矣聖人之心太虛乎故能生萬化位天地育萬

物中和之極也必有主而後能虛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天  
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  
天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况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  
而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  
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  
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  
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一  
論  
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  
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  
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  
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  
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  
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  
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  
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  
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惡卽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卽道也。夫字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間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之本一。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爲之也。水之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爲天體爲地血。承者氣以行乎體。天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新論

卷二十一 新論

五

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地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滅地則益天。蓋未暗其理焉。

性卽氣也。然則釋者以般運之爲性也。然乎曰以般運之爲性。也不可也。外般運以求性。不可也。是故般運氣也。有般運之理存焉。是故謂之性。猶洒掃應對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其知性乎。

木之拔於風也。枝累之也。夫枝葉發於根者也。然猶

以累其根而況本之則無而務爲枝葉者乎。故有周公孔子之盛德。斯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終

新論

六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餘姚王守仁著

陽明語錄

種樹者必種其德。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性理會通卷二十二陽明語錄

一。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捕鼠一般。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陳九川往處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知。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

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不欠闕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

性理會通

卷二十一

陽明語錄

三

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傾上便浸壞了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得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或問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性理會通

卷二十一

陽明語錄

四

若夫問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鰥寡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中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中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中亦有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

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  
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  
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  
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  
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  
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  
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  
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  
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  
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五  
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  
也朋友也以及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  
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  
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  
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  
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  
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  
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  
厚薄隨感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  
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

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  
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  
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  
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  
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  
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于天下蓋昔之人  
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驚  
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  
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  
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六  
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  
功利之徒是已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  
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  
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  
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  
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  
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  
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  
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其說  
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

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七

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

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三 陽明語錄

★

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

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九

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十

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

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是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性理會通

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

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散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而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崇一問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性理會通何如先生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



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崇一問思索亦是良知發用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陽明語錄 十三

別先生曰思曰慮庸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崇一問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云分爲兩事

或鼓舞支持事畢則困憊已甚既迫於事勢又困於精力奈何先生曰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陽明語錄 十四

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事畢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

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原靜問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解先生曰照心非妄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陽明語錄十五

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新會陳獻章撰

白沙要語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白沙要語

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謂信子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誦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為己者。其任也為人。學為人者。其任也為己。斷不疑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白沙要語

二

學賢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為難也。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然。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白沙要語

三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

淡不貸於豪右。惠可及乎縈髮。

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猷猷旣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然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三 白沙要語 附

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眞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贅。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余曩讀蘇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

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卽。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三 白沙要語

五

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金華宋 濂著

潛溪遠言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爲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

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潛溪遠言  
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蠲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泰山稽顙帝師大彭亮父穆圖帝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鄴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鄴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

憲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鄴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鄴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爲不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潛溪遠言  
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後以竊司馬言之

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爲東回南作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天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含周髀勾股不可里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中國論也。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雖然若弗移。克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惟理會通。不卷二十四。潛溪雜言。辛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芬芬。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賡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惟理會通。不卷二十四。潛溪雜言。四

有所不足。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藏劍。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微名。名必累。以貨徇身。身必亡。墮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噉噉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

嫩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今則榮屈今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手能絕外誘乎能山立  
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  
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潘溪遠言 五  
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成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括蒼劉基著

郁離子微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  
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  
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  
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  
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騾服知其不可以  
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  
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郁離子微  
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  
服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  
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  
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  
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  
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  
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  
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  
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

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慙恚執斧鑿而坐會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五 郁離子 二

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執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饗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五 郁離子 三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薨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本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枘櫨剪爲樵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乃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夢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許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議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帆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爲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爲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

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子矣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

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性理會通本卷二十五 郁離子微

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成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螯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飲之可乎。曰不可。有魚于池而患賴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

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賴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它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性理會通本卷二十五 郁離子微

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眚。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

然後強無梗帶無間故令不疚而行井田可復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治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治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郁離子微  
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視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

人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民之靈

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郁離子微

九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

烏傷王 禕著

華川卮辭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 華川卮辭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

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

久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忌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慾心莫難解如疑心

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資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斬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 華川卮辭

於斯三者致戒焉灾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明燭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養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灾而襲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肘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鷂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鼃鼃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驕爵祿者灾之隅功

名者禍之與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性理會通

卷二十六 華川厄辭

三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墮乎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爲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剗革爲鞠猶必有師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鱉亦千里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

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蜚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衰則慢慢則欺欺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什柱梁蚊蠅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根莠根莠雖微亦不得不除者也

性理會通

卷二十六 華川厄辭

四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

夫台方孝孺著

侯城雜識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責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教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七 侯城雜識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

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

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已及物而仕樂也適已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將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未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執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止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七 侯城雜識

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慈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已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忤于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平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

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蔽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資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剝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據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性理會通不卷二十七 侯城雜錄 五

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可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惟理會通不卷二十七 侯城雜錄 四

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詐也寧本

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死好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

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簞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七 侯城雜識

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歟不附乎祖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歟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

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膏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為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七 侯城雜識

常有餘達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



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

成。

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斃益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溪以其盈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 侯城雜議

七

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一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解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已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永喜陳 壇撰

近思雜問

近思錄載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言之何耶。

一陽復於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法言出入無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雜問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夏建寅爲人統商建丑爲地統周建子爲天統檢律曆志看太簇是正月位於寅爲人統黃鐘是十一月位於子爲天統以林鐘爲地統合位於丑在十二月今以月令攷之則林鐘位於未在六月何也。

林鐘固是六月六月卽十二月之衝陽管用正月黃鐘  
太陰管用其衝呂必如是方得全律黃鐘九寸太簇八寸林鐘六寸  
餘皆大率陽全陰半陽以一爲一陰以二爲一故乾  
三畫坤六畫此真至之理不可不講

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

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  
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  
是真實已是有所倚着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  
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  
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  
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變化如何分別

變如鳩化爲鷹雀化爲蛤正欲脫離舊殼化則已脫  
離舊殼了見鷹而不見鳩見蛤而不見雀痕跡俱泯  
矣

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爲天行至健一日一  
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  
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而  
云耳

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開橫渠有此

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  
背後欠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  
度有奇庶乎簡捷超徑易布算也

人說性便分善惡而心之善惡不曾說

性是心之骨干性既如此則心不假言

明道曰在人爲性王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  
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

情如何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  
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看到一舉而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

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血氣之性與氣稟之性同否

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是血氣之性荀子性惡楊子性  
善惡混韓子三品與論語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  
皆是氣稟之性血氣之性是於氣稟中獨指知覺運  
動悅色嗜味言之尤爲卑下

伊川說穿牛鼻絡馬首是率性之道夫牛有牛之  
性馬有馬之性彼固自率其性耳若穿牛絡馬乃  
是聖人裁成之道切慮此當是修道之教

不是自家穿絡他乃是物性各有不同牛必須穿鼻

絡首則非其性矣。馬必須絡首穿鼻則非其性矣。是  
他物性各自有由行之路如此。即不干聖人事。設使  
牛而可絡首馬而可穿鼻。則是不由物性乃由聖人  
矣。

張子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此義如何。  
有性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為義理  
由氣上發者。為氣質。雖有稟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克  
之。謂窮理。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  
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理會通

卷二十八

四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  
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  
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  
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  
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  
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  
之時。諸子之言性。性皆指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  
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荅之。只就他  
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  
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

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  
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  
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  
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韓退之以三品言性。果與夫子上智下愚不移之  
說合否。

三品之說。畧似論語性近習遠。

明道謂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性即

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之謂。自家這裏。心自有所

性理會通

卷二十八

五

守如何。為氣所勝。習所奪。

學者為氣稟所拘。習俗所制。不能擺落。纏繞只為做  
人無立志。不自強為善。不願作向上人。遂落在旋渦  
中。無由拔出。學者須是立志為先。此志乃孟子尚志  
之志。

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  
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

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  
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  
正聲正氣。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之中。但外義理

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經權二字如何分別

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

五皇極之道程子以極為時中晦翁謂之至同否極者至盡無以加之辭本不訓中字中是無偏倚無過不及之稱各有所當前儒秤尺猶疎晦翁加密矣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又曰中不可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此乃時中之中初無定體隨時處中即所謂權也中生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問

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明義精不能到此程子以權即經而以反經合道之說為非晦翁引孟子說為經權亦當有辨

權乃權衡之權即隨物以取平者古人借此權字以秤量事理即所謂義之宜即所謂時中也既曰義與中又何嘗曰反經來但以變通從時求合於經不可直謂之經耳

造化

天地造化萬物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

見者非獨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何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

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丁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生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問

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此先儒之通論然月過中於天而日行於地之下則月何以為光借日四面空虛故日從空中照出日光既四面合照則月當常圓何為復有虧缺

為地浮在天中間上下四方皆空虛只有茫茫無畔邊岸底水水即所以謂之太虛故日雖入地其光迸出與太陰之氣相感但月去日有遠近故光有盈缺近日則光小遠日則光大

日食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

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食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過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集註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功大而器小是德不勝才惠而不知爲政是才不勝德

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

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通思雜問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

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迨施倫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橫渠云文要密察心要洪放何者爲文

文謂節文之文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雖甚嚴密不少舒放然心裏却甚泰然

在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祭先聖用上丁社稷用上戊此唐開元制也至今用之不知用戊用

丁何義

外事謂祭天地社稷山川及兵戎之事內事謂祭宗廟及冠婚學校之事社稷用戊固剛日古用甲日洛邑方用戊釋奠用上丁乃柔日主於文也夏小正及月令已武學用戊主武也毛詩古川維戊上丁釋奠是開元

禮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通思雜問九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如何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

古風氣人物之異程子謂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既是衰了還有淳時否

有大盛衰有小盛衰大盛衰則三代不似唐虞秦漢不似三代晉宋不似秦漢隋唐不似晉宋小盛衰則商初勝如夏末周初勝如商末漢初勝如周末晉初勝似漢末唐初勝如六朝之類

橫渠云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其旨如何

此言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實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

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卽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以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錄

仁之人全無人心。仁者以手足偏痺爲既無人心。問他怎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人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耳。

明道云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話。

一往一來一屈一伸一闔一闔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無處不是此兩扇物事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備此三句方是無端無始意。蓋感應二字

貫通陰陽動靜。謂陽動爲感。固可謂陰靜爲應。亦可謂陽動爲應。固可謂陰靜爲感。亦可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耳。

朱子解太極圖云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竊疑乾男坤女非止言人凡陽之屬皆男也。陰之屬皆女也。氣化之初萬物已在其

中矣。萬物化生非止言飛潛動植凡人亦萬物之一形。形化之後人在其中矣。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錄

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爲人爲已如何。

爲已。是真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已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才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已爲已者只是屈頭權重。不計窮達得喪也。

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耶。

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動方是詣理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

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是文帝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一

王伯如何分別

司馬溫公無王伯之卡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璫珠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法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霸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霸之智力而後有王霸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霸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無將迎如何

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當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道理

空積忽微如何

言起空立數似求忽微之數也如四分度之一起空立四分於內取其一積却是積叠如說五寸三分二之類

誠無爲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陰如何便是惡

陽太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三

實理卽爲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夏尚忠商尚質周尙文此固各一代之所尙然使其不易代則夏將終於忠商將終於質周將終於文不知時節既變聖人如何區處

自是三勢如此不是三代聖人開國之初揭箇樣範要人如此

橫渠曰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

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  
須是養乎中自然語順若如須欲於外面着力加  
修辭之功是如何

出辭氣出字着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  
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着工夫者  
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如何

凡古書言天處皆指理而言非但謂蒼蒼者凡古書

言道處皆主物而言非但謂空空者故橫渠以太虛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四

氣化釋之凡說性處雖王氣必帶理此皆古人制字  
之深意當作如是看

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

行是四者即爲道得是四者即爲德

乾爲大坤爲至

大者尊辭至者親辭所謂尊天而親地也

忿怒二字爲人害最大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

慾然喜怒哀懼愛惡慾君子以爲人情夫情出於

性性出於天則是天之付於人者亦有不善耶

喜怒哀發而中節則爲和發不中節則爲害此事全在

常人責天不得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只奉  
行此語

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  
寡慾則知無不盡

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  
存在才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集注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意者學以智  
爲先莫是知至至之之說否成德以仁爲先其義

未解

進學是施功時則智先於仁由明至誠也成德是收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五

功時則仁大於智誠則能明矣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唯敬而無失最盡則中

不過是箇敬字才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着甚工夫才着得力便是  
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

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即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  
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即不偏倚之謂

或問九章謂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  
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

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



爲經文有以已求人以已非人之嫌却自己才有善便去求人之善已才無惡便去非人之惡不是君子反躬意思故先賢下此一轉語方見全是爲已大意謂欲責人先須責己不是才責己了便責人此君子小人爲已爲人之分毫釐間耳

程子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觀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聖賢工夫只此兩端在論語則爲博文約禮在大學則爲致知誠意在中庸則爲擇善固執在易則爲知崇禮卑能擴充此二事卽作聖之資若輕視之所以性理會通不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本

爲下愚也

循物之信與率性之道如何愚謂實有此道便是信不知然否

循物無違之謂信信主人言言貴有物如物有五分便言五分物有十分便言十分是謂循物無違如以道言實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循物無違也與率性之道不同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箇麓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

忍性便是進道之階由堯夫之言則是與不正人居亦可以正乎

學道人處處是進道之機逆境處進人益峻是他自做小人吾輩却因他做君子老子云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亦此意先賢此等處訓人真切但當三復受用耳

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如何

此謂太朴始散之初三才所生之序如此子是亥寅之方氣自亥寅中始開丑則其形見露矣故地於此而開寅則見露尤著故合氣與形而人於是乎生今性理會通不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本

百物所生之序亦如此皆從子上生起

明道云人之爲學必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既路頭正了只剗定腳根消消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科第標準橫在胸臆煞害事

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

大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不欺相去還如何

無妄是實理。自然如此。可以說天與聖人不欺是欲實其心。只可說學者。

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靜內陰具於陽。動內還是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還是說陰了陽。陽了陰。乃若水為陰而生於陽之變火為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

陽生陰。陰生陽。猶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為其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氣分而為二名耳。陽變生水。即天一生水也。陰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八

合生火。即地二生火也。

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願聞其旨。

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今更不須問所生之序。此太極剖判之初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端與始如何分別。

端頭也。物之圓環者。無端中則有端矣。始者終之對。二氣循環不已。故無端。運行不歇。故無始。不斷。故無端。無終。故無始。

近思錄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一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

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在內。故又謂之虛耳。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十九

近思云。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於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麓如何。

心麓是暗處。多明處少。故只見得明白道理。若精微處。則分析不去。只為有寸而無分也。聖人心如百分。謂謂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麓。

樂書云。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未審五章可得而聞否。

五章未聞。恐如過河間趙鞅殺鳴犢而作詩以哀之。

韓文公後補之爲琴操未知然否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必起計度之心因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毋乃死灰其心耶

只爲滯着在胸次雖事過之後猶復萌動正所謂心  
有好樂則不得其正若事往卽化則得其正矣

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  
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

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或未之知也如  
何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雜問

二十一

研窮義理之精微至於入神卽是義理浹洽純熟心

胸間悅豫潤澤是事豫吾內也豫吾內者乃所以利

吾外也此語解以一句利用安身謂資物之用以養其

身使氣體之間安舒順適是素利吾外也利吾外者

乃所以養吾內也此語解以一句橫渠釋易四語謂皆

是内外交相養平生得此受用其下云皆釋易下文

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

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

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

龜山說聖人縱心聖人無心不知心如何縱如何

無得

此異教語先儒墮落其中一而不知要知古無縱心語  
無心則有之止謂無計較之私心耳

伊川撰明道行狀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  
知化由通於禮樂性命孝悌伊川已作一統底事  
看了不識神化禮樂當如何看

兩句皆由粗至精由學者至聖人謂本是一串道理  
但須還踏實底做起本孝弟而盡性至命此行之

極至通禮樂而窮神知化此知之極至佛氏盡性至  
命矣而不本於孝弟則行之過也莊氏窮神知化矣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近思雜問

二十一

而不通於禮樂則知之過矣

橫渠學堂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不知如何是起爭端

一銘中言義理匪匪正好講量却不於血肉上理會

乃於皮膚之外起意豈非頑不知訂愚不知砭耶橫

渠憫俗學頑愚故以此立齋吾友以此問余以此相

詰非起爭端邪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仁與道猶身之左右體一息相去離不得但仁主利

愛故以右言取其便順也古體仁者人也古語不道

若事物當然之路義者事物當然之理故以道爲義此皆漢儒無理之言不妨作如此觀

鬼神造化之迹

神氣雷霆風雨霜露皆迹也鬼神尸之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有足而無眼則欲動而何之有眼而無足則雖明而何用此義取之噬嗑致知力行夾截並進之說

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非邪

明道是明脣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問 王

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嘗問伊川先生曰動以人欲之私然則如之何則可

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周濂溪云養心不止於寡慾蓋寡焉以至於無此謂私慾耳克去私慾當自寡而至於無若飲食男女之慾發而中節者是理義之當然雖大聖不能無濂溪卽非寂滅之謂也

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寒正如欲曉而天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斷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終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爲始萬物蓋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問 王

侵帶些生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

伊川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夫元之統亨利正是一元之氣統此三者不知仁統義禮知信如何

仁爲四端首乃衆善之長人有是仁則謂之人無是仁則不足以言人故曰仁者人也言人所以爲人者以有此理耳義禮智皆從此分出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所以包四端

伊川曰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氣歸爲鬼屬陰氣伸爲神屬陽此以陰陽之功用言

若偏言神處即以陰陽不測之妙言

程子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這箇道理還作麼生

太極動而生陽此感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此應也靜極復動此所應復為感也動極復靜此所感復有應也大率陽為感則陰為應陰為感則陽為應一陽一陰互為感應此言循環無端之理

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

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性理會通不卷主人近思雜問 子四  
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為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

明道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前三句主易言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後三句主中庸言各有分付頓放處

程子曰學詩不求序猶入室不由戶則序實詩之綱領也今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漢儒程子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晦翁乃不取小序何耶

晦翁出於諸老先生之後有集大成之義故程子有未盡處至晦翁而始成

仁者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切以為才言知覺已入智中來

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故流入禪學去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朱子言人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生感物而動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切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性理會通不卷主人近思雜問 子五  
則陰曷為便謂之惡耶通書言柔善為慈順巽惡為懦為邪佞則陰柔之中亦自有善惡也今遽以陰為惡所以可疑

陰陽以氣而言則為匹敵無非正氣以類而言則有貴賤用分淑慝故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主善而陰主惡者皆以類也自有並行不悖之理難執一方一面死定說也

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伊川先生又曰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是則恕乃仁之發見然質之明道所云則以已及物尚有事於推乎

恕之得名只是推己之義然所以能推己者爲人心有是仁也若元無是心何處推得來

西銘之書似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准既滋養之不能便枯燥入空門去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八 近思錄問 五十八

退藏於密程子曰密是用之源朱子云不可窺較之謂密程子說得輕些密字如何看

此是幾事不密之密未與物接之時無聲無臭無視無聽此密也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愚謂長處可法短處亦可鑒兼論何害

後輩於前輩便有少長之分此皆前輩風流所以助成仁也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何謂也

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爲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

七情裏愛與欲如何

愛者惡之反欲者愛之流

有無本不足以謂道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何也此語爲未識太極者設恐人着相尋求此物也今人說道說太極皆似懸空中有一物高掛在事物形器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八 近思錄問 五十八

之外閃鑠底似此見解須用腦上着一穴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又問此還是

指聖賢而言否

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晦翁謂凡物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卜而不可以毫釐差若未能分別天理人欲頭面如何大意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於末者人慾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止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

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曰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着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卽明廢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主本

橫渠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

橫渠此語不要做得時位大人看要做孔夫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如此若只指乾爲堯舜湯武用則不識易矣

橫渠曰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歟陟降庭止何以謂上下無常在帝左右何以謂進德及時

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見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去離吾身豈非進修欲及時邪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捉撕醒覺之意

伊川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悌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

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程門切實之學性理會通入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主本

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心以宰物言情以應物言此先儒用字最精處移換不得

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

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十二律相生是以陰陽分上下定損益五音相生

亦有上下

生之者爲母生者爲子卽是陰陽

道至於聖人極矣然禹湯文武周公之措置未嘗

或同或時不同故措置不容不異乃若諸子論性

豈係於時

聖賢之所同處非依本書葫蘆之謂斟酌損益各當

於義理耳才各當於義理則湯武之征誅與堯舜之

揖遜天地相反不害爲同也蓋堯舜揖遜義理當揖

遜湯武征誅義理當征誅但得義理長在所以異而

同也若諸子論性不同又不可以此論是其學問有

性理會通

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三十

醇疵故義理有同異若都到純粹地位則義理所同

亦無不同也

邢和叔問伊川一日三點檢如何夫能點檢固是

好

此學人言語不知如見肺肝一日三點檢開時何處

去此語與三省言語霄壤異

文中子曰化至九變而王道明不知所謂九變者

何如

此以蕭韶九成推之樂所以象治功之成也舜樂既

九變則舜之化亦九變矣文中子問答可見如武之

樂六成則武之化亦六變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

端循環而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上兩句說五行下兩句說陰陽五行交錯故生萬有

之不同二氣循環故兩儀終古不息

程子曰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此必是解肅時雨若一身之氣與天地相應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

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

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

性理會通

卷二十八 近思錄問

三十

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摸出來據他用事行

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

物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過者人之所辟也如何

便知其仁

與仁同過如唐太宗之處兄弟與周公之處兄弟均

是過也但周公之過光明正大而無私心終不離乎

仁太宗則陰賊傾危純是私慾上行仁心已不在矣

太極圖如何言水而木木而火火而上土而金

又水



水得氣之初陽氣一動便蒸潤便生水既蒸潤便萌達便生水既萌達便盛勢便生火火既盛便剝落便生土土既剝落便堅硬便生金金既生依舊又能生水到春來即萌蘖發生到夏來都長茂秋冬都收藏而堅勁又至一陽來依舊又生水蓋非歸根則不能發達乃生生不窮之理也

### 無極

無之極乃有之極惟其無中有有故少刻方生得這陰陽五行若無許多有在裏面如何有許多發出來以手閉太極指無極言這箇只是無復以手閉無極惟理會通入卷二十八近思錄問

### 三三

### 三爲

太極分陰陽圖上太極之左右各一重足矣何以這便是循環無端處反覆其手而言陽了陰陰了陽何曾窮已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蕭龍江林兆恩著

心聖直指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曾從儒門聽講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物師曰卽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真指

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卽凡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慎思之若兆恩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

明日格此一梅乎況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續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卽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始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爲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援宅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藐藐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指

二

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旣如是辯識矣豈不起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指

三

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卽默然趺坐剎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乃曰吾之教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卽非西來意旨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僧僧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齋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汚而爲心之齋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而爲心之坐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劫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兆恩尚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爲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邪其人茫然而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能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

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荅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即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爲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指

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爲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爲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訣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臍而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臍固本於根心況易之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指

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宣暢四肢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聖直指分作艮背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章如左雖曰顯泄殆盡然亦其可得而言也至於次第工夫微詞與旨則亦有不可得而言者蕭龍江林兆恩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从北从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故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

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心法也。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爲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重指

六

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爲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乎。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

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或問目之神也。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須臾看

中無定在微言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重指

七

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旦晝。牿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

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卽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爲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爲先。外旣忘矣。然後方可語之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指

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

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

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爲業。或讀書而時習之。句卽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裡。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辨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傅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廩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指

九

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修之一大助邪。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

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良山也。而山其心者良背之義也。若不求良於心而求良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况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

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非也。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指

十

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即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煉。林子曰。乃古人所謂困內困外者是也。何謂形煉。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汚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

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義四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即有如周公之困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指

十

要道也

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感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良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

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練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爲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爲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爲之。而之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指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指

十三

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爲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况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卽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指

十三

動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契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旣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

乃以人之身而槩言之也而良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爲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良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爲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爲首坤爲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講

十四

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腎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腎之間乃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雞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歟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溪有淺有浮有沉而黃中亦然有上有

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

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

十五

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况雞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講  
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  
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也心也今合內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內外二卦而言之若內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夫豈惟易道爲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



而盈於天地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爲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爲天之心地之心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講

十六

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貨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

行之也故止也者艮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功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健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健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於背之中也位之以存心矣思不出於庭性理會通卷二十九直講

十七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庭之中焉成之而爲性也其陰陽妙合而疑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焉成之而爲人也其夫婦妙合而疑不可知之道乎夫既妙合而疑成之而人焉子而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既妙合而凝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化之無窮矣

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卽有此一點靈光者繼善

而成性也卽此一點靈光易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卽名曰神命則寄之於膺於腎卽名曰氣曰精。

林子曰性而神也既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之者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豈特爲物所引而去之而已邪故先收此放心而艮之於背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也若也不知艮背則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點靈光邪

林子曰稊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卽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直講

十八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直講

十九

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存者存存此中也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夫天且不違矣而况人乎而况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爲也而于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林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既固矣更復何爲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既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天而自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

著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爲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爲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二十

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士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克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旣曰克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克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

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旣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三十

光明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直指

二十二

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能有以致之若有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

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未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直指

二十三

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存焉卽有顏冉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况知慧之不及顏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一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

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乎

### 虛空本體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大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

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中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

###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主事

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前而光景皆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修證而擬議耶其教於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而前光景皆我之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似此絕德豈其遠之云乎哉遐哉邈矣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遵而行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哉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以此絕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甘守自邇自卑之訓

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問本體虛空  
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余固不待學而得  
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之矣而曰無所用吾心致  
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  
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  
要之我自自之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  
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  
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爲學也豈不失之  
太早乎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直摘

子未



性理會通卷三十

龍谿王畿撰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間卿漸菴李子五臺陸子絨詞具  
生爲南滁之會先生乃以秋杪發錢塘達京口適冢  
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壩過訪舟中云嘉靖丁亥  
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聞良知之訓教人立  
必爲聖人之志親師取善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  
明快切實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  
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費決題覆且云爾都行時有一  
性理會通卷三十南遊會紀  
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僞學。論謂奔競本  
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  
所能及若僞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  
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  
以自愛也異日走全椒訪南玄戚子之廬諸友數十  
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戚子嘗有一念超三界  
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  
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  
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  
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兩峰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灰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性理會通卷三十南遊會紀二

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倪善端之端倪卽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宇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卽所謂樞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真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

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卽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慈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

性理會通卷三十南遊會紀三

之路昔香嚴童子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義黃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性理會通不卷三十 南遊會紀

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

武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脉理眾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猶言見天地萬物變化生歟之關鍵在

吾目中猶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性理會通不卷三十 南遊會紀

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為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武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凝



聚保合也不敢爲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  
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爲之先是川九之無首故曰  
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諸先  
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蕭先師問子才如何  
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  
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  
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  
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  
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南遊會紀

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  
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  
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  
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  
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  
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  
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  
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已  
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不是

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卽天良知卽帝顧天之命者顧  
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  
此槩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  
方是大豪傑作用也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  
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  
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  
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卽落  
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熙保  
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  
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南遊會紀

七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  
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  
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添故庶乎  
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巷終日如  
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  
將從前種種閑嚷伎倆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  
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  
識間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  
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  
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

德首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脉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 南遊會紀

八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吳興唐 樞撰

禮元剝語

天地從空中生人亦從空中生生而不有其生不貳不測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乃太虛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于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閏化機牽掇而靈未嘗滅牽掇者生于有其生未嘗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眞生有其生亦生于眞生初無相別萬靈一眞一眞萬否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于一以分合爲眞假以存逐惟理會通卷三十一禮元剝語 一  
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掇之生雖未嘗不生而終必于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非眞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即眞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眞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若逐物之思雖極盡計量三思愈遠  
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有流通

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匱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匱之化而見。氣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性卽理。性亦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非德非性。非性非理。非理非氣。非氣非人。非人非天。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首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禮元判語 二

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泥于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于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雨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于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木之榮悴。何等聲明文物。各擅通處。其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浩浩太虛。無有住際。中間神通徹字。徹宙人生氣質所疑。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亦無涯。其有涯。惟有

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總與浩浩太虛爲一。機呈則玄辨真苗。而神昭故誠。能動天地。感鬼神。乘不問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添助假借。界隔塵根。而分別出。妄施好惡。而取舍立。轉轉情機。而蔽固深。積累觸忤。而仇冤結。貪安方便。而阻畫成。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而復不自覺。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

性者得于天之生理。而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具。相空而性現。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正。證空而性真。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淨。用空而性行。有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禮元判語 三

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死。

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虛空真妙。一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着一物哉。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非太虛空真妙。一寂光淨承受之也。

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弘希玄覽。未得著實趣趨。

步步徒作一場想像玩弄耳此懸空學問有從文典上拈着有從事機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從因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神影響涉獵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體空忘置軀殼中含之空古人所謂修身踐形乃在七尺之躬了三才極理只從腳蹠發軔是學者第一步此處躡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心力

孔孟沒寥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見全身一斑任意作為或揮塵臯比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或秉權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禮元制論

四

國長民修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清修正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或甘恬高隱屏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廉靜關若追見天如何成覆地如何成載萬古如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只別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儼爾顛頭無的據也

生身以來這微骨體都是習心運月俸人有俸久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高頓凡日用觀記討論只培養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

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達者證古墮者拈古其新得奇悟闊趨峻立不知不覺陶鑄古人爐范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着火力十鍛百鎔何以煎銷夙具透露性真孔子十五志學煎銷習心至三十纔立不為習使蓋直須和根拔去另掀轉地面不畱餘種纔是光淨天生厥躬到此不容不從學問思辨上研窮究竟自然無處不是反身求誠亦無處不是樂取諸人以爲善又無處不是天地萬物一體

寂而住則照照而全則寂真照真寂照寂互蘊假寂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禮元制論

五

解散解散爲昏假照揣揣識揣識爲擾性靈故照性空故寂空從合來是以能生照靈由定出是以能居寂互無兩顧舉不重機顧無光可回機無緣可起是謂常寂常照乃天地之原始生人之根蒂末學習靜求明淆亂心體中間一習一求生添伎倆藝業種種總是簞頓造化戕賊元神直待身命將盡時諸火俱息然後悔愧無益亦有既死餘焰尚爲厲作祟良久而滅又復有少年銳業漸老消除太虛至妙之真永久不息固未嘗無定時只世短意長等待不及忽到窺悟時不容不墮淚

心無動靜乘之以時以啓其逗而心不爲其所逗心無生滅現之以感以別其化而心不爲其所化心無屈伸按之以機以著其運而心不爲其所運心無感應寓之以形以名其通而心不爲其所通故知動之恒藏可以議禮知靜之能顯可以作樂知生之得止可以立政知滅之不亡可以明刑知屈之存身可以分田知伸之蓄德可以制祿知感之忘物可以官人知應之舍已可以用財時非心而心不外于時命之流行而不已陰陽之所爲立也感非心而心不外于感情之呈露而難遏人物之所爲具也機非心而心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禮元判語

本

不外于機欲之利用以崇德生養之所爲遂也形非心而心不外于形事之假托以籍成任用之所爲重也明于陰陽之立人物之具生養之遂任用之重而後明吾之心明于吾之心而天下治明于天下之治而後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太一無病有二仰病知二是藥二復無藥無病而藥藥亦是病病而無藥并病不知不知之病遂離太一太一常在亦何有離其迷其悟在心肯否肯則一明否則一二一有萬千一不離一萬千皆一離一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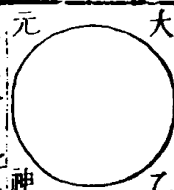
二從一生一哉太一是名真一知二是一二復亦一耐病諱病一總不減藥來病去一總自如是以太一無病無藥其有病藥乃人添增及其有病萬千病一病及其有藥萬千藥一藥一藥起萬千方一病現千萬症按症立方修方對症症不泥脉部方不泥藥性復歸于太一二之則不是雖然若不的認一徒作團藥頭想病却生矣

至哉一之爲神也其太一而無以復加者乎一無形故強形之以○至于○形無形圓成而斷際天下之道無有出于此矣不以○形一則求一於無一不可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禮元判語

七

以無求于是而有加損則求一于有一不可以有求求一於無有之外形之以○斯人道之贅也求一於無有無無則非所以爲學求一於無無有無無無之中是故斯○之所爲立也字俗作一○之爲衡者也神之著也易簡而盡乎天下者也從其衡爲一邪一爲ノ反ノ爲入至入而窮然有直有折折一爲一反一爲一轉一爲一反一爲一至一而窮然有反有正正折爲入轉入爲一側一爲一反一爲一至一而窮然有半有並再折爲一轉一爲一側一爲一反一爲一至一而窮然有缺有全引一而繞合之爲一然有

方有圓環其口爲○至○則轉行無異勢一之理盡矣乎故盡○以表一而不費于加登舉一以擬○而不患于歎耗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于偏滯合其累出之衆形而不亂于紛牘故呈肖萬有漸昭六合生生息息於從衡邪正順逆離合曲直方圓之間不能自立罔格神運而通神散而閔神存而得神失而蔽明者會于元化斯可以言學



大乙 樞自幼名庵卽此神物歷今三十餘年未得圓成斷際此神物分明在心目機墮落踈過悔吝作輒切自咎愧像而演元神之朝夕奉禮庶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禮元朝

八

染根起欲暗處來魔滯藏不化意動有感厭妄沉息欣真落法頑虛誤盡太詳疚學

此內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省之

擅自揚已易指品人躁動罔益闇闕可畏施無含蓄發不調停臨交致爭立業專殖

此外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時猛戒之

卽太虛爲天卽宰物爲帝卽生理爲性卽靈真爲心卽載營爲魂卽渾成爲玄卽和達爲道卽存主爲德

此八者乃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戒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引之不知其極息之平滅其機發之

不啻其迹無一物不知無一字不能無人已之隔無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它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禮元朝

九

性理會通卷三十二

南陽王鴻儒著

疑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

性理會通卷三十二

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

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

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

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冥息

性理會通卷三十二

十一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卽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上九亦變而爲陰

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天過象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爲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二

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

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疊尊陽也在昨儀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爲相曰朕今用卿欲與鄉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亡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二

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碻之言新聞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也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于事親事長而幽極于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道之論乎

泰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



因知天罡卽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卽今之北虜也

顏氏家訓曰夫遠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二 張齋筆語 五

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開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二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嶺南楊起元著

秣陵紀聞

萬曆丁酉永寧承中吳曹師命始受學東粵楊師復所先生于時明德羅子祠成祠在秣陵四方之士多會焉永寧日有所聞退而紀之僅得其畧命曰秣陵紀聞云新都門人余永寧書

一友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爲學必須如此漸進何如師曰能信自己是真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爲又一友問曰何爲真士師曰識士心識真士矣何謂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三 秣陵紀聞 十

聖天師曰識心識聖天矣

黃默如問師承之學師曰吾向問明德羅先師如何擇善先師曰就是這樣擇善如何固執先師曰就是這樣固執予言下大有會徐復喟然曰先師學問原來這樣平易

汪功懋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何爲變化師曰卽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動言處便是變化卽知神之所爲

永寧問何爲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師召永寧寧應諾師曰可知乎不可知乎寧且頷且對曰不可知也

師曰却不是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卽是良知夫良者易直之謂子首領時何等易直何嘗思慮既不慮矣又誰知之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不是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卽是可得之謂善問曰何欲爲可師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聖人之真欲也此欲一真天命人心卽於此立從心所欲無不可者

師語及克已復禮爲仁因問永寧疑信何若對曰克已之克先儒訓能明德羅子發之更詳如此方與由已相貫溪合大易自復大學自明之旨寧無疑矣第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殊義紀聞

三

請問其目一節心竊有疑師曰子所疑得非以禁止之說耶目者面目禮者本體勿猶弗也不必爲禁止辭蓋顏子問禮之問曰孔子以當下視聽言動處點之謂視聽言動無非本體發現非此本體則弗能視聽言動離此視聽言動亦無從見本體矣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此孔顏針芥相投有非俗學所能測者若以禁止論乃原憲制私之學豈孔子所以語顏子乎言動且不論比如聲色一交於前耳目不及掩當下已視聽矣禁止工夫從何而用聖學原自易簡不可自作煩難昔賢云須從根本求

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吾亦云須從易簡求仁禮莫向煩難辨是非子請勿疑

王元載侍飲次師問曰此時是功夫不是功夫對曰也是功夫師曰信得是功夫就是功夫怎麼說也是功夫元載悚然

汪一叅問父母未生前此身在乞師一言師曰我未生時身且無有安得有口與子言在一友問曰果無在耶師曰無在無不在此其消息難言之矣一叅因舉永寧疇昔病目靜坐中所見空境證之師曰此夙因耳真空現前動靜不二卽當下答問亦復如是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殊義紀聞

三

有頃吳覺甫問善惡不思時此境如何師曰本來不思本無善惡有甚時境覺甫又問今人多作惡謂本來何師曰一切善惡皆性中現相多惡者因夙世業重故今情識不轉然此情識有因習染轉成有因胞胎帶來難語性也永寧進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斯人獨不可爲歟師曰然性相近習相遠此語最確若人根器原好遇人點破當下承當直躋聖位若夙世無因終當難化然而相近之性原無二也人本堯舜本皆可爲其不爲者習耳於性何尤且如子靜坐見空此亦夙世好因更莫錯過永寧起曰蒙教敢不欽承

然既云夙世好因則未生前不有我乎師曰只因執我萬死萬生識真我者不見我相永寧有省

有僧辨情辨性師曰要曉得情也是性僧默然

一友言曰吾人不爲性命焉用講學師曰講學正所以爲性命其不肯講學者與夫講學而不真切者皆未念生死臨前耳昔者羅先師令太湖日進諸生以性命之學某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囚推府及先師侍側推府因問調先師於代巡曰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日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先師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性命會通不卷三十三 蘇陵紀聞

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先師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是一心要求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真爲性命之心苦切不過思吾輩平時所講的性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及得他們如此真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不覺嘉嘆不已推府亦欽容於時前友及舉座竦然師顧謂友曰

念及生死臨前誰不竦動目今竦動之心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於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却又徒成一番虛話更有愧於先師矣友有省

師曰羅先師微言指點盡成妙義予曾聞馬友云先師向入留都諸友侍側語次有及性字一友因問其義先師曰性字从心从生生就是性友曰既是生性謂性死了怎麼先師曰你說死了就不是性若是人人生而不死從開關到今留得這幾箇呆人在造化也蠢言下諸友莫不躍然

性命會通不卷三十三 蘇陵紀聞  
友曰吾人問學欲明生死大事乞師言之師曰此事豈專在言語上明得必須自家勇猛決烈真發大心當下直究根宗毫無夾帶如是未有不自行明者若徒聞些話頭終不濟事

友問何生非死何死非生生死死生如何合一師曰生死本一却如何合欲如何合便已二了於是命寧歌寒山之詩詩曰欲識生死譬且將水水比水結卽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一友曰美則美矣其奈輪迴何師曰迷有輪迴覺無生死一友因歌曰覺夫士長如是

度眾生。不生死。師曰：華嚴不動智人。人是如此。

吳考言問曰：未有水水時。何如？師曰：黃河已凍矣。

友問：末後一着。是如何？師曰：且管現前。着現前如何。末後如何。

友問：爲學入首功夫。師曰：識心。友曰：心如何？識師默然良久。高聲咏曰：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

石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其友有省。

一友問：何以了生死？師曰：有甚麼生死？曰：既無生死。何故云了？師曰：真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友瞿然。

永寧因師論學有常。於心歎曰：師真是再來人。師曰：

性理會通下卷三十三 性理紀綱

本

那箇人。不是再來的。隨又曰：原不曾來。一友問曰：且

今現在人。非來乎？師曰：有甚麼現在人？友豁然。

黃吉先問：仁在乎熟熟果何如？師曰：仁者人也。卽此

七尺之軀。天地萬物皆其一體。大學所謂大人是也。

大人之學。明明德必極其明。親民必極其親。然後爲

止。於至善。自非合內外忘物我。渾渾融融。養到極純。

熟田地。安能使此七尺之軀。渾然與物同體。而成大

人耶？成大人而仁斯熟矣。

吳覺甫曰：學啓向誤看熟。以爲操存之熟。蒙師指示

乃知功如此用矣。然儒先嘗云：操心如操練兵馬要

得進退如法。又如操舟。舵要得緩急如意。何也？師曰：

子不察耶？可操者兵也。而心非兵。可操者舟也。而心

非舟。凡天下有形之物。皆可以言操。惟心無形。不可

得。而操覺甫曰：何以謂之操？則存師曰：操兵也。心則

存於兵。操舟也。心則存於舟。及其舍之。而心復返於

無矣。覺甫曰：由此言之。則心能操物。無物能操心耶？

師曰：否。人本無心。因物有心。心既因物有。卽謂物能

操心也。亦可。故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但物能

操心。畢竟爲常人言。不爲識心者言。識心者。心爲萬

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

性理會通下卷三十三 性理紀綱

七

永寧將行。自恐見之不透。乞師指其要。師曰：子云見

之不透。豈求見之透乎？若是見焉得透。譬如眼之見

物。自牆以外。便爾隔絕。若是見焉得透。丁惟無見。無

所不透。永寧豁然。

汪奎光問學歸乞一言爲持循之要。師曰：其惟謙乎？

奎光曰：心體本虛。似不可着一謙字。師曰：何爲其然

也？益戒禹曰：滿招損謙。受益。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

是。二三大聖人。豈不識心體而若此兢兢也？夫人心

火之屬也。炎上而難下。然非真心。真心卽天也。天字

以二从人。夫二地道也。火藏於地。而乃天焉。象其下

濟而光明也學而識真心者寡矣故多任其炎上者  
以爲心幾何不自焚哉子必謙焉然後真心見  
師謂諸友曰學問關繫甚重諸君既知此學昭鑒愈  
嚴更須精進謹實務造乎大聖人之極不可隨聲召  
者脚知覺頂禮費一生無結果也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性理會通卷三十三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龍谿王 幾撰

三山麗澤錄

遊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其邦  
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  
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  
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非斯人  
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  
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儼然  
以教人傳道爲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予之初心

遊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  
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成已卽  
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  
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  
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  
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  
言聖學

遵嚴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卽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遵嚴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克周不動于欲便與靜坐一般况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

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嚴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遵嚴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消然不豫之色甚至有佛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非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圓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圓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佛然之意等待圓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况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已自

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消講若徒務口講而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四

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蒙泉和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今人憚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勤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為須得其機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自謂得其機要能煉

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事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塵蓋吾儒致知以神為主養生家以氣為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亦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為作用以氣為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慌惚或至特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四

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短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

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汰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解實未得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在欲速強援也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爲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

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迹揣摩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爲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縱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



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  
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其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  
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  
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  
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其心讓與二氏  
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其心自謂不如反  
欲假借存活泊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  
自存之勢反將從而依歸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  
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其  
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憚  
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  
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  
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忝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  
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性理會通卷

晉安鄭善夫撰

經世要談

應迹以委順爲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  
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  
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爲  
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  
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理  
脩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  
動若水者可行情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經世要談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闢爲仙釋却去  
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却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  
仙釋靜養來立脚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蜚虻但知有糞丸堅不  
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卽  
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

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是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小了人莫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筍屨耳是之謂大愛其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真心真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真知酒之決能殺已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五

十一

周江郎云無爲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爲謀府無思也無爲事任無爲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爲爲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顛曰衆人而不思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事爲累若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道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才向學便分

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五

十一

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王霸之分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耻其民不爲堯舜之民必有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不高爲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

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此義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即是自絕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已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罰詭五日燕山衛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面朝廷云南巡決有禍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姦朱寧遠之使不得前進

性理會通

卷三十五

四

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旨杖八十邊方編管杖畢猶強步出東長安什死朝廷亦意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姦何在張雲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參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道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淆意落盡矣

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即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性理會通

卷三十五

五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同邑郁天民纂

傳習存疑

徐愛問在親民程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新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性理會通卷三十六傳習存疑

親舜使契爲司徒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程子所取據者在湯之盤銘一章非特作新民之文如所謂日新新命上下語意皆融徹故定此章爲釋新民而謂親當作新若云親字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然則下文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非新民之謂乎亦何嫌其偏也大抵先王之政教養兼

舉故言教則養在先可包在內況平天下章論君

子大道其得失係於忠信驕泰忠信以得之之字

卽大道也屬諸養乎屬諸教乎不過修己治人之

術自新而新民也百姓不親民自不相親敬教五教非謂親民

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

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

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

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既云至善未嘗離却事物然則朱子所謂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者亦何嘗離却心耶但於事物上窮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傳習存疑

究其理以求至善此實用功處將見集義卽不虛

若一向以爲義外指心本體爲至善虛喝却無實

用功處其流便至於禪此立言者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不可不審也

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

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心卽理也一句非也蓋理乃事物之有條理者也

而皆具於吾心惟能使事事物物各得其理則吾

心自無非理矣此正所謂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

理者若遂認心爲理一意照看此禪家卽心之說

却又謂隨其所往行住坐卧無不是理所以愈猖狂自恣而卒叛於名教也晦菴之說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真見得心不可認爲理故分之心自心理自理不然則必曰心而已或又曰理而已然舉心而不遺理舉理而必於心此正儒者内外合一之學也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交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能悟今姑就其所問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都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六傳習存疑 三  
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事父事君之理在心不在君父然事父事君所以必須忠孝正緣父生我當孝君覆育我當忠其理自然如此吾心上亦豈待外面添一分乎必若專任此心不能用功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徑謂循乎天理而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則是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發之卽當不待品量諦審

講求稱職於先但因事君事父而有忠孝之名耳既無一定則孝可通於事君忠可通於事父忠孝又可通於交友治民如其然器無界限分別却是義外也如其不然則理之在物者固自有定矣何則心之所具乃事物之理所謂萬物備於我非懸空別自有一理也其純乎天理正緣事物之得當而云若無事物又安有理惟聖人則此事物之理皆自然貫通於吾心故不須思索然如老安少讓之類亦自須問察非全然不着心也

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六傳習存疑 四  
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道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夏清亦然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毫無入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顏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頭腦之說吾不得而知矣然既云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則所以能去人欲而存天理者正緣在事物上處置得極停當而非有他也夫理者事物之條理然皆天也不容毫髮人偽之雜故於事物上有不停當處即是私欲故講求事物即所以講求此心也若將事物置後則吾心即無講求處何者心非聚事物之理則空矣惟放心有求而即存亦何待講善惟講求五倫之理事父母兄弟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

事

見得父母於我有莫大之恩事之之道常如此孝便出孝來便是誠孝便是深愛真如米之有根本遠於枝葉若只講求此心是舍枝葉之發生而求所謂根本者特枯荇耳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從事物上求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

謂至善不須從事物上求更於心上怎生求其源誤在心即理也一句而不知心之理乃事物之理也舍事物而求心則無理矣

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養

養之宜求個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奉養時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云至善矣

溫清之節奉養之宜皆天理也心之所制為節為宜擇善而後明以止於善者也今云於溫清奉養時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似謂純乎天理即自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

本

能溫清奉養更不講求節與宜豈不迂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為垂世其論節與宜又似只外面死規矩畧不臨時變化與內截無干涉故謂一二日可以講之而盡至以戲子為喻彼戲子者既以戲云矣又可謂之節與宜耶夫曰節曰宜此正至善之謂而純乎天理之極者也使非至善不足以謂之節與宜矣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

能孝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

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

致知力行二者爲訓其來尚矣更千聖萬賢不能易者今徒有知行合一以爲宗旨之論甚則廢行而專言知矣其病在立異不欲人問學求知故復創說誠意是致知謂知可兼行必行得纔知殊不知大學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則誠意致知分明是兩項不惟其功之不可偏而先後之次輕重之等亦有不可誣者今必使合一謂知行自有本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傳習存疑

體所謂知乃良知非舊所謂與行別者也噫亦異矣大凡講學如知行等字且須就其名義訓詁知自吾心之覺識者而言行則自其念慮作爲而言故知只可言知行只可言行然知不可無行行不可無知此知行所以常相須而當並進也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立個心去好聞惡臭亦然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會聞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

有見聞斯有好惡依舊是見聞在先好惡在後安得以見聞爲好惡蓋此等立異開辨從王安石執拗來又似告子故強欲認知爲行耳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稱某人知孝弟必曾行孝弟是不過因行而考其知方其事爲未著則知與否在其人吾固不得而見之甚有自謂能知而所行大謬不然者此則其言之不可信也有所作爲在其人亦必知了然後能行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傳習存疑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痛了方知痛知饑寒必先已自饑寒欲以此證知行不分然痛與饑寒如何可謂行此正所知之事也若痛而治其痛寒而禦寒饑而止饑方可謂行然必知在先行在後而非可以倒逆謂知行本體不如是吾弗信矣

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

說一行已自有知在

說知是行之主意非也。纔涉主意卽行矣。行雖知之工夫。然知先是行之工夫。必知然後能行。雖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然謂知已自有行在。則無此理也。

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情。情僅僅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以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此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六傳習存疑九

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

既知有一種實行妄作者。所以必說個知。又有一種懸空思索者。所以必說個行。不可廢一矣。今却口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而必使知行兩事廢其一。舉其一。則其實有不能廢者。況只舉知只舉行。則其立言用意隱而偏。未必不墮於臧三耳之怪。不若知行分作兩項。只如昔人所謂金進所謂常相須。所謂不可偏廢。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者。是何等明白何等兼

全乎

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故遂終身不知。

今人之病。直坐知而不行耳。故其講習討論。皆爲無用。亦有工夫。齒牙雖講習討論。而知之未盡。則其行亦有未合於理者。此知之必貴於行。而行之有待於知也。夫其所未知者。既得卽是可以措之於行。而其所已行者。復因新知得以去非而從善。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六傳習存疑十

是其工夫前後不相妨。而其機則互相發緊要切實者。何至因其做知工夫而遂患其終身不行耶。蓋不行者。自不行耳。非知之舉也。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既知衆理之具。則衆之一字亦必指物言。謂衆物之理耳。不成謂衆心之理。以此益見理不離物。物不離心。謂心卽理。不須從事物上求理者。妄也。或問晦庵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謂心卽性此正禪家卽心見性之說認氣爲理矣夫性者生於心之理也若心則不免於形氣雖理在其中而知覺則爲氣之所運用惟運用之得當者纔是理纔見率性之道然其運用不能離事物其得當者固事物之得當也事物之得當得理之當夫心者也謂心卽性不分理氣則不可故晦庵下一與字甚有斟酌繼之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出乎人之一心嗚呼盡之矣

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性理會通入卷三六傳習存疑 十二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爲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人心謂人受生而能知覺氣以成形之心也道心謂形氣中得於天而謂之性統於心者也均之曰心然舍人心則道心無從有矣今以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說爲有弊謂天理人欲不並立則人心

全是人欲而無天理此恐未識人心蓋人心主形氣言雖上智不能無在理欲之間者惟縱之方全是欲苟處之正處卽純道心而率性所爲矣何二之有不然人心旣爲人欲大舜何用首舉言以先於道心危微實相對待又可專論道心不及人心乎然則治心者固將盡滅形氣知覺以爲人欲耶抑惟使其聽命於道如仲虺以禮制心之說耶

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知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性理會通入卷三六傳習存疑 十二

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限於此一立定便是端本清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此一段話酷似禪談露出本來面目謂無事時固是獨知既曰無事時則不睹不聞心中念寂所獨知者何事謂莫見莫隱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則又認隱微卽不睹不聞矣又不知不睹不聞乃形容靜虛未有物感之際心中何隱何微莫見莫隱而當加之慎獨乎斷滅禪定云者正緣於已不睹不聞時不知戒懼於所謂致中和者其功無屬今必將戒懼工夫併入於人所不知已獨知之時其靜時却正無工夫豈不流入於禪定斷滅者乎大抵不睹不聞謂喜怒哀樂未發善惡無念此時隱微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傳習存疑 十主  
俱泯卽在已亦何由知非必昏睡槁死也獨知則謂善惡念起已分如黑白之瞭然者與喜怒哀樂未發善惡無念時自別安得以分戒懼慎獨爲支離乎斷滅云云又不睹不聞時只有善其惡未萌故謂天理之本然於此存之則人欲自不能萌然人或戒懼功稍弛其中念慮萌動有惡則就遏之不容潛伏故謂之慎獨雖兼指善惡言然其功於遏惡上爲重大學之言慎獨亦只就小人爲不善者言之朱註上言存天理下言遏人欲直是有斟酌豈禪學所能訾議要之戒懼之功在上聖不可

忘慎獨之義於下學爲尤切也  
平時講學如氣載理理乘氣之說俱不去理會遂漫然謂理氣真有兩物其載如舟載之載乘如乘馬之乘及觀程子道亦器器亦道朱子不雜不離之論始悟理氣之一胡敬齋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語尤明  
學者正患理氣二字不明若明得便自不怕入禪蓋禪家以靈覺爲性不知靈覺是氣其靈覺之正當者纔是氣之理謂之理者以其有條理蓋理字從玉玉之膚理也借言之卽正當之謂然欲求靈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傳習存疑 十四  
覺之正當便自不能外棄事物其外棄事物者卽爲不正當而天理滅絕矣  
近日學者大抵見得理爲心中自有的東西不須在事物上求故只要此心存天理便得殊不知所謂理者正就事物之得當者而言也故舍事物則無理矣故做得來只是禪學認氣爲性  
以物言則物之得當而有條理者理也以心言則心之應物而得當者亦理也然自他人之心而視吾心則吾心一物也所謂窮理者不論我在物蓋必將在我者以稱量其在物者又將在物者以

引入於在已所謂擇其善而從有多少開發滋益處此易所謂畜德程子所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故今日學者謂他遺却物理專求本心如禪却不可他却知物不外於吾心故止欲於吾心上求出個物理更不將在物見成之理與吾心參驗是殆舍規矩而求方圓者也然惟聖人生知安行方圓之至者故可謂吾心自有規矩以教下學誣之甚矣

俗儒亦不可謂他不窮理他却只將在物之理來揣摩更不爲吾身心地所以費一生精神便窮得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傳習存疑 十五

許多物理却無用只爲物窮不爲已窮正是知而不行故子貢方人夫子謂其不暇也

學只是成就一個是當而已蓋天地間只有一個是當細分之萬事萬物又各自有個是當所謂理也而主之者吾心也吾心必欲其是當雖行於萬變之中而不奪如指南之車者便是立志其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不是當便是居敬虚心體認其果是當與否便是窮理其不是當的便是人欲便與遏絕勿萌於念慮其是當的便以措之日用勿更因循便是力行到久後成熟便是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內而吾心外而事物舉此而彼不遺便是一貫然則所謂是當者亦竟屬之事物乎屬之心乎曰事物之是當卽心之是當也蓋未有心外之事物心非事物不可得而見矣必謂千事物者之支離而專求此心之簡易此近日之學所謂須要有頭腦者然心既懸空不着事物如何擺布其頭腦便自不可得此恐惡俗學之支離而不免自墮於支離矣若禪家者流屏去事物專守此心之靈覺以爲性故見得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正是他將精神作弄不是當而天理滅絕處然他却不管性理會通卷三十六 傳習存疑 十六

聖人之心猶權衡也其輕重皆從生也未至於聖者不能無人僞之雜此則輕重不明而權衡之立者矣然必須取物輕重之一定者或他權衡相較此銖也此兩也此銖而重者也此銖而輕者也此兩而重者也此兩而輕者也夫然後輕重之分可得而明而權衡可立也今謂不須在事物上講求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求權衡之立而不取衷於物之輕重者也亦安有此耶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古剡周汝登著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自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于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性理會通卷三十七九解

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溪間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証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謂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

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謂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九解

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水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

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日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與。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善。獄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九解

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譚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碍。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着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

也者中正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日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心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九解

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爲物而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日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

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功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與？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別添。上中根人皆如是學。合是而言正誠致格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七

九解

五

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淳。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唱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着善着惡。便作好作惡。非直喻昏愚馴強暴移風俗。

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力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之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着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七

九解

六

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雖虞而之以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真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弊。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

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太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皐。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繇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九解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欲。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神聖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孔子者邪。在高明醇謹之士。着此一見。猶恐其涉於踈畧。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旣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跡。斯真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慾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真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學。踈畧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九解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性理會通卷三十七九解。意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槩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証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

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九解

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秘密。非文成之秘密。吾之秘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

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玄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世時豈容後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九解

秘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譚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以爲極則也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



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似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直言誦言行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盤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九解

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碍。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

海鹽鄭曉著

古言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受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象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而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八古言

乾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象見文王事殷之心。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今泰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十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云。聖人未遠宜信。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

儒太過

近世言鬼神事，仰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贏，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竟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性理會通，卷三十八，古言。

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平勃之畱，少帝以侯代王也，辟弒君之名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官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

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媿，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大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爲朵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性理會通，卷三十八，古言。

簡徑明暢，事皆鑒鑒，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予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慎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卽文

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  
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  
詔禪位玄德稱為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  
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  
友哭所處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為位哭子  
靜片為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張橫渠學術純於伊川標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  
清約嚴於君實郭侯忠諫深於宣公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八 古言

四

才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才者日狠一日人之  
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  
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為革命之事安得寧  
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為  
革命事觀稱太伯文王為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  
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  
誠明漸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為言學也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  
得之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  
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未  
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  
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  
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  
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廡中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八 古言

五

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也  
又正在沂水傍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  
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皆是時有國有邑其  
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  
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皆是眼前事耳若必待如此  
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為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  
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  
語所謂因材施教也克己復禮無它只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  
禮已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

聽言動無非禮卽喜怒哀樂之節中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卽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知道言全真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已復禮非二事。外家言但盡凡心卽爲聖解。近之。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的用此豈門牆桃李哉庶幾械模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性理會通不卷主人

本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達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大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汨於勢利情

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溯到前。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里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性理會通不卷主人

本

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淳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秋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感東如故。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攷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歿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性理會通卷三十八古言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爲難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漢唐都關中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朔方卽河套東勝受降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謂周公所作恐非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它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古言

九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亳州薛 蕙著

約言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舍夫固有之大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約言

一

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爲言之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非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言内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虛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性情者道也含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含養性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學於是乎不傳矣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約言

二

人之生也惟此心爲屬已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喪其本心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抑未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客感之跡爾世人以知爲大聖人以無知爲大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

衆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悖夷也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天下之事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何思何慮不

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

性理會通

卷三十九

三

無言溺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庶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已得自己得失自

已失莫非已也求諸已者明求諸人者惑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

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

聽音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

猶不用賢也

乞墦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墦之心學者或有之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未嘗有是心則善矣

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本

學問之術多矣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學者天下之理舉一以蔽之矣

涵養本原窮理在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

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

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易心視之也

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

人能去私意卽與天地無異

性理會通

卷三十九

四

上蔡曰人誰識真我何者是我理卽是我至哉言乎

學者所宜盡心也

天人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一理也不能窮理焉

知其爲一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

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

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

師者人之大不祥也

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

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

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  
然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終

五

性理會通四十

海昌王文祿撰

求志編

沂陽王生文祿曰予童中時卽肆言志期純王云  
時人目曰狂生漸長而壯志定言罔移忿疾時疾  
若疚在躬鬱瘡慘慨尙晦遵養莫或奮施每有見  
輟書之冊懼遺也觸忌者不敢示人聊此見志爾  
今之任者爲廉爲能不過求陞未有實心爲民者欲  
天下之治得乎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于至善蓋明德則能照燭民疾苦之態而益切惻怛  
性理會通卷四十 求志編  
之心視民猶已而救之恐後止至善卽純亦不已蓋  
大學用世大典也明明德親民之始事止至善親民  
之終事

三代以上之臣皆爲民後世則爲名而已爲民者蓋  
鮮也夫爲民卽以爲國爲國則涉爲名爲名則口談  
爲國爲民之事假之以彰譽求陞耳噫親民之學不  
講欲復三代之上可得乎

爲貧而仕欲士務學耳蓋不農不工不商不能存活  
乃立寬限以全之亦曰弊尊居卑求稱也若饑餓不  
能出門始受周至此亦鮮矣今未至極貧駕言爲貧



而仕非爲貧也求富也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蓋酌中立極之言豈特不義富貴堯舜事業亦浮雲過太虛又曰邦有道穀耻也邦無道穀耻也耻也者耻其不稱故不義也由是觀之義之富貴亦鮮矣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爲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况居官又便于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俟我者衆而何可不勤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尤爲遲也

性理會通

卷四十

宋志編

今之爲官者太自尊大而貴重與民隔絕不肯視爲家事是以治不古若苟肯用心每事身親之則不息而久神明之政出矣

官舡往來汀上丁夫牽挽無間風雨寒暑晝夜其乘轎馬者役人服事勞苦當思吾何才德以堪然丁夫之中果有心事光明無愧天地反有勝吾者是何宜也吾偶至此乃時文之偶中耳非才德之勝人如古鄉舉里選之法必思所以寵者何爲則求所以補罷者何事詢民瘼安民生其心不可不汲汲也

爲政莫大于兵刑民生莫重于醫是以周官有詢聽

有赦之詳無濫刑矣田事講武之預無敗兵矣十全十失之察無庸贅矣今大理刑部都察院審錄重囚用一已之見都督都司揮戶戰敵之多算之謀惠民藥局廢而不講奈何能興親用之治也

閣輔欲天下治在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才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待入京時投凡有入京士民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爲公卽明四目達四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法周知三司府縣則貪者懼而不爲廉者舉而有勸天下有不向風乎

性理會通

卷四十

宋志編

諫職之貴選也必抱誠直奮不顧身之志又能爲委曲明暢之疏以動人主之聽否則自取輕之不足信至論一事貶責一二人無復再言矣苟素養誠直雖死不懼或皆引退必能感悟也宋人以石介狂慤有析檻落裾之事不可爲諫職蓋見遠也然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孔子曰吾從諷諫乎蓋言者無迹聽者無怒

封元後于沙漠是不得已當時惜無人言求前代之後封之以塞元後負固之心况孔子殷人封其後以承湯趙宋之後猶的有存者唐漢恐亦可求舉而封

之曠世公天下之大典也。

衛所之兵既罷于奔命。月糧之費多入官也。京營之兵大半于老羸百萬之名多虛冒也。近京之兵更翻入操法善矣。殆應故事也。是以四輔不可不設。武舉不可不重。文臣之中當選知兵者爲之提督。

今戰以民兵爲先鋒。倣孫子三駟之法。夫三駟爲久習戰者。設一時之詭計也。今以不教之兵。餌至銳之敵。必敗而先判其鋒。隨皆奔北。雖有勇者亦無如之何也。已。是謂棄兵且長不仁之心。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 宋志編

四

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場文十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騰完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何能得實况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減飲宴寬以月日待放榜後得賢補禮可也。

時文不足知人必策乃見經該博今一切置之弗問初場取之空策亦中初場不取錦繡策無暇閱矣。

雖魁元亦多不答策問目之詳若此只須一場足矣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慎選之過也爲今之計乞一勅大學士會同吏禮部當科試年分准舉有學行者嚴加考試之其鄉試差官如戊子年例會試先期考過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爲舉子式庶幾人皆知學而治道可舉也。

請立一大科于會試之外若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元賦以博通今古練達政務爲中式行于辰戌丑未之正月朝覲官有志者皆得應之視舊品超擢初皆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 宋志編

五

署教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于其中取之庶乎真才輩出也。

請復國初薦舉之科使山林之士得效用于世則以類而進夫山林之士更世變也多見科第之如斯未必不口如有用我者豈如斯而已乎况無路進身絕意外慕勤儉自守習以成性一旦舉而用之必感知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厲以副朝廷之望以期造福于蒼生而延宗社無疆之休書之史冊必曰是卽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治復見于今矣。

管造運舡大肆侵漁丁稀版薄欲舡堅久不可得也。

十三把總徒寄空名刻剝尤甚指揮千戶百戶吏書皆肆侵漁欲軍不窮不可得也把總皆盡舡運舡乃破舡欲米不涸爛不可得也把總舡過牒撥運軍爲助運舡漫不加意欲舡不漂沉不可得也至京費又取于軍矣故允運多取糧長糧長多取細民民窮起而爲盜盜起必用兵用兵必費財故造舡須堅把總須革軍士須行番休之法須差主事提督河路驗視舡隻可也又差主事一員代把總管發運上納可也又聽三堂考察之科道糾彈之可也運軍例帶隨舡器械每年過淮三堂教閱之常例賞軍銀就教閱時性理會通入卷四十

宋志編

宋

賞之彼得實惠咸武因之奮揚如此久習運軍皆精兵也奚至往年流賊劫掠焚燒之禍哉竊見河道通塞不常臨清德州去邊實近不可不講海運之法以防意外之虞也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獄獄御史于科場畢日即畱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冤矣

凡厥官上殺人則抵死正也今有刑正不如法之律宥之是以縱其惡而殺人無憚也且因之橫索賄賂

民懼死者有不傾家與之乎其不去而爲盜鮮矣民生何由安哉不可不察也

律令有曰行軍止許對陣斬首不許搜山斬首今世則搜山斬平人爲功矣而不知對陣後凱捷時途中遇平人則斬之又何驗也是以必得仁智之將可以語此

王道以教爲先後世養而已矣或養亦未足也有一人焉善治生致富子孫不知禮義則日入驕侈而至破家有一人焉隆師親友而一惟謙光則能保其富周祚之永可徵矣國初徵聘賢士授以教職若胡翰性理會通入卷四十

宋志編

七

徐一夔就本地爲之甚善也近用老耄歲貢荒疎舉人何能教哉且大學者賢士之闢堂官者師模之職也或縣令犯賍送改或教官歲久陞任朝暮一揖而散畧無師生講解之實今必擇經明行修進士任學校太學教職有功卽擢翰林科道如能行之則真才出矣

革借關之弊以蘇驛遞夫役之苦夫驛遞關文止有行人司或馳檄致仕其餘皆出京官員或買兵部走差人役關文入京官員或討都布按三司走差人役關文是謂借關若走差人役經過驛遞夫役甚省供

億甚薄若官員借之夫役甚多供億甚厚其隨路需索有趕牽錢有堂羅錢有見面錢有折夫錢甚至所寒剝去夫役衣服赤身牽挽甚苦也其錢糧驛遞甚多特夫役可憐耳請制爲令凡借關者以盜符律論革職流徙則驛遞錢糧可查以克國用而沿途人民亦少安逸矣若蘇松常鎮杭嘉湖水次不許多造舡隻庶免鄉官討擾馬驛驛丞橫索馬戶尤宜禁也

守令之法必貴知故曰知縣知府通一縣一府周知之也初至地方示以受狀日期若人君之始元民心淨洗無一毫作僞乃屏左右一一訪問且戒曰若一

性理會通

卷四

妄言先按狀治之其都督中人即註狀上曰某富某貧某善某惡某賢某不賢某土豪某積奸某民害審問親筆錄出一冊以憑再訪謁文廟畢拜教官士夫諸生請教且示月考期經書論策四篇給燭盡所長策問與華利弊斟酌舉行後必告示曰惡能自新者不問外餘或告發重治戒一勸百其善者鄉飲請之敦拜之以申旌別淑慝之風

三年大比 朝廷期望甚深費用甚廣得人或鮮也今須重第三場策以時務爲問不許掇拾陳腐舊套必須經濟嘉猷爲上第一做漢策庶可得人也夫時

務爲問則人人講求必有高出意表之見預熟胸中它時臨事不眩也况研思時務久久愈精必能練達國體學究天人賈董之才出矣

今世文重而武輕武舉不能精選莫若召募天下有勇力及謀畧者郡縣給以路費詣 闕廷選充團營固京師守禦

北直隸遠陝雲貴四川丁絕不必清勾只將附近衛所該解補遠方者收補之所謂兩便且免無辜里甲解送之苦也

四川雲貴廣西廣東皆前代中州士大夫貶所今學性理會通

卷四

本

諭教授訓導倉場大使巡檢之類亦或遠任多沒或創籍不歸甚可憫也國初若天台徐一夔爲衢州教授金華胡翰爲嚴州教授本省隣府耳近若吳江趙寬爲浙江提學崑山周用爲浙江參政紹興司馬聖爲南直隸提學御史皆無僨事且四川雲貴廣西廣東皆有相鄰省府互相仕宦風土宜也

北京密切秋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于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五十里上築一城如通州爲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良鄉北界第一城如沙河爲近京西南之輔  
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慮遠設立  
文莊注意于此有志之臣也臨清出紫荆關甚近宜  
設重鎮控之可也

大造黃冊年田在一都者造註一都不許過都開除  
洪武四年冊可查餘都做此立法嚴整各歸原都財  
凶荒可驗殷實可定糧里長默寓井田法人皆不敢  
跨越數都立戶無貧富不均都也今田在一都提入  
八九等都亂而無紀曷稽哉更令私相勸率田十畝  
者外出田一畝百畝者十畝千畝者百畝用計糧里  
性理會通卷四十 求志編

長解辦費立戶名曰助役田其田內助役時止定銀  
差以助義舉則和睦之風頓生而生民樂業矣

用兵之道謀算教戒孫吳二子百將傳信矣觸類長  
之用不窮也得土心爲要非利莫結之非明莫體之  
其驍雄之士拔而推以腹心 朝廷賞賚悉分之不  
畱一絲是以惠感畧去崇高之勢下詢相體與同甘  
苦是以情感陰用有謀者渾行伍中察賢卽拔之不  
使有遺是以知感于是立敢死之隊凡有父母而獨  
子未嗣者不在選中果有敢死之志者必先處恤其  
家斷然以許國爲期則人心奮激有不戰戰必勝矣

故曰一鼓作氣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爲  
將念之哉保國全軍不可緩也

性理會通卷四十 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 求志編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泰和羅欽順撰

困知記

嘗讀宋學士新刻楞伽經序具載我

聖祖訓詞由是知

聖祖洞明佛學又嘗讀

御製神樂觀碑又云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身清

淨脫離幻化疾速去來使無難阻是其機也於此

又知我

聖祖深明老氏之學至於經綸萬務垂訓萬世一惟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困知記

帝王相傳之道是遵孔曾思孟之書周程張朱之

說是崇是信彝倫攸敘邪慝無所容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雖與天地同其悠久可也卓哉

大聖人之見誠高出於尋常萬萬哉

易之爲書有辭有變有象有占變與象皆出於自然

其理卽所謂性命之理也聖人繫之辭也特因而

順之而深致其意於吉凶悔吝之占凡以爲立人

道計爾夫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既定而變復生二

者相爲循環無有窮已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夫變於未形聖人之能

事也自大賢以下必資於學繫辭曰君子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此學易之極功也占也者聖人於

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

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

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適裁

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趨避之

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

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

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困知記

在於是乎

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

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

言與義自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視彼異

端邪說眞若蹄涔之於滄海硤碕之於美玉矣然

或韋編屨絕而不能辯世間之學術則亦何以多

讀爲哉

劉保齋於卦德卦體卦象從朱子卦變從程子其義

甚精蓋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求以歸于至亦可謂

篤於尊信程朱者矣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卽是與天道脗合之意。所謂不過者在聖人。朱子云。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如此則所謂不過者。疑若指化育然。竊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而已。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圖如記

其妙雖不可測。而理則有常。聖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時順其理爲之節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損益也。不使過於中道。一語似乎欠瑩。若程說則簡而明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傳之義爲精。用說桎梏覺得本義。尤與上下文相協。年來深喜讀易。但精神漸短。浹洽爲難。爾大凡讀傳義者。於其異同之際。切宜致思。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旣亡。逸惟聖筆獨有。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強通得亦未必是。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矣。書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旨初無異也。但以字在義禮上。則人爲之主。與理猶二。以字在敬義下。則敬義爲之主人。與理一矣。其工夫之疎密造詣之淺深。固當有別。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書訟一也。靜言庸遠。象恭二也。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圖如記

方命圯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與圯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卽此三者。亦可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苟能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傳之真偽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於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傳則多用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汨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

能者養以之福累見諸本皆作養之以福倒却一字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圖知記  
其意味理致迥然不同承訛踵誤若此類蓋亦多矣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

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嘗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澧集說謂壻祥禪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澧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疎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爲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一不益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證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董子云性者生之質也觀告子論性前後數說其大旨不出生質二字而已董子知尊孔子未必不知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有孟子之說而顧有合於告子豈其亦有所受之耶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耳無疑矣至於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功至今未敢以爲然也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

根柢耶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以俟後世之朱子云

朱子謂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然書中並無一言及於無極不知果何說也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如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與所謂妙合而凝者有間矣知言之君子不識以爲何如

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

有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箇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中庸有兩言盡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附知記

九

曾子易簣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釋經小有不同未爲大害至於義理之本原毫髮不容差互也

正蒙中論禮器禮運甚詳究其歸不出體用兩言而已體立則用行體信斯達順矣

正蒙有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縕相操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此段議論最精與所謂太虛氣化者有間矣蓋其窮思力索隨有所得卽便劄記先後初不

同時故淺深疎密亦復不一讀者擇焉可也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者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附知記

十

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爾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世道之變盡於皇帝王霸是固然矣然一年之內四氣常均且冬則復春春則復夏自三皇以至今日益四千餘年而覆道獨爲長久何也豈天道往則必復世道將一往而遂不反耶僅有一說王霸之道雖殊然霸者之所假亦必帝王之道漢唐宋皆多歷年所其間帝王之道固嘗少試於天下然則雖謂之帝王之世可矣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邵子云：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斯爲得矣。愚竊以爲物理人情之所安，固從天降地出者也。子思作中庸一書，首言天命之謂性，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中間，散爲萬事，有一不出於天者乎？故君子依乎中庸，無非順天而已，不容一毫私智有所作爲於其間也。以邵子之高明，固已妙達天人之蘊，而其言如此，豈其急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周知記

於誘進學者，姑指而示之，近歟？記禮者亦有此言，要非深意之所存也。

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且如楚世子商臣之惡，向非左傳載之，之詳何由知其惡之所自？既不知其惡之所自，則聖人垂戒之意荒矣。蓋凡纂弑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

此又一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綱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於萬世也。或乃謂春秋凡書弑君，弑卽是罪，何必更求其詳？果如其言，卽不過發讀者一長歎而已。於世道竟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爲哉？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爲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若於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周知記

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卽是太極。取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兩心之

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爾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伯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由此理亦莫不由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性理會通不卷中十一 困知記 十三

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於至一云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稟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合胡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真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困知記 十四

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闕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闕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

前栢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識性理會通

象山之教學者願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疊疊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旣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

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性理會通卷四上 周知記 十七

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胡兩

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于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性理會通卷四上 周知記 十八

見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

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

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

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

性理會通

卷四十一

周知記

十九

夫其初志於學也卽已名爲知道緣何既立之後於事物之間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卽爲知道耶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矣且所見各爲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愚非敢輕議儒先不直則道不見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辭也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疏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

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反約之旨得無有未至乎其

辭官一節真足以廉頑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

屈爲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爲

去就之決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阻淺深之

際斟酌爲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或有見而康

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嘗齋瑣綴錄記康齋晚

年一二事雖未必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

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略其細固君子之道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

所見益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

性理會通

卷四十一

周知記

二十

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

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

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

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

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免

於窒礙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

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

則既竭焉嘗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

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

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困知記 十一

此言而已太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終

性理會通四十二

泰和郭孔太輯

正誤

經傳音誤

易乾上九亢龍有悔來知德氏注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以戶唐切人頸也以苦浪切高也吳芻清以人之喉骨剛而居高是也蓋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之意

需彖位乎天位鄭玄讀涖乎天位

需爻不速之客王肅速讀促今人謂催請飲食之客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二 正誤

曰速客亦古語也

師彖辭以此毒天下王肅毒讀育歸藏易卦名小畜

大畜作小毒大毒蓋畜取育養牽止之義毒亦育也

老子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唐代宗

詔書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張說姚崇碑亭育之功成

皆以亭毒爲亭育也毒育古通用

爻轉音殘易賁爻東帛爻爻子夏易傳作殘殘書秦

誓惟截截善論言說文引書作爻爻漢書作設設古

字通用

解彖傳百果草木皆甲坼馬融鄭玄並作甲宅注云



草木皮曰甲根曰宅左思蜀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

坎象行險而不失其信晁悅之信讀松叶剛中地險山川丘陵也晁悅之陵讀隆叶往有功

配古妃字見大戴記注又易豐爻遇其配主鄭玄作

妃主韓氏集韻妃一音配

旅爻譽命論語誰譽竝平聲讀

易鼎爻金鉉玉鉉徐邈鉉讀局儀禮士冠禮褻禮虞

禮聘禮少牢饋食禮皆云設局爵鄭玄注今文局爲

鉉陸德明曰局鼎扛也又公食大夫禮右人抽局士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正誤

虞禮左人抽局注局卽鉉字所以舉鼎者又周禮考

工記廟門容大局北個圍門容小局三個注大局牛

鼎之局小局腳鼎之局

來知德氏易注睽字從目目少睛也目主見故周公

爻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

字之意若從耳亦曰睽蓋耳聲之甚也太按黃氏韻

會洪武正韻睽卦各皆從目不從耳

醋讀昨說文醋客酌主人也引易可以醕醋楊氏古

音畧云今易繫辭文作醕酢非也京房易亦作醕醋

蓋酢音措醕也今以醕醋之醋爲酸酢之酢互誤矣

楊氏古音附錄音周易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

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庶得

反對之義昧叶音如寐楊氏云古音誅亦音周見韻

補而晝音周者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知晉爲晝

則明夷爲暮知明夷爲誅則晉爲賞義自反對也

望有二音易萬夫之望詩令聞令望前郊祀歌體招

搖若永望竝叶音平聲讀忘責望怨望屬去聲讀妄

○望說文月滿與日相望如朝君也从臣从月从壬

壬朝廷也徐曰假借作望增韻今經典通作望望與

望皆从月从壬壬音挺從王誤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正誤

易雜卦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

也願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  
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本義自  
非誤未詳何義蔡氏改正云大過顛也願養正也來  
氏注弱其本末故顛擇其大小故正既濟定也未濟  
男之窮也來注水火相爲上下六位皆當故定三陽  
失位故窮蔡云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來  
注歸妹下卦之兌進而爲漸上卦之巽漸下卦之艮  
進而爲歸妹上卦之震歸妹者女事之終待男者女

嫁之禮蔡云妬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來注君子小人迭爲盛衰猶陰陽迭相消長一柔在五陽之下曰柔遇剛者小人之遭遇君子之所憂也一柔在五陽之上曰剛決柔者君子之道長小人之所憂也

信轉音辛易雜卦傳信叶新詩揚之水信叶薪太玄經飾之上九信叶根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信叶親班固幽通賦信叶真又答賓戲信叶根又漢書張良叙傳信叶門金日磾叙傳信叶孫韓愈衛御史墓銘信叶神上信字注竝音新又史記韓王信與淮陰侯同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二正義

右易十六條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索讀素中庸索隱行怪作素隱

書堯典寅賓出日舜典出納朕命微子我其出發狂陸德明釋文竝尺類切易離爻出涕沱若繫辭傳河出圖王弼讀堅又尚書大傳春者出也注出讀鼓吹之吹

堯典平章百姓平秩東作平在朔易史記平竝作便

璜珠母也禹貢淮夷璜珠徐邈讀璜

大禹謨降水微子孟子引書作泔水警余孫夷泔胡工切堯典作洪水

書禹曰子乘四載諸家說者惟水舟陸車相同孔安國謂泥乘楫山乘櫟史記夏本紀泥乘橈山乘楫徐廣注楫一作橋漢書楫作橈楫作楫羅氏路史餘論橈作毳省文耳其作橋者殆楫之轉音也禮部韻畧橈丘妖切一作橋柳宗元天對橋楫勤路韓氏集韻橈同橋橋注泥行所乘則與徐注山行楫橋無異當有辯之者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二正義  
禹貢震澤底定史記夏紀作致定又旅葵底貢厥葵漢書作致貢底讀致

皋禹謨日嚴祗敬六德又無逸嚴恭寅畏天命嚴非寬嚴之嚴也徐邈讀儼皋陶古作咎縣咎轉音皋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蔡古文邦作封楊氏古音叢目古文尚書昱日說文昱日明日也楊氏古音畧云昱轉作翌又作翼竝非今但以昱爲光明如太玄經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無明日之義矣

其語助辭微子若之何其徐邈讀基詩庭燎夜如何其吳棫讀基又人名左傳類解有宋大夫祝其劉績

讀史記列傳有酈食其審食其酈德食讀異其讀基  
又縣名漢地理志祝其縣在東海郡即春秋夾谷地  
不其縣在琅邪郡如淳其讀基古文其基通用詩昊天  
夙夜基命禮記孔子閒居作夙夜其命鄭玄其讀  
基

湯誥與之戮力左傳戮力同心後漢劉虞傳宜共戮  
力竝讀聊戮併力也

說命說桀傳巖之野史記游俠傳作傳險易坎彖天  
險虞翻作天巖古巖險通用

左傳引周書殪戎殷中庸壹戎衣殪即壹殷即衣也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正誤

禮記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衣姓湯之後  
按戎衣與秦誓戎商義同

### 右書十四條

詩大雅抑抑威儀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國  
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注大

雅抑之篇抑讀曰懿

隱轉音於靳切栢舟如有隱憂徐邈讀孟子隱凡而

臥孫奭讀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顏師古讀

悉民我儀圖之陸德明讀疑漢書外戚傳皆心儀霍

將軍女儀非容儀之儀也孟康讀疑

采菽天子葵之鄭玄注葵揆也讀揆葵揆古通用

誓同諫詩正月執我仇仇毛傳仇仇猶誓誓也釋文

誓五報切莊子德克符篇誓乎大哉徐邈讀教

詩衡門可以樂儀韓詩外傳療饑釋文樂一作療

蓼蕭爲龍爲光鄭玄龍讀寵古龍寵通用

常棣外禦其務務矛屬叶戎吳械務讀蒙

周封虞夏商三代之後爲三恪恪者客也周頌有客

有客朱注謂周於微子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客讀

恪

吳說文譁也大言也楊氏古音畧云詩不吳不揚今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正誤

誤作吳

栢舟毋也天只不諒人只楚辭大招用只字爲句楊

氏古音附錄只讀聲語餘聲也字本作軋省作只見

說文禮記郊特牲蕭合羶薌又祭義燔燎羶薌鄭玄

注羶當讀聲

豎轉音蕭擾也常武徐方釋騷徐邈讀又左傳敗鄭

師于蒲騷李軌讀

溫轉紆問切讀慍藉也增韻含蓄也詩飲酒溫克注

箋云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陸音去聲禮記禮運溫之

至也注爲溫藉重禮又內則柔色以溫之通作醢

茶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與柎同今注不作豈不恐誤案不字古有二音讀如缶者芳浮切之轉聲也讀如俯者方干切之轉聲以俯切不則平聲當是夫音故云不柎同音今俗皆通骨切宜無古音也

詩閩宮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侯表作荆茶是徵公羊傳書君舍左穀舍竝作茶周禮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茶賈公彥讀爲舒又禮記玉藻諸侯茶前詘後尚書大傳厥咎茶厥罰恒煥荀子諸侯御茶注茶竝作舒雲漢瞻仰昊天釋文印音仰荀子議兵篇上足印則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二 正誤

本

下可用楊倞住印古仰字漢書張耳傳印視泄公顏師古印讀仰

兄轉音況詩召旻職兄斯引職兄斯弘徐邈讀况漢書列傳尹翁歸字子兄顏師古讀况豫章人閭里稱兄曰况

### 右詩十六條

顏氏刊謬正俗曰禮記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云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案爾雅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但義皆訓我非同字也許慎說文予相雅予也余詞之舒

也各有意義本非古今字別也詩云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又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詞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芳菲兮襲予孫何以兮愁苦歷觀詞賦竝無余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以爲古今字至如夏書云台小子禮曰予小子豈得便言台予古今字邪郭氏佩觿集曰予讀若余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二 正誤

本

旦轉音神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鄭玄旦讀神莊子大宗師篇有旦宅而無情死郭象旦讀神

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牖下陸德明釋文牖本音西當作墉音容儀禮士喪禮作北墉易同人爻乘其墉鄭玄本墉作庸

檀弓子游曰陶斯詠詠斯猶又喪事君子蓋猶猶爾

鄭玄猶讀謠

少儀言語之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車馬之美鸞和之美鄭玄美讀儀又見楊伯崑九經補韻

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又祭祀之美齊齊皇皇徐

邈皇于況切讀旺

浮轉音庖投壺若是者浮鄭玄注浮罰爵也說苑魏文侯飲酒浮之太白浮音匏俗語水浮曰匏

齧齧也曲禮庶人齧之陸德明讀骨史記田儼傳齧齧用事者墳墓如淳讀骨

區轉音丘城也分也阜也刊謬正俗云曲禮不諱嫌各注謂若字與禹丘與區按字禹音不別丘區今讀

則異然尋古語其聲亦同陸機詩普厭丘字又晉宮閣名若干區者別為丘字則知丘區古同音又荀子

大畧篇在乎區蓋之闕注區同丘性理會通卷四十二正誤

比轉音鼻近也黨也輔也王制比以成之陸德明讀周禮小司徒三年則大比杜子春讀詩皇矣克順克

比樂記引詩作克俾鄭玄注俾當作比聲誤也雜犯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鄭玄注實

當為至此周秦人之聲也免轉音問喪服也檀弓免焉左傳桓五年免而代之

又新生者內則免薨釋文免竝讀問檀弓夫子之病革矣徐邈讀革讀亟

瞿眼目速瞻之貌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徐邈讀亟

檀弓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吳澄疑讀擬謂比擬天

子也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顏師古疑讀擬謂與天子相比擬史記蘇秦傳疑於王者

易坤文言陰疑于陽韓非子內有疑妻之妾家有疑嫡之子廷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寵竝音擬

郊特牲繡黼卅朱中衣鄭玄注繡讀綃綃名也吳械云宵衣之宵朱綃之綃繡黼之繡皆讀宵

古文約要通用學記大信不約徐邈讀要漢書禮樂志本約煩師古讀要論語久要朱注舊約也

楊氏古音畧善功曰巧上聲禮記辭欲巧是也偽功性理會通卷四十二正誤

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毛詩巧言如簧是也書說命惟教學半禮記學記引書學學半釋文上學

字胡孝切又檀弓叔仲皮學子柳又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大樂正學舞干戚又學記學不備

等竝讀效皆教也以脂膏潤物曰膏內則脂膏以膏之釋文下膏字去聲讀訛

兌轉音悅書說命禮記學記作兌命內則有十三年舞勺劉昌宗勺讀照詩頌篇各今詩

頌作酌朱注酌卽勺也引內則舞勺謂卽以此詩為

節而舞也

棘轉音北王制西方曰棘鄭玄注棘當作熨熨之言  
偏謂偏寄於戎夷也

禮記喪服大功小功史記漢書竝作大紅小紅董仲

舒傳奪圖夫紅女利乎景帝紀錦繡纂組害女紅哀

帝紀害女紅之物顏師古紅竝讀功

耐轉音能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又樂記人不

耐無樂鄭玄注耐古能字非忍耐字也漢書晁錯傳

能寒能暑則以能爲忍耐之耐矣

聘義乎尹旁達鄭玄乎讀浮尹讀筠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二

反轉音翻禮記禮有報而樂有反列子反兩榆魚而

笑漢書雋不疑傳平反所活幾何王莽傳舉兵反賊

竝平聲讀今韻書反切之反亦讀翻

折折安舒貌禮記吉事欲其折折爾折讀題

清轉音倩寒也曲禮冬溫而夏清或作清莊子人間

世篇樊無欲清之人陸德明云字宜作清借作清

寄轉音豆鑿垣也儒行草門主寄左傳作主實論語

穿寄皇侃寄讀實

禮記檀弓從大夫於九京鄭玄注晉大夫墓地在九

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韓詩外傳趙武與叔向觀於

九原又後漢書鮒期傳擊破更始將卓京東觀記京  
作原古通用

禮記大夫方舟李邕方讀航詩谷風方之舟之家語  
不方舟不可以濟

右禮記三十二條

周禮夏官虎賁氏旅賁氏劉彘賁讀奮

个射侯舌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爲侯上軀个與其身

三又儀禮鄉射禮古个設薦俎釋文个音幹

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紵而昔鄭玄昔讀

履錯然之錯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二

亞轉音惡亞卽古聖字塗飾牆也今但以白爲聖非

周禮巾軍掌王之喪車五有素車藻車鄭玄注素車

以白土聖車藻車以蒼土聖車也凡塗飾皆謂之聖

周禮巾車掌王五路革路龍勒戚充龍讀駢又考工

記玉人之事上公用龍鄭玄注龍當爲羗謂雜色也

又易說卦傳震爲龍于氏虞氏皆非驪讀爲麗史記

西南夷傳冉駹最大應劭駹讀龍說文馬面額皆白

爲駹廣韻黑馬白面爲駹漢書匈奴傳圍高帝於白

登漢兵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

方盡驪南方盡騂顏師古注駹青馬也觀荀九家震

爲龍則漢書注近是

馮轉音憑說文馬行疾周禮馮相氏鄭玄注馮乘也相視也乘高以視天文也又依也左傳馮軾而觀漢書馮軾下齊長安三輔左馮翊取依馮輔翊之義又禮記喪大記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注目於其親所憑也又盛滿貌漢書郊祀歌桂華馮翼翼又恃也矜也史記伯夷傳衆庶馮生

生轉音性周禮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性

周禮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

仗與岷同周禮史記漢書山海經岷山岷江皆作汶

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十

今蜀有汶川縣以岷江得名而訛呼問音按殷敬順

列子釋文云周禮貉踰汶則死鄭玄注以爲魯之汶

水謬也周禮言水土異性故舉四瀆若魯汶源流不

遠豈狐貉暫遊頓隔生死哉蓋蜀汶音岷魯汶音問

平轉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周禮司市以陳肆辨物而

平市又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衆注質劑月平也

釋文平皮命切又漢刑法志爲置廷平晉灼平讀去

聲

周禮州長正歲讀教法族師月讀邦法大史讀禮書

小史讀禮法訝士讀誓燕又儀禮既久讀書釋算讀

並音豆增龍句讀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謂之讀

祝轉音晝周禮天官屬瘍醫祝藥鄭玄祝讀注謂附著樂也又春官屬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釋文祝之又切

周禮考工記梓人食一豆肉飲一豆酒鄭玄注豆當作斗釋文音斗毛居正云豆字是古豆字如豆區釜鍾之類後人誤讀爲俎豆之豆今俗書斗斛之斗作斗蓋訛併耳

帛轉音錦儀禮士昏禮酬以束錦鄭玄注古文儀禮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十五

錦皆作帛讀爲錦

右周禮儀禮共十四條

論語庸孟禮記俱稱仲尼未有稱仲夷者周明宇氏

常談考誤尼一作尼夷字今山東尚呼尼丘山爲夷丘山不知何以誤稱孔子曰仲尼堅不可易太按

史記世家母顏氏禱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

因名丘字仲尼黃氏韻會說文反頂受水丘从山尼

聲言頂當高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岷丘山四方

高中央窠下通作尼索隱云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窠

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

旁高也由此以談尼丘山之稱尼者以其反頂也孔子名仲尼者以其圩頂似尼丘也稱尼明矣尼古夷字出韓氏集韻漢地理志尼江水名在越嶲郡蘇示縣西北顏師古尼讀夷通作尼尼韻會又引漢藝文志公孫尼子尼與夷同毛氏韻增尼本作尼漢書高祖紀章邯司馬尼將兵定楚地顏師古注尼古夷字故謂尼與夷同音可改仲尼爲仲夷不可

識記也論語多學而識之又器之款鑊爲識漢郊祀志錢無款識顏師古識讀志

從轉音縱說文縱緩也或省作從論語從之純如漢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十末

書王吉傳放從自若又隨行曰從論語從我者其

與從天子駕曰法從近臣曰侍從又漢時隨使出

曰儼從儼音欠今里中趨役者曰十儼儼亦從也又

恣行曰從與縱同後漢書臧宮傳因從擊大破之劉

攸讀

彼邪也廣韻引論語子西彼哉今論語作彼

穀祿也論語學不至於穀皇侃讀華

軍後曰殿音震論語奔而殿邢昺疏引司馬法謀帥

篇乘車大震大震卽大殿

論語微生高微當讀尾尾微古通用書堯典鳥獸

尾史記夏紀作鳥獸字微論語微生高微生畝班固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尾生晦莊子盜跖篇亦作尾生與戰國策同

論語欲罷不能罷轉音把止也包咸讀

論語闕黨童子班固古今人表作厥黨

枕轉音職任切臥首據物也論語曲肱而枕之易坎

爻險且枕竝讀去聲

右論語十條

謙轉音歉愜也大學此之謂自謙鄭玄禮記注謙讀

謙謂厭足也通作噤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噤於鼻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十七

莊子盜跖篇口噤於芻豢之味史記文帝紀天下

民未有噤志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玄注費佹也古本費作拂

徐邈讀佛

示諸掌乎鄭玄注示讀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

掌中易爲力者荀子大略示諸櫟括楊倞注示讀寘

仁古孫字崔銑中庸凡曰人者仁也仁字從二人猶

孫字從二子二其人者人之二人其子者子之子也

子庶民徐邈子讀字

中庸引詩奏假無言今商頌文作饒假左傳引詩又



作綴綴毛傳綴總也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脩云執事之人總無喧譁陸德明禮記中庸釋文奏詩作釀子公切吳棫臆讀奏謂奏大樂於宗廟之中朱注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釀耳切韻指南釀總綴族

上天之載鄭玄載讀裁注生物也書武成哉生鳧楊子作載鳧詩文王陳錫哉周國語作載周古字通用右學庸七條

羨餘也孟子以羨補不足又長也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又墓道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又延也張性理會通卷四十一正誤

衡西京賦羨公侯卿士又威貌司馬相如封禪書太漢之德沕滴曼羨以上羨字竝讀硯歆羨之羨不同音

旄轉音帽同耄孟子及其旄倪趙岐讀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鄭玄注八十九十日旄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荀子作蠡門淮南子王褒頌班固人表竝作逢門王克論衡作麗門門讀蒙

孟子不膚撓叶逃朝趙岐說漢書晁錯傳匈奴之衆易撓亂也顏師古讀饒

名轉音命孟子名世史記命世之宏才索隱命者名

也漢書張耳傳亡命遊外黃顏師古注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 右孟子五條

老子三十九章故致數與無與老子通注數上聲今夫車一也極分而致數之則爲輻爲輪爲衡爲轂其名且百合百爲一而後成車之名散百而一名之則輪耳輻耳不可復稱車矣猶之合天下之道爲一而後稱道散天下之道無道矣

老子不欲瑯瑯如玉珞珞如石瑯瑯喻少珞珞喻多珞亦作礫音歷珞瑯本一字或讀珞爲落非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正誤

莊子養生篇技經肯綮之未嘗祭轉音苦挺切郭象讀磬

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非孟仲之孟浪非波浪之浪也徐邈讀莽朗

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司馬彪讀挺

莊子讓王篇土苴以治天下郭象讀把鮓土苴和糞草也

莊子達生篇輾然而笑徐邈讀叱

鵬轉音鳳莊子逍遙遊其名曰鵬崔謨注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朋鳥

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借爲朋黨字

莊子大塊噫氣注乙戒切後漢書袁安傳噫鳴流涕

李賢讀隘

莊子盜跖篇佻溺於馮氣郭象馮讀憤

象讀教

還轉音隨戀切莊子至樂篇相與還而觀之郭象讀

禮記內則左還授師徐邈讀又山海經太行之山有

獸名曰驪善還郭璞注還旋舞也

還轉也詩于嗟舞則選兮謂還舞也莊子德克符篇

性理會通入卷甲十二注誤

天選子之形劉會孟云選即諺所謂團團轉也

軼轉音轍莊子天地篇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郭

象軼獨轍史記田世家伏軾結軼索隱注結軼言車

轍往來如結

擗斥放縱也莊子田子方篇擗斥八極李軌讀託又

兵法有斥候斥柝候烽也

炎美辯也莊子齊物篇大言炎炎郭象炎讀談

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而不可與媒陸德明媒音

曹

還轉音鈞莊子不龜手之藥陸德明龜讀駮手凍圻

也

莊子大宗師不知端倪注端山巔倪水滸也倪讀涯

又齊物篇和之以天倪倪轉音妍

擇同敦莊子寓言篇北人無擇徐邈讀漢有司馬無

擇馮無擇

列子湯問篇淡淡焉若有物存張湛淡讀艷

列子師曠夜耳俛首而聽之夜讀惕

列子周穆王篇憺校四時顧野王讀翻交淮南子野

無校兵高誘讀交兵

列子湯問篇穆王薦之張湛薦讀進史記五帝紀薦

性理會通入卷甲十二注誤

紳先生難言之徐廣薦讀搢

荀子議兵篇蘇刀者死楊倞蘇讀係係向也謂相向

鬪裕者

荀子天子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諭

荀子正論篇上周密則下疑玄矣楊倞玄讀眩司馬

相如封禪書采色玄耀顏師古玄讀炫

淑轉音寂管子耳之所聽察於淑淑與寂寥同

鵲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楊氏古音略壺讀瓠

金石錄楚相孫叔敖碑優游作漫謠又同猶禮記檀

弓咏斯猶爾雅注猶卽謠也

楊氏丹鉛錄說文無由字蓋古文由作農呂氏春秋及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錯神農斂文農作由乃知農與由通

吟轉音噤口急貌太玄經有吟首玄衡曰吟不通也玄錯曰吟少與、素問吐吟之微注吐開口吟閉口也又墨子近臣則暗遠臣則吟今俗以吟爲吟咏之吟非

右諸子三十二條

艾絕也左傳昭元年國未艾也陸德明讀意又爲創也孟子自怨自艾孫奭讀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親轉音七刀切左傳桓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杜預注親有平去二聲

敦轉音頻左文十八年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讀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孫炎讀又丘一成爲敦丘詩

坻作頻丘左昭三十一年貪冒之民杜預讀冒曰默漢書匈奴傳單于冒頓顏師古讀默

經傳蟻多作蛾省文也左傳晉大夫蛾析禮記學記

蛾子時術之莊子徐無鬼篇孔子舍於蛾丘列子黃帝篇末聚鳥獸蟲蛾史記黃帝紀淳化鳥獸蟲蛾漢書元帝紀白蛾群飛蔽日穆天子傳馬有白蛾楊雄

長楊賦扶服蛾伏金石錄漢陳球後碑蜂聚蛾動蛾並讀蟻

劉說文殺也本作鏹从金留聲或作劉徐按春秋左傳度劉我邊垂本此劉字又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卽鏹字从艸从金从刀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耳左僖五年晉士蒍賦曰狐裘羆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預羆茸讀蒙茸

左昭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化爲黃熊入羽淵孔穎達疏今本熊一作能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韓氏集韻能讀雄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左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杜預鞠讀音鞠窮卽音窮一作穹窮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穹窮蒿蒲顏師古

讀

左傳戰於繻葛杜預繻讀須

左傳楚人謂虎於菟漢書叙傳作於擇顏師古於音

烏擇音塗

左傳闔門塞實乃自後踰注實音窻

左昭十七年刺子述鳥官有伯趙氏杜預注伯趙卽伯勞也一作博勞李軌趙讀勞爾雅謂之鵲

左僖十九年子魚言於宋公曰盍姑內省德乎杜預

省讀星

左昭元年偏爲前拒史記鄭商傳攻其前拒徐邈讀

拒曰矩

執林伐山似所也韓文壺儀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攸垂危貌又鬱攸從之注火氣也五行轉御於林攸言人君遇災以憂爲所則可免也怵攸猶言敬作所也前漢書叙傳攸攸外寓韻會同

左傳歸餘于終漢書律曆志作歸邪邪音餘

說文粦散米也引左傳殺管叔而粦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也今左傳文作蔡蔡叔釋文上蔡字素葛切

性理會通不參四十五

檇剛木也左傳八元八凱有檇戴漢書霍去病傳有

檇余山又藝文志有公檇生顏師古檇讀稠獨孟子

檇机之檇音陶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也杜預左

傳注檇机凶頑無儔匹也則亦當音儔郭璞爾雅序

不檇檇昧注音桃亦非

左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杜預注燠一作噢

痛念之聲徐仙民燠音憂休音喻

愁轉音五轄切說文問也慎敬也廣韻問也缺也左

哀十五年誅孔子不愁遺一老杜預注且也又昭二

十八年愁使吾君聞以爲快注發語聲

左僖十五年史蘇占繇姪其從姑杜預姪讀迭洪武正韻兄弟之子女皆曰姪公羊傳以爲兄之子義未備

諂轉音叨兩雅疑也或作慆左傳王子朝曰天命不滔久矣注疑也毛氏韻增滔從滔與諂字不同諂字各音滔

左傳繁纓以朝又大路繁纓七就注繁馬腹帶也音盤禮記作大路樊纓周禮春官巾車玉路錫樊注音鞞李善文選注繁鞞古通用

涼轉音諒薄也左莊三十二年號多涼德又昭四年

性理會通不參四十五

君子作法於涼徐邈讀諒又信也詩大明涼彼武王

漢書引詩涼作亮又桑柔職涼善背鄭玄讀諒○良

信也十九首古詩良無盤石固又古文良有以也竝

讀諒

左昭二十一年宛則不咸杜預咸讀感

繇卦兆繇也左襄二十五年其卦繇釋文繇音冑漢

書文帝紀大橫庚庚李奇注繇文也顏師古繇本作

繇左傳始作繇

左傳宋左師向戌楊氏古音畧向讀尚後代有向平

亦作尚平

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徐邈年讀齊公羊傳作佞夫

右左傳二十九條

穀梁傳隱元年宴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釋文宴音縣卽古縣字宴內畿內也

公羊傳柑馬而秣之漢五行志臣畏刑而柑口柑讀黔以木銜馬口也

右公穀傳二條

家語顏回篇東野畢馬將必迭王肅迭讀逸

孝經緯合泉任蒯萬物歸中俗呼萌芽爲蒙芽

性理會通本參同契註

右家語孝經二條

肉轉音柔邊也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黃氏韻會肉錢璧之體禮記寬裕肉好之音方氏曰璧外謂之肉內謂之好考工記注有二音樂書云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環如一旋而不窮者環肉好之音旋而不可窮者也輔氏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按錢邊名肉非食肉之肉也韻會平尤韻肉讀柔又上宥韻肉讀揉屬抹字母韻問奇集肉好作柔好不甚誤特不應易肉爲柔字耳常談攷誤大吠之則又誤

爾雅繇道也楊氏古音附錄引黃履翁之說繇字有六用漢高帝紀繇咸陽則與徭同文帝紀無繇敎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皋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大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模先聖之大繇則與猷同

爾雅懽懽憂無告也釋文音貫邢昺疏引詩板老夫灌灌以其音同耳楊氏古音畧今借爲歡字

爾雅楚有雲夢方言楚人謂草中曰夢黃氏韻會夢音蒙

爾雅嵩嵩爲中嶽詩大雅作崧嵩一作崇國詩周大史過曰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注融祝融神

崇崇高山也夏都陽城崇高在焉陸氏嵩岳志嵩高一作崇崇崇嵩古字通用

冰轉音凝說文凝水堅也黃氏韻會冰古凝字久古

冰字後人以冰代久字故以凝代冰字又爾雅冰脂也舊注引莊子肌膚若冰雪卽以爲冰陵之冰非也

冰得冷而凝熱而銷脂膏亦然故爾雅曰冰脂也是

冰卽凝義然易坤小象凝叶冰冰卽周禮凌人之凌

右爾雅六條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終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鍾人傑撰人傑字瑞先錢塘人是書成於崇禎

甲戌卽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說袁宏道陳繼

儒皆躋諸理學儒先之列則其去取可知矣

西疇日抄二卷

〔明〕顧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錫山顧氏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疇日抄

二卷》提要

序

昔顧端文公領解南  
畿海內文章家翕然  
宗之公謂語言文字  
非安身立命處遂潛  
心理學蔚爲鉅儒後  
數十年而公之曾孫  
中翰梁汾復以辟雍  
解元弁冕直省舉世  
誦其制策如金科玉

律而不知其以賈董之才發程朱之蘊儒先理要如數家珍蓋得之庸菴先生之庭訓居多因歎端文之有先生正猶

先序上

先師之有子思子其淵源昭合可一一言之當端文倡道東林四方問業者比之乎杏

壇闕里同邑高忠憲公相從講學雖未北面稱弟子而所著年譜自言師事終身今世以顧高並稱此何

先序下

異一貫之唯迨再傳而得先生幼侍端文長而受業忠憲蓋依然子思子之得統於曾氏也在昔姚江倡



致良知之說流傳滋  
弊甚者直以無善無  
惡混二氏於吾儒自  
端文持性善以闢之  
而人心始正功不在

沈序四

孟子下近日曹溪臨  
濟各暢宗風儒門淡  
泊動爲其所收拾而  
先生獨恪遵孔子孟  
謹守程朱屹爲狂瀾砥

枉功豈在端文下哉  
余於梁汾有一日之  
雅見其天才駿發而  
所講求者不離乎身  
心性命心竊異之茲

沈序五

讀先生遺集乃曉然  
於其學之所由來也  
昔孟子自云私淑諸  
人而猶以未得爲孔  
子徒若不無缺望者

今梁汾雖不及見端  
文而日奉先生提命  
箕裘紹述近在家庭  
視得諸子思之徒者  
當何如親切耶余以  
是爲梁汾幸而兼以  
君家之克世其學爲  
世道人心幸也

峕

康熙九年秋八月粵

東督學使者沈令  
式拜題於洪都舟

次

卷七

生生之謂易。太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兩儀也。繼之者善也。在天爲五行。成之者性也。在人爲五德。

坤身也。乾心也。太極性也。

周濂溪太極圖從上生下。邵堯夫先天圖從下

抄上

生上。愚意以從下者爲得之。凡物未有不自

下始者。玩本末二字可見。

有物有則之謂太極。無聲無臭之謂無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只就人身上體貼看。

吾人一心時而動。時而靜。那動靜必有個主

宰的。便是太極。那主宰的不可得而聞。不可

得而見。不可得而思。擬便是無極。

周子言無極。猶易云神無方而易無體。

無意必固我。內無欲也。無可無不可。外無欲也。

是爲聖人之易。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於此可

見。

文王作易矣。夫子提出太極二字爲易尋個大

主腦。未嘗於易之上有所加也。夫子言易有

太極矣。周子標出無極二字爲太極。指出真

面目。未嘗於太極之上有所加也。不探究到

前抄上

此猶是形而下者耳。

錢啓新先生曰。周子無極卽變易之易。太極卽

不易之易。其解甚圖。若無形有理。未免語滯。

空陸子之喋喋。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曰人

之生也直。人一天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

天地之間。天地一氣也。

詩云有物有則。易云乃見天則。天且不違。而況

於物乎○聖學曰不踰矩平天下曰絜矩矩所以爲方也正畫出個則字

試察終日間鳥啼花落自朝至暮無一停機可以知造物之機又察終歲間鴻來燕去依時及節無一爽候可以知造物之信

大易息息而易只是一時字中庸千古不易亦只是一時字蓋時息息而易所謂逝者如斯也時千古不易所謂於穆不已也仲尼上律

自抄上

天時律此而已

語道之微妙至易極矣聖人只說易簡二字至中庸極矣聖人只說中庸二字戒慎恐懼以位天地育萬物朝乾夕惕以乘六龍首庶物一而已矣豈別有伎倆哉

先儒云地之上皆天也只是是一氣耳不知地之下皆天也亦有氣行乎其中地只是形易細縉二字正形容一氣字

先天純是水交乎火而始成乎人後天純是火交乎水而始復乎人

乾元亨利貞天之所以爲天也性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命之謂性命此而已知其性則知天知此而已天人一也

先天而天不違天是何物所以立命也命是何物到這裡更着一語不得程子所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予欲無言卽是此意時行

自抄上

物生不過就現前指點切勿認指爲月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我者其天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五十而知天命也豈惟聖人凡人皆然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一人也敬天之畏無敢戲淪畏天之怒無敢馳驅人一天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易言天地必言聖人中庸言聖人必言天地聖

人之於天道也

大學以學言人道也然曰顧諟天之明命見人之必本乎天也中庸以性言天道也然曰道不遠人見天之不外乎人也從此體味可  
見天人合一相摩相盪之妙

鼂文元公云學世間法使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出世間法使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語甚可味邵

曰抄上

專

子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先天之學也

天下萬事皆出天然着一毫矯揉造作不得亦萬事皆出人爲着一毫暴棄縱任不得此正天人交相爲用須臾不可離之妙

卽心便是天其在於人如昭昭之天也元來便是無窮之天

古聖人以天自處至誠動物孝弟之至通乎神

明非天而何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便是聖人變理作用喘牛之間何爲乎

事無不可對人言方是不獲罪於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滿招損謙受益惠迪吉從逆凶聖人之先天而天不違也豈惟聖人人皆有之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曰抄上

本

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竊謂此識得真與妄者卽是人心之天只提此作主一切皆真若真妄對立便憧憧往來矣

按無極太極之義自濂洛以來解說甚精亦異同雜見先君子於天人之間真切體認如云心之主宰卽太極心便是天此一生學問所從出也列之卷端猶言道之大

原出於天云爾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上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此正三代以上作君作師一個大本領後世治天下者不識此意却指爲儒家傳受秘密藏至史以道學立傳良可痛也心一也。有人心有道心。至惟精惟一。則人心皆道心矣。性一也。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至能盡其性。則氣質之性皆天地之性矣。命一也。有氣數之命有義理之命。至不貳立命則氣數之命皆義理之命矣。此其權在天乎在人乎。以自然言學者亦勘及此否。

道心卽是性人心卽是氣質之性

天之命人者有二有理道之命所謂於穆不已是也有氣數之命所謂莫之爲莫之致者是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理道之命在我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氣數

之命亦在我矣如夫子方可謂立命之學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復性後胸中更無一事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不謂性不謂命從人心中提出道心此張子氣質之性所自出

惻隱便是仁羞惡便是義恭敬便是禮是非便是知故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自抄上

周子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即張子氣質之性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即天地之性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一身具足何加何損高子所云性中無富貴貧賤者此也

形色天性也從孟子說來愈粗愈精生之謂性從告子說來愈精愈粗只是本領異耳楊敬仲云此身亦天地間一物不必覺攪爲己

常味此言無一物不可做舍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已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常味此言無一物可以棄置此可參性命之說

先端文性命說云人軀殼上事勿求其圓滿道理上事勿聽其缺陷

見錢啓新先生題記

竊意此只去

微存理四字耳即危微精一之旨也四肢五官人與物同四德五倫人與物異君子存之存此而已

自抄上

洪範五事顏子四勿皆聖人踐形之學

伊川云天即理也性即理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已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是一節事

識得一性字學問方有源頭識得一善字學問方有把柄

善必本之性方不是外面塗飾的性必要之善方不是裡面空寂的只性善二字合外內之

道

善字極虛活有執着之善非善也性字極切實無捉摸之性非性也

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非性程子此語不可爲訓

中庸言性揭中和二字已活潑潑地現出個性善

人性善如水性寒火性熱無善是無性也

自抄上

善如一粒粟克拓到聖神地位便成嘉禾然未有種不真而能結實者人皆可以爲堯舜

此義

性仁義禮智所謂善也有兩個註脚一是乾元

亨利貞其源頭也一是堯欽明文思其現身

也故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孟子言必稱堯

舜

孟子道性善之旨莫詳於告子一編前言性言

心至仁人心章始點出學問二字與王之不智章相照後數章只言養心點出仁字正所謂仁人心也未章點出大匠羿與奕秋相照見得性善二字所謂教也規矩也教者教此學者學此而已

易曰繼善大學曰止至善中庸曰明善孟子曰性善此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孟子之後不傳者也

自抄上

性相近也近者何物天命之謂性命者何物就中指出善字可謂直截分明

讀易方知孟子性善源流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此性善之說所自出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此四端之說所自出孟子私淑

孔子其秘密義在此後儒有以孔子相近二

字爲圓活孟子善字爲說煞者乃不讀易之

過也



程子以水之清濁喻性不如孟子以水之上下喻性蓋上下截然兩分性有善而無惡猶水之有下而無上也若清濁則各有之此正可喻氣質之性耳又以氣質之性爲才云有不善者才也終不若孟子所云非才之罪也更斬截

性善不落有無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近儒朱以功云孟子言性善非

論語上

言性有善也此語破的

善不與惡對善之失乃爲惡耳孟子不言利善之間而云利與善之間與字可玩程子云凡事之初未有不善者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吉而後有凶非吉何以有凶也此語甚明善惡對言便失之矣况以無善無惡並提乎

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非性卽周子所

云性有剛柔正指氣質言也必得張子之說始圓滿無弊

仁者愛人卽孩提之愛也有禮者敬人卽稍長之敬也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行於四海不亦大乎書曰惠迪吉曰吉人爲善善是人之生理生理得則生氣從之所謂吉也故曰爲善氣樂

馮棻定云戒慎恐懼是性體中真精神規矩準

繩是性體中真條理此語可作性善註脚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天之所以爲天也後仁入手便是以天自處私欲不除而自淨功夫不飭而自嚴程子所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簡不須思索正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意同

程子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卽聖門求仁之旨

太極圖西銘只說一仁字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無義禮知以全之也仁兼言之則統四端偏言之則止一德須看人分量何如

遍天地間俱是私欲蔽塞孔門求仁正是頂門一針起死回生手段從此會得則後世言敬言誠言無欲言性善言良知言致知格物俱在其中

仁義禮知性也其端見於心然仁義智無可着力惟禮有可循故聖門之教曰約禮曰復禮程朱主敬卽是禮教

禮性所固有也孟子道性善還其固有而已然還其固有只在去其本無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故曰克己復禮

爲學不根抵性命則所得皆枝葉耳先君

子生平從本源著力亦從世道起見故言之真切透快不作一自欺欺人語此種苦心良有不容泯沒者至於性善二字先端文當日嘗力爲提醒以關邪說而正人心家學淵源蓋所從來遠矣不孝男貞觀敬識

自抄

日抄卷上 三

心學是千古淵源性者心之源頭也研究到此方識得本體身者心之實際也體勘到此方認得功夫

心有君火即道心乎心包絡有相火即人心乎君火常不足而相火能爲病即惟危惟微乎君得其職而相輔之即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實理實象

日抄上

事

宋祖云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此君天下者之言也武侯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相天下者之言也

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身心亦然君子九思是天地合一之學

真西山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此三語不獨爲經筵言之實學者要務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示人求放心法子不至虛蕩無歸而金谿之徒反借口以掃去學問大誤高子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一轉語醒人

耳目交於物心亦交於物者也所恃者惟思耳故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洪範五事不言心而言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思無疆曰思無邪曰心之精神是謂

日抄上

事

聖即正心誠意之旨也思之爲義大矣哉佛氏要在明心乃先掃去思字曰不思善不思惡幾何其不墮於惡也率天下之人而禍心者必是之言夫

耳目之主主以心心之主主以性不然則仁義禮智心也狃亡之心亦心也心交於物其靈於耳目幾何乃知操則存者性攝心也孟子之操存即虞廷之允執

高子云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放下自是徹語試一叅之放是何物操是何物一拈一掃無有是處若在孔門只言操存未常說到放下話頭此則自有故在願學者無易由言也

大學言知止而后有定易言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了此則操存放下一處俱攝矣

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放下操存盡此二語

自抄上

大學正心章竈可玩

孟子云必有事焉又云知者行其所無事勿止勿忘助即是行所無事也白沙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送出來便是鳶飛魚躍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盡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抽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

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策對

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

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

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

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

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間以游詠發舒

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恭

敬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

自抄上

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

夕乾乾。陳茂卿風與夜寐箴

夏惇夫云人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

人欲

蠟廬縮處立亭寂寥時方晏矣與之息消萬象

剝落誰歟未凋炯然獨存濯濯良苗六合方

于千秋一朝靜觀此理可以逍遙登樓作

無我者無欲之至

學者須是心中無事試看曾點暮春一段此時胸中還有一事否

閒來無事不從容一詩真善形容浩然之氣大學卒章消盡人利心中庸卒章消盡人名心孟子首章卽大學之旨論語首章卽中庸之旨去一利字便可平天下去一名字便可達天德周子直揭無欲至矣哉

學者第一要打疊得心地乾淨先端文云孔門

自曾子而下篤寔莫若子路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曾點此無欲之旨也

言志章氣可玩由子路之車裘無憾進於顏子之無伐施則幾矣由顏子之無伐施進於夫子之安信懷則幾矣既有樣子又有等級希賢希聖舍此安從然只是個無私二字孔門所謂仁也故周子云一爲要

葉石林云誰無三間屋飽睡讀書籍木陰聽鳥

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此語甚旨春風沂水亦只是眼前光景先儒謂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善形容浩然之氣邵子亦云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會看青天豈堪爲醉夢中人道乎

水無形以地之形爲形火無明以薪之明爲明故五行中惟水火之用爲無窮觀此亦可得

無我之學

君子有九思是無欲功夫

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程子云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日此二語立意殊俱極有會總是境遇上事心體上着不得分毫禪家所云眼中金玉屑也故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正程子悟後語

程子云蜀山人不起意十年便能前知蓋心虛

則定。定則清。清則明。觀於水可見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這是害道第一事。味此語可見光風霽月氣象。只是胸中灑落耳。

忿懣好樂憂患恐懼。此有我之私。善於己者然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放情此有我之私。加

目抄上

章

於人者然也。於此作得王定。不使用事便是正修之功。

周子靜虛動直。只去得有我一字。二程定性書好學論可與參看。

節嗜欲。定心志。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

無欲二字是學人一粒靈丹。當吾心紛然時。體認此二字而已。當吾心湛然時。涵養此二字而已。

蘇子瞻云。人生之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此

樂惟無欲者有之。人之病生於多欲也。無欲則無病矣。人之憂亦生於多欲也。無欲則無憂矣。尋孔顏樂處於此見一斑。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外無欲也。毋意毋必若無若虛內無欲也。此是合內外之道。

周子無欲是敬字源頭。故曰至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目抄上

章

程子云。大抵把握不定。皆是不仁。此可見仁敬相關紐處。

人皆知以心攝身。不知以身攝心。伊川之整齊嚴肅。是以身攝心法。

敬則心存。怠則心放。心存處便是仁。

和靖曰。如人入神祠。其心收斂。更不着毫髮事。非至一而何。朱子曰。心中無一事時。便是敬。可謂打破敬字矣。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去之間敬肆而已矣故曰操則存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以禮是操存大把柄程子云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然畢竟仁是個源頭故論本體仁則敬不仁則不敬論功夫敬則仁不敬則不仁仁禮一物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程子云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云只心

目抄上

章

中無一事時便是敬此可參放下操存之旨禮曰毋不敬詩曰思無邪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敬之一字實五經總括昔賢云尹和靖只一敬字做成豈待和靖千古聖賢俱只一敬字做成

每苦昏睡因思只是不敬如臨深淵履薄冰亦

作嘔睡耶

學問須四路並進敬只是涵養事

動靜之交氣宜用功

日記云但強其志氣自隨之近日始知敬用五事之妙又云十年中從事主敬之學是日方識其入竅處因高師此語思顏子四勿卽敬用之旨也不然敬從何處摸索

敬不惟養德兼可養身伊川云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內經亦云精神內守病何從來

目抄上

章

敬必從禮入故曰道不可須臾離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三代以後禮學既亡從頭壞却張子以禮爲教朱子編輯小學補出敬字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闕真復禮約禮嫡傳也

張子禮教尚易落儀文度數不若程朱主敬說向本上

千古聖賢之學心學也無欲主敬皆所以

存養此心先君子光風霽月亦嚴薄臨深  
庶於此卷微有所窺也夫不孝男貞觀敬  
識

自抄上

幸

日抄卷上 四

天下無本體外之功夫故曰惟知性然後可以  
言學無功夫外之本體故曰惟知學然後可  
以言性

本體人人所同功夫聖人所獨故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曰學而時習之曰習矣而不察總  
是此習字

庸下二字今人所甚鄙聖人乃以自任曰庸行  
自抄上

未

庸言曰下學然中庸其至矣乎庸也乃所以  
至也下學而上達下也乃所以上也聖人之  
不可及正在此

程子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此下學上達之旨也三代以下誰識  
得這個消息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曰惟此語盡得上下



氣分明道亦器器亦道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學此達者達此

志學立不惑俱是執守一邊知命耳順從心俱是圓通一邊即聖人之學亦必漸進世儒乃欲一蹴即至有是理乎先儒云悟真篇是誤真篇佛氏所云大悟乃大誤也

下學而上達所謂一以貫之

思與學並重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曰抄上

素

則始然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學尤重於思也知與行並重也故曰或學而知之或利而行之然又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則行尤重於知也德性與問學並重也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問學尤重於德性也即聖人之言學者可以審所從事矣

大學言致知在格物而後人却以致知格物分作兩概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而後人却以德性問學分作兩概抑何不善讀書也王文定云人之爲學必平實然後廣大天下之至平實者莫如地故至廣大者亦莫如地泰山高矣畢竟爲地所載而泰山之外更不屬泰山也語甚可味

陳元城云口說身不行只是將講字代學字又曰抄上

曰天地萬物皆吾師豈可專泥古人糟粕

程子云性靜者可以爲學又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邵子亦云幸遇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學雖動靜交養然畢竟靜處得力多也

事不終始無務多業此學者無恒之通患

程子云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

此蜀有理義之養心耳故朱子每教人讀書  
正所以補禮樂銘戒之缺至後紛紛口耳反  
以養心者溺心夫豈其初意哉程子云苟不  
自得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可爲至論然一  
切掃去如義皇以上何書可讀六經註我我  
註六經則又過矣二者病只一般

高子曰學者功夫零碎則無頓片受用陳幾亭  
云今舉業家總一生算來豈無三五年功夫

附錄上

但零星用之便不得力惟一頓用之則自見  
効此語皆時習者所宜知

夫子言始國之病思學並重究竟歸重於學伊  
川答橫渠書云有苦心力索之象而無寬裕  
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  
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  
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益橫渠以思勝也  
觀朱子贊云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可見又橫

渠傳言中夜有得卽起書之程子曰子厚却  
如此不熟亦此意也近見孫文介公困思抄  
多獨得之解發先儒所未發然有偏處亦是  
以思勝耳高子云學必從格物入信哉

學問二字並重今人學多問少皇甫士安遭人  
而問少有寧日可謂善學矣

舜大知在好問好察子曰好學近乎知故學問  
所以開拓聰明也魏王問何物益人神智崔

白抄上

章

光曰莫如讀書亦此意

好古敏求正是求知故多聞擇多見識知之次  
也聖人特開萬世學知法門

知行兩足熟極而化便如飛天仙人游行無迹  
但不可未學走先學飛耳登高自下不然鮮  
有不仆者

真知卽是行如有目而無足能行遠乎諺云識  
得破跳不過正指此一輩

高子云學必從格物入王陸一綫之差因從致知入而不識格物之義耳

除却格物更無功夫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即靜中之格物也

規矩方圓之至也二字正就格物處拈出至字之解愈明

格物止至善也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二字義氣可玩

自抄上

章

玩此則周子太極圖似不若邵子爲得作易之旨兩儀四象生於太極皆是從本生末

正心誠意心學也致知格物性學也心統於性

故明明德必止於至善

動容周旋中禮便是盡性至命故曰洒掃應對

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云一草一

木亦不可不理會只是此一理耳

程子云幾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說格物

甚圖似勝朱子

天尊地卑一章正是格物樣子至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言致知在格物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豈程朱之創論哉

天地間無處非物吾人之學無事非格物故曰致知在格物一在字即必有事之旨

自抄上

章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朱夫子一生功夫格物者格此所以明善誠身也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主敬格物內外交相養也故曰敬義立而德不

孤

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亦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便是玩物喪志

朱子半日靜坐主敬之學也半日讀書致知之

學也。後人漸失其傳矣。

程門論養須用敬所以復乎誠也敬則誠矣進德則在致知所以復乎明也物格而后知至格物徹上下合內外故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豁然有貫通處學者之格物也頓漸大小不同其爲格物則一

觀六言六德章可識格物之義溫公重立章而

日抄上

章

疑孟子本是微處正緣格物未至耳周云贊近遵學問章

學處復格物入處憲高公得力語也先君子魯齋從游即服膺斯言久之自有所得青命予小子云先師說格物微有礙不若端文所見融會貫通附存之以俟後之學者考衷焉不孝男貞觀敬謹

日抄卷上 五

乾天德也首潛龍卽是慎獨

乾以易知只識得天尊地卑何等顯易坤以簡能只還他天尊地卑何等簡便

夫子於詩書禮樂刪定之而已於春秋筆削之而已大段不甚費力一生所究研窮者莫如易觀十翼之作微言與義剖析無餘矣而平日未嘗一語及門者論語中未之見也所謂

日抄上

章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一天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一天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大人一天也所謂人象者象此福以人物言局矣

聖人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程子

云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二語是一是二

乾道心也惟微故言健健則微者著矣坤人心也惟危故言順順則危者安矣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故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

乾六龍心也見羣龍無首性也

乾於九三言惕惕字從心從易心乎易之謂惕大哉乾元至品物流行以下即接大明終始三

首上

句乾道變化至乃利貞以下即接首出庶物二句不特見天人一體正見天之功用非聖人不能參贊乃夫子化工之筆非錯簡也

易簡只一理字

九州之序始於箕卒於雍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坎屬水陰也而一陽主其中陰中陽也是即坎之離離屬火陽也而一陰主其中陽中陰也

是即離之坎

動而明方昇之日也故爲噬嗑明以動過中之日也故爲豐大象皆至二字可見

閑邪存其誠主敬也修辭立其誠致知也夫子贊乾只一誠字便開此兩法門兼貫天人者在此

屯蒙以三子成卦繼乎乾坤言人道之始也屯

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曰見金夫不有

首上

躬無便利亦是此意程子云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已立後自能了天地萬物正人道第一義

讀易方識儒釋之辨只生生之謂易一句大藏無開口處矣

知有三句舉世皆中此病只聖人可免兩呼其惟聖人乎意深矣一部易經俱是治此病症龜山論註易云若說得深恐非聖人之意若說

得淺又人人能言之此所以難也伊川易序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八字可謂極淺極深只  
在目前尋味不盡此和靖疑其洩露而程子  
亦自謂一句道盡歟

佛氏以死生爲大事若明易又何足道

讀易者以身爲爻象以終日所起之念所行之  
事爲占筮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前抄上

聖人說易只一理字曰易簡而理得曰順性命  
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理體認天

理字乎

易理者理也理者通如楊九思是已天  
理者理也理者通如楊九思是已天  
理者理也理者通如楊九思是已天  
理者理也理者通如楊九思是已天

大易六十四卦只是教人小心故曰懼以終始  
吉凶俱所不計只自盡其道而已故曰其惡

无咎

先儒云伊川先生平生踐履純是易易傳一書  
只因而寫成此語殊可味

易云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又云初率其辭而  
揆其方既有典常變亦常也易有太極變易  
之易卽不易之易

用之則行闢戶謂之乾舍之則藏闔戶謂之坤  
子欲無言一畫盡一部易觀繫傳可見

前抄上

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身遠物所謂形色天性  
也

易又取象曰魚曰瓜氣可玩凡魚爛瓜潰皆始  
自內而外不覺也

虞艮皆以人身取象成日以虛受人艮曰思不  
出位皆聖人開闢玉鑰匙

高子曰逐物則憂反身常樂咸多危艮多吉此  
義也

又曰謂著不足盡占可謂占不足盡易不可以  
發朱子主卜筮之說精矣然夫子極贊書龜  
之德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由此觀之著豈不足盡  
占乎佛氏亦云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一微一塵  
一理所謂物物一太極也即此可悟格物之  
旨後儒或疑其判心與理而二之誤矣

白抄上

易者天地之心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  
謂易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也

同人次否蓋言傾否者必由人也正與否之匪  
人相呼應夫子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哉言乎解此安得有三季之禍

讀泰卦使人無一息可自恃讀否卦使人無一  
息可自諉易所以爲造命之學

邵子云易皆從中起又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經綸正與程子意合

程子云易只是說反覆往來上下又云知時識  
勢學易之大方也讀易者正從此入

居而安者易之序樂而玩者爻之辭能體易則  
有吉而無凶悔吝矣何安樂如之

朱子云易不可將小巧說不可將大話說今不  
犯此二病者鮮矣

讀易須句句貼向身上貼向事上說無一空頭

白抄上

語豈惟易哉

近來看易益覺象數諸家之謬真可一笑安得  
明眼人一掃而空之

坎中滿故人之水欲其盈離中虛故人之火欲  
其斂能辨淄澠之水不能辨榆柳之  
火中虛也

無妄九五爻極好却說無妄之疾義久未明近  
看來只太好便是疾若因其太好妄有作爲

則益其疾矣故曰勿藥有喜不可試也

易也者象也物也象也者像也物格也從象從人正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人象之說也且人之象乾坤以健順至爲首爲腹不遇近取諸身之一端猶遠取諸物之爲牛爲馬耳遽以當人象可乎

讀易方解物格知至之學未易草草承當

向讀十翼意夫子之言性善者莫詳於易今覆

前抄上

讀之知夫子之言格物者亦莫詳於易矣謂性善格物有二解可乎

坎惟心亨交乎陰而不陷於陰也仍是一健體離畜牝牛吉交乎陽而克順於陽也仍是一順體此爲天地之中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於德爲誠明於質爲水火象乎此而已

程朱不言互卦甚有見飛伏遁甲豈可以言易乎近更改爲雜撰中爻尤覺附會可笑聖人

所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者蓋承初上言之以備看六爻之法非別作一卦也何必枉費閒心

凡讀經書期有益身心象數雖精於身心何涉於易何涉善乎程子與邵子同里二十年不一言及也

吉事凶事皆爲益故曰雨露霜雪無非教聖人所謂吉凶生大業吉凶與民同患之義如此

前抄上

易云六畫極於豐旅旅不處也逆旅之義如遽廬一宿是之謂易天地萬物莫非旅也

咸恒人道之始咸之爻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恒之爻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人道惟以自守爲正

先君子雖顛沛中必以周易自隨於說易諸家靡不考證尋繹畢生心力萃是一書大指俱從身心體貼而以穿鑿附會爲無



益象數之說偶一存之謂之終身於易可  
謂之通身是易可也所著箋疏甚繁稿凡  
數易行詳加編輯以俟後世此卷特散見  
於隨筆者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上 六

大學中庸吃緊處只在慎獨二字程朱王敬主  
此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本於中庸之慎獨進德在  
致知本於中庸之擇善其來脈甚遠故曰中  
庸傳道之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子思子吃緊爲人語

至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

有移上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比之居室飲食可謂深

切著明矣

龜山門下相傳看未發氣象如何看先端文剗

記中拈出子之燕居及舜居深山二章便是

兩幅未發圖也正恐難着筆耳

二典欽哉惟時亮天功天工人其代之中庸曰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謂直接精一之傳也

中字對過字說小人無忌憚正說賢知一流故曰反中庸

處變者不失其常故曰權卽是經所謂時中也舜文武周便是榜樣

舜其大知只是一個虛四德以貞爲知董子云陰常處於空虛不用之地亦此意也

道不遠人章點出子臣弟友是中庸一部書骨子前是從源頭上推說到這裏後是從這裏

發揮出來九經三垂皆原於此

惟不可須臾離方無入不自得不怨不尤正從戒慎恐懼來

人須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能無入不自得素位二字亦何容易

惟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故無入而不自得失得二字正相照

仰不愧乎天所以不怨天也俯不作乎人所以

不尤人也如此方說得居易俟命不然只是行險徼幸耳

富貴不能淫素富貴行乎富貴也貧賤不能移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威武不能屈素患難行乎患難也雖有得志不得志之分然或與民由之或獨行其道總無入不自得益只是一個正己正與順相反以順爲正是全靠人作主故陵下援上怨天尤人自家全作主不得

是謂行險僥倖正己反求是全靠已作主故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了不求之人是謂居易俟命孟子說個大丈夫何等激昂子思只說個素位何等切近其旨一也

先儒云中庸與易相表裏易者聖人之言性與天道也後世必疑爲索隱行怪却被中庸說得絕等平常如鬼神之不見不聞國家之禎祥妖孽歸到一誠字並無詭異舜之受禪武

之征誅天地間極奇極變看來俱是人子旁  
內事只庸行二字了却後世小人而無忌憚  
者更於何處藉口

易云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禮云明  
有禮樂幽有鬼神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乃  
有撰無鬼論者真夏虫之見也

夫微之顯莫顯乎微知微之顯三句正相應皆  
所以言天人之合

白抄上

朋友之交也特下一交字不特言朋友凡五達  
道皆然故君與臣交父子兄弟夫婦莫不  
相交所謂達也天地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  
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前所云不願勿施所求  
未能正從交字着力故下言獲上信友事親  
乃交之實際也仁義禮智仁勇正其交之之  
具

或生而知之一節便是人皆可以爲堯舜公案

夫子分出等級以引掖人孟子掃去等級以  
鼓舞人苦心則同機用各別

人只辦一副真精神便做成聖人故曰誠者天  
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看來本體只是一誠字功夫則在學以克之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言學也故曰誠之者擇善  
而固執之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然曰得曰中曰中道恰到功夫

白抄上

盡頭處此真本體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然曰  
必明曰必強直到本體出頭時此真功夫也  
夫子告君末云必明必強君德以剛明爲貴剛  
天也明日也

自誠明謂之性天一生水自明誠謂之教地二  
生火

自誠明謂之性天也自明誠謂之教人而天也

中庸一書前半言人後半言天特於鬼神一

章點出誠字言天人之交也

惟天下至聖顯諸仁惟天下至誠藏諸用

誠也者天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

昭昭之天卽無窮之天故曰其次致曲

中庸一書句句是本體亦句句是功夫至德性問學不並言特下一而字更極圓渾人但知本體外無功夫不知功夫外別無本體試看

自抄上

不及者爲行不著習不察過之爲索隱行怪功夫既失本體安在二者拆開不得可息朱陸異同之辨矣

中庸末章拈出闢然二字乃知務外之學全無是處

苟不罔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必是固方達莊子所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也無力玩脫

飽淵淵浩浩字何等蘊蓄能測其涯量否

知於四德爲貞於四序爲冬正聖人所云退藏於密也故曰苟不罔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下至聖章盡道之費矣天下至誠章盡道之隱矣故以末章結之天下平費之至也無聲無臭隱之至也然闢然日章究竟只結得慎獨二字耳慎獨是氣初第一個念頭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程子云無欲便可言王

自抄上

道其要只在慎獨此聖門傳心嫡脈

始曰君子中庸結到仲尼祖述一書俱以夫子立案末云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正夫子之文章也直爲斯文未喪下註脚子思子之傳遠矣

天下莫雋永於理凡循理之事說理之文咀嚼之其味無窮故曰淡而不厭所謂知味者知此

昔人云玉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耳美玉  
蓋不琢也化錐石爲假玉質類瑾瑜然可辨  
者以有光也然則文采光澤皆物之病故曰  
簡而文溫而理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只一庸字卽聖人之應世  
不見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是畫出一個天與人看何聲臭之有

先端文以依庸名堂先君子晚年以庸菴

書抄上

卷

自號於子思子之言蓋深有會焉雖寥寥  
疏義亦宋儒所云本之躬行心得者歟不  
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上 七

論語只說個學字孟子只說個性字學庸亦然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物有本末之本也其本亂  
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格物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物格而後知至也聖經極是分明後來何故  
聚訟薛文清曰格物只是格個性旨哉言乎  
但引而未發耳近始盡發其覆矣

書抄上

卷

人所嚴事者惟天然身在卽天在也所嚴事者  
惟親然身在卽親在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  
爲本

端文劄記云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  
處正爾恰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  
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瞞昧  
他不得此卽誠中形外之旨也

又云望重朝紳不若見信於寒微之友交游滿

天下不若使閭門之內與我同心合此二則  
知慎獨之功深矣

李士謙語人云陰德如耳鳴獨已知之耳今吾  
之行事子盡知之何陰德之有此善喻也可  
作慎獨註疏

生食爲用四句亦只是勤儉二字耳何以謂之  
大道蓋朝廷生節得一分便爲民間畱得一  
分全在百姓身上起見正好民好惡民惡第

一切實處故曰仁者以財發身

君子而時中便似君子身上事孔子聖之時者  
也便似聖人分上事至說個學而時習之何  
聖何凡徹上徹下本體功夫和盤託出看時  
字莫作兩樣

習者躬行之謂也學而不習終是虛文無實受  
用惟時習之則學得一件便是一件豈不可  
說

教字從孝學字從子教學之道孝子而已矣學  
而時習卽繼以爲人孝弟此聖門求仁第一  
起手處

孝弟爲人之本巧令鮮仁可見求仁只是一個  
真心其餘皆枝葉也

改過非大勇不能

不違如愚愚不可及非大智者不能愚若人皆  
曰予知正下愚之不移耳

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子却說一禮字可見聖人  
綱維世道只是一禮故雅言詩書而禮獨下  
一執字言可執守也義精矣

中庸言中和便揭禮樂二字之原天命之謂性  
此禮之本也如林放輩正未易與言

富貴不以道不處處之而心有不安也貧賤不  
以道不去不去而心無不安也只心安處便  
是仁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種多有矯激一項人如  
於陵路刻之類故特說個仁字見得君子只  
求全乎此心之安而已絕無一毫造作方是  
入粗入細功夫

君子喻於義渾身是義也君子求諸已事事反  
躬也於字諸字可玩

吾斯未信寡過未能可謂用心於內矣深造之  
便是顏子之若無若虛夫子之無知無能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當從此入

吾斯之未能信不但爲使仕言直是古今學脈  
一大公案

文質彬彬文猶質質猶文原自並提未常偏勝  
然與奢寧儉舍後進而從先進其立言命意  
自有權衡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今之妄作者病在不  
信因之標立宗旨非詆先儒種種病症夫子

已爲立下良方奈忌醫諱疾何

然而識之天何言也學而不厭四時行也誨人  
不倦百物生也何有於我天何言也聖人直  
自寫照與人

樂亦在其中矣從吾所好當思所好所樂者何  
在

樂以忘憂樂天知命故不憂所謂不如樂之者  
此也

惟有終身之憂方有不改之樂所謂尋孔顏樂  
處者尋諸此而已如曾子之戰兢臨履子思  
之戒懼慎獨是真能尋樂者也

丘之禱久矣方可以作巫子之所慎疾方可以  
作醫巫醫古人所重正人所以通乎天處故  
非恒不可左傳良醫之言與祝宗之所其不  
爽如左券豈易易哉註賤役字似淺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間太平所謂仁以爲已任也西銘一篇全是發揮此意

夫子言仁多矣曰罕言者罕言仁之體耳言神多矣曰不語者不語神之事耳正記者善於體會處

昔一老僧云十年前見山是山水是水此仰鑽瞻忽時也十年後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博文約禮時也又十年後見山依然是山水

依然是水此欲從末由時也

博文約禮破盡玄虛法門欲從末由破盡執着法門所謂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者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詩人所云如此邂逅何也凡人到意盡處輒舉似一語不得非身歷者不知此况

集註與點節川上節道之全體和盤托出矣有以章句訓詁疑朱子支離者何異痴人說夢

程子釋歲寒章云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意甚微切予玩後彫字竊謂尚有晚節一義鐘鳴漏盡暮年潦倒舉其生平而盡喪之者多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卽後彫之說也夫

初意歲寒者四時之冬耳至甲午歲大雪月餘柑橘之屬盡凍且槁惟松柏挺然獨存乃知歲有極寒不獨以冬言也抑松柏亦非不彫之物特後彫耳與天地並而長存者誰哉人可以自立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今人正倒用却於鄉黨而便便言者在宗廟朝廷則恂恂似不能言矣不善讀論語乃爾耶

有勇足民直是信得過可謂自量之審至漆雕開則穆乎遠矣信者可量不信者未可量也



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語氣切至內而身心外而家國天下皆此物爲之祟耳以克己言仁真斬開奪隘第一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便是欲仁仁至不必說得深隨各人分量何如正與有能一日用力意同若必待己私淨盡方算做克復畢世尚且難之況一日乎

人心惟危所以克己道心惟微所以由己夫子此語正是虞廷嫡脈

非禮勿視四句畫出個敬字高子有云近日始知敬用五事之妙

見日記中

惟用五事則既不

落空又不着相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真是四勿註脚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所謂小人之才也聖人不遺一長故云可小知

其取人之周如此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觀古創業之君可見

程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疾終身無善可稱云爾非疾無名也正與千駟章同義

民到於今稱之此種人已自高子至民無得而稱方是至德學問必到這裏畔援散羨之心方纔悉化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子頗有取焉曰不違如愚曰邦無道則愚曰柴也愚至與矜狂並舉煞有深意

昔人云士品有三至以富貴並言邵文莊非之云富貴豈足言品士品有二而已予意當以文章並言若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文章不足以累其心志於文章則一執之士而已以此立論較妥即云

士品有三可也敢質之文莊何如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思子之善言無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形色天性孟子之善言有也至夫子覺更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便覺有無二義兩不負墮

微箕比干不同子曰殷有三仁焉伯夷伊尹柳

下惠不同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字是

孔門勘人一個定盤針要在此處稱量得過

自修上

所謂此心安處也程子云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氣盡

子張子夏交道互殊子夏子游教術各異可見

法門廣大蓋學者各因其資之所近一也自

成一家不從門人二也由求問行則一進退

不同廣大教主固如是耳

政屏四惡以有司配暴虐賊三項夫子之感深矣

只持其志便是無暴其氣內經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白沙云心氣功夫一體成

色取仁而行違與義襲而取一樣病痛仁義豈可取之物楊墨正墮此窠臼中遂貽學術大害故曰楊氏取爲我只着意便不是

一伯夷柳下惠也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一以爲隘不恭直是看得他透方判斷得下如此方可尚論古人

自修上

人所以不能爲堯舜者有二一是疑心常信不及聖人與我一般一是畏心恐怕我不能遽與聖人一般故曰世子疑吾言乎吾何畏彼哉正破此二種病根此瞑眩之藥也

使弊爲司徒教以人倫聖聖相傳只人倫二字而已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聖賢受用處

有赤子之心便具大人體段養平日之氣方免

### 禽獸胚胎

君子所以異於人便是人所以異於禽獸故曰  
君子存之曰以其存心也曰於禽獸何難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兩幾希字直恁痛切要之庶  
民去之多只爲一求字齊人便是求字樣子  
自反而忠只有一處是便是忠故曰君子  
有終身之憂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似乎違心周公之過不亦  
空乎似乎慢事觀微其責愛微其富似乎不  
脫俗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似乎周旋世故  
然總是從第一念發來難不得第二念所謂  
天理人情之極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三句  
可概口之於味章

息亦有二義止息也又生息也不止不生儒家  
之安處禪家之定慧道家之虛吸其理一也  
孟子言日夜之所息夜之息猶長夏之伏乎  
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其理可默會矣

仁人心也義氣路也人有雞犬放三人字吃緊  
喚醒然則求放心之道無他求其人而已矣  
故下言指事若人養大體爲大人養小體爲  
小人飲食之人古之人今之人人人有貴於  
己者頻頻指點看此數章須先識取人字  
人看得聖人太高故曰堯舜與人同耳看得自  
己太卑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是接引妙  
用蓋論本體只是一般故只說個同字論功  
夫則一人有一人入門一人有一人究竟故  
特說個爲字若滿街都是聖人之說辜負婆  
心矣

知性知天是悟存心養性是修歠壽不貳是証  
歠壽不貳便是其爲物不貳天人一也故曰立  
命

居易俟命後天而奉天時也不貳立命先天而  
天不違也原是一節不是兩層

立命者立理義之命也俟命者俟氣數之命也  
合之方成個君子至順受其正則立與俟一  
齊了却故曰盡道

用抄上

李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義理之命也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氣數之命也畢竟以義理爲主故曰  
求在我曰有益

無妄之往何之矣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氣運固  
無如義理何也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  
在我者耳

皆備章是知求者行不著章是不知求者其可  
恥孰甚下章提出一恥字正是震雷之復發

與無妄之真體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禮曰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然則反躬之樂誠而已天理而已人  
能存誠存天理復何愧何忤卽此便是浩然  
之氣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則內忘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

用抄上

家

則外忘明道定性書從此來得

格遵孔孟謹守程朱先君子之學卽說書  
可見亦多發先儒所未發者要之有深造  
自得之言無新奇可喜之論以爲口耳咕  
嚥則失之矣不孝男貞觀敬識

內篇日抄卷上終



西疇日抄卷下

錫山顧樞庸著

男貞觀編次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也必稱堯舜願學孔子孟子也恪遵孔孟謹守程朱後學者之事也

述之事難於作述之功大於作非陶鑄百王範圍千古不能出此手段此夫子朱子所以集

自抄下

大成與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舜其大智孟子云大哉堯君哉舜此一字之尚論也

舜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其有天下而不與同也然舜盡

美盡善禹吾無間然帝王升降自有分寸

禹入聖域而不優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天實爲之聖人無如之何夫子賢於堯舜生民未有

乃厚於德而薄於遇亦氣運所致也

成湯智勇天錫正是絕世之資仲虺言制事制心功夫却十分細脈所謂日新也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也正千古聖學淵源

夫子自言惟子臣弟友至鄉黨一篇并此不記而惟在言語容貌衣服飲食可謂善窺聖人之微矣末章以一時字結之孟子聖之時時

自抄下

字出此合之見聖人之時中所謂庸也

夫子仕止久速與時偕行乃是古今第一個逸民故曰我則異於是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夫子之小莫破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夫子之大莫載也不知夫子已早自挈出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便覺大

小精粗一齊俱化真化工肖物手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梁木其壞泰山其頽尼山

而後聖統遂湮夫子之知天命知此

禮是極方的然曾子問諸篇纖毫曲折一些沾

滯不得原是極圓易是極圓的然先時後時

一些攙越不得原是極方夫子曰從心所欲

不踰矩此方圓之至也通身是禮通身是易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

自抄下

一個極虛心樣子講之而不情欲罷不能見

其進未見其止是一個極猛力樣子具此全

副精神方有入處

無知無能夫子也只是個虛心忘食忘憂夫子

也只是個猛力此惟孔顏合轍故曰發聖人

之舊教萬世無窮

顏子四勿與無終食之間違仁同如立卓爾正

臻斯境

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文章二

字亦豈易言粗看來是文章細看來便是性

與天道顏子一齊穿透曰博我以文文章也

約我以禮性與天道也子貢尚煩擬議在

顏之四勿曾之三省是孔門的脈使學者當下

實有用力處

三省是誠於中三省是形於外合之爲曾子誠

身之學

自抄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極得心學之要但忠恕

與仁安勉亦尚有別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曰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此顏曾諸賢未達一間處

昔者吾友一節全是描寫顏子仁體此曾子之

仁以爲己任也

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聖人愛人

以德施葬之以禮真如骨肉至回日子在回

何敢死夫子生而回不獨死也子曰天喪子  
天喪子顏子死而夫子不獨生也直以師弟  
爲性命父子不足言矣

子貢何等聰明夫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便  
似去陶朱猗頓不遠子路何等氣魄夫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便似去賁獲不遠乃見  
心學之爲要聰明氣魄總無用處

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

目抄下

事

於子夏子夏之功大矣宋儒云子夏後來學  
煞到至處乃知商也日益之語爲不誣只是  
篤實二字耳

孔顏之學心學也七十從欲三月不違正自針  
芥相投曾子便標出個身字子思孟子便標  
出個性字雖聖賢一脈相承各有得力處要  
莫簡於孟子盡心章身心性命一齊揭出更  
無餘蘊

孟子言義利大學之旨也言性善中庸之旨也  
俱非剝論

孟子願學孔子末云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蓋欲附見知之歟而故婉其辭慮無以  
處顏曾也然又云私淑諸人卽自謂聞知可  
矣何必待五百年耶

人言夫子渾融孟子稍見圭角殆未然也夫子  
當吃緊處全不放鬆如對季康子言苟子之

目抄下

本

不欲雖實之不竊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斧鉞  
凜然足覆其魄豈特春秋之筆哉乃知泰山  
巖巖正孔氏家風

孟子將仁義壓倒利字又將孔子壓倒楊墨方  
正人心而承三聖故知言與養氣同功不是  
小可事

夫子言一貫曾子却曰忠恕而已矣後儒觀之  
必以爲畫蛇添足夫子言克己復禮顏子却

請問其目後儒觀之必以爲標指見月却不  
知顏曾所爲善學發夫子之蘊正在此處蓋  
一貫克復語極渾淪使非此一問一答便落  
單傳直指窠臼惟點出忠恕二字視聽言動  
四字方知聖人與學者只是一般人人有個  
用力處人人做得人人不能了得下學上達  
盡是矣此諸弟子所不能及也

孟子養氣卽居敬也知言卽窮理也顏子約禮

日抄下

卽居敬也博文卽窮理也乃知程朱之傳爲  
確

今人尚論往往連篇累牘而於聖賢或闕  
焉此卷雖未嘗遽以道統自任而先君子  
之意穆乎遠矣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卷下 二

孔子之道不得孟子不明若莊列之徒至敢於  
侮聖言矣孟子之道不得宋儒不明若李泰  
伯之非孟溫公之疑孟卽賢者不免矣昔人  
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亦謂宋儒之功不  
在孟子下

周子一爲要程子主一之謂敬其源直從惟精  
惟一成有一德來

日抄下

周子曰無欲程朱曰居敬窮理三者總學之大  
綱實互相發也無欲包得居敬窮理居敬是  
遏絕其欲心之萌芽窮理是搜剔其欲心之  
潛伏正內外交養四賢一脈至張子之守禮  
又是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學者從此入庶  
幾不墮外道復聖之學善法五子其庶乎  
居敬從中庸之戒慎恐懼來窮理從大學之致  
知格物來



居敬卽周子之靜虛窮理卽周子之動直

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又云吾學有所授則

程子信得統於周子矣叔子乃云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似未盡

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顏子之

學也濂溪明道似之其次惟莊敬持養此曾

子之學也伊川考亭似之若有明則文清似

明道敬齋似伊川其差等處在質而不在學

自抄下

故曰及其至則一也

惟無極而太極故無欲可以入聖周子主靜主

此靜體也動用也主靜是立本之學

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此誠者之事也乾

道也乾之言曰閑邪存其誠程子云涵養須

用敬進德則在致知此誠之者之事也坤道

也坤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濂溪明道全體是仁伊川考亭全體是義

程子云靜中須有物始得靜中何物卽周子所

謂一也

天卽理也性卽理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正見

得天下之理無一非性無一非天伊川之說

直捷分明後來何至聚訟晉人云正索解人

不可得信哉

程門主敬之法上蔡常惺惺不善會便易入禪

去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不善會便易入

自抄下

老去惟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

非僻之干爲合內外之道此孔氏四勿的旨

諸賢中上蔡近狂和靖近狃惟龜山有中行氣

象故涵蘊深長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

傳而考亭學脈遂以大振非偶然也每讀其

集從容游泳時有無窮之味

朱子曰和靖只一敬字做成尹子自言吾爲學

得一魯字力正以魯故得到徹底真曾子嫡

派

和靖年十八從伊川游十九應舉因制策欲誅一元祐黨人不對而出遂終身不應制科可謂透得名利關矣洛陽陷後闔門受害死而復蘇避地秦中復爲劉豫所劫徒步入蜀可謂透得生死關矣上蔡先生二語恰似爲和靖發

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後和靖

自抄下

七

赴名祭伊川而後行曰有益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此方是師弟深相契處

伊川問上蔡近作何功夫曰只是去一矜字伊川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此正爲羣弟子言之若就上蔡說只此言亦似涉矜宜其開敏有餘敦篤不足而或入於禪也

薛方山云朱子之言夫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王文定云孔子之言似

緩而實切孟子之言似切而實緩聖賢之學

心而已矣論語之言心者不數見然所示爲仁之方無非存心之要四勿所以存此心於視聽言動也敬恕所以存此心於出門使民也恭敬忠所以存此心於居處執事與人也引而伸之自容貌詞氣顏色之間以至富貴貧賤取舍之際無一事一時而非涵養操存此心之妙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故曰似緩而實切孟子開口說心似切矣然求放心而不言所以求之之道先立其大而不言所以立之之道操則存而不言所以操存之道七篇之中諄復於擴克發用之端而濶略於涵養本原之實求其近裏着已如孔門求仁之說不多見也故曰似切而實緩此言爲文王成而發知孔孟可以知朱陸矣

朱子小學敬身卽洪範之五事也明倫卽堯典

自抄下

七

之五教也。至後嘉言善行則節取焉而已。一以見立教之端。一以見取善之廣。蒙養之功莫切於此。

邵潛谷深於經學。至其論文則深詆考亭。多引空同。弁州之說亦過矣。楊用修。元不喜宋儒。乃其瓊語一則云。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蘊。則神搜霆擊。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凡應人事。

印抄卡

主

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二學。道不屑爲文。專守一莖。不復旁通。他書擬拾腐說。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持論却極平。人所見不同如此。

昔有言康節先天圖。元公太極圖皆出自陳希夷者。觀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空。

是得便空。此希夷語也。其學或有所本。至元公未常一字及之前說之附會明甚。

程子學堯夫算法。曰此加一倍法耳。邵子曰直恁聰明。象山與國手奕。曰此河圖數也。明日遂勝之。是何等見解。然二賢卒未常留意焉。其識遠矣。

康節得手處在一數字。其不如二程亦在一數字。故程子云。雷起處吾知之。康節不知也。蓋

印抄下

主

數則有盡。理則無窮。自以爲玩弄造物。不知正爲造物所弄。

康節詩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前。白沙詩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二詩超然物表。每誦之輒作天際真人想。康節又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卽心在天地前之說也。白沙又云。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卽心在萬物上之說也。然先儒猶

有遺議焉程子言邵堯夫如空中樓閣胡餘  
干言白沙岐我與物而二之嗚呼其際微矣  
朱子詩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又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問渠  
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忽昨夜半  
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此都是自道得力  
語却不上子靜船也陸子正未常從此經過  
故多失之太快

自抄下

子靜云晦菴只是道問學某只是尊德性又云  
既無尊德性則問學何用今歷觀朱子生平  
其德性亦未常不尊也至陸子於問學則誠  
疎矣如不信有若之言及惡聞伊川語非疎  
略而何

金仁山遊何王二公之門何示以省察克治王  
示以涵養克拓仁山服之終身當時議者謂  
何似尹和靖王似謝上蔡仁山親得之二氏

而並克於已者也

北山初從黃勉齋先生游告以學者必有真實  
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臨別告以熟讀四書  
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不忘後  
四先生相傳一脈可謂盛已

向於遵生入箋中見陳茂卿夙興夜寐歲意必  
從事考亭之學者未悉爲何許人近讀宋景  
濂集陳係浙台州僑居縣人名柏果朱氏學

自抄下

也王文憲許魯齋極賞之爲揭示上蔡書院  
令學者人錄一通景濂曾爲之跋乃知浙自  
四先生而外尚有得力者可謂一時源流之  
盛其用功亦至密信學者所常服膺也

明儒中吳康齋先生允食深得耕牧之趣觀其  
日記中陶然自得可謂貧而樂矣只此一節  
便不可及先叔祖尚璽公論世允嚴獨疑石  
亨譜序是好事者所爲極有見

薛文清吳康齋先後同時然南北相去不一聞  
問卽康齋之名亦石亨薦之文清未之及也  
至曹月川任山西學職文清曾爲之贊有美  
哉君子光輝日新語則聲氣之合可知然集  
中亦未一見往復商証語也先民渾樸真可  
謂開然爲己之學已

薛文清天資甚高吳聘君胡餘干則全從學力  
來若陳白沙王文成二公質美而學未至故

白抄下

七

一似康節一似象山皆其質所近也明代學  
脈自白沙而上只是一路白沙而後別開法  
門亦似氣運使然非人所能爲

文清讀書錄說得一性字親切敬齋居業錄說  
得一敬字親切皆正傳也白沙從靜坐入文  
成從良知入便未免一線之差學脈之不可  
不慎如是

先端文云文清讀書錄句句是現成的惟一

從躬行心得中來句句是文清的高子云曹  
月川呂涇野二先生語錄只將先儒所說發  
揮幾句更無異人處便成了大儒馮恭定云  
涇野先生教學者多以安貧改過爲言此尤  
切近亦最深微卽顏子之學不過如此正下  
學上達之旨也三先生之言可爲立言垂訓  
者法

白抄下

八

莊爲作傳載集中

胡敬齋居業錄多不滿白沙可以見所學之正  
至白沙集絕無一語及敬齋者可以見所學  
之高蓋此時氣運極盛門戶未分故兩賢同  
門而不同道各成其是去朱陸之爭遠矣至  
王文成徒黨冗衆而異論亦冗繁幾於中分  
魯國從來發洩之過便多缺陷升降淳漓之  
間可爲深慨

謝子蘭先生所著辨惑編曹月川篤信之觀其  
處極亂之世而超然高蹈長年令終學力可  
見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理一也於是乎有心焉故  
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澄湛者爲甚明  
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  
靈知覺於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  
覺原天理知覺原天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  
自抄下

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於氣知覺梏於氣人  
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  
異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王達善語也王  
與謝俱爲吾郡理學開先而謝無間言王有  
遺議則出處之別也歟

謝名應芳

羅整菴斥象山之誤一言以蔽之曰認心爲性  
先端文之學從無欲人忠憲高師之學從格物  
入廣大精微接濂洛關閩之真傳則詣絕諸

儒抹金谿姚江之流弊則功在萬世後有作  
者不易吾言

先尚寶公官儀曹時欲請升濂溪考亭爲  
六配旣而不果宋儒爲功聖門實在游夏  
以上特不及與見知之列耳至於明儒則  
文公之後折衷端文高忠憲嘗言之矣先  
君子一瓣香故自有在外此亦未敢輕爲  
軒輊也不孝男貞觀敬識

自抄下

子

日抄卷下 三

東林未會講之先如李卓吾管東溟之流猖狂無忌陷溺人心卽賢者多爲所惑自先端文高忠憲辭而闕之學脈始正真宋儒之嫡傳也端文初年作証性編還經錄其辨甚詳後以劄記商語行遂不復付梓要須公之同人庶一腔苦心可俟百世而不惑耳

邵文莊之學實開東林諸君子之先

日抄下

文莊作創靜修序又書其傳後詞義嚴切意蓋在許魯齋也又崖山詩意亦然但渾然不覺耳簡端錄中研究格物之說氣精至以日格子自號意蓋在王文成也然無一語及良知之誤先輩立言溫而理如此

文莊同時相契合者二人莫南沙浦文玉也止以詩文相倡和未常輕及學問故及門亦未見其人止與文成生徒滿天下者霄壤

文莊年譜序應增入壬辰年

文莊云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固是有激之譚然不無駟不及舌之恨夫道何物學何事而可假乎道學必不可假假者必非道學正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夫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便截然兩段自假道學之名立於是附和君子者既借之爲藏身之窟攻擊君子者又操之爲入室之戈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竊謂

日抄下

此言足當之正當力爲剖明何復貽之口實也不能不爲文莊致惜

先端文拈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高忠憲拈格物二字蘭絲牛毛滴水不漏真復性嫡傳也

論語大學提一學字中庸孟子提一性字端文云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直見得四子合一源頭

先端文生平未及自記故年譜闕如然割記商語俱以歲編卽端文之自譜也合之高師行狀已得神髓予小子復倣例輯之贊矣

先端文嘗編五餘以太極圖說皇極經世諸書爲易餘以歷代詔誥奏疏爲書餘以離騷及少陵等詩爲詩餘以綱目爲春秋餘以文公家禮及後代諸儒之議禮者爲禮餘所輯錄幾克棟然皆初藁未及訂定高子目錄中有

日抄下

云其述與文中擬經相類而義例則大別蓋

商確大旨如此

先尚實理學氣節詳端文事定錄中端文和易近人而尚實嚴義凜然不可犯余小子不及侍左右高師時時追憶輒深昔者吾友之痛先端文以斯文爲己任一時聲應氣求羣賢並起大節凜然者一著於璫再著於賦視善如歸項背相望君子之澤遠矣流風餘韵迄今

蒸蒸未已嗚呼不謂百世之師哉

有明黨禍與宦寺相終始正與東漢諸君子同可謂極正而東林諸賢多秉國鈞視小臣持風節者尤有生色三季黨禍莫慘於明亦莫盛於明垂之青史直與日月爭光

議東林者每以太丘道廣或致薰蕕之雜小人往往藉口然子不云乎有教無類君子可欺以其方若程門之邢恕朱子之胡紘固不足

日抄下

青

以相累也馮恭定云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一人不可容可稱格論

忠憲嚴事端文在師友之間至論學往返累牘侃侃鑒鑒真所謂無勦說無雷同者非此何以有起予之益哉

高子日紀每一歲爲一冊一月中自天時人事及學問之功備載不遺分列敬怠義欲四字於下以自檢覈爲周密近高氏所刻年譜似



尚未詳予謂吾師之自讚莫有詳且確於此者惜乎散佚不可問也此後勉之責也夫

大哉先聖道同天千載程朱得正傳格致一言拈口訣直方二字示真詮不從真實原非學纔說虛無卽是禪只在眼前休放過綱常盡處此身全學道須將誠敬先工夫只在立心堅且從有主操真宰漸到無爲合自然有主萬端私欲淨無爲一片太虛圓乾乾終日錄

自抄下

幸

何事莫信人間有別傳高子二詩昔以示予集中未載

任儉復者游於高子之門貌似愚朴而中未可問動引古證相責當高子赴召北行任言此行當勸先帝行三年喪及討方鄭二賊爲出山第一義恥恥不厭高子頗不然之而無以相難因其人未可與言乃對之四拜云此後勿復以弟子禮事我矣深絕之之辭而彼不

悟也持其說益堅高子既行乃以手札寄之今載刻集有請看千里游心客仍是東林一腐儒之語正須註明爲處浚恒之一法庶不至失言耳宋人云爲怪兒曹誤事想亦謂此輩耶

薛玄臺先生云吾輩修行如六軍在教場中寂然無譁點名卽應方好今日但云不以一善成名却只似一個空營語見高子日記

目抄下

未

馮恭定計偕時曾遊先端文之門其集有云近讀顧先生集性善之旨不約而同端文亦云少庵侍御向於都門曾有一日之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語見恭定集中是後北方之學者亦多興起矣昔由北而南今自南而北亦學脈一大聚會也

吉水鄒先生渾然盛德真如赤子高邑趙先生凜然有泰山岩岩氣象環召時年已逾古稀

矣於人情世故不甚究悉其立朝事業高忠  
憲師實左右之吉水虛懷好善惟言是從卽  
闡幽一疏實出忠憲手筆餘可推也高邑暮  
年勉強如昨時事多所怫然忠憲苦口力爭  
有出尋常師弟子之外者其手札既不傳而  
誌傳中亦未闡及一片苦心妙用恐致湮沒  
特識之以俟尚論者考焉

吉水長安兩先生俱以首善書院一疏拂衣竟  
日抄下

主

去時高子亦講院中人也念時事尚有可爲  
者盡去且委之草莽故假差歸里優游觀變  
癸亥內計主持皆公力也乃兩先生高蹈完  
節而公竟罹黨禍所謂三子不同道其趨一  
也君子亦仁而已矣嘗云吾以惑於救世昧  
於知幾真君子自反無窮之心哉

每當一番異變輒著一番奇節高子云正可於  
極無滋味之時做極有滋味之事旨哉言乎

高子居光祿署中題其壁曰精白厥衷一率其  
不損不加真性靖其爾位無昧此可仕可止  
本心

忠介篤信無善無惡之說甚不可解然自是真  
君子向於春明一再謁之藹然如春風胞胞  
如赤子使人意消嗟乎後不可復睹矣

忠介與忠憲學脈雖殊然相得甚歡

孫文介公紅丸一疏大義凜然疑其人如太阿  
日抄下

主

出匣光芒四射予小子以錫舅之誼時望顏  
色則豐頤廣額和氣盎然誠意孚溢幾合堯  
夫司馬爲一人至持論侃侃聲如洪鐘聽者  
咸聳所云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公實近之方疏上時一時賢語人曰疏自足  
千古然枚卜之望絕矣已而果然甲子春高  
師以少司寇北上晤於毘陵公力阻之曰此  
行必有大禍時疑爲兵兆也細叩之曰聖躬

無恙大臣有災扇頭書蘇武詩爲贈後公亦  
在謫戍之列瑠敗乃免嗟乎知之而莫能逃  
之先生久以義命自安矣

文介晚年畱意詩選深不喜儲王曰詩須有爲  
而作若此卽數百篇何用獨取元白諷諭曰  
此古詩遺意也可窺其刪述大旨矣惜乎未  
及行世不知遺稿存否嘗從容問于令祖晚  
年有纂述否于對曰常編五餘而未成也因

歎曰前輩作大工夫如此

李司徒脩吾雖非醇儒然其立朝風采撫淮政  
績皆昭昭在人耳目不可掩也端文爲國惜  
才略小行而取大飾原不從朋好起見至宵  
小環而攻之不過以東林爲名賢之藪無可  
指摘借此發端乃羣吠不休遂兆黨錮之禍  
而鼎步隨之矣氣運使然奈之何哉

王戊從都中往謁司徒年且古稀風采逼人劇

譚不倦雄心尚勃勃也語予云同令祖輩初  
第時如一小學生出入言笑俱不敢苟今不  
知作何狀矣語畢慨然不勝瞻烏之感云  
司徒治稅監陳增剪除羽翼殆盡元後發其貪  
惡增倉皇無策至以身殉此舉功甚偉而手  
亦甚辣其來多口以此然黨禍諸賢元罹慘  
毒而公獨優游牖下造物之報公不薄矣豈  
獨兩淮之尸祝足千古哉

日抄下

終文良書座右云感而後動迫而後起不得已  
而應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觀此  
似兼修老氏之術者卒罹大獄禍福信非人  
所得趨避哉公列名黨籍亦可稱因不失親  
矣

議先端文者曰以林居而上三書議吉水長安  
者日以秉憲而闢書院出處之義有未合焉  
然均之是君子萬物一體心腸無出處一也

彼婦安得藉口

近日儒者若西江朱以功名試先端文嘗謂是章本清一流山右辛復元各全忠憲常稱之所著書朱則有就正錄往曾見之粹然一出於正辛則有樂天集養心錄載高子札中未之見也碩果不食其在斯乎

金忠節從劉念臺先生游學脈甚正曾於魏柏鄉雅說集見其著述得力深矣空其以一小

目抄下

年從容慷慨與日月爭光也

宋楊龜山先生寓居錫之東僊關伊洛之學於是有所東林之稱其後若魯玉泉尤延之及蔣公重珍輩學脈相承蓋久而漸微矣當年講席廢爲僧舍明正德中邵文莊公興修復之不果萬曆戊戌先曾祖端文公集吳中同志講學二泉之上後卽東林遺址建道南書院遺考亭白鹿洞規大會

四方士友一時高忠憲及先曾叔祖公實相與有成壬子端文歿尚寶下世久忠憲始獨主其事天啓丙寅瑄禍作而書院毀再建於崇禎之元二間此東林廢興之大槩也諸賢理學氣節昭然天壤固不必復贊一辭先君子幼侍端文及長受業忠憲又鄉忠介趙忠毅馮恭定諸前輩俱以世講養奉周旋家學師承淵源允確惟

目抄下

三

忠憲之狀端文有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夫以見道之真論學之嚴如忠憲必不至阿其所好嗚呼先君子庶可謂見而知之者矣觀生也晚不及際東林之盛然家庭間耳提面命良足奉以終身其何以無忝所生而於私淑諸人之義有當萬一耶嗚呼九原可

作尚迪小子以有造也不孝男貞觀敬識

日抄下

幸

日抄卷下 四

考亭之學得姚江而明其直接洙泗之傳及門人後學之弊可謂洗發無餘惜乎矯枉過正遂貽萬世口實不能不爲賢者惜也

文成之學從程子來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又云真知卽是行皆其所自出也朱子篤信二程獨於此等處不輕着語文成幾於執方矣安得不啓後來之弊

張陽和太史云本體無可說凡所言者皆功夫也一語道盡王門末學之弊其駁錢緒山王龍溪輩言良知而不言致良知真破的之論文成詩影響向疑朱仲晦支離差學鄭康成無論朱子卽康成羽翼六經豈容輕訾白沙云真儒不是鄭康成亦有以啓之後更似出藍耳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有不倦之誨  
無嫌等之施姚江及門都不識此意

近周海門刻程門微旨如此個篇云云是專學  
得他不好處

文成刻朱子晚年定論考之年月既多不合且  
將朱子好處翻做不好處非千慮之一失乎

姚江之門氣焰最盛末流濫觴禍亦最毒卽一  
二矯矯自好稱高弟者於出處取予之節不

自抄下

免貽譏司牧者不能不任其責

西江素稱理學節義之邦然其學多自金谿來

故姚江之門氣盛若近日鄒忠介亦其派也

辨別獨嚴者惟羅文莊一人次羅文恭兩公

可謂卓爾不羣

胡廬山爲羅文莊同邑後進駁在物爲理四字  
不遺餘力意蓋在文莊也多談淫邪道之

詞幾於無忌憚矣

卑變稷契何書可讀是口給語方且斥爲佞而

惡之至云滿街都是聖人使學者奉以爲教

慈湖流毒不知所終雖謂之洪水猛獸可也

慈湖爲象山高弟然悞象山之學者慈湖也泰

州爲文成高弟然悞文成之學者泰州也因

樂發病正所謂賢智之過字經三寫焉烏成

馬况末流之濫觴哉

三教雖異而攝心則同所以並垂

自抄下

莊子云適來時也喜遇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禪家云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見

不聞無窮二家也窺得這個消息但老氏玩

弄釋氏虛無便說得驚天動地儒家只素位

而行四字何等平常然一切世界無不統攝

於此矣

陰氣一毫未盡不得爲仙陽氣一毫未盡不得

爲鬼是道家就一氣字上得力習念隨情轉

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是禪  
家就一心字上得力至儒家則云天全而付  
之我全而歸之直看得天人合一故能生順  
沒寧一切委化浩然與天地常存省却多少  
勞攘

佛氏慈悲老氏三寶皆陰道也故佛生於西方  
老人於流沙乾以君之坤以戴之方是吾儒  
全體大用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

即抄下

幸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彫即竊吾儒無聲無臭之說所謂無極也  
廓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  
法王身即竊吾儒萬物皆備之說所謂太極  
也究之身行相違木色盡露即瞞天造謊無  
有是處程子所云句句同字字合然而不同  
高子申之曰其同處只無極二字其不同處  
只無理二字可謂剖析無餘蘊

偷理二字一刻不可無二氏欲厭而逃之至其  
師弟受授之際規律至嚴原有無可逃者但  
厚者薄而薄者厚爲不可解耳真倒置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佛  
氏之道絕端乎夫婦及其至也滅乎天地吾  
儒一團生機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  
曰生佛氏一團殺機故曰護生須是殺殺盡  
始安居觀其生於西域盛於亂世可見爲純

即抄下

陰矣

雪山堅坐是何等精神空其神通廣大只因起  
頭一念差却便不得爲正宗以此造端以此  
結果甚矣起念之不可不慎

梵志翻着襪詩竊吾儒尚綱之義然的然目亡  
莫有甚於釋氏者

高忠憲師爺深於禪如云散漫去卽是妄心收  
拾來便是良知卽無明卽佛性之說也有不

帖帖處只體認先儒要語卽參話頭之說也  
至靜坐主一俱禪家得力處高師常借用  
之此皆從大程子來先端文亦云惟明道先  
生看得禪書透說得禪弊真吃緊處只從性  
理二字抉其毫釐千里之謬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氏之無言也  
天何言哉四時絕焉百物息焉釋氏之無言  
也

申抄下

三

佛氏多言不見不聞者正是通辭亦知道家好  
言通術只瞞不過明眼人

禪家當頭一喝使人一切伎倆都用不着非平  
日真有所得從何捉摸縱或勉強支吾至下  
一轉語便茫然無措矣亦治揣摩勦襲第一  
法

程子深闢成住壞空之說此易理也佛氏生理  
盡滅故其謬處得易而明近乃有以禪說易

者不亦悖乎

不息則不生觀於晝夜可見人之呼吸猶是也  
程子闢沃焦之說云必不以已竭之氣復爲  
方生之氣信矣卽此可悟輪迴之妄

佛教上屬鬼怖暗則其教衰今昌熾極矣星象  
何若當以訊之知天文者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欲逃世可乎畢竟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是禪家本色語以

其外物言理也

致知孔氏之言學也良知孟氏之言性也  
至陽明直曰致良知欲合孔孟爲一以標  
性學之宗不欲岐性學爲二而守朱陸之  
見其立意甚高初不計立說之流弊至此  
極也無善無惡標指一誤而辭而闕之者  
至比之異端流及東溟且以聖神分儒釋  
矣息邪距詖東林之功謂非在濶一柱歟



日抄卷下 五

出處事大其端見之取與伊尹一介不苟便是  
堯舜君民本領任天下只如一介耳道無太  
小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審於取與者可以權出處明於出處者可以一  
死生傷廉惠與傷勇同非小節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在上之君子也邦無道危言  
言孫在下之君子也卽中庸言足以興默足

日抄下

墨

以容之義若立人本朝豈復有言孫之時乎  
不判出處而云言行因時有異誤矣

李延平云士處困時大段排遣不去則思古人  
所遇更有甚焉者亦可以自解文公云初時  
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思之乃大有得  
力處皆實經歷過後語也淵明詩何以慰吾  
懷賴古多此賢又云餒也已矣夫在昔予多  
師如詠貧士諸篇正是此意乃知古人御窮

亦自有策

詩詠碩寬易稱肥遁隱居時有萬物得所氣象  
方與石隱者別

處亂世以識爲第一處亂世之識以擇主爲第

一  
手援不止是枉道凡濟世安民之事必欲自我  
爲之皆手援也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又曰天下事非我爲卽彼爲又曰不有益於

日抄下

我必有益於彼如此方足有爲於天下

謝上蔡云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若信不  
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費却閒功夫  
枉用却閒心力

管寧馮道細行略同而一流芳一貽臭乃知出  
處係一生大節不可不慎也高子曰魯齋有  
功斯道然學者必以金華四先生爲正亦有  
樂於此歟

和靖云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爲人知  
姓名乃善處者也其在涪邦人莫得見其面  
真得不出戶庭之義

出處事大惟不虛處乃不虛出生死事大惟不  
虛生乃不虛死

未知生焉知死聞道則知生矣死何不可知哉  
與其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深味此言可脫  
然貧富之際矣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深

日抄下

聖

味此言可脫然死生之際矣

丘長春云有衛生之道無長生之藥

人之生也太虛之氣凝聚於軀殼之中其死也

脫去軀殼仍渾然與太虛爲一故形有生死

而神氣無生死也聚散耳

朝聞夕死言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聞道則無生  
死矣

造次顛沛君子視之只如終食間耳古德云習

念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渠輩看得生死事大  
何等張皇吾儒只是日用飲食此所以異也  
了此便透朝聞夕可消息

高子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是謂無生又云百  
年之身甫盡千秋之身伊始是謂長生佛老  
二氏一齊抹殺矣又云西銘言生順殁寧謂  
之寧必有不寧者矣聖人不言耳語皆引而  
不發可思也

日抄下

聖

古人念念定慧臨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  
臨時安得定慧自是禪家覺語不知吾儒定  
靜安慮非爲生死也如爲生死畢竟是軀殼  
上事禪家此言只是渡江活計

坡公云這裏有甚麼歇不得處此覺語也程子  
云金華百萬之衆蔬水曲肱樂在其中亦此  
意但說來便有儒禪之別

佛氏云無常迅速此語蓋襲逝者如斯之旨而

失之不知天下事皆常耳安得無常惟不舍  
晝夜乃通乎晝夜而知耳

釋迦初發心時便從生處立腳後來千迴百轉  
畢竟不出此疑團作法於涼流弊如此乃知  
中庸一語顛撲不破

人病死時自多痛楚然與坐脫立亡等死耳佛  
氏既云一切俱空又終日急急波波圖此一  
大事欲免此厄豈非大愚古德云坐脫立亡

日抄下

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卽彼宗亦未以此  
爲得手事也

人何常死而子乃畏之以求生乎劉海蟾語也  
此輩且知之矣

和靖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其本甚  
善幾曾教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  
太虛我在何處此全歸之說也

羅文恭云祝年莫如惜時惜時莫如務學誠然

誠然以夫子之聖猶有假年之歎况餘人乎

予自辛酉以後稍窺先儒語錄及史傳諸書因  
循作輟忽忽十年自省功夫無所增益而本  
質反有沉汨者韓退之云聰明不逮於前時  
道德日負其初心朱子云三十以後長進不  
多靜思此旨良可驚懼倘復冉冉歲月豈待  
人耶因作自考篇舉一日所爲悉書之以稽

德業云

壬申日記時  
年三十有一

日抄下

東

白沙詩云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後轉一語云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閒處古  
人忙二意正互相發又云雪月風花還屬我  
不曾閒過邵堯夫噫此所謂今人閒處古人  
忙也

君子不謂性所謂今人忙處古人閒也君子不  
謂命所謂今人閒處古人忙也

康齋詩從此殘骸須自愛閒人閒話不相宜又

莫作妻孥計。浮生日易斜。康節亦云。豈謂此身將老朽。尚無閒處可盤桓。皆晚年痛自鞭策之語。讀之輒爲悚然。書以自儆。未知得收之桑榆否耳。

偶閱唐叔達詩。苟非勤封植。白首見無由。失學後時老。而無成正坐此耳。靖節云。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知前賢亦同此懷也。

數日來與友人擬繙先端文年譜。因遍覽家集。

自抄下

諸書覺身心簡攝。一洗衰惰之氣。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規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勤學篇。史游作急就章。便爲沒而不朽。君何不記述。使有裁成。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此語可作飽食章疏義爲之。猶賢正是絕痛語。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或有惰者。遠公曰。桑

榆之光。理非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又答王司徒謚云。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好。似不在於長年。檀越既履順而游性。秉佛理以御心。因此而觀。復何羨於遐齡耶。合二則觀之。此老自非虛度日月者。

自抄下

偶見張太史集云。習開成嬾。習嬾成病。二語予

藥石也。輒錄以自儆。

半生如夢。已爲我之徒勞。七尺若遺。更覺餘齡之可惜。當年壯志。未竟一分。此日衰形。已盈千狀。篝燈夜讀。雙眸似類看花。披袂晨興。四體渾疑槁木。足踟躕而未舉。游春之興已闌。股慄慄以生寒。皮臘之愁更劇。電露泡影。行看一切之俱空。臨履戰兢。未識何如而獲。

免。老賦片

念開歲忽一月矣。非悠悠卽鹿鹿。中間簡攝身心者。不及三五日。殊可恨。

春光明媚。頗極唱酬之興。但漫以此時日付之。誰浪笑傲中。甚可惜也。

孟浪可笑。覆一閱之。背汗交集。何以圖桑榆之收乎。書日記後三則

董遇言學者當以三餘。夜者晝之餘。雨者日之餘。

白抄下

餘。冬者歲之餘也。可謂勤於學矣。歐陽公言作文常於三處得之。謂馬上枕上廁上也可。謂勤於文矣。以此入道便是。聯存息養。

陸放翁云。季英行年九十八。猶灌園蔬。註六經。

徐廣年踰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至沈麟士。

八十以後。藏書遇火。更燈下細書得千餘卷。

真異人也。朱文公行狀。易簣前尚爲諸生說書。改定誠意章註。安有生勉之間哉。

爾年則少爾容則朴。祇承親顏。雍雍肅肅。向也。

庭除聚。順儼一堂之色。笑今也。蒿里魂游。痛。

百身之莫贖。嗚呼。思爾毛裏之所貽者。何以。

不辱。敢不夙夜臨淵。集谷。自題家慶圖小像

潘侍郎兄以弟子禮請教於伊川。伊川問常讀。

何書。曰常看語孟。因問。華華爲善舜之徒。華。

華爲利跖之徒。作何解。潘曰。此亦不難曉。先。

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乃古人所爲利也。潘。

白抄下

事

乃下拜悅服而去。語人曰。自聞此言。悟一生。

之非矣。語見過庭錄。此言當日省之。終日所。

作何事。所起何念。利善之間。間字毫不容髮。

微乎微乎。危乎危乎。認賊作子者多矣。

陶歌菴雖譚禪。然是真實做工夫者。其詩有云。

負心莫訝他人孤。恩氣是吾身。日奉千金供。

養債。伊一掬灰塵。語殊痛切。可發人深省。

吳霞舟師題于辛酉行卷云。每斂膝危坐。鼻息。

深深宛見先師面目蓋先生亦游端文之門  
受國士知者也相期不淺此意迄今愧負之  
編思占則幾人豪海外孤臣咽雪毛服底干戈  
方載道個中消息不容毫髮無一事陰逾惜  
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  
數却勞勞昔者吾友實爲此言

子辛酉計偕時楚石伯常先生名有恒貽予書  
云凡爲名家子極難凡世人所謂無傷者自

名家子有之皆罪家也此語子終身佩之不  
敢忘

人有一日之端倪有一生之端倪讀平旦鷄鳴  
二章可以知一日之端倪矣孩提知愛稍長  
知敬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可以知一生之端  
倪矣有一生之歸宿有一日之歸宿味啓手  
足數言可以知一生之歸宿矣子夏日日知  
其所止羣居飽食只從終日間簡點可以知

一日之歸宿矣暮鼓晨鐘古人於動靜之際  
吃緊提醒二氏且然況聖學乎

人生大事無過出處死生二者先君子潛  
確自持於古人中可方陶彭澤尹和靖若  
從去來之間剖別儒釋微乎微乎非終身  
力學者未易透此消息也一息尚存此志  
不容少懈是卽先君子之仁以爲己任也  
歟不孝男貞觀敬識

前抄下

書

日抄卷下 六

堯舜曰恭丹朱曰傲只一字便是聖狂之分

左氏云敬德之聚也儉德之共也二者之美非

一端可盡故用此二字其讀作恭似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蹴

造青雲捷矣然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

特造物所忌氣運使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

之則惟有損耳

日抄下

卷

伯宗曰佑其俊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知果

日以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堪之

後語果驗可爲千古恃才者鑒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凡驕者皆衰徵也丹書曰

恭則壽

無逸始於乃嘽乃誕侮厥父母卒於小人怨汝

詈汝皇自敬德真敬肆之炯鑒孟子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子曰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從頂

門下針此起死回生法

小人閒居爲不善病在一閒字逸居而無教病

在一逸字故曰愛之能勿勞乎無逸一篇正

是對病之藥

人心惟危合下便有個不肖的胚胎罔念作狂

到底有個不肖的坑塹豈不可畏要之惟微

克念者即存乎其中如反覆手耳釋氏亦云

無明即佛性聖賢所以有反身之學也

日抄下

卷

人當富貴時每多快意事此是福之根當貧賤

時每多拂意事此是福之門

吃一分苦消一分孽享一分用折一分福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是淮南子

語孔明引之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

欲方亦淮南子語孫思邈引之膽字不若志

字

魏董昭疏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

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真子弟所宜痛戒者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替身不遠聲利甚於寒骨不脫俗氣謂之癩又云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皆理到之言

白抄下  
常見己有不是者聖人之徒也常見人有不是者小人之徒也

但存方寸地雷與子孫耕賀知章詩近水池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巡簡蘇麟上范文正求薦詩但當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

顏氏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畔拱抱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身行己抑

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耳邵子亦云面前路逕須常令寬路逕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乎語意正同可爲褊心者藥石

先端文甲午歸田至乙未病幾殆時先君子年十五矣執手命之曰做人只人倫二字先君子終身謹之亦常以命于小子或作邵文莊語者悞也後見薛文清訓子書亦惟惓惓於

白抄下  
倫理儒者家法如此

王謝諸郎多清識遠致蓋淵源浸漬使然也然優養太過從仕太早遂乏遠到之略門第取人得在此失亦在此及乎末流如顏氏家訓所誡更足悲已膏梁子弟應家置一通於座右

李英公垂歿戒子弟曰房杜辛苦立門戶皆爲不肖子蕩盡後有如此者先須搥殺然後奏



知亦嚴矣然勛以一言誤國豈垂裕之道乎  
敬業以起義敗亡志雖未伸足稱諍子可謂  
克盡前愆

戴記云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此衰世之言  
也巧變不若拙誠卽操危慮深亦只是一誠  
感格無他謬巧

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此語殊未然天下  
豈有閭牆之兄弟而能禦外侮者哉凡外侮

之隙無不是閭牆啓之

顧之推三經喪亂所著家訓於誠兵篇特倦倦  
然其子愍楚竟爲噉人賊朱粲所食柳玭常  
著家訓陸渭南題其後曰當著書時玭已生  
矣悲夫甚矣貽厥之謀非筆舌所能爲力也  
陸子曰人家興替在理義不在富貴卽富貴而  
無理義是爲家替若貧賤而有理義正爲家  
興其家教真可爲世法

金谿陸氏家制曰人情莫不愛家愛身受子孫  
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適以害之家之教子  
但當以孝悌忠信仁義之行內足事父母和  
宗族外足交朋友接隣里使不得罪於尊卑  
上下所讀書先六經論孟使通曉大義其達  
者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知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次讀書史知歷代興衰  
而可矣今則不然忠信謙遜仁義之道口未  
之常言但教以科舉之業場屋之文辭而止  
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惟者  
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  
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忠信  
則澹然無味未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  
遂者不千一以百年之身乃徼幸於不百一  
不千一之事亦已愚矣夫事有本末知愚賢  
不肖本也貧賤富貴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

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故行孝弟本仁義雖簞  
瓢陋巷已足以自樂慕爵祿貪名利幸其遇  
則躍然以喜一有阻意與鑊湯爐炭無異踈  
悶無所容父子相夷兄弟畔散豈非愛之適  
以害之乎此篇字字痛切昔象山先生鵝湖  
一會首發義利之辨聞者感泣讀此知講之  
有素矣

動由順境難禁推挫素處參養不耐風霜四語

切中膏粱痼疾

古人多躬耕三時務農一時入學此法最善人  
生以衣食爲本知稼穡之艱難一也四體習  
勞筋骨強堅二也人無憊便可無求於世  
養其恒心三也後世浮惰之習成而力田遂  
不講矣若顏氏訓所述真可爲痛哭流涕古  
來如龐德公陶靖節之流皆以高隱而親穡  
事真不可及也今西北猶有此風吳越間人

不耐勞苦軍爲受病

先端文示見帖云丈夫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  
何與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子齊人一章便是  
公案先叔祖尚寶公曰呂舍人詩云逢人卽  
有求所以百事非此十字正孟子疏義也後  
世子孫可不百世念之

唐河中姚氏世無業儒者田數十頃聚族數千  
指力作其中衣食裁足歷三百餘年經唐末  
五代之亂而子孫保墳墓聚骨肉不解至宋  
慶曆中以十世同居聞會稽裘承詢同居十  
九世家世力農至以仕進爲戒處末季不當  
如是乎

右先君子所以教不孝兄弟者嚴師慈母  
殆兼之矣兄景文素以詩文見稱今數奇  
抱病而貞觀鹿鹿牽絲身心之間茫乎未  
有所據悲夫析薪之謂何涕泗之餘不覺

背汗之沾浹也不孝男貞觀敬識

西疇日抄卷下終

附言

伊川先生云農夫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  
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士卒披堅執銳吾得而  
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業  
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只補緝聖人遺書庶  
幾有補爾又答朱長文書云聖賢之言不得已  
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  
焉如未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  
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  
贅言也先君子嘗舉此二則以命不孝立言大  
旨可槩見矣先君子弱冠魁南畿四子壁經制  
執久已行世強仕後卽謝公車屏迹涇水之上  
以觴咏自娛爲詩累萬餘首古今詩文子史評  
選刪較無虛歲而一生全副精神所注則周易  
一書及宋明諸賢語錄也手批口授篇帙甚繁

惜乎鄉居播遷兵燹之餘散佚幾乎行彙所存遺藁付之梓人先刻茲抄印證不孝於家世積學漫無所窺竊見忠憲高公輯朱子節要先君子更定端文語要俱倣近思錄義例而不襲其名因循類編次爲一十三卷俾世知先人著述至乎明理其間闡性天之秘抉心學之精剖經書之微言紀聖賢之統緒以及闢邪崇正省身教家信如程子所云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者視補緝聖人遺書苦心倍切而非無用之贅言也尚祈

當代名公鉅儒錫之表章加以採擇豈惟不孝自先端文而下潛德幽光並拜闡揚於世世矣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不孝男貞觀百拜謹述



西疇日抄二卷

江蘇趙卷  
孫述本

明顧樞撰樞字庸菴無錫人天啟中舉人顧憲成之孫高攀龍之門人也此書主程朱而闢陸王又謂考亭之學得姚江而明又謂文成之學從程子來惜矯枉過正遂啟後來之弊皆不甚確各條之下間有其子貞觀識語蓋刊板時所附入也

# 潘子求仁錄輯要十卷

〔明〕潘平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毛文

強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求仁錄十

卷》提要

古雖多神聖世遠言湮不可凭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祖述堯舜其道統之始乎唐稽愈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軻之後不得其傳焉愈之智其足以知聖道之傳乎人學中庸先聖之微言治平之實學也其挈於禮記中而配論孟爲四經者不謂無見第格物致知之說先儒輩出無定論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者既涉支離以可格之私爲格物者亦屈膝度有合格物懸空致知爲頭腦者更蹈性空自格物之說不明而聖人之學脈塲傾至今寥寥二千餘年來竟無一人能傳孔孟之道者誠可痛也余同江潘用微先生獨解格物致知之旨即求仁復性之功以爲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函天下也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也家國天下也格物者格身身家函天下之物即孟子強恕以長是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格物也知即渾然一體之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乍見惻隱不忍羞惡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致知者致渾然一體之良知也孩提稱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克之以保四海不忍殺賊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賊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是謂致知在格物久之而人我無間渾然一體之良知時時見前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謂物格而知至格物全是恕物格則仁矣故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由日省三者以聞一貫之道亦由強恕以至仁也至門人問而曾子仍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余忠恕無所爲夫子一貫之道舍忠恕亦無所爲人學格物之道於聖人之經書無不脗合於孔孟之心傳無不對同深造自得因著求仁錄數十萬

言辨晰精微體認親切拔千聖不傳之秘析萬古不解之疑誠非後世諸賢所能及者余未親受業於其人而私淑之求其全稿守而弗失此書一著孔孟之道庶幾其有真傳乎康熙丁酉季夏四明後學毛文強序

序

道者天下人之所公非一人之所私大舜善與人同公之也後世之講學者類皆守一先生之說門分戶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嗚呼何其私也潘子之書出人多詆之爲有用無體夫木之生也枝葉由於根本未有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潘子以求仁爲宗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仁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體如是用如是眞可謂表裏無間而終始一貫者矣余幼聞先子稱其學甚貫穿今從老友毛孝章得而讀之因謂孝章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也觀音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爲佛有一不爲佛卽從而慈悲之潘子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爲聖人有一不爲聖人卽從而惻隱之一也觀音之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之說儒門獨能磨滅乎至其越宋元明以來之儒而徑宗孔孟旁斥佛老道在天下後之與者各具心眼惟是虛公體證是非然否不執一見當自得之吾不敢置喙康熙丁酉初冬鄭性序

潘先生傳

毛文強

先生姓潘諱平格字用微寧波府慈谿縣文溪人也其祖承務公爲宋太祖時副將軍潘美之弟徙於明州遂家焉先生自幼不喜嬉戲不屑與凡兒近木然若無知者蚤失怙恃奉事祖母極孝十五六歲時輒以豪傑自命謂忠孝節義之事我優爲之十七歲有必爲聖賢之志嘗自嘆曰我不能爲孔孟乎深恐世俗糾纏埋沒本性每思入山學道二十歲從事於程朱之學鄉里友朋輒迂之越五年又從事於王羅之學後又從事於老莊之學者半載禪學者二年因念程朱王羅之學既不合於孔孟而二氏之學益不合於孔孟竭力參求漸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知孔曾一貫之道當下知佛老之異於孔孟當下知程朱王羅之皆不合於孔孟是時蓋三十八歲冬十月也既親證孔孟之學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因論爲學之要必須立明

求仁錄輯要傳

明德於天下之欲大學之格物物是身家國天下格是格通入我格物之學即孟子強恕反求擴充四端體認親切篤志力行保任緝熙無少間斷如是者有年遂著求仁錄十卷著道錄十卷四書發明六卷孝經發明二卷辨二氏之學二卷契聖錄五卷繭絲牛毛精微剖析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有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誠非漢唐以後諸儒所能及者余少受業於南雷黃先生學識山劉子之學癸丑歲館於寧城因萬季野得先生書數帙一見而嗜之同志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篤後過慈水顏長文家求其全書長文故余得因長文而集先生之書學先生之學大先生之學孔孟之真血脈也一時同人皆爲舉業所羈集註所拘未可與言者余恐其久而湮沒也因寫副本一冊攜入都門冀得一二有志之士共明先生之道繼往開來以昌明其道而卒不得其人康熙

西鄭義門讀求仁錄而心契焉慨然錄之以行於世康先生之學不至湮沒爲之傳

求仁錄輯要傳

孟子求仁錄輯要卷一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辨清學風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復性也自後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仁即放心求其放心者求仁也孔孟之學求仁而已矣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求仁錄輯要卷一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孟子於齊王之不忍殺鯀而指之曰是心足以王於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指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於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而指之曰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今人於事親從兄非無愛敬真篤如孩提稍長時怵惕惻隱之心非無勃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不忍殺鯀時不自知其爲真性故不能擴而充之於是有我之私與習俱長不勝其紛擾矣遂有於父子兄弟之間而或分爾我生嫌隙藏怨怒者推之親族交游鄉黨隣里無非爾我之私膠固於中而較利害爭勝負至於國與天下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矣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性也分人分我者習見也習能昧性不能戒性故渾然一體之真性時常

求仁錄輯要卷一

二

發見於日用之間有志於復性者即我日用之發見擴而充之以通人我之隔礙而已夫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有是四端擴而充之不欲勿施以我通之人也擴充四端以此通之彼也夫人所不欲則弗知已所不欲亦弗知乎知已之所不欲則知人亦不欲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以我通之人也於此則不忍於彼則忍之既於此有所不忍則彼亦安可忍故以所不忍達之所忍是以此通之彼也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範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達窮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即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殺鯀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殺鯀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鯀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不忍殺鯀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后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后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后知至也知至而后意之存于中者無僞運于事者必憚無



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  
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后宜其  
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  
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天下平矣

今人一入講堂即欲知性欲知性須有復性之學復性之學舍擴  
充四端無由也觀孟子於公都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公都子既疑性善則難與之言性惟卽人所  
共見之情言之則庶乎其可信耳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曰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善顯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  
也性善顯然則孟子道性善其又可疑乎夫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情也卽心也指之曰仁義禮智卽性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直  
達而不諱卽才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謂之曰才才者良知良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三

能是也人人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可謂之無才乎可  
謂才之大小有善惡乎至於爲不善而倍蓰無算則不能盡其才  
者也不能盡其才者不能擴而充之也才本可以思及百姓乃不  
忍殺鯀而止才本可以保四海乃乍見惻隱而止乍見惻隱而止  
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不忍殺鯀而止則有時與兵構怨豈才之  
罪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謂能盡其才能盡其  
才則盡心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曰欲知性必由於擴充四端  
也

孟子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孟子極力描寫在於乍字將字至此境界不俟起意  
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總不自知是謂渾然一體是  
謂眞性直達若俟起意而怵惕惻隱自知覺其怵惕惻隱卽非渾  
然一體矣非眞性之直達矣孟子蓋爲人之蔽網淺深不同苟格

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者不當意外倉猝至危極險之境眞情未  
必發露故極力描寫以見人之皆有耳此時勃然發露全體具足  
聖人不增凡人不成故孟子明性善則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直  
指之爲性然偶爾發露不繼之以擴充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矣  
齊宣王不忍殺鯀豈非渾然全體故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一不推恩卽卽不及百姓而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故雖渾  
然全體而偶爾發露止可謂之端若肯不自賊其身而篤志力行  
綿密懇到知於此不忍則達之於所忍知於此不爲則達之於所  
爲知我本無欲害人之心擴而充之無不愛人知我有不甘爾汝  
之心擴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爲義知我本無穿窬之心擴而充之  
至於以言餽以不言餽微細偷心皆不使潛滋默長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知皆擴而充之矣則集義而浩然之氣以生有  
不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乎

求仁錄輯要卷一

四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言之不一而足嗚呼善言心者無  
踰孟子也蓋仁是人心也吾儕安身立命止是一仁故曰人之安  
宅也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曰人之正路也有是心卽有  
是行如吾心之所安仁也行吾心之所安義也吾心之所不安亦  
仁也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則義也愛親敬長吾心之安者也致愛  
致敬則義也終兄臂樓處子吾心之不安者也不終不樓則義也  
由仁而行之則無不宜義非人之路而何

行吾心之所安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已盡仁義之道矣而安與不  
安不可一概而論也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爲吾心之不安者也所  
忍所爲則吾心之安者也不安者仁義之良心安者蒙蔽之習心  
也達不安於所安則仁義之道得矣如素無欲害人之心而一朝  
利害所迫遂有害人之心素無穿窬之心而一旦機智相軋遂萌

穿踰之心夫無欲害人之心無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素安者也害人之心穿踰之心此吾心之終不安者也達安於所不安則仁義之道得矣

達不忍於所忍即有達不忍之事達不爲於所爲即有達不爲之事孟子本列仁義而分言之然由人心人路之說亦可謂不忍者心不爲者事蓋有不忍之心則必不爲殘忍之事仁自有義義即是仁仁義之道本一也如齊王不忍殺觶之牛則舍之而不以繫鐘若達不忍之心以及百姓則必不爲與甲兵危士臣之舉矣格物之道格通身家國天下而身家國天下正非懸空無事而格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加諸彼大有事在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求仁錄輯要卷一

五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只此一言而仁義皆備不忍仁也達之於所忍仁也有義焉

不忍不爲渾然仁義故孟子指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亦渾然仁義故孟子亦指之曰仁也義也惟真心之發全體仁義故纔一充達亦全體仁義人患仁義之高遠哉然當其發當其達則全體而尚有所忍有所爲則全體之全量未復也必充之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全體之全量復矣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孔門專求仁而所指示之工夫即是義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皆是也孟子並提仁義而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求仁必由集義也嗚呼知致知格物之道者仁義之道倫矣蓋未有致渾然一體之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而於身家國天

下之事不得其宜者仁自有義也於身家國天下之事得其宜而後恰吾渾然一體之心義即是仁也故專言仁可並提仁義可止言致知格物可

致知格物之旨孟子發之無餘蘊孟子言擴充四端豈非致知四端非懸空擴充必有所在如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豈非在格物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述推而要歸在於致知格物孟子七篇無非言擴充四端豈非以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又甚而私淑諸人不失聖人之學脈乎

吾人之良知不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觸發本在於身家國天下之物則擴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知即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宜王之不忍觸發于觶觶之牛今人之惻隱觸發於將入井之孺子四端觸發於身家國天下而發也充不忍觶觶在於功及百姓充乍見惻隱在於保四海擴

求仁錄輯要卷一

六

充四端即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也曾孟之言若合符節如此常人大要於利害不涉之境私意即不作主偶爾感觸真性勃然發見故齊宣之不忍發於堂下之牛若利害關切私意作主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則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無所不用其忍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非利害所涉之境私意不作主故也何不反而思之吾人原有此真性真性發見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於分人分我計較勝負者豈非利害之私耶一爲利害即有所忍豈不傷我真性耶是有傷於人即有傷於我且其人未必受傷而吾之真性受傷已多矣聖人盡性以成聖人吾人傷性至於爲小人聖人擴充以保四海吾人不能擴充至於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嗚呼計亦左矣

夫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止是彼我兩人不渾然一體

也彼我兩人渾然一體則天地萬物無不渾然一體矣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豈非彼我兩人哉而休惕惻隱之心則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者也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稍長之敬  
兄亦彼我兩人耳而愛敬之良知良能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  
也故曰此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今人彼我兩人一體者其  
誰與所以工夫切近止在格通人我隨時隨地惟心之所到一一  
格通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久則人我之習見日融真誠惻隱之  
心貫注倫物愛敬油然而人已渾然深造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自  
得而居之安矣然則求仁之學舍格通人我又奚適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學在人倫日用中困勉力行格通  
人我者所以困勉於人倫日用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七

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  
顧言使僥實沉著懇到則深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矣嗚  
呼慎毋蔑視困勉妄希自然哉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格通人我者恕也人能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當下人我渾然一體此所以求仁必在於恕然或與諸意  
相違而推之命運不時諉之人情不善怨天尤人熾然於中仍不  
渾然一體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然後盡強恕之功而真心  
無滲漏故反求諸已者亦恕也今學者但能篤求仁復性之志而  
竭力強恕反求事已妥當為之猶覺不愜切人情已允愜自反猶  
覺未一體如曾子之日省其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如此誠切懇摯則滿腔惻隱通體惻惻但去渾然一

體之仁不遠矣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已所不欲而施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  
人我無間行有不得而求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當下人我無間此所以求仁必在恕也格物全是恕物格則  
仁矣

恕須強反求又所以強恕或誇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壓於人我低  
昂之見有明知已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  
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強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已  
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已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  
已物正人之過皆已之過已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強與求皆聖人深細用功之言學者當利害相干人已相軋凡情  
俗態相纏非用勉強之全力不能恕強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  
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褻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

求仁錄輯要卷一

八

我之見然矜已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  
真心為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強亦不自知其為  
勉強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實之古人覺已甚薄絮之微  
此之間覺有多少情未平推之情理之內覺有多少精微未盡在  
我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為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  
以為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強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  
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格物全在強恕反求全是愛敬惻隱之真心密運強恕日篤則所  
不欲處愈見之細愈不忍不體貼之盡當下人已無間反求日密  
則有不得處愈見之清愈不忍使人有未慊之隱當下人已渾然  
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則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齊家治國平  
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故堯不吝不  
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不吝不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漸由已漸禹

不容不入年於外饑由已饑殺不容不胼胝手足民墜塗炭湯不容不放榮毒痛四海武不容不誅討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掛而內之溝中伊尹不容不幡然應聘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用閔於天越民周公不容不維音曉曉春秋僭王猾夏弑父弑君孔子不容不周流列國戰國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孟子不容不歷說齊梁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吾道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雖有窮達之分而吾性無分於窮達吾道無分於窮達此所以道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道人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若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以活潑見成爲妙用以了生脫死爲究竟以長生自利爲全真則亦何貴乎此道何貴乎此人哉吾性不如是故吾道不如是也

知性由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則步步趨歸於孔孟之域細針密縫絲絲入理自必知性而契合於

求仁錄輯要卷一

九

孔孟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大學者聖人所以立萬世爲學之大法擇善者必於大學而有微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指修道之實也明德者吾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實在愛敬惻隱之良知而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故不徒言明而言明德明德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則明之功非離人遺事體認參求可知矣故致知格物者明明德工夫也親民雖與明明德並言而實非二蓋親民者惠鮮懷保親之如子也所謂渾然一體也惟明德渾然一體故親之如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親也是明德之直達流行無時而不親民也但不能擴而充之則明德不明孟子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是明明德恰已親民親民恰所以明明德也苟一日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則明德明而民無不親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也至善者本然之天則能盡其性是謂明明德止於至善能盡人之性是謂親民止於至善恰如天則故曰至善恰如天則則止矣故曰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然後爲恰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指入道之候也所以言止於至善之次第也止非可輕易言知必知至而後知蓋知至則知性也知性之時豈易遽言盡性止於至善而止則已可知也苟不知止則茫無畔岸心搖搖而靡定故知止而后有定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自此修身日篤則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也漸漸而能慮能得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也知止尚未止于至善能得則止知性而盡性始爲止於至善親民止於至善在其中一親民止於至善原是明明德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爲道

求仁錄輯要卷一

十

知止定靜安慮得爲入道之候括大學之道已盡然所以明明德者格物也緝熙明德而握齊治平之樞紐漸入於能靜能安能慮能得而渾然至善者修身也而皆未之及言至物有本末以後始備言之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聖學格物爲入門故物有本末一節是全爲格物而起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明分物與事格物之物混事不得也夫有身之物即有修之事有家之物即有齊之事有國之物即有治之事有天下之物即有平之事物與事本無可分而視身爲已視家爲身外視國與天下爲漠不相關者必不能修其身必不能齊其家必不能治其國平其天下故必格通身家國天下知身家國天下本渾然一物而後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物與事始原無可分也然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先提清物

而歷推所先至于實用之力之處則專舉格物宜非聖人喫緊用心為後學指出親切要領哉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國天下也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故言物有本末而不言有彼此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言事有終始而不言有內外此皆聖人之微旨見於修辭之間者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求仁之法亡矣求仁之法亡而聖學亡矣嗚呼豈不可痛也哉物有本末一節雖全為格物而起然不過分清事物約舉本末終始使人知所先後耳未嘗明指所以立志用功之實也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以後始備言之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莊誦此言頗使人不忍薄待其身真可使懦夫有立志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立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古人之欲稱性而發不特勉勵吾人必須講明此學知耻發憤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

求仁錄輯要卷一

土

始可與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夫學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故須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性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故須直達吾渾然一體之性知者吾性之良知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也孩提愛親稍長敬兄良知發見之初渾然親長一體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偶然觸發之頃渾然孺子一體是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物特未於家國天下之物上致吾渾然一體之知故意有自欺意有自欺故心有所心有所故身有辟身有辟則於家不宜於國不恕於天下不絮矩古人知病之在乎此也故其工夫莫先於致吾渾然一體之知而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不使行有不慊於心而人

立人達之有不如我是從吾性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直入攝其要則節目自貫得其本則條理自具而不必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者也若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則非大學教人之旨觀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未嘗特有正心工夫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是未嘗特有誠意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是未嘗懸空有致知工夫也欲正其心者須先誠實其存主運行之意未有存於中運於事者不誠實而心正者欲誠其意者須先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未有一腔人我計較之見而不自欺者致其觸物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未有含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是格物為致知實地即是誠意正心實地致知固在於格物而誠意正心亦無不在於格物也不特誠意正心在於格物身不容有辟即是修身於家孝弟慈即是齊家於國恕於天下絮矩即是治國平天下是一格

求仁錄輯要卷一

土

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是知身家國天下果渾然一體也而格物之為要領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必惟先於格物固古先神聖垂世立極之大道有志於大學者自當恪守其成法深探其旨歸不當貿貿然武斷聖人之經書以從我矣格物之功效誠切而靡間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鑿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則物格而后知至矣自得而居之安矣蓋無不盡其才斯無不盡其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深造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實際而知乃至也實到渾然一體則存於中運於事者無非為家國天下而意焉有不誠者乎意之誠者即渾然一體之真心而心焉有不正乎但一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層次也而保任緝熙則在於修身矣蓋初學入門之始但有格物全體重在格物則知致意誠心

正而身無辟自無逆節於家國天下物格知至以後但有修身全體重在修身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永無滲漏而可為齊治平之基故特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斬開立脚定此準繩以定學者之命也學者果實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自知家國天下總繫屬於吾身齊治均平總托始於吾修苟吾身之不立而家國天下已痿痺吾修之以忽而齊治平已無基本焉得而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曾子焉得而不離離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如文王吾身日慎一日吾修日密一日精神凝聚貼體平實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至於能靜而吾修深入真境至於能安而吾修日就熟境則極深研幾而能慮從心所欲而能得皆其所漸至矣夫真修之日密日進如此則意之誠者永無復有或不誠者潛伏於其間心之正者永無復有或不正者萌動於其際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如物格知至之初故於本亂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三

未治厚薄厚斷必無之下而珍重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言知其必否必未之有此謂知修身為本此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實詣其極也前之物格知至是力行以深造渾然一體尚屬知性之事此之知本知至是力行以恰盡渾然一體乃為盡性之事也苟不知修身為本則擔當日鬆身日不立修日無以自考心意活物也不能常正常誠心意不能常正常誠而渾然一體之滲漏者多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自己已無立脚安望其能為家國天下之所繫命知止已日就湮沒安望其漸進於能慮能得而止至善也哉故知至一結甚為妙密甚為珍重知本一提尤為警醒尤為親切只知修身為本而渾然一體者已毫無滲漏也嗚呼豈非聖人之傳授心法也耶夫大學一書本末始終先後燦然而格物有其真脈修身有其款要故聖人於此兩者特為歸重特為提出奈自孟子後聖學久絕諸賢各以意為

學各以意發明大學而大學之道質亂而無所適從士苟有志又不得不擇善以為固執之地而舍大學首章則亦不必泛用其擇也此吾所致望於今日有志之士也

或問格物與修身分為前後則格物者未及修身而修身者不俟格物乎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今之致知格物者有所不忍違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非修道以仁而何專於修身為物格知至者而言也堯舜之聖何待於擴充而兢兢業業精一執中堯期不廢則自得居安而未至於堯舜者決不謂身已修而有時可息也故致知格物者復性之事復性則知性自此以往盡性之功全在於修身故修身之功死而後已者也夫格物則身無親愛賤惡敖惰之僻修身則物格知至者永無滲漏予之言格物修身者若此又何可疑乎或問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

求仁錄輯要卷一

古

層大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乎曰欲知得力之候當觀於用力之初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其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其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夫格物則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不在於格物功無不在於格物則其得力之候自無不在於格物又何可疑乎曰然則知至意誠心正固不當與修齊治平並言乎曰子但知大學言后之可據而不知大學言修齊治平未嘗與知至意誠心正同大學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修齊治平之當言后又何可疑然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又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可見誠意正心之用力俱

在於格物而得力俱在於物格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皆不必泥矣且致知在格物將致知貼切於格物非爲致知推先於格物又可見物格而后知至之不必泥也下文即提出修身爲本而諄諄致意於知本益可見物格之後用力亟在於修身而不謂知尚有未至意尚有未誠心尚有未正於知至意誠心中尚有滿次工夫夫驗之自得則有其質積之經書又有可據何爲而如訓詁之家以辭害志乎

或問前輩之學大率專用力於誠意上今日誠意正心之功皆在於致知格物則誠意章言毋自欺言慎獨何以累累不置乎曰若如所言則誠意之功有致知格物有慎獨毋自欺誠意之功有二誠意之功不專矣其然乎夫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是就致知格物上點誠意也猶曰須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知也云爾知不致則自欺矣實致其知以格物則意誠矣如好好色如惡惡

求仁錄要卷一

主

臭言誠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鑿之心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而行有不慊於心者乎故曰此之謂自慊夫欺亦自欺慊亦自慊自欺則意不誠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即毋自欺毋自欺則自慊實致其知於格物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意誠可見誠意之功斷在致知格物而無容二故曰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則意到於格物心到於格物而知到於格物而致知則意到於格物而即誠於格物心到於格物而即正於格物誠意正心之學合致知格物又何所用其力乎即正心章但舉有所與不在以見不正之狀如此不正之狀如此則難以言修身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而未嘗言心如何正正心之功又如何用也豈不灼然也耶自此學不明而後世之求道者但欲正其心欲誠其意正心則就心上用力以求心之正誠意則就意上用力以求意之誠

其說雖不一要不過腔子中照攝而已矣豈得謂之能正心誠意者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有所不忍有所不忍有所不忍有所不忍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小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鑿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後之爲學者存心於腔子謂之立體視天地萬物爲外而明物察倫處是應慈愛親敬長平章協和視爲此心之妙用分內外分體用則有動靜可分而吾性不渾然工夫不渾然矣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實致渾然一體之知於人倫日用則心存若在腔子裏則放而非存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善推其所爲則是渾然一體之心性若操存於腔子則是邪

求仁錄要卷一

夫

昭靈靈之意識而非心性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善推其所爲而時時見有不慊于心懷讓草草常若不及恰是聖人之敬若操存於腔子保護其靈寂則是矜持管束而非敬嗚呼知乎此而後可與語正心誠意之學矣  
無離家國天下之身心意知無遺齊治平之修正誠至蓋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心心運于身家國天下之謂意觸於身家國天下而不慮而知之謂知反之於身而渾然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大人之身若離家國天下則失其所謂身心意知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兼恕絜矩之謂修心復其渾然一體之謂正意運于身家國天下而真實之謂誠良知充達于家國天下之謂至若不足以該齊治平則不可謂之修正誠至故言身心意知而家國天下舉之矣言修正誠至而齊治平舉之矣夫豈聖人好爲遠舉故爲是并包之說哉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引而進之無能引推而遠



之無能推也若二氏舍家國天下而爲身心意知通齊治平而欲修正誠至各自以爲復性之學矣而不知杳冥昏默者道其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真空妙有者性其所謂性非吾之所謂性也嗚呼此所以不可不知大學格物之道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必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吾學無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格物與修身皆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者也格物者只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則心意知歸併於格而知自致意自誠心自正修身者只精義執中細自琢磨則心意知歸併於修而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至雖知性不知性有別而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則一也嗚呼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正復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用力處也學者其可不知乎

格物則八目一齊俱到蓋所以格物者心意知也心意知併力於格則自具致誠正之功候所格之物卽身家國天下也格身家國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七

天下之物則亦可見修齊治平之條理修身則八目亦一齊俱到蓋所謂修身者直達渾然一體之性於家國天下而窮修齊治平之條理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永無滲漏窮修齊治平之條理而身家國天下泐至於明動變化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泐於化神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卽其一身亦不渾然一體也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人倫中天合人合之切近皆置之膜外而但知我之一身則紛紛較人我計利害渾然無內無外之心偏縮在腔子中矣渾然無內外之心因較人我計利害遂偏縮在腔子是身心因人我而分也於腔子中計較愈多利害愈明而我愈分是人我又因身心之分而益分也人我不一體卽身心不一體害於人卽病於我豈非人我本自渾然一體本不容不一體者哉今若格

通人我則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當下人我渾然一體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而身心亦當下渾然一體矣此所以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與孩提之愛親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渾然親長一體渾然身心一體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不俟起意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不自知渾然孺子一體渾然身心一體若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能渾然身心一體矣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斯是爲己之志格通人我斯是求其放心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斯是復性而知性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也而其機在于格通人我格通人我者所以貫其不貫而復吾渾然一體之性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貫所不貫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求仁錄輯要卷一

大

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三千年來信之者卒鮮其人無他不知性也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曾孟之言實落完滿更無可加無可疑矣蓋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堯舜勲施雖盛不過恰渾然一體之性分不過恰原來孩提愛敬之初心故曰孝弟而已矣此孟子從堯舜生知之聖而說也忠恕則當下渾然一體故復渾然一體之性者必本於恕既深造自得則亦不能舍恕而別有窮理精義也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此言蓋從夫子學知之聖而說也故曰苟知吾性則曾孟兩言真實完滿無可加無可疑矣

信得孝弟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卽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與一日用力力足一日克己復禮然知性則能信不知性則不能信孔曾思孟皆爲不知性者言也嗚呼亦安得天下不知性者而皆信之



乎此平格之所以惓惓而靡已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必疑爲淺近而未盡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又駭爲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堯舜孝弟夫子忠恕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本淺近而非如疑者之淺近本非高遠而又何得駭以爲高遠嗚呼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顛倒迷謬何日而瘳乎

大學乃曾子之書格物物格當即驗之曾子曾子曰吾身格物也唯一貫物格也曾子明知身家國天下是析之不容析者故省身工夫專在爲人謀與朋友交上日而不思乎而不信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亦在其中如此誠切懷摯渾然一體之仁完全譬如雞離肢體已完雖在設中勢將破殼而出只待母雞一啄耳故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豁然無疑至門人有問曾子只以平日省身工夫答之蓋得夫

求仁錄輯要卷一

九

子一呼當下印實信得平日省身忠恕恰是一貫也其作大學乃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居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論語載曾子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日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無非一貫孔門曾子之外惟顏子有子得聞一貫夫子於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徹底告之以一貫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徹底

言一貫也後惟子思孟子闡一貫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首章已盡一貫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盡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其次致曲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至誠其次皆一貫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亦一貫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贊仲尼亦一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胞胞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至聖至誠皆不過是一貫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語語是一貫如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是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求仁錄輯要卷一

十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旁引曲喻無非一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徹底言一貫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保四海是盡力示人以一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是就孩提稍長示人以一貫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徹底徹後言一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一貫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禹稷一貫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

遠成湯文武一貫也思天下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後知後覺非予覺之而誰知社之禮神嘗之義治國如指其掌伊尹周公一貫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是載虞夏商周一貫之全書洪範無偏無黨無王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大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大易洪範亦一貫之全書王化始於閭門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三

麟趾者闢雍之應騶虞者鵠巢之應三百篇周家一貫之全書不敬儆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作然後萬物安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禮亦載古人一貫之全書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春秋孝經乃孔子一貫之全書四書五經無非一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頗有會思孟無非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問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二

四明後學 毛文強 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辨清學脈下

一友問一修身以貫齊治平則聞教矣如何是一身以貫家國天下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貫惟一身貫家國天下故一修身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不貫則格之故格物要爲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一身以貫乎人也恕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亦一身以貫乎人紫矩之道一身以貫乎上下前後左右達不忍於所忍一身以貫乎民物衆庶故格物者所以貫之道也學者與聖人雖殊其一貫以爲學則一而已矣後世一貫之道不明遂有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爲立體者非不曰立體以致用原無兩截然當其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一

時不貫也况其致用則曰應迹曰不離曰有無相生何嘗一貫哉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事事皆心物物皆性接物處事皆所以盡吾心盡吾性事物焉得謂之應故古聖人窮事物之條理小心翼翼不敢怠遑曰欽哉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勅天之命唯時惟幾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所其無逸曰其疾敬德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豈曰應之云乎若吾儕則步步是篤志之地步步是力行之地針針見血絲絲入扣始無疚於心始無負吾性又豈曰應之云乎蓋吾儒灼知性善灼知身家

國天下渾然一體灼知吾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容不竭厥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也若佛氏之言性曰真空妙有故其於事物日隨緣應寂圓應自在吾儒而亦曰虛明湛然應物無迹則佛氏之空有二非吾聖人盡性之道矣

世之言體用者曰體立而後用行用不離體立體而後致用體不遺用惟體不遺用用不離體似合而實分故云渾然與萬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似一而仍二也若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天地萬物皆體也何用之可言位天地育萬物即是立體盡人倫敦日用即是盡性故聖人與學者言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日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日恭寬信敬惠無一語不是體雖然自聖人言之全是言體自學者聞之則全是言用學者果能遵聖人之言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則渾然真性全體顯發特不知其是體一旦知性始知聖人之言全是言體平日

求仁錄輯要卷二

二

之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全是真體全體是用而不必更覓體全用是體而不必更言用矣

世言靜體而動用吾不知其說吾謂靜者體之靜動者體之動又曰言用則靜亦是用動亦是用言體則靜亦是體動亦是體又曰體用不可對舉一對舉則體用爲二非渾然一體之性矣或言體則不必言用全體是用或言用則不必言體全用是體故聖人絕無體用對舉之言嗚呼此非灼知性善又安能信之

今之學者往往患有體而無用夫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充之達之非用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則仁義且不可勝用何患乎無用既有有體無用之患則見專於力行者又有有用無體之議夫達之於所忍達之於所爲力行也用也而所達之不忍不爲非體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仁義謂之用矣仁義其將非體乎

志立則體已立篤志力行則體常立而不失篤志力行之久久則本體渾然無迷復之虞蓋志者心之所之心之所之篤切而凝固則本體篤切而凝固行者心之所運心之所運綿密而懇到則本體綿密而懇到今不知密切思量以立志則體自立而管束此心爲立體不知沉着委細以力行則體常立而管束此心立體而後致用吾見體非其體也已何用之與有

立體在於立志志立則體立立志自不容不力行所謂體立而用行者如此

吾人處人倫日用中時時有所不忍不爲即是真心之發見能固守此不忍不爲於一節一事亦即是工夫之保慎志學者達之充之而真性完復不志學者零星發見散斷工夫終於無成而已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復性之工夫也而已爲日用之行事人人觀感而興起則成其教化在下者充之達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三

之不出於親族鄉黨則謂之事在上者充之達之而省刑罰薄稅歛毋與甲兵危士臣則謂之政復性之工夫已爲日用之行事又何體用內外乎聖學即是王政又何內聖外王乎故古之君子但力行以復性而教化已孚於下國治化已徧於海隅不別有其政教也古之君子但善其所以教民之道出治之方而吾之性已盡不別有心性之工夫也嗚呼止一擴充四端耳謂之心性工夫可謂之日用之行事可謂之教化可謂之政治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此也孟子曰仁義不可勝用不可勝用者此也三子侍坐次一生後人趨坐末生視三子爲最少平格指之曰此即恭敬之心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即是非之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即惻隱之心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即羞惡之心一趨坐末而四端畢見真心見在日用何更覓心爲四端雖畢見於俄頃在生初不自知不自知非生之咎真心之流行當下本不自

識知世之以靈明知覺爲心者不顯然其繆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獨聖人爲然真心之流行自中天則故孟子指之曰仁義禮智之端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人之真心真心之流行自無不得其宜仁自協於義也子若能擴而充之真心時時見前即是居仁真心時時見前則自中事物之機宜即是由義居仁出義但在子一趨坐末之真心擴而充之耳豈難事哉有頃諸子趨出先後有倫平格謂之曰徐行後長細事耳孟子指之爲悌且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實在乎此蓋真心見在日用正可即細事以觀之齒居其少徐步隨長者之後則心安安其所當安者仁也故曰可以爲堯舜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正謂擴而充之言行服用無不是堯則真心純真心復直說是堯而已矣絕不作未了語人皆可以爲堯舜更何疑乎

一晚兩生至就坐序次歷然平格曰只一就坐之頃仁義禮智一

求仁錄輯要卷二

四

一見前得其所安仁也得其所宜義也恭敬禮也是非不消智也真性之流行自然無不中節此豈待子學而能感而知耶凡真性之流行當下不自識知俱不學而能感而知子平日所知覺作主者却是學而能感而知自五六歲以來盤旋於習見習聞之中成子一腔習心習氣習慣如自然時與真心互與而各離子若有志爲學擴充真心則習心日消至於真心時時見前習心消盡則君子矣若不能擴充習染與年齒俱進久之習染日深習心作主則小人矣生問何以能擴而充之曰子有志則自知知吾有所不爲亦知吾有所不忍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知吾有所不爲亦知吾有所爲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無志則忽不及知漫不爲矣越一日生問真性之流行既不自識知何以能知皆擴而充之曰不自識知祇在當下觸發之頃若終不自知安有此理然中亦有辨過將入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當下不

自識知少頃則知若遇舍命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少頃則知者擴而充之終不自知者不待汝知也但須識得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而真心見在流行若此則仁義禮智固我所完備赤子之心固未嘗喪失我何可以自賊哉一生問夷然而安之心須常自體認否曰竟不體認不知真心之果見在日用平日指點恐終信不及若已知而能信又常自體認雖與騎驢覓驢者不同然騎驢又常認驢不亦自生枝節乎

次見烈侍問之曰子有志否烈不能對詰之曰子當下豈不知恥耶即此一點恥心是入聖真種子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子若能擴而充之知人不可以無志而志不可不立便是知耻近乎勇越日又問之仍不能對詰之曰子實無志自對不出即羞惡之心不強作有志以對即是非之心子當下豈不怍怍然心動耶即惻隱

求仁錄輯要卷二

五

之心若倚靠問及便胡亂作對子今不敢胡亂作對表即恭敬之心子即今不能對答之頃四端一一見在若謂子不可爲聖人豈不抹殺子耶子只今能信真心果見在日用真心之見在日用果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是子恰恰原是一位見成聖人果信得及便不容不立志不容自退讓矣若終日昏昏因循過去日與習俱埋沒真性枉失却一位見成聖人甘作下流不特辜負父師之望如辜負自己何子其思之越日烈書志願以對謂之曰子言太空闊於當下不切我不信子子果有志只從孝弟忠信實地上篤志力行於平日之有違於孝有違於弟有違於忠信處竭力改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但能於孝弟忠信實地上真切行之聖賢之道不外是矣若徒志願空闊而當下不切實是妄而已子其勉之越日又謂之曰人志願須大工夫須切實空闊大志須有切實細行以填滿之其謂有大志願便須更有大道理大

工夫忽視見前細行謂不足與於大志而弗之盡也見前細行恰是大道理大工夫於見前細行一一自勉不使有分毫之未盡恰與大志願相副堯舜之道豈不大哉而孟子謂祇是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大矣孟子祇就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然則道理豈有大小工夫豈有大小哉士之有大志欲為堯舜者亦就徐行後長者細行之類一一自勉而已矣即如子所云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是大人者豈可學而至耶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是不失赤子之心即為大人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大志願須有切實細行以填滿之亦斷可知矣赤子之心一誠而已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去赤子之時尚未甚遠亦自勉於誠而可乎

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

求仁錄輯要卷二

六

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枯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本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

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則或有認靈明知覺為心之本體知求仁之學脈者不認靈明知覺蓋見在真心當惻隱自惻隱當下不自知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下不自知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下不自知恭敬當是非自是非當下不自知是非又如遇將入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使遇舍餒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矣當下不自知其夷然遇餓殍之牛則不忍使遇食草飲水之牛則恬然不動矣當下不自知其恬然真心之直達流行本不自識知不自知故謂之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認靈明知覺為心之本體

認靈明知覺為心則必見有起滅而畏其走作於是有所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之工夫靈明知覺者佛氏之所謂意識也意本有起滅不自識知之真心發見則識神不見故識亦自有起滅不知見在真心而認意識為心以故提省照管操持涵養雖極其用力而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心已不在勞苦而不成片段縱成亦是意識熾滯其於本心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知求仁之學脈者知真心是主意識是賊真心流行不自識知何可操持但有明昧本無走作何待操持

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為內事物為外以心意為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為心則主賓難操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難操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七

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寧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為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分內外因而分體用心意為體應事接物為用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則應事接物自各得其機宜然往往靜則志氣清明動則昏擾靜則義理昭著動則紛亂有有體無用之患

操持之力久久純熟靜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動亦不昏擾紛亂而泛應曲當是謂有體有用不知意識緣物而與物對待故有體用可分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焉有對待既無對待焉有體用之可分乎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則必害於靜坐為立體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慮或澄心收拾放心夫言已則必不離人言理則必不遺事既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安得默然靜坐離人而遺事知求

仁之學脈者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無取於靜坐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小心翼翼惟日不足則其心一其神凝是謂真靜無取於靜坐以求靜

人欲只爲有人我須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有力若在虛見上消磨則無力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必不至過欲制念盤桓於腔子在虛見上消磨則不過過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且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是致知格物不期於誠正而無不誠正勝私於念慮則是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在上正其心意上誠其意恰成其盤桓腔子之病知求仁之學脈者止一擴充四端而人欲自去所謂對境實地上消磨而不在於虛見上者也蓋有所忍有所爲非人欲乎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則但見爲仁義而不見有人欲矣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非致知格物乎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乎

求仁錄要卷二

八

閒思雜念無非牽於人欲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則閒思雜念之根絕矣若其一種浮游之思則不篤志力行心思不專一精神不凝聚之故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學學焉以盡倫常日用而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其於浮游之思慮不待去而自無不去何更作息思慮之工夫乎

澄心卽所以去欲息慮若吾人真心則但有明昧而無渣滓不待於澄是以聖學但有擴充真心工夫無澄心工夫知求仁之學脈者卽所見之端而隨在擴充之以完復此心之全量完復吾性之全體至於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心性之全體復矣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習心爲梗真心偶晦而不見謂之放習心爲主真心或時影見而無實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須在對境實地上有擴充之力而非

可於靜坐收拾其可靜坐收拾者靈明知覺之心也故前賢曰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不待於求又曰卽求者是心知求則心在矣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達了蓋此等語句皆以靈明知覺爲心非仁義之良心故也孟子所謂心乃仁義之良心若知求放心爲卽求仁義之良心則求字不爲遲緩孟子云人之有是四端而自爲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知卽不待求乎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求放心可不實用其力乎知求仁之學脈者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而求放心之道盡矣蓋有所忍有所爲放心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求放心也充類至義之盡至於不以言飾不以不言飾而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真心全體見前而不放然非真知學脈則不能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求仁錄要卷二

九

而事物之道具於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卽外以知內也欲卽外以知內必先內有主面後可故將敬字收斂身心然後逐事逐物看道不知道非看可明敬與明道不可分先後工夫知求仁之學脈者當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善時已見道之大端從此篤志力行學學焉以盡倫常日用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人情物理漸次明審聖賢經書漸次融貫深造而自得則知性知天道無不明矣明道在於篤行篤行卽是敬敬與明道不分先後工夫明道不在逐事逐物上看無內外故無先後所謂簡易之學如此

操持於內固立體工夫然安能靜坐涵養一無事乎故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曰且如欲爲孝不成單守一個敬字是敬與集義分兩事也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義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

均是義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是雖日一事而實兩事也知求仁之學脈者只一集義而已全體是敬無分於動靜無分於有事無事所謂集義者無他擴充四端而已矣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集義也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集義也未可以言則不以言詁可以言則不以不言詁充類至義之盡也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尊尊焉必盡其心非敬乎尊尊焉盡其心必凜凜然惟恐此心之不盡又非敬乎故敬者集義之心敬為集義之心則全體是敬故曰居敬曰修己以敬曰敬作所豈有關於動靜而有有事無事之分乎

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惺惺而不昧者敬也非聖人之所謂敬蓋渾然一體之真心非可操持其可操持者意也識也意識

求仁錄輯要卷二

十

本與物對待而見為內心故可操持意識與物對待而見為內心亦能操持故操持者亦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心非渾然一體之真心敬亦非聖人之所謂敬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為敬也不自知其為敬乃所為敬即是心心即是敬也後世之學操持此心謂之敬操持此心則心非即敬必主敬持敬主敬持敬則敬吾知其敬夫敬以治心而知其為敬分明心與敬二或曰吾人主敬尚恐不敬不主敬安能敬乎曰此未知敬夫吾人真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苟有所不忍有所不忍有所不為有所不為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苟不能

遠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則吾心之全量不復吾性之全體有虧矣焉得而不尊尊焉得而不凜凜是不期敬而敬也不期敬而敬則無不敬又安用主或曰敬在於事則逐於外遇事而敬則有間斷曰敬事正所以盡吾渾然一體之真心以敬在於事為逐外是以吾心為有外也敬在於事正集義也以敬在於事為逐外是以義為外也敬在於事則日見吾分之未盡日見吾渾然一體之心未復有事固兢兢無事亦惕惕自有所不容已安有間斷或曰夫子何以云操則曰必有事焉之謂操適所言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如是必有事非操乎如是為操心豈不存乎若不孜孜焉凜凜而一無所事則真心陷溺豈不亡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孜孜焉盡人子人臣之分以庶幾乎不得罪於君親凜凜然日見人子人臣之分不克盡惟恐獲戾於君

求仁錄輯要卷二

十一

親此之謂操心此之謂危若謂操持此心乃為學立體之工夫何獨孤臣孽子且又何以言危耶或曰主敬之初安得不用意其後則忘敬而後無不敬故有放下了持敬再求進步心無一事時是敬之說曰敬是用意則操持之為意識斷可見矣而可操持者亦意識也敬有時而可忘可放下則其初主敬持敬心與敬二亦斷可見矣而忘與放下亦未為是也蓋吾人不敢須臾離道之心死而後已故曾子於啟手啟足之際而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不忍須臾離道之心即所謂必有事也必有事之為敬非心無一事之為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之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聖人凜凜兢兢惟日不足之心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且凜凜兢兢惟日不足之心即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故曰敬即是仁知敬即是仁則知敬矣且知敬即是仁則知仁矣

分內外分體用則分動靜敬為靜中涵養 不為有事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分動靜也亦謂靜以涵動之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既然內外亦有然者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也然顏子之勿視聽言動當下斬然不由過制孟子告公都子尚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豈顏子而制視聽言動乎孟子之學在於集義擴充四端至於仁義不可廢用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矣善養謂行無不謹於心未嘗僣也云爾孟子止有集義之功並無養氣之功亦顯然可見也知求仁之學脈者只一根直達真心則病無不除不必更有隨症對治補罅修漏工夫即非禮而視聽言動非澆薄之心即穿踰之心也但能擴充四端則克已復禮當下而具故孟子一書工夫止有擴充四端求放心者此也集義者此也豈有他道哉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此擴充四端直截無餘之辭也而奚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主

有於內外夾持本末交養之枝節乎  
舍見在真心而認靈明知覺為心則見靈明炯然精光透露而指心為靈氣曰知覺者氣之靈曰靈氣是心不是性曰心屬火乃光明發動之物曰心者氣之精爽蓋不知智而誤智為識能識能知似乎氣之靈故又誤識為氣而指為心即後世有誤智為佛氏之空慧曰良知當體本空曰無知而知知而無知辨智之非識詳哉其言之而乃曰天地之靈氣結而為心并曰見得透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亦由誤佛氏之空慧而未透故雖知智之非識而仍混觀其言曰心之本體只是一靈明曰靈明照徹混於識故見靈知流行生機活潑曰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而指靈氣為心氣即是性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渾然一體之直達者即吾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渾然一體也心即性也性非物物則物於物非物則不物於物而自

然直達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惟不知性則不知心故見心之直達以為其靈明活潑如此而指為氣夫心能帥氣氣不能帥心况直指心為氣乎心非智之一端所能名况識與靈慧并非智乎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則認靈明知覺為心而靈明知覺不可認為性也故又必舍靈明知覺之心而求性於是推測於造化觀察於陰陽原大未有天地之始必先有理理必生氣氣分陰陽而天地立陰陽分五行而萬物具理生氣理即載於氣氣分陰陽理即載於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即載於五行理隨於木之氣則為木之理而固於木理隨於金之氣則為金之神而固於金理固於木則與金水火土不相通理固於金則與木水火土不相通故木作金不得金作木不得火水土皆然即如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俱實理各為所固而不相通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苦者青者白者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主

紅者紫者圓者缺者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者皆萬古常然而不相易俱真實道理自然而然雖物物統體一理而物物各一理雖物物各一理而物物統體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在造化為木金水火土者在人性則即為仁義禮智信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木金水火土不相通則仁義禮智信不相通故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義常多而仁常少仁多便進了義義多便進了仁盡人道之本分則必窮慈孝之根源就目前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忠信之發而推其理為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仁義禮智信之性為賦於造化流行之木金水火土之神事事而窮之一



且有以知吾性焉性即理也心所以含載敷施乎性者也氣也知是者氣之靈靈處是心不是性故心者氣之精英也今見在氣心而求心性其說大抵如此知求仁之學脈者當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善時心性已了了分曉自此篤志力行如不知有心性者然如從未嘗聞心性之說者然日見此心之未盡日見不足以副吾性行已當而但見未當分已盡而日求其盡其於行上已有多少戰兢不自安處有日入細日見微深入真境但可自知處又何暇於遇事逐物積漸理會審知學脈而為行之如此可謂深造之以其道矣一旦自得自契合於孔孟確確然性善確確然仁人心也性且不得以理言安得合於氣心本非靈明知覺又安得指為氣理氣之說始於老莊老莊謂未有天地之先漠然虛無虛無生氣即率乎氣氣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乃虛無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故指而名之曰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求仁錄要卷二

古

今寥今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也後世指而名之曰理所謂虛即是理理生氣是也指性為理乃老莊之所謂道所謂虛無安得是吾聖人所言之性乎即謂性為神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謂理氣合而成性亦原於老莊莊子謂泰初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不言神乎不言合虛與氣乎若曰天命謂性是專言理使兼言氣便於率性之道說不去夫舍木金火水無仁義禮智專指性為理便於仁義禮智說不去矣又奚得哉然專指性即理亦原於老莊老莊之道本以虛無宰乎氣而名然其書多言道不言氣又嘗分言之曰壹其性養其氣是也夫人要陰陽五行之氣以有形體有人之形體而性其焉性豈不載於形氣然氣自氣性自性本不容混苟其灼然知性自置氣不言蓋氣

本非性不足言也孟子遺性善是也或者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孟子之言無以服告子豈知孟子性灼然知性故置氣不言乎仁義禮智性也不雜乎氣稟者也非受於五行而後有也世所謂溫仁和嚴肅發舒收飲氣質也五行之神所為也似乎仁義禮智而非仁義禮智也人惟稟陰陽五行以生故自有陰陽五行之氣質剛柔與惡固然是氣善亦有純是氣即中亦有純是氣溫和嚴肅發舒收飲氣質之善者也中行氣質之中者也即氣之善氣之中指為仁義禮智則假氣為性矣故專指性為理固非理氣合而成性亦非擬諸其形容而以溫和嚴肅發舒收飲之氣象言仁義禮智恰是專以氣言性蓋非性安可窺測而知乎或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况善而不謂之性乎曰性有五則是氣也非性也仁義禮智祇一性之發見而異其名因慊隱之發而名之為仁因羞惡之發而名之謂義因恭敬之發而名之為禮因是非之發而名之為智性安得有五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不相通孝弟也者為仁之本只一孝已貫五倫只一仁已攝義禮智克己復禮為仁禮即是仁仁者如射反求諸己義即是仁良知愛親敬長知即是仁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由仁而行即是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由仁義而出即有禮然曰等殺則已明有智在仁義禮智說相通且不可不謂之不相通乎又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有多少仁義禮智非稟於木金水火之神安得隨木金水火而有多少故聖人為教未嘗謂有仁多義少之人使之求義而不求仁禮多智少之人使之求智而不求禮又惟謂性有五故謂感動而善惡分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惟性之動故無不善可以明性之善若動而不善乃氣之動非性之動蓋氣有善惡故感動而分善惡也如溫和者木氣之善嚴肅者金氣之善則感動而見其溫和嚴肅之善學儒者木氣

求仁錄要卷二

主

非之發而名之為智性安得有五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不相通孝弟也者為仁之本只一孝已貫五倫只一仁已攝義禮智克己復禮為仁禮即是仁仁者如射反求諸己義即是仁良知愛親敬長知即是仁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由仁而行即是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由仁義而出即有禮然曰等殺則已明有智在仁義禮智說相通且不可不謂之不相通乎又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有多少仁義禮智非稟於木金水火之神安得隨木金水火而有多少故聖人為教未嘗謂有仁多義少之人使之求義而不求仁禮多智少之人使之求智而不求禮又惟謂性有五故謂感動而善惡分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惟性之動故無不善可以明性之善若動而不善乃氣之動非性之動蓋氣有善惡故感動而分善惡也如溫和者木氣之善嚴肅者金氣之善則感動而見其溫和嚴肅之善學儒者木氣

之惡暴厲者金氣之惡則感動而見其卑懦暴厲之惡真性不爲主而氣質每用事惡固氣之惡善亦氣之善不可以其善而概指爲性之善又安可以其惡而直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哉或曰善亦是氣然則何者乃性之發見耶曰真性無時不發見但不知性而論性者明明惻隱之心而謂根於木明明羞惡之心而謂根於金抑明明溫和之氣根於木而以謂萬然之仁明明嚴肅之氣根於金而以爲秩然之義畏氣爲性則必悞性爲氣真性之發見反難識認而性氣之動反不可別白矣

指理氣合而成性者謂理隨於木之氣則爲木之神而人稟受之曰仁理隨於金之氣則爲金之神而人稟受之曰義理爲之主故可專指之曰性即理後人謂造化之中惟有一氣絕無理以爲之體於是割理專氣而爲之說曰氣之運行錯綜自有秩然之條理是乃謂之理於氣可見理非有理以體乎氣而理氣之說一變矣

求仁錄要卷二

六

分理氣者曰性即理也心者氣之精爽也而心性分刻理專氣者曰理者氣之理非理氣爲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爲二物理本無理一氣之條理性本無性一心之咸宜心固是氣性亦是氣理氣之說變而心性之說亦變矣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天命之性灼知性與天道有分天命之謂性不可輒指天道爲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非性與天道有分乎非性與天道固難言而不易聞乎理氣合而成性本於老莊之說言天道也造化惟有一氣近賢之說也亦言天道也遂指之曰性是天道即性非性與天道矣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即性也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氣又奚庸辨哉

論心性而或言理氣或專主一氣則情與才益無不是氣矣故曰情兼氣質情有不善曰才出於氣才有不善或曰情者於欲變而莫可詰才負氣而出充周而不窮則益離四端而言竟同佛氏矣

夫孟子以性善難言故即情以明性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情無不善可知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才無不善可知知求仁之學脈者知心知性故知情知才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豈非性之可見者謂之情乎豈得謂兼氣質而有不善善於欲而變不可詰乎才者吾性之所自具四端直達而不訛即才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良知良能無與於氣豈有昏明強弱之不洞而謂有不善乎豈負欲而出充周而不窮者乎

求仁錄要卷二

七

靖節個中三嘆有餘音又曰良知之虛如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如太虛之無形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不自識知必不以不自識知而謂之當體真空無有本體蓋怵惕於將入井之孺子恬然於食草飲水之牛當下亦不自知其安何以不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也何以安也當可安則自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當可安則自安非性善而何哉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安其所以安不安其所不可安各得其本心謂之仁人心可得謂之虛無謂之真空乎

舍見在真心而指點當體本空之靈知亦見在日用則必有悞於情識之弊蓋吾人真心與後起之情識常相間而出知求仁之學脈者知見在真心即是仁即是性善自知與情識懸絕而工夫必擴充四端情識自不得而用事若當體本空之靈知原非吾性之本然佛氏雪山六載既絕情識亦棄真心一旦覩證真空自謂奇

特不知即是見在夷然恬然不自識知之真心昧其為此心之安處恰是性善而誤以爲性空耳後之學者既不知真心之安與不安本是性善有擴充工夫又未嘗如古之高禪斷命根去情識苦衆實悟而遂承認當體本空之靈知見在日用非情識而何哉情識之習慣有如自然情識之炯然有如知慧未嘗實悟則必死認爲當體本空之靈知於是以致肆爲本色以流浪爲見成而疊人心壞風俗矣

有見在情識之弊則又有憊之而收攝欲聚歸於虛靜淵寂乃得情識不汨而靈知之流行常感寂寂亦無感無寂者知求仁之學脈者只自勉於立志不俟收攝欲聚而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謹且真心直達流行不識不知是謂真寂本體固然無俟於歸若用收攝欲聚之功而歸於虛靜淵寂則老氏之致虛極守靜焉也蓋老氏之虛極靜焉非沉空守寂也虛室生白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圓

求仁錄輯要卷二

大

未嘗不虛明活潑也虛靜淵寂而後靈知之流行常感寂寂亦無感無寂其老氏之學乎嗚呼透悟四無則徹底佛氏之真空妙有故無所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未有悟入則必謂靜而後不撓虛而後發光故息心歸靜攝知歸止不自知其入於老氏徹底佛氏之真空則寂滅見前故指點寂滅亦見前一經未悟者承認遂爲情識爲之主而常感寂寂無寂寂者不失爲老氏之真人真知一有虛靜可安頓而收攝欲聚亦便爲識神蓋真空無可收攝欲聚可收攝欲聚者識神也學術之間不容髮者如此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又有專於靜坐而靜中養出端倪者夫靜中養出則虛能生有矣故云心之萬感萬應可謂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觀聞及則虛而已又云萬感萬應資之不窮天地萬物罔不流行發育於其中而不爲天地萬物所覆豈非有生於無老氏之學乎且謂心之萬感萬應者有所從出之虛則

又非指氣爲心乎故有云載籍之中聖人無所不言惟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生化之妙聖人無一言及之夫通塞往來生生生化者氣也不虛則生生生化之機或窒故工夫在致虛致虛者密保護勿使虛靜之有撓則生生生化之氣無刻不流行活潑於腔子之中而常爲萬感萬應之本也知求仁之學脈者知性善真實故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真實豈得謂本虛形乃實乎心性本非二豈得謂四端之見有所從出乎真心見在日用不識不知恰恰渾然一體之仁焉得有所謂生生生化化乎篤志力行則真性見前時渾然一體焉得有所謂生生生化化者流行活潑於腔子中乎行無不懽於心則氣自浩然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豈生生生化之氣機流行活潑於腔子者可比擬乎

求仁錄輯要卷二

尤

不知見在真心則不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雖言一體而實非渾然一體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一體云人物同稟天地之理故與天地萬物一體云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窮到至纖至悉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爲一所無窒礙云心之德愛之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此皆以理推之當爲一體者也云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云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此於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也云晏坐返觀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云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此於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也云渾身透亮宇宙通明視盈天地間恰是個水晶宮此於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也老氏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亦是推之

於虛氣而參萬歲而一成純則虛極靜篤之真境也佛氏之十方無壁落四面沒邊欄無邊利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則真空無依之智所謂絕滅見前者也皆非吾渾然一體之仁也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蓋真心無對待無對待則渾然一體真心見在日用不自識知不自識知則渾然一體如孩提之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者也渾然親長一體渾然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今人之乍見惻隱渾然猶子一體者也渾然猶子一體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夫愛親敬長此心之安者也乍見惻隱此心之不安者也安固渾然一體不安亦渾然一體此豈非性善乎豈非所謂仁人心乎若佛老之一體亦無對待亦不自識知而一為虛無一為寂滅靈明炯然之項會得一體者識神之幻景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虛寂之境界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當為一體者

求仁錄要卷二

子

想像之虛見而已其於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誠不啻千里之謬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始如堯舜之道實實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實實忠恕而已矣始知強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愛親敬長恰恰渾然心性故指點只有四端無別語可指示工夫只有擴充四端無別路工夫須補湊知求仁之學脈者渾身是心渾身是性絕無深微玄妙之見若未嘗深造自得則有心性之見故樂於深微玄妙而不樂於平常真實與之言無知而知知而無知則以為精與之言愛親敬長乍見惻隱則以為相與之言靜養言凝情則以為知性工夫與之言強恕反求入孝出弟則以為人事粗迹趨向於聖學而所疑者聖學不肯為異端而所信者異端終其身而莫之知可哀也已  
知求仁之學脈者心性上絕無錯雜之見渾然性善渾然情善才

無有不足知能無有不良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或以為情有不善才有不善而有此錯雜之見

知求仁之學脈者於斯人絕無等次之見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才足為志力行則人人天縱若夫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凡人則不尤其不立志而尤其氣質聖人則不美其能立志而美其氣質何者近道何者不近道何者可為聖人何者雖為而有不

至而高視聖人遠視大道畏難苟安之病與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身不容小修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學不容不講道不容不明人心不容不正異端不容不闢若未嘗深造自得而見與聖人岐則有安身立命處可樂而齊治平為腦後餘光潔已好修為分內而憂世憂民非本分所急即有與同憂患之念而不知一體渾然者之關切雖泰治平之功猷而總非真性之直達流行矣

求仁錄要卷二

子

知求仁之學脈者渾是平常渾是平實而異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能及其萬一盡力於人倫綿密於日用而異端之超脫灑落者毫不能測其影響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以為玄微高妙超脫灑落者勝又必以為聖人本玄微高妙超脫灑落而以人倫日用平常平實者教人道眼不明漏洩莫辨終其身為異端之歸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指明心性言愛親敬長乍見休惕惻隱即是直示心性言不忍殺賊即不忍殺賊已全心性言徐行後長即徐行後長已全心性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自粗淺有深微粗者淺者非性深者微者乃性疑小疑大疑偏疑全是盲于論色聲子論聲也相去遠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故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勃然休惕惻隱孤狸食之蟻蚋姑嘍之而坦然其類有汎見將以譽鐘之牛而惻然不忍其殷

孟子言性者莫如孟子也

司馬氏諸友曰諸友能盡力於孝弟能強恕反求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反身而誠始信孟子道性善是實實性善始信仁人心也更無他語可代始信孩提愛敬之良是仁是義始信居常倫理日用渾然真性始信位育參贊是吾性分本然聖人孜孜憂世憂民不是作而致其情始信聖人經書是徹底道心性孔門以求仁爲宗旨孟子一生言仁義舍此更無可爲宗更無可爲言始信孩提赤子本是大人學問之道止是復其固有非有所增加始信聖人非天生神異聖學非高遠難事始信火然泉達實有沛然莫禦之候始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見在日用之真心諸友能篤志力行始有自信之日信得自己始信得聖人始信今日平格所言皆身親實歷之語不爲欺却友朋也

求仁錄輯要卷二

至

遇田者不謹致其泥濘沾衣田者大不安某又不覺爲之惻然某思安得有許多心使致問曰此真性之發見乃心使非使心使心則顧於此失於彼恐有所不及既瞻前又顧後恐有所不能心性非有限量之物本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本自能周徧又非吾可使之不周徧又非周徧則勞耗有所不繼堯舜之治天下洪水泛濫禽獸逼人則憂之既人得平土而居矣又憂民不得養至五穀熟而民人育似可無憂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憂洪水憂禽獸憂養教無一夫不在堯舜心量中堯舜心量無一刻不周至於率土孔子周流列國幾徧七十二君欲變魯欲變齊欲導接輿欲引沮溺滿腔熱血隨地噴滿總不自知若於諸者惻然於田者不惻然是於諸者一體於田者不一體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矣或接田者與耆者之時遠則前發見後蔽塞亦誠有之正在發見之頃天地民物不隔絲毫過遇田者正在吾心量中顯

在惻然心慮不自知覺乃率性之自然子疑安得有許多心使是

爲心性憂其不給疑其不備且此念一轉便自私自利之心學問不明便足爲害不可不知又曰田者致子泥濘沾衣子不怒而田者不安子爲感彼爲應田者不安而子爲之惻然彼爲感子爲應倏然之頃皆見真心豈不可見人人性善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讓一國興讓豈非必然者乎即此可知移風易俗之機子身所能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子所不容諉行有不得子不容以不反求諸已又曰子初不趨向正學即遇耆者田者未必惻然今子向學之心懇切私意即開真性即顯生云然某向課諸生口授讀而心不對口講貫而心不盡不過以循世法耳今自有肫肫懇懇者貫注諸生間已亦不自知曰人或謂此他人之子弟不知我渾然一體或謂他人子弟何必如此盡心不知即是我盡已之性即是我力行復

求仁錄輯要卷二

至

人者於此隔膜即此喪失我渾然一體之性於此不盡心盡職則心浮意頗尚說其工夫篤志力行之士雖一針一草之事到前無不盡心料理無分於大事小事無分於人事已事凡我之所當爲者俱我之事俱我所當自盡人皆有所不忍明德也達之於其所忍明明德也明明德而親民在其中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學指道之所在曰明明德親民指工夫之實地曰致知在格物知即明德也即有所不忍也致知即明明德也即達之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非在格物而何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實至誠盡其性即在人物上盡人性物性亦即在至誠盡性中盡非能盡其性而後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也舜盡事親之道盡性也非離瞽瞍而盡至誠盡其性即在人物上盡可見瞽瞍底豫則

粹取之性亦盡矣而即在於舜之盡事親之道人性物性即在至誠盡性中盡可見况瞽瞍底祿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總是舜盡事親之道中不尤可見人性物性祇在至誠盡性中盡乎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盡人性盡物性卽贊化育之實事非此外更有贊化育也可與天地參卽參於此矣故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吾道一以貫之

一步舉乍見惻隱其類有泚兩語云先生只有這點平格曰然不特平格只有這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有曾思孟俱只有這點貫人貫物充天塞地

一友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未見要領平格曰知孟子之要領則知堯舜禹湯武之要領矣衆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處甚多不知在何章可見平格曰卽許行章便可見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獨堯以爲憂堯獨憂故不能不舉舜舜又憂故不能不舉禹皋陶禹

求仁錄輯要卷二

道

掘地而注之海人得平土而居之矣又憂粒食未與生民之患未已使後稷教民稼穡既飽食煖衣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是可以無憂矣然洪水既平稼穡已教人倫已明堯憂未釋也丹朱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舜舜恭己正南面憂仍未釋也商均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禹禹啟能憂故不傳益而傳啓當日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其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與已毫不相涉惟是生民之憂乃自己私事人但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不知其授受以憂也自後湯憂生民之塗炭於夏桀故不得不放桀武憂生民之塗炭於商紂故不得不誅紂湯武征誅之心卽堯舜禹揖讓之心後人但從天下起見謂征誅遠於揖讓惟孔子孟子知之故論堯舜禹湯武無抑揚之辭此其所論之要領也卽吾儒學問之要領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

天下不容不平堯舜禹湯武在上則有可見之事孔孟在下則但有可見之心孔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春秋不得不周流列國孟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戰國不得不歷說齊梁其憂一堯舜禹湯武之憂其任一堯舜禹湯武之任也後世求仁之學不明憂之者絕無其人而生民遂無所托命嗚呼尚忍言耶今吾儕同會君子苟有志於復性之學自當尋孔孟之道緒趨求仁之脉路一旦求仁而得仁則堯舜禹湯武之憂於吾身親任之而斯民庶有所托命乎平格謂孔孟甚苦亦甚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于路之言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出自晨門之口孔子何嘗知道之不行何嘗知其不可爲服如望羊心如王四國栖栖皇皇直至臨歿尚曰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豈非甚愚豈非甚苦孟子初見齊宣知非大有爲之君退而有去志又見足用爲善去之自三宿出畫猶以爲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濟民安天下之民舉

求仁錄輯要卷二

道

安王庶幾收之予日望之豈非甚愚豈非甚苦朋輩中若能身明孔孟之學亦將如孔孟之苦亦不能不如孔孟之愚只如平格豈足望孔孟但一腔苦心愚腸願與孔孟符合故時時浩嘆時時含淚亦不自知其然而然

人知孔曾思孟授受以道而不知堯舜禹授受以道人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而不知孔曾思孟授受以天下蓋君師之職雖分總是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總是荷位天地育萬物之任也以道授受是以天下授受以天下授受卽是以道授受人見堯舜禹之治天下也信其以天下授受見孔曾思孟之教天下也信其以道授受雖然非篤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身荷斯道之任者其又安能不以愚言爲妄哉又曰信得此及便知吾儒之道之大便知孔孟之學非後儒可望便知立志爲學非僅端人正士不盡心無妄念身無過行之小成便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吾儒根本

便知格通人我是切實工夫便知吾道一以貫之非僅如後賢之說

大學乃曾子之書就求仁全書也在論語之可見者莫顯於一貫章顏子未嘗著書載在論語者又未的見其聞道之實特以深贊嘆於夫子其聞一貫無疑也有子之可見者莫顯於言孝弟編論語者即以繼孔子言學之後有子之見重於孔門如此亦知孔門學脈諸弟子無昧昧者

孔子既沒諸弟子欲尊事有子正可見古人於師友間虛心處真實爲已處有子亦足爲諸弟子之師但以所事孔子事之終有未安當時執不可者惟曾子然使諸弟子欲以所事孔子事曾子有子豈遽可之哉觀論語第十九篇則知子夏子張子游皆孔門高第弟子也其尊有子實爲具服當時不特曾子不以爲可即有子亦不自以爲可曾子非輕視有子蓋弟子兼師位而臨其同門友

求仁錄輯要卷二

美

揆之情理無一可者

有子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已傾底道出一貫其對哀公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與不足謂同誰足同誰不足也深見君民一體之意故曰孔門聞一貫之道者惟顏子有子曾子後人昧一貫之旨悞會曾子不可之意遂謂有子但是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而卑視之使孔門聞一貫之高弟陸沉於諸子之間而不得與顏曾並列可痛也後有與者升有子於配享之位庶不誣前哲之造詣而一貫之道脉明矣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三

致知格物上

四明後學 毛文強 章 鄭 性義門

大學求仁全書也而造道之要在於格物顧格物之說多端學者所信從則寢至事物之理與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兩說而已入主出奴迄無定論將大學之旨要究何在後學將何所依據以遵道乎夫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易知也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亦易知也本亂之本謂身也末治之末謂家國天下也則物有本末之本末必指身家國天下無容異釋矣物有本末之本末既指身家國天下則物是兼身家國天下亦無容異釋矣故格物之物謂身家國天下也格者通也經所云格於皇天是也格物謂格通身家國天下也夫人大患在於有我有我則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一

與人相對待分我分人初以爲理勢之當然無甚大害孰知意之不誠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平無不歸於此大學求仁全書也故自欲明明德於天下進推之至於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益人之良知不容泯沒者也特未有以致之耳孟子不云乎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良知也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則不致知而自賊者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不忍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致知在格物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爲良知也達之於其所爲致知在格物也夫不忍不爲豈分人我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豈有人我之私乎惻隱之非人我明其羞者羞己之不善亦顯然其非人我惡人似於有我然惡人之不善而非有我之私惡可謂之人我乎辭讓恭敬之非人我亦明其是非似於有我然

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而不以有我之見私爲是非安得曰之人我乎中庸謂和者天下之達道所謂和者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怒而中節則謂之和而是天下之達道則知惡與是非矣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真性之直達流行者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卽孟子擴充四端之說而已矣豈有他道哉致知格物則意不容自欺心不容有所身不容有辟家於此而齊國於此而治天下於此而平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大學爲求仁全書而造道之要必在於格物也

夫後世格物之說多矣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悞在格物而不知者是也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之知敬兄豈待慮乎見穀陳之

求仁錄輯要卷三

二

牛而怛然不忍見將入井之孺子而勃然怵惕豈待慮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油然而來盎然而出不容思慮吾人雖昏昧之極蔽錮之深而此固未嘗不直達流行於倏忽感觸之際也故大學於知而直曰致知本不應非有工夫可加致則其工夫矣明乎知則明乎致之之道致則必不落懸空必有所在何在乎在格物又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致不忍穀陳之知在功及百姓上見怵惕之知在足以保四海達之天下功及百姓保四海格物也知不致則如石火電光雖真性未嘗不流露而易奪於人我利害之私意將由此而自欺心將由此而有所身將由此而有辟家以是而不齊國以是而不治天下以是而不平害有不可勝言者致知則意不容自欺而誠心不容有所而正身不容有辟而修宜其家人而家齊藏恕喻人而國治絜矩無辟而天下平一致知焉賈之矣大學原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先於致知致知固入德

之肯綮也其曰在格物者指致知所在之實地非爲致知推明格物之當先也故欲明大學格物之旨者必先明乎知知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致知卽是擴充四端四端非懸空無事而擴充之也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此致知在格物之旨也後世之學不明乎知之所以爲知或曰知卽是識或曰知體本空知卽是識是俗學也知體本空是佛學也昭昭靈靈之識不待學而後知雖引市井之夫而詰之未有不以昭昭靈靈爲知者故曰俗學大約以靈明知覺爲內心以靈明知覺之所照爲外境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故內外體用之說起焉然昭昭靈靈之識其粗者也其細者也其良而知而感於佛老之學又不能透則雖當體本空之知力辨其非識而仍不脫乎識也知可冒昧言哉夫吾性之良知當惻隱不知是惻隱當羞惡不知是羞惡當辭讓不知是辭讓當是非不知是非夫當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三

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者乎當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孟子所謂不慮之良知也豈靈明知覺之可言乎明乎知爲不慮之良知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則必明致知爲擴充四端明乎致知爲擴充四端則必明乎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爲格物若以知爲識則必以致知爲推極知識以致知爲推極知識則舍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無由矣此以知爲識而悞認格物之失也佛氏之道空有不二而已於凡境遇事物之當前未嘗起識心曰真空恰恰當機妙應曰妙有若未嘗起識心而不能妙應則斷見枯空非真空也當機妙應而有識心則識神作用非妙有也未嘗起識心而恰恰當機妙應空卽不空有原非有故謂之空有不二後世之言良知者曰良知無知而無不知口無知而知知而無知曰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曰良知本



體原來無有本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  
聲為體心無體以萬物之感應之是非為體為其學者有悟於此曰  
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  
則用神豈非空有不一佛氏之學乎孟子嘗言不忍殺觫之牛矣  
倘見食草飲水之牛則必夷然若不見嘗言林楊則隱於將入井  
之孺子矣倘見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必夷然若不見何以夷然若  
不見也當可安則安之也何以怵惕不忍也當不可安則不安之  
也何以當可安則安之也性善也何以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性  
善也當可安則安之當下不自知其安當不可安則不安當下亦  
不自知其不安未嘗起識心而當機恰中天則所謂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也所謂不慮而知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得以  
其不自知而謂之當體本空乎性空之非性善明矣智慧之非良  
知明矣而乃曰良知之虛如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如太虛之無形

朱仁錄輯要卷三

四

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  
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如是以誤良知曰圓機曰妙用曰無寂感無  
閒忙有疑之問不可致詰曰無中之有有中無有無相生以應  
乎無窮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如是以誤格  
物又豈得謂大學致知格物之旨乎哉故曰後世格物之說多端  
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誤在格物也誤在知故誤在格物  
也

一生謂人心莫不有知而於天下之物理苟有所未窮則知必有  
所不能盡故必窮至事物之理方為致知者格通人我則專於行  
矣天下豈有不知而行者乎曰大學致知在格物明言知夫子乃  
謂之不知乎孟子言擴充四端未嘗謂四端尚不知有待於窮至  
事物之理而擴充也故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稍長似乎

不知而行矣孟子即其愛親而指之曰仁即其敬長而指之曰義  
豈俟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乃可行耶夫良知不慮而知力  
行乃所以致若窮至事物之理則但可謂之聞其良知而不得  
謂之致言致則必行也曰因其所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平  
其極非致乎曰因其所見前之良知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而  
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則致也孟子不啻云乎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良知貴  
在乎推致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是推致良知又貴在乎能度推致良知推致即是良知度以  
推致良知度即是良知良知推致良知推致即是良知度以  
重皆良知之曲折變化故孟子曰王請度之而不及乎其他今  
不信良知自能直達曲致而窮理以明諸心使不惑於所往不直  
提示良知俾學者信吾性之良知本自具足本自見成充達吾愛

朱仁錄輯要卷三

五

敬惻隱之良以力盡人倫日用而先教之逐事逐物理會馳於  
見長其知識恐大學教人之道不如是也曰窮理非不及於行  
知行並進固為學之大要也因述云大學雖以致知格物為用力  
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即  
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又  
云若必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  
能一日廢者豈可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哉其言具在請細裁之  
曰前賢謂古者小學之教已有涵養踐履之功故大學以窮理為  
始今小學已廢而涵養踐履缺然不行何以達能致知格物乎因  
立主敬之法補小學之缺以為窮理之地不知夫子之里已有居  
位並行之童子則小學之廢固已久矣夫子作大學何不於入德  
之始即補主敬於格致之前若謂論語答問多有敬字然大學統  
領條貫之書又何缺也然則大學自以格物致知為入德不因於

小學可知今之學大學者不必於格致之前補主敬又可知也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則尤可商蔣致知者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格物者格通人我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子可謂知之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子又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反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子又可謂格通人我而身必未之能修家必未之能齊乎蓋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本於格致不特謂最先入德之工夫在格致實謂步步得力之要領在格致也蓋一格致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可謂知行並進而後有誠正修齊耶又可謂

求仁錄輯要卷三

六

有小學之教故大學以窮理為始耶且知行並進則不特格致非其格致而誠正亦非其誠正格致為窮至物理以推極知識誠正為提省操持以澄定心神有絕遠於聖人者曰前賢謂理不明如何持守又謂若未識得涵養箇甚故以窮至物理為先今日不特格致非并誠正亦非窮所未明曰格致既非其格致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難明之有益大學求仁全書也格致者擴充四端彼我無間求仁之要道也格致即求仁格致不錯矣心意即於格致而誠正誠正有何錯今知行並進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分明自作兩脚說又云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又如所謂致知力行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又如所謂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又如此格致誠正焉得不錯乎生忽憊怙自疑又謂之曰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以不作

兩脚說何以不要齊頭着力何以不各項做將去生躍然喜忽問曰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耶曰非物格則知不至非知至則意不能誠非意誠則心安能正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論得力均在於格物之候論其所以然則有所繇來故有而后二字非物已格而知尚有未至必待如何用力而后知至知已至而意尚有未誠必待如何用力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心尚有未正必待如何用力而后心正之有層次也生問大學何以又言修身為本曰格致之始已是修身然未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舉心加彼尚須充達惟致知格物而物格知至則已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身微有所偏即是本亂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身微有所偏亦即於所厚者薄所厚者薄而於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貴乎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七

窮理窮理者修身之實也於修齊治平之條理知之極其至行之極其至夫然後謂之窮理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窮理矣理窮而性盡大易之窮理盡性即大學之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故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無時而可盡也豈若致知格物之功至物格知至則已盡者與生問先生言格物為格通人我則然矣然中庸何以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之竊恐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有所不免奈何且宰我子路身在聖門尚有短喪之問正名之迂何也抑窮至事物之理原有不可廢者耶曰此總為不知大學一書故不知而行之疑不破夫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擇善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非擇善而何故曰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嗚呼此聖人爲後世學者預先擇善立爲定本以爲萬世學則者也今謂格物是篤行之事尚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擇善之功豈聖人所以作大學之意乎夫申生之孝尾生之信爲未嘗有志於學而求仁復性也宰我子路雖在聖門而宰我以短喪爲問則未嘗求仁可知子路雖勇於行而果敢正室故夫子曰誨汝知之乎曰知德者鮮矣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是求仁之血脈于路尚有所未知也夫無志於學與雖學而不學求仁則行之而有不合語之而有不當亦何怪之有哉又謂之日擴充四端強恕反求皆格致之事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大約知求仁則自能強恕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交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物物度之於已事事審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何爲而有差失即子所述

求仁象義要卷三

八

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不得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者亦本於小學之教乎抑本於吾性之良乎夫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孩提之無不知愛其親仁也稍長之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非不慮之良知耶苟其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用之於審明爲學之脈路而用之於窮至事物之理則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逐件講明逐事研究久貫通而後治人治己始能盡道此正所謂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知識增而不慮之良知不出頭事理審而仁恕之學脈不歸宗復性之途路有日趨而日遠矣而反疑其不可廢不亦悞耶又曰前賢窮理之說其意非不欲審明爲學脈路而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所歸如云學而流於釋氏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云人爲學須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則心

方有所主云先明諸心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此是欲明爲學之脈路也如云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凡道理俱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是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爲學之脈路也如云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云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窮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是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

求仁象義要卷三

九

所歸也夫苟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細心平志密密躬行在吾前自能詳其條理處處得宜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而逐事逐物推明不可謂之知蓋爲學之脈路猶味也縱使事理推明而力行不可謂之近乎仁蓋學無統宗工夫不在血脈上也生謂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此乃爲學之急務亦可不盡心乎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慈孝之根源審明爲學之脈路自能篤信吾性渾然一體混知慈孝之根源而凡爲人父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者皆其篤行弗措之分內事耳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工夫無主腦事理無統會縱每事求根源仍是枝葉之見耳何益之有乎

非初學之事乎且既非格物之旨亦有殊於大易窮理之旨乎以學必知性而後可以盡性未知性遠責以盡性不得也格致君子草率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則習心日消真心日凝一完滿自有一日而物格知至窮理者物格知至以後所以盡性之功也大易所謂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身以崇德是其事也日精義與窮理無別乎日理者條理義者得宜精猶屬知窮則知行俱到精義入神致用該於窮理二字利用安身崇德該於盡性二字又何殊之有日窮者窮在物之理集者集處物之義前賢云窮理爲先又云亦非截然有先後蓋窮得理便可施之於事也窮理與集義固有辨矣日此言於精義致用則可若集義則知行一時俱到非可與窮理論先後者也蓋精義屬知致用屬行可謂精義爲先致用爲後亦可謂非截然有先後窮理該精義致用知行俱極其至始可謂之窮豈可與集義論先後哉又日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求仁錄要卷三

十

充之雖致知亦是盡性然但可謂之致知且達之於其所忍仁也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格物未嘗非窮理然但可謂之格物大學與大易之分直在毫末耳蓋雖有到家不到家之分而路只此一路雖只此一路而有到家不到家之分則毫末而天淵矣日格致之不可言窮理特以未知性故耶日擴充四端強恕反求豈敢留分毫餘地以自寬哉然未敢便謂於理已窮也即知性之後於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判然洞其條理然亦未敢便謂無分毫之不盡也或言精義入神不敢以易心承之或言窮理不敢以淺心嘗之此古聖人兢兢不敢之心學學不足之心堯舜日安汝止惟幾惟康日欬天之命惟時惟幾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知性之後所日疊疊者在此吾儕其政易言乎生謂大易窮理知行俱極其至故爲盡性之事後世窮理專屬知故爲推極知識迥然不司矣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不足以知性耶日推極知識則知識得其推極而已未有種稗而得穀煮砂而求粥者也日性者理之源理窮則達其原固皆有之日知性則洞見事物之理未有推尋事物之理而能以知吾性者也且後世所謂理非聖賢之所謂理事事物物各有天則如子常孝而事有溫清定省道有幾諫養志事之理也聖人則由以盡之木之直者中矩圓者中規牛之力全在肩馬之力散在身物之理也聖人則順以循之後世之所謂理言夫未有天地之初必先有理有理始有氣理生氣而理即在於氣之中氣分陰陽理即在乎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即在乎五行萬物莫不生於五行故萬物莫不有理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故日纔明彼即曉此日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就物而窮之者也理隨於木之氣而人稟之則爲仁仁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惻

求仁錄要卷三

士

隱發而理氣備焉惻隱者氣也其能惻隱者理也故日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此就事而窮之者也其言理如此夫豈聖賢之所謂理乎性爲隨氣而賦之理而仁義禮智皆理合氣而成氣有盛衰則仁義禮智有多少心爲氣屬火而知覺乃氣之靈聖賢之所謂心性恐未必若是也夫知性歸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久久自能知性故日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則能復性復性自能知性故日復以自知此聖賢知性之成法也日吾性渾然一體之知時時見前苟不致則條明條滅力行所以致之也力行以致之則我之知充實充滿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其實地故爲爲學之先務若分致知與力行爲兩路則工夫不統一以致知爲推極知識之事則入手反虛泛豈大學之道乎生以入手虛泛爲疑日虛靈不昧非吾性之良知則

爲虛體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則爲泛務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步步追緊步步着實何至入手緊要之地反屬虛泛也哉生曰某輩不見爲虛泛曰子試審思之知爲渾然一體之知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豈不更平實真切毫不見爲虛泛也耶

曰格通人我之工夫日篤則愈知人情之曲折愈見事理之精微而行之愈得其宜知繇行而進行亦由知而精前賢有言知行互相發又言據所知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又言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皆確若審知爲學脈路之知乃入門之要領不可混入於日月知行中審知爲學之脈路而力行之則知愈有所進而行愈入於微乃篤行弗措格致之事也生躍然曰不但可知致知即是力行又可知初學但可謂之致知不可謂之盡性但可謂之格物不可謂之窮理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主

一生迷陽明之言云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濶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不當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想先生亦謂然曰知格致爲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則察之念慮驗之事爲其大要矣然學庸論孟之著聖賢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皆格致之曲折也初讀之以爲工夫如是再讀之而知工夫之層數更讀之而知工夫之委細只此平常顯易之書耳一番溫習一番知新真有無窮之味久久得力更有若聖人之言自我出之者然有不如是言則不可者然此豈尋常讀書知味之士所能喻其萬一平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頭緒論竟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吾之屬澤今人之一言中窾一行適宜者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求之文字索之講論奚爲而非格致乎生曰聖學是力行故不特聞見然讀聖人之書而如

力行之委細比之尋常尤爲切要後世格物專屬知故特聞見然讀聖人之書亦作逐項推明道理反爲泛常曰得之矣得之矣聞見一也後世之用聞見有不同耳未諸格物非窮至事物之理并疑經書不必讀聞見盡善廢則過矣曰平日論古今人物而明別其是非則遇事權衡不爽然乎曰致知格物非遇事之權衡乎若古今人物之是非則學明識定之日妍媸自見要之以徵吾學微吾識則可而反借其是非以察吾之是非借今日之評論爲後日之應務則倒行逆施失主賓之位誠有所不屑也曰名物度數亦當考究乎曰不敢謂竟無事於考究但我則有不暇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主

周遠不徒一時權宜之計故可法也吾夫子生當衰周有志三代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周禮皆所不廢豈吾儕生於今日不當博學於漢唐宋明耶若謂三代以後概從非薄則吾豈敢生謂力行即是致知則聞命矣敢問必主於敬然後行無不力乎曰既知致知即是力行便可知力行即是敬蓋格致君子其根本之地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愧吾性之未復而人倫之未盡惟恐擴充四端之未至強恕反求之有漏凜凜小心惟日不足乃所謂敬也豈待主乎曰前輩有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言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密何如曰前賢蓋以窮理爲推極知識故必操持此心然後有以窮至事物之理若大易之窮理則不必然蓋物格知至君子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修吾身修齊治平

之理不克窮則吾渾然一體之性不克盡能一息自安乎凜凜就  
就不敢有分毫之未至窮理之心即敬也又奚俟主而後敬耶  
生云前哲有言經不正理不明如何地持守又言未能識得涵養  
箇甚其嘗奉之以爲著蔡乃今知其非曰此爲未審知學脈者言  
則可蓋擇善而後可固執之也前賢誤認格知爲明理識得之事  
而後可加持守涵養則未必然耳夫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  
致是也固執者實用格致工夫是也實用格致工夫則真心日凝  
一日完滿卽此是持守卽此是涵養若更有持守涵養之功亦爲  
大錯問格致既非其格知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也曰致渾然一  
體之知以格通人我則不必別作誠意工夫已是誠意工夫不必  
別作正心工夫已是正心工夫蓋渾然一體之知性善之面目也  
不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則意不誠心不正故致渾然一  
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卽是誠意工夫正心工夫知識之知已失性

求仁錄要卷三

古

善之面目不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意亦不至於不誠心亦  
不至於不正則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亦不能卽誠其意卽  
正其心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大學欲正其心者生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前賢則正心誠意  
與致知格物分行並進也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於敬者是大學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前賢則欲致其知  
者先誠其意先正其心也又曰能主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  
理則主敬工夫日益密主敬窮理相資並進不可缺一是固宜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亦宜致知在格物欲致其知者  
先誠其意也誠意正心分於致知格物而爲工夫則必就意上誠  
意心上正心就意上誠意則必用意以誠意就心上正心則必用  
意以正心用意以誠意正心則着意存主於方寸昭昭靈靈於腔  
子仍是知識而非心而所謂誠意者乃着實好善惡惡多却一分

意思者也豈大學之誠意正心也耶是其惛仍在於以知爲端故  
格致非其格致誠正非其誠正也有志於大學者安得不擇善  
答一生書云生嘗思天下疑難之事忽到於前不能如古人之應  
機立辨焉得不踴躍嗚呼以此爲患則猶是功能伎倆之見非爲  
學真切爲己之志也愚初志學時但患真性不復而何以爲人血  
脈不明而何以爲學若生之所患者則曾不一動念也嗚呼聖學  
之血脉既明則事物之條理不難識真性已復則疑難之機務亦  
易裁大學云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孟子云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達其原生但患不知止而定靜安何患不能慮而得但患不深  
造而自得居安何患不左右達其原也夫未播種而憂五穀之不  
熟未鹽梅而憂滋味之不適口雖愚者亦知其非矣生必疑知性  
而後可應務則未知性而當事任者奈何不知天下疑難之事  
不出平常之理苟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其

求仁錄要卷三

古

機宜則雖有至疑極難素不入耳經心者到於吾前不疑不怖從  
容處之皆得其條理協於機宜何者平常之理素明故也生又必  
謂窮至事物之理方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  
於機宜嗚呼吾非爲事物之理毫不經心也蓋窮至事物之理已  
具於格通人我中也學者若以格通人我爲心則於人我交涉之  
事自必委細尋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條理有未得機宜有未盡  
則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隱隱如負重傷內省有疚自羞自惡必委  
細得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而後於心無不愜是格通人我必窮  
至事物之理窮至事物之理而始慊渾然一體之心也然何以不  
言窮至事物之理而言格通人我蓋學在於格通人我則盡事物  
之條理皆不忍人之心運量步步貼着渾然一體之仁步步抱着  
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求仁極近復性最易若不格通人我而以窮  
至事物之理爲學則不特重事失物急知緩行失大學之旨且是

見聞覺知運量而非不忍人之心運量推極知識而非充達理  
一體之知於求仁之遠復性之學乖也生必疑窮理須察之念  
慮之徵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若專恃格  
通人我之心則僅是察之念慮驗之事爲何以能窮至事物之理  
不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事度之於已物  
物酌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格通人我愈久事物條理愈明強恕反  
求愈入細事物條理亦愈入細何待更有窮至工夫况吾輩朝夕  
所切禱者格通人我也朝夕所講貫者強恕反求也學庸論孟時  
時點對見聖賢之義理愈久愈細則見事物之條理亦愈久愈細  
何爲而不求之文字索之講論乎雖然生未嘗格通人我亦未嘗  
窮至事物之理半生閱歷會有幾事疑難擗置不下吾恐以粗心  
易心承之而往往多悞非然者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  
則事理劃然無難處者以此推之或居朝廷或居郡縣或履邊方

求仁錄輯要卷三

夫

之寄或當繁劇之在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則事理劃  
然無難處者而又何疑大學不云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良  
知自知萬事萬變陽明論之極詳生讀大學而服膺陽明者也亦  
不足信乎夫諸葛之治蜀張忠定之定兵變身之所到則心之所  
到故羣情早悉而應機立斷不然豈真有神悟風慧獨異於斯人  
者與况諸葛養靜於隆中者數年而奇忠定師希夷而得老氏致  
虛守靜之學躁心平浮氣歛虛心定氣靜以待動天下事雖萬變  
不齊豈能迷虛靜者之目而猶有不決之機爲其所難者耶彼二  
公者生所嘗嘆以爲莫可及者也嗚呼非聖人之學而猶謂況於  
孔曾大學之道乎如愚者能慮得左右逢原則未至知到十分  
行到十分知行一齊恰極處爲窮理則不敢蓋知性易盡性難窮  
理者所以盡性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卽窮理盡性之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卽以至於命之謂吾夫子

未至神化以前只有窮理盡性可以自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也敢謂某而遽可以語此不過常懷須臾離道之懼戒謹慎獨  
以終日而已生謂愚窮理不至不知愚尚未敢言窮理也嗚呼豈  
生之所知耶已上辨程朱之格致

問窮理專於知固所不取正事專於行似與格通人我無異何爲  
而不然曰格通人我者不忍人之心貫注倫物間遇物接事惟恐  
或傷之事自得其正矣是格通人我則事自正非但就事正事也  
正事者但就事而正之事雖正而不關於格通人我一物一事之  
間蓋有攸分矣格通人我者其本在欲明明德於天下正事者欲  
在修身是志之所發不同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仁正事則  
盡明耳是當體之所運不同也曰物與事如是分乎曰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大學已分之矣後世惟物不明故格之道不明然其  
本又在於知不明故物不明曰良知之說出於孟子安得謂之不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七

明曰孟子良知卽是仁義其根則性善後世之言良知者曰無有  
本體曰當體本虛空而其根則無善無惡一爲吾儒之道一爲佛  
氏眞性相去不啻天淵曰然則何以提孟子之良知曰孟子一書  
語語皆性善則語語皆良知非僅見於不學不慮章也此章之意  
全在於愛親敬長之仁義達之天下而以不學不慮動人固有之  
良知耳自學絕道喪之後聖人之心不可得見而誤認夫不學不慮  
者意識不可得有似乎當體本空故遂曰良知良知云耳豈孟子  
之良知哉曰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前賢云良知卽是非之心亦  
不同乎曰夫良知者渾言之四端皆是也析言之則是非之一端  
是者不忍謂非非者不忍謂是謂之智可也謂之仁可也故曰性  
善也後之言良知只是非之心者曰良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  
非則佛氏之空慧非孟子之良知矣曰佛氏真空離人倫棄事物  
後之言良知卽空慧何以致知在正事曰今之論學者不特未明



吾儒之道亦并不深究乎佛氏之言但謂佛氏離人倫棄事物而不知大乘圓教事理不二色心互融法法徧周念念俱足者蓋未嘗離理去事也未嘗離理去事則正事可矣曰知異則格物異何也曰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其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知爲知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則物即爲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物致知是知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在正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事知異則其所以格物致知者不容不異也曰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何爲而正之曰若是則隨空落無非大乘圓教矣未嘗有是非而知是知非爲是去非知是知非爲是去非而本無是非縱橫萬有當體本空前賢所爲得於大乘圓教者也學者信從久之一旦觀體相呈親見無知之面目則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亦無善無惡之意知亦無善無惡之知物亦無善無惡之物無心之心則

求仁錄卷三

大

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其知非致知之知物非格物之物意非誠意之意心非正心之心與大學相去懸絕又奚待辨哉夫正事與格通人我豈非均一力行知事物之間有不同亦不過謂毫釐之異耳而豈知其即爲心性正原之所繫儒佛出入之所關者耳故曰有志於大學者不可以不擇善也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大中正至之道豈可日之爲佛氏曰天泉證道中請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即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中根以下之人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但循中根以下之教爲善去惡而未嘗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但循中根以下之教而未知其中根以上之指示何怪於子曰此其門人之言非其師之說也曰子不見提宗四語首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乎又不見良

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乎其他如良知之虛良知之無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心無體以萬物之感應之是非爲體語語說無四無之說豈待其門人而後發耶但爲師者引而不發以待學者之自悟學者一悟之後非乃無不言謂有違於其師之教則可遂謂出自門人非其師之學則不悟良知本無知而欲以是護其門望者也豈實論哉

致格

大學言致知而後賢之發明大學者曰致良知蓋以明乎知之爲良知非知識也致知之知本即良知豈後賢之有所增入哉但知致知則非良知而空慧亦非良知未免欲明而反晦耳苟知良知乃愛親敬長之仁義即是性善則凡擴充四端強恕反求集義求仁皆致良知之事皆格物之事而無容他說矣又曰渾然天地萬物

求仁錄卷三

九

一體之謂良知苟明乎知爲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自知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末治之本末亦自知格物之格乃格通身家國天下以復乎渾然一體書所稱格於皇天之格蓋身家國天下只一物而爲本末故須通之通之則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而爲本末條理秩然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渾然一事而修身爲齊治平之本頭緒灼然不通則不成其爲一物不成其爲一物則本不成其爲本末不成其爲本末身家國天下既渾不相關則修齊治平自無可言而事有終始亦爲虛語何以爲明明德親民之大道後世惟不明乎知之所以爲知遂不明乎物之所以爲物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與事有終始兩列而混物爲事物有本末之本末明即本末治之本末指身家國天下而釋爲明德親民明德性也



性而物之事而物之不明乎知之所以為知物之所以為物因不明乎格之所以為格而以窮理釋格物當時之議者曰必加窮字而後見格為窮至必出理字而後見物為物理不加窮字不出理字則至物難以明格物以正事為格物當時之議者曰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乃所以修身也正事為格物是皆八目為七日也古今學術其所繫於致知格物者如此後之欲從事乎大學者可以知所辨矣

知本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奈自習見作崇習心為禍而人我之私不勝其紛擾非復本來渾然一體之物矣然豈渾然一體之知遂漸滅而無存哉或時觸於物而惻隱或時觸於物而羞惡或時觸於物而辭讓觸於物而是非渾然一體之知時時流露於人倫日用苟能擴而充之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則仁義不可勝用而天下之

求仁錄輯要卷三

干

大可運之掌上豈患乎渾然一體之不克盡哉古之人如堯舜禹湯文武畢憂契伊傅周公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聖人耶其克明峻德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豈非自堯以下聖人皆然耶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於擴充四端此所以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直推至格致而無餘辭也問誠正修齊治平各有其功豈一致知格物遂足以盡之耶曰盡之矣孟子於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曰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耶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曰仁義不可勝用不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耶故齊王之不忍殺陳曰是心足以王矣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吾聖人之道非曰此但以致知而未足以誠意此但可以誠意而未足以正心此但可以誠意正心而未足以修身此但可以誠意正心修身而未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誠意為一層工夫正心為一層工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各有逐層工夫也言誠意正心亦曰擴充四端言修身齊家亦曰擴充四端言治國平天下亦曰擴充四端大學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其意推其本於致知格物孟子則止言擴充四端而誠意在其中正心在其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今之學者不知大學直推本於格致之旨但見言先言後次第歷然疑工夫之有層折格至而後可用功以誠意誠意而後可用功以正心正心而後可用功以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主

修身自生迂曲為入德之障不亦過耶然大學之旨未始不明也於誠意章直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明是就致知格物言誠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則不自欺而意誠矣有如好好色惡惡臭之懷矣慎獨云者當致知格物之際必求自慊毋自欺也正心修身言有所修身齊家言有辟皆不致知格物之過也而不言心之如何而正身之如何而修則無不本於致知格物可知齊家治國言誠求誠恕治國平天下言絮矩而好民好惡民惡則又明言致知格物矣故大學於誠正修齊治平無不言致知格物以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其意要俱在於致知格物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但專從事於致知格物入德在是究竟在是不得疑格致之未盡隨處對治作去病工夫蓋致知格物則諸病自去也亦更無此隨彼漸作補弊修漏工夫蓋致知格物則聖人全書無不該貫聖人大道無不盡括也故子貢曰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門人疑一貫之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問恕之一言雖僅見於齊家治國其實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皆恕也有所有辟皆不恕也謂大學以恕貫修齊治平誠然至擴充四端則自孟子始發之似與恕有別曰子疑恕非即擴充四端乎夫已所不欲謂之非蓋惡不可也謂之非是非之心不可也不欲勿施豈非即惻隱之心又豈非即羞惡之心又豈非即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故強恕而行即擴充四端也子疑其有二亦過矣夫格通人表即在於人我交涉之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俱格通人表自然之次節不言而自在者也若窮理正事但用力在事上不用力在格通人表上用力在事上者知事而不知物用力在格通人表者舉物而事在焉事上用力者雖時時時人表交涉而不關於格通人表我格通人表上用力者雖時時時

求仁錄輯要卷三

五

事而非徒求之事蓋學脈是格通人我則事上用力俱格通人我上用力故窮理正事俱是格通人表然則知大學格物之旨得爲學之脈則事上用力皆血脈也不知格物之旨則不得爲學之脈雖在人事上用力實無血脈也學安可不知聖人之血脈哉知格物則有身家國天下即有修齊治平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不知格物而以窮理正事爲格物故但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之爲一貫而不知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者之爲孔曾一貫真宗矣故曰格物之旨不明一貫之宗自昧格物只是格通人我只是自責不能一體未嘗於事上着着求正而知人我一體之血脈於事自盡理得宜蓋雖不言事而事在也知格物事只物之事只責不能一體於事無不著到領起格物之血脈則於事之曲折處自能盡室處自能通可否

處自能正

格物直在事之本源上格事上正不正由物上一體不一體但自責不一體則事自無不正其實著脚在事上却念念只在物上曾子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似事上省察却分明是物上省察如此真切焉得不聞一貫身家國天下是物格身家國天下之物即是事未造渾然一體之實則日見不一體故雖人事未交於前而格物之功無時而可憊也學者於事上不得其宜大事人我習見之爲礙格通人我正於事之限上用力學擴充四端強恕反求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爲聖門求仁之方若不知格物而格事則不過推極知識與當體本空之靈知去聖學遠矣格事則或以知識爲知或以空慧爲知失却性善本來格物始是

求仁錄輯要卷三

五

求仁所以知即是仁不失本來性善問格通人我者當體不忍人之心改爲求仁之方則開命矣非格物而格事何以或爲知識或爲空慧非吾性之良知乎曰吾性之良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則非炯炯於內而昭昭於外炯炯於內而昭昭於外者識也故以吾心之知窮天下之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推之者識之運也則窮至事物之理者所以推極知識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良知若徒求之事則知是知非之靈知靈知亦識也然知是知非而有識心則謂之識知是知非而無識心則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所謂當體本空所謂無知而知知而無知佛氏之空慧也識心生於有我通俗皆然前賢即用之以爲學故未合於聖人之道若空慧則非學佛有悟不知也然以此別於知識則可達云孟子之良知則混儒佛而塵聖學所以不可不辨已上總論

徑談治者廣驚於聞見尋求於枝葉嗚呼何其小也

生問曾子言夫子之道曰忠恕夫子之告仲弓曰敬恕非忠不能恕非敬不能恕孔曾之言一也今專從事於恕將何以爲恕乎夫恕卽一而曰以貫誠正修齊治平竊恐未然曰實行吾恕之爲謂忠實行吾恕而惟恐有不恕之謂敬故能近取譬強恕而行是乃所謂忠也亦乃所謂敬也夫能近取譬而焉有心之不盡乎強恕而行而敢有不盡之心乎非忠而何無不盡之心而又惟恐心之不盡非敬而何故忠敬者行恕之心非有加於恕也夫人所不欲或不能知已所不欲亦弗知乎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良知之自致而又曰何以爲恕是頭上安頭之說也不觀大學之言誠意乎大學之言誠意就致知格物言也其曰所謂誠其意者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意誠矣夫致吾知於格物豈非人之所不得與乎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三

豈非獨乎必求自慊而毋自欺則慎也實致其知於格物曰誠意實行其恕曰忠知大學就格致言誠意之旨則知忠恕之說矣夫不知恕是一而謂忠是一恕是貫一以貫之似忠以恕之者然將夫子終身之訓與孟子強恕之言何爲而少一乎不有用而無體務末而遺本乎

生問夫子之答仲弓其旨究何如曰此夫子示之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夫惟見有我也故多輕忽於人如見大賓一出門而不敢忽如承大祭雖上之臨下而不敢輕格恭無間人已渾然此卽克己復禮之學求仁之道也非敬以持已之謂也不輕忽於人則推己之心度人之心而恕行焉苟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毫無怨尤蓋怨則與仁正相反仁則渾然一體怨則人我對立仁則滿腔惻隱怨則滿腔殘刻微有怨焉則不仁矣故夫子特爲指出非以效言之也此章所示求仁之方最爲明著豈主敬行恕有持已及

原缺第一、二葉

物之分乎

生問恕之一言先生每舉以示學者豈舍此更無親切者乎曰俗情開眼卽是我人雖一草一木之事到前爾我勝負之念卽見發強恕是學者最親切工夫苟能時時強恕則人我之見漸釋而渾然一體之性漸復矣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其近焉夫吾人爲學所以求仁而復性也強恕而求仁其近豈不親切乎

問推己之謂恕求仁必由於推己耶曰吾人天性隨處發露對父自知孝對長自知敬乍見孺子將入井自休惕惻隱見堂下之牛自不忍殺祇只因乍發乍現未造渾然一體之實人已尚有隔膜故須推己之心以度入之心推己歸密微到則不待有觸而發其心時嘗流貫於人倫日用間卽此是求仁之要道舍此而他求則吾不敢知

求仁錄輯要卷四

四

仁不俟推恕則須推力行近乎仁亦不俟推敬學者當爲行推之候則恕也而卽仁矣

強恕者求仁之直路欲求仁而不從強恕入是猶欲行而自塞其徑也夫工夫不厭本性不足以復性其不致以學而學者何爲而自誤乎

今之學者於聞一貫則欣然於強恕則生厭不知強恕之爲則聞一貫也不難孔門之魯惟曾子敏則自顏子以下唯子貢夫子皆告之以一貫自今觀之不特唯與不唯二子有異而夫子所以告之者其語氣亦自有異蓋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明是強恕故夫子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始知震雷灌耳曾子曰唯亦如空谷應聲若子貢則不然觀其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是不知取譬於近也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是徒有虛願虛語未及見之實事也故子口賜也敗口卽與商量汝以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卽其平日之病而引之使覺至

末曰予一貫以之而予貢若不聞也者夫子貢之敏過於曾子而夫子所以告二子與二子所以承告者大有不同則在行恕之力與不力也欲聞一貫者當知所以用其力矣

又曰先行後從乃子貢對病之藥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正孔門行恕日用之事而子貢實未及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正策之以先行也他日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是有急於守約矣夫子仍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孔門以求仁爲宗而求仁莫近於恕故夫子不能易辭以告也然曰能近取譬曰予一以貫之曰非爾所及曰其恕乎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所以策子貢者不一而子貢日馳求於口耳而卒未嘗實用其力也叩之以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則對曰然諾之以與回執愈則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微之以予欲無言則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挑之以莫我知也

求仁學要卷四

五

夫則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又曰文章可得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曰固天縱之將聖噫嘻豈性與天道終不可得而聞夫子果天縱而回卒未可望與亦未知所以用其力耳

夫子於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卽是恕不知克己卽恕之旨但以克己者反觀之而可知也克己是全以己所不欲而加之人則知克己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則無禮克己則復禮克己無禮乃熾然人我之惡克己復禮則渾然一體之仁迨至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必欲視必欲聽必欲言必欲動只是熾然人我爲崇則知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克復爲仁之目也顏子曰請事斯語卽曾子之日省其身也孔門初無二道初無二學

有己則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賤惡畏敬而辟之其所哀矜赦情而辟克己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條理秩然而一體渾然故曰

克己復禮爲仁非禮而視聽言動者已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者克己復禮也卽如美色在前以適情之物視之何不仁也若視同我之姊妹便不見爲美色又何仁也視聽言動皆然則通體皆側怛矣故四勿爲求仁之目

又曰前輩爲學無不去人欲存天理余謂要在得爲學之血脉有血脉則欲易去去欲卽是血脉工夫不得血脉則去欲不過未盡工夫欲亦難去盤桓於意念戰鬪於腔子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攘一生而已血脉只是格物知所以格物則去欲如燎毛蓋欲生於有我格通人我則人欲去而天理見也且如人見吾妻女而起私心已所不欲也凡我見美色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則慾心當下消化矣交財利而有慮心已所不欲也凡於財利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則利心當下消化矣故終身行之只在一言君子絮矩只在所惡又曰同惡恕也同所好亦恕也好貨好

求仁學要卷四

六

色豈非人欲之大者苟知爲人之所同欲而與民同之則天理矣猶得謂之人欲乎故恕之一言爲學之血脉亦卽去欲之良方問強恕工夫於當下似不切人一日之間視聽言動不知凡幾多有當下得宜者何待推度若待一一推度反去之遠曰子不善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於利害勝負之關萬難消釋者格通之故曰強恕其實恕之一言卽有強之之意但人情有尤難平者必須勉強度之彼又度之此紆迴轉折始得平此聖人灼知人情喫緊教人之語安可錯會又曰人多有矜心粗氣一腔我是人非之見怨天尤人之念堅不可拔者有利害勝負之私密制其命不能自解者若能平心推度於人己之間當下便得銷融便得平妥故強恕乃格通人我之實乃求仁之要蓋事在萬難消釋猶平其情以通志况在平日尤易爲力故歷過關頭一番則平日之用力易一番常常打過關頭則不特勝私之力健而此心有日密切日純一

不自知者故曰求仁莫近焉若目前常事不知學者尚處之得宜何待聖人以此爲教現託立志爲學則趨向自正目前常事奚推度之有

一生云自思平日只是克伐怨欲不行未是體仁曰然夫子固云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生問求仁之方曰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是求仁之方子只能強恕反求則克伐怨欲自不煩過制而潛消默奪縱有萌動但自責求仁之力不至不必於去欲上再有工夫此所謂學有血脈者也至於體仁則須深造自得而後可言子今只可言求仁蓋求仁者復性之事而體仁者盡性之事也學不躡等名義亦不可混

一生謂開思雜念去之甚難曰懸空在腔子中去開思雜念故見其難若於人事上強恕反求格通入我則思思念歸并一路有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七

何開雜之可去而論難說易耶生以爲疑曰開思雜念萬起萬滅俱爲有了人我格通入我恰是去開思雜念之根去其根則末自盡

顏子克己是格物故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夫子無我是物格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最患在有我克己自能無我故曰克己即格物

知求仁之血脈則克己即是格通入我不知求仁之血脈則克己不過制欲治心管攝於腔子

非禮勿視聽言動當地銷融當下一體誠非顏子不能後世不知求仁而克己則無本但欲克己以正心誠意而不知其爲致知格物則雖奉克己之訓行四勿之言但成其制外養中腔子中管攝而已與顏子之學何啻霄壤

問存養乃幾先之學恐不可無曰存心爲幾先須知性未知性遠

言存養不過澆培意識而已某謂立志真篤孜孜改過常若有事乃幾先之學如此斯起念即覺即是審幾之學強恕反求首身雖密即是省察之學強恕反求所以達愛親敬長之良於天下也不強恕則彼此叮咛而不達不反求則彼此疎愆而不達強恕反求格通入我則愛親敬長之良達於天下矣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強恕反求止以擴充其不忍人之心

恕須強反求又所以強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奪於人我低昂之見有明知已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強或任執拘之識只見己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己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是物正人之過皆已之過已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求仁錄輯要卷四

八

強與求皆聖人教人深細用功之言蓋利害相干人已相軋凡情俗態相纏非用勉強之全力不能忍強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據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我之見然於己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真爲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強亦不自知其爲勉強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質之古人覺已甚薄絮之彼此之間覺情多有未平推之事理之內覺精微多有未盡在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爲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以爲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強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殆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一友謂自反不可多用如袁紹每有悔曹孟德譏之曰天下事能經幾悔先生謂之曰自反與悔不同悔者有過而悔自反者未嘗有過而自反如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云愛人禮人治人

何嘗有過只因行有不得反而求之始知前之所見於道尚有未盡於是乃益盡其所未盡不肯姑容毫末如此則心日細情日平氣質日銷渣滓日融愈盡人情之曲折愈窮事理之精微愈通人我之隔礙愈證渾然一體之性分易所謂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此也豈可與有過而悔者同日道哉

又論孟子三自反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此在一人一事上自反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則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是全身自反就一人一事上自反既已仁禮忠敬無不盡則在我無更加之理此而不謂之妄人則將昧其是非之本心乎此而不比之禽獸則將曲學阿世乎或異類中行如佛氏乎何難一語安置妄人最爲平懷最爲妥當然使吾德如舜則何頑之不格而橫逆終加之無已也君子至

求仁錄輯要卷四

九

此自不容不全身自反矣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克諧以孝而焚廬捨井之父母允若底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二嫂使治朕棲之傲弟淵源而來無數橫逆一到舜前終受陶鎔終於怡順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此而我不能格一妄人誠未免爲鄉人也豈不可憂乎惟至於全身自反而後此憂無可已故曰終身之憂此君子崇德之權輿盡性之實事吾儕所當師法者也

又曰自反亦有不同有聖賢之自反有學者之自反聖賢之自反未嘗有過而自反者也學者之自反即改過是自反過不可不改故反求不可不力也

或言人須無過屢過屢自反何日至無過之地先生問之曰無過固善有過正亦無害諸友期於無過固修身之道能獨自勉以改過亦求益之方蓋有過則悚然不遑自不敢不翼翼小心朝乾夕惕如此可幾於無過矣忽又有過愈悚然不遑不敢因循托大是

過者所以策吾至無過之地者也故過正亦無害而改過亦之方也

又曰人惟不涉事故見爲無過見爲無過故嫌反求諸已之多事又惟小於自待故不反求諸已不反求諸已故易見已之無過又曰人惟以衆人自待故雖有過亦與衆人平分大人無分過處又唯無志於盡性至命故雖有過亦忽而不自知盡性之君子無忽畧處

又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此自待安得不見有過安得不反求諸已

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何等擔當何等器量何等志願故大學之道以格物爲血脈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格物爲先務也有志於大人盡性之學者易省諸

一生問橫逆之來如何曰自反生曰橫逆之來本是妄人曰必三

求仁錄輯要卷四

十

自反後始可目爲妄人不然子以彼爲妄人彼亦以子爲妄人矣又曰三自反非徒反之於心而不見之於實事也故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自反一次勉強自盡一次恩禮有加仁敬敦篤其有不格者鮮矣

一友每見人輒問三自反後如何一僧曰愚一友曰譬先生曰憂一生問橫逆之來已盡三自反之道而有加無已奈何曰三自反惟仁禮存心之君子能之恐子未必然實未嘗盡三自反之道而遽以自許以橫逆目人恐不可也生云某之自反何止於三日既三自反彼亦可以釋我我亦可以遠彼漸釋漸遠亦漸可相忘而有加無已必一本之骨肉至親遠之不得疎之不可者也骨肉至親豈可目之爲橫逆縱盡三自反豈可等爲妄人而置之禽獸何難之列也哉必也委曲自盡至誠懇乎如虞舜之於傲象方是孟子三自反後提出大舜原非無意欲仁禮存心之君子以必如舜

焉耳不然曰爲妄人等爲禽獸已盡君子與人之事又何必有  
身之憂也哉今人只是相尤相效人以此來我以此往一不往  
再則往矣再不往三則往矣縱使終不往亦必藏怒宿怨既藏怒  
宿怨則雖相對之頃委折周旋而彼固自覺之若人雖至愚而亦  
至神固不容以聲音笑貌欺也如此則情嫌終無自而消疑冰終  
無自而釋豈得謂已盡三自反之道而目爲橫逆之有加無已哉  
此亦只是無志存心發念不越等輩中人若果挺發人志以虞舜  
自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如此自律如此爲憂則彼之加我皆認作已  
過彼之不忘於我皆認作自己融釋無力自反自責勉勉無聞天  
良感動日消月化有不知其然者夫象象殺舜何等傲狠尚可感  
格况我必不如舜彼亦不至如象也哉亦在吾子勉之而已矣  
自反自盡是吾人分內事不可期於效驗一有期於效驗之心無

求仁錄要卷四

士

論感人不動已陷入於功利之域而不自知  
又曰未嘗力行故有期於效驗真力行者但盡已分并無感人之  
念  
陽明日蒸蒸又不格姦舜只自進於父以父薰蒸不去正其姦豈  
凡文過揜隱此惡人常態若指摘其是非反激其惡性舜初致象  
殺已亦是要象好之心太急此即是舜之過陽歷後始知工夫只  
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善不能處  
陽明此論甚善蓋要好太急而正其姦惡尚是人已有二有消移  
熈奪之意亦是人已有二舜只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便底豫  
得替暖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便克諧得象  
古人云知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是聖人躬行之語實則行一  
寸始知一寸行一尺始知一尺若未嘗行亦不可謂之知某嘗謂  
強恕愈純則所不欲處愈見之細愈體貼之盡反求愈密則有不

得處愈見之清反求愈深厚有力分析愈有條理則渾然一體愈  
親切刻刻無滲漏則步步踏實地故曰力行近乎仁曰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謂諸生曰古人每事反躬自求不特已之有不善也即見人之有  
不善而亦不容自已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曰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今人見人之有不善輒輕易訕笑不知自內省夫輕易訕笑  
則既無省身之實益且即其訕笑處便爲薄德易致人怨尤何不  
善如之苟內自省自無暇訕笑人不但收自省之實益即不訕笑  
處便是德蓄德日隆而人不怨尤何善如之

又曰凡交與有不相合處只宜自反自反則日見己之非不見人  
之非自不尤人自反之久則彼亦感動亦將見己之非而不非我  
不尤我矣是謂兩不自是故兩見是如此則兩相益交日孚德日  
厚而相與以有成矣若我但見己是而人非則彼亦將見己是而

求仁錄要卷四

士

我非兩自是則兩相非交日離德日薄而怨日深矣何益之有  
生述一友嘗被羣小構陷至今怨毒在心不諱聖人當此有怨毒  
之心否曰聖人固無怨毒之心但聖人自處有道不至爲人構陷  
曰文王美里亦無妄之災但有君臣之義在故天王明聖雖後人  
語亦文王之心今儕輩構陷豈得不怨曰至此須自反我必有以  
致之者豈得有怨曰聖人亦復仇否曰父母兄弟之仇自無不報  
古人有報師友之仇者若止於吾身則有犯而不校而已果陷吾  
身以必死豈因無怨毒之心甘以身殉此則必有善脫之道如文  
王美里夫子陳蔡原無死地  
生述叛僕負固得罪吾親時時恨之不能消釋曰此子之私心叛  
臣賊子自古有之僕雖有罪未爲大逆子今既向學須以經綸天  
下之大經爲已任使天下君臣長幼主僕上下各得其分乃子之  
所當爲亦子之所能爲區區抱憾一僕何益也且使子之誠孝足

以悅親則僕自不忍於得罪孝足以悅親則慈自足以格衆僕又何忍於負固苟知此子方引咎盡職日求有以安親而何暇於憒僕哉

一生問犯而不校工夫最難曰強恕反求自能不校若但在犯而不校上用工夫便錯

一友謂市井不能無欺偽一行作賈即與聖賢分路若存聖賢之心以服賈則子母俱喪曰若是則商賈斷不可以學道上帝降喪君師立教一至商賈而皆窮四民又不能無商賈是天地間分定有此缺陷也奈何友曰是固然曰今之貿易公平者人爭趨之其識愈倍欺偽者人爭惡之其息反耗則謂何君等只是視學道爲奇特視聖賢爲高遠故有此說其實學道本尋常事聖賢本尋常人商賈若存心忠恕貿易公平雖聖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是矣或云恕以求仁未足盡聖學道統相傳只一執中不言仁義禮智

求仁錄輯要卷四

圭

蓋仁義禮智俱有弊病不如中之爲安曰吾友提一中字誠善堯舜禹允執厥中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中大學絮矩絮此中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中矣推已之心以度人之心無往而不中矣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爲求此中吾義窮理精義惟日不足爲不能從心所欲不踰此中即如友朋相與體貼人情是中周旋世故即非中體貼人之公情是中若人情或有過乃不自勝其私不度於理而體貼之是以道徇乎人矣即非中毋乃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中違道以千百姓之譽即非中仁義禮智俱中德若有弊病又安得謂之仁義禮智哉

問人情或有過望即不體貼何以謂之體貼人情曰體貼人情者恕也絮矩也過望之私即非彼我之同心非彼我之同心則絮之而非矩何以體貼爲哉曰徇人之私即周旋世故乎曰亦是又曰在體貼人情者少有求人悅畏人怒如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即爲

周旋世故

聖學與流俗只爭毫釐聖學體貼人情非周旋世故流俗周旋世故似乎體貼人情然去體貼人情絕遠

一友自謂近日識得象山在人情上做工夫先生謂之曰須識得人情友遂請問曰識得已情即識得人情此夫子之所謂恕也若人之私情則不宜徇又一友云王者恤私正體貼人之私情反求諸己只自資體貼之未盡且舉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爲證先生曰此人之公情非私也其友深以爲然乃謂之曰此方是仁義所以孟子言仁必言義又曰亦方是真仁友以子試事至特造先生論及強恕云推已之私恤人之私已有私須推之人有私宜恤之先生曰所論其善但君之送子與試徇私非恤私也友謂須兄有志則可若強之不試則不可曰此君似於知仁而實未知仁若知仁則渾然一體中秩然條理自有義在

求仁錄輯要卷四

圭

生問已私不可有又推之於人乎曰已私能推當下即是無私夫好貨好色私也與民同之則可以王又不可推乎又問私不可徇何爲而恤人之私曰恤人之私謂其人之隱曲不能以告語於人者也非謂人情所不與違道而過焉者也恤人之私我無私也徇人之私則我亦有私矣恤人之私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不能吾儒止是平情之學已不欲勿施於人則情平親親尊賢自有等殺於其所厚者薄人之所不樂也於其所薄者厚人之所不望也一循其天然之則而不違則情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飾非而益勉所未至則情平平則人我無不通矣

老氏無情佛氏寬親平等不近人情惟吾儒爲能平情平情之言似淺近而非老佛之所幾似平易而實非至聖不能盡嗚呼此其所以爲中庸之道也



則天下平吾儒之平天下止乎其情而已

若天下之達道不中則不和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中則我之情平矣我之情平則發皆中節而人之情亦平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孰謂吾儒之道有出於平情之外乎

義者宜也恕則得宜故行恕即是集義

莫視集義易見稍有偏即非中正之道即非義一事非中正之道即非集義

處事得當甚難雖我之所以審量者不忒而未全無乎人情則在我之所以審量者猶未免乎偏見也見稍有偏即審量亦在偏見中審量即不忒亦在偏見中自以爲不忒而已豈中正之道而能恆乎人情哉此集義君子所當重以爲戒也

人不可少有成心偏見即成心也此心何自而起乎起於有我者有我則有成心而執偏見旁觀者皆知其非而當局者堅執以爲

求仁錄輯要卷四

五

是他時亦自知其非而此時堅執以爲是迨至他時知非而此時已不及救矣過已成矣雖悔之無及矣有我之爲害如是哉

當偏見自執時雖曠觀無益也立事外曠觀不若即事中設身處地而量其入之情苟能即事中舍己而量其入之情則偏見自執者廢然而返矣此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

偏見自執則我常處其勝即不處勝而寧處負亦勝也蓋挾理以爲勝耳強恕君子寧忍出此事苟不得其平則默然受其負而無理勝之名庶幾哉

剛方之士不思不拂人情有何世之心而惡執已所是不顧人情之允愜夫愜乎人情始愜乎已情人情不愜處已情亦安能自愜也此恕之一言所以爲終身可行也

自處不忒處須人心皆安始可若我之自處者安而使人心有不安即非一體之學

只求相安之道不專爲自己難安自不徑情一往自是寡過凡於朋友有恩誼者縱有難安處須委心曲折處之又須默然順受若無事然則可少徑行直遂即於恩誼有傷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朋友自有厚薄等殺之不同

有我則有氣岸一毫我見未化則一毫氣岸未盡也以是而處五倫焉得無有所缺陷大學言絜矩絜之於上下前後左右夫上下前後左右大深不越五倫絜之而成矩安有缺陷乎

有一毫氣岸在便習心習氣在銷化得盡便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以季氏失禮也夫子於此時無一毫氣岸在

九二龍德正中聖人有何邪可開反躬自思本無習心因思往事而動習心豈非邪因思而動本是外來開之而已乃知開邪存其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邪誠兩立教之開邪只是

求仁錄輯要卷四

六

過私制欲工夫聖人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開之門外而已

一友云習心習氣半生積習挽之甚難如童子讀學初讀一回差必正至十餘回始正得讀十餘回差必正至百餘回始正得先生憮然曰亦須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友又云吾輩讀書知道理始有法式文王不聞亦式在吾輩待師友論說始入文王不諫亦入時值一生讀周書乃指云文王於庶獄思慎直是罔敢知何等小心先生歛容曰然

友又云學至充實甚難有一毫習心習氣未盡即不充實譬如蒲倉米夾一莖二莖稻草在即非充實先生爲之悚然

友云有一毫習心習氣只是工夫之不篤須自責工夫先生曰然須是責志工夫之不篤由於志有不篤輕於爲已則薄於責身爲已愈切則自責愈厚輕於待已則薄於

實身自任愈重則自責愈大

不欲爲人則已欲爲人則必自責以人之道不欲爲大人則已欲爲大人則必自責以大人之道

唐虞三代之民惟信得堯舜禹湯文武故能從其欲而被其化今觀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身爲度者何如春秋戰國以至今日惟信得孔顏曾思孟故能遵其教而宗其學今觀孔顏曾思孟之所以身爲度者何如道之爲孔孟與否世安能盡知世之視學道之士則在於行上視之而已若行不足信於彼而曰能信我之學無是理也夫行不足信而學因之真我之罪非彼之過

學不明於世安得尤人夫既自任孔孟之學矣而工夫不綿密粗疎處露習氣偏見處任習心彼即以粗疎偏見之故不信我之學思至此有痛自懲艾之不及焉得尤人

自講學以來諸賢之學信於後世者多矣今切切然辨之而發明

求仁錄要卷四

七

孔孟之正學其不疑而謗之者幾希若又以言行之故予人以謗議之端是孔孟之正學至我而絕人以信從也嗚呼晦之二千年不足懼明之一人爲可懼諸賢亂之不必罪一人絕之真足罪也吾人立身行己豈能盡合人意只自信處不可有絲毫之不慎有絲毫之嫌即是大缺陷豈得放過

須實實信得自己無過方可實實信得自己無過正可審察旁人議論以爲收過遷善之地蓋雖實實信得自己無過不無見稍落偏處旁人議論之得當者正可取以補過其不當者亦可取以信吾之無過

人之議論我而當者固我之師也其議論我而不當者皆欲厲我以進德舉策我以至聖人者也皆我之師也况言有相通者其摘我以此事固未然而未必不可爲吾後事之戒耶更有互發者其所執持之道理雖非而未必不可觸發吾至是之理故人言甚不

可忽其甚不敢忽視乎人言若曰聞謗不怒抑未矣

渾然一體有滲漏即接物處事有疎失雖疎失未見於接物處事而渾然一體有滲漏即是大過嗚呼此人之所不及見不及議而吾不容一息自寬者也

渾然一體有滲漏即宜受誅受責雖人之誅我責我未必當而我自有宜受誅受責之理則人雖不當而我自不容辭

某一日行道上有羣兒戲擊石塊偶中左頰痛甚瞿然曰近日最緩此天使之擊我也

學絕道喪之時人見有學道者輒以聖賢目之既見其行事之未必合乎道也則又漫然不信嗚呼使我之行事無不合乎道則天下之人皆可興起而爲聖賢因我之行不足信而陷天下之人皆不得學道而爲聖賢豈非大罪人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位育之責無闕於上下

求仁錄要卷四

大

使我能事事盡道不失人望則位天地育萬物之實際也

每見人不諱有識無識各有一意見輒各以意見窺學道之士彼所謂是不行其所是則不信彼所謂非或行其所非則不信嗚呼吾輩立身行己豈能事事合人意但自信處不可有差若我尚不能自信無過人安能信我無過

學者生程朱之後易有架子於胸中夫以架子爲道固非然使我能盡道則自有無架子之架子今不能盡道而使彼執架子以求我雖彼之過固我之過也

盡道而慳乎人情者道也周旋世故而得乎人情者俗也俗士從世情中打出亦自謂有其道而我不能盡道以愜人情又何怪其不以我爲然

人所見者述我所見者心見其述則人出其意以論或此人以爲過而彼人以爲非過或一人以爲過而羣然附和以爲過改過君

予盡心詳審當與不當皆我友更有我以為過而人反不以為過我以為非過而人羣然以為過我以為過者必不因人不以為過而自寬也我以為非過者必不因人皆以為過而拒人也蓋過迹則人與我人與人必不能同其分然也嗚呼古之聖帝明王嘗設木建鼓以求天下之言矣今學道之士不求言而言自至豈非大幸耶而何敢不虛心受也

本無名心故不惜多口實欲成已故願受人言

某於過即感然知非亦浩然無作蓋自非出於有意也若渾然一體有滲漏而或動不善之念或一息忘戒慎恐懼則震震然惶恐慄息知陷大辟此所謂我自見之心也於此不自愧勉其不為禽獸者幾希渾然一體有滲漏便不能自信為無過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迹者往往因迹而誅心見心者當就透心以透迹

求仁錄輯要卷四

九

某今日愈見行最難真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莫謂恕乃初學之事但可以求仁吾儕雖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能行恕即是體仁吾夫子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或不能不絮矩故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豈特為子貢言哉夫子蓋自道也嘗子既聞一貫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特為門人言哉知夫子者真若會子也嗚呼是可以知吾人終身用力之地矣

一友問渾然一體之仁如何得實有諸已曰須信吾人本來是仁但強恕求仁自能實有知諸已又曰天子謂仁者人也孟子亦謂仁者人也又謂形色天性也人本是仁而人孰不可居仁強恕反求之功純密無間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始知吾身渾然是仁此之謂實有諸已此之謂信學者果強恕以求則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真樂見前夫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真樂見前者仁也人心本無不

樂亦本無不仁只為已私作礙故有窒塞而不樂窒塞而不樂則間隔而不仁矣格物則良知日漸顯發人已日漸相通真性直達流行無窒塞故樂無窒塞則無間隔而仁矣

又曰學者苟信得及而日從事於強恕反求則步步是踏實地時有可見之功志意日漸充長胸次日漸浩落氣質日漸銷融日見其樂不見其苦日見其易不見其難故曰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曾子曰三省吾身即聞一貫學者欲求孔會之一貫但自反自責如曾子之曰三省而已若欲求一貫而更求他道未有不錯於歧途者何也為其脈不真路不直也夫曾子之前規具在何不自信而行之

只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真切自不厭人不厭事不以離人遺事靜坐為工夫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只此願

求仁錄輯要卷四

十

欲真切自肯日省只此日省即是工夫只此願欲真切亦不必說是工夫所以某與人言學但教以立真志未嘗言工夫

友人問學者多問工夫某無工夫可言但教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從事於格通人我欲明明德於天下即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從事於格通人我即自責不能格通人我只此是志只此是工夫更無他語志非念念常提之謂自反自責與留在胸中為悔者不同

一友問學在格通人我則聞命矣但晨起夜息無事之時工夫如何日但慮工夫之不真耳真工夫無間斷無接續若有間斷有接續亦不可謂之工夫矣曾子三省固在當下晨起夜息之際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為志者正可深切自省奚為而人事未交遂無工夫乎

生問先生謂工夫只在人事上若人事未交工夫如何曰未嘗志

學故見有無事之時志於學即是事華章汲汲常若不及臂之拈  
訟者訟未結時雖勾差不至其意豈能一刻而忘訟哉

冬日積陰海寒一陽生於下毫不之覺二陽猶微力不敵陰三陽  
則敵陰矣然尚未也必積至四陽則氣盛化神天地陽和矣君子  
之與人交也亦然吾雖愛人他人治人如初陽之生不能開其積  
陰不親不答不治固所宜然必也反其仁及其敬反其智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已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如陽之微者積而至  
於氣盛化神則大地陽和矣今人志小器輕不能以全力自勉動  
而以一二端之善自喜以一二端之效責人不亦可惜也哉

謂一生曰人人性善人人本然大人奈於世情上不堪其冷熱  
不肯於世情上受些小虧損或爭勝於利或爭勝於名或爭勝於  
勢分以至一技一藝之末一言一語之往復無不欲占些小便宜  
以自誇喜不知世情上占得些小便宜性分上受了大虧損也願

求仁錄輯要卷四

王

步步做得便宜事以受大虧損步步受大虧而反自以爲得便宜人  
之昏每若是不可哀也哉

二生侍一生謂外人多議先生專提強恕反求似乎教法執一曰  
果用工夫總一強恕反求自有各各不同處即如二子可見其實  
地上用功是仲弓工夫子是顏子工夫但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  
爲過欲制念不由過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顏子不能故不  
易提強恕反求工夫步步實地真心在實地上凝固私欲在實  
地上消磨誠能其切力行與顏子之克復同歸於仁而平實坦易  
無不善學之弊此我所以專提強恕反求也夫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得其方爲其近正吾儕之事而又何疑

答一生書云生謂某立教惟在強恕反求格通人我愚謂生但能  
舉其語而不能審知其實蓋愚之專提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全致

重乎心性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強恕反求格通人我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真性全體顯發心性工夫莫過於此大  
重於此而生謂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  
則良知日擴充自欺之本絕有所之根消知致意誠心正俱於格  
通人我上取足所謂以全力致重乎心性者也而生謂必主敬始  
心體常有則於愚之爲教固有未知者何怪生之疑我爲硬欲以  
強恕反求一端爲聖門一了百了工夫耶又云生謂自讀先生之  
書遂篤信先生之學以爲入聖之路舍是無由不知生所信者何  
學何者爲入聖之路也愚舍強恕反求則無學舍強恕反求則無  
入聖之路亦惟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入聖之  
路斷斷舍不得強恕反求今生似能信渾然一體爲吾儒之道而  
不能直信強恕反求即是渾然一體之工夫蓋生之信渾然一體  
爲吾儒之道者非生之識果足以信之也信明道耳明道云渾然

求仁錄輯要卷四

王

與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生不能別其非愚所舉之渾  
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非生之識果足以信之矣信明道而明道未  
嘗專提強恕反求爲入聖之路則生自不能不疑爲非一了百了  
工夫又何足怪夫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  
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仁者  
心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其身而已  
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孔孟固  
爲一了百了工夫矣他章問答特因人發藥各有不同細細求  
一則無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若謂非一了百了工夫則子貢  
以可終身行能近取譬何以謂仁之方強恕而行何以求仁莫  
近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非一了百了而要本之反求諸己聖人

明則彰彰如是而何以輟輟之爲非一了百了工夫也

又云強恕反求格通人我之力果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所謂其心一其神凝主宰常健內力常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乎前而不動念何取於略管視聽言動生謂愚之教惟在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其餘視聽言動俱不照管此豈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者哉若照管於視聽言動則有安排有做作安排做作則有扭捏有回護始或本期無過終必落偽道學之窠曰何也強恕反求格通人我者用力於根本專注於血脈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用心於枝葉支持於格式根本血脈者專於爲己枝葉格式者分心爲人也夫用心用力之不同而成就迥別學者亦安可不知所以自擇乎

九事既見得是只須直行所見不可再有回護若有體面回護爾我顧忌便不能直行所見流於文過飾非之小人矣

求仁錄輯要卷四

重

既見得是又不能行與不學之人何異

某省過愧悔毫不見人之過人即有過皆已之過何敢心人

某今日方知爲人之難不知三十八歲以前如何莽撞過日不任

自家意致體貼人情又不苟徇人情歸於至當人已皆愜甚難甚

難

一生問先生曰下工夫何如曰精義不敢不勉求仁無別法惟在

強恕熟仁無別法惟在精義精義亦不外恕但用力稍異耳

清子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性義門

渾然一體中條理

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所謂辟子之私者辟其子事父之私也子之事父自與事伯叔父不同不分宮則子難盡情於其父伯叔猶子之間反致嫌戾者有矣故聖人有同堂異宮之制使子各盡情於其父故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然子雖私其父而其父於昆弟之義原無分也無分者自盡其昆弟之情有分者各盡其子之情無分而有分者有分而實無分仁之至義之盡也

仁至則義必盡義盡亦仁必至蓋仁自有義義即是仁初無容二

求仁錄輯要卷五

也

求仁必由於集義義者仁之義也舍集義亦何處求仁

入德之始求仁必於集義成德之日由仁而行即是義蓋義人路

也所由以出入者也嗚呼路之一言至奇而至當自非聖人安能

爲此言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事事得其條理物得其條理始怡渾

然一體即如父子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敬承父道宜

終身無改者有父盡宜幹者有父盡宜裕者有幹母之盡不可自

者事父母幾諫當三諫不從則號泣隨之父子貴事爲不祥而從

父之令又焉得爲孝先事敬承常事將順有無限委細在導其妻

子率其兄弟有無限款曲在外事門護內事調劑有無限苦心在

兄弟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條理有年長以倍之兄教養兼至宜

以父道事之者有學成德立宜以師道事之者有不令之兄不能

無藉於挽回者惟承順而後挽回亦惟愛敬而後能承順古人所謂內外養之有無限婉曲在有淑善之弟可正以兄道率之者有不令之弟須反以兄道事之者誦事兄之道委曲漸摩所謂養不中養不才有無限容耐在大婦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身教而自足者有須兼以言教者陰柔之質最難曲洽陰柔之體最難曲體體恤之未周決洽之未至即非渾然一體毫分愛慈之纏綿恰是熾然人我而非渾然一體朋友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古人最重擇交此即一體中條理况朋友中有父事兄事肩隨之友有親近汎愛之友有貧賤患難之友有愛我知我之友亦自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君臣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古人君爾忘身國爾忘家無不竭其忠蓋而諫與不諫審乎其時謀與不謀視乎其位毫不敢顛越雖柄樞皇皇仕如此其急而去就有義進退有禮毫未嘗苟且所以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

求仁錄輯要卷五

二

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三仁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願學孔子之時此一體中條理之大畧也雖人倫之變萬不得已而有處分出妻令其有托絕交不出惡聲仁至義盡無非一體喜怒哀樂中節謂之和生殺予奪得宜謂之仁故舜殛鯀而禹不怨周公放蔡叔而仲用命孔子見南子不見陽貨其見一體也不見一體也慟顏子之亡而不以車爲之慟其慟一體也不以爲槨一體也只爲一體自不容不條理然條理原來恰是一體如人身自頂至踵渾然一體而頭腹四肢耳目鼻舌髮臍腑井井不同只是一體生成是一體生成有條理天性自然不容分毫計較於其間物格知至君子雖已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秩然條理處有終其身而不容已者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求仁君子正在條理上格通人我條理得宜恰是渾然一體故孟子云集義集義正是

求仁也雖未深造而自得當力行純一時恰是渾然一體之仁密運量所謂力行近乎仁也

一友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同於兼愛曰墨氏兼愛未嘗致知格物不致知格物自不能格物知至彼本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何疑渾然一體之同於兼愛哉又曰學須深造自得未嘗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必不能無此疑蓋秩然條理是真渾然渾然一體是真條理若條理不秩然渾然一體亦是妄見

吾性本渾然一體本秩然條理非渾然一體未足而加秩然條理以補之也渾然一體者秩然條理者也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者也故曰義禮知信皆仁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遇可惻隱則惻隱遇可羞惡則羞惡遇可恭敬則恭敬遇可是非則是非而所惻隱者則當惻隱者也所羞惡者則當羞惡者也所恭敬者則當恭敬者也所是非者則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三

當是非者也謂之條理秩然若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遇可惻隱者而漠然不惻隱遇可羞惡者而漠然不羞惡遇可恭敬者而漠然不恭敬遇可是非者而漠然不是非夫可惻隱而漠然不惻隱可羞惡而漠然不羞惡可恭敬而漠然不恭敬可是非而漠然不是非又何有於條理秩然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必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知秩然條理而不知渾然一體者有之矣未有知渾然一體而不知秩然條理者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一觸事物而無不動遇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是非因其惻隱而謂之仁因其羞惡而謂之義因其恭敬而謂之禮因其是非而謂之智惻隱偶見而未盡仁羞惡偶見而未盡義恭敬偶見而未盡禮是非偶見而未盡智則因其偶見未盡而謂之端蓋陷溺之久一旦有觸而露其端故曰端也渾然全

體偶見即是一端偶見一端渾然本是全體故孟子即情善以明性善則直指之曰仁義禮智顯然其爲性善也即今人之乍見以明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微指之曰端顯然其宜擴充也

謂惻隱爲仁者渾然一體也謂羞惡爲義者因其不宜而羞之惡之而所羞所惡皆得其宜也謂恭敬爲禮者恭敬則有節有文也謂是非爲智者所是所非皆知之不紊也過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是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渾然一體之仁也惻隱其所當惻隱羞惡其所當羞惡恭敬其所當恭敬是非其所當是非皆得宜之義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有節而不流有文而不亂皆節文之禮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不紊皆知之智也當惻隱則義禮智俱備當羞惡則仁禮智俱備當恭敬則仁義智俱備當是非則仁義禮智俱備渾然全體見一端故一端而渾然全體也

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吾性一仁而已仁智分言則智者仁之融明故以是非之心歸之若專言則智亦渾然一體也即仁也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則羞惡當恭敬則恭敬當是非則是非不當而知而其惻隱也非不自知是惻隱羞惡也非不自知是羞惡恭敬也非不自知是恭敬是非也非不自知是非渾然秩然其爲一體之仁可見也義禮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渾然一體本有自然之條理就其得宜謂之義就其節文謂之禮仁智爲體義禮爲用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義路也禮門也曰克己復禮爲仁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禮之爲用可見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也智亦當屬條理然是不忍以爲非非者不忍以爲是渾然一仁也大學求仁在於致知以格通人我曉然其爲一體之仁即當羞不忍不羞當惡不忍不惡亦渾然一仁也恰恰當羞則羞當惡則惡渾然一體自有本然之條

理至於恭敬則萬然不敢慢易之心益顯然其爲一體之仁當恭敬則恭敬自周旋委折不徑行直達渾然一體恰具當然之條理仁智禮也義禮亦體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則謂仁智爲體義禮爲用可也

渾然一體之仁自有本然之條理析其條理之得宜者謂之義又析其條理之有節有文者謂之禮又析其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者謂之智曰仁義禮智然智之渾然寂然即一體之仁節文其所當節文即得宜之義故孟子多言仁義仁義已該禮智也遇可惻隱則惻隱惻隱得宜渾然一體之仁自適當然之條理故孔門專求仁仁已該義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如遇可惻隱即惻隱是爲得宜之義當危迫痛苦之甚者惻隱發之重其未

求仁錄輯要卷五

五

朕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而已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居仁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由義也即乎此而仁智爲體義禮爲用亦可曉然矣又曰未觸乎物則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似乎智亦真得其朕不知此正智之真體也故曰智卽是仁然何以四德言智蓋智者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者也析智於仁可也

又曰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當下由義當下居仁蓋渾運而有秩然條理者之可見而其渾然一體者仍自是渾然寂然也

又曰只一渾然一體者渾然寂然而不動而敬自有天然之法則非禮義而何故仁義禮智一性也真性見前則仁義禮智畢備仁義禮智非截然分而爲四折而爲二爲三有時而仁義有時而禮

智也

一友云學有從仁入有從智入從惻隱入者仁也從是非入者智也孟子言四端皆擴而充之則從禮從義入皆可何以專言仁是聖學曰義禮智皆仁也當羞時不忍不羞當惡時不忍不惡當恭敬時不忍不恭敬當是者不忍謂非常非者不忍謂是此不忍不如此處皆仁也苟擴而充之一旦自得而居之安是曰居仁故專言仁是聖學若曰從是入則舍仁義禮智更有蘊奧乎夫仁義禮智也而尚屬門庭之事乎

一友問先生每稱明道義禮智信皆仁之語疑而請問曰義禮智信皆仁謂當羞時忍不住羞當惡時忍不住惡當恭敬時忍不住恭敬當是非時忍不住是非皆真心發見處也以羞惡言則謂之義以恭敬言則謂之禮以是非言則謂之智其實皆仁也

孟子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求仁錄輯要卷五

六

仁民仁民而愛物曰愛曰仁曰親豈非渾然一體曰於物愛而弗仁於民仁而弗親豈非條理秩然又曰中庸謂博淵泉而時出之博淵泉仁也而時出之義也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義也大德敦化仁也川流即川流其敦化時出即時出其淵泉仁義豈有兩德渾然秩然豈有兩體也哉

性一仁而已然言義言禮言智更少不得聖人立言之妙其味無窮渾然一體有自然之條理真遠越不得一步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率性之謂道也窮理盡性者盡道以盡性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渾然一體中條理由仁義行是秩然條理處原只渾然

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好惡人始能予奪人始能刑賞人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萬物一體也

堯舜之誅四凶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開楊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一友謂先生待人有厚薄不類渾然一體曰渾然一體中厚薄自在有厚有薄何嘗非渾然一體大學云於其所厚者薄而於其薄者厚中庸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渾然一體而無厚薄只是佛氏平等真空去渾然一體遠矣

渾然一體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自有不容混者不容混即一體即一體而又不容混者也

楊氏爲我未忘人見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未忘我見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楊墨恰是一對今有疑渾然一體爲兼愛者悞矣

一友問儒者運世以禮故前賢有仁禮並提者先生謂何如曰仁則禮在其中矣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目則在於非禮勿視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七

蓋言動橫渠亦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蓋越禮因於縱欲縱欲因於有我格物君子自不至欲敗度縱敗物格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其體即仁其用即禮但吾人日用尤須精細始無滲漏夫子於知及仁守莊蒞者而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吾人其放忽諸

又曰儒者固運世以禮但有禮之根本聖學渾然一體中條理秩然此禮之根本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又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禮之大本已立自後但須盡精微道中庸以日底於純一故曰敦厚以崇禮仁體日純率禮日密無一毫之非仁斯無一事之非禮直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始爲仁之至禮之盡

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聖學純全完密如此故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



寅使民如承大祭告樂運曰居處恭執事敬即其求仁之初而已全動禮之事蓋仁本該禮求仁即率禮無容二無或缺也

中庸曰敦厚以崇禮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者君子之以厚德載物者也敦厚則不忍慢易於人一言微傷則不忍一行微乖則不忍處處詳慎事事用情與人無不有其天則處事無不有其節文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禮斯日崇矣厚日敦禮日崇自可以載物自可以與天地參

言行者君子之所以與人交也君子之言無非禮動無非禮者一出於不忍不敢之心而已矣不忍者仁也不敢者敬也一出於不忍不敢故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嗚呼慎言慎行者豈僅在乎言行加之意哉求仁焉斯慎矣熟仁焉斯無不慎矣

求仁錄要卷五

八

厚即是仁敦厚者熟乎仁也敦厚以崇禮漸可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理者事事物物各有天則秩然條理不相淆亂之謂窮理者於事物盡其天則條理分明也窮事物之條理乃盡性之實事能盡其性而盡人性盡物性在其中矣蓋舍待人接物別無理可窮也待人接物窮其理而吾性盡人物各得其性而人物之性亦盡矣舜盡事親之道窮理盡性也而替腹底象替腹亦盡其性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窮理盡性也而象克諸象亦盡其性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窮理盡性也而民用不犯於有司天下之人亦各盡其性嗚呼必如此而後為能盡其性也而其要在於窮理可不慎與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窮理盡性之謂也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吾性渾然一體中有自然之條理而事事物物巨細萬端各有本

然之條理是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率吾性之條理而事物之條理已得中事物之條理而吾性之條理已慍是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然因此而謂人性物性均稟於天之理不然也又或謂於事事物物上求理即為義外不然也

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可知窮理所以盡性也者莫之為而為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至於命也易曰顯一盡性實指一盡性之路與人曰以至於命實指一神化之路與人

夫子耳順則化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神矣未至於從心雖耳順之年尚窮理精義之不敢怠也故幾幾乎不敢自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窮理盡性則入日於化日入於神而不自知矣故曰以至於命學欲幾於化神而不窮理其何日之與有

求仁錄要卷五

九

夫子曰五十以學易蓋從知天命之年言也可以無大過小過尚未敢必也蓋學未至於從心保無幾微之或失與嗚呼聖人猶然吾輩何為而不自勉乎

所以不能窮理者未能靜而安也故曰安而后能慮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君子而時中是時時未發之中所謂性常定也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戒懼慎獨則時時未發之中喜怒哀樂皆皆中節和即是中若因循托大用心未密則不能無習心習氣之萌即非未發之中習心習氣之萌即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即非中庸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無忌憚與時中相反止在毫釐之間因循托大用心未密所謂無忌憚也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即是反中庸一失足便為小人可不慎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能時時

未發之中故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道中之謂中平常之謂庸凡適中者自平常易知也德者其心見  
諸行事之謂中庸正在行事上言雖云易知實爲難盡非精義熟  
仁不能盡能盡始爲盡性始爲至德凝至道

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能不闕亦式不諫亦入

易曰窮理盡性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天下  
豈有無所致力而自然崇德盡性之聖人哉故曾子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惟如此乃能崇德也夫乃能盡性也夫  
問精一執中入德之要先生未嘗言及何也曰此物格知至後脩  
身之事爲齊治平之基本者也傳天下乃莫大之事故雖聖授聖  
亦不免如此叮嚀若初學入德之要何以禪授時始言乎

一生云乍聞先生精一執中之旨躍然無疑因述其說曰未也生  
請申言之曰大約學未至於神化尚不能無習心以習心歷事豈

求仁錄要卷五

十

不惟危道心本惟微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究竟  
若何而爲至當之道豈不惟微惟微故須精之精之則一定不易  
之道出允執之而已中卽是一一卽是道在惟微時言曰道心在  
惟精時言曰一在允執時言曰中此吾儒修身之要道而家於此  
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者也故舜禹禪授不能不叮嚀致慎禹  
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臯陶之陳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舜爲天子禹臯以此戒舜舜將傳位於禹又以此戒禹可見  
古帝王兢兢修身爲本至意吾儕雖未得治國平天下而有齊治  
平之責任日用之間皆須精一執中方是如修身爲本方能盡其  
性不然非過卽不及去中遠矣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精一執中也士聖賢告人未有不以  
有諸已者允執厥中者堯也惟危惟微精一執中者舜也夫子從  
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賢於堯舜者其在斯乎

兩端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用中則無傷惠  
傷廉之失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一生問精一執中初學亦當然否曰格通人我只在事上誰不當  
然但雖在事上而意實在於格通人我未可主於事上精一執中  
而遂可忘格通人我之要領也堯舜性之也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皆渾然一體之大聖人故止精一執中而已無不恰渾然一體  
之仁也又曰未造渾然一體之實集義卽所以求仁既造渾然一  
體之實精義卽所以熟仁精一執中精義也但吾儕灼知求仁爲  
本則吾之集義誰云非精一執中乎

在堯舜謂之中在孔子謂之時在孟子謂之義全易無非此旨故  
曰中正曰時義精一執中堯舜之易也曰三省吾身曾子之易也  
堯舜成德者之易也精義之事也曾子學者之易也集義之事也  
易無他時而已矣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亦惟明乎其時而已矣

求仁錄要卷五

十一

夫子聖之時者也故曰夫子全身是易  
語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亦是蓋易始於一畫一畫卽  
陰陽也老子之學純氣之守也故曰老子得易之體吾儒於易觀  
象審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止久速各得其可而易之道盡矣  
故曰孟子得易之用聖人於易本用也非孟子但得易之用而已  
易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聖人就象上言性言心說仁說  
智非可指實以爲言易也故易非知性者不能讀未知性而讀易  
未有不認氣爲性者蓋易自一畫以後卽陰陽也實認聖人之言  
性言心說仁說智爲言易則認氣爲性矣如後賢悞認文言之以  
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豈不以氣爲性乎凡於易言心性仁智處  
無不皆然故易難讀自不知性者讀易而性學不明易道不明矣  
嗚呼

善讀易者觀象審時以易爲精義窮理之書不善讀易者就易研

究心性以易爲指示性命之書善讀易者實體於倫常日用不善讀易者虛索於陰陽造化

易非知性盡性之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作易初非以明心性也後人執之以爲是指示性命之書則失聖人作易之本意矣然則聖人何以作易曰吾人日用皆心性也而動作有其時有其位不失其時位則中正無咎失其時位則中不正而悔吝生焉故聖人作易即陰陽之動靜教人以觀象審時而明進退所以寡過也夫即陰陽之動靜以爲教則非以明心性可知故必如此而後性盡即以爲指言性則悞也必如此而後恰渾然一體之仁智即以爲指言仁智則非也

伏羲觀人倫庶物各有當然之則若自然而不可違若一定而不可易故取象於陰陽以畫卦爲奇爲偶爲柔爲消爲長爲進爲退皆自然而然無定而定使民觀其象法其行酌其時審其位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主

而各歸於當然之則是伏羲之所以作易之意也蓋上古訓誡未詳儀刑未備故聖人即造化以爲教所謂以天教人者也豈圖畫虛空描寫造化與斯人道陰陽說老少推天地之所以始人物之所以生指性命之源洩天地鬼神之奧如後賢之說也耶伏羲觀理於人倫庶物後賢察理於陰陽造化伏羲取象於陰陽造化以爲教後賢推理於陰陽造化以明性截然不同矣可謂後賢之易即前聖之易乎易本平常切近而後賢以玄虛幽渺測之是以百姓日用之易變而爲陰陽造化之易也

取象於陰陽造化畫後之易也觀理於人倫庶物畫前之易也伏羲見天下事事物物各有其道而因之畫卦卦陳象立而天下之處物制事各歸於道而不能外吾矣一見一卦一爻各有其法象各有其義類而不可遺因見前聖易固有其極至之道而卦文法象之義類從此起故曰易有六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其曰太極如是乎曰太極如是矣易傳聖人贊易之書也

知易傳爲聖人贊易之書則千言萬語無非贊易可以一讀而明傳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此一章之要領下文六節皆從此推出而節節相承故易有太極一段但就上圖戶八句一直推出旨意了然聖人作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但圖舉一戶而道無不可見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即一戶而道之可見若此夫子贊易至是不覺逆闕前聖作易之心也曰易有此至極之道聖人所以畫奇偶之兩儀也太極之旨如此蓋天下之道有一必有兩定於一必成於兩如戶有闔必有一闔一闔而戶之道始盡太極生兩儀者渾然一道而端緒則有兩抽其端緒而畫奇偶所以謂生兩儀也四象者陽之純陰之純乾坤是也陽之雜陰之雜震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主

坎艮巽離兌是也奇偶畫而乾坤震坎艮巽離兌畢備兩儀生四象也八卦即六十四卦凡易傳中言八卦多該六十四卦而言乾坤震坎艮巽離備而六十四卦無不畢備四象生八卦也八卦成而吉而可定大業由是而生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如此此夫子韋編三絕而見前聖之心知前聖所以作易之故也不曰伏羲因天下至極之道而作易乃曰易有太極者爲贊易也謂易書有自然之根柢故生出如是條理云爾是夫子之易有太極豈不顯淺易見可一讀而知乎

夫人道仁義而已然不審於位不酌於用則有乖於仁義而人道將不立易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所以教人之盡仁義也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故惟學乎易而後能屈能伸知經知權不失其正鳴呼此夫子所以謂學易可以無大過歟學者慎無易言權權非聖人不能蓋聖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

事勢之必不得已而權出焉湯武征誅權也堯舜揖讓亦權也伊尹放太甲周公避東都權也夫子作春秋亦權也權皆出於聖人之不得已若得已而行之之謂苟權皆出於聖人渾然一體之仁若非出於憂世憂民委曲成物之謂術

知學之士立身行道事事不忍苟人見其不苟也曰是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不知權非日用常行之物而日用常行之則苟而已矣

可與立尚未可與權今未可與共學之人往往自以爲能權蓋未知立身之大道而一切遷就絕無繩墨也嗚呼俗習入心趨向不正有終其身而不可與共學矣不亦悲哉

宋仁錄輯要卷五

論

爲權變之巧者亦自以爲能權真無所用其耻也非窮理精義不能權然權者事勢之不得已窮理精義者日用之不可缺漢人以反經合道爲權而程氏非之晦菴云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可謂不執程氏之說矣然得中故謂之權晦菴云權而得中似猶說作兩層也權者權輕重使合義也此審理度義之權也聖人所謂權乃反經合道之權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審理度義而猶曰未可則必不然

權輕重使合義此可與適道之事

甚與家謂移步換影蓋少一轉身移步則龍穴砂水又改一規模矣吾人日用之中所以處事宰物者亦然故曰因時制宜非有定則

本有一定之則而又未嘗有一定之則無一定之則而恰恰有一定之則是所謂義也知乎此可與言精義矣

生云前約一友至日欲赴其約天將雨父不令往某恐失信堅欲行父怒從父則失信欲不失信則違父如何曰此自有輕重之權衡在既與友約自不宜爽信父不令往輟當中止初以不爽期爲

義又以中止爲義義者宜也隨處隨時步步移換非有一定如當東則以東爲義當西則以西爲義當東而西則不義當西而東則不義當立則立爲義當坐則坐爲義當立而坐則不義當坐而立則不義以此推之步步有義刻刻有義若執定則爲尾生之信申生之孝害義多矣又曰日用飲食莫不由義惟於人倫日用即失義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夜寐而早起何處不是義何時不由義獨於行已立身之間待人接物之際即昧義豈知但由日用飲食之義而不由人倫日用之義即違禽獸不遠哉

一生問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言然否曰恭敬之心羞惡之心情也即禮也義也或者之言嗜慾之私與俗習之氣耳非情也

先生在玉峰人多謂先生不知人情謂一生曰最知人情者某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即是性情善顯然性善顯然孟子以後性善之學不明故往往謂情有不善不知有不

宋仁錄輯要卷五

五

善者非情也嗜好也俗習也情發乎性無有不善且止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四端俗習嗜慾則有不善千態萬狀其端不一吾安能盡知

生某某嘗私議先生不知世俗乃謂一生曰某某言良是但某某孽汲汲望唐虞而直趨之焉知世俗生唯唯云某有時志切爲學即不知世俗

某初謂世情不必知故往往有以不知世情爲諄者不問也後頗悉民隱始覺聖人喻義喻利之言更親切而有味又覺孟子答任人之言真爲規矩方圓之至孟子曰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此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此之奚翅色重何嘗執細節以苛求於人又何嘗苟徇於俗以違義後之學者拘于禮則執細節以苛求而人厭其迂曲學阿世則苟徇以違義而爲士論之所不與士論之所不與固不可行人厭其迂亦不能行然後

知聖人之言規圓而矩方也嗚呼不悉知世情初不謂二章之旨有所隱而不出也乃今而知聖人無不深達乎世情故言之曲而中又乃今而知世情愈明則聖人之道理亦愈出也雖然無志於聖人之學不知聖人之道而深達世情則未有不為世情所移者有志於學者固當不患乎知世情之晚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二千載來誰人不自謂知殊覺我之所知有大異於人者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聖人之道微始終貫本末竭盡而無餘辭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某遜心透腑見得只是仁義故於孟子之言契之深信之足真有手舞足蹈心悅神怡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天命之謂性仁也率性之謂道仁也有義也修道之謂教體仁而精義也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語最有味而修道以仁尤可

求仁錄要卷五

七

見孔門學脈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修道云者日用事物之理酌之以適於中也有一團渾然真誠惻怛之仁貫注淪浹則道不虛行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吾知免夫道即五達道修道以仁即達道以達德行之三達德中知以知其當行勇以決其必行而實所以行之者仁也故中庸又足一語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仁也觀修道以仁語豈不更可見耶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修道以仁也修道以仁故力行近乎仁

前言修道以仁後言力行近乎仁蓋知所以行之者一也非仁而何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修身也大學曰修身為本後賢俱指一即誠古人之文無虛合法以後人之文讀古聖賢書往往多不合

觀修道以仁可知論語仁能守之易仁以行之之旨

率性之謂道由仁而出即義也脩道以仁集義正是求仁也

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則曰肫肫其仁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曰修道以仁雖安勉有分而道無二

謂一生曰聖學只在真心直達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保四海平易親切如此明白正大如此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曰道在邇事在易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之人非無愛親敬長之心也真心始發爾我之見即形莫謂不能直達之天下且不能直達之親長矣生云某嘗驗之家庭日用原有不可直達者曰委細曲折竭盡苦心無非直達真心曲致即直達若以徑行

求仁錄要卷五

七

直達為直達則失之矣生云何疑先生或少經濟今始知見前時時是經濟曰經濟兩字出於後人不知學問聖賢止是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達於掌上何嘗別有經濟後人分道德經濟故每分才德經濟非有才不能非博聞多見不可捨不得才情氣魄捨不得文史知見只為未嘗灼知真心信心性善不及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夫焉有所倚至聖睿知聰明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強剛毅足以有執濟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博學淵泉而時出之何嘗恃才何嘗藉聞見今不能知至聖至誠須竭才於致曲致曲乃吾等初學事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化即與至誠無異何須論才何必求補於聞見只此委細曲折直達真心豈非才耶豈一一考之聞見方能之耶真心最靈曾子燕於野其母

暗指呼之曾子心動蓋歸真心最巧竊武子君入囚室則藥餌  
就則貨豎卒能保全其君以至問巷愚夫愚婦苟人倫關切之際  
真心篤摯自生其智自有其勇真心感孚自無不靈自無不動只  
爲性善人人同具故能如此堯舜時雍風動只直達此真心大禹  
聲教訖於四海亦只直達此真心湯武伐罪弔民亦只直達此真  
心三代治具莫備於成周姬公制禮作樂善世宜民裁成輔相巨  
細畢周亦只真心之曲折變化雖思兼三王監於二代亦只真心  
之權衡酌當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  
謂之居仁委細曲折謂之由義居仁自能由義由義只是居仁有  
此真心自能直達曲致直達曲致始全此真心故曰聖人精義即  
是行仁學者集義即是求仁初無二事真心有直達時有曲致時  
直達固不待安排不由思慮曲致亦本無安排雖千思萬慮仍是

求仁錄輯要卷五

大

不思不慮直達此真心能直達亦即是真心曲致此真心能曲致  
亦即是真心真心自能直達曲致曲致即是直達但其間委細曲  
折協於機宜乃隨事精細隨時渾融實無盡期改禹戒舜曰安汝  
止惟幾惟康阜陶戒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舜又戒禹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蓋學至深造而自得不得處人倫日用中尚有人我之  
岐見而患於接物處事之際精微多有未盡家國天下間人情事  
變有出人意外者人官物曲有多少未習者步合轍事事允宜  
此中大有委細曲折在中庸曰盡精微道中庸易傳曰窮理盡性  
精義致用皆其事也子等初學雖未可言及此強恕反求自有本  
然之權度在直達曲致自有當然之義在知乎此則見前時時是  
學不必更言經濟矣

一生思以經濟自見求所以習之者先生謂之日經濟不須習聖

人亦無經濟之名生問故曰生知治家平一家之政事事在家  
之心事之未至先有以謀之事之將至早有以理之東指西畫左  
挈右提蓋有不待子弟僕妾知而事已告竣者子弟僕妾默受其  
福而已無他一家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又如養身平有瘡  
即搔有痛即摩念未嘗起而手已至痛癢之處心未嘗思而口已  
自言痛癢之狀無他一體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苟如此則  
經濟何必習經濟亦何必有其名也哉自聖學不明乃有經濟之  
學自有經濟之學而治遂不古若矣噫

自無枝葉之辭

人孰無才只不能盡其才不盡才由於無志顏子欲罷不能自竭  
其才故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後世言治人理事必先論才不知才者吾性之良能也苟知學以

求仁錄輯要卷五

九

求仁爲宗自能直達吾性治人而人治理事而事理爲將而將爲  
相而相焉有才不足之患直達吾性即是才後世之論才不出於  
公孫之三日曰曠曰有智慮曰多聞識以是爲才所以修身爲本  
之學不見於世而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嗚呼

一友問公有征輪私有遺負而家人妻子不能無凍餓之患不覺  
則非情憂之則非道奈何先生曰但憂所宜憂憂即道也友未達  
曰聖人渾然天下一體故切切生民之憂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與  
其利除其害禦其災捍其患入斯民患憂之中而汲汲不暇自暇  
逸君既爲一家之主則一家所恃賴惟君自當心入一家憂患之  
中無衣爲之謀衣無食爲之謀食急征輪償逋負公私上下總總  
顧慮是君之分又何是道非道之疑乎又問措置之法曰如居此  
室中有求免於風雨盜賊之虞則心思自周自有修葺之道防患  
之法何必問之他人友又述遇事畏苦之狀曰君病在耽靜避事

故遇事益見其苦處事益長其難卽此長苦之心理與事分爲二身與家不一體去道大遠今之治生理家者并心一路寢之食之習而安之不知其爲心勞不見其爲過慮亦不計其爲是道非道聖人治家亦然但俗人忙不可閒閒必尋事聖人則可忙可閒忙不厭事忙亦安然閒不尋事閒亦安然此則知學不知學之異耳一生見路有行竈神者大不悅曰諸生之業多端何至喪心爲此先生曰愚初年亦如生見今不特不怒且惻然傷心若無地可自寬者生問故曰民不能養古帝王養之不能自教古帝王教之此上天之所以爲生民而立之君也今民各自養各自量其才力之所至以爲養苟如是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爲已何暇顧廉恥哉生若思至此當有不能不惻然傷心如其者又奚怒之有生唯唯曰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曰然聖人之學不明則三代之治不可復三代之治不復則斯民困苦之期無時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得不身任其責耶

求仁錄輯要卷五

子

先生教授於市對門一子頗俊秀而習鼓吹學作樂人嘆曰此子豈不可上達其父母爲之計所以自養故業此豈非三代之治不復之過與已亥冬先生寓吳郡迎春日訪一友回路擁不得行遂佇立道傍見妓女迎馬上不覺酸楚淚下越日述之於其友其友曰天寒君矜諸女凍甚耶先生曰不然先王之世男女有別豈有迎之馬上者彼皆人子也而汚辱如是是以悲耳先生嘗嘆曰朝廷立有求富貴之路天下必不治平蓋求富貴有路則人無不竭其心思盡其才力以圖富貴安有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在民上者無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天下安得治平又曰須知富貴之原來蓋富貴者所以奉有德也上古以億兆不能自理也故立有德者爲君以統之一君統乎兆民則貴矣治人者食於人則富矣君不獨治也於是乎求衆有德者以佐之衆有

德上佐君而下治民亦貴矣富貴之所原來如此古之人並無心於求富貴也但自力於學自修其德而君人者求之故曰求賢曰舉善今也上懸其的下盡其力一旦富貴侈心遂生求其不爲民害亦已善矣又安望其致君澤民有裨天下耶嗚呼若朝廷於求富貴之路不除斯民其無見治平之期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反經則人心正人心正則世道治孟子之功豈在三聖下乎故曰六陽從地起經世之業必先講學以淑人心此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堯舜禹湯武君卽師教卽治至孔子而君師之道二教治之職分春秋遂不能爲唐虞三代再傳至於孟子而師道亦絕矣蓋君卽師教卽治則其道常明君之所以出治者不由於學而僅一二布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主

衣之上明之則其勢必至於凌夷衰微也自漢以來佛老之學盛行於天下佛老出世之學也在上既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淑等一世則出世之學盛行又其勢之所必然蓋無足怪矣吾人本來性善明性善之學則人之真性觸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時時見前愛於親敬於長忠於君慈於下別於男女信於友朋仁於民愛於物自知人倫之非外自知身家國天下之爲一體人心日正風俗日厚治道日興漸可復於唐虞三代之盛佛老性空之說行往往爲其學者不能空嘴然而先空人倫愛親敬長澹而無味治家訓子毫不經心間有不得已於倫常則不知所以自勉而逃之空門其號爲得法之徒則重佛法而輕父母傲然自以爲法王而蔑視人王愛親敬長之心日空無忌憚之習日熾世道未有不日亂而生民之患未有不日甚者愛敬惻隱渾然良知良能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何其易簡以

易簡之道與人言何其易知易從人人樂聞人人願為自有親有  
功可久可大至於可大可則聖學昌明而泰運開矣故曰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  
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今人各有心民散久矣惟不知渾然萬物一  
體故也渾然萬物一體之學明庶幾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與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六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孝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尚以為平  
常而可學於孟子曰仁義而已矣則必駭為高遠而難幾而不知  
孟子之言仁義也推其自則曰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  
知初非有待於脩習証之於孩提之無不知愛親稍長之無不知  
敬兄則其人不必要聖賢即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而指之曰此仁  
也義也則不過吾見在之忽不及知漫不為事之平常日用耳故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今人但駭於其名耳果審  
仁義之實則與孝弟忠恕有何分別而顧高遠視之耶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為仁猶曰用其力於仁指求仁

之工夫也凡孔門為字俱是指工夫如曰其為仁矣曰為之難曰  
難與與為仁是也蓋聖門工夫只在人事上竭力故曰為非若後  
世主靜持敬之學操持意念不起意之學致虛致良知之學落於  
虛無也蓋孝弟乃孩提稍長不學不慮之真心本渾然天地萬物  
一體學者但能純心於愛親敬長則不忍之心盎然滿腔渾然一  
體真性全體貫徹故孝弟乃為仁之本有子之言於學脉最清楚  
最真實所以云與顏曾並聞一貫者此也後世不知孔門學脉而  
以行仁從孝弟始釋之失其旨矣  
今人無志於學往往視聖賢為高遠講學為迂腐輕易論云聖人  
之道不過人倫日用或謬為大言云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  
講使告之曰人倫性也盡人倫盡性也此外更無妙道即信之不  
及矣夫孩提稍長之時依依親長之側愛敬油然而不容自己此時  
何待學何待慮真性沛然直達無親疎爾我之閒故曰仁也義也



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自此年漸長習漸深真性漸消目在父母之前受罔極之大恩而恬然罔覺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則慕妻子志縱習心肆行不顧出言而忘父母舉足而忘父母日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歷父母之深憂而毫不知之有嗚呼子於父母無論懷妊十月携抱三年大恩難報即目前之大恩已是欲報罔極而恬然罔覺毫不知之嗚呼亦太忍哉斯時而言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言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不亦昧心矣乎即有向上之士知自勉強然周旋世故之心多於周旋庭幃勞於世故溺於吾親習為固然不自覺察甚有以周旋世故之心即用之於周旋庭幃外貌殊覺可觀而中心實不可問孩提之真性至此而盡喪矣雖然又未嘗不時流露於日用也大約於無意不自識知之頃見之若不用擴充之力頓使真性見前雖好學如諸友真心未必不為習心所勝也人倫可輕易言知而聖人之道可

求仁錄輯要卷六

輕易言不過如此也耶予居貧賤值寡母衰年竊謂人子事父母無不當盡其誠孝惟是適當貧賤或值父母衰老鰥寡更宜留心事貧賤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富貴之父母富貴之父母安樂貧賤之父母憂勞也事衰老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壯健之父母壯健之父母能運動衰老之父母待扶持也事獨居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具慶之父母具慶之父母兩情各懷獨居之父母苦懷自忍也諸友固有富貴者亦有貧賤者有父母壯健者亦有衰老者有父母具慶者亦有鰥居之父母亦當留心於此乎先事則敬承父母之心當事則將順父母之志內事則至孝父母服勞外事維持省父母憂慮導其妻子以養父母若妻子有不孝即吾身之不孝須有刑子之道率其兄弟以孝父母若兄弟有不孝即吾身之不孝須有感化之方此事生親之道所當然也古人云思死者如不欲生故父母之聲常在於耳父母之容常在於目父

母之心志嗜欲常在於心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遊出戶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予生再世而先考喪先考之音容未之識也終天之痛何日而已又貧賤流離不能時展孝思言念對越庭除拜掃丘壟慚痛交迫諸友亦有父沒者有母沒者亦有父母並逝者亦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如古人之所稱者乎若能誠孝肫切事見在之父母愛敬真至事既沒之父母哀慕痛切則滿腔惻隱通體惻怛安得有殘忍刻薄之習見於舉心動念之際渾然真性直達流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人之所好自不忍奪已所不欲自不忍施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即鳥獸蟲魚亦不忍無故殺傷草木禾稻亦不忍無故摧折達之天下而仁不可勝用矣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三

亂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知孝弟為為仁之本則為仁而成仁亦不過滿孝弟之量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而已矣即是仁義而已矣孔門以仁為宗而曰仁者人也親為大孟子一生言仁義而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雖至大事親從兄豈非卑邇乎聖賢雖高遠孝弟豈非目前乎講學雖迂腐孝弟豈迂腐而不情乎為學雖迂緩孝弟豈迂緩而不切乎說起孝弟便不容不立志諸友亦不容不立志父老緩而不切乎說起孝弟便不容不立志諸友亦不容不立志父老者必弟孝者必慈孝者必忠孝者必信孝者必夫婦有別只一孝已貫徹五倫只一孝便舉心加彼以保四海舍孝弟何處學聖賢舍孝弟又何講學舍孝弟又何以為學諸友但立志為人子即是立志為聖賢立志盡子職即是立志為學立志肫篤自肯困勉自有知性之日始信人倫即性盡人倫即盡性若此外更有玄微妙道即是異端

友有舉前輩提宗之語一一行之始不落偏者平格又云諸友處平格語孝弟惻然動其天良卽惻隱之心若平日有未盡孝弟之處能知慙愧卽羞惡之心聞聖賢孝弟之道肅然起敬卽恭敬之心知孝弟是爲仁之本聖賢之道卽是非之心於聽講時四端見前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凡前輩諸賢所論爲學當下無不該貫諸友一心聽講更無二念卽主一無適之謂敬卽心不妄動之謂靜當下思孝弟是爲人之道今益當專力孝弟卽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聽講之時不起一念孝弟之念非起念之念卽謂之不起意孝弟非起念之念又卽謂之自然孝弟之言句句入耳字字悚心卽是良知能尊所聞行所知卽致良知聽講之時毫無一欲良心發見天理燦然卽去人欲存天理今既聽講之時無不一該貫則躬行之際一一該貫無疑所以謂爲學須得要領要領既得併在一路則路路該貫若不得要領路路欲行又路路未之

求仁錄輯要卷六

四

行只是無志而已諸友孝弟是爲學要領立心欲盡孝弟只是立志日用之間時刻能盡孝弟卽是工夫道在邇事在易諸友其各致力

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是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蓋愛親敬長孩提本然聖人不過因之順之耳唐虞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明人倫以此爲學卽以此爲教爲治學教治只是一轍故人才易成天下易致太平後世學術不一老氏致虛守靜佛氏出世了生死前黃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瞑目靜坐收拾放心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冥坐返觀澄然一片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端居澄然蚤夜參求調息爲入門而時時習靜察識端

倪令然自照以至致虛靜收攝保聚攝知歸止又或云須得二三年閒飯喫云只因李先生不仕做得此工夫若然則爲學是撥冗寬坐之事是二三少事之人天下當有不能爲學之人不可盡收之學問之內者矣其學不可以爲教不可以爲治學教治判作兩三項故人才難成天下難致太平嗚呼人人爲父母所生人人與兄弟一本一出胎而至道已備苟人人爲其愛親敬長之良人擴而充之於人倫日用則經營藝業皆聖賢之事農工商賈皆聖賢之人蓋事有閒忙而愛親敬長無閒忙人有貴賤而愛親敬長無貴賤家家致謹於事親從兄則家家復性求仁家家成其爲孝子悌弟則家家聖人賢者嘗見有終日營生之小民而愛敬真至者矣愛敬真至則必爲善於鄉里慈心於物命而取予不苟非義不爲者矣此豈靜坐主敬收拾放心而然耶抑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耶而講學明道之君子往往重彼而不重此何也

求仁錄輯要卷六

五

嗚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在孟子時已然又何怪乎後世今日諸友毋忽視某之言淺近而不足爲也吾性見在日用有何深遠愛親敬長事事至道有何不淺近諸友但患日用而不知勿妄疑淺近而未盡若厭淺近慕高遠則背聖道入異端矣異端又豈諸友之所願爲者哉

愛親敬長爲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求心性愛親敬長卽是仁義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求妙道卽此愛親敬長達之天下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別有政教古之聖人盡其當然因其自然而世已同風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古之聖人學卽是教教卽是治家無二學學無二道人人易知人人共由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今諸友能率孩提稍長之本然則愛敬真心完滿

暢達自能達之天下能愛親敬長則見者聞者無不自動其天良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宜兄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蓋士君子爲斯民之倡率邦國之表儀今日一堂諸友即可風動一邑一邑即可風動東南一隅一隅即可風動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鳴呼自有禍亂以來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予與諸友皆日曄之河萬世之殺運開萬世之太平在於今日回天下之殺運開天下之太平在於一方回一方之殺運開一方之太平在於一人一人回殺運開太平在於一念諸友各各提撕毋忽視今日當下一念一念不昏昧即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一念不提撕即是天地閉塞萬物天闕故某嘗謂盡性只是盡孝弟之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致曲即是致愛敬之曲便能有誠形著明動變化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只是不失繫

求仁錄輯要卷六

六

慈父母懷抱之心便與天地合其德達之天下只是達孩提稍長無不知無不能之愛敬便太和滿宇宙間今日諸友一念悚切渾然孩提赤子之良只此一念悚切塞天地通神明廣四海諸友毋輕失此一念各各保慎

顧在座諸生童幼者曰古人說孝順兩字極善孝子一團和順無一毫意氣無一毫圭角無一毫能所知見無一毫爾我計較故父母之前委婉真至尊長之間柔順聽從與朋友交不使乖恃頑即待卑下不尚氣凌暴孝順之人天聰天明無一毫習氣除覆善言易入讀書易於領會文理亦易通決不恃才矜能傲衆博譽又顧其父兄曰陽明先生有言人只一傲便結衆一生爲子而做必不孝爲弟而做必不悌爲臣而做必不忠以丹朱之啓明只一傲即爲不肖橫渠先生有言今人自幼驕惰壞事父母不能下父母事兄長不能下兄長入學不能下師傅以至出仕不能下上官皆爲

從幼驕惰壞故隨所居而長平格謂其因只在不孝順故驕慢日長月滋所以古人教子弟只是人則孝出則弟即此是長愛敬之初心溫養之使不喪失教之在父母之前下氣怡聲唯敬對不敢噉噉噉咳欠伸跛倚勝視教之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一唯一諾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之間皆以柔和遜讓之道愛親敬長之節涵濡浸潤之子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做處處根驕情無從著脚即有驕穉之氣亦在於節文委曲上清磨殆盡稍長讀書講習不外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等書印實其目前所行所習行之有未盡者講讀之次漸使行習行者即是其所讀者讀者即是其日可見之行無虛文之書非造行之行其心安焉故書亦肯讀行亦易造講說亦易領會文理亦易通性情在童幼時保養完固行履在童幼時操習篤實成人之道已畢備十五入大學知亦易致物亦易格其入聖域不難矣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七

爲賢父兄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師傅今日爲賢子弟異日必爲賢長上豈非學教治只是一轍人才易於成就天下易致太平治國平天下之業移風易俗之方即在於各各父兄之教其子弟道豈在遠事豈在難也哉今世父兄之教其子弟講貫讀習非其所行以虛文視其所讀以重心忝其所行故苦於讀書樂於談縱追命題行文開鑿其聰明雕鏤其巧慧父兄師長又日挑勸其富貴名利之心以鼓舞其讀書作文之志子弟富貴名利中舉業未成而性情已壞雖遇明師良友挈之於聖賢之途而視講學爲迂腐爲學爲迂緩視聖賢非其同類師友非其臭味者多矣嗚呼爲子弟如此異日爲父兄爲師傅其能以正道率其子弟耶一旦入仕途爲長上其能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耶天下無賢子弟故天下無賢長上天下無人才故天下不太平爲父兄爲師長爲子弟者各宜深省

一友引陽明先生語勗在座云滿堂皆是聖人潘子曰滿堂皆是  
人子友云人人須為聖賢潘子曰平格只顧人人為孝子悌弟  
友又解西銘云乾父坤母人須識得天地是一大父母方能一體  
潘子云平格只顧各人識自己之父母自能一體

人生天地間其真誠惻但無所不周於我無時不注於我者惟父  
母而已人多愛其妻子不知妻子之愛我必不如父母之愛我若  
誠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忍不孝若體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敢  
不順若推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能不友于兄弟刑于寡妻

父母於子愛不以爲子德勞不以爲已咎愛之不要慈名勞之不  
懼不慈之名子不知也不求見諒於子旁人不求見諒  
於旁人子小有所就父母則大喜子大有所就父母之願未滿嗚  
呼唐虞三代之所以父母斯民者如斯而已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文王視民如傷

求仁錄要卷六

八

父之望子也大母之愛子也深望之大故不能不嚴愛之深故不  
能不慈不能不嚴者愛之深不能不慈者望之切父母之心一也  
子之愛其親也不能如親之愛其子親之愛其子殷殷切切天真  
獨至自然而然不俟勉強子之愛其親雖極脆孽終有一間大堂  
爲父母者獨無習心哉當其愛子也真心無間於習心子之愛親  
則有間於習心若能擴充四端真切力行則真心不蔽於習心矣  
真心時時流貫於吾親自能下氣怡聲愉色婉容一如孩提之愛  
慕依戀而吾親有不安之者乎嗚呼愛親必如孩提之愛親敬長  
必如稍長之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油然而至盎然滿腔始爲  
親長一體也不能渾然親長一體而曰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有  
是事哉

一生悶前輩殉難詩勃然感發次日來問學潘子曰只吾子忠義  
勃發是豈從書本上來耶要之吾子自有天性不觸不發人人本

來是仁不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怵惕惻隱之心不發仁之端不  
可得而見惟有志之士便不忍將吾人本來天性任其埋沒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孳孳不已至於真性見  
前時時直達流行不爲舊習所撓始是復性亦自能知性故曰復  
以自知知性則自能盡性能盡性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  
之化育皆在其中而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雖聖神功化之極然於  
吾人本來天性初未嘗有毫髮加也生又述家庭之難處潘子徐  
謂之曰忠孝一也吾子草野之士未登仕籍而勃發如此則於父  
子兄弟之間自當真愛真敬直達其不慮之良矣然往往易於遠  
而難於近者何故蓋因家庭父子兄弟日相聚首有少不足多  
少爾我是非中其肺腑或者前後嫡庶之際多所疑貳或者貨財  
多寡之間世情冷暖之候多所嫌怨加以婢僕傳言門客黨惡家  
事無巨細大小盡爲增嫌開隙之端而一嘆一笑一舉一動皆爲

求仁錄要卷六

九

爾我勝負之地矣愛親敬長之至性爲此等習心習見所遏抑而  
不得直達流行故於忠義勃發似易而愛敬無間反難然不能直  
達真愛真敬之天良則忠義亦屬意氣從來立朝之彥忠奸固不  
一至有視君父如路人視國變爲固然毫動其惻隱如甲申之  
事豈非大怪然跡其讀書草野時忠義豈不如吾子哉語云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嫌亦如家人父子兄弟之間猜嫌疑貳勝而愛敬  
天良反爲所奪耳吾子既有志爲學即當反躬自省誠反躬自省  
便見忠義愛敬之有間無間只在吾心之有私無私以所不忍違  
之於所忍以所不爲違之於所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如此綿密自消懇到用力自不爲習心習見所奪而真  
愛真敬之天良直達流行於父子兄弟間矣真孝真弟之人自然  
真忠真義在家爲孝子悌弟在國爲忠臣義士始恰吾子今日問  
學本懷始不負吾子本來天性也

一生見旁一生稱生機實有肝膽清子喜曰夫子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今吾子既有此忠信之質切須好學方不辜負乃謂之曰某與友生講學專提真心發見處本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但須好學方能知而擴充之真心之發上自王公下至乞丐雖盜賊亦皆有之然真心雖發仍不自知過後省之不過云我原有此好心耳殊不知此是入聖真種子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忠信而不好學則真心雖發偽即隨之雖吾子機實有肝膽容或不免孟子既言乍見林陽惻隱又言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然是提出未雜銅鉛之真金以示人亦是孟子於真偽之境嘗親身驗之故指示清楚如此今人俱謂孔孟是生成聖人以某觀之不過吾輩尋常機實人耳惟其好學所以獨至生云先君在日因循忽畧不知自盡子道今值新喪漸痛交迫欲報之恩不復有時亦不知何處可圖報言大生面發赤淚下因指之

求仁錄輯要卷六

十

曰此是惻隱真心發處即是渾然父子一體處生點首云然又謂之曰子既知之直須擴充之耳充之以事母則渾然母子一體充之以友于兄弟則渾然兄弟一體充之以盡人倫日用則於人倫日用無不渾然一體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以所不為達之於所為義也此即所以報令先君也故曰孝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吾子亦勉之而已矣

問行強恕反求於家庭日用恐反非愛親敬長之道曰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前章有言反求已過自訟自改是孝順云家庭習氣易露怨尤易發於此自當轉覺切實此是言反求大學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在一家則前後者父子也左右者兄

弟夫婦也上下者主僕也有所惡而勿施此是強恕強恕反求與愛親敬長本非二事何為而非道乎

又曰大學之言正須善會蓋為子弟者見有所惡於父兄即非孝子悌弟不能為子弟而能為父兄者未之有也觀之於舜父頑母嚚此史臣記四岳之詞耳在舜則何知父母之頑嚚瞽瞍愛後妻與象而不愛舜亦後人之詞在舜則何知瞽瞍之溺愛又何知以後母與象之故而不愛我號泣怨慕止自責其所以失愛之故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若無地可以自容而瞽瞍已底豫夫瞽瞍可以感動而底豫固未嘗頑也瞽瞍不失為慈父而舜之大孝德為聖人矣

吾友錢允謙嘗言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其有不愛是我子道之未盡但求所以自盡其子道而不尤父母之不愛我兄弟幼小之時牽袂攜手怡怡愛敬其有不愛不敬是我兄道弟道之未盡但

求仁錄輯要卷六

十一

求所以自盡其兄道弟道而不尤兄弟之不愛我敬我以至夫婦朋友主僕皆然所謂思不出其位是謂素其位而行如是力盡本位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吾儒下學之宗藩子又謂父母之前不能下氣怡聲當思子以此事我則不悅我何可以事親兄弟之間不能盡愛盡敬當思兄以此待我弟以此承我則不快我何可以事兄撫弟夫婦之內不能無勝心客氣當思婦以此加我則不樂我何可以對婦役使婢僕不能無粗心悍氣當思婢僕微不遜於我則不安我何可以待婢僕朋友久交不能無龔容毀語當思友以此與我則不喜我何可以交友如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符反求諸已處處詳慎時時想到心愈純行愈密人我之隔礙愈融父母之不愛我者至此自愛我兄弟之不愛敬我者至此自愛敬我婦之不順我者至此自順我婢僕之不忠我者至此自忠我朋友之不信我者至此自信我始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始為正

已而物正也

一生聞教惻然云嚴慈見背只有祭之一事是人子所以事親不敢不致敬曰無一刻非事親之時吾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以視聽言動非禮而視即辱身即不孝非禮而聽即辱身即不孝非禮而言即辱身即不孝非禮而動即辱身即不孝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不忠不信即辱身即不孝人或以不忠惡我朋友或以不信慢我即辱身即不孝不忍此身之見辱以辱吾親不忍不自盡分是謂求仁兢兢然惟恐吾分有不盡至於辱身以辱吾親是謂修己以敬求仁也修己以敬也總一求免於不孝也致敬以事亡親者豈特在祭之時耶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若只事親是孝則有間斷之時無一刻非立吾身即無一刻非事吾親為人子者焉得不日省三省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惡言不出於口忿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主

言不反於身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事親之道也亦即守身之道故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固貫於事親之中也蓋吾身莫大於孝親而孝親莫要於守身吾身者父母之身也此身一刻尚存即此一刻是事吾親人但視親身是親吾身為我故失其身仍以爲不得罪於親惟曾子知之故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此曾子所以爲能孝於親也會子又嘗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只一孝字盡之亦可見矣一生初見自述向從事於主靜持敬而多間斷蓋因曾經多難未盡子職每一念至痛苦憂憤一刻不可自忍又家之內外悉老父支持欲代則反拂親意不代則慚痛交迫刻不能安以此與主靜特敬工夫不相應曰即子所言正見父子一體處慚痛憂苦一刻

不能自安是子真心懇摯亦即子真工夫無間斷子但能擴而充之是矣今不信即此是工夫而反咎主靜持敬之不相應豈不謬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故汲汲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今吾人爲學皆所以復赤子之心故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後之爲儒者之學者或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歸重主靜如守靜篤之說或並提窮理主敬而窮理乃是推極知識主敬乃是束住虛靈或專提不起意吾心自有其光明自有其妙用或專提致虛自然吾心之體隱然呈露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主

或專提靈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知無是無非而未嘗無知皆與孝弟爲仁強恕求仁之學相違與吾性渾然一體無涉所以言性者謂之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言心者謂之心今本虛應物無迹謂之虛靈不昧一片空明言意者謂之不起意則有光明妙用言本體者謂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言良知者謂之原來無有本體總以佛氏之真空亂吾儒之性善嗚呼仁人心也良知即仁也性善鑒然而可以真空亂之乎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所以指示未知性者極爲委曲而諸當繼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言性者最爲親切而詳盡而可以真空妙有之說附會之乎工夫非孝弟爲仁強恕求仁則必不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必不能灼知性善而說心說性說仁說良知總是性空之餘濫學省欲

復本然之性善入手工夫其容不細審乎哉

謂一友曰孔孟之學脈俱在但須審明而力行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稱仁人心也而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孟子言良知不慮而知而良知之可見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言言皆血脉字字皆真宗孔孟心髓盡於此矣頗有曾思命脈明著於此矣誠能審明乎此而力行之久久純密不疎不懈則渾然真性直達流行自有一旦豁然知性之日其知性也自然同於孔孟不同於佛老不同於諸賢蓋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渾然真心也一根直達此真心恰恰是性善恰恰仁人心也恰恰良知及其知性而言性也自確確然性善不得以性空渾確確然仁人心也不得以虛靈知覺渾確確然良知不得以靈知當體本空混心性

求仁錄輯要卷六

古

上確確然下虛無等字不得聖門知字確確然下虛靈寂照虛明湛然等語不得見之真則論之定持之堅雖刀鋸鼎鑊不能奪也嗚呼此其透體灼見之實言五六年來悲歎傍皇欲得傳人欲明學脈之血淚今誰與信此乎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當下渾然一體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性最真故指人脈路工夫最切強恕反求亦當下渾然一體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克己復禮曰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在那在家無怨會子問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蓋強恕反求不過擴充其愛親敬長之良而達之天下初非有二也誠勉勉於此則心專志一省察無疵靜矣主靜則不過虛靜之靜非靜也翼翼小

心日見不足敬矣主敬則不過寂寂惺惺治無記亂想非敬也敬則隱油然然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即強恕反求力盡本分又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愛敬惻隱乃是良知強恕反求即是致良知而以此心之虛明變化爲不起意以致虛爲自然以當體本空之靈知爲良知則性空之旨虛無之教非吾儒之脈絡也嗚呼學既失吾聖人之宗雖字面不改而旨歸各別世之學者何爲而不知辨之哉

聖學止是充長愛親敬長之本然故學易成而道易明後世性善之旨不明俱不知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以主靜持敬爲學不起意致虛自然爲宗旨致靈知爲教各自以爲心性工夫面不知去之愈遠蓋愛親敬長者吾之真心也所謂性善也所謂仁人心也所謂良知即仁也從此一根擴充則自知性善始是仁人心也始是良知即仁也不從此一根擴充則主靜持敬者不過意

求仁錄輯要卷六

五

識用事致虛自然者不過歸根復命不起意者致靈知者不過習慧圖明而錯認心性矣

充長愛敬之真心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孝弟之人不忍人之心常自克滿勿施反求皆不忍之心所直達流行也而強恕反求之切則愛敬真心愈無滲漏故曰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非有二事所謂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契孔孟性善之宗旨惟此本靜不必主靜而後靜本敬不俟持敬而後敬本不起意無不起意之可舉本自然無自然之可宗本不慮而知非當體本空之可說不從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各學其所學則成家者或專任意識或破除意識而當體虛無見前寂滅未成家者上靜持敬難成片段不起意者意根盤桓致虛歸自然者安排作弄致靈知者往往流浪於情識蓋偏則煩難真則易簡適固然也嗚呼人但見學難成道難明聖賢難至豈知舍愛敬之本然即步步走岐



落着者失當務也哉

佛氏有報恩經道家屢申孝弟明王之教况在前輩諸翁豈有舍孝弟以爲學者只不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重在主靜持敬不起意致虛靜養當體空寂故卒與性善之旨絕遠至於佛氏報恩有佛氏之見識在道家孝弟有道家之見識在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一孝佛者見潘子曰吾儒之於盡力於人倫孝是其孝弟是其弟入孝出弟強恕反求毫不放過學佛者曰此是事如何是心上工夫潘子嘆曰此是天下人通病豈特吾子之見

今之學者發念必入於兩路其欲除閒思雜念者心意上操持必入於主敬之說欲明心見性者求玄求妙必入於靈明無知而無不知之說若與之言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雖不以爲非却謂於正心誠意不切于明心見性不切其能直信爲孔孟之真脈而不當

求仁錄要卷六

夫

主敬以操持意念不當頓悟以明心見性者難乎嗚呼此正學之所以難其人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分明即求仁自後賢之說起而求放心之旨晦愚敢贅一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愛親敬長而已矣嗚呼苟知愛親敬長即所以求放心而仁道庶乎其不遠哉

聖人教人初不起爐作竈愛親敬長人道本然人性本然聖人但使其自盡人道之本然便可以知性就路還家初無岐嶷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強恕反求亦人道之本然觀中庸言以人治人而所舉皆強恕反求之實可見施諸已而不願是勿施之則即在乎已也所謂道不遠人也能勿施則是以人之道治人之身矣其曰違道不遠特勉勵學者之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有二哉子臣弟友人也求于臣弟友之道而日見未能以人治人也上言君子

之道蓋謂盡人道者莫如君子此不言求乎君子子臣弟友也而但言求乎子臣弟友以人治人更自灼然聖人但使強恕反求以人治人而能盡其道即能知其性蓋道者率性者也其初率性而盡道其既盡道以知性所謂就路還家更無岐嶷者也爲道而遠人者曷省諸

今人每言學道便如奇特事不知學道二字即是力行二字蓋道在行處言中庸率性之謂道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率性之道也曾有視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而奇特者乎今雖去孩提稍長時已遠而愛敬真心未嘗不全具未嘗不發見誠能率愛敬真心於日用則與性日見前真心日充滿自不犯上自不作亂夫真性日見前日充於兩顧於長上施於遠邇則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嗚呼學道盡於此矣其有愛敬真心爲習心所掩

求仁錄要卷六

七

則用勉強之力以復性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願乎親不可以爲子如是強恕反求則真性日見前真心日完滿孝於親弟於長自能達之天下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而已矣嗚呼學道如是而已耳豈奇特事乎

生有向余問學者每欲辨明心性或疑性善之即性空靈知之即良知再四辨析終不能信夫性善之非性空靈知之非良知則不能信聖學以求仁爲宗亦不能信乎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仁也親仁也豈非言仁之確然者乎則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仁者如射反求諸已又豈非求仁道之確然者乎愛親敬長人道之宜謂求仁即是集義又豈非確然者乎能愛親敬長強恕反求則真性日見前真心日充滿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以保四海又豈非候之所必然而性之不容不燃者



乎夫吾儒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所謂親仁也  
敦長義也無他德之天下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不忍敵勝  
是心足以王其類有此脫而不視一本之愛豈非修齊治平之根  
柢乎然則性善耶性惡耶良知耶靈知耶尚何可疑而不能信耶  
又曰學須審知脈路脈路既審性善之與性惡靈知之與良知固  
灼然可見矣學者但須篤信而力行之胞肱於愛親敬長切切於  
強恕反求分毫未到則不慊分毫未慊則必盡如是綿密懇摯則  
渾身是性善渾身是良知更何性惡之可疑靈知之介意乎又曰  
審知學脈而篤志力行則確確一孝字盡之親親確確仁也孝弟  
也者確確為仁之本堯舜之道確確孝弟而已矣孝者必弟孝者  
必忠孝者必慈孝者必夫婦有別孝者必朋友有信孝者必愛人  
孝者必敬人恕又何待於強而反求又何待於微也發聲耶二三

求仁錄輯要卷六

大

子各有父母各自盡人子之道便各是復性工夫無許多道理可  
講無許多工夫可說只一孝已該盡道理該盡工夫不能具明明  
德於天下之欲者盡力事親則已其不能格通人我者盡力事親  
則已通二氏之報恩對此則為異端申生之死孝準此則為陷親  
不義薛包王祥之篤行視此則為行不著習不察即至邇至易之  
事而為大中至正之要道愚夫愚婦之與能而為鬼神極聖之心  
法嗚呼真有味乎孝之一言乎誠哉其為先王之至德要道乎  
一生聞教憬然云某今惟當以順親為事曰然全副精神須在於  
此生云只要反之於心而無愧曰不然某正欲反之於心而有愧  
生躍然曰若只反之於心而無愧便置之矣曰然遂謂之曰反心  
無愧一語最為無志者藉口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治人禮人自當反之於心而無  
愧矣何為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蓋吾人雖知學問行已必不能

如聖人之盡善若無不親不治不敬者則固自以為仁智敬矣不  
得一分反求一分不得十分反求十分安得不愧自愧自盡毫不  
寬假始是窮理盡性能窮理盡性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人性  
物性亦盡矣此始是正己物正之大人始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大  
學舜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如此反求卒  
能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諫瞽瞍底諫而天下化瞽瞍底諫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始是大孝故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只大  
孝已德為聖人舜豈泛泛常常於事親之際者哉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舜豈別有主敬窮理工夫  
嘗別悟無善無惡之心體而至於聖人者耶只在一根上直透擴  
充恰是性善恰是仁人心也恰是良知即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嗚呼此道  
自孟子而後知者鮮矣有志於復性其安得不擇義耶

求仁錄輯要卷六

九

又曰舜惟大孝故好學之德洽於民心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  
一生問求仁之方曰愛親敬長請益曰達之天下曰學如是乎曰  
子不聞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達之天下處自審甚覺鬆泛  
曰子不特達之天下處鬆泛愛親敬長處原自鬆泛  
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正是其父子兄弟不能渾然一  
體也若父子兄弟已渾然一體有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乎自然  
而愛真愛油然自然而敬真敬盎然渾然父子兄弟一體渾然天  
地萬物一體矣故求仁之學只專力於孝弟而已無不盡不必更  
覓工夫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是實指示人語學

者母忽視之

愛親敬長之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云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渾然是一孝恰渾然是一仁恰又渾然是一敬

只一孝已盡仁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盡力於孝弟只是求仁故有子曰孝弟也者爲仁之本盡力於孝弟亦只是強恕故孟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舜好色富貴人悅之舉無足以解憂惟憂不順於父母憂卽仁也今吾輩之父母慈愛教養十分真至比之於舜無不順於父母之憂但當深不能事父母之愧雖然舜人子也我亦人子也舜事頑嚚之親而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事教養真至之親而盡道不如舜不特可愧亦誠可憂也自省自愧自愧自憂憂愧自深勉

求仁錄輯要卷六

子

強日篤則愛敬真心自油油無間而可不失孩提赤子之良矣夫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本自真誠惻惻何待於勉強惟有所以陷溺其心則不覺其日淺日薄故必須勉強之力如斯愧愧憂憂日尋無窮是曰勉強非安排作意之爲勉強也

謂一生曰事父母須先得其歡心然後可論親於道不然雖論之不從也又須大有害於義者委曲轉移之無害於大義者曲從之若每事規正則觸親之怒必無轉移之日矣大約先得其歡心從我於道然後細事亦可規正又曰只在自己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得親之悅自能動親之心論親於道至此亦易爲力又曰不特於吾親爲然卽交朋友亦然自己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起朋友之信自能動其興起之念忠告善道自肯聽從又曰在自己分上無分大小事事盡道若人分上正其大而不正其細一切宜然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生云兄事親多不謹一

日到某前某卽起立隨請兄坐某仍立告於兄曰此弟事兄之禮當然意以諷兄也兄頗不悅某甚悔之曰此非子講論之時子只默默地躬行躬行久久令兄必有一日忽然省及已過自肯改刷不待子說子若言說彼必不以爲然且謂子多事又曰只在行上挽回莫在言上挽回卽行上挽回語猶自有病蓋躬行是吾本分吾自盡分豈有意挽回人但力盡本分恰是挽回是一事非二事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古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不在家國天下着工夫故曰豈是皆以修身爲本易簡工夫只在自己此吾儒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

求仁錄輯要卷六

子

一生問兄行不義諫之不從奈何曰亦是吾子所行多不合道原不滿於令兄故諫之不從今不得以口舌爭須是吾子事事盡道委曲感通所謂以身諫毋以言諫若自己感通不得又須擇良友

使令兄無意中與之交好自有轉移之日一日又問處兄弟之變其道若何曰但率子孩提稍長時愛敬之良前輩云赤子不如大人之通達萬變愚謂通達萬變無驗於赤子之心  
一生嫌潘子與少年言學失之過繁潘子以書答之曰愚之與子弟言孝言弟也諄諄詳盡愚恐到幾欲立揭之於聖賢之塗而愚之神情津津勃勃味溢於口有不吝但已者何故蓋實見夫孔孟之道孝弟盡之學孔孟之道止竭力於孝弟盡之孝弟乃人子人弟之本分孝弟只求仁復性之工夫故盎然出之自有餘味沛然達之不自知其已贊也嗚呼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乎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聖學之真脈字字儒道之骨髓乎亦必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愚之言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也亦必灼然知性契合於孔孟而後知愚之言語語聖學之真脈字字儒道之骨

隨也亦必實知性善實契仁人心也而後知愚之言真津津其有味勃勃其不容已而盡人子弟之本分即是盡求仁復性之工夫也而不然者則以為用而已矣行事而已矣為子弟言之而已矣嗚呼愚雖諄諄盡書之惻惻懇到言之亦復何益乎

中庸謂知人者知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達道也知天者知知仁勇之達德也生知學知困知者知達德達道承上知人知天言也一知達德自無不知達道未有不知達德而能知達道者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若論五達道何人不知然世之人誰信得及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已盡聖人之道誰信得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某嘗謂若以為難愛親敬長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夫愚婦與知能行若以為易則某學之二十年今日始信得及始道得出

朱仁錄輯要卷六

主

全書孝經只順字因字是其關鍵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中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先王止躬行孝道以先民止動人固有之良故民易興行而世成至治大學言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如保赤子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孝經之言同一心印聖賢道脈相傳止是如此自後孟子言之尤暢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學如此治如此舍此為學是為異端舍此為治是為霸術無本之學其學難成無本之治其民不格故孔孟以

後無真儒而三代以下無善治

孟子一書止是仁義其言仁義止是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更無別說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唐虞三代如此為學如此為教如此為治所以聖賢輩出比屋可封後世學術繁興所學不可以為治并不可使小民皆率此為教所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致治也易今之致治也難

朱仁錄輯要卷六

主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聖學只如此

道謂之達道德謂之達德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知有不同知此而已矣或安行或利行或勉強行行有不同行此而已矣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真是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人人共由人人共知家無二學學無二道故人才易成聖賢輩出風俗易厚治效易臻故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又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堯舜孔孟之道只是如此如此為教如此為學亦如此為治真是夫道若大路魯豈難知哉

昔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嗚呼聖學盡於此矣

或問帝師王佐之學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從何人曰在格物曰如生愚鈍亦可爲否曰子知愛親敬長乎曰知曰只此愛親敬

求仁錄要卷六

言

長達之天下而已矣是爲格物是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又問心齋言出則爲天下師處則爲萬世師不大亨乎曰此吾人本分何亨之有曰其道何如曰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已曰何也曰子以爲難耶此孩提本然愚夫愚婦本色不然則爲賢知之師不可爲愚夫愚婦之師爲一方之風教一代之時教不可爲天下師萬世師

潘子求仁錄要卷七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全校刻

讀書

中庸自獲上信友悅親誠身推至明善又並提誠者誠之者而極言擇善固執之功善一而已而擇與明異然擇雖與明異而善只是一善猶之乎言求仁得仁者得之之仁卽其求之之仁可見爲學雖有得與未得之殊候而始之所學卽其終之所得必無殊途是以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先言誠者天之道正見天道人道本不容二本非奇難本無可談能盡人道卽可契合天道能爲誠之者卽可至於誠者故曰聖人皆學者做但愚不能爲真學者不愚不能爲真聖人某敢望諸友爲真學者顏子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又請問其目夫子告之以四勿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

求仁錄要卷七

一

準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此篤行之準則所以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嘉顏子之擇善而固執也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嘉顏子之篤行而近乎仁也人俱謂顏子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其初只是擇善固執之真學者諸友今日相聚正審問慎思明辨之時端詳孔孟學脉而力行以求有諸己始是諸友真切爲己之志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乃從聖學脉路篤志力行以求自得若擇非所擇執非所執是深造而不以道人道與天道不能同條共貫誠之者與誠者將至南轅而北轍矣縱有自得其如孔孟之明善何哉又曰未嘗審問慎思明辨知爲學脉路而遽自躬行雖與世之不力行者殊科然事理散碎不歸血脉且自信以爲是而實與道違者不少所以聖學不明之後篤行者非無其人終不契合於孔孟若審知聖學脉路而篤信力行卽未知性問道確是

孔孟之徒爲學在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世傳太上感應篇若行之者無福利之心豈非聖賢路上人然無血脈而不一貫縱行之極其純密終不契於孔孟能審知孔孟之血脈而篤行之則行太土之所宜行戒太土之所必戒何異之有今人受持太上之言而高視孔孟以爲非我事也不知孔孟之與太上所爭只在有血脈無血脈而已得其血脈則益易爲力何爲而高視之哉

一友謂知先行後其理灼然知行合一之說何爲乎曰知先當是先知爲學之脈路先知爲學之脈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無謬若逐事逐物之理行之爲者自能曲盡總是篤行中事若云不先窮至事物之理恐流爲生之孝尾生之信是不替其不知爲學脈路但在行上替其不先知恐未必然蓋聖學以求仁爲

求仁錄輯要卷七

二

宗學者若知求仁脈路自不容不集義豈有流而爲中生尾生之理其敢謂擇善固執是先知後行之弗爲弗措是知行合一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恰又是行而後知即如諸友入會聽講須先問會講何所由何路達從何門入是學問思辨知爲學脈路也既審知講舍之門路則必不至望南而趨北矣故曰先知爲學脈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不謬若夫街巷曲折塗路高低行自知之即舉首辨路或旁詢他人亦是行中之事及入門登堂廊廡庭階一一周知信之實居之安不可惑以疑似影響之說此乃行到知到非聞見所決擇心思所擬議矣

問聖人每言博學而後之論博學者謂理之發見處用功未知然否曰吾友自幼入塾即博學之矣昔有問心齋五經之旨者心齋云某止讀得學庸其人不信心齋云大學已足尚餘一部中庸夫四書五經載聖賢之道已盡吾友自幼讀書治經豈非博學之耶

若云博學於文是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學即是行其策勵躬行之意甚善但文者先王之典籍不可不學博學於先王之典籍而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爲行豈必曰用力於發見始爲重行哉

問博文約禮曰博文乃博觀於唐虞三代之文唐虞三代之治平天下巍巍蕩蕩若無津涯而要一本之於倫常日用以彌綸斯世學者苟盡心於此則知古先帝王之事皆吾身所能爲治平天下之業皆吾性所自盡自小不得推委不得自然真志勃發然不約之以禮則茫茫蕩蕩反可容人放寬故即博文之中約其條理其實可見日用者使之日純於踐履學者既勃然真志身任聖人盡性之道又有切近於日用之條理可以持循自然篤志力行綿密自盡欲能不能既竭吾才至此自有不容不約者此夫子默地使人自立真志自肯力行極循循善誘人處自非顏子不能識破又曰文之所統者大不博則不知道之大也禮之所履者切不約則不能體之切也見其大而體之切自然欲罷不能自不容不竭才矣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經書中所言道俱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蓋天命之性至聖人始盡始可垂世立教而爲道學者學聖人之道始能復天命之本然始能知聖而盡性孔子亦好古敏以求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學者焉得不以聖人爲依歸學者知聖人之道始知學庸語孟真切有味真如布帛菽粟暑刻不可無讀魯論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夫子在前讀鄒書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孟子在前

魯論神化鄒書直大

讀魯論透體神化讀鄒書透體暢滿或言卓淺稷契何書可讀此是無忌憚之見

前輩之學或有脫胎於佛氏則於學問終輕或分更分漏畢力學問而經書之旨反疏則不知性而無見於聖人之血脈也故讀書

知味人各有之其能味孔孟之正味而厭飲不倦者誰與

宋仁宗於禮記中華出大學中庸其古今一隻眼

禮記輯自漢人或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則入而載之或先賢之論說散見於殘編者則集而載之或採前人之成書或錄時賢之論著多不成倫類而統名之爲禮大學中庸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也漢人欲輯成一書故入而載之是故魏然於禮記之中易爲識別宋之仁宗兩學之以賜其臣而當時之賢者輒配於論孟而爲四書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有謂大學言修齊治平禮莫大焉中庸首言中節已明言禮其後述周公之制禮答哀公之九經敦厚崇禮不驕不倍學殷從周三重寡過無非言禮仍當還之於禮則過矣蓋五經中如易之首尾言易春秋之載十二公之事倫類協血脉貫其爲成書不待言也虞夏商周之書風雅頌之詩亦出採輯然倫類協血脉貫其爲成書亦不待言也惟禮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四

倫類多不協血脉殊未貫華大學中庸而出之未見有損於成書也何爲而必還之於禮始爲得哉

大學是聖人定下萬世爲學之大法中庸是論道之微言雖問及於初學而法不備

以孟子配論語不知始自何人大有功於聖學大有功於萬世孝經成於後人無疑然有血脉不比他書愚謂能發明夫子一貫之旨當是孔曾原有問答而後人附益以成之者吾儕有志於聖學重之當不亞於學庸語孟

一友謂某盡斥二氏又不喜宋以來講學書則束書不觀乎曰

某今日始知學庸論孟之味每一回思不覺隨淚四書直是頂刻不可離直如布帛菽粟一日無布帛則凍死一日無菽粟則餓死若置學庸論孟而別看二氏書諸賢書正似今寢冬之際不以布帛菽粟爲重其不凍餓死者幾希矣

問爲學宜看何書曰宜先讀大學是曾子開一貫之後爲學者發明本末始終條理讀大學始知有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道始知修吾身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即不敢漫易此身知有用力處次宜讀孟子書其書發明最暢雖有學庸論語而無孟子書則聖學之血脉難見聖學之精微正大不可得而知故讀大學後即宜讀之次宜讀孝經乃後人記述孔子言一貫之全書讀三書灼如爲學血脉始可讀論語蓋聖人之言渾融真實頗難理會中庸乃論道之微言深造自得後方能讀中庸宜在論語後讀書須尋繹本文不得看注義一經晦菴注則宋賢之四書非孔孟之四書矣離從幼講習之注解即於書有不明白處又不得如舉業家句御字比急欲逐章逐節曉了但就明白易見者玩味體驗玩味體驗之久其未明白者自漸大融釋若真實有志之士讀書自不泛常句句沁入肺腑發憤實見聖賢苦心蓋聖賢語語從痛切

求仁錄輯要卷七

五

中出真實爲學始見得聖賢苦心見得聖賢苦心始見得自已不足誦讀愈有味體驗愈着實躬行愈有力如是讀書則不俟讀盡四書已得盡心知性五經中惟禮宜先讀大器猶規矩準繩土果有志自然浮氣收斂言動不苟得在禮經人細尤爲穩實易之一卦一爻即吾身之一動一靜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故夫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今學庸論孟所載倫常日用之言已極詳備吾儕但能真實體驗自不至於過差學易在行有餘力之日可也古人與於詩蓋是其時習聞習見之善惡其感動也易且自朝廷以至里巷士女無不各言其情上以此觀風下以此起教亦其宜也今世遠風遙義例難出讀詩尚未明其意旨何况於典愚謂鄉黨之間有善可爲師惡可爲戒者動此心之感愧傳記之中有忠孝友義不染流俗者動此心之敬仰即是興於詩也然詩之爲道溫柔敦厚正大和平最易消人之粗鄙鎔人之圭角晦菴

云學者之所以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樂而得之也。讀詩而能身入溫厚和平之教自化於優柔和順之鄉詩亦即樂也。尚書載唐虞三代聖人之心大意已見於四書讀四書後即宜讀之春秋與易相表裏當其時稱其位居正中得正則吉無咎否則凶悔吝者易也不當其時不稱其位失於偏陷於邪則貶否則喪者春秋也能審知聖學脈路而讀經書則權衡自審春秋亦易讀大約五經之旨已備於四書讀四書體驗真實深造自得則於五經洞若觀火矣不然雖多聖人之書而不知聖人之意如大易一書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爲學自象失其傳而言易者專以理於是誤認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聖學遂大亂禮經記於漢人言多麗羅卽禮運一篇有合於孔門一貫之道者有雜出於老氏者又如大戴心之精神是爲聖慈湖近溪皆尊信之非灼知一貫契合孔孟安能辨其爲非聖人之言尚書之今文人皆信爲真古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六

文人或疑爲偽愚謂秦書歷數射惡規規不休必非出於當時之言武城詞多誇誦孟子已止取其二三策則其書之雜出於偽無疑也餘則非聖人不能有此矣可盡謂之偽乎夫尚書顯晦之迹固易起人疑然大要好奇古者無所不信作聰明者無所不疑苟非灼知聖人之心安能確有從違不惑於群議漢人傳經去古未遠詩之小序自有微可信晦菴生千五百年之後專任已見一槩不取有失詩人之旨若不融會於小序以讀詩則不知詩之源委不知詩之味厚而義深春秋公羊穀梁弄筆小生耳左氏胡氏可取而未可盡據若非知學而自有權衡見豈能出於四傳之外論語有數章重出前輩未嘗表章其意今之讀者皆去之反似記者之多事豈知吾輩讀書正須於此留心蓋是聖人真切爲人常常提示深切吾人日用處也而不知聖學則必不知聖人肺腑切提示之心嗚呼書固易讀亦難讀也豈得漫曰讀書云乎哉晦菴不信大

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知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致而聖學亡今人敢於倖先聖而不改以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致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合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蔽棄曰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七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有吾夫子而有論語一書孝經一書又有大學一書中庸一書微言大義至矣盡矣故推吾儒之宗主必曰夫子不然道開於羲黃衍於堯舜禹著於成湯伊尹高宗傳說大明於文武周公而論道之宗主者不在也則以政治教學既判宗有微著言有詳畧也繼得吾孟子而夫子之道益明故後之推重者又必曰孔孟而往往畧於顏曾思吾儒既生孔孟之後但得知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則趨向不忒而復性有日蓋知求仁爲宗則求仁之工夫即是集義已所不欲弗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言皆集義語語皆格物者皆求仁且也

知學以求仁爲宗則學庸論孟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蓋非仁義而已矣初學者得之則爲集義求仁知性者得之則爲熟仁精義路只此一路宗只此一宗由是讀易讀詩讀禮皆有其端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仁義也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欸一行適宜者皆仁義也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蓋學有統宗工夫有頭腦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秩然條理與渾然一體非有二也渾然一體者本秩然條理致知之知吾性也渾然一體秩然條理者也故致知者非漫然籠統以致之也所謂在格物者正於人我交涉之際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致知也何以謂之求仁集義蓋渾言之則曰性析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實指之則智即是仁而禮即是義孩提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八

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知也卽仁也恭敬辭讓咸適其宜禮也卽義也又析言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者也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集義求仁之謂也又實指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而渾然一體者也故曰求仁則已是集義集義則已是求仁今致知格物之學不明知求仁集義則致知格物明矣仁之旨又不明知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則仁之旨明矣學者苟知求仁爲宗則渾然一體之知見前於待人接物之際有不條理則不忍未條理則不安者平情絮矩事事盡心吾性本秩然條理待人接物自能曲盡其條理而後恰恰渾然一體此所謂復性之工夫卽率性之自然人道卽天道工夫卽本體者也夫條理者義也卽禮也不忍不安者仁也知不忍不安而盡心條理者知也總一仁也夫惟不知求仁之血脈也故聖人之書讀之而不得其指歸味之而不見其真切苟求仁

之血脈既明有不厭厭忘倦者乎明師良友之所闡明皆仁也則皆義也古今人之美言至行與凡里巷淺近之言一得之行皆義也則皆仁也觸之於心皆極求仁之願欲踐之於行無非貼切之工夫然則聞見豈在外哉

一生爲學意在明理以知性聞某之言頗知信嚮而質問不已因爲生畧提聖學之宗而歷辨之云灼知性善方知此心之真若云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是吾性可由事物間見而卜度也知性方能諸已若云把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是自家底此所謂從門外入者不是自家珍也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則修齊治平皆由吾性而出所謂窮理盡事物之條理實卽吾性之條理所云理不是在外而別爲一物卽在吾心固然云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則未必然夫卽體察安得誠實在我縱自以爲誠

求仁錄輯要卷七

九

實終與知性者有內外賓主之辨造實理須是知性初學審明求仁血脈力行久久亦自能造實理若云看道理須是見得實荷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達不知只看理焉能造實理如言理言道言誠只在造化上看但成其玄妙奇特非聖人平實正大之道渾渾自得則渾身是性所謂形色天性也由心而行卽是仁義說我與理一亦不可得若能審明求仁之血脈而篤行弗措庶幾近之如所云看理澈則我與理一夫不由於知性不由於擇善固執而有理則理必不徹我自理自現必不與爲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力行深造方有諸已如云將身來放在萬物中一側看大小大快活此空境也虛見也由看而有者也又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竊到底至悉十分透切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此正推極知識之能事也故識仁篇首云仁者與物同體又云存得便合有得又如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云仁則天地爲一體而天地之間  
品彙萬物爲四成百體皆顯然其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如云  
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夫知性則踏著實地  
審明求仁之脈路而篤行弗措亦踏實地若靠理會只如空中立  
終不踏實地西銘之言合之而愈見分一之而反見二彼此繁  
之問而渾然一體者去之遠矣皆由理會所到不踏實地又云窮  
得理又須要實到夫因實到故謂之窮理未實到而可謂之窮理  
乎只是理會所到故其言如此力行所以致知知至則識其實體  
段蓋致知者工夫也知至者自得也如云致知非易事要須緊認  
實體方見端的不知致知非緊認實體之謂而實體非緊認可得  
然認則影響清說必不端的卽如所謂性情部分虛靈本體豈非  
實體之緊認者乎性情而有部分本體而謂之虛靈豈非影響清  
說而不端的者乎况本體二字原無說處佛氏以攝摩東緣爲用

求仁錄輯要卷七

十

故言體吾儒知性不同佛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處可分體用  
知無處可分體用則凡所謂體用一原者亦無可說而謂吾心之  
全體大用者亦顯然可見其非知性與生又歷舉諸說中問某又  
歷據所問答之曰知求仁爲宗而華章舉起反求自知事物之所  
以然與其所謂能近取譬仁之方也若所云物我一理縱  
明彼卽曉此乃在物之理明在我之性前賢所認爲知性工夫  
與聖學迥別又曰反求諸已自見義理泛然可觀豈非無要領而  
外馳者乎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此亦學耳何足言又  
曰某初格物只是擴充不忽人之心爲孝爲弟爲忠爲信反求諸  
已不忍不竭力盡分其後窮理亦只是渾然一體之心致廣大盡  
精微而已若曰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來處  
至當亦是窮理知性之說却與無本之學尋枝摘葉者何異又曰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窮事物之條理始盡吾渾然一體之性

謂事物之理不在外誠是但不知推吾不忍人之心於事親上窮  
孝之理事長上窮弟之理但尋究孝弟之理爲窮理則非所以盡  
性又曰能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自後但  
須細心平志密密躬行則愈見事理之端的如所謂道道理須是  
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之道  
理端的是如此了方得此推極知識之事非實知性問道何如審  
明爲學之脈路者確有根本可據乎又曰推吾之心而察之於處  
事接物之間則已私去而天理彰備循而進自無迫切凌節之弊  
大學所謂絮矩夫子所謂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強恕求仁皆是道  
也至於聞見固所不廢亦非所恃若云必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後  
能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所謂求之於末  
不求之於本求之於外不求之於我者也又曰知性則於事物之  
條理明窮之亦易爲力若初學之士只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力行

求仁錄輯要卷七

土

久久則於事物亦易明集義亦易爲力若云義理積得多後貫通  
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得一件用如富人積財  
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只是推極知識之能事又曰遇事須行故  
審明其條理而行之今日做此一件便理會此一件也如謂今日  
理會得一件非是便要做得一件用在聖學安得有許多閒心思  
工夫又曰知學則規模自大何必寬著心而後見其大又曰擇善  
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物是也固執者實用格物工夫是也實用  
格物工夫以致其知則自有物格知至之時若謂學以格物致知  
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正是倒說又  
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外物而自盡其性之理又曰會  
子日三省吾身便是知行一齊俱到謂曾子合下持守旋旋明理  
到一唯處豈其然乎蓋一唯者知性也非旋旋推明事物之理所  
到且曾子力行亦不可謂之持守又曰力行則真性常顯真心常

密所謂力行近乎仁也不由於理會如云自家既有此身便有主宰須先理會主宰豈非杜撰之學乎力行近仁者正格物致知令做底事不放過些子者也如云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是以一事爲兩事也又云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又以一概作三概也且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則不過閒窺究而等待有事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是因推尋而後有事與聖學相去不啻天淵矣又曰志篤則處事接物之間平情通志自極明審懇到有不容但已者蓋聖賢工夫只在人事上既審知爲學之脈路而格通人我爲務則遇物而理常顯志篤而力自充所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亦似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此是志不篤故工夫不切安得歸之不知與知之不切夫人所不欲或未之知已所不欲亦不知乎行有不得未知反求故見之不切果能反求豈不切於自見乎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審知聖學脈路清楚貼體力行步步體驗步步踏著實地一友云不知性惡未必踏著實地曰審知學脈心性已了了分明自後步步力行自然步步印實友云彼首修體鍊者亦自謂踏實地曰審知聖學而力行者步步不失聖人血脉步步趨歸真性故踏實地彼未嘗知學而有修體鍊者何可同日道哉

一生云某於學脈已蒙師指教清楚只不能著實前者未知學問時原有行履不錯處却無知見今當下自知此是渾然一體其爲害曰正坐不力行耳力行近乎仁安得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此却非步步勘驗之旨一友云真力行者不起此等知見曰力行有何不真若分毫未真不可謂之力行謂講清楚而力行者步步印實是如此

一生云某日前看一堂兄病惘然動侍奉湯藥敬奉起居之念以向來疏淡旋發旋退既又思同祖兄弟本是一體然終不能直行

初念曰此非子不力行之過與不力行則學上知見優起不能真性直達流行生云師言直中某病曰我所以勝於子等者只無此知見無此學問生云此是師深造自得來放然曰學力行亦無此知見學問

謂生曰子志小欲速故起知見此學是終身事欲速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曰禪門重悟故患知見聖門不重悟子今一味沉着力行知見起不起總不須在念

一生云某日來體驗處處見渾然一體曰處處見渾然一體不如處處不見渾然一體有頃曰處處見渾然一體則信道日篤庶可與共學亦善

謂生曰凡聽人言語須要消化若物而不化便在道上起知見子但能力行自然化又曰聽言如食物不消化則反爲病力行如健運滋灌百脉而長精神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生每請先生立教莫指破渾然天理萬物一體恐起人知見爲害不小且述自知渾然一體之病不能驅除先生曰子志小器輕欲速求効故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豈可概人若有志之士步力行但見不渾然一體力行到入真入微處亦不見不渾然一體亦不見渾然一體

謂一生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某生所見不過浮淺之影子耳夫愛親敬長之一體孟子在孩提時說今人欲如孩提之愛敬何可得也若指今人日用之一體則在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說此是何等危迫境界何等沉痛心神而豈浮淺之影子乎又曰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於真情之發見知性非於真情之發見知情此際幾微之辨非親證一體者烏足以知之生山嘆曰使生有一日自得之時方知目前所見之浮淺亦方知吾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原不爲學者之害

篤志爲學者心性上絕不思量下度絕不計求功效不以有所見爲喜不以無所見爲憂只是一團真精神緊聚切切不計前算後學者最忌在講見上討分曉看人書冊聽人語言思想下度自以爲曉了無疑不知只是別人的見識與自己有何干涉世之聰明求速效者往往如此不可不以爲戒

須深造自得一知半見有何用

切不可先橫一求覺之念若先橫一求覺之念工夫便不得力先橫一求覺之念亦只是立志不真

覺不是要得來的并工夫亦不是要做便做得的不求做工夫而真志無間斷即是工夫不求覺而真志無起倒自然會覺

一生見曰竭盡苦功二十日始有所見先生曰且未言所見請先言工夫是如何生畧述數語曰工夫如此則所見可知此不是得力處是于作病處生又述所見曰子苦思力索無處湊泊尋出一

求仁錄輯要卷七

古

條路徑耳此非好路徑須速置之問如何得有一覺曰覺不是要得來的譬如正睡時忽然驚醒是豈汝要得醒耶是豈汝曉得醒耶即使有人喚醒原與自醒無異又曰不但覺不是要得的并工夫不是要做的志不是要立的要做的只是安排要立的只是意念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真工夫出於真志真志無起倒真工夫無間斷子前日工夫正未是在

求知孔孟之學脈者有二念當去其一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其一欲明心見性者始必入於無善無惡之說終必學佛參禪二念不去而欲知孔孟正學如望南而趨北亦何益哉

今與學者言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尚有信之者言孔孟止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切底言心性其能信之者鮮矣與之言強恕反求愛親敬長即是知性工夫豈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

路而專從事於此哉

後世學者心巧而見小故不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路而專從事於孔孟巧心小見遂各自成其學術以亂聖人之道嗚呼有守先待後之責者焉得不深論而力辨之哉

聖學從力行入禪從疑入從力行人者自得其渾然一體之仁從疑入者不過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而已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即孩提稍長之時而已行矣所求乎子道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道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道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之道先施之未能行之安得不力乎以人之道治人之身力行斷斷必然而安所用疑也

禪門是走黑路聖學是走明路著知學脈而信之不疑始能貼體躬行躬行純密則信愈篤其信念篤則其躬行愈純密愈著實非如禪門豁然大悟始有實地可據

求仁錄輯要卷七

圭

又曰禪門之悟在於疑候頃真疑即獲實悟此之吾儒畢生力行者難易何止十倍然且禪門微悟者甚少其人吾儒之道只重一力行力行則可以知性行少不力即不能以必知性力行無其人則安得有知性同於孔孟其人者聖道絕續之關真可危也知與悟不同悟是禪門事禪門一著子是從未嘗省及者故說作悟知是人倫中習行有素不過一覽着而已聖門言知言覺不言悟原有意在

禪門是從未嘗省及者故不可以言教一經發洩則不能起疑而悟矣聖門是印實目前故無不可以言教信之篤行之力自有一日自得而居之安毫不用疑

今爲程朱之學者不喜言悟謂悟即禪最是蓋象山慈湖白沙陽明龍谿言悟即影響於禪矣但因此遂謂必無待於開通知性則不可夫子云開道是豈聞見之間孟子云知性是豈思索曉了之

如然今世止有禪悟而無聖覺則其不信亦無足怪也

一生閱近溪語真其當下指點使人易得入處先生曰當下指點是禪宗事近溪當下指點相沿於心齋只是指點靈明適誤人耳若則但教人篤志力行自有知性之日不能當下指點人入悟然不長人虛見不誤人落識神確然性善真血脈與孔孟不差毫髮

生云先賢皆云學有疑則進先生却不取人疑然弟子終不因先生所不取而遂蓄疑於心故特以讀聽祈先生暇間賜一書詳示之以豁其疑答曰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人本來性善力行則性善現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故吾人但當自勉於力行自勉於力行則復本來之性善其知性也自是性善真脈不失是於異端嗚呼此豈不可以知愚時時言孝言弟言強恕反求之旨乎豈不可以知力行孝弟即是求仁實地力行強恕反求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六

即是心性工夫乎又不可以知致用即所以立體理事即所以存心乎彼不知者反以為孝弟強恕反求此是致用而非立體必主敬然後求得虛靈知覺住為立體工夫不亦左耶夫力行則性善現前主敬則虛靈知覺現前顯然各別特咏者不自知耳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儒性善故從力行入佛氏性空故從疑入疑心意識不用事疑情重極命根忽斷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有悟性空堂堂卓立若疑情未極命根絲毫未斷尚有知覺尚有聞見有知覺聞見則有心性有山河大地一切皆有未是真空決不豁悟性空堂堂卓立故禪宗最喜人疑而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若吾儒知性工夫而亦從疑入安得是性善安得不是性空愚謂前賢之言性有本於佛者今觀前賢云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為階級云經此大疑沉着研究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七

苦無泰泊方能有諸已而信是豈不以從疑而入故言性本於此乎又若所云學者須先會疑有不疑者只未實做工夫疑即其窮理工夫窮理即其知性工夫其中因疑得悟者其知性本乎佛有疑則推尋講究而推尋講究不越乎理氣者知性本乎老有不可不辨者嗚呼用疑知是愚又安得取人疑乎若生所云則是該不用疑孔子何以言疑思問中庸何以言擇善思又何以屢提審明為學之脉路夫審明為學之脉路有多少疑有多少問多少思辨在而何以不取人疑也嗚呼當今日而有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者乎吾未見其人也當今日而有弗能弗措弗知弗措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擇善者乎吾正欲見其人而恐不得也苟有之則必審明為學之脉路灼知吾學乃孔孟之正學大道而篤志力行之弗措必能知性善而得孔孟之正脉不失足於異端嗚呼此孔孟之幸也吾道之幸也天下萬世之幸也若生則雖讀吾書而不會吾

曾子則曰三省吾身有子則孝弟爲仁之本似乎各各不同其實只此一條脉路忽嘆曰後世之學豈不各有一條脉路又豈不各各欲中紅心奈夫足於佛老故卒與求仁之學遠嗚呼

學者苟不安於流俗各有其志趣只因學脉不明所以志趣不副本性亦各有其躬行只因學脉不明所以躬行不恰本性

自學紛岐以來人各有心性之見各有心性之說所以躬行不歸血脈嗚呼人各有心性而各各惑於他說各各真性不顯目前躬行各各不歸血脈愚又安能燕然坐視而不與之提清不與之明辨乎

堯舜禹湯文武道脉至衰周而微夫子崛起春秋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夫子之不可及也若其畢生聚精會神集羣聖之大成行道脉於萬世則志學本分事夫子之不可及者不在於此學者果能志學如夫子則皆學者本分事何不可及之有

求仁錄輯要卷七

大

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不遇明師故得之艱難遲暮顏子有子曾子過夫子在前領得頭路清點得眼目定故得之易且早生云夫子天縱聖人恐不應爾先生曰天縱二字出子貢之口子貢在孔門極聰明見夫子聰明多識又自己所不及故以天縱推夫子何得以是而信之天何嘗限量人人只不立志自限量耳若人人立志人人天縱何獨夫子生又問志學章難會或是夫子故抑退以引學者先生曰聖人皆實語但以自己所學所至期人共學共至耳豈有抑退以引人之理

又曰吾但見夫子誨人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緊成物之仁腕腕懇懇如親之望子譽之療病學者何故自生曲折甘于退墮也耶

人皆謂顏子勝於曾思孟 謂顏子當未到曾思孟地位蓋造詣

無窮多歷年所則深抵其極顏子早卒故當未到今觀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及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等語亦自可見一友大不謂然先生曰顏子是中行曾思孟是從狂狷入如晉楚之富等語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及不悅繆公等事便可見狂狷雖道器而不如中行之渾然故謂顏子勝於曾思孟不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非身到神化者不能作孟子作七篇時年未甚晚至八十餘歲而卒安知其不到神化此所以謂曾思孟地位顏子當未到若顏子而永年便可到得聖人地位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不可以氣魄承當不可以知見領取蓋原無境象可擬無知見可入亦無他語可替換若不深造自得無從理會又曰他所謂渾然一體皆有講說可意會却玄虛聖學渾然一體無講說處却實落若不深造自得亦無意會

求仁錄輯要卷七

尤

學須實有諸己須深造自得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未及足一句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今人未嘗自得輒曉曉論學不休何哉又曰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今人杜撰蠻做無立脚處却硬要論心論性說是說非主張學問論斷聖賢豈不大惑

學須自得不自得而云見只是虛見只是推測凡看前賢語錄或聽朋友言說而推測附會以爲知道者只是自欺愚見朋誼中多然若真正有志之士要親承堯舜孔孟學脉者不可如此

此是萬世之事若有一毫矜眩之心有一毫凌駕之心有一毫自欺之心何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明道所以仁天下萬世豈得先不仁於自己若不能成已是不仁於自己已也

學問須自己實歷到方得親切方可曲成後學若只影響測度自己尚沒交接何以教人

學無實得出口吐語決不能親切諦當自是不容偽

今世道人心不正士類有名爲爲學而實立意好名用其聰明推測道理以爲能發先賢所未發或不信正學或雖信而不能降心從教反竊取言說而附會之謂能酌中取長者多矣豈知正眼未開縱極其精思立其見解難逃有識者之目則何益矣

人若是影響測度之語這裏一見自洞知其肺肝以是知看人言句不出只是自己眼目不明

凡發明聖賢之言辨論前賢之說若有一毫立異好奇之意有一毫矜名炫衆之意有一毫凌駕前賢之意有一毫吹毛求疵之意縱便說得十分是當已得罪於聖賢得罪於前輩得罪於天下萬世

求仁錄要卷七

干

學者實有爲己之心方可與論學凡入於一途之說以拒人者皆非實有爲己之心者也

朋輩但實心向學實有工夫則浮氣自歛言動舉止自肅寧靜今論學者率多爭競粗心暴氣動盪于言動舉止之間無論所學之是非卽此已不是學矣又何論學之有

一友謂先生執見甚堅旁一友以告曰友某謂君所論粗淺某謂此是聖學正派彼既不能信見君持論堅確遂有此言先生曰知得真持論自然堅確又曰某在玉峰諸友多謂某執某謂須論所執之是非果非則謂之意見謂之執約果灼然知性對同于聖人則謂之知止有定謂之自得居安執豈可樂論大擇善而固執之初學須執允執厥中聖人須執必也正名夫子嘗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不爲拙射變其鈞率孟子嘗執執其可樂非哉一友見先生論辨諸賢託曰不能格通諸先賢說甚格通人我先

生曰辨諸賢正是格通諸賢如君言孟子論性盡斥衆說亦謂之不格通人我耶

或勸先生弗辨諸賢爲隱惡揚善者先生曰此本非惡焉用隱或曰既非惡何必辨曰以雜佛雜老之學而竄入孔孟豈不誤後學耶某爲千聖學脈辨爲天下萬世辨豈好辨哉因嘆曰諸友若能信某之學的孔孟之學則自能信某之辨有不容不辨者而諸論皆息矣

大抵讀書聽講須虛其心平其氣如一無知識者然則是非可否粲然自明今之聞某之學者先橫諸賢之成說於胸中故其聞之也如未嘗聞而其辨之也一無當於辨嗚呼未嘗摸著已鼻而自謂能知毫不搔着痛癢而自謂能辨比比然矣吾其奈之何哉又曰無大志則眼界不開無虛心則九泥自足無新得則舊見難除以是三者而不信聖人之學又焉足怪

求仁錄要卷七

主

學者須以聖人爲師今皆以後世諸賢爲師所以學術實亂迷惑無已

學者不知聖人之道焉知後世諸賢之非今發明聖人之道反以爲不合後世諸賢而不之信可哀也已

一生云先生尚可受人欺恐在朝廷之上誤事不淺先生曰某未嘗受人欺汝試說看生云已忘之蓋先生受欺不過言論之間關利害又云若是聖人一眼便看定了人必有不同先生曰吾雖不是聖人却是聖學一眼看定了人此是英雄本色若聖人則不便去看人亦不忍看定了人彼其人自然呈露聖人亦自然先覺亦有明知其人欺僞當其議論侃侃可聽時便自贊嘆亦忘其爲欺僞過後卽望其人進步決不料彼前言乃一時欺僞必無長進吾心如此聖人當亦然生云方知先生渾是一團元氣先生曰此未必然但于大病在畏受人欺每用心億逆反自處於詐不信

云某受人欺多不能不然先生曰此是爲利害所奪世趨所轉喪却本來忠信之質子若不痛自懲創脫去舊習先已失爲學之基矣可不危哉

又曰古人云量可學知人之明可學者是渾然一體之實則吾之度量即天地之度量吾之光明即日月之光明但雖是知之如未嘗知者然故人亦不覺即我於二三子亦不十分搜剔前輩云容得天下人方能教得天下人若一搜剔人便畏不敢近二三子立志真切不其切工夫想到不想到何必親供嘗到我前時已是就與我矣先生云先生固未嘗受人欺曰吾亦不敢謂竟不可欺但與人相處太露英察只是薄德吾不爲也

飽謂先生於一生行陽明待心齋之法先生曰此豈可樂施行一挫折是爲成就一箇人亦顧其人可受與否天之生物雨露固是全生霜雪亦是培植但霜雪非其時則爲災異教豈可盡施哉

求仁錄要卷七

三

謂一生曰人之前過甚不足責我與人交並未嘗以人前過爲意即有告我者亦不之問但須自此以往篤志力行期於無過耳如人之醉者何所不至雖有禍心決不責醉時之過於醒時我心如此聖人之心亦如此即上帝之心亦如此

不得以前過自棄不得以前過棄人  
答生書云生云錄芒太露於筆端嗚呼此則非某之過也蓋孔孟之道昭如日星坦如大路自諸賢以佛老之說亂之以杜撰之學障之遂使世之學者以聖賢之書就諸賢之說以後賢之宗旨攝前聖之真詮而孔孟之學遂不可復問泯其堅志策其毅力辛苦一生而終成違孔悖孟之學術嗚呼豈不可痛乎豈不可傷乎吾實痛之吾實傷之故不覺錄芒太露於筆端也雖然亦學者自決其途徑自局其志趣眼目印定於前賢而不肯廣求其說故孔孟之學脈終以不明若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至一月商

至半年或至終歲則是非可見黑白自明自知愚之爲千聖學脈之苦心爲天下萬世學者之苦心見吾之辨一何一淚一字一血讀吾之辨句句痛其肝腸字字傷其肺腑而見以爲錄芒太露乎尚以爲錄芒太露而爲吾罪乎今之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者誰也眼目一印印定志趣一局局定人有辨論則拒之爲異說斥之爲好奇而不顧問然則愚之說雖無不印合孔孟其能信我乎愚之學雖得孔孟正脈其能從我乎然則錄芒太露於筆端生安得不云爾乎

又書云某學問有年幾大出荆棘入荆棘幾大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一旦知孔孟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含悲茹痛憫孔孟之大道如是而埋沒者二千餘年孔孟之正學如是而後世之學出入迷途盤桓荆棘者數十餘家憫天下有志之士皆欲如予聞孔孟大道正學之樂而皆如予出荆棘入荆棘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之

求仁錄要卷七

重

苦故不憚直數心腹腎腸略告天下曰孔孟之大道如是孔孟之正學如是其非孔孟之大道正學者如是嗚呼此某之心也而豈敢自謂已足昌然登座講授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天下之士有諒我之苦心而來教者固所深願有不諒我之苦心而致責者亦所樂受也

朋友雖聞正學不見傾向只是信道不篤只是信某不下信某不下非朋友之過乃某不肖之罪也嗚呼念至此焉得不動心忍性焉得不懣悔遂改惡得自輕惡得少緩苟自輕自緩使朋友終於信某不下使孔孟之學終以不昌明豈非千聖大罪人豈非萬世大罪人

謂一生曰人須動心忍性始得只如某已自任知性然動心忍性一着未嘗少寬生云動心忍性是某等初學事先生只是大而化日豈敢然只今日與朋友言學聞人意見不得起人篤信不來焉

得不動心忍性孟子謂仁在乎熟熟仁之功只是精義精義則岸自容不得習心習氣自着不得精義至於入神則用自利德自崇夫然後可以語至德凝至道而守先待後不虛也

一友云今人俱謂禪宗無用從來高禪豈是無用先生曰禪宗極重作用但其用與聖人不同禪宗作用人不能測聖人舉動人皆信服友動容曰聖人惟一條邊線實實躬行故能如此先生悚然曰惟其然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禪宗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吾儒亦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其悟處不同則其乘悟力消習氣處亦自不同然禪宗能此而吾儒反不能是謂不如莫禪也

禪宗保任之法只是常提出身子便恰恰真空雖日涉塵囂而任運無心決不牽之而去密雲所謂日抱主人公力能入三途異類

求仁錄輯要卷七

五

者如此而已若吾儒則在體貼真修綿密盡分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方恰渾然一體

聖學始終重在力行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始恰渾然一體其初不力行則不能具體渾然一體而自得其既不力行則不能貼體渾然一體而保任故大學初曰物格而后知至謂自得也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謂保任也苟不力行則初不能自得而知至既不能保任而知至其可或忽乎

吾人一身萬化之本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人心之向背天心之欣厭學脈之明晦關焉甚可畏也有志之士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純修密行點滴無漏斯能天人交格而昌學脈於天下萬世

孔孟之道明斯天下有太平之期民生有得所之望世道有還淳

之日人心有歸正之時若吾之行已有疎失則無微不信而孔孟之道終不能明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期民生終無得所之望世道終無還淳之日人心終無歸正之時矣吾之罪比之寇賊塗炭生靈者更有甚可不懼乎

孔孟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爲君者以此治天下爲臣者以此相其君而治天下孔孟不幸而不得位行道則以此教天下而爲師故吾儒之道關係天下萬世之道也吾道關係天下萬世則吾身關係天下萬世

求仁錄輯要卷七

五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全校刻

問學

前輩之學多有重誠意而指致知格物為誠意工夫者以愚觀之亦是蓋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者心也苟能如其心之本體亦何必正若有不正亦難加以正之之力故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留也流行之本體不可用力而留者可用力故前輩之學不重在正心而重在誠意也然心何以留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充滿所謂率性之道也所謂不思而得中誠者天之道也其次則有不忍人之心而需遷不達又不能遽爾必故留不能即況而留即是其良知不容昧處徒有其意則謂自欺自欺者必不能自

求仁錄輯要卷八

一

儻何不即其良知之不容昧者而擴而充之擴而充之之謂致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無懸空而致之理必有所在在格物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不忍不為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致知在格物也致知格物則心之留者自擴而誠矣夫然而復其渾然寂然直達流行之心矣其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克滿者爭先後着耳然一為安而行之一為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故前輩之重誠意未為無見也問心上不可用力意上獨可用力乎曰誠意先致知固不在意上用力也問自欺則意不誠即是心不正否曰然不必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何若即自欺便意不誠亦便是心不正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曰彼何以自欺也良知不能泯而私吝又不能克故隱忍而自欺也如是安能自儻然其初尚謂之自欺尚爾之不自儻久則陷溺

其心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而欺人矣故大學又極言其狀而致之以必誠其意

大學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敬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夫達不忍不為於所忍所為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尚安得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乎尚安得有不在而至於不見不聞不知味乎尚安得有親愛敬惡畏懼哀矜放情之辟而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乎是致知格

求仁錄輯要卷八

二

物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可知也故大學歷推所先於致知格物而總提其要於修身達不忍不為於所忍所為而充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在是矣故又不但曰修身而曰修身為本本亂與所厚者薄正是不能致知格物本亂而未治者否薄所厚而厚所薄者未之有正是不能致知格物以誠意正心修身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故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歷推所先而必歸其要於致知格物又反覆於物格知至知本知之至以見致知格物之為先務而修身為本之為要領然均一修身也而用力之先後重輕其漸進之序自有必不可得而越者初學習心用事動即人我之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自隘之吾心本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而自寧之致吾之良知以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至性日漸充滿而復其本然之量時時見前而全其直達之體盡心知性此其時也然其性雖復而不無

分毫滲漏習心雖銷而不無倏然萌動生熟之介真妄之際用力尤不可懈密運思於吾身之動用上交接上常懷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懼常抱須臾離道之憂不戒慎而戒慎不恐懼而恐懼則習心消絕不至萌動真心飽滿不至滲漏乃存心養性之要道也追其久也不着重心性而無非心性不着力存養而無非存養事理日融內外無間盡人性盡物性即是盡吾性吾性只在盡人性盡物性上盡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修身吾身只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上修始真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立命其在此乎夫均一修身也而至此始言修身蓋致知格物全是擴充四端以復渾然一體之心性重在致知格物重在心性也至於物格知至則不必致知格物矣而復性知性之初惟恐渾然一體之心性時有滲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兢兢乎存心養性之爲務重在存心養性者亦重在心性也存養之熟心性無復滲漏之

求仁錄要卷八

三

虞始可專言修身其修身也全用力乎威儀言動之間接物處事之內似不知有心性者然似於心性毫不必有工夫者然故至此始曰修身以俟也全力修身則威儀言動日入於融細自恰得乎天則之自然處事之條理日入於精微益曲中乎人道之當然內外融貫全體渾然庶幾乎形色即是天性真是全力着重心性也細析之有三節之不同似乎一節却正是一節密一節雖然亦無所謂二節也總是力行有生熟之殊候耳力行生熟即是真性用事生熟故用力不能無先後重輕之序而苦心斯道者自有所不得而越也

問用功之方曰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用功之方曰事俱說作集義然否曰然曰聖學要領只在格物孟子何故又云集義曰集義即格物未達曰所行不得宜只因有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所行自無不宜豈非集

義即格物曰先生謂格物非格事孟子何故云必有事焉曰物者身家國天下格之即是事曰容有無事之時何故云必有事焉曰格事則有無事之時格物則無無事之時又未達曰格物則日見物之未格日見人我之習見未融日見渾然一體之性未直達時時自責刻刻反躬故曰志於學即是事曰真志即是真工夫曰勿正說作勿預期其效然否曰非也勿正連心讀謂勿正其心也集義則無容自欺無容有所無容之其所而存心自然正若以集義爲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是平白地分了內外一分內外則所謂心者非其心而所謂正者非其正也不過見惺惺寂寂者以爲心之體用矜持把捉者以爲正之功耳且盤桓於念慮感闕於胸臆執滯於意識欲正愈見不正不正而急求正則不得不重內而輕外研理而畏事離人羣而靜坐觀心集義之功不得不疎畧矣視聽言動自相撓亂念起念滅自作糾纏一身之五官四肢尚不能

求仁錄要卷八

四

渾然一體而况於身家國天下渾然一體乎救過之不服而奚有於齊治平乎正心之爲害如此勿忘勿助長是申戒之詞勿忘即必有事勿助長即勿正心非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當勿忘勿助長也正心是爲學大病故下專就助長反覆言之曰正心何以即助長曰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操持於方寸之中心本不識不知而欲其靈明炯然豈非助長乎豈不違心之本體乎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擷苗之喻甚切人自不會耳曰大學何以言正心曰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至格物故中問必言正心然其入德之功自在格物不在正心也集義即格物孟子單提集義故必言勿正心本自明白曰朱註亦謂勿正連心讀亦通又謂與大學正心之義自不同何也曰程朱之學恰是以集義爲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者其言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是無事也又曰如欲爲孝不成單守一敬字

程朱恰是正心而必有事焉重在正心也故其言若此曰君子勿求於心之意如何曰告子正是強分內外但與程朱不同程朱正心而又集義兩頭着力告子舍集義而正心獨守頑空孟子只念念集義恰是正心工夫若又去正心反是大病也集義即是正心則吾心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心得其真正正心與集義分則吾心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心既非其心又何正之有故必有事是聖學大主腦勿正心是大主腦中真訣竅知乎此則凡其敬靜坐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其敬靜則心自一默坐海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中養出端倪收斂保聚常提不放還元歸靜攝知歸止內觀返照神馭氣氣攝神存神鍊性性歸於命命伏於性魂載魄魄載魂止觀根塵諸說皆不攻而破矣

友謂前賢多有提第一念者其說最善曰第一念大有辨孟子指乍見剴隱是第一念即是性善面目後世之所謂第一念則無

求仁錄輯要卷八

五

心之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佛氏空有不二之說而已又謂學須識取第一念曰既空有不二矣又何處識取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第一念但當擴而充之耳又何必識取又謂之曰深造自得之君子念念是第一念力行近仁之君子亦念念是第一念念念是第一念則渾然性善形色天性矣今但當力行深造以求自得耳若欲識取第一念遽自以為知性不幾自誤耶先生每問諸友言靜功輒嘆曰天下皆自私自利之人安得太平見前輩教人靜坐輒曰敢問靜坐何為嘗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離人遺事遠道轉遠又曰友生相見者多言有俗事此即可見其不知學世間何嘗有俗事至我前者俱當處置得宜俱我所當盡之道曾子為人謀豈必非俗事日以此三省其身毫不敢寬假是以為俗者曾子以為道人以為累於俗事者曾子即以為切已工夫是知事本非俗也人

自俗之耳事本不累人也人自累之耳聖人之學本非閉門靜坐以為工夫亦可見矣又曰志學肫切則雖倥傯之交而不撓亂是謂真靜豈必靜坐然後靜哉又曰志學肫切則日涉於俗德能自信其為工夫否則治繁理劇或本未嘗有過而不能自信矣一日與一生論前賢靜坐之說曰前賢靜字即敬字總不過收拾此心令專一耳生謂靜即是敬先生見之甚明但敬又以靜為本日則賢謂無事時存養此心專一則遇事不至撓亂耳故云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然亦非必舍動求靜俟存養深固時方應事也有事即事存心無事存心息念有事即事存心則動時能靜無事攝心息念則靜時能靜故云動靜各做工夫兩不相靠則無間斷生謂靜時涵養本原稍定縱有逐物一覺收斂有著落處不然縱收斂亦無著落處所以必靜為本日此前賢所以有靜以立體動以致用之說要之止是一靜靜時靜動時亦靜又其實止是一敬靜

求仁錄輯要卷八

本

時敬靜時靜動時敬動時靜收拾此心專一之謂靜之謂敬非棄事物以求靜也曰此固學問之道聖人所不能易曰聖學不若是其沾沾收斂心神也生曰不收斂心神何以能靜曰學者果卓立真志則其心一其神凝精神嘗王主宰皆健自無不靜豈非收斂乎又何嘗以收斂心神為務也生欣然曰然又曰然則工夫何如曰真志即是真工夫若志與工夫為二則志非志工夫非工夫矣曰豈有空空篤志者乎曰不察志在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而日惟強恕反求事事格通人我日見人我之未通渾然一體之性之未復有事無事精神志慮總注射於其上無一刻可自逸之處此豈非志乎此又豈非工夫乎又何嘗動靜各做工夫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如前賢之為者乎曰然則前賢之學動靜俱是收斂心神有事亦如無事聖學動靜俱是格通人我無事亦如有事矣曰得之矣無事亦如有事是為真靜是為真收斂

生才達口無事亦如有事豈勞神役志皇皇不定之謂耶謂有所致力之地則其心凜凜常若不及孳孳惟日不足而凜凜孳孳之心則寧靜者也收歛者也不放逸皆散者也知此是謂真靜是謂真敬是謂真志矣必主靜而後靜主敬而後敬哉生躍然曰先生之言君子戒慎恐懼以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故不容不然今始知之想堯舜兢兢業業過了一生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會子戰戰兢兢如臨如履當日心法如是如是果然不待存心而後心存不待收歛而後收歛也曰日行一周天行一周而過一度何其常動然亦何嘗躁擾地鎮而常靜然生長收藏何嘗有一息之停水流而不已靜莫若水山出雲蒸雨動莫若山真動即是真靜世俗紛擾動而不能靜沉空守寂之徒靜而不能動動而不能靜者動非其動也靜而不能動者靜非其靜也前賢但以救世俗之動而不能靜者耳豈知學有要領則常動即是常靜也哉

求仁錄要卷八

七

一生謂靜為動之體如冬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育不茂曰氣未足以喻性氣有收藏有發舒若吾人心性無時不發見流行安得靜不發見流行之時而謂之靜謂之動之體乎

問大學能靜由於知止前賢亦謂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自靜又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似無不同曰理會得道理明透不過推極知識耳豈得謂之知止乎有定由於知止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能靜則自知止後真修綿密所致故曰能靜而不曰有靜聖人立言之微意亦可見矣既知性而真修又極其綿密則真心凝固當體是靜若格通人我者力行近仁則亦靜而微與能靜者不同然亦非理會道理之靜可比蓋一觀入於人我之中格通人我以充達吾性渾然一體之知一用此心於聞見之地看道理以推極知識充達渾然一體之知者真性用事理會道理明透者知識已定雖均一靜而迥然不同然

道理非理會可明必審知學脈而力行以深造之則道理日明知由行而進亦由自得而後盡若攝心息念理會道理之靜愚恐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子其思之

靜坐之說本於二氏老氏致虛守靜復還虛無蓋以虛無為性也佛氏止觀識破有心皆妄無心皆真蓋以無心即心也老氏之虛無本與佛氏之真空不同而不知吾儒之性善則一其不用意識亦一前賢之教人靜坐則認心為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夫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者意也識也意識生於有我我則與物對待而識常緣物前賢見其緣物而心常在外也於是靜坐以攝之使之常虛常靜不為事物之所牽引而後可以應事接物為事物之主宰不知靜攝者亦意也識也是以意識管攝意識也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方所而欲其常在於腔子乎則隱蓋惡靜讓是非之心當下不自識知而謂其靈明炯然乎嗚呼豈非以性

求仁錄要卷八

八

善之脈有所未審故不能舍靜坐以為學哉乾坤俱聖人之德坤卦爻詞有不善者特因爻起義易之取義固不一也六二中正尤可見聖人之德爻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釋之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乃據見成之語若說是工夫便是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矣敬義非有兩事以直內言謂之敬以方外言謂之義直內則於事物之來自是條理得宜方外則胸中自是浩然孟子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大也即論語德不孤之旨今說有敬無義有義無敬則德孤敬義夾持則德不孤便失之遠一友聞之云不特理足下句則不疑其所行也於文義亦順

仲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只此二語已盡為學之道事至吾前以義裁決其可否使無不得其宜心有所動以禮樽節其過差使無

不歸於正則內無不直外無不方而敬義立矣說以禮制心則可說以敬直內則不可說以義制事則可說以義方外則不可聖人立一言下一字毫不可少

後世之言敬者若曰學問宗主只是一敬則無弊曰主敬持敬則是將敬作一物以操持此心安得無弊故論敬曰居敬論主曰主忠信則無弊曰主敬則有弊夫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故於所不睹所不聞而不容不戒慎恐懼知隱微之莫見莫顯則平天下繫乎天地萬物故於獨而不吝不憚豈操持此心之爲道乎故曰篤志卽是敬曰敬字卽是志字或問有明知道之當然而志不篤者如何曰但能知提心之非學而不以操持墜子爲工夫時時小心於日用倫常體察於視聽言動不敢少自暇逸亦持循之一法也夫子告子路曰修己以敬告樊遲曰之夷狄不可棄告子張曰參前倚衡其謂是乎

求仁錄要卷人

九

生問主敬致良知之學俱貫動靜獨聖學格通人我似只在有事時而不能貫無事時先生曰若無事時無工夫則遇事安能格通人我又問立志非意念之說某皆常聞之而終不能無疑曰此亦只是子未知立志耳若未欲明明德於天下卽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竭力格通人我卽自責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心思常自凝聚精神常自緊切卽是無事時工夫所以常言真志卽是真工夫主云此處起念正當間斷曰此本非念何間斷之有生云惕然悚然豈非念耶曰惕然悚然之念卽是無念生云更有無念時如何曰須問無念時精緊切否如是無念則無念而已更要如何作甚生云每疑格通我工夫不能貫該動靜思欲戒慎恐懼又恐落於主敬故敢問此是子未嘗實用力只在有念無念中盤桓所以有此疑若格通人我工夫有漏須戒慎恐懼以補之乃是零星補湊之是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戒懼恐懼之由來如此此則所謂戒懼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非戒懼恐懼乎然悚然之念皆因立志篤切自然如此並非起念今若立一戒懼恐懼題目要攸乃是起念卽已非戒懼恐懼矣不過攝伏管帶不遺強作主宰自作其病安得說是工夫生云惕然悚然終屬有念恐聖人決不然曰聖人正是如此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若認一念不起爲無念則不特聖學不然禪門亦在所斥遂棄神秀慧能兩偈及陽明戒慎恐懼亦是念實無無念時之語云念念起恰是無念若認一念不起爲無念則佛氏外道之見耳聖學本不須論至此所以某每不喜爲此言愛親敬長何嘗非念何嘗起念乍見

求仁錄要卷人

十

真心發時爲念卽隨奈何曰平日志若真篤則爲念不隨真心而起爲念卽隨此平日志之不篤也當下只是責志而已夫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豈非志果真篤則必無不仁者可以加尚之哉生云某等是立出的志所以有間斷曰然有起便有倒真志無起自無倒間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者聖學也某當欲念隨發時思克達真性以去之何如曰擴充四端之學原爲有人欲則渾然真性有所缺陷惟卽吾之真性隨在顯發者達之充之則渾然真性全體獨復矣是擴而充之原爲有欲而然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所忍所爲人欲也達吾之所不忍不爲則真性顯而人欲自去全體復而缺陷者滿欲何足患欲又何必制哉後世制欲之學無本以達之而專從事於未故真性不能卽顯而人欲畢生勞攘卽竭力遏制欲念不起去聖學遠矣又問

敬致良知之學似於精明聖學不能然曰主敬是意識用事致良知者本空明圖應然不免於識神者頗多既不免於意識則其精明正用意識之本分若格通人我渾渾一團真純惻怛之誠貫注倫物間有甚精明精明是病非聖學之所取又謂之曰子適疑工夫患人欲總是學脈不清楚耳若能清楚學脈而篤志力行之則無此疑亦無此患又曰凡人私己自封則心日隘日塞格通人我則心日廣日通今有疑有患盤桓牽絆則心日隘日塞日覺其苦與私己自封者無異

一生以人欲為患曰何不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亦是欲子若能有此欲當下真性見前尚何人欲之足患生問前賢論仁或以無欲或以公普然否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無欲自然公普不知渾然一體而但以無欲公普當之則未得耳

求仁錄輯要卷八

土

謂兄熙曰世言大人小人亦須識其所以大所以小始可立志必為大人而不為小人汝知之乎熙對不慚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是為大人但知有六七尺之軀是為小人但知六七尺之軀安得不自私自利有一切人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安得自私自利安得有人欲

謂一生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子向來不屑流俗俯視一切恰是棄置民物止此六七尺之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何其大止此六七尺之身何其小世之所謂高人皆學問中之所謂小人也子幾為其小者

一生云自領先生教日用間無不曲折留心若分毫未至事即有不得其當者曰然今人執意去人欲如此則不執意去人欲而人欲自無不去矣又執意欲持敬如此豈非修己以敬

力行則真心完滿無分毫滲漏行不力則真性不見前而習心用

事私欲易動外誘易牽百病興矣見有欲而去欲遏念只在腔子中盤桓非學也惟在本吾之不忍不為者達之則真心當下完滿私欲之去不啻如燎毛蓋私欲本非吾之固有而真心乃天性之本然主客之分原自分明也

聖人本無去欲之說亦無有所存主則外誘不入之說但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嗚呼此非灼知性善者不能信也

答一生書云勝私釋克已而愚不謂然者蓋已私須是對境實地上消磨如視聽言動正在人事交涉上勿其非禮故下得已字若不於人事交涉之際對境消磨則但言克私不言克已矣嗚呼此聖人一字之辨關繫甚大者也生謂靜中一念之私如何撥置不

求仁錄輯要卷八

土

知對境實地上消磨者其力健靜中妄念自必滅省即一念之起亦隨覺隨去不至盤桓不然一欲未去一欲又生古人所謂引大上堂滅於東而生於西者皆勝私於意念中之過也生謂勝私不可釋克已當以何字訓夫安則為無我勉則為克已有何不明而須訓言已則有人自是當境對治言私則是意不離腔子盤桓有何可疑而難釋

又書云愚所謂不須制人欲者蓋恐人在虛見上消磨則遏欲前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也生疑聖賢無去人欲工夫則孟子何以言寡欲不知寡與去有辨寡者據見在言去者指工夫言孟子但言寡欲之善如此而未嘗言所以寡之工夫如彼他章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欲之所以寡而心無不存也蓋人本無欲欲

生於有我習心也有所不忍有所不爲無欲害人之心無窮窮之心本心也本心充達則欲不能留欲不能留而本心常顯此聖學之所爲異於後世也若不知乎此而但去人欲則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攘一生卒無廓清之期蓋無本以達之則無不流爲腦子中盤桓也夫爲學而盤桓於腦子豈小病哉

又書云生疑愚於過欲存理則非之制外養中則又非之夫愚不嘗與生言好色好名好利與一切妄念皆起於有我之私乎不言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自欺之本絕有我之根消而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真性見前乎而何疑於過欲存理然愚終不以過欲存理爲是者蓋過者過其流不過處見上消磨自成其過抑於念慮盤桓於腦子之病也若望欲則與過欲不同望者望其源格通人我是也卽一字之辨而工夫有不同得力與作病不同夫聖人之言何可以冒昧易之也過欲既非存理亦未得爲是又試問生天

求仁錄輯要卷八

五

理作何存是可知愚之非過欲存理原自有說不草草也若夫制外養中則更有商蓋未知生所謂制外者制所視所聽之物乎制能視能聽之人乎若制能視能聽之人則制內非制外且制能視能聽之人者制爲視爲聽耳目之官乎制欲視欲聽之心乎若制欲視欲聽之心則益是制內非制外矣夫所視所聽之物則非可制爲視爲聽耳目之官則未聞爲學者而但制其耳目也亦制之於心而已制之於心則仍是過抑念慮盤桓於腦子宜吾不以爲是也愚嘗謂生云爲學之志果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主宰常健內力當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於前而不動念何必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生常以爲然矣生又問苟或非禮而視聽言動之奈何愚曰只是責志只是責志此言也卽孟子所以告公都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言也終非顏子四勿工夫生所以至今爲疑嗚呼吾人爲學各當自知其分量今人俱

知顏子天資高不可及而啓口卽是四勿工夫何其不知量也試觀夫子答門人之問但言工夫而不日如何爲仁但言先難後獲而未嘗期以一日期以天下歸仁獨告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可知顏子分量非孔門諸弟可比矣而吾輩敢望之乎蓋顏子平日本無好色好名好利一切閒思雜念如吾輩胸中之祟夫子微窺其幽獨之中已根尚隱隱在也

已根尚在猶未復天然之則今本來渾然之真心故須克之然欲克而於獨居無事之際克治於腦子徒見其盤桓耳所以夫子教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勿其非禮境界當前毅然一決則已根盡拔矣故期之以一日決之以由已所謂顏子之大勇也若使吾輩爲之美色寓乎目卽勿視而欲視之心盤桓不去美聲過乎耳卽勿聽而欲聽之心盤桓不去甚者明知其非禮不當視不當聽而不忍不視不忍不聽不忍不聽則若有所失視之聽之則過後必悔

求仁錄輯要卷八

五

寧可過時而悔不忍觀面而失者亦多矣生可謂照管於視聽言動卽是爲學之工夫乎夫愚之所言困勉行之工夫也顏子四勿學知利行之工夫也只是責志志沉痛迫切則其心一其神凝內力沉重如荷萬鈞之石者然其工夫百倍於顏子而謂吾視四勿爲不屑嗚呼何其不熟察而武斷之已甚也不特此也愚與友生所言大約皆困勉工夫也或者察之不審謂愚爲無工夫嗚呼豈愚之過哉愚嘗講易云閑邪存其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誠邪兩立教之閑邪只是過私制欲工夫九二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閑之門外而已又嘗謂一生云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爲去欲遏念不由過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顏子不能故不易提抽錄明明載之不可以知顏子四勿與愚所以不爲教之故乎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隱隱已根一日而和根盡拔故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嗚呼豈易言哉四箴自是伊川之學凡後人之解克已解四勿者自是後人之學初無與於顏子今之學者但知視聽言動不可非禮乃初學切已入德之事故啟口即是克已不知認錯了顏子也吾儕當學公都子不當學顏子孟子告公都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思而能立則主宰常健內力嘗重自不為物所引而視聽言動可不至於非禮此有孺柄之學初學之所能為若認錯顏子之克已四勿其不盤桓於隘子遏抑於念慮者幾希又答生書云存養是主人公簡點是奴僕此言誠善但存養是知性以後事而遽使不知性者主敬為存養是以聖賢之良藥為作病之砒石不亦誣乎惟知性而後可言存養是主人公亦惟知性而後可言簡點是奴僕生嘗謂簡點即是照管不知照管者為人

朱仁錄輯要卷八

五

簡點者為已有誠偽之分照管者全體向外簡點者省察在我有得失之分然論此於顏子則不特照管非四勿即簡點亦非四勿夫子云克已復禮顏子云請事斯語則是以全力為之而又非喫力者以全力為之可知非奴僕之輕而又非喫力可知非遏抑於念慮故曰是顏子求仁之學也非可概而幾也

一生嘗以不勝慾心為患某責之以志不立生未能信自後憬然悔悟有日新之機某乃謂之曰志未真篤時雖痛慾慾念之萌無益也痛慾之力未稍便軟正在痛慾之際猶且若此過後有不即發者乎屢發屢慾屢發屢發見欲之難窒耳一旦憬然悔悟真志果立則慾念永不萌偶然省及從前慚憤恨抱胸頓足幾欲淚下痛慾之力比昔愈健此是悔悟從前似於當下無益恰大有益荷日新矣此正日日新又日新之難策也一番錐剗一番振勵錐剗從前反鼓振勵慾念自此再不復萌矣此某困知勉行已驗

之良方今日為予言之又曰志未立雖痛慾當下而無益志果立雖深悔從前而有益可見志之不可不立若此生云追悔從前固是有力若當下慾念稍萌痛慾亦自有力曰若立志後又有慾念之萌又當責志深錐剗尤不可不用力不容再退隨矣再退隨永無立身之期其可乎

孟子子入閭中見其婦祖遂不悅欲出之何等剛嚴方正吾儕欲學聖人先於此處謹嚴然後有基址又嘆曰吾儕於此愧孟夫子多矣安得是聖賢路上人

一友謂先生曰昨親友邀飲將入席放至果必謂某富有難色某處之泰然因述明道伊川之事先生不答退謂一生曰使子處之當何如生曰有出而已共坐燕飲某不為也先生曰然人皆美明道而迂伊川不知伊川處之甚正但大日尚有怒色未免留帶耳明道此事大非吾儒本色蓋吾儒之道修齊治平之道也至誠經

朱仁錄輯要卷八

夫

天下之大經豈肯為之哉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一妓在坐其可惻隱莫過於此與共燕飲不義怡然不以為意不仁若云不動心於妓抑末矣若此友億人疑已處之有意其去明道更遠

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心中戰戰至於形體戰戰不勝而形體是為真憂迨其後戰勝而肥形肥之日即其力行近仁之日

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皆其戰勝形肥之日親身實歷語也

一友問看得破打不過奈何曰吾友但就境遇上看焉能看得破或問之日學能深造自得然後可謂之看得破亦須戰兢力行始打得過不然習心即起其能打得過乎初學能審明學脈而篤志



力行亦打得過是友說不知學但欲過於末流既未嘗看破又焉打得過乎

問吾人處世不過貧賤富貴須就在貧賤富貴上打過曰立志與辦得義利明自能打過若只就貧賤富貴上打如何打得過今人之自寬者往往藉口於世界之不良此苟且之徒無成人之志者也若有志自在我分上論不在世界分上論又曰果是其人雖濁俗汙世必不苟且使非其人雖唐虞三代之世亦自苟且又曰惟人人苟且所以成此苟且世界有志丈夫當自我移風易俗豈忍同流合汙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可謂至貧若矣然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焉千鵠弗視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苟在今日豈不大為世所嘲笑哉一生曰惟衆人不能而尹獨能所以傳之至今先生曰此吾人本分奚問傳與不傳若有意於傳即是作偽

求仁錄輯要卷人 七

太倉一友來會費先生安貧不絕口先生曰此不在貧上安若見以為貧雖欲安不能安也某初求道念念在道不知貧今日自得渾渾蕩蕩有難以告人之樂不知貧諸友見其安貧其實不知一生遠居貧家事難處之狀先生曰此皆利害之見即是我人之見若篤志力行之士力盡本分不特不顧利害并利害亦不知又曰力行之士見義直前毫不瞻顧後今人俱為世趨所奪利之所轉矣不深可惜耶

謂一生曰聖人之書本非所以求富貴蓋吾人天性無不可以為聖人而有以陷溺其心則失吾性之本然故聖人教人以復性而筆之於書以垂遠聖人之仁也若以聖人之書為求富貴張本則不特得罪聖人亦是得罪自己生日今人但顧目前故不知有此大道曰彼安能顧目前顧目前者惟有志學之士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步步履實地事事在當下此謂之顧目前今之求富貴者但希望日後目前實事不之省不特今日不顧目前而有終其身而不知目前一步者雖生於世數十年未嘗為一日人可哀也已

一友問講學志曰學在躬行實踐講知不是先生大稱善頃之間曰若能躬行實踐否友曰未能曰君謙辭耶抑躬行實踐日見不足耶友曰其實未能躬行實踐但愚見學甚不必講曰今之為此言者甚多但覺其意直是不欲講學耳非謂已知躬行實踐無事於講也如此與自暴自棄何異友曰某雖不十分躬行實踐然無甚過舉曰此正坐不講學耳若講學便見目前之過不少便不忍一日不躬行實踐若真躬行實踐亦不惡人講學

求仁錄輯要卷人 太

兩友坐次一友自訴處茲塵世不得不涉俗事明知人情之惡薄不得已而與之混不然即一步不可行一友云既處此世自宜有世法周旋何故欲厭而去之先生浩然嘆曰將吾人盡性之事祿作畏途誤為世法甚矣哉聖學之不明也兩友未達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聖人之學盡力於人倫日用盡力於人倫日用即是盡吾渾然一體之性故聖人皇皇日見未能日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兩友所見若斯豈非習俗移人性學不明之過耶兩友遂前問先生先生曰愚皇皇日見未能顧亦同於聖人但聖人實躬行見為未之有得愚實實不能躬行見為未之有得此則不敢自謂同於聖人曰豈不見人情惡薄耶曰人性本善惡薄者其習也性可移習習不能昧性愚但見人人性善并忘其習日日與人交不見人情惡薄日涉事不見是俗事周旋亦不厭畏日豈得不用世法耶先生正色曰窮理精義言觀色惟須克離道為憂豈得用世法兩

友默然先出又謂之曰愚自十六七歲親長皆憂其不合世法及到與中朋友相愛者皆教其以世法愚只對曰世法我不能只與世不相宜是我學問未得渾融然學能知性方得漸次渾融愚此時雖從事於學而未知性遠說渾融亦太早在然決不肯聽人言語習起世法亦是當日有志世法一語今人習為固然不知是極大病痛一習世法真心日滴真性日昧趨向日卑陋汗下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今日周旋世故之人俱自以為得處世之善道不知人若有周旋一念即處處安排事事作意聖學只貴於誠實擴充四端強恕反求渾然真心直達流行斯是復性亦可以知性周旋世故者安排作意之熟真心偶見即從納交要譽惡聲處藏身將入聖真種子頃刻變入於偽境此人生之惡病亦今日之時症直達真心是聖學真血脉路亦救療一切時症之靈丹妙劑

求仁學要卷人

左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愚不肯之不及也特拔乎流俗超出乎污世賢智之過也

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前輩皆有此語其能入學問一路立身聖者在此但纔有此見輒不能渾然一體為此即禪宗出世之根故也

梅間與匪人相處不能無厭薄之念奈何曰即此是我人之見故須格通曰聖人於小人則何如曰聖人則遠之而已惡之而已遠之惡之並非厭薄之此所以為仁至義盡也

一友謂孔門三世出妻德禮之家為婦固不易曰孔門為婦最易夫子仁人也豈有刻繩其妻而輕出之理必其婦有必不可容者不得不出耳

聖賢學脈止是仁熟熟則化化則為聖有諸已則賢雖未知性而力行近乎仁則亦有諸已不失為真儒

君子小人之辨只在存心之厚與不厚厚者仁之屬也不厚者不仁之屬也以公私分者未是蓋世有漠然無情而公者漠然無情薄之至也

厚之為德從含容來能含容則厚

一友意在立品無言即及之先生謂之曰不可有立品之心有心立品即是作偽蓋此念原從名根上來此念不除胸中夾雜掛帶決不乾淨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人他事或可容偽至于學道則真切性命之事必不容偽學道而亦有名心偽心是不可解

學道而亦有名心偽心則其人必無還淳返樸之日矣豈不可哀也哉

今學者稍有意於學問輒有一架子於胸中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各有架子嗚呼此名為信學而實不知所以求學者也乃沾

求仁學要卷人

子

沾信以為道在是不亦可惜也哉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然拘架子者雖非有意虛偽恰是虛偽善哉前賢之言曰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德度即屬

知解纔有湊泊即落格套纔有莊嚴即涉氣魄皆是義集王霸誠偽之所由分也今之學者皆以知解認為實得以氣魄支持格套

者也非虛偽而何

真學問之士無架子於胸中故無架子可拘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自率其平常而已乃或者以無架子而嘗之是真無識之徒也

無架子於胸中而率履平常者易見疎失有架子於胸中而規為飲作者每覺可觀豈知疎失之過小做作之罪大疎失者但自嚴其戒慎恐懼之心則不至離道做作者氣魄上支持以為工夫作為上湊泊以為集義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爲道者每不耐人毀譽

掠好題目做故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爲道掠好題目做故不耐人毀譽嗚呼真俗士也已

一生問 於言動舉止習熟簡便今一時收束不能奈何曰若篤志爲學則心思專一精神翕聚言動舉止自爾收束子今只在言動舉止上求收束安得收束蓋學須有本有本則易無本則難有本則真無本則偽縱使子能收束亦是安排做作的伎倆何當於學

一生問 居家不能盡遵古禮如何曰孟子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子若事親從兄真愛真敬則和而不流有自然之節樸而不野有自然之文委細縝密曲盡其禮所謂禮所生者是也若不能愛敬真至即盡取古禮而復之人而不仁如禮何

一生問 古禮古樂不復可見今發明聖學未知可復先王之禮樂

求仁錄輯要卷八

主

否曰先王制禮作樂皆本於吾性之中和子能致中和即得禮樂之本原何憂不可復

謂一友曰吾儒行履方正是其本色故夫子晚年神化而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正之謂也又曰世皆以方板誦道學先生而謬稱吾夫子當時處世極圓不知最方板莫如吾夫子觀今春秋一經可見

詩文字畫與一切才智技能易於自高慢人爲學則日見不足無高處一體真性無慢處今學道不明人於學問之士先以自高慢人億逆之矣若學問之士少有疎率不及檢處人即啣自高慢人之憾嗚呼危哉

生問 方人亦無害否曰真實爲己而辨別其人之是非爲己之從違則亦無害然偶有所及則可若恃此爲學則不可又曰真實爲己雖論他人亦是爲己不然雖論聖賢之學亦只是方人而已

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忘已成物仁之至義之盡也嗚呼有是心以爲之若則不患民不協於中有是心以爲之師則不患學不昌於世今人有一善沾沾自足惟恐人不知以取諸人以爲善爲恥即或取諸人又沾沾自足自以爲能取也其視舜之心量何如哉

舜之好問好察過言隱惡揚善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萬物一體之心並天地而昭日月大哉舜也斯其至矣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真渾然萬物一體之聖人

聖學止是仁天地止是仁惟天地止是仁故化育萬物於無窮聖學止是仁故知天地之化育登天地之化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皆仁也

一友云渾然一體者儒類中無好醜之念淡世俗無厭薄之念先生曰此何足言 某於是非高下非不井然却無好醜之念雖不廢

求仁錄輯要卷八

主

非人怒人却無輕薄之念不特不厭薄亦并不知渾然一體遂指謂學者云余初最嫉俗輕世使不學當仍然耳子等亦知所以用其力乎

語一生曰 某生述近處家庭日用信任自然覺便妥貼因謂之云

莫作此見有自然時有須勉強時愛敬真心暢滿浹洽固是妥貼若真心雖萌未能直達充滿果能勉強推致亦是妥貼初學不論自然不自然只一味勉強勉強之極自無夾雜回護之病自無苟

且姑客自尋出路之病勉強之久則真心日完滿克固天眞洋溢油然藹然不知不覺自是妥貼此乃勉強中之活潑鼓動克長流露處今人只無志爲學若果志於學真心萌動未能直達暢達便於此心不慊有不勉強不得者是勉強即自然也至此自不容已亦忘其爲勉強矣 某生蓋嘗爲主敬常惺惺之學過於矜持把捉恐落安排不知矜持把捉純是意識勉強雖是着力絕非意識蓋

持把捉是從道理上勉強格套上支持不是從真心上推致故與勉強有是意識非意識之分若立志不真虛偽夾雜包藏回護照管形迹謂之安排分明與勉強推致真心是兩路在安排不是勉強勉強絕非安排安排把捉不是勉強勉強絕不安排把捉須要分曉今若恐落安排恐蹈目前把捉把捉之弊而喜信任自然為妥貼即恐流入率情任意反落情識去也未嘗篤志用力自然不過是偶然呈露不過是天資近道若以此為妥貼何時有深造自得之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誰人不自然不能擴而充之達之天下又誰是自然志學之士正須在困勉中藏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如是困勉自有明強之日故夫子曰為仁用力顏子曰竭才孟子曰盡才夫子敏求顏子拳拳服膺聖賢皆如是非計便宜而弘士云向疑先生之教但有自然不及勉強今始知之曰說格物說格通人我說強恕反求俱是說勉強汝自

宋仁錄解要卷八

重

不會範云先生嘗說曲致即是勉強曰然但曲致有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有勉強之曲致如導泉者已得泉脈便滑去淤泥推致這源頭活水此是勉強之曲致若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即是自然然泉脈已通淤泥便不容不滑是勉強亦即自然而致亦即直達也生云亦時真心發見但繞發即有夾帶當下亦深知其非只不能使之不起如何曰此處正須自省曾子曰省之功正在此處用某嘗謂記論諸篇篇篇接續章章貫通大有深意如上章言孝弟為仁之本乃是真心下章言巧言令色即是偽真偽錯難便須自省故繼之以日省吾身章又如孟子言乍見休惕惻隱之心即言非內交要譽惡聲亦其孟子於真偽兩念閱歷過來故分別得如此明白子今只是自若果能省身誠切如曾子自無夾帶自然永不超生云每當真偽發時偽念比真心更覺自然反疑真心之非真曰偽境熟慣故覺自然自省之久則熟處漸忘真心

自發得有力先賢每貴第一念蓋第一念即是真心亦有初念非轉念是的是即是真心疑他作麼生云雖是乍疑亦知是真心欲直達自慊自悔此偽念之多乎曰明知是真心直達去即是慊悔作麼一念慊一念悔則直達無努力譬如水勢一路則沛然直決支流多則勢殺不能沛然矣生云有時私意倏起慊悔反盤桓不去曰須是一擲不顧慊悔即是留滯又曰吾見學者能自省的亦少蓋由未嘗立得真志乍緊乍慢乍起乍倒志不能打成一片既不成一片則真不勝偽無限精神空費在腔子上受括吾這裏是青天白日的學問那裏有許多閒憂括在只是志未嘗真須是志打成一片乃有幾分學者氣息生問如何得打成一片曰須是思量問如何思量曰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生畢竟作何結局功名富貴猶是求之於外詩文著作不過些小技能仁義禮智是我出胎便具的不失赤子之心斯為大人達孩提愛親敬長之良斯

宋仁錄解要卷八

重

為聖學不是求之於外不是些小技能可比思量至此自然不忍薄待其身自然生個進取尚友心又思量孔孟之學二千年不明便生個悲痛心我今得與開正學比之二千年中人倫豈不誠為大幸便生個踴躍歡喜心我今若不切切向前深造自得豈不枉過明師柱閣二千年不明之聖學便生個羞恥憤恨心孔孟之道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我性分事今天下生民塗炭已極倒懸已久便生個疾首蹙額擔荷斯世心今天下邪說橫行淫辭詖行震眩一世稍知求道人人自以為正學家自以為孔孟黃鐘毀棄瓦缶雷鳴方之洪水猛獸之害禍尤烈焉便生欲正人心欲明斯道擔荷千古大重心如是思量如是不自薄待悲滿慊憤踴躍擔荷交發進至則志氣自旺精神自生眷眷自堅踴躍自便自然打成一片須是打方成一片如打金錫箔然只管打自成一一片如是思量來思量去便是打了打通人我亦須

打纔得通知打竹節然只管打自然通 某生嘗言工夫須寬寬裏來不是趕緊的此是自解自寬的話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豈寬寬裏來的自無真志自不上緊時起時倒如瘡疾一般熱一陣冷一陣有何結果若果志真則汲汲皇皇步步趕上見有甚寬緊 某生自負高最輕忽人一國人我意見正與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背馳尚數苦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豈不刺謬于志為端人正士無當當千古學脈之志趣向如此成就自必平常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將入乎下堯舜孔孟不過自盡人道初無過分汝出胎時與堯舜孔孟有何差別今若深造自得對同堯舜孔孟不過復得出胎時故物有甚擔當不來吾嘗謂今人大一日小一日赤子之心本是大人自後年齒日長身軀日壯人日小以見前日小之人回聖出胎時大人反生退長不敢擔當豈不

求仁錄轉真卷八

五

可笑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親見一班憂歎傍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曉焉我以爲喜有時憮焉我以爲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嘆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志大則自真自成一片今二三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切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心自然疎怠不真篤自然不能成一片自然信不及一日志大則不容不真志小則不容不懈理實如此二三子若志大則憂嘆傍徨如負芒刺肫肫

切切日見不足汲汲皇皇如趕不上汲汲皇皇亦不知其爲汲汲皇皇肫肫切切亦不見其爲肫肫切切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到此自不容不覺刻刻渾然真心自然覺着此真心時時仁體用事自然親證仁體所謂真心發見處覺着亦是不得已指個入處豈必待此始覺只此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便通體是仁全體是渾然真心說甚發見不發見會子省身誠切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會子曰唯便是樣子若志不真篤不成一片縱乍見發見亦不能覺當下不覺發見後始知不過晦菴所謂察識常不得數况二三子發見後始知亦曾歷過幾次何嘗有火然

求仁錄轉真卷八

五

實覺方能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達其源方能對同堯舜孔孟方能對同愚夫愚婦對同孩提赤子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方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方可自任守先待後擔當學脈傳之其人今二三子未嘗親證故視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高遠不可及及若果親證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心也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乍見怵惕惻隱渾然孺子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性本然故堯以不得舜爲已愛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溺由已溺餓由已餓伐罪弔民救民水火周流到國歷說齊梁人見以爲不情而聖人止是率性人見以爲多事而聖人亦不自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只是曲致其心求復我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在中庸謂之致曲孟子謂之思誠無他道也今人高視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不能發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便以格通人我工夫爲不切又或以強恕反求止一更一節之章又或以明明德於天下與格通人我爲空廓不實并信不及古聖人之憂世憂民遂謂之絕德不可繼不知汝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亦發怵惕惻隱之心否若汝乍見側隱不容不發則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疑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可不任打通人我工夫不可不用力無疑也嗚呼渾然一體之性見在日用堯舜孔孟之心見在目前坦然易知坦然易信只因人自局於一隅之見自信不及豈不誠可哀哉痛哉

各一生書云夫所謂親證者篤志力行則身親證實也蓋講明學脈之始心性已了了分明不篤志力行則不過口耳邊清楚且舉心思維則了了不舉心思維則茫茫難自謂無疑不過知見上清楚故遇境涉事則舊習橫起或講學論道則膠柱鼓瑟出如則浮而不實久則恍惚而難知惟講明學脈而篤志力行志打成一片即

求仁錄要卷人

毛

是行打成一片所謂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亦不見有本體不見有工夫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運量不識不知全體渾然所謂親證也真心發見處一覺愚曾與友生言之然不如篤志力行入真入微者之確實蓋發見處一覺者非不從篤志力行入但有發見處可覺亦是真心從習心中迷出從茫然處透露工夫非無間可知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則無一刻非真心不識不知而非茫然無覺步步踏實何待發見一覺乃爲親證乎况工夫未至入真入微雖一覺親證工夫仍不能無間如或微有滲漏久將不勝舊習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在斯人矣故守先待後擔荷千聖之學脈者端在於篤志力行親身證實而不在乎區區一時有見之士也

又書云承示篤志力行入真入微自然於真心發見渾身親證不必定在工夫有間習心中迷出茫然處透露而後一覺親證既親

求仁錄要卷人

天

身證實自不容不保任自無容間斷果如所言愚方注目以望之性恐不得其人亦何嫌而必欲抑之耶不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已是身親證實必曰有一日一覺親證方能自信知性是猶與道爲二也猶是視作奇特認有光景設心等待也爲病不淺矣其根在於習見先賢一旦豁然貫通與悟自心悟良知之說又不無惑於禪宗之參悟故健羨不置耳不知一旦豁然貫通是物上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之之久則一旦豁然貫通知天下之物通體是一太極而吾心之太極初與物未嘗有異故曰某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夫知性不在力行以復性而在徧窮天下之物理此先賢之知性所以有殊於古之聖人也至於悟自心悟良知大畧是佛氏一派其言曰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昧有餘音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口良知之虛良知之無曰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不謂之佛氏之學而何哉禪宗之悟專從疑入疑至人法雙法之頃全體獨露方是親到空有不一又非法師玄妙之見可以望其項背也今之學者既知吾儒所知之心性大不同於佛亦不同於前輩諸賢而猶健羨其悟不亦大惑矣夫夫心性不同則知知性不同亦斷可識也而猶健羨不置豈非視作奇特認有光景乎豈非設心等待猶與道爲二乎至若悟後保任亦佛氏之言吾儒始終重在力行何保任之有從來悟者固無不保任然悟而不保任者亦不爲少矣吾能信其必保任必無間斷乎嗚呼天下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亦不乏一時有見之人而寧寧注望乎篤志力行其人者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不同乎一時有見自始學至成德步步篤志力行必不至有初鮮終干聖之學脈待此而昌明天下萬世之學者待此而不迷也以重任付之自不得不以中正無弊之道引之豈故靳此一悟反誤之淺嘗而因實獲乎亦可以知某之心知某所

以不重悟之求



求仁錄輯要卷八

无

子求仁錄輯要卷九

篤志力行上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佳義門



生云間嘗與一二友言多謂明明德於天下之志雖力強之而不能惟必為聖人之志自信不容緩曰志必為聖人輒當審聖人之學何在豈非求仁其脈路乎求仁之血脈何在豈非強恕其款要乎由是強恕反求綿綿密密則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是為求仁如此自能得仁生云先生此言覺於初學更親切曰聽之者有親切不親切吾之所言無不親切志在求仁仁是何物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耶志在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耶又曰但須知仁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作愛之理生之理又以為知之不息知之充滿則難名求仁去仁遠矣

求仁錄輯要卷九

生嘗謂先生教初學立志且勿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恐驚疑不信先生曰提志求復性亦可人各有性豈可迷而不復生欣然云此提甚貼切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求復渾然一體之性仍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得已而改換名目非有二語又曰亦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以為理以為智慧則失之又曰總不如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千聖命脈此是吾儒立腳所在志乎此則力量不大而大器局不弘而弘志乎此則行不容以不力德不容以不進又曰天地民物已全身擔荷之矣豈有學不成之理嗚呼此所以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也此所以思狂狷也子等亦勉之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則真心不能凝聚完滿必不能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自得居安養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

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貫通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

吾儒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學也故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至誠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曰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學之大如此是故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入道之

求仁錄要卷九

二

根基格通人我乃其入道之途路學大則立志大功夫大譬之構大厦則基址必廣厚途路必寬平狂者狷者大槩剛毅木納有浩然磅礴之氣可以擔荷天地民物上承千古下開萬世與之言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也不驚其大言格通人我也不疑其緩大學之道非得是人不傳若今日學道之士與之言明明德於天下則謂是空廓不切之虛願與之言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謂是行己之一端或謂念在國家天下與我身心不相關某誠問爲此言者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否此時任汝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格通人我必不容不怵惕惻隱豈不可見我與孺子果渾然一體古聖人不似汝偶然發見不似汝乍發即泯故堯舜憂之舜澤水警予禹溺由已溺憂饑由已饑湯戮力請命武祗承湯亂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周公夜繼日坐待旦孔席不暖孟子不豫色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似汝乍見怵惕惻隱今即汝乍見之真

以驗古聖賢可知非不情之憂苦即汝乍見之真以驗性可知是性善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心可知是仁人心也即汝乍見之真以驗立志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非空廓不切之虛願即汝乍見之真以驗用工可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非行己之一端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學問可知某之學非無與於身心者矣某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卷欲人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引孩提之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益爲不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作一印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必須深造自得然須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如能竭力格通人我有自得之日今人止信後世之學而不信孔孟之大學後世之學只在欲修其身起手故其格物也非格通人我卒不能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如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而又主敬以束身心以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而所悟乃不落意識之智慧蓋窮

求仁錄要卷九

三

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者恰副欲修其身之願事上格通人我者恰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分明有大小偏全之別嗚呼根基小則着力小而成就亦小根基大則着力大而成就亦大古之聖人誠以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既立此志必須格通人我如是工夫以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以副如是性分始爲不負吾性也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儒不但學問當與孔孟對同立志先須與孔孟對同對同孔孟之志無他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人能明明德於天下當下萬物一體已具聖學根基後代諸賢非不卓然有志不過欲修其身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初志既不能與孔孟對同故學問成就不能對同孔孟一生謂初學小生即以明明德於天下大任付之無疑則駭請其



某謂此學原謂之大學原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人  
人具有此性則人人宜有此欲故逢人輒舉先賢云志立而學半  
某謂志立而學九分矣其一分須自得居安論學問志居九分論  
志須十分大十分真小不得分毫浮不得分毫方對同孔孟方不  
讓古之人況今日少此指當人不得孔孟之學二千年未明漢唐  
以來生民無善治正因無擔當之人但此不屬氣魄不屬意興須  
實有一團真精神實有一副真肝腸某少讀五代史歎彼世界  
知餘幾百姓作何過活讀孟子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卽惻然傷心今日世界恰是如此  
離離之慘殺戮之痛不知多少無事死於兵刃死於蹂躪死於水  
火死於饑寒死於恐怖父子兄弟夫妻老幼或死或擄不得一見  
言念至此雖心刺骨淚出痛腸而舉世之人或爭一時之名者研  
舉業爭久遠之名者醉詩文自好者以高尚爲奇行混跡者以清

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

濁爲得策學仙者辟穀清淨求長生好佛者看教參宗了生死卽  
自謂有志正學者亦不過過念制欲爲克己提醒把捉爲操存閉  
戶於窮巷獨善於閭里爲修身又或以活潑自在爲受用識取光  
景爲妙悟卜度於青蓮採擇于見聞爲學識而絕不以天下生民  
爲念治道學脈爲心亦太忍哉嗚呼彼其人非不豪傑也但未之  
思耳若能奮然思維惴惴然悔悟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則舊時所  
爲皆可悚愧而出身擔當無處推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不如志不得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不如此省不得世界有此豪傑方能昌明二千年不續之聖學  
方能拯救數百萬塗炭之生靈此個擔子是吾性分中具足不是  
外來是人人具足不是他能我不能雖然豈概責之農工商賈與  
下流小人大約是吾輩事若吾輩不擔當聖學何時明人心何時  
正生民塗炭何日起天下泰平何日見豈不誠可哀哉痛哉諸君

子擔當世界卽是擔當聖學擔當聖學卽是擔當世界千古聖人  
只擔此擔子千古聖學只爲此擔子擔上此擔子纔是學問肯擔  
此擔子方是豪傑有志其幸思之其前勉之

生問自省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日嘗思想天下生民塗炭以  
撐扶此欲終覺撐扶不起如何日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  
上發此真欲子今從天下上思量撐扶此欲分明有內外賓主之  
辨如何得真切子若果信吾性本渾然萬物一體不容不欲明明  
德於天下不容不格通人我只在自已分上格通天下不在天下  
上撐扶自已人與天地並爲三才天覆地載我如何置天下於  
外吾人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學脈堯舜禹湯文武  
聖賢汲汲行道以濟天下孔曾思孟皇皇欲行道以拯救天下我  
何置天下於膜外但自視此身不少自然願欲真切生云所以  
生云立志貴在思量日然須是知有羞耻吾身與天下不開切

求仁錄輯要卷九

五

生云自諒只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念不能常切潘子曰子是要明  
明德於天下常在念頭上轉此是念不是志子若格通人我工天  
緊切卽是明明德於天下願欲緊切工天卽是真志大學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推其致力只在格物子河來若明明德於天  
下之志不真切今日但着重格物格物上着到卽是欲明明德於  
天下着到若徒苦此念不切反空當下格物工夫豈不大謬  
生云自省惟無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故工夫不切曰工夫只在格  
通人我子若格通人我工夫不切全是一腔有我之私截斷家國  
天下在膜外將一個大同世界橫自隔截但知有六七尺之軀將  
本來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枉自糾小枉自失喪還成甚人在  
只此思慮只此慚愧卽不容有我卽格通人我工夫不容不切苟  
能如此又問甚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有與無耶

天地能生惟人順而成之天地少我這個人不得學者須做個天地少不得的人方不負原日配天配地之本然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豈非我與天無二却又非我聽天是聽我嗚呼人本然之大如此而不自知不自信雖讀聖賢之書終不能覺其知生其信也豈不可哀哉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可見當初赤子時本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但被人自己做小或拘於文章聲譽而小之或拘于富貴功名而小之或拘於才能經濟而小之今人却亦自謂有志不知這個不是志惟志於學志於道方謂之有志蓋心之向往謂之志向往於學道則得其本心向往於文章聲譽諸項已是失其本心未有失其本心而可謂

求仁錄輯要卷九

六

之志嗚呼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了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人天性何嘗與孔孟差得分毫只此志此願不如孔孟便甘心讓孔孟為聖人膝襪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今滿堂多士呼為庸流詆以下愚誰不赫然怒勃然不肯甘心願受者只此赫然勃然不甘願受之心豈非豪傑既是豪傑即須志於學志於道如孔孟之志然立志不可少有所倚有所倚只是意與意與一過便衰只是意氣意氣一過即消先輩云志非改易之謂也今古幾人有志夫古今豪傑多矣不許其有志諸友俱是豪傑豈能不自危豈得不思量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作何等結局不違我本然能事又不枉出世一生畢竟非世間伎倆况我常赤子時本是大人今日要復原來本體當亦不是奇難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吾於孝弟原未嘗盡豈得便言堯舜不可為子貢言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吾於忠恕原未嘗行豈得便言

夫子不可及孟子又說聖人入倫之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吾於人倫有多少不盡分處豈得便談聖人不可為豈得謂平日讀書作文已是學問思之思之不覺慚憤中生愈思之愈慚憤思之不置慚憤不休實有一團真精神向學實有一副真肝腸志道不是一過便衰的意與不是一過便消的意氣如此方為有志方是豪傑諸友已立志者須是愈堅愈切未立志者當下便去思量不可蹉過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今雖不敢承當大人雖不敢承當赤子來中庸云惟天下至誠可與天地參又曰其大致曲曲能有誠今雖不敢承當至誠難說其次致曲不是吾輩事六致曲有誠至於形著明動變化恰是參天地的至誠復得赤子之心恰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只在諸友肯與不肯耳心齊有云凡民之與豪傑只在肯不肯之間諸友肯則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七

是豪傑不肯則是凡民肯則至誠大人乃分內事不肯則反至誠為偽反大人為小人豈諸友所甘心若至誠大人非所敢望偽夫小人又所不居天下豈有中立不誠不偽不大不小之人諸友只此思量便不容不自發肯心不容不致曲復赤子之心諸友上達下達只在今日君子小人只在今日莫蹉過今日再作商量謂一生曰立志如樹之植根植根深固自然抽枝長葉開花結果參天蟠地歷世久遠若不遇一時意念警省意氣激發則如無根之木不久自仆豈能當震風霜雪而不變哉生問志可一時立得否曰此在自已力量問不得人的為學脈路須藉師友講明立志是自已事師友所不能為力豪傑之士當其未聞聖人之學時本自有昂藏卓犖不可遏抑不可搖奪者獨露其鋒芒此所謂志氣也蓋志而帶氣者也一聞聖人之學自不肯放過兢兢欲罷不能此之謂真志蓋志而不

帶氣者也志不帶氣故似愚若特帶氣故見鋒露芒志不帶氣故無間斷而有大成之日志帶氣故雖無引翼終不沒於世俗而以聖人爲歸氣雖非美德然未有能立真志而不從志氣入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俱是志帶氣故曰必也狂狷乎

有志之士決不爲世俗所亂爲境遇所奪如種樹者植根既固生氣勃鬱縱遇大石盤根屈曲或出其上或入其底或穿其罅到底入土完其生氣豈可得而亂得而奪耶

求仁錄要卷九

八

謂一生曰夫子云匹夫不可奪志也謂人不能奪之也今子自有志而自奪之尚得謂之有志乎

問勉強自然潘子曰勉強自然乃爲學之功候不特初學有勉強卽知性者亦有勉強不特知性者有自然卽初學亦有自然思量勉強也力行近乎仁雖勉強而自然矣知性之後存心養性亦是勉強至修身以俟則自然矣吾輩但安身勉強中切莫妄希自然

一有希自然之心卽已不能勉強終無自然之日可不戒哉  
志若真時步步皆自然本是勉強肯勉強卽是自然至此亦不自知其爲勉強矣不自知其爲勉強自然莫過焉  
若知吾性本然學所以復性則刻刻勉強總歸自然勉強自然之名亦可不止  
人皆以立志爲難不知天下事求之於人則難求之於己則易我志我立何難之有  
明學者欲人立志誠難學者自立其志則易今不反身爲其易而使師友任其難獨何說也  
有豪傑之心胸有英雄之手眼有武夫健卒之驚悍有愚夫愚婦之樸實流俗不足以入其心勢利不足以動其念貧賤不能使之憂思難不能使之挫辱不能使之喜毀不能使之怒蓋有成童之年而浩然塞乎天地者矣其志之立已亦不及知而前有待於人

之使之立其志也耶

人須識得羞耻我何以不能配天地何以不如孔孟配不得天地如不得孔孟便成不得人豈不大可羞耻  
人禽所爭甚微人只是看得人禽太遠故以不學爲不妨若知人禽所爭只在毫釐之間自不容於不學矣

須志大力量大又樸直無機械絕不自欺方可與共學  
愚所喜者樸樸實實硬硬硬硬以求於世甚鮮其人

俗言志氣之骨具十分志者必具十分骨具十分骨者未必具十分志若果挺然大志卓立不倚處順境不爲順境所壞處逆境不爲逆境所困順逆皆有達共處若無志順境便流逆境便倒  
人不可不處逆境學問俱自逆境進逆境者天地之所以成就有志之士

求仁錄要卷九

九

今人俱被人管攝住參禪便爲禪管攝習教便爲教管攝習老莊便爲老莊管攝習諸前賢之學便爲諸前賢管攝所以終不能知孔孟之學凡被人管攝得住只是無志只是無力量  
孔孟之學與世所傳學術大不同夫婦之愚不肯可以與知能行者而人於禪玄之說與後儒之說者則非有大心胸大志願大力量者恐終不能拔出窠臼究竟於吾孔孟之學

爲學有何難易易在有志難在無志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也狂狷乎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此有志無志之所以辨而孔孟好惡之所以由分也讀其書者皆知其狂狷鄉愿然觀今世學道之士人人不欲爲狂狷狂者嚙嚙慕古是爲有志而其行不掩必以爲妄人狷者之不屑不潔有所不爲必以爲執滯迂僻至於鄉愿則人人自以爲惡鄉愿恰恰人喜鄉愿蓋自聖學不明孔孟以後無人識鄉愿矣孔子明言是愿而後世有以爲有意修飾之偽夫若果偽夫則鄉黨之一二

識者皆能指摘安得焉往而不為愚人蓋鄉愿只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即無浩然之志趨毅然之骨力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忠信廉潔無可舉刺以自完好孟子所謂闕然於世乃為出其生斯世為斯世善斯可之志趨神貌而非鄉愿有意媚世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全非作意裝點其行誼修潔固如此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亦非有意逢迎其立身質地本如此似忠信廉潔正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故忠信廉潔但得其似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亦其善斯可矣之志行本如此自以為是亦非也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其立心制行有自信自安者即以為堯舜之道也鄉愿只一謹愿小丈夫其志趣骨力本非擔荷堯舜之道者而待其行誼自以為是若非道服素明鮮不以為德行者子矣故孔孟惡之而曰德之賊曰恐其亂德是乃所謂鄉愿也某嘗有言鄉愿是無志之中行中行是有志之鄉愿有志而安貼者為中行

求仁錄卷九

十

有志而不安貼者為狂狷無志而安貼者為鄉愿鄉愿之可惡只在無志狂狷之可惡只在有志無志則雖無非無刺而可惡有志則雖其行不掩踴躍涼涼而可惡孔孟道服與今人迥別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輩讀書賢書豈有言非禮義的但看得舉業富貴重學問道德輕舉業可以致富貴學道或不免於貧賤身上度量學道敬舉業不過豈不是言非禮義或謂舉業易聖學難專致聖學徒荒舉業而聖人決不可至夫聖學不過復赤子之心不過直達孩提愛敬之良何等見成而反謂之難舉業從句讀講說入漸漸開鑿小慧游藝文思費多少磨折竭多少精神而反謂之易原制舉之意本以發明聖學持其自得若專致聖學則舉業愈有精神一旦自得則發明自無餘蘊舉業本從聖學出而謂有妨於舉業豈不是言非禮義聖學不過是成就這個人富貴貪賤雖殊其不可不成就這個人

則一縱使舉業易聖學難輕重緩急界限井然而漫從難易上分去就况舉業本以致富貴而不可必致為學所以至聖人而無不可至迷昧其在我者謂其難而不可為熱中其在外者謂其易而宜急豈不是言非禮義能一日用力未見力不足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未嘗用力以舉業自盡而遂誣聖學之難為聖人之不可至舉業以筆舌明聖人之言為學以身心行聖人之言今謂但可以不弄筆舌而不可以體身心自詭以誣聖賢自誤以誤子弟豈不是言非禮義總謂之自暴總只是無志亦有看幾部前賢語錄便作自己實學或做數月靜功便自謂工夫虛見恍呈便自謂妙悟中無自得道眼不明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又有呈其小慧恣其謬見從不肯細心理會一部書從未嘗苦心用一路工夫東撮西拈左望右顧妄論學術而不自知其妄謬謂得力而實無所得弊着邪徑口說正學又有誤信邪師改頭換面雖有小悟而實非聖宗

求仁錄卷九

十一

有小得力而終遠大道力任真儒牢不可破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有向道頗久等候明師及遇其人未能虛懷叩講細細研求或任拘腐之見或率狂妄之氣漫謂天下無師又有舉範禪玄一班自謂論富貴稱至道無二聖學與二氏不過門面施設不同或謂凡有學術皆可成就不必專主孔孟或學道不過是揀世上一好題目做原非開然為已或即以之鋪設體面樹立門戶為師者非實心從學者趨虛譽此等人即語之以孔孟正學不知信從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或謂道學何嘗迂腐聖賢獄天事業豈是拘拘小節遂至謂經書所載不必盡遵先賢所行斥為迂板達至不顧行檢又有專在衣冠言動上做成道學引經據典說出一種道理言動不過是莊嚴道理不過是格式此等人安排做作受病不淺却又會誤人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孟子又云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今有謂天生賢聖風骨自然不  
凡吾儕只可居於下學而究其生平未嘗一日自勉豈知自古無  
不下學之聖賢即其肯自勉於下學乃風骨之不凡也愚嘗謂子  
貢以天縱推夫子仍是其聰明未盡之見天何嘗限量人今若能  
如夫子之志學敏求而直造於知命從心過其分量而觸上帝之  
怒否又嘗笑謂今人四五十尚未知立志夫子十有五而志於  
學豈不天縱顯然嗚呼不自立志而高推聖賢不自盡人道而矯  
誣上帝豈非自棄之尤者又有謂自古至今有幾孔孟聖賢之不  
易為亦明矣吾輩只做個好人亦足矣自信只鄉黨自好一流所  
志只善斯可矣一派頌義名檢不近僧道雖日與君子居鞭策不  
前扒掖不起如病麻木摸不知痛癢不知癢却自謂行履不差道  
理不過如此此等人極照管形迹回互體面雖不盡是虛偽亦難  
說忠信廉潔雖未做成鄉愿却是鄉愿案日只是個自棄只是無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主

志又有一等向上學好之流固則講學會亦入放生社僧講經亦  
聽道行法亦與分不出邪正又有雖與聞正學却縮在別項修為  
有形有迹有做作者喜於著脚無形無迹無做作者懶於下手總  
只是自棄只是無志又有雖來問學不過泛論道理或便深究性  
命並不從脚跟下求發軔工夫身心上討自得實落却在語言下  
尋分曉知見上得領會亦一希罕相似又有考問聖賢評量古今  
忘却自己本分又有主張宋以來學術或可否之出言吐語既不  
從自得中流出亦不從精思實踐上發來及其論過又不問審自  
已日用與所言不背謬否不體當自家有安穩處否只作一場話  
說誇勝而已如斯之輩自害害人不淺總謂之自棄總只是無志  
又有心慕學道欲待閒時方做曾不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率性之謂道勉強於人倫日用以復性之謂學道夫吾性本萬物  
一體而尋空閒之時離人遺事以為工夫則與敬之脉性悖道者

而已曾子省身工夫只在為人謀與朋友交所以開一貫前規可  
鑒何自遯津又有平日曾聞學道之語未嘗反躬一旦病患悔却  
從前虛度欲俟病愈竭力此道不知學道不特血氣不費精神若  
能真實立志病患便可得力有一等特之心病愈却好拋過又馳  
騖於世情總只自棄只是無志又有知道宜求聖賢宜學但已老  
大只索休了分付後生輩年富力強其要歷過後生輩又道有舉  
業正務安得心思他用老成無事正好用功曾不知老而聞道不  
枉一生少而聞道不謂之登各人分內事你推我讓却如一項公  
務推讓得儘力推讓又有自謙質鈍不能為須讓之聰明者而聰  
明之士又着脚於詩文聲譽功名經濟不肯老實本分做閑然淡  
然工夫曾不知天性人人具足何分利鈍生知學知困知知之一  
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聰明才知但可用之於詩文經濟學道都  
用不着聰明人肯用鈍工夫不思其無成聰明人使聰明莫不以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主

自誤各人分平事不因鈍以愈果而因鈍以自誤不敏聰明以務  
實而炫聰明以自喜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更有四等人病症極  
重非藥能療一種是單重悟門不從力行人悟後始講子臣弟友  
之道始有修齊治平之事一日不悟是一日可不講於子臣弟友  
之道一日可不修身齊家也終身不悟將若之何孔門以求仁為  
宗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  
問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問一貫在於日三省吾身曰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顏子之知有所立卓  
爾在於遵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聖學昭然亦可識矣今乃曰此躬行之事無當於悟如此提示  
使學者無入頭處不知聖人之學貴於知性凡有提示工夫無不  
於本體對針有志之士正信不惑遵此工夫畢竟自能知性矣不

走錯岔路但四書垂訓浩浩何者是頭腦亦惟知性之上與孔曾思孟打得對方能提出頭腦頭腦一提則四書垂訓浩浩無不串穿去今漫云無當於悟使學者無入頭處明是不知聖學而以禪學為聖學之病禪門單重悟悟後始有操履故有悟後起修之語豈知學不從力行入雖有所悟不過佛氏餘瀝與聖人知性迥別天淵乎其一種是素志性命之學東卜西度毫無頭緒漫欲論心論性却似先知了心性方好着工夫在與之論有論無說玄說妙言下似乎了了與之言人倫日用愛敬惻隱便視為粗淺貧話不知聖賢只說人倫日用正是徹底言心性言愛敬惻隱正是示人知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恰是渾然心性苟離人而守獨遺事而覓理遠人倫日用而做工夫外愛敬惻隱而言心性置修齊治平而論一體縱有所悟不過異端之見若不能悟則添些見解伎倆而已此為學之大病學者所沉沒其中而不自知者也其人

求仁錄輯要卷九

齒

亦有兩見一則信不及人倫日用即是性命分為內外而欲專務於內一則疑躬行實踐未必能悟縱悟亦遲等待不得這一種與前病頗同而有異前病是確然以悟後有人倫日用影響禪悟而不自知此病是游移無定見希圖捷徑速化然必入於前病無疑也又有一種謂某所講不過是人倫日用此何人不曉而待講耶蓋因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彼謂講學有新奇可喜之言若與之說有說無說玄談妙他從來未聞聽之不曉便贊嘆此是大得手大了悟人今聞人倫日用他便以為老生常談彼固不知捨人倫日用別無心性雖在人倫日用中原不知人倫日用此種是孟浪不信學問的病又有一等輕言聖道不過人倫日用自謂明識正論不入禪玄不知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一語是真實語亦是膚教語在知性者說是真實語在未知學者說是膚教語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晦菴謂知之者之所知乃達道也

既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人人能說何俟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若有志之士便不敢輕視便肯在人倫日用中下困勉工夫一旦於困勉竭才之日自得居安方是灼知聖道方許說聖道只是人倫日用今却不知聖學須深造自得與禪宗參悟不同又未嘗盡力人倫體驗日用輕易望烟說火此種是矮人觀場之病此四等似有有志無志之分似有識趣邪正之分却總是自暴自棄一流總是無志凡諸自暴自棄者只為世情重名利重意見習氣重總只因無志所以被種種蒙蔽譬如有力漢被枷鎖械繫定須盡力掙脫譬如真樗落地縱被泥土蓋滿畢竟出頭所以某與諸友講學第一先須立志若有志之士力量自然不同必欲親身實到不肯依傍將就但求心能明之口能言之以為了事趨向自然不同必欲宗孔師孟不肯影響模稜冒昧承當以為有成諸友各各審思果能立志否不犯自暴自棄之病否

求仁錄輯要卷九

圭

今天下罔罔無不克滿街衢往還無日不見鬪爭競大而干戈小而獄訟又小而賈無非只為一箇意氣耳吾輩既為學何故意氣不平每見閨閣女流即於女流中矜能博譽百工技藝即於技藝中矜能博譽下至娼優隸卒細至傭工小賈無不于其輩中矜能博譽吾輩既為學何故尚有能所心尚有名稱心上而奸臣婦子下而門客勢僕又下而優伶倡妓強者爭弱者謂顏顏則爭鬪絕則謂無非勢為趨利為窺而已吾輩既為學何故尚有勢位心尚有貨利心盛王之世男女有別娼妓之興起於後世今戰爭之際婦女尤為塗炭多有名家子良家子或佔為妾媵或迫為娼妓者父母之心各欲男有室女有家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豈忍其流離污賤至於此極今窺探良家招延娼妓者大半皆富貴之家讀書之子吾輩既為學何故尚有淫慾心嗚呼總無明明德於天下之真志耳若果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則意氣自然頓平能所

名譽心自然顯發勢位貨利心自然顯發消渴慾心自然顯發化志真則私慾不起志真則病痛易除志真則精神常王志真則心不散亂氣欬神凝志真則通身剛健有觸必發有發必滿

謂一生曰志與氣反無志者氣每高志大者氣每下蓋志者帥氣者也志不立則氣張矣今人率以氣高為有志不亦自誣耶子意氣激昂自負豪傑有志凡一切典致淋漓個個自鳴皆是病痛志有分毫不真只是浮氣用事不可不自省

又曰志大則氣下志真則氣平志真則日見已過惡志真則但見已不如人別無勝人處

人第一件是立志諺云為人須為徹此便是志有此志則日見不足日見已非自肯受人善言人見以為謙非謙也有志也無志則日見已長日見已是人指其不是則抑然怒益其所未長則訕然不受人見以為傲非傲也無志也有志無志者其本謙傲者其末

也

意氣最害事有一毫在為害不少

意氣用事者過境便倒

意氣只是血氣衰則放倒卑污皆晚反至無所不為故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愚不能與朋友之於意氣才情氣魄者角其辨論俟其稱和示徐徐與之語當有省入處

人若篤志為學意氣自不飛揚自入細言動舉止自在規矩準繩之內不篤志為學者反是

一生自庚子春初再見頗知信先生之學問云某問先生之教別無所疑只一事曾問先生謂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時刻無間始是真志今當湛然靜定一念不起時正是心之本體若於此時起念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無事生事乎日子未識心何以知湛然靜

求仁錄卷九

去

定一念不起為本體即不過看冊子上語信為實然耳不知此正禪家所謂鬼窟裏作活計又所謂守靜塵者也豈謂信為心之本體夫真志不繫念于錯認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起念之俗是未嘗知立志夫子云志學云好古敏以求之云發憤忘食顏子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汲汲皇皇一團真精神鼓舞不倦豈繫念之起滅耶

一生見先生問之曰近日何如生曰近胸中擾擾一齊放下心境甚覺閒適有頃又問曰子謂心境閒適當得事否曰當不得曰然吾儒之學不是如此討便宜的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有多少事在且子心境閒適亦因未有所觸而然一旦相觸則目前之閒適者忽變而不閒適矣如此閒適有何用生云纔遇一殊色雖心不甚動覺微與閒適之體有礙曰然學未至自得總是境界轉換夫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自稱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看他汲汲

求仁錄卷九

七

學等何等精神豈以閒適不閒適為好惡耶閑數日生又見曰近因無妄之累心境甚不閒適曰學有自得者縱千擾萬擾千思萬慮而泰然者自在子未嘗深造自得安得不轉換

先生私若嘆曰不特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人信不及即真志不繫念人便信不及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方知與禪宗轉山河大地歸自己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者不同方知非識仁篇所到非西銘所及非陽明近溪可同日語方知與主敬致良知學脈大不同真志亦須親到方知真志不繫念方知真志即是真工夫

方知真志非待於起真工夫非待於做非起故無張弛非做做無間斷某生於學非不信但不能立志始終以欲明明德於天下為念某生初不過念念常切本非立志故多起知見今亦退階若志果立則無知見亦不退階嗚呼吾安得天下有志之士而與之言渾然一體之學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嗚呼得人如是方能擔荷斯道之傳

真金經得烈火煅煉經煅煉金愈精真玉經得利刃鎚鑿經鎚鑿玉始成美器若銅鉛之類不堪烈火玻璃之類不堪鎚鑿豈能如金玉之為至寶人須自己時時痛責若待師友責不責時如何

一友云立志如立柱柱子一立更無轉移若今日豎起明日又放倒即不成志曰柱子一立相梁榑榑交發並至登時成屋焉有疑柱不固之理人志一立當下不放過當下盡人倫日用步步力行步步深造焉有疑志退隨之理

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工夫在其中矣

晦菴注子在川上章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道體何嘗如此此不過生生化化之氣機耳以為

求仁錄卷九

大

道即不是一友云聖人之言看淺則淺看深則深佛氏有善逝之旨即朱注意先生曰儒佛道各別不可援以釋聖言愚謂逝與日可逝矣同本是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夫子言下即有學者安可不及時自勉意友云如此便與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意合先生曰然惟孟子識得此意所以學貴對同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晦菴說如不及是工夫猶恐失是學者之心正當學學汲汲如不及時那裏還起猶恐失之之心來一友云此猶寫好學者之心朱注不備先生曰此夫子描寫誰個好學之心來孔門好學惟顏子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夫子所以狀顏子之好學也外此懸空狀其工夫狀其設心恐不然矣况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猶恐失之豈先難而後獲耶今知起人者正當急步向前時若起一恐遲不及之念此兩步必踏頓不快會好學者

而如此友云然則云何曰某謂此不過聖人勉勵學者之語正如今日舉業家叮嚀子弟云急急如趕不上這等用功尚恐文理未得通言下便有安得暇逸意友云覺更明暢想夫子當日語氣本是如此

王子塾問士何事而孟子曰尚志下文詳言居仁由義之事總是尚志故學者以立志為先志即是事事即是志若分志與事為二只是未嘗立志

夫子云好仁者惡不仁者下言無以尚之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日用力而力足總是言好仁惡不仁真志即是真工夫不必說是工夫只是一真志

謂一生曰人若志願大則自待不小志願大則自任重志願大雖厄蘄之士精神自生志願大則精神皆自奮發緊切目前實用俱有全副精神着到家庭內事自責自盡不是泛常理會志人願真

求仁錄卷九

九

精神緊切自無許多俗念許較自無許多夾雜掛帶心腸自淨自潔自堅自不肯隨人起倒自無暇隨人閒走閒語閒笑志大願真精神緊切力量自然不同中心達於面目亦無輕浮薄弱之態若舍目前實事而懸空擔當天下萬世只是望空懸想的意念似乎闊大而實茫蕩為妄人而已有何結果志大願真之君子豈其然哉

又曰人若知得宇宙內事皆我分內事家國天下俱繫屬在吾身志願焉得不大自在焉得不重力量焉得不厚精神焉得不緊切凡所待之人所任之事不揀擇好醜不計較雅俗俱是全副精神着到雖妻子婢僕與米鹽瑣屑俱有一團真實精神接待料理自責自盡毫無虛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如此志願大一切事愈不肯放過日用細微事事着實只是一團真精神到極處如魯若愚不識不知豈有許多閒計較



盤桓意念哉果能如此雖半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可也

志願大精神愈緊切自任愈廣遠目前愈步步踏實地

學者欲明明德於天下真時物格知至須臾間耳

今趨事赴功負戴營運動作奔走皆費心思須有筋力欲明明德

於天下毫不費心思不恃筋力志願真時精神自勃然奮發不可

遏抑心思自疑一翕聚毫不勞攘

一友云立志何分大小先生曰志小則工夫便不精神

又曰稱性而發志自大

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立則天地萬物一齊俱立吾放倒

則天地萬物一齊俱放倒豈不大可懼哉

人須卓然自立禪門每呵隨八脚跟轉若無力量焉得不隨人腳

跟若無志焉得有力量

又謂一生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看他只是一團真精神鼓舞不倦更無別事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顏子一段真精神直與孔子鉢相敵如何

不傳孔子之道

晦菴曰陽氣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拔出心肝

飲去至哉言乎

夫子云是吾憂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今人誰是抱此憂誰能

懷此欲志孔孟之志學孔孟之學方知此憂此欲直是不容已

謂一正曰聖人之學不僅做一端人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

已世上所見如此故學前輩諸賢俱謂可成就自己殊不知聖人

之學不然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民物一身擔荷世道之事即吾身

之事天地之所不能盡皆吾身之所當盡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

求仁錄輯要卷九

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曰正已而物正曰

吾道一以貫之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曰天

地設位聖人成能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

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豈僅如世士所見但做一端人

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已哉如此大學問大道理非大器局

大志量不能擔荷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晦菴

亦曰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惟得此狂狷可因

其志氣而激厲裁抑之以達於道其實非有奇特道理高遠難事

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但無此大胸襟大力量終擔載此大道理不

得承受此大學問不得雖然無志則無力量趨向小則力量小有

大志則有大力量蓋此本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吾性本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舉局本弘吾力量本大吾胸襟本闊但能

立志則即吾本然之才復吾本然之性有何難哉

生云某質粗而然父兄皆教以藏鋒飲鐸近日稍不至甚曰狂狷

俱粗而露觀其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猗猗

不屑不潔有所不爲皆眼界空一世眼界空一世自不肯與世俗

周旋俛仰自然率情任意舉止粗疎踴躍涼涼爲俗所憎但任道

質地須如此纔好譬造官殿者須巨木深山大澤之中有根株盤

數畝枝葉蔽雲日其幹插地參天峻嶒磅礴勢若可畏大匠斲之

豎爲棟架爲梁但見其偉不見其粗但見其允稱不見其無狀又

曰胸襟須闊眼界須高骨力須健質地須樸實審知聖學脈路而

力行之步步細密節節深穩但事到吾前即是吾本分所當盡皆

以全體精神赴之勿以事大而矜重勿以事微而忽畧則浮氣自

歛神貌自沉精神愈緊隋心思愈平實貼地道理愈見得精細工

夫愈入深入微有何粗露之可病何藏鋒飲鐸之足言

求仁錄輯要卷九

五

又曰有人焉志節氣概不爲世趨所轉俗習所移雖涉世如未嘗涉世雖與世相通如與世相隔要之志本不羣故自不能同於世也亦自不能染之此其所以進於聖人之學者今世子弟其少時非不志趣矜異氣概卓然不久便移於世俗之論脂韋曲折學起偽來不僞不能入俗不僞不能合世自以爲世趨上光潤行得通人亦見爲不觸目好相與而不知實地已壞難與共學矣亦惟不硬拚故爲世趨所轉又惟不模實故不硬拚嗚呼求學者於今日不亦難哉又曰惟志最要有志則自有節所謂節者世趨所不能轉習俗所不能移者是也若可轉可移何志節之有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三

又曰無聖賢學問而能自琢磨入初者必無此事若今世稍有志趨不久便移於俗習者以質地本非狂狷其鋒創圭角必非成已之真心乃是入俗之僞念斷斷可知

又曰狂狷氣魄大若無聖賢大學問大道理終按抑此氣魄不得一聞聖賢大學問大道理恰如以模合模恰恰人得又如以蓋入底恰恰合得全不見其大全不露其氣魄氣魄之大轉而爲力量之真

又曰今學者云學問只是要琢磨得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便是聖人除却琢磨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更有甚異處只是氣脈規模大不同世人不信有此大氣脈大規模往往自以爲見識不差趨向甚正不知如此見識趨向只自是鄉黨自好一流只是鄉愿一派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又曰已成之鄉愿不多見趨向鄉愿者比比而然觀其志趨神貌

却似天生成鄉愿質地不可變易者與之語不能充其見識使之開大不能動其心思使之立志堅護其見識堅信其趨向如不欲聞如以爲多事嗚呼此其所以不可變易也非天質生之已實成之也嗚呼真棄物也已

見識最不能強無見識者不能使之有小見識者不能使之大小見識之所到大見識者有時不能到徐思則到大見識之所到小見識者終不能到雖與之細闡極論終不到也

小見識者遇大處亦祇成其小大見識者遇小處亦祇成其大

小見識者必巧大見識者必不巧惟巧故小惟小故巧

小見識者志必小大見識者志必大志大故見識大志小故見識小其無見識者必不能有志無志故終不能有見識也豈有限之者哉自限之耳

求仁錄輯要卷九

章

每見磊落自信之士其無見識與衆人同小見識與常人無異無

他拘滯於前人之成見而不能自拔拔耳夫前人之成見足以拘滯其心胸而不能振拔其爲無志也可知矣又曰今人大約重古而卑今有輕重之見於中則其識有所蔽而不能知其學之是非矣夫不真實釋善以爲已而徒就人分上輕重安有卓然之識可以成已而無失哉

今之學者有自信實欲爲聖爲賢果然似有過者蓋久之而後知其揀好題目做耳夫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嗚呼何聖言之切中若此豈亦閱歷之久而後知之耶

有高明之俗見有卑污之俗見高明之俗見易拔卑污之俗見不易拔然高明之俗見其能自振拔者吾見亦寡矣

俗不可醫有志則可醫有心好奇者亦是俗故非實有自得上美堯舜孔孟者不能破俗

志故俗不能破流俗之見而自謂不俗者吾未見其可也

謂一生曰學道之人天地所仰成民物所托命前而往聖所藉手後而萬世所取則果是一真學者上而天地前而往聖俱默鑒之此何等大事何等重任子荷自待不小舍此決無別路可走

謂一友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若止於端倪上覺清意境上領會終於隔遠果能自得擔當自大非是欲擔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謂一友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果能自得擔當自大如此擔當恰是謙虛此乃性分中之擔荷非氣魄之所承領

生問天生德於予如何先生曰此無甚解不過夫子患難之際實有以自信耳生云某疑夫子此言似有獨鍾者曰天皆生德於人但人不能克全此秉彝遂不能自信耳因云愚少時嚶嚶進取或有以聖賢皆天生為議者愚聞之大書壁云我自為之何必是天

求仁錄要卷九

語

所特生我能為之何必非天所特生今若能明千聖之學脈繼往開來亦何必不謂之天所特生子等今不能自信若一日好學有聞亦何不可信為天所特生又曰或有天因特生而志行不立同流合污天亦遂厭絕之或本非天所特生而篤志力行擔荷斯道天心亦遂屬之以為斯文之主權在我不在天又曰觀世間因與報應書富貴貧賤有因積德而升良德而隨者斯文之統何獨不然生悚然曰先生此言真足激厲某輩

謂生曰茫茫宇宙惟我一身擔當千古學脈推諉不得退避不得欲望子等一肩承領庶幾死日得以瞑目且子等能一肩承領則聖賢之書未發明者自有人發明諸家之學未辨論者自有人辨論我又何必汲汲於發明汲汲於辨論又曰子既知信此學便至擔當此學擔上此擔子自然力行如負重者然直趨而前行步日常人愈速若空手游行與輕囊薄擔之夫目他視耳他聽翔翔

上行步紆遲見有人來返迂身避之矣又曰篤志力行者當下便是聖賢境界雖已知性而因循怠忽便通身是俗人境界子何不自勉

某竊思孔孟之道二千年不明至某今日始明之若孔孟之道終以不明不宜某能明孔孟之道某既能明孔孟之道則昌明孔孟之道當自某今日始自某今日某道是一則以事一則以體

求仁錄要卷九

重

四明後學 毛文瀾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篤志力行下

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蓋學者初聞聖人之學雖切向往之心而志不能常篤須常默然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然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俗德恍惚之際默然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然自提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為心欲常在於腔子夫認靈明知覺為心則認心錯欲常在於腔子則認存心之道亦錯故常盤桓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提心之切則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不過常知慚愧而已不過常不自棄自賊而已初不盤桓於腔子亦無走失此心之患提志之切必不至作意而動

求仁錄輯要卷十

火今學者少有意於求道則未免落於提心之窠曰蓋自講學以來為病久矣日教之以提志尚恐有錯認提心者故不可以不辨提心者自作其病欲存心而反失其所為心提志者日漸真切不期存心而自無不存提志之法畧具陽明先生立志說中立志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息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倏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吝吝心生責此志即不憚憚心生責此志即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即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此志即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

求仁錄輯要卷十

二

答一生書云後世提心之學是意作主者也認靈明知覺為心存之為主宰佛氏謂之執內見為我謂之意識其為道也時而起時而滅時而斷時而續佛氏謂之生滅心故提心者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已心不在蓋是意之起滅斷續之分然也嗚呼志者心之所之一往向前全志是心北溪所云心之正而全向那裏去是也意本屬妄因妄生妄本非靈明而見有靈明妄也以妄分別內外而見有靈明為我因妄生妄也其根本已不同矣况志是主人公自作主宰提心是提醒照管主人公有主客之分主人公自作主宰則常在提醒照管主人公則常忽然不在常在則自無放逸昏散之可言自無起滅斷續之可乘常忽然不在則必提醒照管而後放逸昏散者去起滅斷續則無時不然因主客之分遂有勞逸之殊今之提心者謂提醒此心常不走失則本體立豈知意作主而非心之本體客為主而主反失位嗚呼此豈非不知心而欲存心之過耶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當却天地萬物但當去其外誘之私而不當守定於腔子守定於腔子則見前無非引心之境矣守定於腔子則提省照管把捉操持無所不有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提省照管惟恐其走失把捉操持欲常在於腔子則心勞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夫日間執持則滿前無非引心之境內與外分夜間睡著則魂夢顛倒不定夢與覺殊此皆提心之為害也有志於學者何不一自驗耶

又書云人情必有所把捉有所操持而後自信其為工夫真志無把捉無操持則似乎無工夫然豈知見有工夫者假工夫見無工夫者真工夫所謂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者也生安能信之夫生之所以不能信者何耶豈非以不審明為

學之脈路故耶若審明為學之脈路則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稱性發志必欲明切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吾儒立志之正軌也修齊治平大學之道所由托始也故愚嘗與生言學者當擔上天地民物擔千擔上天地民物擔子則是真志真志見前即真性見前明切德於天下之欲即是真性為志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即是真性為工夫全性為志全性為工夫所謂復性之功即是率性人道即天道工夫即本體者也豈如有把捉有操持者之見有工夫乎嗚呼此所謂真工夫也若不審明為學之脈路則不過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則無不見此心時存時亡而患苦之者其志愈真篤則見心愈如生龍活虎不可與志違故有起止可覓有間斷可乘嗚呼此豈非不審明為學之脈路以至此耶拙錄云講明學脈則心性已了了分明若此者不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三

了了分明而卻却心性為腔子中物故也認却心性為腔子中物故提省操持則見此心之存體立而用有以行愚所以不取提省操持為立體工夫者正以吾人心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強恕反求格通人我是全性為工夫全性為工夫則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矣何立體之足言耶雖然生嘗知心性非腔子中物矣而不能不信心統性情與心者性之邪邪及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諸語豈知心性俱無形何以無形之心包無形之性若果心包性則必以有形之心包之如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鷄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這些處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又云是性也實具於五臟內之所謂心焉是分明以血肉團為心夫以血肉團為心而與五臟六腑各為一官素問之言醫家之說也又云心屬火云古人以心配火其義最精天心屬火亦醫家之言也木盛多仁金盛多義火盛多禮水盛多智土盛多信此昔人之言性也

漢人之言而亦子平家之言也若是則習醫亦可知心性推算性命亦可知心性可必學問乎綜貫九流雜家之言即可任道教人何必聖賢乎且如言心者虛靈不昧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這些虛處包藏道理是虛屬形又云心者氣之精爽云靈處是心不是性云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是靈屬氣果爾則心不過形氣之一物而附此性者也又云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又是性亦似一物而含藏於心全恃心之知覺以敷施發用者也嗚呼性具於心中而心為肉團居人胸膈間俗所易信心屬火光明閃爍易於散亂不可無管束工夫又俗所易信存主於方寸管束於胸膈見有把捉見有工夫尤俗所共信然則孔孟之學既亡必有後世之學後世之學既出學者必專信後世之學亦其勢之所必至矣而又何足以怪生

求仁錄輯要卷十

四

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也昔東坡嘗嘲伊川云何時打破教字愚嘗謂東坡若能知何時打破教字則可救伊川之失打破教字不為無忌憚之小人乎夫自古無不敬之聖賢無不敬之學問而但非可主主敬則失敬而背聖賢之心法為學問之弊病其非輕愚嘗辨之最詳不必再舉夫敬非可主而主敬之學其說何昉乎昉於佛氏之止觀也佛氏云止者寂寂寂者惺惺寂寂以治昉乎昉於佛氏之止觀也佛氏云止者寂寂寂者惺惺寂寂以治亂想亂想者散也惺惺以治無記無記者昏也寂寂惺惺是亂惺惺惺非惺惺寂寂寂是無記寂寂寂非前輩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云常惺惺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云觀未發以前氣象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皆止觀之法也皆欲此心寂寂惺惺惺惺寂寂寂不昏不散也所以然者為認心錯認心錯故認敬錯如云心屬火是個光明閃爍之物光明閃爍則易散惟敬東得虛靈知覺住如火把東繫頭不散不散則可以明過事幾照臨四方

是之謂心有理得體立用行嗚呼此心爲五臟屬火之心則認敬爲操持存主之敬操持存主使虛靈知覺者常炯炯然于中也此所謂弄精魂者也可謂之存心乎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安得拘囿於腔子吾心真醇渾渾渾渾穆穆穆穆穆穆以名言惟仁可名言之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言心之最諦當者而安得謂之虛靈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則惟盡力於倫常日用之間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心出見用事致用也即所以直體理事也即所以存心事理不二體用何分其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身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斯其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矣若認爲屬火之心騰虛靈知覺則操持存主管束此靈明炯炯者於腔子而弄精魂矣心非其心而安云存心體非其體而安云立體嗚呼又安得不視強恕反求但爲接物之用而非立體工夫耶彼誠不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

求仁錄輯要卷十

五

心而但屬腔子中之虛靈知覺則必存虛靈知覺之心立虛靈知覺之體斯能強恕反求而不失接物之用也

一友私議先生云學專力行有用而無體一生亦云重在強恕反求覺無本領門人以告先生曰二說皆善生亦知吾之本領乎吾嘗與生言篤志即吾之本領亦即吾之體真志見前即真性見前非體乎志常篤切即心常凝誠非本領乎內力沉重真志即是真工夫何必言工夫力行皆真性直達又何可以言用彼不知立志者必操持此靈明知覺之心常在於腔子則爲立體有本領又何怪其議吾之無體無本領哉

又答生書云前賢云如見如承舊以爲主敬不知此直直主在仁也又云本無有本無無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嗟乎此真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學問若無這步畢竟不得入微說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說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噫斯言也其庶幾乎如見

如承之旨與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學者既有志於此則何處可容人我低昂之見何處可容輕忽非薄之念一出門也而如見大賓一使民也而如承大祭恪恭無間人已渾然此真渾然一體真面目也夫此豈非敬乎而要之非持敬持敬者心中有個存主意念有個操持心中主敬而非全身是敬如見如承不存主於方寸不操持於意念脾肺懇懇兢兢翼翼全身是敬恰全身是渾然一體之仁謂之真心凝謐謂之真性現前嗚呼此真求仁之要道也而誰與言此乎雖然亦知愚所以責重立志之故乎志苟不篤則精神浮散心思放逸雖欲如見如承不能久也真志苟立則精神收斂心思凝一未嘗見大賓也而如見未嘗承大祭也而如承非欲如見如承亦不自知其爲如見如承噫此真敬也此真仁也志一篤而已渾全其仁敬然則真志之不可不立也責重立志之不可以已也生亦自勉於立志而已矣今生之爲學則異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六

於是謂志當不得工夫若真志即是真工夫則聖賢所言工夫盡可不用矣生雖未嘗有是問而愚謂生必有是疑於何知之於生之認主敬爲立體工夫知之蓋主敬工夫全爲此心之放逸昏散而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也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立此心之體以防此心之放逸昏散則是生但以立志爲意向志與工夫爲二矣然則真志苟立即是心體常存本體常立不俟主敬以立體乎夫吾人真心本無時不發見特以無志故不全體用事而有陷有溺真心又無時不用事亦以無志故不凝聚純一而若存若亡苟真志全體用事而不陷溺即真心全體用事而不陷溺真志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即真心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志與心豈有二乎噫力行則性善見前立志亦性善見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立志之肫肫則渾然性善亦直達流行蓋爲吾人本來性善性善本未嘗亡非有甚遠難致之物必待乎

用力辛苦而後得奔逸難馴之物必待平竭力操持而後定也  
何侯乎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則體立耶况真心渾然不可以  
用力爲存惟用力乎立志則渾然心體不待存而存矣噫此又豈  
昧然於心性者之所能知耶雖然今之能立真志如某所言者誰  
哉不能如某所立之真志則其視心知奔逸難馴之物而必欲存  
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爲立體工夫亦其分之所必然矣然則  
立志則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主敬亦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何  
必是立志而非主敬噫立志之與主敬可同日而語乎真志苟立  
則精神勃發有火然泉達之機心思一有知懸若水之養無起  
止可覓無間斷可乘故曰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  
是通身透體精神則非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之可比矣  
又書云後世之學提醒操持乃其嘆緊工夫今日審明爲學之脈  
路而立志真爲則已無不敬真志即是真工夫然則只立志足乎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七

聖賢歷歷言工夫果不必用乎夫天下只有不力行因於無志者  
必無有篤志而不力行者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胞焉而人我交法  
反不能強恕反求渾然一體之志胞焉而事親從兄反不能真愛  
真敬猶上天地民物猶子而人倫日用反不勝人我低昂之見彼  
此勝負之私我知其必無是事也苟或有之亦其審於聖賢之脈  
路者本末當親切影響之浮見向慕之浮興乍冷乍熱倏起倏回  
基址未實着實脚跟原是虛浮未得謂之真志也若果是真志則  
實地上自不肯放過當境上自不肯姑容沉着懇到在實地上力  
盡本分在當境上力副本志蓋立志真篤則脚跟着實步履跬跬  
實地步步是真志爲工夫况私念過境則發其志如純鋼遇難打  
過境界決不肯自放出路儘力打過打過一番則志愈確實有力  
打過數番則步步皆坦夷矣篤志安有不力行者哉志所到即行  
所赴行所赴即志所貫篤志力行豈有二哉噫真志既立則一月

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到即見  
有工夫一片真真懇懇去平平密密去豈見有真志故曰真工夫  
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豈若支吾於當境排過於腔  
子者之自知是工夫而或以爲難或以爲不可放過也哉况爲學  
本無工夫事父母自當盡子道事兄長自當盡弟道事君自當盡  
臣道交朋友自當盡友道居室自當盡夫道使僕婢自當盡主道  
只是盡人道而已只是盡本分而已安得說是工夫若盡子臣弟  
友之道便說是工夫然則無志於爲聖爲賢遂可不爲子不爲弟  
不爲臣不爲友乎子臣弟友是人道之當然則但可謂之力行而  
不得謂之工夫故聖人但言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而  
未嘗說是工夫一部四書語語是倫常日用中力行而未嘗說工  
夫蓋誠然非工夫也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是倫常日  
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八

本廟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過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  
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  
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學者耶嗚呼  
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則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  
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  
不審明爲學之脈路則篤何志力何行似乎審明學脈尤所急急  
然無志則安肯審明爲學之脈路有真志方肯審明學脈勿知勿  
措弗得勿措勿明弗措學脈既明則全志透入學問血脈中全志  
透入學問血脈中更何力行之不貫而尚須更說力行乎然則與  
學者言果說立志足矣立志之外更不容他有言矣  
人雖昏昧無志之極而四端未嘗不流露當其流露之頃渾然真  
性與聖人無異且縱不知擴充豈無於此有所不忍即能達於彼  
之所忍者於此有所不爲即能達於彼之所爲者遠不忍不爲於

一節一事亦渾然仁義與聖人無異故安宅非竟曠而勿居也而居時而弗居正路非竟舍而勿由也時而由時而勿由然當其居安宅時不自知其為安宅由正路時不自知其為正路且居與勿居由與勿由倏忽並馳於頃刻故但可謂之曠安宅而勿居舍正路而弗由耳嗚呼真志用事則真性用事真志見前則真性見前但一直志真篤則居安宅由正路為聖人之歸矣學者何不自勉焉

一生自述工夫疎漏先生曰此是立志不真錯怨工夫疎漏某與人言學並不及工夫惟要人立真志真志果立日用之間自不放過即是工夫大如人要起身自然着衣要用食自然下飭志真篤則工夫真篤志疎漏則工夫疎漏只是責志不必責工夫今人起倒間隨見為工夫之難而不知其志原本嘗真况吾並不教人主敬常惺惺常提念頭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坐養心黑

求仁錄輯卷十

九

白苴記善惡種種起爐作竈但要人知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人已交涉上肖身誠切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亦在其中但立志真篤自然肖身誠切不待作意安排然立志不真亦為未知此學問關切須常來聽講審知學脈清楚始知此學於吾身最切不容不立真志矣次日以語生某曰須知工夫下是做的做的不是工夫若工夫待做是工夫與真志分為兩件真志卽是真工夫真志既純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亦不見有甚工夫

要做者非工夫頃刻便忘失要立者非真志頃刻便放倒放倒了又提起亡失了又喚醒起起倒倒日見苦難不知原未嘗有真志不自責志之不真反苦工夫之難做不亦可悲哉

一生云近因工夫疎懈痛自警策時真有矢不再退之勇不一二

日情弛如故則又痛自懲創又復情弛難成片段先生曰此氣也非志也氣有起倒志無間斷子痛自警策時已是情弛之因欲定一二日之後氣常不衰豈有是耶子若立志果真則平不軟軟平如水軟如綿似愚若智不識不知無精采可掬無起止可究始是真志真志既立卽是真工夫常是豈有二哉

謂一生曰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亦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人勉強之力須在初起時用須起念思量或境界臨前忽不及思便須亟亟提起或空閒無記又須亟亟提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開恍無間蚤暮不由汝不思量不由汝不比勘白不覺知耻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志既立自然一日十二時不肯輕易忽畧過一切待人接物自不忍便少有不慊於心是之謂工夫若工夫待做只是做作非工夫也志若是要立只是意念非真志也

求仁錄輯卷十

十

又謂一生曰人若有真志聞吾之言當下便去力行如人欲行路與之馬疾馳而去欲行不避風雨與之蓋亟張而行若無真志卽與之語聖人之學脈極其清楚與之辨儒佛辨老莊辨諸賢極其明白雖覺欲美未肯上路只是胸中增得些道理知見而已豈不白着人氣力

一生云某近日各念俱無惟一段風流矯矯之致觸境便動先生曰此皆標病未探其本乃云子等各目以爲有志若說無志便似冤屈子等幸一日到有志之時方知前此未嘗有志耳但正當篤志時亦不自知是志直至自得之後檢點從前始知得前此爲志更前此爲非志歷歷分明生云知非警省志亦當下立得但不久觸境便瞞口志須有夾幫立志之始思量卽是夾幫初須起念而思其後愈思愈有味愈覺意趣津津不容已不俟起念思量見前如是半載一歲則植根深固造次搖動不得立志如植根思量如



培士上愈厚根愈深思量愈久愈切則志愈有力所謂來  
既立當下即去力行世人每分理與事不知事即理於人事上端  
密力行則心入理心入理則志凝入理愈深則理味津津欲罷不  
能而志日凝壹日勃生縱外境萬變毫不覺有何論搖動亦所謂  
夾耳也子等雖自以爲有志未嘗經久思量又未嘗力行懸空未  
有著實人風吹打自其志何安生云志未有不由於思量  
日子等一思量便已自思量已明白再思量何爲不知若不久  
久思量則所謂志者只成得一時意念而已我教人思量直是半  
載一歲生云微省之後或看壁頭精警語或看書亦是夾幫否先  
生曰此是假於外不如思量之有力

生云某每當退隱之候愧憤警省一團精神奮發激勵真有無以  
尚之之好但不久又退隱先生謂某未嘗立志實是信不及口未  
有是志而退隱者子不久退隱便可見前此只是意氣激發非志

求仁錄輯要卷十

士

矣子於奮發激勵之下若能當念放平嘿嘿不斷如一線釣緊相  
似以至一月兩月三月或至半載即志從此真今子奮發激勵之  
際便霍然曰是了是了從此再不可蹉過了似乎斬釘截鐵却從  
此割斷一線釣緊之人却無此等斬釘截鐵只是有一種默然不  
可告語之情耿耿切切撥置不下莫看此一線輕却是真心真意  
此奮發激勵重勢頭雖大却只是氣生云某未嘗有嘿嘿不放之  
念口當念放平默然不斷初雖藉於氣自後全不是氣若奮發激  
厲之際當下割然却只是氣氣安能久又曰一念不放之人只從  
此隱隱地去再不必假意氣重新奮發矣生云某怕開闢須重新  
奮發口怕開闢已是開闢默然不放之人亦無怕開闢之念生云  
一念不放只是耻心曰然起初思量是教觸耻心自後不放只是  
默然負愧默然不忍自賊而已  
思量是知默然負愧是勇不忍自賊是仁只一思量而知仁勇兼

先生每對人教人思量云聖學一無所難難在無志人安能便  
有志須是思量方有志一出母胎便名爲人須思量如何做人到  
老有死之日須思量做何等入結局如此打長思量便能分出路  
徑富貴在天不可強求求而得之不過享川幾十年而已詩文博  
學不過些小一技能費畢生之精力究無實用功名經濟須有過  
合亦不過漢唐以後事功不過強識知慮之能事思量自古五  
帝三王以至孔孟皆不過出世爲百十年之人而窮神極聖參天  
贊地我亦出世爲人豈得以浩浩一生草草結局思量至此便立  
身在聖賢路上不甘墮落路徑已是分明又思量人皆可以爲堯  
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果孝弟已盡堯舜之道我安有不可爲  
堯舜之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我孩提稍長時實實不慮而知不學

求仁錄輯要卷十

士

而能油油愛親敬長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稍長時我安有不  
可爲堯舜之理夫孝弟已盡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  
稍長時何故自生迷昧或時爲富貴熱中或時爲熱名熱中或時  
爲詩文博學熱中或時爲才智伎倆熱中反欲爲漢唐以來人物  
反以做得漢唐以來人物爲豪傑能事豈不可慚可愧又何故自  
生迷昧過了十年達到二十錯過三十達到四十本來自有之天  
性蒙蔽了幾十年本然是個大人在枉小了幾十年豈不可慚可愧  
如此思量當地發憤當下立志猶未可放却若放却不思漸漸退  
隨竟成一時意氣激發不是真志須再密密思量以至一月兩月  
或至終歲發憤無間愈久愈切慚憤憤憤自過不得忽不覺其志  
油然而容已是謂有志具真志而爲學如真種落地自然蓬生自  
然發榮滋長深造自得而幾於美大聖神一日千里耳何難之有  
哉

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故行有不得只是反求諸已至誠無息方是學

王政即聖學彼謂內聖外王者惡足以知之

生述朋輩謂希聖之學有妨舉業曰子一日之間原事父母奉兄長交朋友使婢僕未嘗缺一項但有得宜處有不得宜處為學別無異樣工夫另項道理只就汝每日未嘗缺者事事盡分着行得宜昔之事父母或有違於道今則必求盡道昔之奉兄長或不合於義今則必求合義昔之交朋友或有爽於信今則不敢不信昔之使婢僕或有害於慈今則不敢不慈何嘗有異樣工夫為礙另項道理妨功

又曰為學有甚工夫只是盡人倫日用遇事時盡心盡職當下不荷未遇事時常懷須臾離道之懼已遇事後深自省察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血不起燥作寬另有一項特地工夫

求仁錄要卷十

三

或曰若不論工夫俱是自然乎曰此又不然聖人則安行賢人則利行吾輩只是勉強而行勉強以盡吾人道盡吾本分豈得說是工夫

一生問自聆師教日用之間強恕反求毫不放過但擔當天下汲汲皇皇視人猶已病瘵切身處尚未血脈相通鍼肌奏入不知何故曰此猶是未力行之故子即將不能血脈相通針肌奏入作一大缺失自慙自責至滿腔純是惻隱通體俱是惻隱自然血脈相通鍼肌奏入始可謂之力行近乎仁也

以言飾以不言飾充無穿窬之心至此而後工夫極精細極綿密故曰義不可勝用也

充類至義之盡而後真心完滿無滲漏故曰力行近乎仁

吾人與聖人相去只爭滿與未滿未滿則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滿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滿則孝弟也者為仁之本滿則

聖賢之道孝弟而已矣

謂一生曰力行未入細尚是浮氣用事故有失言之悔

又曰朋友交久則易褻褻則習氣易露一刻露習氣即是一刻間斷

聖人說有餘不敢盡甚妙凡言皆然不得以友生親厚遂可越限從古聖人必無有可盡言盡言之人必無有可行吾直遂之人只是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而已若因其人之可而暢懷盡言徑行直遂此時便是不謹一時不謹則前後際心體便不能純密無間可知

又謂之曰子只當以過時而學為恥耻生憤耻憤憤精神自著不着到而所謂為志力行者在其中矣

又曰只抱一過時而學之心愛耻憤一齊俱到自有不容已者矣學至不容已方有幾分學者氣息

求仁錄要卷十

四

又曰初學須用猛力一跌一死死死活活擱上了路始落不下若未上路猶落得下生某煎藥告先生曰煎藥亦可喻學沸時是知性沸後雖不用扇藥勢自湧先生曰不然沸時始是上路若未上路猶可放冷故須武火使沸沸後文火養之方得熟

生述山谷語學不可一蹴而至如即春不可以為夏即夏不可以為秋為問曰為志力行者無一蹴而至之心亦無積漸以進之心只步去腳踏實地地不思前不算後不顧左不望右步步力行毫不起念其不為志力行者或自寬自解謂不可一蹴而至須積漸以進或空却當下一步希高慕遠希高慕遠者必定空却當下一步山谷之言可規希高慕遠之人非所論為志力行之士也

謂一生曰夫子云知耻近乎勇孟子云人不可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耻只是無耻情惟同流合污者有耻則涕汗交流精神百倍直趨而前當仁不讓故曰近乎勇

謂一生曰人不可有等待之心一有等待之心直等得老死等明日者明日必不做等後日者後日必不為一有等待之心到老不做到老無成又曰有等待之心者只不知工夫只在人事上若知見前應盡的人事即是復性工夫焉得等待又曰有等待之心只是無志如人臥時動一起身之念臥必不堅坐時動一行動之念坐必不安志苟立當下力行當下不肯放過非今日志明日行有層節漸次也又曰志與事本非二如好仁惡不仁是志無以尚之便可見是說行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蓋顯然是說行說志即於行上說行即於志上如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問何謂尚志曰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居仁由義大入之事備矣問事却答以志問志又却答以事志與事本非二也生云某向來頹情每一振拔便落主敬窠臼因述其自勵語至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先生曰子莫管一心一念只自朝至

求仁錄輯要卷十

五

夕惟以不盡分為憂大日以誦一生曰此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素信主敬工夫者不可不知此語又曰若在一心一念上防簡便是落腔子中盤桓為害不細生某但知落主敬窠臼之病不知其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正其主敬窠臼之病根又曰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為憂自無此心之不善此念之不盡是謂真敬是謂力行是謂工夫只在致知格物而心即於格物正意即於格物誠如此則刻刻是求仁時時是居敬

即仁即敬仁敬非二生曰然先生每謂渾然是仁渾然是敬真極則語一息有解即是不仁即是不敬

夫去入細則真心疑一所謂仁所謂敬豈待牽合乎擬議乎生云尚書多言敬如敬作所疾敬德易其奈何弗敬皆敬為第一着曰此斷然非主敬持敬人君居億兆之上時時凛不敢之心

一事無不出之以小心敬畏豈非顯然其為一體之仁又曰吾輩草野之士故須立志明明德於天下若帝王卿相身當明明德於天下之責其小心敬畏不敢怠逸恰恰渾然一體之仁不問而知又曰仁敬非二知仁敬之非二則知敬矣知仁之非二自知主敬持敬之失矣

又曰孔門弟子問仁多告之以敬如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惟敬則真心凝誠真性現前渾然其為仁也無事之時凜凜然惟是一敬則無事常如有事人已內外之見不形有事之時凜凜然惟是一敬則事即是心無人已內外之間故求仁莫切於敬然須知敬者凜凜兢兢小心翼翼之謂如云主敬則提醒然管此心胸中却暗暗然有一心在非敬矣非敬則非仁豈孔門之學乎又曰孔門之敬凜凜兢兢小心翼翼渾身是敬故無人已內外之間如主敬則切切然提醒然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六

管却似胸中有一路昭靈靈之心在胸中有一路昭靈靈之心在則身心為二豈非人已內外截然為二乎嗚呼凜凜兢兢小心翼翼渾身是敬者得其心之本體是為仁故曰仁人心也提醒然胸中有一路昭靈靈之心在者但見心為虛靈知覺故曰神明不測曰虛靈不昧是謂失其心之本體夫因主敬而失其心之本體豈為敬乎豈為仁乎

又曰孔子曰修己以敬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教戒之辭教之以凜凜兢兢不可忽易凜凜兢兢不敢忽易則無人已內外之間渾然其為仁矣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知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於不敬二者似有安勉之分然子路問君子是有志於為君子仲弓樊遲問仁是有志於為仁有志為君子為仁則自有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者在離勉而

亦安矣又曰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是謂安是謂自然若知後賢之所謂安所謂自然則直是坦坦然一無工夫如禪宗所謂丟在無事甲裏者然其爲不敬不仁孰有甚於此豈得謂之安乎自然乎又曰工夫到不容不着處是謂真工夫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故曰真工夫原是無工夫

只一真志篤切則已渾然全其爲敬渾然全其爲仁故曰其志即是真工夫或謂學者但當勉勉於敬豈敢便言不容不敬不容不敬則仁矣豈知但一求仁之志篤切則已是不容不敬不容不敬豈工夫之所到乎又曰敬有間斷此是志有間斷勉強於敬此是志不立今學者但知責不敬但知敬無間斷爲難而不知志原未嘗立是爲誰問又曰不知敬之爲敬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足敬不知仁之爲仁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足仁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七

生云敬非可主則開命矣若其遇事小心一一中欵亦不得謂之求仁乎先生曰聖人論心曰仁人心也前賢論心曰虛靈知覺聖人志在明明德於天下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其遇事小心一一中欵更覺深切却當體是渾然一體之仁密密運量斯謂之求仁後世之遇事小心一一中欵是將虛靈不昧之知覺密密運量其云惟敬求得虛靈知覺住云遇事能濟之以義始是活敬舍靈明便惺者爲之主宰其又何以爲心乎如此則於求仁大有分辦

又曰士君子苟有綱常名教之思無不具憂世憂民之念但非其全體命脈所注強恕反求亦士君子行已立身之常事但非其全體精神所着到聖學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全體繫定之命根強恕反求格通人我乃其全身着到之精神命脈全在於仁如是求仁何爲而不得仁

又曰今之爲學者遇事小心一一中欵不過從修身起見不格通人我上起見則其身不過六七尺之身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其修亦不過六七尺之修非齊治平渾然一事之修六七尺之修易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修不易盡其於吾聖人之學何啻大小偏全之別直天地懸隔矣子等若能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自知吾言之非過

欲明明德於天下切則已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不俟親證夫子告子張曰能行五者天下爲仁矣能行五者於天下一貫照映直曰爲仁矣并不說這乎仁可知吾儒之學只不力行力行而仁矣

復性最易惟不力行索以爲難蓋性本吾所固有前此但蒙蔽昧昧未嘗失也苟一旦篤志力行則蒙蔽昧昧者悉開而真性見前時時直達何難之有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八

先生曰立志是學者最緊要若志只五六分七八分則工夫便少且見有起倒且見有間斷之苦見以爲工夫如是之難爲學如是之不易學亦終不能成就果似煩且難者若志果十分真切有何嘆力時時是工夫亦時時不見是工夫有甚起倒間斷有甚難易可說

篤志力行則當下復性復性焉得不知性

二氏廢心不用吾儒心思密運始無罅漏或者謂運心思即是意識是知性空不知性善者也

苟所學是性善一脈雖心思密運終不落意識不然者雖心思以乎不用却恰是意識在

學者起倒不成片段大不足爲病只要倒時即起倏然而倒又倏然而起數數倒却數數起自有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時至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始是真志

數倒數起雖不成志却是志所自立之根故必有一日沉痾纏切  
倒不下時正在起倒者當以爲愧不當以爲恃愧者猶有沉痾纏  
切倒不下之時特則終無此二日矣

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之修身以貫乎齊治平擔荷天地民物上  
承千聖學脈此豈無志者能之乎步步力行步步入細一息不容  
懈一着不容放寬此豈無志者能之乎擔上于聖擔下則不容  
不力行擔上千聖擔下密密力行故重志重志故貴思量今學者  
間思量立志却看輕急急欲知下手工夫不知若能立志則工  
夫在其中若不能立志雖與之言工夫極其詳切終不能力行也  
噫

謂一生曰初學思量即是工夫當下思量全體精神凝聚心不放  
亂念不問難當下人我交涉自不肯不盡本分自不容絲毫欺妄  
當下思量即是當下工夫無時不思量即無時不是工夫不必舍

求仁錄輯要卷十

九

思量而別求工夫思量之久則志之植根深而有力堅而不退自  
不回惑於世情自不搖奪於旁議自不爲私欲所撓自不退悔倒  
隨思量到津津不容已處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則力行亦津  
津不容已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一趨直入一日千里深潛纖  
密入真入微復性在當下知性在目前故思量是立志丹頭在  
又是力行丹頭力行是復性丹頭復性又是知性丹頭耐久工夫  
只在思量能耐久思量則志立而力行在其中復性在當下知性  
自有日矣嗚呼其莫輕此思量也哉其莫暫不思量也哉  
謂一生曰一念悚切時時見前是無事時力行遇事盡分小心不  
苟是有事時篤志

謂一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吾學盡倫常日用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明明德於  
天下吾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吾性分本來之大如此吾道之

切正大如此吾學之平常真實如此欲復吾性而不肯昧吾性  
欲爲大人而不肯爲小人便不容不下手不容不上路便不容不  
思量思量來儘有實地可據儘有頭緒可尋儘有頭腦可見便不  
知不覺思量到津津躍躍處到知耻發憤住脚不得處若不提明  
吾性分本來之大吾道本然之正吾學本當如是之真實親切即  
教之思量却無處可容思量在無實地可據無頭緒可尋無頭腦  
可見思量亦無味

時切思量即是明師良友常在不能日近師友者尤不可不知  
日近明師良友不如自己思量之有力蓋明師良友之力自外  
而入思量之力自內而發自外入者離師友則弛自內發者收收  
切切無放下處學者苟能終其身於思量中則深造自得以至於  
美之聖神皆非難事又嘆曰今人孰不看思量是淺近事孰肯將  
思量作終身事

求仁錄輯要卷十

十

思量一着似淺近却不淺近小思小益大思大益淺思淺益深思  
深益暫思暫益久遠思久遠益苟能如法密切思量更於其處再  
討工夫

力行則真性見前篤志則真性見前如法密切思量亦真性見前  
如法密切思量則志篤行自不容不力

力行則真性見前故一觸而倏然知性不力行則真性不見前故  
雖時觸發而不知性夫力行者知性之工夫也故某每云知性緣  
於力行今學者急欲知性而憚於力行亦奈之何哉  
力行到真處不識不知如愚若魯精神寂冥念慮俱忘此是力行  
入真境界自得之遠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側也方是力行入真入微  
處行到入真入微處即是志到入真入微處  
佛氏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所謂真實即真空也吾儒篤志力

行則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所謂真實者誠也忠信也

齋生讀老莊愈任其橫可謂得老莊真味吾儒篤志力行則亦任

橫率真所謂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

力行人真境界無好無醜無欣無厭念頭不動方是深造處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今欲自得而不深造其奈之何哉

愚婦哉

力行人真境界津津有味草草不倦人事輟輟平懷任橫貼體

意似自然毫不見其勉強蓋志到極切極篤時真性見前凡於

人事率性而出故自然也

見其為勉強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主

志到極切極篤時津津有味草草不倦所謂好之者也利仁者也

利而行之者也然則所謂勉強而行之者非乎口驚心率時時在

胸不睹不聞之際戰兢自省如喫齋然所謂勉強而行之者在此

正當交涉時勉強則支吾而已豈勉強之謂哉

曾子曰三省吾身顏子曰拳拳服膺而弗失顏曾未嘗不勉強

輩但能三省吾身拳拳服膺事到面前管取平懷任橫貼體安當

不見勉強忽嘆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在不睹不聞說戒慎恐

懼者以此又曰中庸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豈

勉強於臨事者哉豈支吾於見顯者哉

無事常若有事則有事亦如無事常若有事者戒慎恐懼也亦如

知學之士苟不能於人事之交貼體平實穩當不能不藉於作意

勉強當下便知其非當下便知責志不睹不聞戒慎恐懼如負屈

痛心者然始有進步處若不自知其非平日無戰兢惕懼之精神

無慚痛責志之志力而徒遇事勉強臨事支吾則不久而退陷矣

可惜也哉

思量是終身事戒慎恐懼是終身事能常常思量則常常戒慎恐

懼能終身於戒慎恐懼自無須臾離道

時時戒慎恐懼則時時率性必不至於作意勉強

愚雖自任知性明學教人思量未嘗廢驚心拳拳時時在胸不睹不

聞戰兢自省如喫齋然

生云無事時固是勉強有事時亦是勉強先生謂正當交涉時勉

強則支吾而已心竊未安先生曰臨事勉強者志未打成一片

強故也若志已打成一片臨事貼體平安此是力行人真境界故

曰近乎仁苟猶有勉強意在安得近仁又曰子等俱未到此至

力行且莫擬議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主

又曰為志則力行在其中矣篤志則亦不見為力行不見為力行

有甚勉強

又曰真志打成一片臨事自然貼體平安毫不見為勉強不見為

勉強豈非自然

作意勉強故見為勉強志不打成一片故不得不作意勉強志打

成一片則恰好盡分毫不見為勉強故作意勉強者須是責志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顯行行顯言此是力行打成

一片即是真志打成一片謂之勉強即是勉強謂之自然即是自

然故曰篤志力行便是聖賢境界

吾輩勉強之力只在初立志時用若能於立志之初痛下勉強之

力自後如順風張帆毫不見其掣力蓋立志之初痛下勉強之力

則志不容不真所謂真志者打成一片是也志已打成一片焉得

行上喫力乎

時時審切思量則志不容不篤志不容不篤行自不容不力矣其不容不處即目然也

篤志力行如根深蒂固八風搖動不得志稍浮泛如根入土不深卒而動搖勉強主待愈覺喫力

初立志時須痛下猛力到不容不然處始是上路一生云一技一藝尚須盡力學之現於大道曰聖人之道本自平易聖人之學本不喫力云爲吾輩沈溺之久難得拔脚故須痛下猛力下兩箇習經身無進步處

又云如吹火者須儘力吹發到火頭旺不須着力如張帆者樹旋在熱儘盡力在自後順風前進但把舵不撒手而已吾輩勉勉之方須用在立志之初勉強到十分十分省力勉強到八分猶有二分喫力在

求仁錄要卷十

重

一生曰某心中遇有所喜爲之便不覺喫力曰爲學亦然志既真篤工夫不見喫力故曰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非無工夫不知是工夫乃無工夫也

生云形色天性也非知性者不能到非知性者不能道曰固非知性者不能道却是力行者所能道到力行之純則渾身是心渾身是性所謂力行入真境界所謂力行近乎仁

聖學只在擔荷天地民物修身爲本擔子無容一息故修身無容一息懈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已時時直達時時克盡又何論知性不知性

所以要知性亦只爲力行後世之學紛岐若知性不對同於孔孟則力行亦終離合於孔孟知性對同於孔孟則力行恰是孔孟脈矣所以要得知性

吾性見在日用無一刻不流行無一刻不顯露只在篤信而力行

之耳又何必要知

道理甚是平常但言孝弟言強恕反求已盡自悔前日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張皇

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極平常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極平常

爲學只是篤志力行本無工夫自悔從前說工夫之爲多事立志則行自力亦不必另說力行近日友朋有以只說立志不說工夫爲某病者恐未爲是

說篤志處即是說力行說力行處仍是說篤志蓋未有篤志而不說篤志處即非力行說力行處即非篤志者何可分也

爲學莫要於敬敬真吾儒心法可惜主敬持敬者錯認敬字

前賢云敬勝百邪某云志勝百邪

敬只是兢兢不敢之心兢兢不敢以終日渾然一體毫無滲漏

求仁錄要卷十

重

敬字只是志字時時真志見前即是敬

前輩有云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此語已覺精切入微今與學者言專提實志志爲則本體工夫一齊俱顯

時時真志見前則萬善俱足萬病俱釋

真志見前即是真性見前

志常篤切即心常凝謐

真志見前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欲念自然不起容貌辭氣自然不慢易豈非敬

無事時真志常見前即是慎獨有事時真志常見前即是集義敬者小心謹畏之謂真志見前無不小心謹畏

真志見前是謂真敬

無不篤志之時即無不敬之時

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謂真志見前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真志見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謂真志見前必有事焉是謂真志是謂真志

立是謂真志見前  
真志見前則日見不足無一毫滿假處真志見前則心常泰然無一毫抱謙處

真志見前此身卓然常如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孔曾思孟之間雖欲不進德而有所不可真志見前此心肅然常如上帝之臨於上鬼神之列於旁雖欲從欲而有所不能

真志見前則清明在躬庶不以有欲之軀冒道學之號真志見前則行相顧庶不以虛託之言來不逮之耻真志見前則仁實有

謂一友曰吾輩自信有覺只為道喪千載東走西撞之久看作一場大事若論堯舜禹湯文武有甚覺有甚不覺只行去便是從幼行去步步踏實地步步入佳境自然無習心習氣友曰然然從幼篤行直至耄期始曰倦於勤是其一生何等力行也遂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語先生曰學只在力行時時憂

患知愧時時奮勵不遑精神凝聚融結方是真渾然一體又曰夫子一生為人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到底故口不知老之將至他如是我憂也學而不厭何有於我未之有得看他是何等學何等行何等耻在

又曰文王尚說疊疊說勉勉說解解說止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雖是聖人原未嘗敢託大因惕然自責其不託大即有似乎託大不知不覺自爾怠緩只是某擔當天下萬世懸處渾然一體處漏處聖學初明之始正如乾坤初闢繼之以屯此草昧不遑之

求仁錄要卷十  
重

際山可以息緩當之乎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親戚家難時已受上天玉成之恩今正是恒過能改用心術處而後作之日且友朋講學與同不無疑忌又恰是微色發聲而後喻之時

自艱難痛自懲悔者久之  
又曰某初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開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皆憂也實看不去五六月以來始知實實是可憂實實是宜憂的又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字疑當作斯字今始知兩思字原是有力惟思可道可樂故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又知君子有九思正是吾輩事友日然然衛武公年至耄耋猶

自聖人只重行所以聖人要知覺之目某焉敢不自勉  
謂子曰某不肯不敢以諸賢自律每每所與打對同者只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有曾思孟數聖人思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猶是未能踐形猶未全是在人如何可自安又思全部中庸歸結只在闡然某自任聖學太過却似大聲以色便與闡然相違因此自省自惕日覺未安

君子之道四一節事父事君事兄交友之下即接以言行合卑言行實無所以盡道者庸德之行庸德須實行也庸言之謹庸言須致謹也庸言則非高談闊論矣尚曰有餘不敢盡言只是有餘行只是不足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又申之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慍慍爾自問自勉自呼自微何等篤實真至吾輩只時時以聖賢之言磨切自己便是明師良友無時不在又霍然省及

之之道只是子臣弟友庸行庸言平常平實若擔當自任使人

求仁錄要卷十  
天



日便違却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本色便是不在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中着細的病痛以事父未能也以事君未能也以事兄未能也先施於朋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焉實有其擔當自在有其所據日在只此慥慥於子臣弟友庸言庸行是真擔當真自在如此擔當自在自然不獨人日

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欲至道先須精神凝聚融結以成至德凝之一言其可味也大其旨也夫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精神凝聚融結心思平實貼切者未可幾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非精細於三百三千者未可幾也子思子甚危乎其詞也曰特其人而後行我苟非其人不可自痛與我苟非其人尚欲誰待與而又何以守先待後自任責舜孔孟之道與

求仁錄輯要卷十

毛

但盡人道但欲成就一個人世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於我何與世不知我則學不廣書不傳後則學不傳思世之知我思書之傳後總非名心也總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自不容已而已矣只一明學脈正人心之志終放不下只一亂學脈害人心之體終歇不得嗚呼若無接續此學之人吾知雖死不瞑目雖在幽壤不能頃刻安也

愚今惟以明學為事凡友生來惠心甚喜津津躍躍語之自不覺其僥友生相愛勸愚情精養神愚却如好酒者過了酒友好色者過了美色好賭者過了賭伴精神倍爽神氣倍王如何抑止得又曰荷得一承學之士是續吾命於千萬世也其為快爽豈止一身無病之樂又曰愚身雖羸病時友生來問學則病愈覺嘆時友生來問學則憂解若久不見問學之友或見友生學不懇切便不免憂嘆如病一般

某自知聖學後一日讀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其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不覺鼻酸隨淚者驗時越日看論語序說至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又不覺鼻酸隨淚者驗時某於聖人一體關切於聖人之卒如在目前某亦不自知真自得者平居毫無所曉了只是人有疑來問便條理爽然絕無遲滯

又曰開口論學便津津有味滔滔不竭左右逢原不假思慮似乎胸中有多少學識不知開口則有閉口全無

又曰愚無他長只是這一條脈路不昧人搖動不得耳

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吾儕明學爲人須如此

明學教人不可但暢已說須隨其言而引進之若有所陳說俟其

求仁錄輯要卷十

天

從容舉盡然後以一言明正其是非則力不勞而入人也深凡於學者容德養之醒語開之則彼雖未能實信而志意日感乎日風動自不容不究竟於吾聖人之學矣此亦所以盡性盡人性也

春風鼓動草根木芽無不發榮滋長人離無秉稟只在和平之氣相薰相洽自有不知其樂意相關處

爲相者爲國求人吾輩爲道求人前爲道求人則焉得自重而不汲汲於天下之士

爲道求人與爲道自重並行不悖

一生讀著道錄有契曰聖賢之道平直正大數言可盡奈爲後世諸賢深微玄妙之言所晦今先生力開深微玄妙之失愈覺聖賢庸言庸行平直正大之味厚先生曰子之此言當備爲讀錄錄者告

章只大學一書已足既有一部中庸即中庸更不可少學庸

是無欠既有 耶論語即論語更不可少學庸論語其味無

道已盡既有 孟子即孟子更不可少自孟子後聖道

焉後之學孔孟者率混入於老佛而以雜佛雜老之學自信為

儒其有能盡發佛老之蘊而正雜佛雜老之說以昌明孔孟之道

脈於萬世者又安可少乎噫

孟子一書暢發聖人之微旨後世之學雖不尊信孟子故或入於

老或入於佛無當於吾聖人之道其有能發明聖人之道者必於

吾孟子而獨有契也孟子亦若預知之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嗚呼孟子之言豈徒然哉

後學毛文強曰孟子沒而聖學亡今至潘子而復明潘子之功

不在孟子之下矣顧孟子之所辨者楊墨而潘子之所辨者不

僅二氏二千餘年來淪隲決骨被服前賢已久豈僅如當時之

楊墨解之而人仰信之乎此潘子之苦尤百倍于孟子也見孟

子去聖未遠知道者猶有其人豈如今日之竟無處破口無處

着手也哉雖然天生聖人以續道源豈無意乎吾極而泰當有

其時吾雖不能以潘子之書通告天下而惟存其書以俟後之

學者則必有見其書而興起焉者矣又曰吾雖不能如潘子之

篤志力行窮理盡性以至乎命然亦實信得潘子之學真是聖

學故舉世非之而不顧又曰吾得此書真如無價之寶珍惜愛

護不離頃刻思得一好義而有力之士梓行于世以光大其學

於天下後世乃遲之四十年而竟不能吾甚懼其久而湮沒也

今幸得一同志之友毅然以此自任俾余得商榷而校正之付

之梓人以公天 此非特吾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

門人頤曰穆曰 先生所著全書未嘗編輯同學者之請將求仁

錄分帙類編一 講明學脈二日辨清學脈三日致知格物上

卷四曰致知格物下卷五曰一體中條理六曰孝悌七曰

八曰學問九曰篤志力行上卷十曰篤志力行下卷可謂

詳盡而 之矣學者讀其書悉其序會通其義則知為學

始終而求仁之要庶乎有得也不肖彬與先生同里彼此出遊

未及追隨聆教然嘗有志向道因於程朱王羅之書無不體究

力行俱合之孔孟學脈竊有疑焉而以薄質因循未能勘破及

至已酉歲與先生會于證人書院始讀其書真性勃發舉十餘

年來之疑而未信者一旦豁然有會遂北而執弟子禮焉從此

後勵志力行雖不敢謂身親證實然從先生學以契合孔孟已

貼體親之而性 命以之矣昔羅念菴先生云對朋友便有許多

感觸而吾人當 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窮

計安知人之心 不由我哉然則今之讀先生書而未悉其妙者

安知不如不肖 彬之始而疑繼而信而後豁然於孔孟之學也

求仁錄輯要卷十 手

書麗澤約 金華趙忠濟附

中書之說鄉鄰 震驚羽傲交馳有流弊顛沛之患霖濟二子方

切切焉講學不 置客不憚口斯何時也而講學乎二子答曰斯

何時也而可不 講學乎客曰何益時事二子曰如子所見是欲

療饑而笑耕獲 思覆寒而惡蠶織也客曰講學可以濟時乎二

子曰舍講學之 外時義由濟矣豈直可哉客願聞其說二子曰

天下之不治由 人倫之不明人倫之不明由人心之不正人心

之不正由聖學 之不講講學則人心正人倫明而天下治矣

自先聖先賢既 沒正學日晦異說競興卑者崇事功而講義理

高者遺倫物而 究性命往往口談仁義而父子骨肉之間漠不

關心識究精微 而民生休戚之際毫不動念不忍之意暫闕而

即蔽惻隱之心 雖有而不充至有愛一牛而百姓不加恩矜入

孟子妻于不見保者積而爲刻薄爲殘忍爲弑逆此世所由日  
亂也慈邑潘先生皇然憂之提出真性命指破眞工夫其云萬  
物一體者卽孟子萬物皆備之旨也其云格通人我者卽孟子  
強恕而行之旨也其云從格通人我親證萬物一體者卽孟子  
反身而誠之旨也而又本之於立志密之以思量余兩人反覆  
其言始知倫物原在性命內而一性命不出於盡倫物倫物盡  
切處便是性命透徹處倫物體而恰好處便是性命精微莫測  
處倫物常盡常微處便是性命亦不已處自此學明而從來  
虛明洒脫之言盡皆洗滌而返諸切實平易當下便可著腳充  
竟總歸復性從善信以及聖神只此一條鞭撻去其理則先聖  
後聖所不易其心則天地鬼神所同契其事則又愚夫愚婦所  
共能爲君相者知此學自能成堯舜之德爲將帥者知此學自  
能行湯武之師居家者知此學自能親親長長居官者知此學

求仁錄輯要卷十

圭

自能已溺已饑農工商賈以及樵夫牧豎無不知此學自能敦  
信義崇禮讓修姻睦任恤息爭鬭訟獄此等世界豈不足義皇  
世界客曰是則然矣但潘先生所言固孔孟所已發何待焉二  
子曰孔孟之言家理畢備潘先生卽從孔孟言中指出要訣使  
人併心一路而自可兼收衆美孔孟之言如一塊好風水龍穴  
沙水皆具而潘先生則地師之點穴也孔孟之言如海千流萬  
派無不併歸而潘先生則濟渡之寶筏也其有功於孔孟豈淺  
哉客曰如子所言學問道理本是明白曉暢余雖不敏自言了  
了然然則何頃日聚月會咕咕不已耶二子曰子不見夫馬千  
馬之於路也苟非不諳矣然輻轡偶弛未免岐路之徘徊力非  
不到矣然輻轡偶弛未免中途之踟躕師友之聚猶輻轡輻輳  
也其可疎乎客曰余非惡夫講學也惡夫行之不逮者徒有其  
言祇竊其名耳二子曰講學者正困行之不逮而借師友切磋

以鼓勵勸修惡善改過耳若必行達而後轉永無轉時矣且以  
行未達而弁屨夫講更永無行時矣卽如子所云徒言不猶愈  
於言不及義者乎云好名不猶愈於惡名皆歸者乎子又何異  
焉客雖難顯則於親澤之會中遂錄之以廣屬同志

求仁錄輯要卷十

圭

求仁錄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潘平格撰平格字用徵慈谿人是書共分七目  
曰學脈曰格致曰性理曰孝弟曰讀書曰學問曰  
篤志力行而其立說大綱總以吾性渾然天地萬  
物一體爲求仁之宰毛文強爲作小傳稱其少時  
念程朱王羅之學皆不合於孔孟因竭力參求慚  
痛交迫者四十日始得親證孔孟之學然聖門大  
旨惟尊德性道問學二途平格一槩棄置別闢門  
徑則所云證孔孟之學者亦仍流入禪宗而已文  
強乃謂其功不在孟子下何其慎歟

# 心書四卷

〔明〕張自勳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卓菴心書

四卷》提要

原序

自古聖賢相傳止有一心顧心之爲物尋之無端探之有緒有動靜而無存亡可閑存而不可持執此真天至神之物也彼放而不知求者既溺於嗜慾昧其天機而有志於此者又多惑於異端抱其空虛無用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心學之所以往往而絕也蓋自孔孟闡發之後曠千餘年而有宋大儒得不傳之緒於遺經其求之既深辯之甚確卽其所謂大公順應者合之精一執中誠非揣摩影嚮者所可同年而語然未有勒成一書聚古今之講求窮神明之變化如張氏自勳之心書既詳且精者也夫人各有心則無論聖賢當其不爲物誘所汨利害所紛未有不得理道之正而見是非之公者故自古迄今言心者人人殊又未嘗不人人合所謂南北海有同然千百世無異趨者豈不信然哉今張氏之書網羅既備審辯入微蓋自

洛閩諸儒以後所絕無而僅見者也乃其子世

既已偕計吏賓

王國賢者有後吾知其對

大廷而待金馬者當在旦晚間矣

當宁方右文稽古講明內聖外王之學舉其書而獻之

闕下異時當與易通正蒙諸書並得表彰無疑也題曰

俟聖堂心書百世不惑識者知其非言天而誇矣

則予言豈不因是書而并託以不朽乎

心書

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冬月提督江西全省學政

察司僉事古吳何棟序

序

自俗儒以心學爲出於陸王而近禪於是自白首  
爲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者嗟乎彼其人獨無人  
心者乎抑其心獨不同具理義者乎不然何言之  
悖也夫借心學之說而流於禪者非陸王之失其  
徒慈湖龍溪之屬爲之奈何以其流而罪及倡明  
者哉夫心學非陸王之私言也孔孟言之程朱言  
之彼以爲論語言仁不言心因謂孔孟有殊途朱

心書

序

陸有異指豈心不達仁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  
俱未之誦耶亦無怪集註章句與夫或問語類大  
全集之言心者未及博考而深思矣宜春卓菴張  
先生從博涉之餘因有味乎程子玩物喪志之戒  
潛心近裡著爲此書以堯舜孔孟之言爲宗濂洛  
關閩之說爲正傳而於象山陸氏陽明王氏復爲  
之兼綜條貫歸於開來學而繼前脩絕不存黨同  
伐異之蔽非有見於廓然大公而能然乎後之爲

學者欲不墮於虛無寂滅而又不失於繳繞支離  
由朱陸諸儒之同然以上體夫孔孟之心法胥可  
於是乎取資焉諸君近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屬  
予序而刊布之亦可見人心之同而是書之所感  
發興起者爲不淺矣然予所望於諸君尚其理義  
悅心服膺而弗失也哉

省

嘉慶元年丙辰冬月浙江臨海黃河清敬書於邑

心書

序

二

署之仰山齋

吾江西理學自陸子始有異同餘姚王氏述之而  
心學以著王氏提良知以開悟來學天下靡然從  
之其高第弟子浙有錢王江有何黃傳江西者尤  
多實踐之功如鄒東廓歐陽南野諸人是也顧愈  
推而愈遠心學漸入於禪羅整菴霍渭厓陳清濂  
並起而排之而學却通辨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嗟  
夫人苟存一成之見往往入主而出奴徵引廣博  
以自快其議論而人之讀之卒茫然失所據此講  
學者之大病不第心學一家已也姚江之學源於  
金溪而金溪之說亦有辨其謂讀書一斷於理日  
享事實之樂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閑言語却是  
害道此皆發前人所未發不言心學而心學之旨  
括其中至若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五經四書正爲  
陸沉雖或有見而云然而於心終有未安當時朱  
子謂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未必非  
陸門傳心之流弊有以激之也元明以來如吳草

心書

序

廬晚而悟陸學鄒南皋羅念菴輩以陽明爲宗是皆吾鄉先賢有功於心學者也然而未有專一書以垂後世者宜春張卓菴平生撰著最富晚乃有心書之作觀其薈萃百代之書而折衷於一是若干支萬派悉滙而歸諸大海非潛心心學實有得於心者能如是乎吾知江西理學之傳且自此而益廣已館中諸子請予序予固有講學之責者遂書所聞以諗之

心書

序

一

嘉慶二年丁巳重三日奉新徐曰都

俗學支離道不存明心見性入空門敬齋妙得康齋意朱陸持平要細論 陳湛源流是陸王後來心學亦荒唐青田傳習遺書在近見康廬共表彰謂星子午達士一卷心書趙古蟾卓菴晚出百家兼靈臺疏淪無多語想見撫髭字字嚴秀水鄉人盡古心一編珍重等兼金從來學海頻津逮舍筏先登屬望深目耕曰都又題

自序上

心書之作余懷十餘年擬諸集既竣然後卒業以終余志且俟夫博觀盡識益有以相發明也故明道雖有玩物喪志之說余謂爲上蔡言耳苟以爲學之志而觀書豈憂喪志哉故余自四書五經以及通鑑綱目諸論撰外復有廿一史獨斷上溯史漢下訖宋元皆有成帙其間非無嘉言篤行足以動余慨慕然是非不明賢否淆紊甚則艷奸雄而鄙節義優釋老而劣孔孟駸駸乎鮪魚之肆忘其臭矣明道之言不益信乎歲在甲子邁疾

心書

自序

捐書舉凡平日所懷之念與所識之言嘗留心目者稍加詮次遂成是書自上知觀之則亦糟粕已耳然余固幾失復得者不敢忘其救病之功因以告後之爲學者務守明道之訓始乎求放卒於正心道其在是矣無或如余向者之玩物喪志可也乙未孟秋望日卓菴張自勲書於俟聖堂



自序下

語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爲學亦然然則心書之作不幾贅乎雖然爲治而不知所本必無善政爲學而不知所入何以適道學固治本而心尤學所從入也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盡天下之道而皆本於一心心得其正則隨所感應無往非仁義禮智之用寧憂治道哉先儒之致力於道而不知所入者固不足道即知所入矣而或外崇虛論內爽實功徒以美人之觀聽而適以自欺斯道不與也余茲所輯但取其

心書

自序

三

心書目錄

引用經書及先儒諸說

卷一

求放心圖

圖說

虞書

朱子

五峯胡氏

陸子

勿軒熊氏

西山真氏

整菴羅氏

嘉善陳氏

范浚心箴

朱子

學問之道無他節

程子

心書

目錄

一

司馬溫公

朱子

南軒張氏

陸子

西山真氏

敬軒薛氏

敬齋胡氏

陽明王氏

剛峯海氏

少墟馮氏

嘉善陳氏

孟子養心寡欲節

周子

程子

朱子

劉氏

雲峯胡氏

敬軒薛氏	孟子集義所生節	朱子
孟子惻隱之心節	朱子	
南軒張氏	所南鄭氏	
敬軒薛氏	周子	
洪範思曰睿節	附湛若水心性圖	
朱子		
圖說		
卷二	元本卷二卷三以帙稍 繁分爲上下今並合之	
心書	目錄	二
大學古之明明德節	王谿廬氏	二條
龜山楊氏	叔龍孟氏	
甘泉湛氏		二條
大學所謂修身二節	程子	
朱子	西山真氏	四條
敬軒薛氏	陽明王氏	
論語飽食終日節	朱子	
南軒張氏	雙峯饒氏	
孟子雖存乎人三節	程子	二條

朱子	三條	延平李氏
西山真氏		敬軒薛氏
陽明王氏	二條	雙江聶氏
少墟馮氏		見羅李氏
雙峯饒氏		念菴羅氏
近谿羅氏		
周書惟聖罔念節	陸子	
敬軒薛氏		
中庸率性謂道二節	朱子	二條
心書	目錄	三
涇陽顧氏		念菴羅氏
范陽張氏		勉齋蕭氏
臨川吳氏		敬軒薛氏
陽明王氏		整菴羅氏
雙江聶氏		
易	洗心藏密句	朱子
詩	學有緝熙句	朱子
論語從心不踰句		胡氏
朱子		雲峯胡氏

龍谿王氏

孟子君子異人節

康成鄭氏

孟子口之於味章

朱子

陸子

新安陳氏

論語回也其心節

朱子

或曰

孟子無為不為節

朱子

雙江聶氏

孟子饑者甘食節

周子

心書

目錄

四

延平李氏

朱子三條

孟子舍生取義章

朱子七條

覺山洪氏

陸子

新安陳氏

孟子赤子之心節

藍田呂氏

朱子

少墟馮氏

或曰

泗山鄒氏

孟子人不足適章

程子

朱子

南軒張氏

嘉善陳氏

孟子人皆有不忍章

西山真氏二條

謝氏

雲峯胡氏

朱子三條

文莊鄒氏

程子

張氏彭老

孟子人皆有所不忍節

西山真氏

孟子我欲正人心節

朱子

雲峯胡氏

孟子盡其心全章

程子二條

心書

目錄

五

張子

朱子二條

陸子

陽明王氏

京山郝氏二條

洛邨黃氏

西山真氏

硯山孫氏

達卿方氏

卷三

程子

二十四條  
附定姓書

張子八條

上蔡謝氏六條

邵子

藍田呂氏二條

龜山楊氏二條

河東侯氏	胡氏
五峯胡氏	誰氏
延平李氏 <small>三條</small>	朱子 <small>三十五條</small>
陸子 <small>五條</small>	石氏
何氏	勉齋黃氏 <small>二條</small>
鶴山魏氏	潛室陳氏
北谿陳氏 <small>二條</small>	慈湖楊氏 <small>二條</small>
西山真氏	潔齋袁氏
游氏	李氏
心書 目錄 六	
雲峯胡氏	九峯蔡氏
三山鄭氏	魯齋許氏 <small>二條</small>
臨川吳氏	白雲許氏
潛谿朱氏 <small>二條</small>	敬軒薛氏 <small>八條</small>
白沙陳氏 <small>四條</small>	敬齋胡氏 <small>八條</small>
陽明王氏 <small>十條</small>	甘泉湛氏 <small>七條</small>
一峯羅氏	龍谿王氏
龍江林氏	姚江邵氏
虛齋蔡氏	黃氏

少墟馮氏 <small>三條</small>	嘉善陳氏 <small>八條</small>
卷四 <small>此卷多臣對君之言故仍元本並稱召</small>	
宋蔡沈	胡安國
范祖禹	後周蘇緯
唐太宗	睿宗
憲宗	穆宗
王通	張元素
宋神宗	呂希哲
范純仁	程頤
心書 目錄 七	
胡宏	崔鵬
葉夢得	胡安國
黃裳	張浚
朱熹 <small>二條</small>	廖剛
陳公輔	張大經
劉珙	游似
魏了翁	王萬
真德秀 <small>二條</small>	詹體仁
陳良翰	程瑤

楊雲翼

周敦頤

徐積

羅點

羅從秀

范祖禹

胡寅二條

金世宗二條

宣宗

徒單鑑

董師中

宗端修

元實默

李謙

王恂

揭傒斯

心書目錄

明太祖八條

桂彥良

成祖

心書目錄終

心書凡例

一是書首列求放心圖以明心性所自來理命於天功存於思而寡欲集義皆所以收放心以全其本體天道人事瞭若指掌下學上達確有可據既非太極圖之深邃難窺亦非心性圖之汗漫無別凡所謂聖賢傳心之旨帝王修身之要靡不博採旁搜殫然備具也有志聖學者或有取於斯

心書

凡例

一是書以正心為主其本體工夫或單言或互見但取其有關心學者載之他支離隔蕩乃墮入禪宗者概屏不錄其似是而非者閒置數語析別務歸一致不涉兩騎又或備言成德非始學所及則援存鄙論不入正文

一首次二卷以易書詩學庸語孟爲正經諸儒之說彙次經文之左以備釋詁中有發明心學不僅爲本文演釋者並載各條之後亦以見義理無窮非四書五經大全所能盡朱子云前人恣地說亦未必盡須不博觀則不知也

一第三卷以宋元明諸儒之說爲正而以鄙說附於下

其是者爲推廣義類發所未盡否則間爲駁正不致苟同非妄執已見差附於質疑請益之例云爾

一末卷雜采歷代君臣論治之言以明正心之學非特儒生匹庶之業實古今帝王治國平天下之本孟子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後儒不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理輒分用舍出處爲兩極平居務爲華輒以獵時榮一旦事權在握茫無規措所以治日少亂日多也經史具在當不以余言爲誣

是書以躬行爲主朱子云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自一踐之勿以空言視之而已

卷一

凡例

二

念之微以至臨事接物之大罔不凜若天鑒一切私意物欲毋以雜其間則內之不愧屋漏外之可對大廷古人建天地不悖質鬼神無疑皆此物也視之甚易行之甚難苟以爲常談而忽之則孟子暴棄之戒知所不免

一 是書本余日課敢云垂訓但自少迄壯博涉經史子集漫無統紀晝誦夜思始覺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吾心心以明理理以治心理渾合如犀分小兩路辟易大道徑行絕無滯礙先儒云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

千變萬化改頭換面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是書頗合此意簡易直捷莫此爲快因撮其言心者彙爲一編以自循省每一展翫此心豁如願同志共勉之

卓菴氏識



質也而義勝則欲寡欲寡則理明凡以心  
化心性顯露上達天德下盡人事至矣  
氣質使心不放而得其正庶無失夫天之真我  
而世猶有舍心而言學者除却心更有何學更從何  
誠意慎獨皆宣惟非學且失心工夫凡言致知格物  
此心為之也豈惟非學且失心天理孟子所謂失其  
本心者其達可不戒哉按朱子云自聖學不傳為士  
不遇此論訓文辭之問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  
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  
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達乎古人益信為學不可不慎也

或問濂溪著太極圖先儒稱之子置太極不言專  
以求放心為主得無舉近而遺遠任人而棄天與

心書

卷一

三

曰不然濂溪言道體雖要之以仁義中正主靜立  
極學者尚無入處朱子云此書詳於性命之源  
余之為是圖蓋將盡人以合天循近而舉達孔子  
所謂下學而上達也朱子言太極乃遠思非近思  
也且始之以天命猶無極也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次之以性猶太極也宋周亮工曰太極性也聖  
心次情陰陽男女罔不畢備曷嘗不合一乎氣質  
陰陽仁義禮智便是木火金水四端靈微五倫人  
物一齊該鉅圖意實從太極脫胎非有二也西山人  
黃氏曰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心即此元亦此  
昔也元自為元今知吾心即此元亦此

心書

卷一

四

學者但會其理之同無泥於辭之異非獨太極求  
放體殊義一凡萬事萬物無不可以見吾心即無  
不可以見太極朱子曰周子所謂太極只是箇極  
物有箇太極即子云至善底道理人人有箇太極  
心為太極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此理一箇  
妙用也學者求之亦求之此心而已遠邇天人  
固一以貫之矣倘不實致其力於人事淺近之際  
四勿五執皆人事淺近處人能致力於寡欲集義  
之功則思必明柔必強鮮有不合道者所謂盡人  
天也而侈言精微深遠猶暴足一室而望千里之  
立至也惡可得哉按即子云先天之學心法也圖  
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皆生於心

也蓋信心備天地萬物河圖洛書八  
卦九章成在其中獨太極非吾心哉  
卓菴華古聖賢及儒先言心要語為此書亦已  
精且詳矣獨其圖與說所云有未安者擇執雖  
非判然兩事卓菴意重力行而竟并擇善為五  
執恐於聖言未免武斷且四勿為顏子中行獨  
復之詣五弗措為下學百倍之功亦難強配仲  
弓問仁同在德行之科夫子猶不以是語之而  
謂迎幾立斷雷厲風行可概望於學者乎卓菴  
推原天命以心居性情間旁列寡欲集義訂正



湛甘泉心性圖善矣而其四勿五執之說不能無疑爰附書以質焉後學黃河清謹識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

心書

五

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太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人

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其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有二心各爲一物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有一箇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閒亦以精一爲戒也○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一日天理也要求美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味則人欲矣

心書

卷一

人心亦非全是不好但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舵則去住由我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又曰舜禹相傳只就心上理會六八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事物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只在日用閒存養正好著力愚謂道理雖不離日用動靜然精一工夫必須有主先從心上辨別理欲公私方能於日用動靜閒有主不至爲人心汨去朱子生平多從外得力故其言若此論舜禹相傳之旨畢竟如舵之喻爲確又

曰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特堯有此言聖人  
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如擇善固執擇善則  
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明善誠身明善是惟精  
誠身又是惟一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能誠意則  
又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  
失此

五峯胡氏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  
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  
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原本作以成性

心書

卷十

七

南軒改從此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  
於今賴焉

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  
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  
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勿軒熊氏曰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  
惡關頭心上但當論理欲若善惡便涉事物惟精者  
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  
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

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矱

子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或曰孔子性之也不可與

雖性生亦由學而至觀其自致志學以及從心不踰

矩非一無所為者但工夫合於本體不甚費力較湯

武差易耳必謂性不待學則虞廷廢精一矣故凡言

自然者非知聖者也○鄭京山嘗疑人心惟危違心

惟微惟精惟新一三句為後人增此又疑所不當疑

者也又錢啟新云精一聲自唐虞初此是古人心上

書後來諸者失其要一生辛勤類蠹

魚此為確論後人玩之當發深省也

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

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要教人守道心之正而

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

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

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

樂憂患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

饑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

已由理義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

發無以檢之至於達禽獸不違始也特毫毛之間終

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與

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

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惟慾易流是之

謂危須臾或放衆愚從之。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通病不可無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仁曰義曰中曰正唯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姁持綱絜組昭示來世戒懼慎獨閑邪存誠曰念曰慾必窒必懲上帝是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撒子諒之生春嘘物茁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

心書

卷十

九

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欽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捧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槩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整菴羅氏曰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

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  
嘉善陳氏曰理欲竝竊於人心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害存乎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為人心則已失已亡豈直危而已哉危字幾字看畢竟脫不得私欲二字無私便公非欲即理出此則入彼間不容髮故曰惟危道心即人心之得其正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幾字是駁西山說然故曰惟微按朱子云

心書

卷十

十

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幾微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得微謂危微二字須兼朱子此等意方足為見君子戒懼慎獨不容已務使危者安微者著方是工夫得  
按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情發於性則人心即道心之流行王輔嗣云聖人性其情衆人其情其性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乎而惻隱羞惡無往非仁義之用何危之有朱子云只是人心中自精一法亡於是有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是道心  
則性汨於情而道心悉為人心所陷溺雖違禽獸不遠又安有危微之可辨哉然其心則固在也人小

雖為不善。未嘗無厭然之心。即此可悟性善。蓋厭然者。心其所以厭然者。則性也。性不可得。而見知其心。今立圖以明心。而輯說以發義。務使此心常根於性。而主乎情。皇甫湛云。孟子性善。是則情一執中。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按黃東發曰。其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又謂舜以十六字授禹。使知所以執中。非為言心設。愚謂不先明乎人心。道心何以為執中之本。中即道心之正。而不拂於物者。與民與物。則辭異義同。苟為禪學。依於。謂儒者不當言心。是因賊而棄其子。將以求異。反失其真。不亦謬乎。且禪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在虛無寂滅。吾儒之所以異於禪者。在與吾儒異。用盡其為儒。不志其近禪。倘其近禪。而不從心上用功。非徒欲則其義。去其真。孔孟修己治人之道。天淵無怪。釋氏鄙其棄衣珠而他乞也。乃若龍之

授舜正云。執中。未嘗言心。不待言也。猶孔言一貫。非道哉。即此一端。便知慈。然非而山此後世稱理。按釋氏云。心乃妄想。非真心也。真心即性也。愚謂既知其性。非有心。何得概指為妄。彼有妄想者。特謂妄棄其心。謂無心。而後可合道。是離性言心。所云見性者。又安在乎。郝京山云。聖人言性。佛氏亦言性。性者。聖人存心。養性。以修己安人。佛氏明心。見性。以出世歸空。太抵佛氏逆流攝世。聖人順性。為大德。聖人教人學。佛氏教人無學。聖人深造。佛氏法。頤入。凡佛氏言。慈空也。佛氏聖人言。明誠也。佛氏誠。曲成萬物。所以同而異。愚謂使東發知此。又何氏哉。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聊然有身。是身之微。大舍稗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唯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一亦此意。

朱子曰。先師云。苟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大體之說甚切。惟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

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

按此言心。無古今聖凡之別。然或參三才。或為禽獸。特在存與否之間耳。克敬存誠。則君子之所以去禽獸而參三才者也。人可不自省哉。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司馬溫公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

何以學爲。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賢經傳所以教人者。已竭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騁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故孟子說求放心。又說存心。學者須要識此。○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爲心有未明。故須講學。講學爲學者。徒放心耳。又曰。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總閑慢。先須從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又曰。學者未問其知與力行。

心書

卷十

三

須收拾。令有箇頭放處。若收拾在義理上。安頓久久。自然於物欲上輕。見得義理自端的。有微罷不能之意。○或問方思所以求放心。而患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此矣。又曰。求放心不須註解。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按紹熙侍講淳宗嘗勸以求放心爲本。又嘗自言。就諸文宗令此心全體存。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吾求皆真切。語不可不知。元趙仁甫亦以博溺心。未喪本爲戒。○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

心書

卷十一

十四

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星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存。孰亡孰有。屈伸在背。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唯以相。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著照管。不可隨物流去。若常有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

陸子曰。學問者。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有莫知其說者。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假之以快其逐私縱欲之心。煽之以熾其傷風敗類之醜。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誰爲聽之不藐者。西山真氏曰。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

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又曰。心有閒時。閒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又曰。學者之心。當嘗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卽邪僻之萌滋矣。

敬齋胡氏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又曰。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

十五

則此心。羣疑擾亂。爲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則心自湛然在內。

陽明王氏曰。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爲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凡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以至於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灌溉。扶植而莖。

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已。又曰。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或問用工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何以能不流去。只爲此心當處。或以禪學病。陽明非也。

剛峯海氏曰。學也者。學吾之心也。先聖人得心所同。然於古。是以有古之學。學非外也。問也者。問吾之心也。賢人君子得心所同。然於今。是以有今之問。問非外也。學問之功。爲求放心而設。後世視學問爲詞章。

心書

卷十

十六

姑爲爵祿階級。失聖人問學之意矣。

或謂孟不及孔。只爲求心。少墟馮氏曰。孔子言學而時習。未曾說所學何事。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正是時習註脚。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源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如云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於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於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

於出門使民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於視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傳也。今日孟不及孔，只在求心，不惟不知孟，并不知孔。按：朱子說，意忠信篤敬，見賓承祭等，皆由心。苟不放，方能若此。孟子正是說出頭處，非至此而後求心也。至此而後求，雖非外與，因人作報，何異於義？義之學，非集義所生也。朱子謂孟子說得寬，不及孔子，非是。

心書

卷一

十七

嘉善陳氏曰：放必有所繫，繫必有所私，時克其自之念，則心存矣。心放則小，存則大。有己之謂放，克己之謂存。已者，我也。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紐於氣質之偏，而離中也。這已便是人欲，可見人心脫不得私欲二字。

按程子謂聖賢言語，只是要人收放心。與孟子此章甚合。朱子生平雖重問學，至此亦謂是緊切下工夫處。可見學問原為求放心，非求放心之外。別具學問也。學無益於身心，特玩物耳。○或曰：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乎？少墟馮氏曰：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自有而自照。

之。非心外有心也。朱子亦云：求放心，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只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愚謂知此則求放心之義了然。與告子強制其心自矜不動者迥別。○或問：勉齋雙峯皆以求放心為求仁，子專指心言可乎？曰：孟子固云：仁人心也。謂仁乃人之心，是言心即言仁也。觀以下但說心，不說仁，義可見。西山真指為人心者，程氏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不可以二視也。潛室陳氏曰：須認得仁為人心，仁方有着落。人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況心而所以為人者，死矣。故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況心

心書

卷一

十八

統性情無所不備，豈特仁之一端而已。如朱子所云：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都無走失，則雖不言求仁，而仁固在其中矣。蓋心乃仁之根本，是統體說。朱子曰：只是一箇心，便具了仁之體用。雖是非亦是仁，可見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又包仁，一存心而為善皆備矣。仁乃心之發用，是零星說。故言心可以該仁，言仁不足以盡心也。觀孟子言心多於言仁，可見心字較仁字更廣。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此，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因杜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後遂一覽無遺，思按人只一心做主，此心不收，道理便無歸著。至揚慈湖謂先明本心，然後知致尤在求放前，一層說。孟子從流，近源慈湖從源。





敬軒薛氏曰聖人無欲。君子寡欲。世人汨於欲。此打疊不乾淨。更學何事。畢竟振拔不出。等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不為耳目口鼻所役。心常泰然。○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又曰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嘉善陳氏曰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狗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易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狗矣。其病本在怠。

按心不得其正。欲害之也。欲雖多端。不外耳目口

心書

卷十

二十一

鼻四肢而已。荀子曰五鑿為故四勿者所以寡欲也。明太祖云先王制禮所以防欲欲非止男女居也。宰執食膳即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惟禮可以制之。與孔類四勿復禮意合。北溪陳氏附程子曰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附程子曰四箴。程子白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視箴曰心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制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唯其所召。傷易。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達。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西山真氏勿齋箴云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殉。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

心書

卷一

二十二

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其六。一字其機。機芽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駢。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靈鉤隨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甘泉湛氏云。心舍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

惟靈通貫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多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知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貫四勿。每二爾思。是知勿之者。心也。心無往而不存。病藥皆心也。學者誠能合程子西山甘泉之說。而力行之。欲其有不寡者乎。薛敬軒曰。學貴知要。只顧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是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所用力。雖多亦奚以爲。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心書 卷一 孟子

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忤。朱子云。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天下無有不是。但知謙既開氣質用事。未免欲動情勝。而善者亡。是者非矣。此集義之功。所以不容緩也。按章即集義之事。集義所以求慊心也。然非學問思辨則義不我集。安望其行之慊哉。故擇執者所以集義也。因箴以自勗。○學箴曰。道散無垠。匪學匪獲。固陋如余。敢忘探索。墳典燦陳。古今是擇。載

說載詳。所反惟約。○問箴曰。學豈徒煩。問居其次。自用者愚。好問則智。聆善如歸。警盲得視。虛以受人。賴斯寡戾。○思箴曰。何以研幾。惟思克寬。不愼朋從。往來交競。詩戒無邪。書稱作聖。舍彼守此。以靜以正。○辨箴曰。差繆在微。毫釐千里。楊墨分流。絲弗辨始。清和世師。時聖無倚。屏似熙非。中道愛止。○行箴曰。厥行維艱。古凜訓辭。知不果行。萌低安之。省躬靡寧。惟日孜孜。嚆謂道難。厲其庶而。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從頭做將去。有緩急無先後。湛甘泉云。五者皆一心。何先何後。

心書 卷十 孟子

凡師友講論。日用應酬。或問集義所以生浩然之氣。子以爲正心之功何也。曰。孟子不云乎。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心正而後浩氣可生。謝上蔡云。浩然之氣。須於法得其正。時講取陸象山云。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朱子曰。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腴內。省不致來。自得自反而縮。千萬必往。詞雖異。而其本一也。見同工夫。便歸一源。清則流清。所謂一以貫之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行乎天之理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人多先說性後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

生言之固是先得道道理然哉生這許多道理卻都具在心裏耳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心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箇性卻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

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心者性情之主也又曰動靜皆是從心上來○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廓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箇形體蔡九家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非性無以見道故孟子盡性陳潛室曰行是四者卽爲道通字方有皆然若無箇心卻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箇性發用出來○心性不相離念心則無以見性念

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性便是心所有之理心便是性所會之地○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上見得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情上見得心蓋心便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皆此性之理所在也又曰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動無不中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不得其

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子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之所能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不失其能思之職而已。又曰卓然豎起此心。無令斷續。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止。性以陷溺矣。語至此益見心不可不正

所南鄭氏曰。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蓋心之爲心。廣大於天地。光明於日月。不可以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

心書

卷一

二十七

終養之以正。則庶幾矣。

敬軒薛氏曰。要見道只存心。心存則觸處與道相偲。不存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爲道矣。又曰。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周子曰。不思不能通微。不通微不能無不通。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幾

也。

朱子曰。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倒把不是底做是。是底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卻害事。邪思雜慮。由於不慎。慎則自無此病。此擇義所以言思必言慎也。

按仁義性也。惻隱羞惡情也。孟子既以情爲心。又以心爲性。何其無別與。非也。性非心無以行。無心此發用處。天所不能爲者。託於人以行。正在此處。入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所以參天也。按棟宇舟楫。古聖雖取諸渙與大。情非心無以然。非心知其理。安能發用如此。

心書

卷一

二十八

止心也者。本乎性以達於情者也。故性有未盡。情有未正。其責皆在心。阮籍曰。目覩色耳聽聲而不性之所安。則疾萌而禍作。心正則性情皆得其正矣。孟子爲人不識心。又提出思字言之。蓋不思則心且昏然。何有於性。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故愚雖以寡欲集義爲求放之功。而必歸本於思。良以得力尤在此也。或問洪範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何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愚謂有心便有思。思得其正。則心無不正。孔子以無邪一語蔽三百之義。其要歸於雖然。猶有慮焉。思者心之最靈者也。正心而已。

卷之五

卷一

三十九

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遇接上說如書言降衷中庸天命之謂所謂降所謂命卽繼之之義無性何以有心非心無以全性朱子云心爲最靈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稱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性與心相爲體用者也自心而言則性爲體心爲用自情而言則心性爲體情爲用三者同源而異名殊流而共貫者也朱子云括者一箇則都貫穿橫渠言心統性情謂性情皆統於心耳而性出於天故先性性載於心故次心而中之小○則固直接天命渾合無間非有截然先後之可言也性情以存發而分而

心書

卷一

三

湛甘泉心性圖以心置性上便失原本蓋心從性  
出則爲道心性由心生則涉氣質邵子曰任我則  
性情則蔽蔽則  
昏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又曰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今人見不善者皆曰  
性子不好非性之過氣質之偏也先儒所以有氣  
質之性之說皆  
由心性源流未明故也羅近溪云若以不善爲氣  
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足證諸家之誤  
吾方從性得心以爲制情盡性之本然後存之中  
爲仁義禮智發於外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苟不  
顧其本而曰性情由我其不決裂潰敗者鮮矣又  
況仁義禮智皆具於性而甘泉列於情字之下世

固有未能正心盡性而所發皆仁義禮智者乎片  
 性也此愚所不敢從也○圖內性情本體也兩  
 旁寡欲集義四勿五執工夫也氣質二字列於性  
 之左右而不以入圖內者氣質所以載性非性有  
 氣質也為宋儒有氣質之性之說故知性在天為  
 命在人為心此析別若水以氣同為性尤誤性在天為  
 相離也取楚侗云性統於理實賦焉此心性所以不  
 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朱子云性善人所同故凡性

有未善心有未正皆氣質之過非天命有異也在性  
 氣質之內本無不善顧其清濁何如耳氣質清者  
 如珠入琉璃不礙洞徹故無不善其濁者如珠墮  
 穢中珠雖無損非猶加澄治不可得而見此荀子  
 性惡之說所由來也聖人立教垂訓示以學問之  
 功皆所以返濁為清去垢全明參贊輔相莫  
 此為大焉學而不從心性用功真玩物也聖人  
 全其本體指精一執中而正而不為氣質所蔽  
 故為生知安行眾人役於氣質而失其本體非過  
 欲存理反邪歸正其不為禽獸者幾希故凡言學  
 問者皆所以治氣質也心故亦為氣使求則反之  
 孔子言成性孟子言性善養性子思言率性盡性  
 尊德性並無他說至氣質則曰沉潛剛克高明柔

克可見學問為氣質而設後世指氣質為性故有  
 善惡混及氣質三品之說皆由性字未真耳  
 若本體則何用分毫若水心性圖以言本體則源  
 流無別為學須上知源頭下有歸著方以言工夫  
 則全無入處雖云敬終學有入乎做工  
 義若只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朱子曰若  
 主敬而不用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  
 利之所在而夫取舍之幾則未免於昏瞶難操而  
 所補敬者亦非其敬矣愚故以寡欲集義四勿五  
 教補若水為聖人乎為學者乎雖勸石書院鹿洞  
 書院未可為定論也余初為心書未見甘泉心性  
 其立石心竊非之因續其說於此

附湛若水心性圖



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心性非二也譬之

心書

卷一

三

殺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既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仰始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

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然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小之為心也甚矣

按若水謂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可也謂性與天地萬物一體而指氣以為性則非也蓋人與天地萬物氣雖同而理則異理雖不離乎氣然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故理有昏明偏全之各異朱子云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一理之異者偏全之不一書云降衷詩稱秉彝皆指其在人者而言

心書

卷一

三

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朱子曰人心為最靈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若謂宇宙混然人物無別是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皆可謂之仁義而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又何以見關於孟子也心性雖非二然性出於天心屬於氣朱子云性與氣皆出於於形稟性之善固為所同氣之不善則已屬於形稟性之不善固為所同夫天人合而後理氣備便有不容處故不可無功夫天人合而後理氣備陳北溪云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氣得理而正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理由氣以行雖渾合無間自有主輔之分今不以性為心之主而漫云包小大無內外則大學不必

言正心孟子不當說求放虞廷之精一可廢人道之危微無別幾何不率天下爲徧周法界之說哉反復推之終當以鄙論爲正按若水以孟子求放心爲落空不知放心不求更說甚學凡所云博學審問者皆所以事心也故求放者正所謂以理御氣治心之要領也被舍心而言學與泥學而溺心夫豈善求心者哉

心書卷二

宜春張自勳卓菴氏著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王溪廬氏曰大學八條目以心爲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

心書

卷二

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出○自格物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收來放去惟一心耳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



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又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所謂率性循天理  
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令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或問正心於此安得天下  
平治龜山曰正心一事後世治天下者皆未識此惟  
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  
少差即不得其正有意於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  
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又曰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

心書

卷二

三

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叔龍孟氏曰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即性也  
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性即心也推之論孟子  
經或單言或并言詞有攸當理非二致心性之一彰  
彰矣叔龍分者其功也正心以盡性二而一者也  
甘泉湛氏曰學者正心而已心正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各止其所而天地位天地位即所謂天下平也義  
也○或問孔顏之樂曰惟正心者知之孔顏之樂不見  
正心二字誠聖王合一之學非如異端外道得此遺  
彼舉六廢百也朱子云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

事而學無與則內外之道與本殊歸與經之  
正相南北焉環顧同途道必存位乃爲政哉

按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心者身之主也意知物  
起於心而格致誠者正心之功也能正其心則天  
下國家在我此愚反復經傳諸儒之說而知正心  
二字洵體道作聖之根宗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心書

卷二

三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  
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  
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朱子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所  
謂有所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心裁繫  
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  
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  
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  
到別事來而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只有這物事便

非正不待別事來應差丁方始不正也。觀本  
文但言有所便不得其正不言別事差可見。聖人之  
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  
物隨應此心原不會有這物事看此一章只是要人  
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念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  
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  
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何益  
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  
處之恬然。憂患恐懼不宜專指外邊說若內省不疚  
不懼此心便安能恬然不動耶。朱子合當憂懼句  
與畏匡因畏不相涉學問只是反己自治而已失卻

心書

卷十

四

本領外邊雖遠得去是少不自在。○按宋明帝  
賜王景文死章惇遠運判殺劉安世皆所謂自外來  
者。景文正與家奕神色不變局竟斃于納色畢徐曰  
奉教見賜以死乃飲藥而卒安世雖遠旦判官未  
至榜三十里唯血死安世獲免皆能  
恬然不動者非內省不疚安能若此

西山真氏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且不  
可無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愛而愛當懼而懼恰  
當即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恰當不過便  
便可以位天育物可見心正則無所不正。朱子云把  
心不定喜怒哀懼皆足以動心若操存得在時喜怒哀  
樂自有則則隨物具非必外求也。  
敬軒薛氏曰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

心書

卷十

五

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紛  
多事矣。○可見意為心害人所共知。而心者  
陽明王氏曰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  
欲脩身便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  
四肢非禮勿動要脩這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  
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  
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欲  
脩身在體會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些子不正  
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

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  
此便是脩身在正其心。○心正則身自脩大學言不脩  
修身一病一藥  
工夫本體並見

按四者非能累人人自為四者所累耳知不正由  
於有所則心之正可得而言矣。朱子陽明之說皆  
所以去所而就正也。○念慮憂樂不能無只為有所  
何得。○或問程子云身有之身當作心可乎愚謂  
不然蓋人所以有此四者只為有此身耳。○念慮恐  
身生故曰身有若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原無一物  
何自有念慮等項張橫渠云意必固我只為有身

便有此薛微軒云心不得正只為有身可見不必改作心誠能遺身於無我之間則利害禍福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何有於喜怒哀懼之種種者哉心之不得其正皆為身有此四者之病有所二字便是心為身役人能以心為主不為外物所動則心正而身脩矣按經云壹是本而傳云脩身在正其心然則猶云壹是皆以正心為本而已蓋身統其全心握其要余之言正心脩身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

心書

卷二

六

宰又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裁出門

便千岐萬轍若非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此見心之關係人身如此脩身者不可以不存心也

按程子云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合

內外體萬物朱子亦云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

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然則不在者只為不

識此心耳其所以不識此心者則為有所故也誠

能去所而見心心方無不在何至不聞不見乎

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若是蕩蕩悠悠未有不入於邪僻者一日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曾做工夫既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用閒坐而已孔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如此做工夫方得益信心不可不用也

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

凡惡之所由生也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

可畏耳

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

峰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

心書

卷二

七

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按難字有說不盡處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與此節相發明有心而不知用者不可不發

深省○按靜坐乃明道謂上蔡語明道語上蔡云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謝

釋氏不用靜字只用敬字問者謂伊川教人靜坐

非也愚謂人心靜則敬動則紛明道之言靜欲上

蔡收斂於內而不紛馳於外也觀且字可見非伊

川之言敬恐其流於釋氏而易之以敬也蓋能敬則必靜親思與叔常思慮紛擾程則必靜子云心中無敬靜無二心而分爲兩項則驕驕一事時便是敬按周子言靜程子言敬周曰無欲故靜程覓驢矣曰主一謂敬無過謂一思意無過者即無欲也有欲則動而之他不能不二三矣益信敬靜名殊而義一但微有內外隱顯之分耳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心書

卷二

八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達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朱子曰孟子此段首尾只爲良心設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相接裁醒來便有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恣地虛靜少間裁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時稍

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只爲攪動太甚則雖有止息時亦不能清矣

延平李氏曰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若欲涵養便於此持守可也

西山真氏曰一晝夜者三百六句之積也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闕窮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

心書

卷二

九

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戕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砥常凜凜其痼痼敬軒薛氏曰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

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陽明王氏曰。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生發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或問旦氣如何養。如何是枯亡。曰。孟子利與善之間。一語已說盡。然則如何爲善。曰。去了利便是善。今人作事。若能拋卻利字。那有一件不善。工夫如何。曰。乾九三終日乾乾。恐其旦而入於暮也。夕惕若。則少亦旦矣。

雙江聶氏曰。平旦之氣。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虛明

心書

卷二

十

氣象而不枯亡於旦晝之所爲。便是得其所養也。知夜氣而後知心之本體。知本體而後知養之之法。或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少墟馮氏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此皆極言放心之弊。戒人不可不知養也。孟子非專恃夜氣存良心。爲旦晝枯亡。無可救藥。不得不從此指示耳。人能即晝爲夜。即良背。如程子所云。則得矣。此孟子爲言性惡者說。人不能盡性。反以誣性。極力分別夜氣旦氣。始知今之禽獸。

非皆之良心。人不能說天而恕已矣。按宋陳如晦。嘗讀西山夜氣。篇作曰。須見得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精神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於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此皆有得於孟子夜氣之說者。使人人能推廣若此。無往非夜氣。即無往非發育。至所謂敬義交養。尤其吃緊處。不可不知。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緣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又說存養之要。若能知得常存而不放。則良心常在。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

心書

卷二

十一

發見矣。

見羅李氏曰。心有放故著箇存字。心有不正。故著箇正字。皆是對治法。惟性不可加一物。故只說箇養字。養之法。增不得分毫。只是一箇息字。息之正所以養之也。

按良心本不容泯。惟失之則消。孟子所謂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今有人語之以禽獸。彼必艷然不樂。至謂無物不長。則又以爲未嘗有才。形衣冠而心禽獸。曾鸚鵡猩猩之不若也。

與。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朱子曰。孔子是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言。孟子大意卻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人心常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操不是入定坐禪。只是應

心書

卷二

十一

事接物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吾前操的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雖非禪定。卻自有樞柄在。故一心存否。則主客奪矣。觀朱子與呂子約書云。此心只在舍亡。只在反掌之間。若無本以自立。則萬事皆病。益信操存不專。問未應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問戒懼便是把持。曰。也須要持。但不是硬把捉在這裏。只提教他醒便是操。

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

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敬軒薛氏曰。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陽明王氏曰。此雖就恒人之心說。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

心書

卷二

十三

既無所出。何入之有。既無出入。何方所之有。念菴羅氏曰。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在茲乎。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近谿羅氏曰。此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箇。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就一心以寧運化。則衆動更無

按人所恃者心耳。而心之變幻不測。若此。出又無時莫知其鄉背。言心龍繫承上文。而則字形容操存舍亡。條忽。雖定人不可不操。而存無幾。其舍而亡也。竟出入並言。可見霸雙江以爲苟非有以操之。其不言其亡。單承舍亡邊說。非是。至視不見。聽不聞者。鮮矣。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

卷二

市

之戒懼慎獨所以操而存也。許魯齋云萬般補養皆爲偽只有操心足近世乃謂操習此心隨其所爲還他活潑本體。要愚謂雖非逐物亦已溺心。夫心顧可使之泛濫無歸也哉。○按朱子云操舍兩句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語言。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愚謂此成德之事非所語於初學者故不以入上條附見於此。

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陸子曰念慮之正不正不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

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

敬軒薛氏曰。一念不謹。卽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卽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按聖狂霄壤。自罔克一念而分。可見人無定品。願  
心之邪正何如耳。有作聖之具。而不免於狂。此人  
之自棄。非天降才之殊也。先儒云。一念之善。景星  
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其聖狂之謂與。或問孔  
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云聖可作狂。狂可作聖。何與。曰。  
上智下愚。自己上智下愚。自己或者言。克念罔念。乃聖狂分界處。

2. 4. 3

卷之五

十五

上智而罔念則流於下愚下愚而克念亦可至於上智所謂愚必明柔必強也孔子之言正互相發彼不移者正謂聖而克念則益其聖狂而罔念則終於狂而已矣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非不移而何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非特不可不得道無往不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存人自不覺耳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失赤子之心便是不可須臾離戒慎恐懼皆所以存心也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存心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着力孟子曰操則存

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是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原是為已。豈待睹聞若不睹聞時。大卻工夫。到睹聞時。更無是處。

涇陽顧氏曰。不可離。是人心真念頭。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即不安。念頭過不去處。便是道。顧氏作兩層。只靜思此念。從何來。便識得本體矣。念菴羅氏曰。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

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非寂寞之境也。

按道具於心。心外無道。心存則道存。心放則道離。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存道也。所以存心也。離却心更有何道。舍心而言道者。枉文之微德之賊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問謹獨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與那暗室不欺一般否。朱子曰。非止是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亦是獨。正須從念頭初動處。戒謹方是慎獨。所謂先神

先德先緒我智也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正是緊要著工夫處。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汙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

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者。能保其不為之乎。語云。過能於密室。雖會史不取。愚謂非獨形迹有疑信之分。即自心中不免動靜之殊。惟由不見可欲。以至坐懷不亂。由尊食弗屑。以至萬鍾弗受。斯得矣。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楊伯起之暮夜

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吳氏看獨字。雖主時之流。亦可為慎獨之法。慎獨不遠去欲存理。欲雖多端。皆起於貨色。於此能淡。獨亦清矣。故兼錄之。

敬軒薛氏曰。不善之端。不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



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所以貴於慎獨也。

陽明王氏曰。人若不於獨知處用力。便是作偽。獨知處便是誠底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只在此處。

雙江聶氏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允執之功也。程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獨者非他也。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立本

也。本立而道生。位育之能事畢矣。

按慎獨乃孔門第一心法。於此而正罔弗正矣。於此而不正。罔克正矣。孔子之內省不疚。曾子之自反而縮。皆括於此。正心之功。此爲最切。故特及之。○戒懼慎獨則枯亡少而良心存。程子所謂化旦晝爲夜氣者。可得而言矣。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心中渾然此理。別無

他物。退藏于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

按心本潔淨。更何待洗。聖人所以如此者。亦戒懼慎獨之功也。藏密則未發之中矣。治心之功。聖人且然。況不及聖人者哉。

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子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箇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

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

不光明。只是裁明便昏了。按范氏云。貴人則明。恕己則昏。人所以昏者。只爲待己太恕耳。持必爲聖人之志。一毫肯放過。所謂雖愚必明也。

按學所以明心。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知其要而守之。未有不光明者。所慮工夫有間斷。則理不足以勝欲。而光明者卒歸昏闇。此緝熙二字。所以爲

心學之至要也。緝字正指間斷時言。緝而無間斷矣。王龍德云。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于光明。方是緝熙之學。看學字尤有歸着不可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

心書

卷二

二十

心為之此心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出來人只為陷溺其心故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知得聖人垂訓人之書如明通謂上蔡玩物喪志皆真切懇到但程子渾含不露朱子始為透徹學者於此等語宜用心體究從自己身上做工夫方不負聖賢垂訓之意若只草草掠過雖讀盡天下書終於已分無得力處益信程朱所云真有道之言後世祀享勿絕非虛也雲峰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志學者此心所向之方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

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然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

龍谿王氏曰嗜慾深痼割情極難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忽過然卻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為主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為煅煉

按心不踰矩此心之本體所謂有物有則也大學

心書

卷二

二十

亦是繫心之矩如與孝與弟不外老老長長慈上不以使下非心而何朱子云矩者心也我所欲即他人所欲是知欲也矩此心也一然人不能無欲而己曾子所傳一貫傳此而已緝熙洗心之功則心與理一矩從心出薛敬軒云實心種種道理皆由此出何有於踰就謂聖人不可學哉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康成鄭氏曰天下人品只在心術未有心不端而可以為人者

按以仁禮存心則心無不正然仁禮本性所固有苟未能如聖人之從心不踰則存心之功烏可忽哉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此君子之異於庶民者亦在此存則由君子可至於聖人不存則庶民必入於禽獸孟子真切為人反復諄悉若此人可不自勉哉羅念菴云近與人言只講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於此未能究竟雖說空說妙總屬枝葉可謂知心者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朱子曰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理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通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陸子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

理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有此說非自象山始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心之理本不相離有此心便有此理理者能去其害心者聖凡一也豈獨聖人哉陸子專言聖人而不及衆人未免稍偏不若孟子泛言人心之同無窮漏此陸所以非孟子也

新安陳氏曰此以人心義理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非心無以見性凡言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心處皆是發明性善

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卒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於陷溺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芻豢一喻言其實理義之味有甚於芻豢者觀舍生取義章可見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按同視同聽本由同心孟子從視聽說起姑舉顯而易見者使人反而自思亦納約自牖之意聖凡天壤而以爲同類恃有此心耳有此同然之心而

謂聖人非可學而至則是自棄而已雖有聖人亦將如之何哉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卻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

心書

卷十

二十四

慮之間間有不善即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又曰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此心原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理本在心特為私欲翳蔽古有目不識下而行事多與聖賢合者豈盡讀書之力哉後號稱名賢而此中不可問者不如不學之為愈也西山真氏曰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謂精爽也言其血肉之心知覺者心之靈靈則精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

此所謂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人能

克去私欲則所謂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

所謂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

仁雖以私欲便是違仁從理欲分別違不違較朱子說更暢學者更有下手處

信西山所見甚明○或曰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子

不違仁提出箇心字與仁相黏可見即心是仁即仁

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正從

此章體貼去

接向未至於聖人而賢於其餘者也孔子所稱回

心書

卷十

二十五

者亦不過心不違仁而已甚哉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衆人之所以為衆人皆於其心焉辨之而已有志聖學者可不於心致力乎按韓貞學聚講心齋祠有稱引經書相詰難者貞學曰身心上做工夫孔門弟子七十人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不違仁不武過有若無實若虛皆足心上工夫得力處故孔子稱其不違仁合顏子生平學問觀之自見益信非記誦辭章所能與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為不妨便自

胃味爲之欲之耳

計數利害最難事此舜

今既知其

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

故曰如此而已

此伊川云盡得

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

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

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裁發便被氣稟物欲

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

工夫

致堂胡氏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

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

心書

卷二

二六

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強

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

坂孰能禦之

胡氏分別意思二字甚明惡所以重思而不放任意者正爲功罪懸絕不可不

耳

雙江聶氏曰有所不爲不欲本心也本心真心良心

初心均之爲道心也學要識得心體用功便有著落

不然則狂狗逐塊狼狽敵人毫釐千里矣

按孟子此章乃正心之要能如此則義理日著私

欲日消由其餘而至於回由回而至於聖人不難

此而已與孔門慎獨之功若合符節固知心同者

無異學也○愚嘗謂可爲而不爲方謂之不爲若

不可以爲而不爲雖不爲猶爲也以其猶有爲之

意在也如王莽迎龔勝爲祭酒勝曰吾旦暮入地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食死侯

家貧爲夷門監卒魏信陵厚遺之贏不肯受曰臣

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收公子財若

二子可謂不爲不欲者矣蓋其心初無爲之欲之

之意也

心書

卷二

二七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

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

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周子曰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賤

者獨何心哉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

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故顏子亞聖

此借顏子作榜樣則饑渴不足害心耳凡爲饑渴所害者皆見道未明故也

延平李氏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

人有迫於饑渴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此延平初見羅仲素始志而忘心志皆由志不勝氣如此何憂弗獲彼意口體耳孟子所以貴尚志也朱子曰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又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也人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

心書

卷三

三十八

見得這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增得○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張思叔讀孟子至此慨然有得可謂善讀者則通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某賢云欲得菜根百事可為試思菜若熟耳然有性甘薄而不免貪饕者如此衆治產從萬自來甚薄則又氣質之偏非可例論也此夫為不為欲不欲者也故饑渴得以害之人能守不為不欲之節庶不為物欲所誘而心得其正

矣嘗憶陶潛躬耕春飯有日檀道濟江州刺史餽以梁肉潛麾卻之許衡過河陽渴甚眾爭餽道旁梨衡獨危坐自若或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心亦無主乎若二子可謂不以饑渴害心矣宋陳師道謂郊祀寒甚衣無絮妻飯於父趙挺之師道素惡其為人門所從得卻不受遂以寒疾死元康希憲有疾醫言須少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從外阿合馬得之希憲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將不以奸人所與求活幸卻之事與師道同皆能不○按朱子謂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增得特就理之本體言耳若以在人者言之則貧賤有心無政富貴因勢行道下

心書

卷三

三十九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朱子曰謝上蔡云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而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生何待取不死便是取上蔡取生二字亦只至死之意似不當沒言舍義取生與孟子相反便

見理必如朱子說語意方圓愚謂義在於死不可  
以生為見義可不死不可以不義舍生非必死但  
無生理則惟知有義耳舍  
之云者謂不後顧生也

按生不敵義義以制生知義之重於生者欲不足

以亂之矣宋葉夢為賈似道所劾力辭相位使  
者以禍福告夢曰廉恥事大死生事  
小萬無可回之理庶幾  
重義輕生者可為後法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朱子曰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  
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

心書

卷十

三十

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  
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卻又是  
義

覺山洪氏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亦是孟  
子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知自擇若是聖人處生  
死直是見義初無較量生死意

按不苟得不辟患亦就良心未泯者說若馮道之  
四姓十君則無所不至矣到得寧就弗受方是窮  
其固有而極言之然卒以萬鍾而失其甚哉良心之

不易見也○按宋李好問與安丙楊巨源等誅吳

曦惟幼子植留家訖事人爭冒功賞或欲注植名

好問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史稱好問與植同生

他如後唐趙德鈞降契丹以爲奉唐主之命人曰

此物不可欺也尤可元劉容撫慰江西人勸其受

餽送以貽權貴榮寵可立致容曰剝民以自利吾

心何忍皆可謂不苟得矣然容猶以此致譏而好

問卒爲曦將王喜所圖雖正不勝邪惡可以彼易

此哉

心書

卷十

三十一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朱子曰盡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亡  
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按此節結上生下只是借賢者以勵眾人使人不  
沒其皆有之心耳朱註順文釋義尚未盡孟子立  
言之意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寧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朱子曰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按羞惡之心不遺行乞益見天之與我者初無間於貴賤之殊而人自失其本心此孟子所以有暴棄之戒也充噉蹴弗受之心即行乞可為聖賢而昧本來固有之良至有王公大人不若赤子者其輕重得失何如哉知此則心無弗正死生特其寄耳

心書 卷二 三十三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朱子曰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與身死對看惟此最切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問萬鍾於我何加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只是擇利處去耳按單豆不受而受萬鍾利欲有大小故本心有明

暗然則不受噉蹴者雖心為之亦氣有以使之也志為氣帥氣體之充心一不然而行一不義殺一生氣隨而壯此自體驗方見不辜得天下不為何有於萬鍾嗟乎生之所不敢者而利足以勝之故狗義者十一狗利者十九本心安得而不失哉欲正心者必先明乎義利之分而後可也張南軒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則皆人欲非天理矣西山真氏云利者本心之障幸聖賢深切為人未先於此者教按舜禹湯也而相去惟在善利人能去利而一歸於義則義勝而生不不足以奪之矣此皆先儒實明功處不可不知

心書 卷二 三十三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三呼身死使人神悚人所以昏昧者只為一念未醒故終身錯過此將死生接處對看則孰重孰輕必有能辨者

程子曰人之所以為君子在不失其本心要常自檢點勿使一毫私意間之斯可到聖賢地位矣朱子曰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



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陸子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也

新安陳氏曰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倉皇失措也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生死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則知所以過人欲擴天理矣

心書

卷十

三四

按孟子欲人存本心故反覆推詰使人知其所以失則存之之道不言而可知矣或謂此與簞豆節宜作兩入看行乞之人不應突有萬鍾受萬鍾者何至有噉蹴愚謂不然孟子正從一人之身前後異轍使之自思方見自有而自失之若看作兩人則受萬鍾者方自以為得志彼不受噉蹴而死者適見其愚而已一得一失或有或無安見受萬鍾之不可以已乎又况推埋屠狗之人與行乞何異而王侯將相皆從此出貴賤安有定哉

觀漢典等

可見陳涉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學者當仍以註說為正○陳氏以計較豐約歸之於勢亦非定論舜禹以匹夫為天子有天下而不與何勢之可言哉孟子此章姑就眾人平等處提醒若賢者勿喪當不出此陳氏一勢字非責備人心之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得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

心書

卷十

三十五

此與按赤子之心只就愛親敬長可為仁義上說若生之心中便有善欲無偶至喜怒哀樂未見倚向一邊如明境界未有倚靠方謂之中乃存養所致未可與赤子不用後起之機巧者同語也據此則呂氏說亦非定論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不必泥看赤子只無巧偽處便是少墟馮氏曰此千古聖學宗旨若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又曰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而已

或曰赤子之心全是無欲與天同體人一有欲便失了赤子之心大人只是無欲完得此心本體雖感德大業不會於本體加得分毫按欲字亦有分別不專理人欲同行異情情字就其發念處分別孔門慎此而已若以無所事事為無欲與木石何異故凡言無欲者謂無人欲也非無所事事之謂也

泗山鄒氏曰大人巍巍蕩蕩人望而震焉而赤子之心盡之蓋赤子之心無思無為盎然天機不事雕琢順此者為大人為聖人存此者為君子為賢人悖此者則其違禽獸不遠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赤子

心書

卷十

三六

之心真心也學有得於真心千條萬派若百川赴海惡乎同惡乎不同

五先李氏曰良知良能雖具於赤子然止於愛親敬長未能推其愛以達於所不愛推其敬以達於所不敬聖人雖不思不勉何思何慮當其未至於誠未至於聖則必藉思勉擇執之助學者專守其不學不慮之良止向靜中養出端倪不過赤子之自見其赤子而非大人之不失其赤子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必非保頑守樸離事廢學

者所能致也五先看不失字最確然雖思勉擇為主倘舍赤子之心而務事功則是漢唐宗廟之湯武並駕此又孔孟所不取也聖則有功業則必有用此求之不可得者多矣太宋之被建康成豈可與周公之誅管蔡同日語哉愚故以心名書終欲保此一

按赤子之心心之正也不失其心而為人者謂之大人不失內緯有工夫如聯恩存養學問進修皆失孟子立失其心而為人者則小人而已矣心之關繫人品何如而可使之不正哉○大人多就功業上說孟子不論功業獨取其不失赤子之心與

心書

卷十

三七

孔門蓋稱五霸同一家法五伯之假正從心上分孔門所至焉揚龜山云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彼不顧其心之邪正而徒以功業誇人者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孟子能為幾泰然終不以彼易此者由不忍自失其本心耳迄今孟子廟祀勿絕而儀秦至不獲良死其得失輕重何如哉陸象山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匹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此命不好此皆以義立命不為貧富貴賤動其心者正須參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若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

而國定矣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主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管仲死豎刁易牙由桓公邪心未去而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

三八

後無所不至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朱子曰太公格君心之非是精神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開導底道理非默默已也伊川解遇主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防其漸正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云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也以感通至到使自消靡所謂格也

嘉善陳氏曰人政者治亂大關孟子非輕之也要以格君心為本祖已所謂先格王正厥事就人政所失而格其本也至於格心之道則又有因乎人與政者如公仲進牛畜荀欣徐悅而趙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徐僞侍經筵開陳友愛大義而理宗加禮故濟王竑竇儀見藝祖岸幘跣足不肯進見而藝祖自後見近臣必索冠帶是心由事格也但其機在適間之外視抗論堅攻者不同若必離人政而言格君則感動無因不足以定國家適足以誤主德矣

心書

三九

按格君心之非由自正其心始大人惟能正己心故能格君心之非其要在積誠感通約約自牖如因政者皆朱子所云開導陳氏所云因入不可忽也夫公君撫有一國而其道不外乎正心則為學者更何他求哉舍心而言治非知治者也舍心而言學非知學者也元拜住問相體於王珪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愚謂廣言路亦格君心之一端而君心既格則言路自廣又未始無內外本末之分也王結云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其言皆與孟子合後世

為相者不可不知宋潘士藻初試銓曹論云  
耶其言皆與程子相發自右官無倫崇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按前云一正君而國定此云治天下可運之掌而皆不離於心甚矣心之為用大也○君心之非既格則可以行政故次以不忍人之政有心則有政非而後可以行仁政此格心之功所以為人立之至要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亦說就衆人言若真是仁人見其無不曰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朱子曰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不由思勉可見良知在後一層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理欲之分自然者天理也有為而勉然者人欲也

雲峰胡氏曰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赤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

按齊宣不忍牛之殺神與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正同但彼有欲以問之故終不能有為不然充之可以保四海孟子所稱足王豈虛語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人之為心不外此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而使

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止  
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西山真氏曰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閑塞而失  
其本真耳

文莊鄭氏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  
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於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  
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  
愛敬入井而知惻隱踴躍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  
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操

心書  
自欺在已而已

按前云必有此言不可無必有者天理之自然不  
可無者人事所當勉也自賊賊君之意已寓於此  
○惻隱羞惡辭讓儒釋並同至是非之心便判然  
懸絕釋氏寬親平等只要無分別不知是非之心  
性所固有苟無此心賢否混淆舉措失中何以治  
天下至其教人必由自悟非語言文字所能啓迪  
安得人人如世尊觀星見道盡天下皆佛邪不能  
盡天下皆佛而徒棄妻子叛君父人類且至於滅

何佛之可作邪此大慈當示真如云佛不教人  
是外物愚謂知此方實有得力處觀天有四時春  
若今之事佛者皆不知佛者也

生不廢秋殺人有五倫仁育必資義正春秋書  
霜不殺草說者謂失天道見魯僖公三十三年胡

秋說不殺霜不殺草何為記之曰此言可殺也夫宜  
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大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  
而況若乎○翁思齋云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  
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闕斷固  
偏廢也則生殺予奪自是古今帝王不容已之  
權而釋氏有生無殺二本無分不尤與天道背邪  
勳嘗謂儒者之道順其自然而釋氏則勉然者也

心書  
儒者親親而仁民便是天理當然處釋氏愛物而  
遠親豈非倒置它如陽明則云本是天若說是  
培植便是凡夫說不是又落空其理皆是拘轉一層  
天便是凡夫說不是又落空其理皆是拘轉一層  
要在不可謂無要亦神怪之流孔孟所不道也楊  
墨息而佛老熾皆由孟子之說未明耳釋氏棄倫

一已免輪迴終是私心終是利學不知輪迴豈佛  
祖不能免但能不失其本心則雖佛亦佛按莊子  
日用偶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  
心狂亂隨情轉轉臨終被業牽省悟心作無義事  
轉業佛邪釋邪釋邪相識者直築大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從心引入性孟子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雙峰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綿綿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少有所差而其心惻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惻隱羞惡之心是也人惟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則人

欲去而天理還矣

按端字最重乃人心存亡之幾人莫不有四端然不能為仁義禮智者由不識其端耳蓋人每重視仁義禮智而輕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雖有其心而不得為人孟子指言其端既使人人皆知可為仁義亦以見天之與我者無不善也此所以道性善也此魏李瑒云心無不善以道為教者端正未達衆妙之門耳頗識孟子之意有萌蘖之意言其始生而猶未甚者耳乍見入井可見端蓋惻隱即是仁惻隱正仁之發非謂仁是字之義

本惻隱特其緒也朱註內外本末之說似將仁與惻隱作兩項看非是孟子本由情以識性情得其正良由性善是用情乃所以為二非天命率性之謂此儒釋所以同而異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愚嘗謂人有是心無不可為然人於饑飽寒煖則識之於仁義禮智則昧之豈誠有二心哉無亦氣質為之蔽耳氣動而理靜理無為而氣有欲故理嘗不能勝氣而為氣所奪人能即氣以窮理如飢寒

煖氣也推已及人則理矣理不假氣所云即氣窮理猶孟子夜氣平旦之說皆從淺處指點使人人易識則惻隱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惡在其不能乎狗欲滅理而曰理非我所能與則向之饑飽寒煖果誰詔之而歷歷自知也哉天與人以血氣之軀所以載理而行之者也棄理而為血氣所使則饑飽寒煖與禽獸何異尚可岸然自命為人乎陳白曰人生七尺之軀除了一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團血肉凡有所為一任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

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闢一闢道理森然○此心之量

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不能自充滿其

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

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天下皆未足以盡

此本然之量盡心二字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

四海又曰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

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發明大功如此闢楊

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按與西

篇之書多出於中庸其曰四端云者即未發之中中

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理一而言殊前略而後

詳故竟止言中而舜禹以心即中之所由發也子

思言大本達道而孟子言四端即大本達道之所由

行也通在天地渾淪無垠有與心者必有所見從其

所見而入皆可通達所謂通達者

歸同百處一我通達有異哉

彭老張氏曰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便

是情可為善處情由性出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

無智愚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

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

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滿天理才

動人欲便萌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

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

按四海父母其親疎廣狹亦甚懸絕然能充則四

海可保不能充則父母不可事此皆實理非虛語

也此係謂孟子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民與孝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民與弟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何四海之不可保乎反是則妻子具

而孝衰於親喪亂平而誼薄於弟內無刑于之化

而欲父母之我順也豈可得乎夫人有四端本皆

分內不待較量其德業之小大而後為之者然人

雖無四海之責而卒不能事父母則亦自昧其心

而不之察耳孔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於

此體之何不知之有○嗚蹴弗受謂人皆有羞惡

之心也入井怵惕謂人皆有惻隱之心也窮羞惡

之心則至於行乞論惻隱之心則極於保四海蓋  
最惡所以持已而惻隱所以及物也人能以行乞  
為戒而以先王自待則仁義具而德施溥心亦何  
負於人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此故不  
盡錄

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  
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不為即

心書

卷二

四十一

義也

按前兩章分言惻隱羞惡雖反覆詳盡尚未明言  
所以擴充之實故以此章繼之如嘖蹴弗受所不  
為也達之於其所為則不受萬鍾矣子弟所不忍  
也達之於其所忍則不糜爛其民而戰之矣它可  
類推○按元有海藍伯者初與明太祖同事王可  
汗及太祖取可汗海藍伯獨引數十騎西馳北方  
太祖使人追問之伯曰昔與皇帝同事王可汗今  
可汗已滅欲改事帝吾心有所不忍故避於遠地

以沒吾生耳

霍氏婦尹氏夫殺姑欲更嫁尹氏曰  
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夫節者不忍  
為也事與海藍伯同忠義

趙恭為中書管勾明兵  
至與妻子訣或止之曰官卑何自苦如此恭曰忠  
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遂繼而死此皆西  
山所謂心之正者而性善即於此見使人人能如  
此何憂仁義哉

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朱子

心書

卷二

四十九

曰此探本之論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  
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  
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  
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  
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  
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  
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  
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  
尾相應如此然後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



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

雲峰胡氏曰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淪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正其君

按兼愛為我似仁義而非者也心術之壞此為至微故孟子深辯而力距之所以全其不忍不為之正也自非孟氏將以不忍不為之天理一變而為無父無君之人欲害可勝道哉知兼愛為我之非仁義則無父無君之禍庶可絕跡於後世矣孟子

心書

卷二

五十一

正心之功豈不大哉○按息邪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道性善稱堯舜又所以息邪距詖蓋人心不正由邪說害之也邪說之得以害人者由不知性之善也龜山云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諄諄以正人心為主而或推其前或防其後皆所以正人心也心正則無不正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盡故以盡心繼正必之後愚按知性知天總在盡心可見心統性天無所不包人不可以不盡也孟子論政論學皆本於心便是格致源頭直捷精一之傳一貫之學也○盡心人人可為事事可用功業不必

如克舜道德不必如孔孟惟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不背理不欺心盡所當為而無虧欠便是知性知天脩身立命所云誠懼慎獨集義養氣無非求盡此心而已豈有它哉人孰無心而不知自盡高者為名卑者為利而求心亡矣可勝歎哉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未盡便是天德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養之而已○問心有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體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

心書

卷二

五十二

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又曰心也性也天也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心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有限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朱子曰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  
據此則朱子以盡心為可知謂自相子而盡  
堯舜盡心僅知而不行予益見程說可從  
陸子曰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  
只是理會此

陽明王氏曰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  
之主也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京山郝氏曰人心之靈秉氣機出入即天也天與人  
更無分別傳曰帝出乎震蓋言天也自主宰而言謂  
之帝在人心則虛靈一念而已命由此始性由此率

心書

卷二

五十二

通由此脩教由此立皆在人一心耳

洛邨黃氏曰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君  
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心有不盡是謂二  
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來皆足  
以動其中去道遠矣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  
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

按心既正不可以不盡盡心者無餘憾之謂也天  
與我以心非徒以供耳目口腹之欲蓋將使仁義  
禮智之道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無所不用其極

心書

卷二

五十三

而後為無負耳此盡心所以為知天也  
下也說出家國天下暗應大  
學八條自此一書之首尾也彼專以窮理言者是  
析心性為二亦何以見參贊之實哉○或曰如此  
看盡字與中庸盡性何異不幾以心為性乎曰孟  
子言盡心緊根知性是盡心即所以盡性也中庸  
盡性非心亦何以盡之至誠乃心之純一無偽所  
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知行果有二而體  
用果不一乎朱子以盡心偏屬知此橫渠所謂格  
於見聞者豈孟子盡心之謂哉  
盡其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便是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知美仁義禮智之性非它即天之所以命我者  
故曰知性則知天朱子因其說知便說致知因言  
事天便說養事不知首節統論一章之理次節言  
盡心工夫末節言盡心效驗即易所謂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理本一貫朱子分爲數節以既奇不式  
為知天以脩身俟命為事天破碎支離皆非孟子  
立言之意當以程  
子及邵說為正

張子曰性無為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存心也即所以養性也  
朱子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特亡  
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

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所以奉順乎天也又曰存心者心不逐物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不害其本然也

西山真氏曰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心兢畏齊慄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與者即所以事天也

硯山孫氏曰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

人惡異端以其亡滅性理而以虛寂言心

按存養乃盡心工夫惟此理出於天而不敢違故不敢不盡也不盡則非所以事天也

殳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達卿方氏曰命天理也脩身以俟之存天理以終其身也如孔之窮顏之殳氣數之命制於天惟脩身則孔能通於萬世顏能壽於不朽乃天理之命孔顏之所自立也

京山郝氏曰三才之理統於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

知天存心則養性事天脩身立命總不外心又曰天

一氣耳命即天之流行性即命之繼成人物之生氣也凝承運化不外一心心即性之宅舍命之凝聚天之照臨也性隨天所命為人為物為殳為壽者天也人不得主也其為聖為賢為仁為義者心也人得自盡也佛空性命超生死老脩性命求長生要之佛見性亦不外明心老實腹亦不外虛心天下無心外之道學問求其放心而已心存性定造化在我生死猶晝夜是謂立命故孟子教人盡其心至矣

心書

卷十

五十五

不知心者獨於四書雜言謂論語言學不言心性者不當言心也知論語中凡言學者皆此心為之也非心何以為學况心不離理心不離仁孔顏之學皆不外心如程子所云非特與孔顏異且自相矛盾矣學者無為所惑可也

按心既盡則無事矣命不足道也○甚矣心學不可不講也人未識心天蒼蒼耳性何所自而不知其皆具於吾心知天者知吾心也事天者事吾心也立命者立吾心也此心學之大成也自堯舜以至孔孟一以貫之者也

心書卷二終

心書卷三

宜春張自勳卓菴氏著

或曰河圖洛書八卦九章其理皆具於人心伏義神禹先得人心之同而已故卦之乾坤心之健順也卦之坎離心之通塞也卦之兌震巽艮心之變化不窮也八卦固不外於心矣時之五行五事心之感也八政五紀心之應也皇極三德心之中也稽疑庶徵福極心之驗也九疇又豈外於心乎心不異故義禹無

心書

卷三

異見學者誠能靜與天俱以養吾心未發之中動與天游以順吾心已發之和則不必求之八卦而吾心有真易矣不必求之九章而吾心有真書矣理數合一之妙豈專在羲禹而不在吾心也哉○或曰斯理也本之吾心無古今一也原之天地無聖賢一也學者試取而思之知吾心一先天也二太極也吾心之寂感一陰陽也吾心之至性一五行也吾心之七情一萬物也

錄此以見人心廣大無垠通天地備萬物貫古今

合聖賢無一不具於心有而不知用與為學而不本之於心皆孟子所謂自賊者也自有而自棄之何弗思之甚耶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所謂至誠無息也非獨堯舜後世凡與堯舜合德者皆不可泯沒也

按堯舜之心理而已矣理不滅故其心常存朱子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目前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知堯舜之道亦不知堯舜之心知其心則知道矣或曰堯舜之心即惻隱之心也堯舜有此心便有此政迄今見於二典者皆政也即此心也

心書

卷三

二

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心外無道道外無聖能充此心而不為物欲所蔽則聖道在我孟子謂人皆可為堯舜張子韶亦云箇箇心中有仲尼此名言實理也人孰無心而曰聖非我事特自棄耳按孟子由謂學聖人不如學人聖人是有軀殼底過學道便是學聖人豈容有二途信愚說非誤

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

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着。可以用功。

按程子所云立心。即孟子先立其大之義。人只一箇心做主。立則通天地。備萬物。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亦備於心耳。無窮事業。皆從此起。不立則頽墮萎靡。無可為者。此程子所以諄諄也。人氣質未必皆昏弱。只為心可使強。恃有此心而已。○按羅欽順謂孟子立心。導主思言。非是。思乃心之所發。倏忽無定。安得與心之一定不移者並論。就此以誠象山釋學。謂非出於孟子。謬甚。且心可云立。思果何據。而謂之立乎。非獨不知象。山并錯認孟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心書

卷三

三

天之降衷。即以其心與人也。惟天無私。故人無異心。然人非特不能同天地。并不能同乎人。以至聖賢庸愚姦邪。萬有不齊。則皆人所自為。非天地有異心也。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此即孟子求放心之謂。王陽明云。腔子亦只是天理。雖終日應酬。而不離天理。即是在腔子裏。按陽明看腔子二字。甚活。然初學未能識天理。安知終日應酬之非人欲。朱子云。須是見得一切道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

動何者是正。人心不放。方能辨理欲。遏欲而後能不離天理。陽明以成德之事。為入門之功。失程子要字意。方達卿云。所謂腔子。非一掬也。天理而已矣。心即天理。靜存天理。是靜。不放心。動存天理。是動。不放心。非存心分動靜。亦靜而私意潛伏。是靜而放心。動而欲念橫流。是動而放心。不論天理。只拘在方寸中。亦放心也。較陽明說更有下手處。但程子所謂要在腔子裏。正為心存則理明。自不墮入私欲去。要字正是着力處。諸家重發腔子。輕看要

字。非程子語意。四

心書

卷三

四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急迫求之。所謂有事而正之也。語云。欲速則不達。程子以為私已。蓋有意為之。非自謙之謂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是剩一箇助之長。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此與上條互相發。人但涵泳以盛其德而不急迫以要其成。則心安而道達矣。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心即理也。吳臨川云。理萬而一心。為主宰。心一不能一者。只為私心未化耳。私不獨人欲。但有求合之心。便是與理為二。如孔子從心不踰矩。乃所謂一也。或謂心即理。語嫌太狹。曰。程子云。性即理也。人欲取心。性即理也。知此則無礙於某說矣。它如羅整菴取性即理之說。而以陸子心即理為異端。是析一與性為二。整菴但知程子言性即理。不知

心書

卷三

五

程子所云。心即性者。獨非理乎。可謂當面錯過。

人心常要活。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人心本活。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見牛解。便有不忍之心。是何等活。只為私欲錮蔽。則活者死矣。苟能常存此活潑之心。則御家邦者在此。保四海者在此。何患其窮。何有於滯乎。

人心不得有所繫。

繫則不活。如大學有所忿懣等是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所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

而不妄。

或曰。既不得有所繫。又不可無所止。止與繫何別。曰。繫者繫於人欲也。止者止於天理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之類。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卻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或謂將甚以程子此說為非。惡謂以心使心。即道心為主。人心聽命之。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意其言未為非。

心不放。則有主。所謂操則存也。心安能自由。有欲以驅之耳。何思何慮者。無欲而已。

心書

卷三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

主心不定。謂志不勝氣也。孟子云。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定。則不為所動矣。觀程子定性書可見。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不可制。非是事累心。乃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有所畔援。欲羨者。不能依中庸而務為隱怪者也。隱怪不必異端。只非中庸便是中庸。即親義序別信也。倫理難盡。隱怪易述。舍中庸而趨隱怪。非心累事。乃一不得當。此心紛然靡寧。是已方為心之寇賊。猶以寇賊視心。豈不謬哉。然則何以定之。亦曰。

循理而已矣。循其理所當為而不以己為是過則心定矣。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

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

不學則都不察。今有難學而不知心者。學非所學也。心若不倣一箇主。

怎生奈何。

心本定。不定者有欲以亂之。惟學以明其理。使知

當為不當為。則心自定。此學所以不容已也。未能

自識其本心。而曰不待學而能。此猖狂無忌之流。

獲罪聖門者也。

心書

卷三

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爲之間。

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

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氣能動志。此欲所以易行也。持其志亦唯以理勝

之而已。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欲則亡天德也。

天德不外仁義禮智。唯欲足以亡之。固知遏欲者

所以存理也。

公則一體。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按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

曰天地至公而已。然則公者聖人之心。即聖人之

道也。道不容私。聖人惟公以人所以不及聖人天

地者。只爲有私耳。私何所始。知所自始。便有去私

而伊川云。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明道云。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起意。便看得

道理小了。宋曹悅嘗戒學者。絕人我則天

來。都在萬物中一側看。多少快活。劉元城謂誠與

思誠本無二理。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然

心書

卷三

則思誠所以去私。去私所以合道。人可不自勉哉。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心無惻隱。其心便死。孟子所

以生。但賊賊之以滅天理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

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此亦孟子性善之說。然善端最微。故孟子每言擴

充。不善之端易熾。故始雖不過不愛。而卒至於好

殺。同是心也。充之則爲仁人。反之則爲殘賊。顧在

人何如耳。天堂地獄。即此可見。人不察其情。而徒怨其名。雖不佞佛。實自棄矣。

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孟子言仁者心也。易嘗支離多端而求之於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非獨求仁。凡繫於格。而己。子貢不察。獨煩他日詰問。要是泥於言詮而不解理。

能近取譬。則己立立人。已達達人。滿腔皆惻隱之心。雖築躬可爲堯舜。不然。舍心而言仁。雖摩頂放踵。適以成其無父之罪。可不慎哉。  
伊川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

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按朱子云。先明諸心。方知聖學有下手處。愚謂心本自明。如孩提愛親敬長。何嘗不曉。所不明者。私欲間之耳。去私則心明矣。明則自不容己。此知行合一之義也。又曰。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也。人雖至愚。必有明處。從其明處而入。無不可教者。如小人見君子厭然。即此厭然。便是明處。苟能翻然悔悟。常存此心。勇往精進。豈不復爲善士哉。此

又存乎其人。非教者之所能與也。如孟子指點。入。惜夷之僅如莽觀一端不能推及其餘。此成達所以必由於己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雖謂之流。終不離水。雖謂之情。終不離心。心者情之主也。情有不善。畢竟心源未淨。未可舍心而專咎情也。孟子云。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不爲善。乃其情可以爲善。不爲善。乃其情可以爲善。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不知自家身與心。先已不好也。

按橫渠云。天下事大患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伊川云。凡人避嫌者。皆笑者。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所不恤。惟義所在耳。愚謂知此。則外物奉身者。正不必好。而至於壞心術以求之。不亦惑乎。一義字最不可忽。義安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孔疏顏陋不爲辱。不義則泰



併六國。梁武餓死。適足為千古詬病而已。曷足道哉。

橫渠問於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真西山曰。定性者。能感也。理定於中。當靜之時。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惡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書

卷三

十一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朱子云。只是除却私意。理應之。當應便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來若有。應偏曲。為人之意。便是不公。步曰。貞吉悔亡。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目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幾不能適道。大幸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以有為為應迹。即釋氏夢幻。應無為而治。焉有天下不無。皆足不。自私處。此意惟明道知之。故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猶一。無耳。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

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急於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按二程同。赴宴會。有故情。賜伊川拂衣而起。明道終。其乃退。次日。伊川極怒。未解。明道曰。昨生中有故。吾心中。猶故。今。齊中。無故。汝心中。卻有故。據此。則明道可謂內外兩忘。伊川未免是內。非外。宜自以為不能及。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已。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惡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

心書

卷三

十一

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和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或問。聖人怒。然怒。當定亦。震辭。誅。西。與。當其時。自為。天。怒。當怒。而怒。使中。節。事。過。便。消。更。不。積。其。論。自。正。按黃勉齋云。明道定性字。當作定心看。朱子亦謂性字是箇心字。愚謂定性乃橫渠問辭。至明道所云。始說從心上去。要之心性本不相離。言心即言性也。但橫渠所問者。欲絕外以安內。明道所答者。

惟定內以安外。其要不過公私二者而已。至於或  
言性或言心。雖不泥可也。○或問定性書難理會。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  
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  
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  
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  
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而  
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  
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

卷三

十三

本然也。自私以賊乎仁。用智以害乎義。是以性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

去蔽之方也。按朱子此說，能發明程子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不可不知。或問此心紛擾難定，朱子便自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薛敬軒云：「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此等語，須身歷方知。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云：「性，是靜情；是動心，是情。」有主宰之謂。

卷三

十四

圖意備矣。○幾亭陳氏曰：心統性情，言學者皆以心為主。當其寂然游思，欲念纖毫不萌，物境事理亦俱不著。此時如何？廣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

若何謂之等  
字未免兩失

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  
勉勉不忘為要耳

正心即所以求益所謂求在我者也心本至正然  
為情之所出或感於物而易失其正雖感於物而  
性存焉故雖失其正而亦終可以正也此學者之  
急務也

心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  
事自知

心書

卷三

十五

虛者心之本體

朱子云凡物有心其中必虛只這  
虛處包藏許多道理猶如天地

括古今此心人惟以私意實之則顛倒替亂者多  
矣明道所謂大公順應者其虛之謂乎

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  
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  
煩求之大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

古人視心如撫嬰兒惟恐有一毫虧損今人竭智  
用私無所不至自謂心之過人遠也而不知已為  
斧斤之伐牛羊之牧矣可勝嘆哉  
中庸所謂予知  
是也

知未幾

養心之道不過求其而已蓋心宏則是不宏則不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宏觸  
理皆在吾術內或謂不必言術朱子云術字本非不好  
字只為後來把作受詐有了便道是不好卻不曉一  
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又敲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或云記著二字  
是操存不放常不為物所牽引觀燈燭亦足以警通  
心無我則大有我則小心本宏悟而後宏者私欲  
蔽之也橫渠此語其猶在生熟之間乎不然心外

心書

卷三

十六

無物心外無事何至析心與物為二乎

成心忘然後可以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不執已見惟義與比成心正見已故曰時中按

陸子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  
見之人言卻難蓋溺於利欲者猶或可以提撕警  
覺意見之人自作主張如為我兼愛非不自以為

仁義其弊至於無父無君其於道何如哉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焉未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朱子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自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是心亂者客慮多也心清者實心存也去客慮而存實心則轉亂為治其要在熟之而已熟者無間斷之謂也

心書

卷三

十七

以人事為妨學者皆內不足也學者學為人事也但當先明諸心物來順應不以我逐之而已心不在焉豈特俗事且有悖理虧行而不自知者良可懼也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支離雖意其失仍在心明道之言情與上蔡之言意一也王一恭謂意為心主尤謬按意乃心中念頭初動處所謂獨也故誠意必須慎獨能慎獨自無支離之病然所以能慎者惟仍在心故思終以心為主或問昔人云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方達卿曰意字是嗜欲慾

無滿足時故多不如意君子念頭清淨順境逆境皆進德之地無入不得安見不如意之事錢緒山云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心有意必何處非逆據此益信意有支離皆心源未淨濂溪以無欲為主靜正是端本澄源處而陽明謂自尋其根便見亦此類也道理正源處而陽明謂自尋其根便見亦此類也頭緒雖多不過一箇一策逆尋其病根所在則參本補未不待別覓方書而補瀉自得其實惟在人自悟自

心書

卷三

十八

或問浩然之氣曰須心得其正時識取

心正則無愧怍此浩然之氣所由生也欲使氣不挫折須是心得其正

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才著一事便不得其正按明

澶州修橋少一長梁將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住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成學者曰心不可著一事上蔡此語明通之教也或問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過不留於心也與程子意相發象山謂善害心亦

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直是胸中無一事程子云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知此則更有何事可著胸中

邪。有天下不與向謂惟舜禹能之。看來卻是無所  
益信舜禹止是因物付物行所  
無事而已。非別有過人處也。

學者須就事上做工夫。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  
心自為賞罰。不見可欲。卻無下工夫處。

就事上做工夫。方是實學。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  
正如此。然亦須平時有工夫。臨事方能處置。故顏  
子惟克己而後能復禮。陳止齋云。以火鍊金。則金  
精。以事鍊心。則心精。心之不精。非獨外物汨之。亦  
中心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凡遇事紛然迭

子

十九

為主宰。莫知其雄。雄者。由鍊之不精也。按止齋雖  
云。以事鍊心。而歸咎於中心之受。是亦不專恃臨  
事時也。與謝說正須參看。

或問呂與叔常患思慮紛擾。程子答以心主乎敬。則  
自然不紛擾。何謂敬。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敬  
乎。萬變而此心常存。美紛擾之有。

不與俱往。不足以盡敬字之義。主敬正是戒謹恐  
懼。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不紛擾。或問敬何以用功。  
妄思外無妄動。思謂如此看敬字。若僅把持在己。  
方有實際。非僅容貌整肅而已也。

不與俱往。便與告子無異。非程子主敬之意也。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得下。其理不同。肅則  
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放非肆也。心能使氣之  
意。

惟惺惺方能放得下。人所以不能放得下者。正為未  
惺耳。其理未嘗不相通。謝氏以為不同何也。能敬  
則氣自肅。肅由於敬。而反從肅以體敬。語亦倒置。  
心能使氣。亦是做工夫處。究其極。直是無一事可  
置胸中。方是放得下。放雖非肆。然尚多一放字。學

志書

卷三

三

者進求之可也。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此中  
自有安勉之分。學者由勉入安可也。

邵子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  
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易。無心過難。聖  
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為其善事心也。

身口之過。皆由於心。心不放則謹言慎行。自無註  
誤。不求諸心。而閉口束身。曰。吾以寡過。此告子所  
以見擯於孟氏也。按宋解潛謫居南安。張子韶  
往省疾。曰。大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

一生惟仗忠義誓雪國恥為秦檜所斥此心惟天  
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心即天也  
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語心殊豁然  
遂瞑子韶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決破吾  
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心愚謂潛之誓雪國  
恥心之正也心正而後可以無愧無愧則生死可  
齊天人一致矣此正心之功無貴賤賢愚皆不容  
已也

藍田呂氏曰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

心書

卷三

三

喪不為物欲所遷動如衡之乎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  
能奪如使忿懷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則視聽食  
息從而失守區區繩束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  
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  
無私意我心即天心意能害心故正心必先誠意  
誠意者去私與邪之謂也  
克已而後能無私呂氏泛言無私意安保其不為  
物欲所動乎衡竿鑑明正從克已得來非有二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

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  
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按古德云吾所謂無心非無心體但心中無物名  
曰無心是無塵緣分別之妄心非無真實靈明不  
昧之心體也此理與儒者正合龜山槩謂佛言無  
心特未聞此等語耳至楊雄脩性之說顯背經旨  
龜山駁正甚確孟子言存心存真也易言洗心記  
言正心去妄也妄去真存則性體顯露何假修為  
益信雄說非是

心書

卷三

三

道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

孰忘孰不忘知有道者猶與道二此安之一字惟  
堯孔獨也按伊川云從容中道就他人所見而言  
及病革或謂夫子平日所學並要此時用伊川以  
道著用便不是學者知此等語則忘與不忘不待  
言矣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按性者心之主心者情之主心能宰物為性存也  
不本於性而惟心是主未免認人欲為天理侯氏

泛言主宰處便是心。微欠分別。按朱子云。心固是者。即理也。非是心。外別有。理。理外別有心。語意方圓。

胡氏曰。窮經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理從心出。誠使不明心者。觀理。理必不明。諸子百不能無弊。皆由此心未明耳。或問欲讀莊老等書。朱子曰。自有其主。則讀之何害。但在識其意。所以不能識。矣。舍心而言。窮理。奚可哉。周公制禮。多以義起。由其心明也。大學繫辭。亦是以此心為主。而道自生。非從外而得者也。

卷三

二十三

胡氏歸之二字。尚隔一層。按橫渠云。心解則求義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益信義理。必以明心為主。心苟不明。而欲義理之。我親不可得已。

五峰胡氏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耳。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流行便是情。故云心為。○心妙性情之德者也。朱子云。妙是主宰運用之意。愚按性情餘而不及。使一歸於中和耳。此五峰有靜觀萬物會於心。而為此語。非僅謂主宰運用也。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紛。得吾心之樂。

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處萬物之紛。而心不樂。畢竟靜時。觀理未透。明道云。金草百萬之中。疏水曲肱之樂。自在。如此方是動靜一致。胡氏所云。為學者用功說。非理有動靜之殊也。觀明道定性書可見。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聖人未嘗無好惡。然好惡在理。而不在欲。惟其在

卷三

二十四

理。故所好有甚於生。而不求生。所惡有甚於死。而不惡死。蓋理存則雖死猶生。理亡則雖生亦死。死生在理。而不在氣也。聖人立言垂訓。凡以使人明此理而已。理明則死生不足恤。何欲之可言哉。

譙氏天授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所見。惟學乃可明耳。

不為物漬。則心自明。學以明心。亦不過屏除物欲。克去已私而已。後世學者。惟縱欲逞私。安能有所明。和退之謂孟子以後失其傳者。此也。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不一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又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心虛而氣實。心本不動。其所以乘之而動者。有氣以引之也。故孟子言持志。又言無暴其氣。暴者。漸滋勃發之意。無暴者。制之使不輕動也。心能為主。則氣聽命於心。心失其正。則心役於氣。故治氣者。治心之要也。

孟子云。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

心書

卷三

二十五

人指示發用處求之也。

發用二字。從乍見孺子看出。愚謂仁無體。心即其體。心得其正。則無弗仁。舍心而求仁。此五霸之假所由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學問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學問未愜適。只是未有諸已。其弊皆由發外虛內。未嘗實在心體上用功。故不得力。此心學所以不何不明也。

心書

卷三

二十六

專以明心為意。心明則道著矣。

按得傳不必全且盡。惟察其真偽而已。真則不必全且盡。未嘗非得其傳。如陽明以精金喻聖。以小人喻小人。是如孔子而後必推顏孟。謂之得傳可也。孟子以曾子得孔子之心者。推謂之全且盡。則非也。必謂全且盡然後為得傳。則此道自孔子已墜。何以洙泗之後。復有伊洛哉。語意微覺稍滯。朱子當云。體其人與上誠大誠小正相應。且亦該得傳意。何必泥定全且盡。方為得傳。如魯以下。更說不去。人只是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消長如何。以至千



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終始。只此一心。後漢書

天理存則與天地相似。上清下寧。無往不得其正。  
人欲盛。非特人類漸滅。即天地且易位矣。此人心  
所以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孟子言一治一亂。雖氣  
數使然。要亦人心為之。程子云。東西漢以來。人才  
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  
以異。亦由人心可以挽回氣數。然世率多亂而少  
心所為。

心書

卷主

二十七

治。由心學未明耳。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或病其說太捷者。愚謂工夫全在存之一字。心存  
理明。則萬物皆備。孟子言人皆可為堯舜。正在此  
處。朱子此語與孟子合符。非創論也。

此心虛靈。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  
有底。按朱子詩云。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也。只要自大本推之。達道耳。大本達道。但看中心與  
也。朱子作兩層看。非異。按朱子詩云。昨夜江邊春水  
生。綠波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在行。自是悟  
後語意也。

使非裏面本有。外面如何理會得。萬物之生。皆自  
內達外。學問只是培養灌溉耳。離內貪外。非義  
則助長。其不揠而至於死者幾希。○或曰。同此心  
也。或具理。或背理。其異何與。曰。非理有異。其心殊  
耳。心雖虛靈。而以私意物欲橫塞其中。此如執轡  
斷梗。生理已絕。雖極培養。奚益哉。然則欲具此理  
者。務使此心不失虛靈之本而已。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

心書

卷主

二十八

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孟子所謂非人者是也。非天之降才  
有殊也。或曰。劉子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專  
氣而不及理何。曰。有是氣。方有是理。氣也者。所以  
載理而伸之人者也。此方言其天人相接之始。故  
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觀下緊接云。此非遺理而專  
言氣也。

而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  
益信朱子格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  
物之說非是。

以孔門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主敬所以求放心也。

亦非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萬物皆出於心。惟不放則存。存則五常百行。一以貫之。奚假他求哉。

涵養致知力行皆當以敬為主。敬不是將來做一箇事。只是提起此心。不令放逸。則心自明。

心放則不明。明則不放。不放則敬。孟子言求放心。言主敬。敬由於心也。程子言主敬亦是閑邪存誠。不令此心放逸而已。非有二也。

心書

卷三

二十九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言否。曰。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

雖指心言。不外人身。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非有二也。

天下之理。逼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必先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按朱子補格物傳曰。在卽物而窮其理。識者非之。此云先明心而後察物。方得本末之正。蓋物雖有

理而知則在心。心有未明。雖逼塞滿前。亦何自而見哉。按朱子云。事事事物物皆有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亦是以心爲主。非就物索理也。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卽此心也。脩道之謂教。卽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今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按此云致知格物皆在心。則物格傳所云卽物窮

心書

卷三

三十

理者可謂自相矛盾。又曰。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皆與傳相反。

聖人之心。未感乎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不外吾心造化之中也。

知愛知敬。心之明也。從此而學。則仁義不可勝用。此學所以不容已也。不明諸心。而務爲詞章訓故。

則溺心喪本。火滅而薪徒存。亦奚益哉。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是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愚謂人能無欲。則無往而不靜。又不特無喜怒云爲之擾。而後謂之靜也。必無喜怒云爲而後靜。當喜怒云爲之時。便不靜矣。朱子但知冥然無知非靜。而不知動而能

靜乃真靜也。濂溪無欲二字。正是端本澄源所  
存養。亦不外此而已。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  
後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愚謂朱子當云。讀書須以聖人之心。體驗自家之心。看自家之心。與聖人合否。合則存。否則去。久之體驗熟後。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如此語意。方妥。聖人之心已定者。己之心未定者。以已定驗未定。所謂模不模。範不範也。尹和靖云。讀書須看聖人用心處。自家治事時。一一要使。朱子亦云。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到在那裏。自家借他言語來。

身上推究。始得可證。今謂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如何。以自家之心去體驗得。朱子云。假令親見聖人說話。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若未知聖人之心。而徒以己意觀聖人。則正名之爲迂。見南子而不悅。何以解於仲由也。按薛敬軒云。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裁與人不合。即尤人。裁與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憤勞撓。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愚謂欲體聖人之心。當自不怨不尤。始苟不能無怨尤。而謂己之心。即聖人之心。未見其可也。

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通貫處。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理無心則無著處。

心無對非太極乎。理無心無著處。心性果相離乎。

程子云。心卽性也。性卽理也。蓋心性合而後理。只猶太極兩儀之可以動靜言。不可以先後分也。益信理爲太極心屬陰陽之誤。

心色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如何窮得理不能窮得理如何盡得心

總之心與理一則理窮而心盡。天人本是一體。非可二視也。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

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耳。

感而遂通卽在寂然不動之內只一無私便寂感皆安起滅俱泯朱子於本體下增順理二句便析寂感爲二不見此心神速之妙失孔子繫辭之意

卷三

三十四

非稿木死灰之謂也。賭閒思爲一於理而未嘗  
所賭閒思爲卽吳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  
亦定。體用一原者也。乾文定。  
朱子語更揚擊者宜洋玩。

人只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

理明而後心可爲主心存而後理聚不學則理自理心自心非特應事窒礙自家一身亦無主宰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卽在吾心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

理從心出然往往背理而不能與之一者只為私欲間隔耳知其間而去之則理與心一舉足動念無往非理所謂誠實在我也與孟子集義襲相發

或問初用力把捉此心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養之久而自熟

義理便是把捉心底人能以義理為主而不為心所把捉則幾矣始焉猶有心理之別久則心即理

心書

卷一

三十五

理即心不待把捉而自無間斷此心適還其本體尚何生熟之可言哉

心只是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要喚醒尚未熟孔子從心不喚醒不熟亦醒○學者而今但

存取此心此心是道之本領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貫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這一箇心應去只是此一心之理盡貫萬理○人

只是一箇心事父孝是此心事君忠事長弟亦是此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心精粗本末一以

貫之更無餘法

按朱子此數條皆重心至解論語一貫又云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貫上理會不愁不理會得一口愁不理會得貫將一貫作兩義失夫子以字意黑謂所謂理會者皆所以求一也一則貫不一則不貫多學而識與隨事精察皆是不得一故夫子以一語之如朱子說未免倒置當以此數條為正知得果性善便有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為主把得定人欲自然沒安頓處孟子云仁人心也兩句

心書

卷一

三十六

下只說心

按龜山云心得其正然微知性之善朱子以為語病朱說見大全孟子序小註雖云語病至性理存養條又載此語於孟子曰下豈始疑其病乎用其說抑愚謂當以龜山說為正蓋性無不善人之所同其不免於惡者心不正之故也既知得性善便是心為主又曰又要心為主辨以致其反復丁寧之意耳

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雖然空明時那萬理俱在裏面向時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

那紙上都是字。按朱子前云如江西所說是字字皆心

心放則蕩存則明。明則萬理咸著。釋氏謂牆壁瓦

礫俱是說法。與朱子白紙皆字正同。語至此朱陸

果有異乎。以子靜為禪者。正由此心未明耳。

問省察工夫如何察之。曰只就東溪良心處察之。今

說話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要窮箇根

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根源來處便是天命之性。使非知性知天。不足以

盡此心之量。若一知半覺。便謂道在是矣。終於此

理有虧欠處。此清任和所以不可與時聖同日語

也。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立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

矣。○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

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

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致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間亦甚明審。易為著力。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按上條重涵養。此條重體察。二條皆不可缺一也。

推與西山以省察居涵養之先。是朱子亦云四端非無發見之時。只是不省察便為物欲汨了。可謂

工夫雖通有無。該動靜。亦須有先後本末之分。常

人未知所入。則體察為先。既得本領。惟涵養是主。

若既已涵養。又須體察。則所養者何物。工夫不歸

一。終是無頭柄。終不免間斷。此皆泥看中庸戒懼

謹獨作兩項。故立說如此。非聖人易簡直捷。一以

貫之之義也。按朱子云涵養致知力行。須一時並

行也。此已自為難。正信前說未是。

問論語一書未嘗言心。至孟子方拈出。是要從本源

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說心。然答弟子問仁。非理會

心如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按論語一書。無非說心。如時習說樂孝弟敬信何

一非心。不獨弟子問仁然也。况其心從心。皆有心

字。特問者不察耳。

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

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惟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語甚當。

心之該備固如此。然必得其正而後能然。非可以虛辭求效也。苟內無主而聽其所之。則反以致害者多矣。心豈可易言哉。朱子不為析別。槩稱其善非也。

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此寡欲所以不可不急也。由寡以至於無。則此心一旦活矣。

心書 卷三 三九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雖不作可也。按朱子此語與象山六經註我之說何異。陽明云六經者聖人之記。猶也。愚謂以已視經則六經皆為我設。以經視之則多贅矣。故曰不作可也。甚言其經在人而不在書。非真謂止不必作也。學者須得其意。六經之作。皆使人不失其本心耳。按朱子云。借經無俟乎經。又曰。若曉得理。經雖無亦可。皆理得則說不若直言。心更於理有著處。王心齋云。經傳已意與邵意合。上古正者多不正者少。故其說簡。後世正者少不正者多。故其說詳。然詳之不如其簡也。非說之無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深也。今惟

反已自治。將聖賢言語。如耳提面命。從念頭初動處。逐一體勘。合者存。違者去。如病服藥。病去則藥可除。惟慎加防閑。無使疾作而已。苟恃藥餌足以愈疾。而徇欲自恣。雖使和扁侍側。安能起白骨而肉之。故方書具在。而愈疾者惟醫。六經具在。愈心者存乎已而已。

問人心是靈底物。如日間未應物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惺。不恁惺然不省。若夜間有夢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

心書 卷三 四十

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冥冥。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無異。與死相去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為繫也。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寐中無主。畢竟寤時欠卻工夫。昔人謂夜卜諸夢





之則覺此衆人之所同。而以此爲寐中之主。則人  
人有主矣。豈獨聖人哉。要之未能爲聖人。方不知  
聖之所以爲聖。而欲測其寐中不測之妙。何啻說  
夢。朱子不爲指示。樂曰得之。恐亦無可舉似。學者  
但當盡其所當爲。無徒索於茫昧之地可也。  
陸子曰。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放失之耳。此  
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  
以暢茂。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  
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四十三

存此意以觀書。可無汎濫之弊。存此意以交友。可  
無燕僻之失。蓋讀書親師友。皆欲其有補於心耳。  
此皆雨露之潤。日息之養。苟不免於斧斤牛羊。則  
雖日親圖史。使仲尼爲師。顏曾爲友。奚益哉。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  
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騎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  
壞了。按孔叢子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揚慈則使指精  
神爲聖。人非是。蓋精神與氣之異。委耳。聖人  
通全德備。豈僅恃此爲長技乎。果願則用物。衆精  
多者皆可稱聖。何聖人之多邪。耶。記爲孔子之言。終  
非定論。是故不入。

今人以能應事爲精神。反將精神二字錯看了。古  
人精神在爲己。今人精神只在徇物。李延平云。精  
神不充而智巧襲。此云有精神便出便好。蓋不能  
出者。爲智巧所襲也。智巧襲者。精神不充也。何以  
致精。何以聚神。亦白正心而不汨於事而已。  
聖賢所貴乎恥者。得所恥也。恥存則心存。恥亡則心  
亡。○知非則本心自復。

按說命云。無恥過作非。象山所云得恥。知非者。正  
須合看。蓋恥過而不知非。將益其過。知非而不以

心書

卷三

四十四

有過爲恥。亦徒知而已。故必改過遷善。而後知恥  
之義全。象山但啟其端。學者宜盡其事。

或問荆門之政。何先。曰必也正人心乎。○若論五福

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薛敬軒云。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人所爲

逆理。即所謂逆凶。故曰無上善而不知吉凶。然

愛里非禍。象箸非福。知禍福在心。不在事。可無倚

伏之虞矣。○按此象山荆門講洪範五福。以代

無事語也。當時聞之者泣下者。可見人心本無不

正。但上無善政。無以感發其良心。而下多異教。以滋其邪見。禳可避禍。誰不為惡。祈可邀福。何必為善。按韓愈曾欲內交於林大中。大中不許。反從其言。謂可憐而免罪。韓愈大悔。謂大中不可與交。而學者類推之。自以為禱福所忌。當交戰之時。俾於神之可免。而以自失其本心者多矣。故釋道二教。名為勸善。適以長惡。象山一舉而歸於心。不待神之鑒觀。而此心凜然。甚於彰瘡。然後淫祀之念絕。而正心之功急矣。讀象山語。而不革心易行者。非失也。  
按黃洛嘗言居家不欺親。出仕不欺君。仰不愧天。俯不欺人。此不欺鬼神。

書

卷三

四十五

何用求福報哉。語與象山相發明。蓋不欺則正。正則即心是福。故無事他求也。

何氏鎬曰。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然後知存養之功。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可見顏子克己亦在心上用工。不論存養省察。無往非心為之一言心而學問之功盡矣。然以盡心知性居存養之先。則朱說誤之也。

地齋黃氏曰。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學者

來。且教他磨勵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片磨。磨得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不恁地。見聞雖多。終不濟事。

勉齋傳朱學者。亦先心路。而後見聞。益信格物一傳。當是版本已行。不及追改。觀朱子前後諸說可見。心中無入處。非特不濟。且害事。如季路同事孔子。君臣父子之道。非不與聞。然卒死於孔慳。終身不悟。惜哉。  
孔子謂由不得其死。非徒皮相。正察其心之無所發也。

書

卷三

四十六

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利欲外慕。最易害心。苟非知明守定。鮮有不為所惑者。此亦正心之要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

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

著到二字涉膚。當云聖賢工夫。只在心上用工。方是。若僅著到如何一舉便能兼得。潛室此語殊覺顛倒。

北溪陳氏曰。心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為天下之達道。按北溪嘗言學問工夫。須從萬事獨以子思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夫未發之本。此從萬事萬物中來。否。且既知心為萬化源頭。而又謂

須從萬事萬物來。成尤自相矛盾。

卷三

四十七

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遙。一念便到。雖千萬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某嘗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固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即所謂春夏秋冬之

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於是理之外。用雖發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萬物相流通。萬物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為之累。於是心始牯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乎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

卷三

卷三

四十八

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然。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

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

心書

卷三

四十九

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此心之理。亦無限。蓋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本註。卽箇不是心。做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率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

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事萬物。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

心書

卷三

五十

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便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安所懷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達而及於愛物之際。始方長之所以不折

胎之所以不殺。朕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育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中。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

心書

卷三

五十一

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或謂天人同體而異用何也。曰。天純而人雜。天不已而人間斷也。去其間且雜者。一出於純而不已。何天人之可分哉。然則人未嘗不欲爲天。而率速於天何與。曰。天無待於外。故雖有薄蝕。無損於本體。人不能無所藉以生。故氣質亂其中。物欲奪於外。求其去間雜而歸純全也。不亦難乎。聖人則不

然私欲不萌。義理常著。故能與天地同其體用。下此者惟勉而行之。如親親仁民愛物之際。雖未必盡出於天理之本然。亦可稍救人欲之橫流。不能實致其功。而徒侈言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雖自謂善言心。吾直以爲放心耳。

慈湖楊氏曰。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易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於此也。慈湖極口

心書

卷三

五十二

大學正心誠意。孟子存心養性。解窮理盡性。皆誠爲非聖之書。則未知此所謂心。猶何物也。

心得其正。然後可爲高明博厚。乾男坤女。故子思言中和位育。必本於戒懼慎獨。慎獨道心不廢精一。慈湖泛言心。雖就本體說。能保其不爲人心乎。此皆好爲高論。不自知其說之過也。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穀。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

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某切惜之。

按良知良能雖不待學。然妻子具而孝衰。非心之過。不學之過也。故舍心而言學。非學。廢學而言心。亦非心也。要在以心為本。而學以充之而已。可強弱者血氣也。無強弱者心也。有斷續者思慮也。無斷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

心書

卷三

五三

西山真氏曰。學者存心行事。但當以義理為本。義所當然。雖害不辟。義所不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如黑白相加。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按許魯齋云。人只當言義理。可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己。一切利害不足恤也。與西山說相發。提出義理二字。此心方有依據。如該誠神備體用。體與天地同大。用與萬物流通。終是雷同勦說。無益於己。徒教心耳。伊洛而後。吾必以西山為正派。

由其心明理正。語必由衷。與務華絕根者天淵。為學須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利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從此而生。此皆西山居恆實做工夫語。使非實做工夫。安知所謂慈祥惻怛。本無伎忍利害者。而存之養之邪。知言可以知人。吾於西山竊向往焉。潔齋袁氏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心書

卷三

五十四

精思兢業。即虞廷精一。孔門戒謹之功。語雖平而意實深也。

游氏九言曰。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游氏初學於張栻。之有得。故為此語。見太極圖解後。試教以求放心。久

吾心即太極。識得吾心。太極便在我。動靜陰陽不外喜怒哀樂而已。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太極果專在天地乎。按濂溪太極圖。實從中庸悟出。所謂云無極。即篇末之無聲無臭也。朱子稱為不傳之秘。不知濂溪實有所本。但由人天若見以為獨得耳。余所為心書。則又提歸人身法。以見天合之無間也。

果齋李氏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此即孟子先立其大。小不能奪之意。源溪亦云。見其大則心泰。人能於見處親切。學問自有領會。果齋此語。自是生平得力處。非如俗學摸稜兩可。漫無執持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所謂聞而知見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閒。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

心之天理相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神會而心得之者與。

此即象山心同理同之說。自是不易之論。雲峰尊朱學者。其說不外此。固知理同者論不得異也。

九峰蔡氏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順。事物之來。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手物欲。達其初心。初心即性也。達者無使遏抑之意。則天下之理得矣。何以能超形氣拔物欲。其要在不從自己軀殼起。

見。惟理是視。則形氣物欲自當退聽。而無昏怠棄之失矣。此正心之功。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三山鄭氏曰。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渾融。與衆數體用真而為一。言乎天下之大。蚊蟲之細。皆不出乎吾心之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非獨六十四卦之理。本於吾心。六經萬物之理。咸具焉。心大無外。特人之盡其心者。有大小偏全之不同。以致聖賢庸愚之各異。非心負人。人實負心。

耳。能不愧作者幾人。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魯齋許氏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中。則氣便不平。氣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之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按制怒之法。全在平日克己自治。方能臨時無失。

薛敬軒曰二十年治一起字尚  
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之難若平日無功夫臨  
時安能忍得且怒亦有當怒者如一起安民怒何  
耳苟不顧理但求免禍如鄭歸生之於公子宋可  
謂能忍矣而不免弑君之名庸愈乎見春秋魯宣  
公四年左傳  
或曰然則孔子言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何與曰怒  
者公理忿者私欲故七情有怒而無忿又未可例  
論也夏原古器局寬厚人莫能及或問豈可學乎  
則曰吾幼時犯者則起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  
亦深見大器亦大皆可為治怒之法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

心書

卷五

五十七

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  
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  
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  
其效也

欲自內出物由外至內無欲則外不能動而心有  
主矣兩言實互相發要當以無欲為本

白雲許氏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  
後可學聖人之事

聖人之心即我之心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不

失其心即聖人之心白雲謂必得聖人之心而後  
可學聖人之事視聖與己為二非也

潛溪宋氏曰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  
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也人無二心  
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聖人之道惟  
在治心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

知此則六經可讀不則雖日誦義文周孔之言於  
身心奚益哉薛敬軒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  
去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  
益無益於身心而徒以誦說為者直謂之玩物喪

心書

卷五

五十八

志耳

問天下之物孰為大曰心為大仰觀於天清明穹隆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廣矣大矣俯察於地廣博  
之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蕪亦廣矣大矣而此  
心直與之參渾合無間萬象森列莫不備焉非直與  
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亦  
由此心也能體此心之量而踐之者聖人之事也如  
義堯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踐之而未至一間  
者大賢之事也如顏淵孟軻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



未醇者學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其心。而  
惟游氣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盜跖惡來是也。孔子  
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繫彖說卦文言作春秋。  
何莫不為此心也。諸子百氏之異戶。出則汗牛馬。貯  
則充棟宇。雖言有統。統學有淺深。亦為此心也。心一  
立。四海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使人  
人知心若是。則家可顏孟。人可堯舜。六經不必作矣。  
况諸子百氏乎。

心雖大。而所以能盡此心之用者。則存乎其人而

卷九

卷九

卷九

已。潛溪分別聖賢學者甚明。然謂人人知心若是。  
便家可顏孟。人可堯舜。未免涉虛。故程子言立心。  
必曰此上頭儘有商量。非如潛溪謂心一立。便可  
治四海國家也。按朱子云。古人北去心上理會。至  
乎與程子所云商量。皆  
有工夫。非徒立而已。語意虛實之間。學術淺深  
自見。未可為潛溪購過。至橫設七術。抑揚存廢。安  
通。並見天  
下以為養心之要。尤與孟子寡欲集義之旨矛盾。  
故刪。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

似。

須臾不戒慎恐懼。便不免於怠。位天地育萬物。俱  
從戒懼慎獨來。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此而已。故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事不礙心。為能與天同大也。苟心不能如天之大。  
而求事不礙心。未易幾也。敬軒此語其能否。未可  
知。以愚自度。則當從慎獨始。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卷九

卷九

卷九

要得浩然無涯。須是心中無物。然如此工夫正難。  
非可懸想意度而得也。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之  
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通心。以其不流於  
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道心從人心而見。非有二也。惟無欲然後心得其  
正。敬軒從流溯源。以明根塵。非能累人。正須踐形  
以盡性耳。吾儒所以異於釋氏者此也。  
故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天地否泰。從吾心良伎而分。此正與天地相似處。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世安得去伎而皆良也。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先儒云。慾心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妄念非獨慾心。敬軒云。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又曰。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義命。妄也。愚意一切妄念。皆當準窒慾之法。絕之。庶不為妄所牾耳。心存則回。器以識道。一切物放下。緊緊於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效。

六十二

道不離器。器即道也。心不存則道自遁。器自器。所謂日用而不知也。

作事只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心安則理順。有未順者。非獨理未明。心亦非心也。故必正心。而後能安其所安。必不安其所不當安。

薛氏此語。猶未免析心與理為二也。

白沙陳氏曰。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

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

能求諸心。則隨所見聞。皆可得益。不患其支離也。

必欲掃除義理。則此心無安頓處。所謂虛圓不測者。不過空殼而已。虞廷精一執中之功。自不可廢。

當時以禪學病白沙者。此也。按臨川與氏云。問見

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其為甚。正白沙未免專內棄外矣。

天道至無心。此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此其形於

小書

卷三

六十二

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所加。亦至巧矣。筆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表邦家。何者。

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偽。所以開萬世。表邦家者。不在多。誠與偽之間而已。

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人心著一

物不得。繞著一物。便有礙。如功業文章氣節三者。固

是美事。若念念只在此三者上。此心便不廣大。不在

做不去時被他擾。方是累。只初間要去。做時便已偏了。

按朱子云。有殺身成仁之意。便已非仁。以其有意爲之也。文章功業。氣節有意爲之。便是累。不可不發深省。

敬齋胡氏曰。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吾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安處理即在。天下之理雖

心書

卷三

六

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會具得此理。如何通得。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日不過周天過一度而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須臾便思得幾千萬里。幾箇周天。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古共此理。千萬里共此理。所以思無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故也。心在重處發。熱處難忘。若利祿重。則心在利祿上發。功業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就只從放那邊去。是總著舊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

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強操存。心未易收。

存得義理之心。方是存。若只在功業利祿上發。便是私心。便是放。故云心未易收。心之收放。非真有出入。只是理欲二字。在天理便是收。涉人欲便是放。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

心書

卷三

六

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只不愧屋漏。吾之職分已盡。一切貧賤禍福。皆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不愧屋漏。已可自爲者。富貴貧賤禍福。有命存焉。非已所能爲者。在已者不可不勉。在夫者聽其自至。庶幾不爲所累。薛敬軒云。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擾攘。祇見其不知命也。胡文恭翁亦云。富貴貧賤。莫不有命。人當修身俟時。不可爲

造物所囑。愚謂人必知命。而後可一意於學。胡三  
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資知命。彼不能為學者。未免為造物所囑。先儒格言。聖賢道理。不可不長留胸臆也。處之以義。須合論語不處不去意看。義不當得貧賤。而欲去貧賤。亦是不義。或曰人所當為。非特不愧屋漏已也。敬齋以為職分已盡何與。曰不愧屋漏。是就日間當行之事。無所虧欠處說。與昔賢焚香告天同意。非僅獨處暗室。心無愧怍已也。陽明王氏曰。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心書

卷三

六十五

按見字然有工夫。非可微儻得者。心體既明。無往非道。以道本在心。非由外致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求理於吾心。此聖賢知行合一之教也。

心理本是一物。明得心便是理。存得理方是心。彼析心與理為二者。總由私欲間斷。故彼此背馳耳。欲去而理存。則心理合一矣。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曰。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

按心者道之源也。道者心之體也。從心見道。則書無不明。從書覓心。則心為書掩。虛誦之於實體。固自懸絕。非獨不能明書。且蕩心矣。

問聖人可學而至。申聖人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為聖人。故曰人皆可為堯舜。學者學聖人。不過是

心書

卷三

六十六

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從理欲別聖凡。學聖工夫。方有著落。人惟震於名而不察其實。程子云。學者欲學聖人。須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遂安於凡。而不敢希於聖。皆由聖學不明。在上者以功利取士。不以聖人望人。故千百年不一見耳。如陽明以純理為聖人。孟子以孝弟為堯舜。而不自砥礪者。非失也。

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希高慕大。不

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卻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言良知良能不若言心。心者知能之本。知能者心之發也。與其從發用上體認。不若從根本上整頓。根本既正。則發無不善。雖堯舜事業可為。何至為桀紂乎。愚所以言正心。不言良知以此。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臨時自行不去。按朱子云

且收心下。勿為事物所勝。雖不得讀書。亦須此心。常在這裏。若只就事上理會。縱理會得許多。皆黃只添得許多雜亂。許多驕吝。其言與陽明合。請陽明背朱者非也。

按陽明雖言良知。至此亦言心體。蓋心乃萬事萬物之本。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而自成禮樂之化。特有此心而已。若徒講求名物度數。而無因時制宜之法。此刻舟之見。齊桓所由受囓於輪工也。按朱子云。自家一身。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孰都處。得下愚胡非心與理一者。不能出此。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雜思慮。如何

亦謂之私欲。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無做劫盜的思慮。何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看。有甚閒思慮。

自尋其根。四字乃遏欲要法。謝上蔡云。屋柱無根。折便倒。人只為根源未淨。故思慮纏繞。大學之言。有所亦此意。愚謂知其根而斷之。非難。斷而不復生為難。三者之中。惟名尤甚。人能斬斷名根。則此心便無一事。孔顏之樂。自是而見。何問雜之有。

三者各從其重處發。重在色者。色上思慮多。名與利亦然。能從重處斬斷。勿使復生。則輕者不足言矣。在人自體察可也。色利名不好。則不可得。然雖得之。色足傷生。利足殺身。本無所益。惟名雖可以動眾。然由好而致為。苟無其實。終亦必亡。知此則亦安用好哉。然人每好名而不能忘者。皆為氣質所役。無理義以養其心耳。誠能寡欲集義。以變化氣質。則怡然渙然。不待尋其根而自斷矣。

問人心與物同體。曰。豈惟與物同體。雖天地鬼神亦

與我同體。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  
地鬼神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  
了。如已死之人。精靈游散。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人與天地鬼神同體。在理不在形。易言天道禍盈  
福謙。人道惡盈好謙。便是同體處。若已死之人。特  
自己精靈游散。與天地萬物無涉。况人雖已死。而  
天地萬物未嘗不存。陽明謂人死便無天地萬物。  
未免流入釋氏。非定論也。

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曰三者病亦

學  
卷三  
六九

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易動。感物而懼其易  
動。故處事多悔。心無動靜者也。一而已。靜其體也。而  
復求靜根。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是廢  
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惡動之心。非靜也。循理之  
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特聲色貨利外誘也。有  
心之欲。皆欲也。按朱子云。動中未嘗不靜。靜中未嘗不  
動。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與

陽明循理  
之意合  
循理便無欲。以此言靜。與濂溪主靜正同。至謂求  
靜即動。惡動非靜。先與明道定性書相發。陽明此

等語。非必勸襲周程為之。皆由平日從心上用功。

故其言不謀而合。按尹和靖云。動靜一理。伊川問  
之和靖曰。適聞鐘聲。未撞時。鐘固在也。伊川首肯  
曰。更涵養。愚謂知動靜一理。則無惡動求靜之病  
矣。而從聞鐘聲得之。此亦因器識道之驗也。彼謂  
聞見足以亂道者。終非定論。橋柄在手。頭頭是道。  
尼山聲入心通。何患

見聞

甘泉湛氏曰。學何學。曰心。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  
如觀珠。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記之類是也。貫珠

者。自我得之。一以貫之之類也。

孔子明說。不是多學而識。後世學者。皆從事上理  
會。如金。仁山謂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許白雲便欲  
事事求夫中而用之。不知何處得箇中來。孟子云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可為重貫輕一者之戒。

人心本來之體。與天地萬物一也。知心之本體。則知  
天地萬物。知天地萬物。則知心之本體矣。○心中正  
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心中工夫未中正也。○或問心  
之不存何也。曰其意必固我之累與。故絕四然後心

可存。此學只在切問近思。自存發達於事業人倫事物。無非此一心貫之。如一樹相似。自根本以至枝葉。無不是此生意一氣通貫。本末具備。初無前後萬物之本在根。人之本在心。是或別枝葉茂。心明則事理著。物之有靈。猶人之私意。皆亡也。愛樹者。必去其蠹。護心者。不去其私。是愛心不如愛樹也。

心者生理。如樹在地。斯須弗存。生理索然。或問心事合一。曰。其猶燭乎。光之體與光所被一也。然於堂

照於四壁。非有二光也。今之人猶移燭而照也。

心明則暗室皆燭。觀朱子胡白。不明則白晝冥然。燭能照於所及。不能照於所不及。以此喻心尚未親切。

一峰羅氏曰。天之生物也。人為貴。其與人也。心為大。以仁居之。以禮位之。以義道之。以知出之。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嶽。以綏萬邦。以蕃草木。育鳥獸。大行為伊呂。窮居為孔孟。不其大與。

仁義禮智皆從心出。所謂非外鑠也。一峰下數以字。便似仁禮與心為二。非善言心者。雖極贊其大。恐於心未有得也。

龍谿王氏曰。心者意之體。意者心之用。事則心之應跡也。在事上攝持。不過強制於外。在意上決擇。動而後覺。不免滅東生西。惟在心體上操存。方是禁於未發。方是端本澄源。乃聖門指訣也。

龍谿學於陽明。尊信良知。非一日。至此獨指心體為本。益信良知特陽明入處。非造道定旨也。

問主靜曰。靜無欲也。無欲則心得其正。動如是。靜亦如是。○心中無事。觸處皆樂。樂不在事也。

或問事有憂患。恐懼亦樂乎。曰。心中無物。非已所致。如浮雲過太虛。不害其為樂也。

龍江林氏曰。人心皆明鏡。聖人特不塵之耳。人心皆止水。聖人特不波之耳。

不以欲害理。所謂不塵不波也。下此者。惟以理制欲。便是去塵波之法。塵去而鏡明。波靜而水止。衆人與聖人一也。人徒羨聖人之明止。而不知己所

以去波塵之法終亦自棄而已。

姚江邵氏曰。學只成就一箇是當而已。蓋天地間只有一箇是當。細分之。萬事萬物又各有箇是當。所謂理也。而主之者吾心也。吾心必欲其是當。雖行於萬變之中而不奪。如指南之車者。便是立志其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不是當。便是居敬。虛心體認其果是當與否。便是窮理。其不是當的。便是人欲。便與遏絕。勿萌於意慮。其是當的。便以措之日用。勿更因循。便是力行。到久後成熟。便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內而

卷三

七十三

吾心。外而事物舉此而彼不遺。便是一貫。

學惟求當。可謂解問理舉。又合立志居敬窮理力行爲一。皆從實地做工夫。無一虛元語。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不得其要。而從人舌根覓生活。其不悞者鮮矣。一貫雖在成熟後。方見其實。求當處便是一貫道理。理無不一。其不一者。只爲人欲紛紜。便千頭萬緒。所謂人心道心。放心。放心皆不外理欲二字而已。

虛齋蔡氏曰。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亦只是一

箇心而已。此一箇心在人所用何如。其所蓄原無限。量其出之固無窮已時。亦無窮極處也。今人雖各有是心。猶未真知其日用間。無一毫不是此心之主宰運用也。但人有用得盡者。有用得不盡者。有用得正者。有用得不正者。有用得大者。有用得小者。有用得遠者。有用得近者。如堯舜孔孟。一心用之於滿天下。無處不周匝。又直用至千萬世而猶不竭。此最善用其心者也。曾子隨事精察。是就事上討道理。夫子一貫。是就心上討道理。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

卷三

七十四

外。在外則道理不同。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中出則千件萬件。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

聖學如化工。千枝萬葉。不待比擬較量。罔不盡一。後世學者。如畫工。如雕鏤。如染夏。雖點綴設色。備極工巧。終不相似。此所以異也。一貫道理。可悟不可言。曾子隨事精察。是未得一處。孔子呼而告之。與解家點拂。何異。曾子當下領會。故大聖有契矩之說。解家點拂。何爲一貫也。門人之問。初無入處。曾子亦難舉似。是以慈惠應之。繇是習心未化。要之一貫道理。便是。



無極太極悟者自悟非語言文字所能傳也

黃氏翥曰。千古之相傳者道。而聖之相傳者心。心不息。道亦不息。心得而義黃堯舜文孔之道在我矣。不得則語言皆跡也。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凡欲求諸心也。

堯而上其相授受者心也。然而識之。不言而信。下此則入於言矣。然君臣師友之間。其相授受者語必心也。後世惟語言文字。競長較短。無復授受之意。此道所以不明也。

少墟馮氏曰。自古聖賢學問。只在心上用工。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工。則遍周法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道。曰。只是不失此心而已。

凡言同道者。皆是同此心也。已溺已飢。禹稷此心。顏回亦此心。故曰同道。吾輩能心禹稷顏回之心。

便是同禹稷顏回之道。非有二也。

嘉善陳氏曰。萬事一五倫也。五倫一言行也。言行一人心也。人心一形上也。即立了形色天性之意。領其踐否何如耳。

人心泛就衆人之心說。不與道心對看。心雖涉氣。然形上之理實備於此。故曰。人心一形上。人能不失其本心。便與天無二。所謂人心者。此人心是只對道心說。只為後世不能無物欲之蔽。故指出言之。使人不以此害彼耳。此聖人所以參天地也。

天性在內。日收其心於不睹。天日近。浩然之氣日生。

日聘其心於衆賂。則人趨之而天去之。德日以退。氣日以餒。○通虛位也。載於君子。小人之心中。而後實。人皆發其為君子之心。是君子道長矣。人皆去其為小人之心中。是小人道消矣。所消所長者。人心也。非氣運也。

消長雖在人心。然發其為君子之心。去其為小人之心中。須是人主舉直錯枉。使人人皆知勸懲。方能長君子而消小人。若僅就在下位者說。則雖能發其為君子之心。止可謂之君子。不可謂之君子道。

長雖能去其爲小人之心。止可謂之不爲小人。不可謂之小人。道消。此中未始不關氣運。如堯舜之世。雖有四凶。不害爲盛明。桀紂之世。雖有微箕比干。不免於亂亡。此又人心不能與天命爭衡處。故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相也。

人惟一心。從外而感。惟有見聞。從內而出。惟有言行。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樞機在心。動天地以心也。○心無爲以守至正。一了百當。○他事。○心嘗惺惺在這。萬理便森然。

於其中。○子思言莫載莫破。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欲立欲達。隱隱分屬養教。凡語濟世者。總不離養教也。舍之者心也。上律下襲。隱隱分屬知能。凡語成德。總不離知能也。合之者心也。從容中道。明明只是言行。凡語體道。總不離言行也。主之者心也。○萬事皆命。作善由人。細推其變。亦有不然。善言有時不可發。善事有時不可行。是作善未嘗不有命也。蓋一涉於口。一麗於身。便與氣俱。而理或不能自主。惟以善存心。莫得而撓之。故惟人心主命而

可以無命

此卽孟子立命之學。惟確乎不拔。之彼不顧治亂。而盡言以贊禍。抗行以衛命。然慮其觸忌。諱掛網羅。而依阿澆忍。無所不爲。雖云順命。與同流合汙者何異。聖賢語默動靜。惟當其可。此中自有義在。義安則心無不善。所謂知行合一也。苟泥善不可爲。并義而廢之。是內外異轍。動靜二心。謂之畏天可也。以爲致命則非也。

心書卷三終

心書卷四

宜春張自勲卓菴氏著

宋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誠曰敬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大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

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

心無異道道無異治論治道而歸本於心可謂扼要惜後世講求者不知此理耳

春秋傳曰人君即位之始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責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達近莫不一於正矣

易言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禮稱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六經論治未有不本於心者蓋信正心之功非

僅儒生之業也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知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少亂日多蓋以此也

太主之心與人同而所處則異庶人之心操舍由己者也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必先得所養而後能存范氏所云乃堯桀所由分也其要唯在親賢人遠小人而已

後周蘇傳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潛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所謂清心者非僅不貪貨財之謂也欲使心氣和平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知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按蘇綽此語非獨治民修齊之道具於此與本  
公條目相發明後世不觀全史概謂格致之理自  
宋始發非也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  
以示方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考  
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況天下之事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按胡氏云工人之意蓋以弓諫猶曰君心不正則

言行皆邪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婉於聽德之  
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  
為君之道也愚謂正惟不知反已自治故雖問民  
疾苦政事得失卒以成其雜霸使一聞工人之言  
如徐積之於安定曰頭容道積曰非獨頭容直心  
亦要直則巢刺犯必不納而高宗苟無武氏之禍  
故知正心者修齊之本也

睿宗問司馬承貞曰理身無為高矣如理國何對曰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歎

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

無私由正心來凡有私者皆其心不正也承貞此  
語與先儒合即程子語然大睿宗僅謂廣成無以  
過尚未悉貞發言之意爾按南唐主李昇嘗問致  
太平於道士王棲霞對曰治心治身乃治國家陛  
下未能去饑餓飽喜何論太平皆能正言以折世  
主而所持論不外心身乃知正修之功非獨吾儒  
一家之學即二氏亦不能外也史稱凡所賜予皆  
然不澤者也非有得於身心之學安  
能及此其視馮道趙鼎輩何如哉

憲宗問宰相張洎曰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按宋吳芾知婺州時孝宗初即位芾陞解引洎此  
語以為非謂臨御之初便須正心而治安既奏遂  
可置心於不問也苟非至誠無息則始勤而終怠  
何以成純王之治哉

穆宗嘗愛柳公權書跡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  
也

雖以筆諫理實如此其善引君者乎○萬事萬物

皆起於心用筆特一端耳推此類求之益信無往不可不正也

房元齡問化人之道於王通通曰正心

化人之道不在人而在心所謂正已而物正也唐世諸臣誠心者鮮惟通首發之未可謂不知道也張元素曰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動而無節為心未正也正則不妄動矣元素知其用力亦虛語耳

宋神宗問司馬光曰呂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

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真西山謂惠諫丁謂王欽若以其心不正也亦謂公之意

按溫公此語非獨為惠卿定品實可為取人之法如神宗不悟何後魏武帝謂于忠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識鑒出神宗右惜忠後先易節耳然則心正者猶不可保况不正乎

呂希哲為說書每勸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

為要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不能喻况天下乎呂東南每論對以正君心為急務

按真西山為大學衍義獨舉誠正修而不及齊治平為齊治平已具於誠正修也與希哲所言正合明邱濟以為闕齊治平復為衍義補是未知作者之意也觀孟子云一正君而國定則真呂之言不誣邱氏所補不益贅乎

范純仁為侍講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書無

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

按蜀孟光問太子璿讀書於邵正欲知其權略智調正謂有無未可預知光曰今天下未安智意為先儲君讀書當務其急者寧效吾儕竭力博識以待訪問邪其論與范氏相發明但范氏所云正心者端本之學也孟光所云智意者救時之說也時雖不同道無不備能正心誠意則權略智調從此出舍誠正而專言權智此桓文之術非聖王之正

也。他如隋煬帝本末兼失。徒以才學驕人。卒亡天下。史稱煬帝著書萬七千卷。嘗語侍臣曰。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下。崔鷟言於徽宗曰。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正。願陛下清心寡欲。以窒禍亂之源。

賢不肖混淆爲害滋甚。鷟僅謂綱紀不正。必有累。而不敢言者。至以萬幾歸之一心。自是定論。在人主自處何如耳。

葉夢得言於徽宗曰。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

各不同。然必先自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有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治乎。

顛倒易位。非獨不能治。且滋亂。四者之中。惟人才尤急。正人用。則邪臣退。國勢可安。法度可釐。民情可保。不能正其心。如正人何。徽宗之病。有甚於此者。非特不能治心已也。宋安得不亡哉。

胡安國言於欽宗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按正心雖聖學之要。然言此於欽宗之時。亦非所急。愚所以錄此者。爲正心之說。諸臣論治皆然。非獨匹庶一人之業。至謂章句文義。非帝王之學。自是篤論。後世任輔導之責者。不可不知。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嘗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

人心甚明。鮮有不自知者。但爲物欲所蔽。雖不安者亦安之耳。人主能去不安。以就安。卽仲虺所稱能自得師者。道豈遠哉。

張浚言於孝宗曰。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

以天爲天下之公理。看天宇甚切。人臣進言。當使有歸着。方能啟沃君心。彼漫言畏天法天者。終屬

風影。宜人主之厭聽也。按浚子栻一日奏事上問天。栻對曰。不可徒以蒼蒼者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簡在帝心。一念不是。便是上帝震怒。皆歸本於心。與浚言相發。必如此而後天下之理合矣。

張大經言於孝宗曰。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

以四者歸之人心未正甚確。然須人主先正其心。方能使羣下一歸於正。若捨己而徒求之人。所謂藏身不恕。豈能臻此。大經專言人心。而不及君心。非端本之義也。

劉珙言於孝宗曰。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禮樂刑政之具。而在人君之一心。一心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矣。

此卽朱子表端影直之意。南渡以來。此理甚明。惜徒見於諸臣論治之言。而爲上者卒不克有所敷

施。此隆興乾道之時。雖號爲小康。亦未能有加於建炎紹興之間也。惜哉。

寧宗有事於明堂。游似上疏曰。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而賜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此游氏因事納諫之法。政事適宜以下。雖嫌徑捷。實括於敬天之一心。蓋人主能敬天。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政事言動不敢滋意妄行。而適宜當理。可得而言矣。

魏了翁言於理宗曰。人主之心。理義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卽心而求之。則大本立而萬事無不可爲矣。

王萬言於理宗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下一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

按王魏以心爲天。與黃裳以心爲師一也。雖與張

浚之說微異。要之皆善言天心者。宋自南渡以後。此理始見章奏。則濂洛明道之功不可沒也。

真德秀因侍經筵。言於理宗曰。陛下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唯學可以明此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功。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此内外交相養之道。能親君子則攻之者鮮。能敬則攻者雖衆。亦可以不受。要之唯學以明此心。然

後能存而不失耳。

又曰。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公議即天道。天道未嘗一日亡。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按孔子謂斯民三代直道而行。無他。惟其公也。故曰。夫視聽自我民視聽。畏公議即是畏天。人能畏天。必不敢拂公議。此三代所以長存也。然世主知此者鮮矣。西山雖提出公議以警人心。卒贖贖耳。

可勝歎哉。

真德秀嘗從詹體仁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陳良翰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強梗難治。良翰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按良翰所謂公。即體仁所謂平。既公且平。然後能盡心而無愧。雖以宰天下可也。獨一郡一邑之政哉。按真氏云。世之言政者。患不能存吾心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

而無吝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於其當愛者。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於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於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幾乎據真氏此說。推本體仁良翰之意而廣言之。於公平二字尤有著落。蓋仁義並施。而後吾之心盡。寬嚴特其迹耳。雖不言可也。按張南軒云。胸中若一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公平矣。亦不出公平二字。



諸說觀之為政之道盡矣

程頤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忽之跡。賢否之事。而其要在於正心誠意。謂人主之學。不在章句當矣。然治忽賢否。非徒事與跡也。宜察其若何而治。若何而忽。何以謂之賢。何以謂之否。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武侯云。親賢人。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親小人。遠賢人。後漢之所以亡。即此是人主正心誠意。實用力處。程氏以賢否治忽與誠正作兩層。猶未離乎章句之見也。

心書

卷四

十三

楊雲翼嘗患風痺。一日奏事畢稍愈。哀宗親問愈之方。雲翼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主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此雲翼以醫諫也。然心和則邪氣不干。治身可也。人主治國則有不可一於和者。故必以正心為主。而後和可得而言矣。不正而和。則不以道。亦得而悅之。不可不知。讀者宜識其意。

周敦頤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本文云仁義禮智四者。

靜言觀視聽心。無違謂之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存而不放則純。純即虞書之所謂一也。一而不雜。則賢才知所適從。而天下可治。奚必人人提耳而教哉。此亦端本澄源之意。蓋信正心非獨修身。尤任賢之本也。濂溪所云用賢與中庸勸賢之經。自能去幾遠色賤貨貴。德言雖殊而理則一也。程頤曰。談經論道有之。鮮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

心書

卷四

十四

天下此其序也。胡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於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雖云反求諸身。不外一心。蓋信大學言修身。惟正心而已。

又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

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一天下一矣。

雖云三大卒歸本於一心。可見大幾大法無出於此心。豈可易言乎。

朱熹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又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

心書

卷中

十五

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太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由一心之邪。正推而至於治亂安危。語簡而義盡。其要惟在理欲二字。人主能體此以正其心。將見有治安而無危亂。唐虞之盛。可復見於後世矣。益

信時異道同。未可概諉之氣數也。

又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乎。○天下國家之大務。在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卹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然綱紀不能

心書

卷中

十六

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

前正其體。此致其用。體用合而治天下易易矣。諸賢言心者。或持一事一端而言。未有本末兼舉。如晦菴者。循是說而行之。內聖外王。寧俟他求乎。廖剛曰。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其本在正心誠意。若意

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  
弊可次第革矣。時言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  
立。命令不孚。及兵燹官冗等弊。  
陳公輔曰。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  
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  
學。辨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  
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  
哉。

心正而後可以辨忠邪。事雖有二理。則歸一。至謂  
因經而求聖人之心。因心而得聖人之道。則貞所

心書

卷四

十七

謂善學者。正心之功不外是矣。

徐積平日教學者。以治心養氣爲先。或問立朝之要。  
曰。以正輔君。問修身之要。曰。以正修其身。遠方寄巨  
軸請教者。大書正字與之。

觀積所以教人者。如此。其平日自治可知。要之積  
非徒以  
言也。

或謂羅點曰。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  
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按點此論。與溫公合。古今小人非無才。其所以亂

天下者。只爲心不正耳。善取人者。以心不以才可  
也。

羅從彥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  
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開諸門。  
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  
按宋祖之心。未可謂盡正其心。誠正雖處深宮之  
中。未始不可以正天下。仲素徒以洞開諸門爲知  
君道。非定論也。

范祖禹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

心書

卷四

十六

之私。非至正無以正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  
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  
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  
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  
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先儒云。惟正足以服人。愚謂正不在事而在心。  
得其正。則無往不正。彼徒以智術御人者。適自戕  
其心爾。奚益哉。

胡寅曰。莫難彊。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

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於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國家之治亂。由政事之臧否。政事之臧否。由君心之邪正。知其邪而反之於正。則驕怠諸心。無自而作。故為君者。以正心為本。為臣者。以格心為要。不正其本。而徒爭於人政之末。雖朝規夕諫。適以增

人主之忌。而滋禍亂之端。可不慎哉。孟子謂一正而國定。良非虛語。

又曰。人主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既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前言正心。此云寡欲。寡欲所以正心也。亦內外交養之義。

金世宗授皇太子守國寶。太子辭以不諳政務。世宗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不納讒邪。久之自熟。

按心正者。護邪不能入。亦惟不納讒邪。而後其正勿渝。世宗兩言之。亦內外交相養之義。若世宗者。可謂知君道矣。

世宗諭蒲察通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故令補外。又謂張汝弼。久居執政。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為廣陵尹。大理關。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世宗曰。子益雖明法。然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大理須用公正人。又謂宰臣曰。劉緯極有心力。臨事閒暇。

第用心不正。若心正當。其人不昃得也。

世宗非不惜才。然論人必以心為主。過宋神宗遠矣。自宋臣如司馬光等。外能知取人之法者。莫世宗若也。按宋臣多以正勉其君。世宗惟以正諭其臣。宋君不若君。金臣不若君。君臣相與以正者。其惟唐虞三代乎。

宣宗謂宰相曰。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丞相張汝弼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聖人亦未易知。上深以為然。他日復謂宰

相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若言巧心偽。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為平常。惟目善良為平常。故正人少邪人多。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長而取之耳。

按宣宗論人可謂不失家法。汝礪以翼虎喻邪才。以隨長取善良。尤得因事納諫之道。補宣宗所未逮。後世進言者宜取以為法。

徒單鑑論為政之急有二。其一曰正臣下之心。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

人才何常之有。視上之取舍何如耳。誠能如徒單鑑所云。上德下才。獎之以不次。黜之以屈抑。雖邪媚可轉為善良。寧憂乏才哉。觀舜湯舉皋伊。不仁者遠可見。

董師中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矣。

人才為治道之本。宰相之職。無先此者。師中所云。非特一時正論。尤可為萬世居相者之法。○心正則目自明。非二事也。孟子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游彥哲問為政宗端。修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按心無私則氣自平。終當以正心為主。蓋心可正。氣不可為也。宗氏並提而論。亦內外交修之義。元實默言於世。祗曰。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

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按上文誠正並舉。下專言正心。益信誠意所以正心也。逆順之間。輕重自見。與諸儒漫言正心誠意者迥別。

許衡曰。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何有。

欲得天下之心。須先自正其心始。公則不期愛而自愛。不期公而自公。既公且愛。無不順服。益信。

治已治人皆於心焉取之而已

李謙夾谷之奇嘗陳十事於世祖太子真金其一曰正心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爲少須嘗喚醒此心使不爲物所撓則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源莫此爲切

心書

卷中

二十三

愚嘗謂賈誼策太子宜早諭教實萬世治安之本元臣如謙之奇可謂識治本者固知正心之學非獨有天下者所宜汲汲卽未任其責者亦不可緩大學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然則謙奇所云又豈特爲太子言哉

裕宗嘗問王恂以心之所許恂稱許衡之言曰人心如印版惟版本不差故雖摹朱萬紙亦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以版本喻心可謂善言心者求其所以不差則正

而已矣愚嘗謂心正則無所不正心邪則無所不邪論與魯齋合惜人少察耳

或問修史以何爲本揭傒斯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先也

按孟子云道一而已修史事者以心術爲本猶治天下國家者以正心爲本也人主之心不正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史臣心術不正不可以彰善癉惡先儒云惟正足以服人固知萬事萬物皆不可以

心書

卷中

二十四

不正也○唐劉子元論作史惟稱三長才學識未有

以心術言者余觀二十一史如陳壽魏收貽譏後

世非真不知是非由心術未正耳明宣宗論考官

云須學問老成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

非夫以一時文詞猶須擇人況史書爲萬世之鑒

戒可不慎哉以心術爲本史法用人兼得之矣唐

安石言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

制生死元仁宗亦謂國史院重於御史臺御史臺

一時公論國史院爲萬世公論皆可謂明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

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其用有盡。然為治者。達乎道德仁義。必入於權謀術。數不可不慎也。

道德仁義。與權謀術數。無中立之理。出乎彼。則入乎此。其要只在理欲二字。純於理者。為道德仁義。發於欲者。為權謀術數。三代而下。用人行政。無往非欲。故道德仁義之治。不復見於後世。獨明太祖推本於心。深以權謀術數為戒。與舜禹授受心法。默相符合。視宋祖洞開諸門。以見本心者。遠矣。

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發於外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此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武帝不能得之於漢世。況其後者乎。五霸雖極力假仁。終不免春秋之誅。奈何不反之於心。使表裏如一。德業並成邪。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虛心以應。無私是也。誠心以待。無偽是也。無私無

偽。而君德成天下治矣。

又曰。人情不能無好憎。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鮮有不累其心。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為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不為物累。須自正心來。心得其正。然後好憎喜怒。不至於偏。大祖言其委。而未究其源。學者須知有下手處。方可成耳。若求心之功。則有在焉。

大祖嘗召桂彥良問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

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可期也。

按孟子謂人政不足。過問。惟格君心之非。彥良論治道。專言正心。不取其他。與孟子甚合。然心無非。方能正人。臣欲人主正心。格心之功。尤不可緩。大祖命博士孔峇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諭之曰。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通之。不以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輔以實學。毋徒教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記誦詞章不免溺心之弊。此文士所以不可與入道也。太祖以此爲戒。深得古聖賢垂訓之義。惜教者與受教者。未能奉行其旨耳。○按太祖嘗造觀心亭。自爲記。謂宋濂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固敢自暇自逸。然則正心之學。太祖非特以論博士授諸子。實自致其功也。

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

萌。則巧偽之心伏。故常持此心。不可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撓枉之累矣。

按倚伏二字。卽危微注脚。惟其相倚並伏於其間。故雖辭焉不廢。精一之功。初學眇識。未嘗致力。而曰吾心自正。其不獲罪聖賢者鮮矣。○反而言之。伎害之心生。則仁愛之心息。太祖但舉其善者以示法。學者正宜推類以道心爲主。而以人心爲戒。則情欲無所容。而仁愛正直之心可常存而不息矣。

洪武初頒新律於天下。監察御史請命府州縣。凡遇月朔令儒生讀律。使解析通曉。則人知畏法。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崇民爲非。若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此明德新民之說也。孔子云。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民免無恥。使民無訟。在大畏民志。固知治已治人。皆以心也。

太祖謂羣臣曰。朕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觀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曰。煅煉不至。模範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而求心之功。又不可不得其要。

因鏡悟心。此橫渠所謂睹一物又敬著此心。非存心不放。安能及此。至治工模範之說。與許衡所稱印版正同。萬事萬物皆有原委。源清則流清。非獨



鏡模印版已也

大祖嘗召熊鼎論樂。鼎奏曰。樂和不在外求。實在人主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大祖深嘉之。

心和則樂和。蓋信萬事萬物無不以心為主。孔子云。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人心也。知人心之仁。則禮樂可得而言矣。

大學士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成祖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泥而不反。則慾心

心書

卷中

三九

勝。若心能虛靜。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虛靜則無物。故能來則應去則已。然思此心何以能虛靜。非僅管束所能致也。成祖自然之說。語無著落。縉等亦不聞。發明何邪。按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王則虛。人主欲使此心無欲而有主。須從克治得來。不然聲色貨利之好。與土木甲兵之事。交發並構。心方不能虛靜。而謂自然。純是天理。恐不敢信也。

愚按心一也有體有用。或病或藥。詳哉其言之矣。

而唐宋以來。論治者率不外此。固知正心者。內外合一之學也。一以貫之。豈欺我哉。或曰。正心之說。

聞矣。然事變之來。有弗克盡。如本心者。將若何曰。

大本既立。則發無不中。亦顧其所感何如耳。虞經。

守宜。遭變行權。何害其為正乎。伊川云。合權處便。

如孔子。矧亡拜貨。微服過宋。不正。在彼我何與焉。

乃若雲長害於陸遜。則失之愚。雲長不和吳。雖不。

正。又當。能滅吳。不害其為。張良追籍垓下。則出於詐而已矣。如王。文。

心書

卷中

二十

漆。直。拾金。陵。多。張。虛。以。細。其。後。使。此。又。為。心。學。者。所。當。知。也。

心書卷四終

心書跋

余年十有七始為邑諸生學使者陳公雲怡

諱德後積木守太原城屬余誦陽明拔本論

明王守仁著時未之省也且鄙其文辭燕蔓以為是何足誦云爾又

十年而後知其與西銘宋張載著同功深悔嚮者

仰虛當事之意未有以相質也余之為心書猶陽明之

論本源也自非有志聖學者曾加工焉得無如余曩者

之視拔本論乎故余雖為是書未嘗輕以示人匪敢秘

也誠懼其如余嚮者之視拔本論則豈惟無以為斯道

心書

跋

之助將益啟其驕恣怠放之失不尤輕諸儒而侮先聖

之言乎蓋人當少壯時意氣方盛莫不務為新奇可喜

之論以街世賈譽世之無識者見其新奇可喜亦曰此

朝獻書而夕拜官者豈陋巷蓬戶之子所可及哉而自

有道者觀之則直以為不幸故惟知泰末輕重之分者

然後可與讀是書也已

孟秋望夜翫月自跋

按宋舒辯字平叟著心書六卷乃知古人已有先我

心者惜未見其書無從考證嗟乎道傳則書可不作不

傳雖著書奚益哉平叟書名僅載姓譜明凌迪初撰

答商著心鑑五卷亦未有關者使余不觀姓譜何知

見姓譜惜其書不傳也余雖為心書其存軼未可知安知後之

平叟有是書也余雖為心書其存軼未可知安知後之

視余書不猶余之視平叟邪雖然心存則道不泯平叟

雖往余復輯以為書又安知後世不有心余之心者亦

如余與平叟之不謀而合也然平叟出元賢族裔元賢

溫文靖與慈湖說者謂得文靖之傳文靖與慈湖仲同

同學於象山象山守荆門以正人心為先而慈湖

謂心不必正慈湖謂心本自正無俟復正正心孟子所

甚實則未知平叟之書一遵象山之教或復雜於慈湖

也余所立圖以功夫還本體視象山泛言立大茫無入

手者尤撫實可據然則余又何恨平叟之書不復見也

戊午正月元日卓菴記

卓菴心書四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張自勲撰自勲有綱目續麟已著錄其論學以  
求放心爲本謂陽明言良知是偶有所見故從此  
推出遂主張立說不若言正心尤爲探本窮源之  
論然自勲之學實沿陽明之餘波觀其自跋可見  
故書中於象山白沙甘泉龍溪之說多所採掇焉

疊菴雜述二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周煒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疊菴雜述

二卷《提要》

序

士大夫身際憂患懷抱鬱邑不得寄  
之空言此亦因其時耳乃語云某  
夫立言之家亦不一矣余姑無遠引宋元  
以來其鈎深致遠辨斥百家根柢道義爲  
守先待後之學如程正叔朱元晦呂伯恭  
諸先生其一也又或鈎稽典籍博綜古今  
以經世務生而言之立而可見之行事如  
鄭夾際馬端臨諸先生又其一也若夫  
羣言以譚經考裨官以正史魏崔山古今  
之攷陶南村輟耕之錄大小互見純駁雜  
出君子猶有取焉吾友朱子疊菴一宰縣  
令歸休故園箋疏七經淹博醇細既粹然  
儒者之言矣意所偶得引端竟委自天官  
經史以下尺蠖寸楮雜然書之不復部分  
別爲雜述一書大約語小以見大有醇而

無疵卷帙雖簡以比於崔山南村殆無愧  
矣鬻菴弱不勝衣與人言退然如不能語  
三十年郊居晨夕誦讀舌敝掌爛以吾所  
見殆未有逾之者也鬻菴歿其第甥周若  
木先刻其雜述行世而嗣子子懷以序見  
屬余固服鬻菴而又喜其書之傳也率  
舉吾意而爲之序如此鬻菴有從祖少梅  
公亦以邑令歸箋註六經年八十餘老而  
好學子孫再世舉孝廉乃其書竟湮沒不  
傳傳不傳雖無關賢否然而通邑大都太  
史公亦有意於後之人則千載而下有知  
鬻菴者亦鬻菴所心許也若木子懷其通  
勉以七經箋註梓之

康熙壬子陽月同邑老友張次仲題於德

隅書屋



序

余聞微言絕而大義乖自古嘆之孔  
子晚而喜易刪詩書定禮樂以制一  
王之法故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  
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以神化春秋以道義總之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蓋微言也而弟子各安其  
意人殊其指以所稱化分百室而道  
散無垠者非邪秦人火之不盡漢興  
乃有專家之學黜百家尊孔氏而議  
禮諸家尤存要領一省枝葉之論亦  
尊於師說而指歸畧異曉人當之沿

流而溯源同爲一水也魏晉六代則異是好譚老莊清言相尙目爲懸解可省應對之煩耳微言則亡三唐振興風雅祖老子而祠臯繇道德與刑名雜治六經四部闕如也自宋迄明諸儒乃起而正之倡爲道學之名著爲性理之論夫正一心者正萬事之本也正學術者正朝廷之漸也天道備王事浹豈有爽歟然而同異未泯於正人僞學竊攻於異類者何也大道之行也類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眇者莫究其明蹊鼠易望其腹固

已有人焉號飛目巨口輒笑之而且詬之要豈有加損於江河日月乎哉吾道亦猶是家康流之好道其天性然也少年成進士不樂仕宦以讀禮歸不窺園者三十年枯坐一室對人靜然而己人莫窺其蘊籍時與待軒遊其所辨正六籍三禮天象律曆諸書往往見稱人方詫其夥移日學之大也無所不闕待軒曰大則是己一觀諸要難迨於沒齒所著亦不輕以示人一日得其雜述二卷於其嗣人翰思幅無萬言其指遠其言辨而其

文則微一切周程墨守朱陸膏肓不  
攻自破且令陽明亡其金鏡念臺石  
齋諸老遺去珠囊矣士衡有言愜心  
者貴當一言足以蔽之曉人不當如  
是耶吾道常行也常明也或封之或  
吟之康流聊以塵尾揮却微言哉未  
往達而絕也却家郎若木周子今時  
名士請余序而梓之爲弁諸卷首

皆

康熙十一年正元人日

叔氏嘉徵題



楓綬軒雜述小引

余生也愚不習于物情故嘗厭功利而樂詩書  
少也受教于先君子所耳提而面命之者非古  
聖賢之格言不聞及長登賢書壯歲仕籍得遊  
于諸大人先生捧手而請所益微辭精義往達  
得之咳唾之間問與古言或多離岐不協歸而  
思之窮以日夜則有超然獨契于繫表象外者  
緒之所引細繹不窮率率抒其所見又多諸大  
人先生所未發時舉以相質亦云不謬嘗爾時  
直欲追踪古人自命一世未幾而先君子見背  
迴念生平事親負歉實多自以本根既探枝葉  
復何附焉因棄去勿復道苦由之餘交遊阻絕  
適漳海先生來大滌山中金匱旬往謁先生方  
與諸子論難往復夜分不少息余頽然默坐側  
耳聽之如以鐘鼓震我斯睡亦遽然欲起也既  
歸乃集先今所得彙而成編方期策駑駘于中

路收簿效于長途不爾時事沸羹度谷頓易家  
難存至宗祀爲憂于是視焉視息昇跡海濱昔  
目之志大抵促數耗矣覽茲空言徒滋愧慙嗟  
乎余則已矣使先君子之志沒焉不彰余其非  
人也哉因書數語之以俟後人

康流自識

皇朝雜述卷上

海目朱朝瑛康流氏

蕙書

沈一初應修

周一偉若木

姪奇齡與三

儼思禮若

真思巖生

男 翰思子

天下有義相近而不可相通有義相反而可以相通

者義極之與立其義相近也然受太極爲太立則已

不倫有之與無其義相反也易云有極圖示無極而

適足以相釋

空虛之中胡然而生兩儀胡然而生四象又胡然而

生八卦生大業卽此生之理是爲太極義之不著

以爲無則誠無酌之不竭以爲有則誠有也

周子之言無極不如夫子之言易有太極也曰易有

太極則太極不外儀象卦業曰易有太極則執儀象

卦業以爲卽太極者又不得太極也兩意已備不俟



周子之說然得周子之說而益明

老子曰有物混成在天地先佛說亦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別分明無象無業之前別有太極矣周子無極一言乃二氏對症之藥陸子靜推而附之老子亦悍矣哉

太極不可圖圖之非太極矣畫一圖于兩儀陰象之下是太極無方而有方無體而有體也欲以明人適益之晦然乎哉

莊子云道在太極之先直以元氣爲太極耳陸子氣便是陰陽不可圖之太極朱子反覆辯論不盡吾儉而令之學者猶爲此說是知太極圖之像周子亦有所不得已耶

邵子云清濁渾而爲一是爲太極則是太極一陰陽也謂陰陽一太極則可謂太極一陰陽則不可邵子之言其猶有老莊之說乎何惟後人之紛紛也

知有儀象卦業不知有太極者被碎支離無與于大通也知有太極不知儀象卦業之中共有太極者沈冥寂滅無與于實用也無極之辨大道之源故不可

以不詳

太極之謂理陰陽之謂氣五行之謂物理之與氣之與物言有先後實則齊有名有彼此則不離如碩果不食謂之物剝之上又謂之氣而天地之心即謂之理也以道在氣前者固非至論今念臺先生以道爲後起後學亦不敢信

物有自然曰理如日有南北則候有寒暑此其自然者氣也即理也物有所以然曰理如時有消息則令有冬夏此其所以然者氣也即理也自然者無不妄所以然者無不善也

遺物以爲道不可謂道太極無極也造物以爲道不可謂道皇極有極也大極無極故盡性至命不外乎成萬物皇極有極故治國平天下必本于脩其身張子之西銘廓之而天地父母大極無極之說也其東銘約之而言動謀貞皇極有極之說也

陰陽謂道則夏霜冬雷暈珥彗孛可謂之道乎朱子曰所以陰陽者謂道蓋謂一陰一陽循環不息是必有所以然者故謂之道是以維善解此語也不若直

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分之則兩一合之則一  
一張子所云一故神兩故化是也日神日化則所  
以陰陽者在其中矣故謂之道周子云陰陽一大極  
不如此語之精

何謂命生物之心其命也人何謂性以天地生物  
之心爲心其性也繼善成性如是而已孟子論性雖  
不言天日平旦曰乍見曰孩提稍長亦以其近于天  
者言之也

近乎天以言性則性一遠乎天以言性則性雜或推  
而上之則爲虛無之說無善無不善是也推而下之  
則爲氣質之說有善有不善是也

楊子云善惡混董子云性如卵如蜃如禾善如雛如  
絲如米其說轉勝于楊然猶岐性與善而二之也夫  
既爲雛則不可復謂之爲卵既爲絲爲米則不可復  
謂之爲蠶爲禾既善將亦不可謂之爲性乎言性  
者證之于不及慮而爲之時則得性矣言情者證之  
于無所爲而爲之時則得情矣夫不慮而爲善者有  
之矣未有不慮而爲惡者也無爲而爲善者有之矣

未有無爲而爲惡者也

或曰剖孕婦之腹斬朝涉之際此豈有所爲而爲之  
乎曰是猶病狂之人跳浪騰擲忽笑忽啼而問是其  
性然也且曰天下人之性皆然也可乎

或曰越椒之生子文以爲大戚楊石之生叔向之母  
知必覆宗此可謂性善乎曰是氣質也方伯勢食我  
之爲嬰兒也必無不愛其親也且食我當時所望之  
罪未至族滅管實淫刑以逞於食我何尤勢偶中耳  
又難與伯勢同科而斷矣

世人之言善也太高故不免致疑於性夫性所謂善  
非有杳渺卓絕奇智異能也舉其常然可久者是曰  
善也易曰繼曰存存書曰降衷曰有恒詩曰有則曰  
秉彝語其實則愛敬是已近日念臺先生作人譜以  
示人曰無善而至善或曰嬰兒能愛親亦能梓其親  
能敬長亦能愛其長夫梓之愛之者必有所拂之而  
然也拂之而然孟子所謂搏之過額者也豈可以足  
言性哉

聖人言性祇是君臣父子天下大公之道傳燈錄云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  
可見釋氏言性不越聲色臭味夫聲色臭味未嘗非  
性而非性之主也明乎仁義禮智之爲性而後可以  
廣言性猶之吉凶禍福未嘗非命而非命之主也明  
乎元亨利貞之爲命而後可以廣言命

釋氏之言性有二曰空曰作用聖門之言性亦有二  
曰理曰氣質空者釋氏之本旨也作用者其借資也  
故曰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理者聖門之本旨也  
氣質者其分文也故曰人得其秀而最靈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

荀子曰人之性善則聖賢之教化爲無用是猶曰木  
之理直工師之斧斤爲可廢稻之味良遂人之火食  
爲多事也不待識者知其謬妄已

有理則必有象有象則必有數太極之謂理儀象卦  
物之謂象自二而四而八而萬之謂數今人何日不  
言象數而或斥之以爲誕妄或駁之以爲深奧何哉  
義理與象數原非有二譚象數而不本于義理則流  
于術談義理而不通于象數則損益進退不能合于

天地之自然雖有所建立非聖人之極則也

象數一也而學者不察謂卦爲象謂疇爲數而象與  
數始岐而二矣于是子雲章玄合象數而通之元定  
演疇離象數而分之寃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  
能分蓋不察于象數之自然而直爲此紛紛也

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何者非象自二而四而八而六  
千四何者非數但易有易之象數不必合之于疇範  
有範之象數不必合之于卦也卦之象數爲體疇之  
象數爲用故易象雖大而共用至于人事易數雖八

而其數主于九六明于體用而疇卦可合亦可分象  
象雖不同不過陰陽數雖不同不過九六陽盈于九  
則乾道無以成男陰虧于六則坤道無以成女故洛  
陽天地之中風雨所會日月所交北極出地三十六  
則入地者五十四南極入地三十六則出地者五十  
四冬之晝刻四十則夜以六十夏之夜刻四十則晝  
以六十皆乾坤九六之用也制度數議德行莫妙于  
三分損益不特律呂爲然古禮諸侯以九爲節三分  
益一爲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天子之禮三分損

一爲天子公卿之禮皆以八爲節至于周官之制有九職九賦六聯六計八法八則之類無非三分損益以爲法者

三分損益噉數也律法也加一倍法易數也曆法也置一爲黃鍾而三之于林鍾而得二又三而九之于大簇而得八又三之而二十七于南呂而得十六又三之而八十一于姑洗而得六十四夫自二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六十四獨非加一倍法乎凡六三之而得七百二十九益以一五而得歲實者二損其一五而得交周者二故三分歲實益一而爲四百八十七三分交周益一而爲四百八十五以四百八十五與四百八十七各乘三百八十四而得歲實交周者皆五百一十二用九以御歲實之虧分用六以御交周之盈度本于爻象之自然非若太玄贅設奇贏也冬至盈差平積五百一十三實積五百一十一夏至縮差平積四百八十七實積四百八十五五百一十二者易之八周四百八十六者噉之六周也細之而分秒大之而運會總不越九九八八之數而

以其二爲之進退劑量太衍所謂握奇也何嘗無三分法乎

天地之理藏于歸餘噉零之數陰陽之樞機也故測月行之餘得十九分之七則知十九年七閏而氣朔齊矣測斗分之餘得四分之一則知四章七十六年而氣朔會于日首矣四章之餘日得二十分紀法之十三則知二十節而八十章斯命日以甲子矣二十節之餘歲三分紀法之一則知三紀而六十節斯歲月日辰並會于甲子矣善計者慎其微末善占者審其隱微碩果見天地之心杜著明吉凶之兆齒屬其窮用以明分釐蜂破釜用以觀人靈理龜用以飾治酒掃應對用以進學人皆知末之藏于本而不知本之藏于末也人皆知大之可以包小而不知小之可以攝大也太玄之躋歲頗得此意而非出于自然不足與于精微之理矣

天地之理如于用逆天以逆而成歲功地以進而和生氣逆之爲言迎也迎者所以爲順也故凡物之生自少而多太陽晞始而數九少陰次之而數八少陽

又次之而數七太陰終焉而數六其數皆自多而少故曰易逆數也

然則太陽之起于九者何義曰此著策之數也凡天地之數成于十二故大衍之數五十去一掛一而得四十有八爲四者九十有二過揲之數九則歸餘之數三過揲之數八則歸餘之數四七五五六亦復爾爾不有過揲之策安得歸餘故爲之九以求三三者三奇也爲之八以求四四者二奇一偶也爲之七以求五五者一奇二偶也爲之六以求六六者三偶也三四五六者其體數九八七六者其用數也四用體體故曰逆之爲言迎也

大衍去一之說解者紛紛率多牽合支離倪文正謂八卦六爻出于天地之自然四十九策出于聖人之裁制豈聖人之作爲有一不本于天地者哉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著之爲數參兩而已矣參兩者天之生物三地之生物兩也故一者數之所由始終參兩者數之所由錯綜也天之體圓

徑一而圍四四者兩地之偶也各引其圍以爲徑一縱一橫而連之則兩端相距倚數必五五者參兩之總也天下之數不齊而齊于方天下之方不齊而齊于縱四橫三而倚五故衍五之積爲二十五三四兩積爲九爲十六併之亦二十五合之而得五十以爲大衍參兩之較適餘其一者不用矩成于七以一爲七是勾股所爲進退亦規矩所爲盈縮也參兩自星虧餘相視以其不用還除用策凡四揲之成于十二則猶之參奇兩偶之積也縱橫上下莫不參兩而合起于參兩復于參兩陰陽老少損益其間以之衡致遠裁制萬類莫不由之豈容一毫私意造作其間而後世有爲三十三著七十五著者何不反省而慎思之也

繫矩之說見于周髀起于三四成于四十有九此大衍之所取數也仰以測高俯以測深以測遠上下前後左右隨舉一隅而縱橫變化無不脗合寥廓放紛無不湊會此大學之所取象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萬理之參差萬事之交雜無不就裁焉守

之爲從心之矩而所欲不踰推之爲平天下之矩而  
所惡勿施矩之時義大矣哉

學之一字始于說命前此未有也唐虞君臣所相授  
受者惟心而已故外心以爲學者不可以言學

朱陸之學同乎精義而所以精義者不同同乎主靜  
而所以主靜者不同一則以簡爲靜所以畧外詳內  
繁縷重精以爲義一則以敬爲靜所以內外交養精  
義並致以爲義二者均之有得于道然而朱子氣象  
嚴含弘陸子氣象收斂趨險矣

主陸子者以朱子爲傳而無當卑而近俗耳然朱子  
蘇博反約自卑登高固聖賢成訓何可議也陸子乃  
欲以一蹴而至之譬如距離雖高孰與歷衆峯而陟  
華頂柳酒雖甘孰與釀百花而成崖蜜哉

朱子合內外之學非專事學問者所不必言卽子靜  
語錄亦云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豈專于靜養者但六  
經証那吾心宇宙之說言之不無過亢所以來朱子  
禪學之譏然陸子之不爲禪固彰々矣

朱陸之學雖有異同然其所爭者祇在言詞繁簡內

外先後之間故子壽曰留心傳註翻檢塞着意精微  
轉陸沉而朱子答之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  
有古今非若三教之異同爭乎君臣父子之大與義  
利公私之辨也

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程  
子謂惡門人不能盡曉故欲無言子靜亦是此意但  
夫子僅舉以告子貢或亦有爲而言是學問進步非  
易簡捷徑也子靜以此樂人則不可卽曰教人求之  
踐履事爲之實應自得之以語初學便情恍無據朱  
有不折而入于禪者

朱陸之分其源甚遠自子游子夏而已然子游以洒  
掃應對進退爲末與陸子先立其大之說旨雖不同  
其言近似子夏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則猶朱子精  
義一致之說也然陸子以顏曾自擬不屑子游而其  
學不能喻子游朱子于顏曾而下頗推子夏而其學  
實超于子夏

陽明子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固不礙于理然已礙于  
解矣以與脩正無辨也總之陽明意主力行不貴於

言故曰知行合一且曰先行後知如食青粱者食而後知其甘也顧食青粱而知其甘則得矣食烏膠而後知其毒庸有及乎不如朱子知得一分即行一分之說爲至當而無弊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嘗不直指本體朱子以陸子爲禪則朱子之過也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何嘗不備舉工夫陸子以朱子爲支離則陸子之過也

在夫之言聖人擇焉况以二氏之見解極高脩行極

聖學

卷上

七

苦而一槩斥之謂無一語之足錄者二氏所以遠不服也伊川先生云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此理學中抽刀斬亂絲手要以平心論之如古人誦詩斷章取義亦可以助發聖人之微旨如首楞嚴云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南華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此卽君子獨中氣象元之則爲明德第二氏養以虛而聖人養以實也若成湯之顧諟夫子之參倚顏子之卓爾皆不外于此

發見者性情之用收斂者性情之體故元亨利貞不足以

見性情而利貞者乃爲性情然天地之心不見于純陰之靜而見于一陽之動者此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復之所以妙性情而爲言者不在動亦不在靜而在乎動靜之間也天地之所爲復卽君子之所爲獨慎獨者所謂復小而辨于物也

陽明經歷險阻所以意見盡除良知獨湛其所得友誠不可誣他人之安常處順率其意見以爲良知鮮不誤事

聖人言道德老氏亦言道德聖人言心性釋氏亦言

聖學

卷上

七

心性二氏言空虛聖人亦言空虛無思無爲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也聖人言切實二氏亦言切實佛氏曰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關尹子曰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二氏言神化聖人亦言神化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也聖人言卑通二氏亦言卑通老氏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佛氏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顯其本領所以異者只以人倫斷之而已二氏亦未嘗曰必棄爾父子離爾君臣乃可以明吾道德見吾心性然不以

愛敬孝慈爲之宗主而泛言道徳空言心性遂至禮教爲亂首指形骸爲假令其弊不至于離君臣素父子不止也原二氏之初志亦不意其至于此也

顧涇陽先生講學直以人字喚醒世人不添設一語而意見周備其意本之李見羅導主脩身之說較良知二字尤爲平實蓋良知第指本體而人則子臣弟友兼乎工夫而爲言也近日念臺先生亦祖此意而作人善

朱子答陳膚仲書曰陸子學問固有似禪處然意近覺婺州朋友事事聞見而于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于義理知所決擇觀此則朱陸之異同彰明較著今人援陸以議朱者固謬而攬朱以詆陸者亦有所不必矣薛方山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陸子之學孟子教人之法蓋謂朱子可以該陸子陸子不可以該朱子也

朱子書中屢言學者必須兼取衆善况鹿洞義利之辨朱子素所推服其議論之不合者固多而合者

自不少大抵對金谿一流人則認以窮理故多疑異對永嘉一流人則認以返本故又與陸子多異辨也原非始離而終合亦非始合而終離陽明作朱子定論未免蛇足且繫之晚年又不盡然而東楚陳建痛格擊之不遺餘力槩舉其所謂定論者局之早年未定之見此正朱子所謂是此非彼入主出奴遂致各立門戶互相非毀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之謂善學也周海門取程氏遺書爲之節畧亦以己意概之不諱其主敬之說大約近于陽明非程子本旨矣

陸子云朱子恭由喬欽可惜學不見道在費精神夫既高其品行而又日學不見道豈學與行有二哉乎且朱子格致之功固自優游夷愉不競不絀何嘗勞精疲神以爲之哉高忠憲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朱子獨得其宗萬世無弊信哉斯言

讀書而不能窮理窮理而不能體諸躬行雖典謨文象日陳于前仍不免爲玩物喪志苟有一言之得肯能反之于身則九流百家神宮聖禁擇而取之不害爲學道李見羅謂古來聖賢大文章只有四篇其一



大易其一舉兩讀其一洪範其一大學何其言之同也

諸葛孔明司馬君實漢子學道者也以為未知學未知道者則伊川之固也假曰天資自異非學之功夫下豈有不學而能保其天資者乎且讀書力行不謂之知道何者謂之知道也

象山之學知內而不知外龍川之學知外而不知內內者可以達之外象山政績所以多未著也外者不能達之內龍川舉止所以多委頓也

石齋師讀書只以明誠為主以為從誠生明便是良知從明歸誠便是主敬說良知者只是孩提之童愛親敬長說主敬者只是雞鳴而起學以為善說明誠者不干愛敬義利兩端看得分明不干赤子雞鳴兩儀紀得牢固雖擇執從容亦有禪空套子如捉月光終無着手處也其旨與先賢初無岐路但愈切愈近無流弊耳

繫辭註曰有必始于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故以太極況之數語深得老氏察言正義已明

之濂溪無極之說大有逕庭縣讀之疑若源流于此者象山所以肆其排擊不知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二語已自較然不過謂五行陰陽之上更無太極非若本註有始于無云云也

孔子刪書不廢呂刑秦誓後世如漢文景之詔醇者頗有三代之遺即使文中龍川之徒取之以續典義諸誓何為不可而宋子必以學問之非斥其天姿之美亦是知至知終之意然周之穆王秦之穆公豈得為知道者乎此見聖人之大而賢者之嚴

司馬溫公論性取楊子而孟荀並廢以為性如地勢如五穀惡如稂莠此直以心為性耳伊川偏執固陋元不知學之義所由來也要其人品已在美大之關程子云人若知道必不肯為一節一行當知此語可以論道不可以論人可以明學道之終不可以明入道之始故又曰東漢諸賢一變至道假使孺子子龍之輩接踵漆雕元禮孟博之徒比肩于路親炙聖人必要有可觀者藉口和平戒其已甚其不為鄉愿也幾希昔唐荆川與焦山書勸以含蓄沉幾卒之荆川

晚年出處一節頗爲世訾其視焦由學問得失如也

王祥至孝而依問于司馬劉殷爲行而失身于□□

性之而未知學也楊雄窮玄而歸于美新陸德明

明理而展轉于三姓學之而未能精也許衡吳澄窮

經辨義釐析絲毫不能典禮教于汚世而委身焉精

之而未能至也

孔子恥狂狷而孟子不與清和孔子大于設教而孟

子嚴于取法孔子嚴于去僞而孟子大于立統

天下之亂必始于兄弟觀于春秋而可知也天下之

治必始于父子觀于孝經而可知也故曰孔子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喻之爲言孟子于解之矣曰

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喻之義淺矣哉呂黎所云

應于心不挫于氣外物之至不膠于心是也君子之

喻如嗜膾炙小人之喻如嗜瘡痂君子之喻告之于

人使人衆聞小人之喻告之于人使人呶嗷

陳君子之行事于小人之前小人不信不以爲愚則

以爲僞陳小人之行事于君子之前君子亦不信不

以爲誤則以爲誣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此政輟向近裏之詞非廣其意

以寬要也蓋謂恭敬可以格圓海豈不足以格家庭

云爾是知恭敬二字徹乎內外動靜親疎常變之道

朱子云能敬則此心便活不敬則此心便不活此語

無有淺味只看心廣體胖何等灑落厭然如見肺肝

何等拘迫學者或言窮理或言主靜或言致良知或

言證人不過委曲誘人之方隨時通變總之不離于

敬而爲言則皆是也離乎敬而爲言則皆非也

凡人見父母所遺手澤未有不愛惜之者兄弟之

遺體不相好而相尤何愛父母之遺體不手澤若也

第弗思耳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亦無獨不是之兄弟做象之親

無以解于其始猶可宥之于其終周公之趙莫不諫

之于其終不能無歉于其始

責之于人惟見過咎之在人反之于己亦惟見過咎

之在己

吳康齋嘗以祭田訟其弟君子議之然此亦周公之

通所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也或云關事大家事小  
不可同年而語然在家言家在國言國一家者一國  
之準也何大小之分哉劉念臺先生嘗語及此以爲  
絕無名心是其學關到處

昔人猖狂投棄禮法皆號曰達不知達有上下之分  
質直好義處以下太此君子之生達也然分達今在  
城關兮此小人之下達也不辨上下概以達稱適足  
貽笑後世已耳

學問之害有四關富貴貧賤一關也孝悌一關也  
一關也不生不滅又一關也破其一者謂之達人  
破其二者謂之高士破其三三者謂之神學破其四者  
謂之聖賢清人忘情于富貴貧賤矣曰富貴多懼貧  
賤多譽也高士忘情于譽懼矣曰生于憂患死于安  
樂也神學忘情于生歿矣曰生滅已寂滅爲樂也  
聖賢則不然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職已兢兢  
臨深履薄所謂朝聞道夕死而可者聞此而已盡其  
道而死者爲正命盡此而已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此二

者之病

先侍御嘗書二語于壁云身懷退一步心眼前自放  
寬平地或云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當仁  
不讓豈得以退爲常曰君子義以爲質孫以出之在  
履之際夫履貞厲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此皆教  
人退一步意曰然則老氏之學與聖人何異曰老氏  
未免過正聖人能不失其正耳

朱子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然世之好脩者往往仰于廟行屈于幾事此必  
窮理未精涵養未熟故爾窮理未精則無以爲變通  
養未熟則見理雖明而臨事之際或至倉皇失措既  
曰聖賢當無此患

睽之未濟曰見惡人無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陽  
剛在下而小人之力足以厄君子則降志辱身以保  
全善類若陳太丘之弔張讓是也朱公叔之于梁繇  
則疑于辭謝幼與之于桓溫則疑于流矢之允曰君  
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象曰君子夫夫終  
無咎也陽剛在上而君子之力未足以制小人則履

述蔡穰以徐觀事變狄梁公之仕僞周是也蔡伯喈  
之于董卓則近于昵荀文若之于曹操則近于隱  
于質非剛陽而荏苒于此君子之所懼也張裴之事  
賈后劉祁之附王叔文非其前鑒與吳康齋癸  
門生于石亨雖未至亂羣亦覺挂廉已甚

以東京之黨錮而郭泰卒以自免以大武之殘暴而  
高允卒以令終謂非至德之教與語曰聖人無成地  
于茲益信

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楊龜山解云包承小人則吉

卷上

卷上

卷上

朱子非之謂包承君子則小人之吉二義亦互有得  
失以大人遇小人云包則得矣不可云承以小入遇  
大人云承則得矣不可云包六二上應九五所謂大  
人卽九五之大人不必專指人君凡道高位尊者皆  
是也六二中正不自絕于九五常包含承順之意此  
其吉也九五大人處此艱難自安其否可以得亨如  
以小人之順遂亂君子之羣適益之否耳故曰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若孔子之于季桓子則遷之六二所  
謂羣用黃牛其德自足以制之也楊龜山處蔡京父

子之間乃欲以包承小人之意行之不幾于亂羣乎  
且蔡京父子非季桓子比也桓子見迫于陽貨實有  
用夫子之意而蔡京無是也

或曰寧爲人所畏毋爲人所憐然敬而畏之斯爲賢  
耳若剛戾忍鬱衆射並焉雖爲鄉愚之所畏已爲識  
者之所憐

天下事持其大者則小者自理然事無定形易而忽  
之小者可以造大故事無大小在于人之審端而察  
變猶之學無精麓在于人之神明以致用也

卷上

卷上

卷上

陸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  
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山此思之謀道謀  
食亦非二途學固有得祿之理能以耕爲學亦自有  
得道之理許魯齋亦云爲學以治生爲先今學者語  
及持籌輒云害道是必驅學者而爲晉人之清談也  
但使不失其道卽委吏乘田聖人何嘗厭薄而去之  
乎

韓范洛云張子西銘規模淵大言天道也東銘工夫  
嚴密言人道也先東後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而

朱子獨取西銘失橫渠之旨然西銘不愧屋漏爲無  
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二語已囊括東銘大意東銘備  
舉言動二端蓋其凡切實者而戲與過又人所易忽  
故諄復言之但能主敬自無此失西銘盡之矣

易大傳云生生之謂易此天地之心繼之者善也孩  
提之初一掬生意旁皇流行能愛其父母自能友于  
兄弟能友于兄弟自能施諸家邦推之四海及其至  
也乎乎異類通乎神明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可謂善言  
生生者矣

志高則氣自降學酬而欲自消蓋以天地爲量自不  
屑與人角門戶矣以性命爲樂自不屑以身嘗險積矣  
陳白沙先生云凡人相與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  
以止慢疎會以增敬以先生之德處先生之時尚然  
况以下材而處末世乎

小人用事則君子辭貴君子乘權則小人抵隙故君  
子之畏泰也甚于否其慮復也深于剝

薛文清先生云順理都無一事天地之間一物有一

物之理物理既明因物而付處之精當雖有萬變糾  
紛至前卽解聖不可知如是而已

釋氏言空寂老氏言清淨而不務求辭于理亦安在  
其能空寂能清淨也

天下嚴厲之氣未足以服人而行以忠厚之志乃足  
以服人春秋董狐之書趙盾南史之書崔杼宜爲亂  
臣賊子之所懼而此後齊晉之弑君者不絕于書乃  
樂書之惡等于州吁華督莒僕之罪等于無知商臣  
夫子縱之不討第書國以弑而孟子以爲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者何也蓋罪之疑者與殺不辜辜失不

經晉州蒲之弑左傳多誣而國語所記又不一其詞  
一曰國人不獨故弑諸翼一曰樂書中行偃弑之匪  
麗氏則當時原無確證可知莒僕既因國人以弑君  
則國人之所予者宜在僕而不在季佗乃季佗立而  
僕出奔安知非季佗之嫁其罪于僕以赴于諸侯乎  
是以天下之人切齒于樂書莒僕而夫子獨躊躇詳  
審闕而不書以爲弑君天下之大逆而失入者吾心  
所深痛卽使天下後世罪我以縱賊而有所不顧此

亂臣賊子所以深厭于聖人矜慎之至意而慄然  
以愧屈其心不敢復肆是聖人之能懼之者政不在  
乎嚴厲而存乎忠厚也

關尹子曰水可分可合精無人也火可見可滅神無  
我也此與艮卦所云不見其人不獲其身大畧相似  
而義實不同聖人盡性盡物各當其理一動一靜不  
失其時故能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以其道妙萬物  
而無物關尹曰惟聖人能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  
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  
心寂然其意惟主于去識而聖人至于致知此其所  
以異也

張子云性性故能存神物物故能過化存神則不獲  
其身過化則不見其人

爲治之道在于密機舜當時不觀于五色無以昭文  
章不聽于五聲無以在治忽然觀色聽聲後世將藉  
爲口實窮天下之聲色以娛其耳目且曰聖人所重  
此機一發雖聖人不可得而遏止故曰慎乃在位日  
慎乃憲日欽哉欽哉至于無若丹朱云云豈不知舜

之德必不至于此極哉誠以惟危惟微邪正之分不  
在多也

聖人一言一動莫不推之于天故典曰天叙禮曰天  
秩德曰天命罪曰天討至于一酒之微亦曰天降命  
肇我民一飲酒之失亦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其奉天如此之密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自  
其宰萬物而言謂之帝自其體萬物而言謂之神不  
可謂於穆之天非祭祀之天而祭祀之天非出王游  
衍之天也總之此理則總之此天周禮以天名官而  
酒醑醴醕之屬莫不雜之豈迂妄哉

以堯舜爲父而斥朱均以周公爲兄弟而誅管蔡若  
是乎教化之難行雖聖人不能得之于父子兄弟也  
而況下此者乎況遠此者乎乃史傳所稱魯恭劉  
昆蕪境況覽之徒化行悖逆及于異類何比也也以  
余觀之所不可化者惟管蔡耳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則丹朱之格心大畧可見均雖無聞然以胄子而安  
于爲臣其非管蔡比可知也君子論事亦惟以其多  
者概之耳毋論治國治家必須先之以威嚴繼之以

慈惠而教化乃行如草木然雷以動之雨以濡之而後枝枝格格變化氤氲不然則雖有德意抑而死之何以能化誠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其始化其終也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聲之相應也日北至而萬物遂日南至而萬物息氣之相移也氣至而不化者有之矣齊以冬榮蔚以夏枯是也然不得曰夏不養冬不藏也誠至而不化者有之矣虞之四國周之二叔是也然不得曰虞廷不喜起周室不友也順吳若谷先生云凡人聞鐘磬聲便覺此心寂然見神鬼像便覺此心肅然爲士大夫而動容貌出辭氣不能感人之心者會金石土木之不若也

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忠恕之道不越于臣弟友而四者之中孝弟尤爲首務石齋先生云一貫之義惟孟子識得最真孩提愛敬便可達之天下

董子云人生天地之中常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與也由此觀之積清氣者清氣以類至積濁氣者濁氣亦以類至積和氣者和氣以類至積沴氣者

氣亦以類至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自是實理而佛家初爲因果之說意亦祖此後漸流于荒唐反致人疑

或問輪迴之說曰世誠有其事得之見聞確然不誣者然此特魂氣無所附憑于物而動動植之物皆可憑也或久或暫或爲厲或不爲厲則不可常如彭生之系帝泉宮之蛇由以及石言于晉鼎飛于秦總是鬼神之播弄而已憑于動物而謂之輪迴則憑于植物者亦將謂之輪迴乎

考輪迴之說實自左氏書之不始于佛氏左傳子產曰唐之季世曰唐叔虞當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是雖不言輪迴已隱然輪迴之事矣

人之歿而魂魄不散則爲鬼爲神子產之論彰明矣易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如此而已若以爲無則先王之制祀典備物采豈以爲歸焉已乎伊尹當公至此每多鵲突蓋以爲無則不可以爲有又惡人之眩溺于此也然君子之持論不詳學者無所折衷

而惟說之士乃得隨目鼓舌而談鬼神以惑之矣以  
余論之有者其暫也無者其終也無者可以有志願  
而氣生也有者可以無陽盛而陰息也志聚則氣生  
故積垂滲而生妖孽積誠敬而生風采陽盛則陰息  
故王者正其度物變動能禍君子修其德邪祟不能  
賊

輪迴之說祖于蒙莊薪盡火傳而其旨實不同火可  
傳亦可滅輪迴則可傳而不可滅也

家先生素不作詩有得于中間一爲之一日題一絕

卷上

七

云空而不空如米藏玄之至玄衆妙門豈若生生之  
謂易四時百物妙難言

天地一日不生則天地之理或幾乎息人心一日不  
生則人心或幾乎絕天地生生何以養之曰健與順  
人心生生何以養之曰愛與敬惟愛故常順惟敬故  
常德常順故曰茂常德故曰新

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人皆知止之爲止  
而不知止之神于所行也宇宙之間止于此而無所  
不周乎彼者惟思與光而已在上者得之則無爲而

化在下者得之則不求而應于羽舞而來格側陋  
而明揚所云處若無知應若偶之是也故曰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陰陽交者應以情陰陽敵者應以性應  
以性者此亦不往彼亦不來如日月行天下自被  
其光明非有所作而致之又何人已之見哉故曰不  
獲其身不見其人華嚴頌言曰佛以法爲身清淨如  
虛空所現衆色形令人此法中又曰體性本不動無  
我無來去而能容世間無邊悉調伏通乎動靜而不  
隔其于止義深矣八十一卷究竟不越斯義而種

卷上

七

管現終屬影響非有進退得失確然不易之理如艮  
之六爻之著明者也艮之大義所循者道所適者時  
所守者位所持者思耳故程子曰一部華嚴不如一  
艮卦

生不可謂性而生生則可謂之性生者物所同得而  
生生者人所獨有何以言之人能推而物不能推也  
不能推者氣所固而能推者理所通也在天爲元亨  
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列子曰生者生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列子所謂生生非易之所謂生生也列子所



謂生生者無知而無不知也無能而無不能也易之所謂生生者以其良知達之于所不知以其良能達之于所不能也

文子曰人性欲平嗜欲亂之平之一言深得降衷秉彝之意百家之書有不可盡棄者此類是也

論今則聆論古則明者愛憎所不加也朝議則戾闕評則和者勝負所不存也愛憎者私之乘也勝負者物之感也私之未乘情得其正則正者爲情之主矣物之未感氣得其平則平者爲氣之主矣乘于私而動者情之變也變者謂之客情感于物而起者氣之激也激者謂之客氣抑情以尊性屈氣以伸理者亦未辨于主客之間乎

學者第一要務須養得意忘言則臨事自然少錯陽明先生征宸濠時一日警報甚急先生顧問諸將皆失色不知所對先生曰心先自亂何以制人由是言之治心達于治兵心學之尚信已然是時先生僞爲檄以調兵又削木投河大書濠已就擒此非增虛援轍之故術乎且聖人之道不及詐謀而先生親行

卷上

章

之非精于春秋者能之乎泓之戰不與宋公大齒之戰特著荀吳不以小節廢大義也說之不詳而或以書朔爲美以敗狄爲譏幾何不闢于輕重而審尋耶禍哉則讀書窮理之功又何可緩也郭熙畫訓云所養欲擴大大所覽欲淳熟所經欲衆多所取欲精粹一技能之末猶內外交致其功焉況學乎先生志存矯時言之不無或畸善學者師其行事可矣

朱子之學只是平實所以無弊象山陽明之學未免奸高所以有弊象山一變而慈湖陽明一變而龍溪

雖言稱孔孟而大段已是禪學豈非好高之過歟

人之始生不待教而能者愛親敬長而已矣其食悅色而已矣愛親敬長固善其食悅色亦無不善何以言之食可甘而甘之色可悅而悅之性之有也其食而珍膾悅色而踰牆非性之有也故曰無不善也無不善斯善矣不相賊之謂仁不相奪之謂義不相悖之謂禮不相惑之謂智不相詐之謂信

異學之不合于聖者禮爲之界故老氏首斥夫禮聖賢之不流于異者禮爲之防故先王甚重夫禮禮也

者王乎辨而已辨故不亂不亂故各正各正故保合  
不以禮御天下而欲擴其萬物一體之懷譬之耕莘  
以冒物者愈擴則愈裂矣

子華子曰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又曰所以格物  
謂之心此之格物猶窮理之義也子華子親炙夫子  
而傾蓋焉必有得于夫子而作是書則格物之爲窮  
理也信矣或曰是偽書也作于元豐舉子然考之呂  
覓已引用其語矣全書語氣大抵相類豈得謂之偽  
乎象山教人亦屢言窮理但云理不解自明只要隆

卷上

五

師親友既須師友必將資其啓導而乃曰不辭自明  
則何說也且師友必須審擇是固格物中第一義矣  
知人之哲孔子猶難之况其他乎陽明亦云名物象  
數聖人不必盡知其所不知聖人自能問人夫問人  
與學古何以異乎此皆思之不審妄欲凌朱子而上  
之已不自知其入于朱子之範圍也

格致傳原不必補卽補之不宜泛言天下之物近于  
博文游藝之事非大學之先務也格物者窮吾身心  
之理所通于天下者而已恐墮玄空之習故不曰窮

理而曰格物或問中畧舉此義而言之不論

專一之極至于靈通非必無所見于道理但所見者  
道理之大畧不能精詳周密實可施行如見慈愛之  
爲仁則能慈愛而不知有遠近親疎之等見斷制之  
爲義則能斷制而不知有經權正變之宜見恭敬之  
爲禮則能恭敬而不知有升降損益之節見明察之  
爲智則能明察而不知有毫釐疑似之辨是以君子  
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不用其極也是謂格物是謂  
致知

卷上

七

天下有異時之先後有同時之先後如言日之先出  
而後中先中而後是此異時之先後也如言日之先  
有體而後有光先有光而後有照此同時之先後也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異時之先後也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此同時之先後也同時之先後非真有先  
後也若曰以此爲第一義耳不然未誠之意未正之  
心如何能格如何能致程子云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敬卽誠正之義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  
格之格物之時誠已立矣至于知至而後誠之功全

故曰知至而後意誠非有淺深之異也。習于亦會聖人大意而言之陽明以爲聖人立言豈有如此要緊乃遺之以俟後人補入是特未之深思而輕議前哲又何惟乎人之議之也。

學非能息嗜慾也。學而後知嗜慾之非則自能息矣。學非能變氣質也。學而後知氣質之非則自能變矣。然嗜欲爲庸愚之累其非易知氣質爲高明之累其非難知嗜欲之害道顯稍知禮義惜身名者其息之也易氣質之害道隱非經歷多磨練久者其變之也難。苟氣質之不能變則雖儻然不滓特立獨行一常艱大之投而剛柔競絃之間或失其當則禍敗之來究與貪婪恣睢者同歸豈不惜哉。每念及此爲之惕然。

程子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知之淺耳。不食鳥喙不蹈水火只是知爲不善只是不知繇此言之則格致之學不可不要其極也。如今之士子皆知不順乎親不可爲人然不究其何以不可故泛語視之第觀易猷變二尚有父子之愛

愧鳥獸之不如自竭力于事親矣。

陽明先生答顧東橋書曰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議論誠快矣然以舜武天縱聰明桀諸後世學者非理之通也惜東橋辨難未解故陽明得以伸其說使問之曰不告而娶固無典可

考矣豈絕不討論于嗣續之至重而棄命之稍輕乎未葬與師固無典可考矣豈絕不討論于繼述之至切而營葬之稍緩乎其事固無所緣其義必有所據也不然古聖人之制器尚象何假于十三卦而畫卦叙疇又何假于圖書哉恐陽明復起不易斯言矣致知格物之學雖極廣博其要不過辨善惡之介審好惡之宜而已此義自誠意以及平天下章上有之原未嘗闕至矩之道則曾子所以釋格物之全義蓋格之心意而達之天下上下四方無不各得其理

此格物之極功也楊龜山亦見及此其答李杞書云  
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萬則物盡  
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薛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  
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山是而  
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此解格物之義最大最精所謂具于吾身者不過孝  
弟慈而達之天下無間焉所謂絜矩絜此而已所謂  
格物格此而已所謂盡己盡人盡物以贊化育參天  
地盡此而已

或疑程子心迹無二之說曰齊桓晉文之尊周禮敵  
其迹則是其心則非鬻拳之諫君宗晉之殉難其迹  
則非其心則是曰其心純者其迹亦純其心駁者其  
迹亦駁此數者考其心迹總謂之駁而已矣或曰趙  
苞之殺母徐庶之降敵豈其心哉曰是迫于勢而不  
可全也心迹之合謂夫可全而不全者也

□□自洪武開設科取士試以經義一以朱子爲準  
的蓋以學術之廣大周密無如朱子者文皇帝命學

士胡廣等採輯周程張朱及諸子語爲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頒之學宮使人人誦習天下同風彬彬盛矣  
百餘年間若曹沔池薛文清吳康齋胡敬齋卓然以  
理學稱其爲說皆篤實平澹不爲新奇可喜之論自  
白沙出以靜爲宗而學于是一變當其時而不變者  
則羅一峯章楓山也然白沙猶援朱子非全放下終  
難泰泊之語以証之雖曰主靜未離于敬也陽明出  
以致良知爲宗主陸子先立其大之說直以影射疑  
仲晦矣其泉亦以自然爲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出  
其門者往往右陸左朱甚而浸淫于釋氏天下之學  
于是乎又一大變當其時而不變者則羅整菴呂涇  
野蔡虛齋也至于萬曆中有鄧定宇李見羅鄒南皋  
大抵皆調停朱陸而出之繼之以顧涇陽馮少墟趙  
儼霍高景逸諸公以澄清世道爲己任未免稍涉才  
氣而天下之學又于是一變矣未幾逆璫肆焰慘酷  
備至古來道學得禍未有若斯之烈者或者歸咎于  
作始之人以爲發皇太過無有含弘氣象禍亦有所  
由來然乎否乎

陽明先生云人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几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此語最明妥他處誠有過激之論以此數語會意讀之將與海菴同歸一轍又何多辨焉陽明先生曰心之別是非也猶口之辨甘苦目之辨妍媸也無待于學問矣顧獨不可曰心之別是非也猶目之察災祥口之辨淄澠乎舉其偏而擬之無與于大通之道也曰然則人性之善有或至或不至與曰譬之鏡吾待磨始明然豈得以鏡之待磨遂謂其本來光有未至也

卷上

聖

楊達菴未爲知道乃有言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已兼朱陸之要旨

高忠憲公學術醇懿去就生死之間頗有聖賢氣象而平生不甚關佛曰釋氏之精微處吾道具有之不過無極二字其病處吾黨具言之不過無理二字被逮時書本無生死四字以示其子若有得于禪學者其遺表曰臣雖有罪誼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效汨羅之遺則君恩未報願此生末語直是一腔忠愛無所寄泊之言然觀此

語則輪迴之說亦公所不斥也

雖有英主失人則亂雖有暗主得人則理故知人爲格物中第一務脩身事親恒必繇之然知人者必以無私爲本

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其難一語卽千古知人要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猶此意也唐憲宗謂裴晉公曰言者大抵如是朕豈易辨之公退而喜曰上以爲易辨則難矣上以爲難辨則易矣蘓子瞻曰知人之明不可學豈真不可學哉學其難之之意可也難之如何師錫而後舉歷試而後庸誠重之也在事政曰額俊尊上帝以尊上帝之心額俊必無不俊之額亦必無不額之俊已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之造日陰與陽而已有相繼之陰陽晝夜也氣也有相對之陰陽男女也類也有相濟之陰陽仁義也理也有相反之陰陽君子小人也象也在易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亦辨之于有欲無欲耳朱子曰陽必剛剛必明陰必柔柔必暗固也然君子有時而用柔小人有時而用剛卒未有

君子而象乎陰小人而象乎陽者君子雖深藏其跡  
有光明小人雖淺露其態自閃爍故知人之道不于  
其剛柔而于其陰陽也陽而剛者直方磊落陰而剛  
者傾仄險戾陽而柔者端慤平易陰而柔者回互秘  
匿與之斯夕察其詞氣陰陽既分君子小人之辨于  
此十不失一矣至于君子有用壯之凶小人有包承  
之吉則在乎善用之耳

觀人之法得其至近者可以信之于遠得其至小者  
可以信之于大何者人情所不及排則出于天懷之

卷上

卷上

事

自然也故漢武賞日碑于牽馬林宗識孟敏于墮甕  
郁趁決謝玄于履展劉惔料桓溫于蒲博無不燎如  
燭照驗若龜卜用此道也夫人之才量不齊諱其近  
小疎其遠大者有矣諱其遠大疎其近小者有矣夫  
諱其近小而疎其遠大者其于近小也必沾沾焉漢  
元之多材藝是也諱其遠大而疎其近小者其于近  
小也必落々焉漢高之不事生產是也至于成帝以  
不絕馳道見賞于元帝定陶以能對法令遂冊爲東  
宮而卒之漢室之廢由于二君此無他其所矜持擬

饒而出之非其天懷之發也豈足以定其爲人乎  
倘日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  
轉而知見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兎象之牙而知其  
大于牛相觀于其天也若史遷龐統少時樸鈍呂  
小事糊塗天下人亦有不可逆料者然其樸鈍糊塗  
之中必有清明淡定之氣如帷燈匣劍闇然其光者  
人自不察耳非有明鑑豈可易言知人之事哉

書曰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取人也何嘗  
不以議論又日工以納言時而驗之格則承之庸之

卷上

卷上

事

其教人也何嘗不以聲律故人主明于用人以聲  
行皆得也不明于用人以言以行皆失也呂東門  
有鄉舉里選之風俗而後可行鄉舉里選之制漢  
孝廉之法敝而真偽不明左伯豪奏改察舉之制  
時號稱得人唐之進士以聲韻爲學而起家爲名臣  
者不可勝數天寶中制舉始加詩賦而楊文簡爲之  
冠豈必孝弟從政之是而家法嚴奏之非又豈必對  
策試經之是而聲律詞藻之非哉今時制舉猶唐虞  
之敷奏三月觀政猶唐虞之明試行之既久而者

實亡亦反之其本乎人主誠欲舉賢必慎修其內嗜  
慾不擾則知識自明然後慎擇其相相既得人俾之  
慎擇卿貳卿貳得人俾之內擇僚屬外擇監司守令  
內而僚屬外而監司守令趨向既端進者無詭誕之  
士公道大彰舉者絕請謁之風則賢能可興而黜陟  
不爽也然則擇相之道如何日事必歷試舉必廷推  
望必久著畧其威嚴假以顏色使得畢其議論而因  
以察其詞氣舉止如呂覽西云喜之以驗其守樂之  
以驗其仁怒之以驗其色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  
其仁苦之以驗其志者靜而觀之性情自出如劉向  
所云翕曉之微接而形于色壘色之妙感而動于心  
者如是而不得人吾不信也苟未得其人而輕譏變  
法敝乃益甚如子瞻所稱割股腹墓非末惡食者猶  
美俗也始則愚應安舉終亦上下相蒙欲行連坐之  
法乃益堅其比周之術耳為法之弊不可勝言近年  
倣世廟故事詔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各舉堪為  
知府者一人京官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知州  
縣者一人不惟其賢惟其官所舉之人委頓狼籍志

節之士以得舉為諱千古盛典乃為不肖者罔上行  
私之藉反不如科目之嚴猶不至漸滅也總一辟舉  
之典也國初行之益治今行之益亂豈非以其人哉  
無已則科目為常事而辟舉為一行若吳康齋陳白  
沙者物望既孚公論允協然後不次擢用庶乎無愧  
斯典也已  
周官實典之制必先之以三物之教今雖不能復成  
周之鄉舉里選但擇學術醇正操行端潔如先朝南  
陳北李南彥北謝使督學較倣胡安定故事分曹教  
習而參以朱子分經史時務諸科限年而試之法猶  
可以興實學而收實用崇禎庚辰以副科貢者輯集  
成均時李括蒼建泰為國子祭酒奏分六曹以月之  
朔望課試之請得拔其尤者天子親試擢用頗有安  
定遺意然徒飾具文殊無實効未幾李以艱歸事亦  
中輟矣  
守令親民治道所最重近今設官太繁既有監司復  
有撫按雖有賢守令典刑並舉必俟許允往亡不得  
自由而不肖者浚下以奉上其害益甚無已則嚴撫

按之選如擇相之法而後可

唐朝進士必待再舉或薦而後用猶有慎重之意至宋則賜第之後槩令釋褐法稍濫矣然猶止用爲佐貳至於今則爲縣正者居其什之七八以百里之命嘗試之于一書生之手毋乃太忽易乎國初之制觀政蓋將以肄習之而察其能否也迄于今而觀政者止一再揖卽退回各房游談諸謔而已言念及此惟有浩嘆

唐宋拜官卽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勅大小皆然蓋先驗其可否而後用之既用之卽授以階爵而觀政之誠重之也國初亦有之自永宣以後除授升遷止題疏報是吏部移以咨劄而已考滿覃恩方給誥勅此亦古者試而後庸之意然用人太輕敷奏之言率多蕪詞考課之法茫無實據一切以官爲彩選國計民命毋乃等于瓦注乎

循資格則固槩破資格則開僥倖數年以來或以上書或以名對不由銓衡驟躡華要者不可勝數率無廉傑之士出于其間而獻人乘此以大通賄賂遷

轉如流故國家非常寶典必得其人而後行未得其人寧守舊章猶可寡過于弊之言是也但今考課嚴最多襲駢儷浮詞此固不足爲據卓鵠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知人之要法也近年亦令上計者備舉實事而必以催科爲首務故愈失九德之意

取人必先以教教之必以禮樂周之學政掌十樂官而樂官屬于禮官既約束其暴慢之心隨宣導其肅滯之氣故風俗易化而賢能可興也西漢弟子雖錄

太常未聞樂舞樂語之教雅吹擊磬僅見之建武書學之時自隋帝罷太常別爲國子寺而學樂之官始判然二之矣今之學宮設禮樂之文荒棄弗習備樂之器殘缺弗修治之不及有繇然耳

其武時加意國學至于國祭酒之係賜歸省者之帛若是之殷且隆也自納粟納馬之例開而學官多商賈之子士賤與伍而祭酒司業不屑訓迪國學之政廢矣自教職之選輕而郡縣學官多暮年潦倒之人郡縣之學政廢矣學政既廢風俗日墮詩云伐葉未



有害本實先振殆謂是與近如白養粹李致和等或  
寇至而獻城或寇未至而約降其人皆以科目起家  
而所爲若此總由學政不修素行不飭以致廉耻道  
喪狂悖無忌也

易大傳百篇高卑以陳動靜有常剛柔相摩八卦相  
盪及大學變知格物中庸致中和贊化育是先王制  
禮作樂之精意儀禮周禮曲禮樂記等書特其聲文  
象數耳

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缺錯亂必章創  
而未成者周公既沒遂不復行東還而後復多散佚  
職國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往也雖以後世僭竊者  
之所爲如左傳子產所云列侯一同孟子所云周公  
太公皆方百里此周制也若管仲所云東海西河穆  
陵無棣則五百里而遙此後世之所兼并非周之初  
制也齊方責楚之無王故薛之以爲賜履而周禮明  
著之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直與孟子王制相悖而  
學者猶強爲之說或云斥大土宇或云開方里數或  
云三代異制或云兼諸附庸今王制所述較然具在

辨之雖詳終非通論至明堂位云周公封于曲阜地  
方七百里蓋周公之子七人曰魯曰凡曰齊曰宋曰  
地各百里是方百里者七耳明堂位意在誇魯故王  
曲阜言之不足據也葉文康以周禮所言者封疆王  
制所言者食稅則周禮已明言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方四百里食三之一夫方五百里是爲百里者二十  
有五其食者半猶得百里者十二有半也方四百里  
是爲百里者十六食三之一猶得方百里者五而有  
奇也稽其數大有遲速何異援此以相附會乎且王  
制云千里之地爲國二百一十何嘗不以封疆言也  
如職方所稱千里以封公得四公以封侯得六侯以  
封伯得十一伯以封子得二十五子以封男得百男  
僅然後足安所容二百一十乎  
郊祭分合古今聚訟以愚考之天地之祭必分而不  
分冬夏壇圻之位必分而不分南北蓋考之虞書正  
月上日肆筵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豈得獨遺地祇大抵羣神之內地居其一矣所以先  
山川而後地者左傳曰望郊之屬也諱天而畧地者

舜方受禪首嚴天事故辭之也周書泰誓曰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事在孟春則建子之月也虞以寅月受終則祀典之舉卽以寅月周以子月革命則祀典之舉卽以子月其後因之天神之祭遂爲成憲而地示之祭則要以建卯之月周禮大司馬之職曰仲春教振旅火弊獻禽以祭社卽地示也周禮原無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之說惟大司馬所稱冬至圜丘夏至方丘者乃大合樂之典非大享也奏之以其時其地則神示人鬼可得而禮如師曠鼓琴而風雨總至以是爲樂之盡變入神焉耳周禮又曰凡以神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鬼以禴圓之凶荒民之札喪此又一時祈禳之事非天子大報天地之祭也家語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亦謂日至之月也古之郊者卜而不從則再再而不從則三三而後卜辛皆用之矣辛且不必于上又可必于至乎月令長至短至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而謂其出郊而祭無是理矣曰樂以其時奏之則神示可致

不以其時奏之則神示豈必可致乎夫所謂奏之以其時者亦云聲氣相感在其本初用以召和釋滌雖妙必效非必以此日爲可致而他日則不可致也必此日而后可致則春而祈穀夏而雩秋而明堂將不得降天神而禮之于日報本反始之祭正祭也類造禱祠之祭非正祭也非正祭則不拘其位不擇其時正祭者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所以爲報本反始也不知冬至以後天氣漸降地氣漸升而萬物以生夏至以後天氣漸升地氣漸降而萬物以成成分而言之則天陽而地陰合而謂之則冬至爲天地之陽始夏至爲天地之陰始不得以天道始冬至而地道始夏至也以乾生于子坤生于午而謂天始于子坤始于午也者是猶乾坤退居震巽用事而謂長男代父長女代母者似之而非也且報本反始者謂人本乎天故祭而報之以爲反始非必求天地之始而祭之也苟其來格又何分正祭與非正祭乎如必以二至則唐虞夏商所建非子一歲之祭先地後天又非義之通也然何以知其必分

曰天尊而地卑茲祭則不足以尊天降地則不足以敬地以是知其必分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郊亦有時而兼地者如觀禮方明之祀是也然尊可以統卑而卑不可以統尊故逸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國中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春日用辛社日用甲天地分祀證據甚彰也夫社之有爲地示也朱子嘗疑之矣疑之誠是也然方丘不可以祭社而社可以祭方丘周禮舉地示卽不及社舉社稷卽不及地示而郊社並稱屢見于書傳此社卽方丘之一證也太司樂之職曰雷鼓以應鼗鼓奏之方丘而鼓人之職曰以雷鼓應鼗以應鼗鼓社祭此社卽方丘之又一證也禮于郊曰報本及始于社曰報本反始又曰政本于天教以養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假使廟有方丘何以舍方丘而舉社則社卽方丘之又一證也蓋天子之社有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社曰王社自爲社者畿內之士示而爲羣姓立社者必天下之大示也故曰方丘不可以祭社社可

以祭方丘也變郊而稱園丘變社而稱方丘何獨于郊則合之于社則分之乎  
觀禮曰諸侯視于天子爲宮三百步四門環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天子率諸侯以祀羣神日月四瀆丘陵分祀于各門雖不許言天地燔瘞之處大抵在于南門地于北門矣曰觀而爲官則是爲觀而設以爲告祭之禮非天子大郊之禮也後之學者有南郊北郊之說釋此而誤也有合祭于南郊之說亦由此而誤也有謂停二家合爲一處分爲兩祭之說亦由此而誤也  
祀典不正則神人實亂古者重祭之職所爲絕地天通也今常祀之外有釋迦牟尼文佛之祀有三清三境天尊之祀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祀有大小龍神之祀有法師真君之祀有梓潼神之祀有金闕真君之祀有玉闕真君之祀有神父神母之祀有崇恩真君薩真人之祀有隆恩真君王靈官之祀歷朝相因不革歲時遣官行禮弘治中稍以釐正而分別之或改正封號或罷免其祀頗得其宜而猶有

未正者亦不必盡正也凡諸不在祀典者大都出于  
道釋二家有聖人起明正禮以化之諸祀不毀自止  
矣不然毀之也已甚則復之也必遽崔浩李德裕之  
事其証也

墓祭不始于漢明帝古已有之曾子問曰宗子在  
他國支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爲塋以  
祭是墓祭所由起也又史記云武王祭于畢東觀并  
子孟津畢者文王葬地也則武王時已行之豈曰父  
歿不葬伯夷傳言之矣此云祭畢矣也夫同出于太

禮記集說

卷三

墓

史又安知其孰要乎後漢禮竟傳曰畢爲天網主網  
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前中  
鄭一山祖其說以畢星主兵祭之如類禘之事其說  
巧而近鑿畢主弋獵而已參伐主斬艾而不祭獨祭  
于畢何也且東郭墦間之祭吾復徵之孟子矣曰之  
歿而致生之不知也謂夫刻生以附歿也非祭之謂  
也不曰事歿如事生乎但祭于墓者不得比諸吉禮  
當與忌日彷彿斯爲合禮耳

周禮祀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鄭氏以爲

裘無章冕無旒以尚質也其說固屬不經以周禮

十二章之文謂周止九章亦屬臆論葉文康以爲行

人之文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必十

二章其服疑卽大裘爲是考之郊特牲曰王披衮以

象天卽鄭氏亦云日月星辰之章五章以解于九章

之說則係以魯禮魯固可稱王乎王肅以劉向董仲

舒之說駁之是矣左傳臧僖伯曰火龍繡黼昭其文

也子太叔曰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是則諸侯之

禮耳不可以是槩天子且大裘不可以爲四時之常

禮記集說

卷三

裘

服而周禮云公之服衮衮以下同王之服則是王之

所以別于公者惟大裘耳大裘不可爲常服將春夏

秋三時之服固無以別于公乎周禮之不可盡泥以

此類也且韓侯侯也而稱玄衮赤舄孔子大夫也而

稱衮衣章甫凡爲章服皆得稱衮非必卷龍之謂龍

文之從公從衣亦周禮之也記曰天子衮諸侯黼

大夫黻而爾雅曰衮黻也則衮之爲義可知已

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已爲泰矣周禮王日一

舉鼎十有二物鄭氏以爲牛一羊一豕一豮日三舉

則以爲日三太牢毋乃太侈乎暴殄天物又何說哉  
齊必變食禮無明文孔安國注不撤薑食云齊禁薑  
食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是齊義直貫至此以上皆齊  
時事也朱子以爲不飲酒不如葷者其說出于莊周  
蠶屏嗜郢欲以交神明理之自然無足疑者合于理  
則雖出于異端而信之不合于理則雖出于專家而  
不敢取也

禮不王不禘故天子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而王  
制以禘爲夏祭天子諸侯共之是何說也或以祫有

卷上

集

大祫有時禘禘亦有大禘有時禘夫禘者祭其祖之  
自出以其追遠難審故取義于禘時祭則止于七廟  
五廟于義何取或曰春秋家以始祫主而祭謂之吉  
禘取其審昭穆也故時祭亦得稱之則又不宜獨  
諸夏考之大傳不王不禘之義原于儀禮儀禮云  
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自出以此推之乃其德之  
所不及非禮之所不許也勉其不及而及之如野人  
而知尊稱都士而知尊祖何傷乎夫子謂魯之郊禘

卷上

集

集

非禮者非議禘祀議其用禘禮也魯所謂禘未嘗祀  
其所自出也特以天子禮樂用之周公因以及于魯  
公而皆謂之禘故禘與郊並議如周語所云禘有全  
魯楚語所云禘牲蘭栗祭統所云禘則升歌清廟下  
而管象明堂位所云禘禮薦用玉豆雕篋之類皆天  
子所用諸侯用之則爲非禮故曰既灌而往不欲觀  
之蓋薦牲奏樂皆在迎神以後也若以諸侯之禮  
祀其祖之自出因未爲不可禮所云諸侯不敢祖天  
子者謂天子之所祭諸侯不得私祭耳如其初祖不  
爲天子及爲古天子而非天子所常祭者祭之何害  
春秋時杞鄆得祀相楚夔得祀祝融蓼六得祀皋陶  
沈初尊黃得祀臺駘任宿須句顓臾得祀太皞其  
微也然則禘一而已大抵因夏祭而及其初祖未可  
知也所嫌者禘從示從帝然帝者聲也非義也卽以  
爲嫌而去其禘名用其常禮則程子初祖之祭自可  
通行朱子疑其爲僭而弗敢舉何也 今制冬至  
之日十庶皆得祭其初祖追遠歸厚卓哉聖謨度越  
千古矣

天子七廟不特周制自古已然見于家語禮記荀卿  
穀梁者可考也若謂兼二宗而言則宗者無數將何  
以處之且伊尹之時未有三宗而云七世之廟則三  
昭三穆俱爲親廟明矣百世不遷者別創一廟不在  
太廟之中殷武卒章所云寢成孔安者是也周制文  
武之廟亦有在豐召諡所云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者  
是也亦有在洛洛諡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是也若在  
太廟之內傳世既久宗者或多將減親廟以附之乎  
將毀舊而更建乎勢必不可

三昭三穆父子相繼者毋論已兄弟相繼者將不得  
僉限以七限以七則商之時自祖丁至于小乙兩世  
而六帝其數已盈爲之後者將不得祀其高曾乎不  
限以七則自沃丁以至于祖甲六世而二十帝其數  
已再倍一都宮之中安所容之且也昭穆不相混  
或昭多而穆少或穆多而昭少必有偏枯不齊之患  
矣廟制果如是之參錯乎祭而行禮日亦不足將毋  
跋踰爲戾乎 今太廟之制不遵沿習漢唐同堂異  
室疑于太簡世宗更爲九廟極得損益之宜凡父子

相繼各爲一廟兄弟相繼並爲一廟此制之最善者  
也第升祔唐宗于禮未協耳當時議者不爭變禮而  
爭變制未幾太廟災遂復仍其舊惜也以天子之廟  
何靳此數楹而必狹小之乎朱子謂同堂異室則無  
地以容俎豆遂致暗損其數且以太祖之功德而不  
得爲特廟以祀父子祖孫有相壓之嫌則非所以  
敬九廟之制誠不可易所可疑者兄弟之間今以同  
堂異室之制參之兄弟則不嫌于相壓位數雖多不  
過三四不嫌于逼迫止行于親廟則太祖之特廟固

無嫌也若宋之太宗自有世室又不在兄弟之列矣  
古禮有不可行者雖有經典明文難以依據如乎  
爲尸父兄列拜父在子爲母期而母爲子三年之  
是也今禮有可行者雖無經典明文不得廢格如  
祭除夕之祭之類是也如以經所不及斥爲非古則  
禮經之殘缺者亦多矣卽如士冠于廟有拜母拜兄  
弟之文不及祖考與父亦將以經所不及遂置不拜  
乎影祭非古也不知始于何時而今人多行之者吾  
宗設影于除夕至新正之三日則撤之陳香燭煥煥

而已未嘗致饗獨余家有之先君子謂不肖兄弟曰  
余家之饗影也自汝母查始也汝母曰除夕之夜家  
人聚而舉觴設影不饗其能安乎余嘉其意從之亦  
禮之義起者也有明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但不設影  
耳父爲長子三年敬宗也乃長兄世父亦爲祖父之  
宗胡止于期父在則爲母期母爲長子時父在亦服  
三年宗子雖尊不加于母子可以降其母而母不降  
以降其子此古禮之大可疑者今制易之聖祖之始  
事矣

爲人養者爲其父母期服可降也各不可改也且所  
謂二本者謂他人父耳若世父叔父則固已父之矣  
豈有二本之嫌孟子曰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  
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不曰已之子不若兄之子  
而曰兄之子不若鄰之子可以知一本之說也兩端  
以前猶爲近古疏賈疏受直稱父子唐宋而降古道  
漸失甚乃以本生之父母而欲加以伯叔之號于心  
安乎歐陽之嫌弗可易已于承祀者直父之子本生  
者父之而係以本生可也至于皇考之稱古且通于

士庶又何疑于天子乎嘉靖大禮之議原其心則石  
簪爲匪躬羅峯爲遇巷衷其說則亦互有得失嘗其  
不能相參以成一一是也

爲治之道不可使新間舊舊妨貴少陵長小加大大  
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不在此  
例蓋謂不與他官之同品者比今以新進書生一爲  
御之官與六卿抗身未出于都門威已行于  
郡縣而守宰無所不至此亦禮之當議者也昔漢  
以六百石之刺史監二千石之郡守何武議更其制  
雖行之不久識者趨之朱博之譌謂以州牧易刺史  
則位次既高中材皆苟自守而已然不惟其人惟其  
法以秩卑實厚爲足以勸勵新進者生事以邀功庸  
愈于自守乎

卷上終

查一應畫草

沈一研慮修

周 煒若木

姪 奇齡與二

儼思禮若

與思巖生

男 翰思子懷全

周禮天神之樂圖鍾為宮地祇之樂函鍾為官人鬼

之樂黃鍾為官卿大夫以為用有明堂未有天社子有

差墓似矣而不知其原于易也帝出乎震震當夾鍾

也役乎坤坤當林鍾也勢乎坎坎當黃鍾也

周禮祭祀不用商聲以為鬼神所忌殊近穿鑿玉璽

篇君子佩玉右微角左宮羽亦不及商又何所憑乎

或謂周以木德王故忌商聲然考馬融長笛賦云易

京君明識音律笛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

是謂商聲五音畢是謂初猶沿而不改何也太抵於

之五聲則下平幾于上平接之五音則商音混于舌

音故商音散于宮徵之間可分亦可并也

字母之說未入中國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者止是

平上去入而已自唇舌喉齒分而始有合四一尺上

之管色合近喉四近齒一近牙尺近舌工近唇合為

黃鍾宮也四為太簇商也一為姑洗角也尺為林鍾

工為南呂徵也羽也五方不齊音頗難辨自唐以後

雅俗皆用之矣然能用之以定管色不能用之以合

中聲也楚辭大招有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

國已先之或者是有其聲而未入中原耳

鄭氏十二音譜字有一聲聲無專字如此則律呂之

協其權在乎絃管不在乎歌咏矣強官為商非其自

然未敢遂以為古之遺聲也竊嘗思之字有聲有音

聲者正聲音者餘音若羊舌夷伊那何之類是也既

謂之五音則亦當辨其餘音所屬以別之而不專在

乎字聲也古者諸謠曲皆有辭有聲有韻有聲有韻

後即正聲其所謂聲則餘音也豈在曲前越亂在曲

後猶今之前有引後有尾聲也

古樂不傳後人所用黃鍾宮聲比太簇商聲故樂天



詩曰瑟聲中八十三調絃中彈不出謂唐律無黃鐘大呂太簇三正聲耳夢溪筆談乃謂凡絃之屬必以管色定聲既得黃鐘大呂太簇則餘律自可因以相生不須復指管色故云則八十四調皆彈不出豈何必三調乎

文公因十二詩譜謂調以此始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于宮可得仍爲宮太簇之調黃鐘多于太簇可得仍爲太簇平余以爲調也者謂也古人雅澹不爲繁聲慢語大抵一句

卷下

七

之終則更其音以承之而已平聲最長爲宮爲商上聲次之爲角去聲又次之爲徵入聲最短爲羽調曰平聲又最短爲變宮平有宮商非沈約之上下也德清之陰陽是已絲竹金石有十二律人聲止六調流十二惟變所適莫有專屬有定音無定律也至于聲有四等此特可用以切字以之諧韻則太狹况可復別之以喉舌唇齒牙乎其難于用也亦明矣今之歌者平仄不協清濁不諧則不可以歌而喉舌之調未嘗致辨則亦可因俗而識雅因今而知古矣或曰

如是則開關雖鳩四宇一聲殆難播之絲竹日其中或有散聲未可知耳

三分損益爲律呂自然之數非人力所得而與者豈可得而變易乎今張絃試之自二三寸漸引之以至一二尺及指叩絃如琴譜之所謂泛音者其初必得絃體之中聲次之卽得三分絃體之聲又次之則得四分絃體之聲四分者所以爲實而上生也三分者所以爲法而下生也當節則鳴不當節則瘖雖絃之細入張之緩急時之燥溼寒暑終不以改其度之分

卷下

四

毫此琴徽所由以制也議者不察于此而徒爲彼紛紛亦獨何哉顧呂覽三寸九分之說亦有所本也蓋絃體之初起中聲約在四寸之內則古尺之三寸九分也以此爲三寸九分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生之音適備以是知三寸九分爲太始之音而不足以生衆律必八十一分而後衆律可因以相生雖有聖智不能易此矣夫尺度短長代有不同累黍既有肥瘠古器亦有剝蝕候以葭灰不能必其應律審以中聲不能信之衆耳魏漢津指尺之說既屬謬妄而

二十四歲之附會尤爲誣誤不思卽絃按度有定于自然者漢津不足追而歷代大君子如宋之溫公蜀公洛敬山而見不及此致令議者紛如茶舍莫知所底嘗藉此以質之石齋先生先生曰當試之異日復見日前所言律度誠獨得之見也

張江陵嘗依古法築密室三層又依蔡元定多聲管以候氣而卒不應時衰丁凡爲其子師歸往視之錄告江陵云候氣之室宜擇清淨開闢今瓦礫堆積地氣不清一不合也築室三層固地氣故外室之培

須掘地三尺而築之二層本室之氣須入地一尺六寸二層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止可封地上之氣不可封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外室門宜向子二層門宜向午三層宜復向子所以反復而固氣也今皆向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心探造化之秘者始可制器諸聲不然求之累黍酌之古器亦不可廢今所載諸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地之形實相參差故天之午常偏于午上地之午常偏于丙上冬至黃鍾之管宜于壬子之中一室只有一位豈可

多執管乎五不合也此議甚精後人未發惜時事多艱未遑修舉禮樂竟莫有知此義者使以余叩絃之法合之了凡候氣之法何必古樂不復興于今日也倍聲半聲皆與正聲相應故半黃鍾可以謂之黃鍾倍大呂可以謂之大呂而變律變半不應正聲豈得仍其本律之名乎蔡氏之有變黃鍾變太簇等律失之誣矣然不有變律則不足于旋官別爲律名則土生下生卽京房之六十錢樂之之三百六十猶未可已先六變而進已乎愚以爲卦有反易律亦有反易厯之旋也有順逆律之旋也亦有順逆三分仲呂不復于黃鍾則進而反于無射夾鍾亦自然之理也順者王正宮調凡六聲自清而濁自上而下而逆者王變宮調凡六聲自清而濁自上而下故蕤賓之下宮卽中呂之上宮應鍾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姑洗之下宮卽夾鍾之上宮南呂之下宮卽夷則之上宮太簇之下宮卽大呂之上宮如是則旋宮無偏枯之患而黃鍾無易置之虞月律無贅設之名而中呂無不盡之數矣考之州鳩論律黃鍾太簇則稱下宮無射夷

十二律上官下宮順逆圖

子黃鍾宮 太簇商 姑洗角 林鍾徵 南呂羽 應鍾宮  
未林鍾宮 南呂商 應鍾角 太簇徵 姑洗羽 蕤賓宮  
寅太簇宮 姑洗商 蕤賓角 南呂徵 應鍾羽 大呂宮  
酉南呂宮 應鍾商 大呂角 姑洗徵 蕤賓羽 夷則宮  
辰姑洗宮 蕤賓商 夷則角 應鍾徵 大呂羽 夾鍾宮  
亥應鍾宮 大呂商 夾鍾角 蕤賓徵 夷則羽 無射宮  
午蕤賓宮 夷則商 無射角 大呂徵 夾鍾羽 仲呂宮  
凡一宮必以七調爲全始于黃鍾終于中呂也一調  
以六聲爲正始于宮終于宮也律皆三分以相生天  
地自然之數也故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  
商家之用七律固曰自錫及銅則曆制數而訓各六  
聲則十二律之變已全備于此上下反復無有遺旨

蔡氏調用七聲而宮止五調夫既用七聲安見二變之不可爲調首既用五調又何必二變而乃爲完聲乎且二徵則距二分有奇執管而吹何以施指淮南子云應鍾比于正音爲和樂實不比于正音爲謬得之矣

宋人知三分之徑不止于九分之圓則以密率推之而徑三分者圓常九分而餘其四又知空圓九分之不足以容千二百黍則又創爲圓徑方分之說凡圓容九分則三分益一而開方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四絲一忽以爲徑準三分益一以因九分開方面得千分三釐九毫二絲以爲圓準此其法可爲詳矣然旣以密率而得圓徑之實至于圓徑方分仍用古人四分損一列方爲圓之法施之制作未免乖戾今以密率之周四其實以因九分以密率之徑歸之開方得圓復以密率之徑因之以周率歸之則得徑如用劉徽之率則得圓十分六釐三毫二絲徑三分三釐八毫六絲用祖冲之之率則得圓十分六釐二毫六絲徑三分三釐六絲六忽圓不止十分三九二徑不止

及三分四六四也八音之制莫不由之可不審與若以二率較之冲之爲尤審蓋冲之法本于大衍而人自不察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矩而方之徑七而圓二十有八規而圓之二十有一而微有不合蓋以不用之一而適合焉故四十九者規矩之所齊也一者所以爲劑量也不用之妙于用也

李文利律呂之學雖非是要其議論頗有條理若王邦直瞿九思之徒紛紛穿鑿益無意義瞿以黃鍾之黃字爲黃鍾之韻以大呂之大字爲大呂之韻此尤可笑誠如是則夾鍾又稱圓鍾林鍾又稱函鍾將何所適從乎

古人只以兩聲爲一調之主雖有散聲登字亦間見一二而已至靡曼之音作而散聲登字不勝其煩則以字實之而句法之參差由此始矣于是以音節之舒促判音律之高下以務頭之抑揚辨聲調之乖協強而名之曰正宮曰商調曰黃鍾曰中呂而疑似淆雜不可致辨者甚多則唐宋之詞元朝之曲是也

律管候氣之說大約惟黃鍾一律爲然餘律按月而

應此未必有之事何以明之冬至陽氣潛萌或有分寸之限孟春陽氣畢達安所得其分寸乎自冬而夏爲呼則氣衝而灰散自夏至冬爲吸豈能衝灰使動武舞千戚之舞羽籥所從來久矣然考之籥實非舞器也詩云籥舞謂籥以節舞周禮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是已籥非與羽配也然則千舞配以戚羽舞以何配曰樂記此音而樂之及千戚羽旄謂之樂是羽配以旄也故周禮旄人之職教舞散樂詩云執籥秉翟者並舉之以著其多能肆應不窮而已非言舞時

也左傳舞象南籥者蓋吹籥則舞象吹籥則舞南耳籥與簫通虞書簫第九成說文引之作籥節左傳亦曰節籥禮記亦云下管象武籥卽管之屬也象者吹管之曲名南者吹籥之曲名卽二南是也孔仲達以象籥爲武舞南籥爲文舞亦應稽之說此之南籥卽文王世子之胥鼓南係于籥師學戈之下者也文與戚不同于配以戚謂之武舞吹管而奏象于配以戈謂之小舞卽周禮樂師所云教國子小舞者也係于籥師則必吹籥而奏南蓋武舞而參以文者歟

治曆明時爲古聖人第一務左傳所載少昊命官鳳  
鳥爲首司曆之重其所由來者久觀于堯舜而愈可  
知也堯之欽若昊天曆象不過曰敬授人時而已至  
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已有察其凌歷闢食  
以爲警告修省之意三代以來猶重曆官故義和廢  
職致勤胤征至周而職稍輕太史之官以下大夫爲  
之然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是猶用卿爲之也意  
下大夫爲本爵而卿其加官與亦不可謂不重也蓋  
因時以赴功者功之昆也本天以出治者治之上也

歷代

觀世漸昧此意而歷官之掌降同百司歐陽氏以爲

歷代

注

無裨倫教亦習見使然耳  
曆曆理者亦明其陰陽消息而已一運有一運之消  
息象數有參錯卦爻有摩疊而世道爲之舒促矣一  
有一歲之消息黃道有推移歲差有多寡而歲實  
爲之進退矣一月有一月之消息日躔有盈縮月離  
有疾遲而朔實爲之損益矣一日有一日之消息行  
度有廣隘過表有先後而晷刻爲之饒乏矣一陰一  
陽而天下之事盡之矣一消一息而天下之變盡之矣

曆律之通于易者升降進退之義而非一二三四之  
數也要其畝亦有合者曆律皆起于三分四分八卦  
六爻之象也循軌察度調絲立準圭忝之測較然不  
爽後人牽程附會種種乖謬誠不足道槩而創之毋  
乃沿其流而忘源乎

自乾至節得三百六十爻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一  
歲而退四卦凡四退而得十有六卦以及于革剛冬  
至已移一日蓋小餘之所積也故曰君子以治曆明  
時又曰己日乃革之

歷代

注

鄭守敬上下百年消長一分之說本于唐書歷象之  
法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  
卽此義也洪武時元統作大統曆去消長之法不舉  
止以二千四百二十五爲一歲小餘之定率監副考  
德芳上疏爭之萬曆末年上谷邢子登雲路復上書  
辨大統不用消長之非是監官華湘又爭之余嘗立  
準測晷則大統冬至晷先天十刻餘設用授時消息  
之法推之三百餘年應共減大統曆之千分則其先  
天也又倍之矣然則治之中復有長長之中復有消

消長之義包乎無垠入乎無間循而不亂變而不居  
不可膠柱以求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莫不各有  
消長以其消長別其陰陽陰極而陽生消終而長始  
亦自然之道也萬曆辛丑西域利瑪竇來貢京師禮  
于曆數之學而不知陰陽進退之道天人交會之機  
一切參差變異皆謂出其形體之固然于是日月五  
星有同心輪有不同心輪有大輪有小輪此類彼是  
軼轡踳躑天誠如是勞擾乎哉

天如蓋地法履歷中高外下天地相從此蓋天之

說也初于庖羲周髀志之說在其中天包其外形如

彈丸上下斜倚此渾天之說也初于軒轅志今則之

日月星辰浮生虛空行止須臾無所根據此宣夜之

說也初于殷商其法不傳此三家者皆古聖人之制

未可以得失議也其後又有姚信之斯天虛喜之安

天虞時之穹天王充之平天皆好奇立說無足取者

至南齊書稱日月當于午正隔于地為暗氣所食以

天大而地小也此言一側遂謂日月與地三者形體

大小相次日月相衡為地所蔽有景在天其大如日

宋景濂祖述其說作楚客對謂月之食本于地

景至萬曆中利瑪竇來自海外言與此合而又甚之

以地為圓體天中一粟周圍上下人物所居人皆欲

之不知其說之出于中學而非利氏之初見也舉

離問于曾子曰天圓而地方有之乎曾子曰天圓地

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此地為圓體之說載諸大戴

記者可考也黃帝問于岐伯曰地之為下者何以地

在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馮平曰大氣舉之也此地

在天中之說載諸素問者可考也夫地在中而地

上所見及天之半勢不得不為一粟矣唐開元歷

南自朗州北自蔚州約三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宋沈

括曰古人候天自安南至浚儀總六千里而北極差

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如是

則地為圓體而人物環居載在唐宋諸志者可考也

自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

光自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

日光此北極之下半年為晝半年為夜之說載在周

髀者可考也今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與東北極出

卷下

卷下

卷下

地二十度相去五千一百餘里而已差二十度更歷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地周九萬四千二百八十餘里而徑三萬里也利氏度以三百六十里以二百五十爲斷則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餘里既而日之去地一千六百餘萬里則日道之半徑當地之半徑一千一百八十而地之半徑爲日度六十分之三乃又日地面積差六十分之二則何以解也若以六十分之二計之揆以密率將二千六百餘萬里也豈特一千六百已哉昔人以八尺之臬測影千里而差一寸知日之去地八萬里此假設之例非實數也唐宋人泥之測而不合遂疑周髀之誤亦未之深考耳地爲圓體不可測以日中余嘗以重表之法測于二分前後三日日出沒之時南自吾鄉北至京師相去三千里不差杪忽不可爲據後思以月爲表考食既之分而日道之高遠可以里計也月在地上視差一度則月道一度當地之半徑一萬五千里而月之去地約九十萬里日月徑各三分度之二月食既分爲三十分除月體十分爲二十分得一度三十三分

卷下

卷下

卷下

以法推之地景之高約百倍于地徑爲三百萬里以地景之小勾股推日道之大勾股皆勾一而股百今日之去地已九十倍于日徑矣地景所占不過十分之一則日之去地將二千七百萬里而日徑之廣十倍于地徑也地之半徑正六十分度之二西法本自不謬而後人承訛自爲矛盾信者不察而疑者又併其所合于古者而棄之皆不得爲通理矣總之三天之說均不可廢蓋天之言蓋笠覆槃也據所及見而言之也渾天之言南極入地三丈六北極出地三十丈蓋渾天土中而言之也宣夜之莫傳也則器之不可以拘耳或者以測狹有常疑宣夜之難遵不知日之高遠約畧求之一度之廣數百萬里其在幾衡圭表特分寸間則使之出入百什里中又誰能察其玄旁之際乎學者不之深察而執此難彼何其固也日月五星無所根繫何以能逆天而右復能順天而左乎日右旋之說本于曆家非日月五星果右行也曆家所以爲此說者以便算而易于制器也鄭玄始爲左旋之說宋人多是之後雖有談天之家不可得

而易也。難者曰：以言七政之高下，填最高歲次之變。或次之日與太白辰星又次之月，其最疾者也。豈非位次遠高，則道里遠，遠位次遠卑，則道里近。近日高者必遲卑者必疾，于七政則得矣。揆之恒星之行，最高而最疾，又將何說以處此也？夫天下之言固有近于情而非其實，遠于情而得其實者。高而遲下而疾，此近于情者之言也。高而疾下而遲，此不近于情者之言也。然其實不在彼而在此者，天固不可以天几何也。且夫日之上為陽，日之下為陰，日進而月退，陽進而陰退，也。填木焚或後天而先，日太白辰星從日而導，月上麗陽而下麗陰也。七政行乎南陸，是南陸分行乎北陸，退有縮分退之贏，則進之縮退之縮，則進之贏。此何也？氣自南陸進乎北陸，其始也縮而率乎贏氣，自北陸退乎南陸，其始也贏而率乎縮。此理之固然，無可議者。曆家以進度不可為，因以還度計之，以縮為贏，以贏為縮，勢自不得不爾。黃道繫日白道繫月，橫而掣之，無不合者。豈天誠如是哉？乃所為便算而易于制器也。然則天之本象如何？曰：七

運盤互于天之中，紆繞內外如環之旋。日密月疎，五星錯焉，以之造儀，則踳盈而不可轉，所不為耳。天曆目曠陋哉斯言。

今時不用卜筮而朝賀之大典，軍國之重事，一切查因軍實嘉之禮，咸以決于靈臺。靈臺每二月建進上，位曆七政，曆月令壬遞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給一紙于御屏，其任亦至重也。既設欽天監，又設內臺以稽其闕失。時人子弟各專一藝，而循流沿習，莫得其原，不能順時更法，即如漏刻一事，其至粗者。元授時大都測影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反是。洪武初，南都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反是。今欽天監以南都之漏刻用之，北都冬至為三至各差三刻，正統十四年監官覺其差，改夏至為六十一刻，人皆異之。岳季方亦為議以辨，遂使至今真正其非而正之，以西學惜哉。

黃道一周退一分五十秒，白道一周退一度四十六分，有奇。歲策有消長而歲差因之，損益月差亦有損益而月策因之，消長授時知有歲差之損益而不知



有月差之損益故大統運用其法以推交食不能無差而平變已爲過矣况并歲策之消長而去之乎歲策消長以七十五分爲限每百年而消長一分七千五百年而一復月策消長以七十分爲限每一年十二月而消長二十分四十二月而消極八十四月而復長四十二月而長極八十四月而復消十有四年除閏月而一復歲差長極于堯前甲午月差長極于成化甲午冬至之月上推一百三十六年至元末戊寅正月而長極在歲始也

崇禎初年修歷法參用西人以太史徐應勳爲其事其法視太統較密蓋日食舊法各省無異而新法則有分差南北約千餘里東西約千五百里各差一分其驗往々多合瞻人子弟莫之能勝蓋日高月卑故致然耳其說初于一行後人不詳其術考正德九年京師食止七分有奇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鄭少谷云人目所視九服不同或北方食既而南方半虧或南方食既而北方半虧由來然矣以此思南北朝所書日食彼此有無互異未必皆史官之失記也

古今曆法惟推算日食最爲艱劇南北東西兩差尤其甚者授時所立最精密亦最易簡後人不解其所由妄意改易失之遠矣夫南北差以盈縮曆乘除此人所易解也東西差以盈縮曆乘除此人所不易解也予抽繹數年乃得之總不越乎黃白道之倚直而已漸直則經緯之度漸以相親漸倚則經緯之度漸以相離故差數加減因之而起盈曆中前黃白道較赤道稍倚中後黃白道較赤道稍直而後是南北差在盈初縮末者正交歲仲交加在縮初盈末者

交加中交減其實以三百六十三度有奇爲正交則正交皆減以一百八十一度有奇爲中交則中交皆加東西差黃白道較赤道稍倚者減者益減加者益加其稍直者減者復加者復減日當赤道早暮之時黃白道之倚直爲甚故東西差數加減最多日漸高則東西差數漸減而南北差數漸增日漸卑則東西差數漸增而南北差數漸減增減之數適足相當故以三百五十七度有奇與一百八十八度有奇爲增減之中要領既挈斟酌其間較若畫一無有糾紛

然瞻人用之推算日食不能無一二分之差者由千  
建都南北不同則赤道遠近亦異漸遠則漸倚漸近  
則漸直漸倚則黃白道因之而倚漸直則黃白道因  
之而直或當增之三百五十七度一百八十八度之  
外或當減之三百五十七度一百八十八度之內隨  
地立數不爲典要也北京距赤道四十度而授時所  
立之數乃距赤道三十二三度之數此其失也

日食時差之法亦當以盈縮曆正中交分別推之蓋  
黃白道有倚直則股弦之差較有損益而月行之刻

分有多寡也授時以中前後分一側推之其先天後  
天有至于三四刻者此古今曆家所未經道

日食交限古曆只用平差卽授時亦然其實日近天  
頂其交限差數反多日遠天頂其交限差數反少蓋  
日高月卑自地上視日其弦必交于月自日度至地  
心之弦其交于月道者必均自日度至地面之弦其  
交于月道者必近頂密而遠頂疎密則與均弦疎故  
其差多疎則與均弦密故其差少也然天道寥廓得  
之易簡失之苛細今法以北京推算則用二度二十

爲視差之本以三百五十六度爲正交赤道內外仍  
依舊法所差不遠但以四度四十六分爲定差可也  
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廣州北極出地一十七度地  
之相距五千餘里約三百里而差一度則地周十餘  
萬里東西之與南北相準也故日月之食九千餘里  
而差一時此總計天下之時差也授時以半周分減  
中前後分還以中前後分乘之九千六百而一爲日  
食時差午前以減午後以加以卯酉前後分自乘退  
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爲月食時差午前以減子

後以加此一方食甚之時差也夫以天下推之則日  
月食之里差無二以一方算之則日食有時差而月  
食無時差也何以言之日遠月近雖同道同度而有  
地面視差漸卑則差數漸增漸高則差數漸減故以  
距午前後而有時差月食則地影直射無地面視差  
矣月食而立時差自宋之紀元曆始也

授時曆法止于日月交食有所更定至五緯行度第  
抄寫古曆並未測驗訛謬相沿土星曆應所差甚遠  
水星合應亦差至二十餘日此仰觀而瞭然者天啓

甲子七月七政聚于午分若以授時推之則土星不  
得在午也

七政之行皆有視差如經度視差有緯度視差有經  
度差則有東西差有緯度差則有南北差曆法之精  
微莫過于此矣然自古迄今精于曆法者用此以推  
日月之食則驗用此以推五緯之相犯則不必驗豈  
五緯之行迂回屈曲不可得而推也歟

曆法始于日躔日躔準于赤道黃赤道之差則必以  
勾股弧矢推而求之故郭守敬以矢度八十二秒爲

卷下

三

立天元一是也其法止用圓三徑一不用密率蓋密  
率時零不齊難以起算故必借用古率究之以此乘  
者卽以此除黃赤對酌差數適還雖矢弦之度不無  
少虞要于弧背固恰相得也萬曆中上谷邢子登作  
曆書改用密率起算而更其率不更其法宜減反增  
相去益遠不若仍用古率之爲得也

以授時百年消長之法將歲餘不合者不知消之延  
復長也以之推歲差亦有不合者歲餘自本于月行  
歲差自本于星行不必相同而授時于二千五百之

內滿七十五分以爲歲實于二千五百之外加七十  
五分以爲觀實者其法非是故以之下推迄于今日  
能令其箕三蓋其歷時近差數未著也以之上推免  
之虛度減三四十分止留一百一十餘分則八十七  
八年而更一度三千六百餘年僅差四十一二度而  
已日之所躔將在女初安能及虛乎

以授時大統測五星有當伏而見當見而伏者人皆  
疑其合應之誤而不知星道與日道斜交地上則當  
審其經緯距度有經度雖遠而緯度實近有經度雖

卷下

卷下

三

近而緯度實遠者授時大統止以經度立限此伏見  
之差所繇起也

凡方者可以數推圓者不可以數推故以徑推圓周  
終無真率至于割圓諸弧尤爲零雜不齊古法之推  
黃道距度只以自乘之法得其彷彿西法用三弧三  
角互設三以求餘三是以圓齊圓之法也然爲術愈  
繁必須檢表不如古法簡易而可循也變而通之圓  
乎其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古今災異之占往往繁瑣不驗然日食星孛彗五



而恒陽之罰應之故大水常兆陰謀大旱常兆兵革  
也上怠弛則下多蕩佚而恒燬之罰應之上苛急則  
下多危懼而恒寒之罰應之故周衰則無寒歲秦亡  
則無燬年也至于何風之罰則上昏瞽而下多擾亂  
也成王疑而木拔宋襄闇而鵲飛是也何陰之罰特  
恒雨之未甚者耳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  
電爲恒弑隱之兆傳陸之謀廢冒邑陸凱之謀廢孫  
皓而天皆久陰其事之成敗得失不同亦何異于寫  
會之事哉增設詭咎援皇之不極以附之豈箕子之

卷下

三

時向有遺悞以煩後人之補苴也

分野之說原于周禮保章氏日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所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蓋古者帝王敬天  
昊天上帝則有祀于日月則有祀于風雨則有祀于  
司中司命則有祀而猶以爲未備也分建列國使各  
以其方祀其主星如子產所云遷闕伯于商丘主辰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在帝堯之時則如是已度其先  
後代有分命而天軌潛移建都各異且畧舉四陸以  
當四方不及九州十有二次則南北東西或各易其

卷下

卷下

三

位如齊東而玄枵在北遼北而大梁在西周中而鶉  
火在南吳越南而星紀在北皆時與地之所爲也隨  
者以封國之時歲星所值爲之分星則商人之因于  
闕伯唐人之因于實沈者固無以解卽僧一行之辨  
山河脈絡于兩戒識雲漢升沉于四維以爲星之與  
土以精氣相屬而不在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  
而不在乎州國者亦未爲定論也雲漢始萌于參井  
而秦晉則山河之上游雲漢終沒于箕尾而燕吳則  
山河之末派固也然鉅野渤海何嘗不居下流而不  
參星紀析木之列太昊顓頊總皆宅于中土又安所  
分以紫極攝提之治哉約其大槩若有可據條而析  
之將駭盤而不可通夫左傳第著列國分星史記乃  
言十二州次各有所傳而後人混而一之遂以衛屬  
并州晉隸益州乖謬如此何以占驗至于陳卓所分  
郡國星度益復錯亂矣總之源流始分已不可考夫  
抵皆在唐虞以前而後人承襲典祀不廢則精氣之  
感妖祥應之者亦理之所有建封建廢而郡縣分星  
之祀萃于南郊則妖祥之占不得復限于地矣亂世

勿敗何地義有豈能一一徵之分野乎故四星合于  
獨首而唐肅反都四星合于背參而高帝王魏是則  
然矣四星合于井而赫連不據關中乎四星合于參  
則金人不陷河南乎歲棄星紀何與于宋鄭星學大  
辰何關於陳衛即當時已不能無曲說况乎千百  
年之間驗者一二其不驗與驗而不在其地者不可  
勝數也不可勝數者世莫之考而特傳其一二之驗  
者以為奇人遂從而信之至今不敢易其說亦獨何  
說

星學彙編

卷一

星

淮南子曰甲齊乙東裔丙楚丁南裔戊魏己韓庚秦  
辛西裔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己衛午  
秦未宋申齊酉魯辰趙亥燕此又以日辰為占與分  
野參用後之瞻人莫之能知考之亦時有驗者梁時  
丙申赤氣于北斗庚季才占在江陵則丙為楚分也  
魏時熒惑亡崔浩以為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  
雲必以二日而往為秦禍後果出東井而姚秦滅則  
庚午為秦而辛為西裔也

星隕非星也地氣所凝而成而上升陽光輝之象然若

星及其墜也則為石矣雷斧亦猶是也地氣挾土而  
上上為熱氣所搏則結為雷斧挾水而上上為冷氣  
所搏則結為水雹故疑不為異而實為異者陰乘陽  
也

周之建子改時改月史伯璿辨之詳矣王陽明斷之  
確矣左傳一書周文安以為不足信而博引諸經證  
辨春秋以文致其不啻辨則辨矣然于正月二月無  
冰與十月雨雪之解終未免于支離至十月閉霜殺  
蟲則亦自謂無解而以闕文疑之何以服人且小雅

星學彙編

卷一

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以大衍授時二曆推之皆在  
王六年建酉之月如推以建亥之月則燕幽屬之年  
無一合交限者其為改月無疑也程子云周止改月  
而孔子以夏時冠周正後學亦未敢以為是也則諸  
云武王伐紂日在柝木之津辰在斗柄武王之時南  
至日躔牽牛則此時尚在南至之前而恭嘗稱春會  
孟津則改時自武王始矣此漢書律曆志所據者甚  
明也考之夏書甘誓篇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則三正並行從來已久大抵所行者懸象觀法之

事如周禮所載正歲則帥其屬觀之正月則布于邦國使萬民共觀焉如是而已未嘗改時與月改時與月者自武王始當時亦覺其不便故周公作周禮仍從夏正乃書未成而身沒遂置勿用故雅頌所歌皆周正也除幽風之述夏俗出車之用商正他如四月篇之言徂暑謂越于暑也妻妻謂月令孟秋之涼風至也腓者百卉結胎如腓也烈者月令孟冬之地始凍也小明篇之言日月方除謂二月之時歲功將興除舊更新也日月方粵者卽堯典之厥民罔也臣工篇之暮春薄伐傳卽月令孟春之載耒耜耨之于麥保介之御間也無用夏正者至東遷之後正朔不頒諸侯多用夏正者矣故晉獻公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稱九月十月之交是其證也魯之春秋循秉周制夫子修之以明昭代之典故書正而特係之于王夫大義炳然無可復疑夫陽氣既復何必不謂之春陰氣將究何必不謂之冬且春夏秋冬非天之自命總由聖人之命之也出聖人命之則出聖人易之不可謂誣今以曆法考詩與春秋之日食合于周正不合

于夏正此亦其較然顯白者也  
北極出地每約三百里而差一度以三百六十五度計之則周地之里約十萬九千有奇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務爲窮大豈能盡其地哉自古帝王政教所及不過方五千里禹貢之五服是也禮王制曰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北不盡朔山南不盡衡山爲地方三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四之五服去要荒而言之亦其數也而周禮九服乃有萬里夫古今政教沿革不同若傳世既遠莫可考據若地里之遠近昭然具在何周禮與王制相違之遠也大行人之文朝貢止于六服而九州之外蕃國不與焉然已七千里矣卽如武成之助祭康誥之和會又去要服而言之止及侯甸男邦采衛猶將六千里也燕薊之封誠有出于恒山以北者亦祇一隅不數百里耳以六千里考之則南盡南海北窮沙漠東界朝鮮西越西戎周雖盛時冠帶之國豈遂及此以是知周禮所言皆非事實不可爲據也王肅云方五千里者並力之數若其廻邪屈曲動有倍加之較然與否與

形勢之強弱人自爲之故章邯輕敵則項羽渡河秦將屠利則漢高入關孫皓虐下則杜預渡江姚泓玩寇則宋武入陝且鄧艾登江油而劍閣遂下黃巢入禁坑而潼關不守地險之不足恃者如此也以余論之所貴于形勢者謂夫兩賢相厄耳若兼弱攻昧亂侮亡則不階尺土者可以起而爭權又何較量于形勢哉周不以岐山界秦秦未必能併諸侯項羽以關中自王漢未必能得志于天下武侯不得荊州終困于祁山宋武既失關中終困于苻左故人之強弱其本也地之險易其藉也有本則藉以益重有藉則本以益固豈得謂在德不在險遂棄形勢而弗守哉或者以宋懲唐弊收藩鎮兵而聚之京師不都汴梁則輪輓不便不足集天下之餉以養天下之兵故漢唐以地險宋以人險使敵如是與其養兵以坐糜國用曷若省餉以休息民力哉宋太祖欲建都洛陽法周漢以汰冗兵而卒阻于太宗之諫不出百年民力已殫果如太祖所料蓋亦地勢使然非盡王安石蔡京之罪也後之建都者可以悟矣

宅平曠者其害常在外據險要者其害常在內趙高亡秦王莽亡漢此害之在內者也其禍生于有恃重卓亂漢爾朱亂魏此害之在外者也其禍生于無備故晉雖有八王之禍終不能移祚而移祚者則唐雖有藩鎮之患初不能廢帝而廢帝者皆宦官此豈非形勢之所爲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要使後世子孫中才者易爲守而已若不肖者雖有外懼何損內憂乎江北形勢之晁無如關中江南形勢之晁無如金陵蓋關中風氣剛勁可以足兵而金陵財賦饒沃可以足食故也然河湟不歸則關中未易守也荆襄不靖金陵未易都也假使漢無金城之屯唐無受降之策久矣其無西都矣吳無赤壁之戰晉無淝水之捷久矣其無建業矣非好大也亦以固吾圉耳昔人皆云天下形勢西北爲首東南爲尾故起于西北者可以有東南起于東南者不能以有西北此亦未爲定論寄奴之不能有中原私意亂之武穆之不能抵黃龍惟奸害之非戰之罪也高皇帝亦起于



東南乘勝而趨西北不啻疾風之捲秋葉狙于古說  
不察事理何足與語古今成敗之勢哉

勦寇之法在畧首級之賞而厚恤死傷則將士皆致  
死而無殺良冒功之患矣在輕解阨之功而合謀夫  
擊則寇勢自促而無隣境爲壑之弊矣在省召募之  
卒而簡練士著則室家相衛而無貪賄逸賊之慮矣  
禦倭之法嘉靖間諸公之議曰必遠探于外洋使不  
得多方以誤我則我之兵力不分必力禦于近洋使  
不得登岸則彼之長技無用然陳錢馬賁諸山出洋  
太遠有颶風之作有暗礁之觸有蛟龍之傲兵未與  
寇遇而先犯三灰何可輕議國初分哨之制亦未及  
此也

按兵制有錦衣十六衛以衛官禁有留守等四十八  
衛以衛京師大約如漢南北軍唐南北衙之制然此  
制不起于漢唐卽成周已然周禮虎士八百人掌十  
虎賁氏司右之職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  
焉不著其數此卽漢之南軍唐之北衙今之錦衣等  
衛也六部六達之師掌于司徒者此卽漢之北軍唐

之南衙今之留守等衛也常武首章整我六師以修  
我戎此爲大軍次章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此爲禁軍  
末世之制未變于初而治亂異焉者要在乎聚散之  
間而已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周宜之所以興也漢初  
南北軍皆郡國營上猶有三代遺意自八校之設皆  
以習知胡越事者充之而兵遂聚而不散唐之府兵  
變而驍騎亦循此也治亂之所繇豈不以變制哉

衛軍有屯此寓兵于農遺意也南軍運糧猶可相沿  
若北軍赴班藉其扞衛非羸弱可堪傳習既久子弟

豈盡強壯其勢不得不出于募以一人而親耒耜復  
執于戈技必不精勢不得不出于分但使召募之兵  
特居衛軍十分之一二軍也不廢兵餉不煩亦豈遂  
有養兵之患如周司右之勇士虎賁之虎士亦是常  
從之軍小雅祈父所謂王之爪牙是也然不能爲害  
而能爲用者簡練故耳今以衛兵爲正兵以募兵爲  
奇兵相參而用常使相友相助不至于相凌背又安  
見召募之不可行又安見勾補之不足用哉

國初軍屯江南每軍一名水田三五十畝不等江北

每軍一名地畝八十至百畝不等不得賣買永著爲令歲納子粒一十八石內以六石公用以十二石仍給本軍後因出納之際不無守候遂議止納六石于官而屯業遂致私售于民軍自此凋弱矣歷年已久展轉更易大抵竊據于勢豪驟議清釐其勢必格但令得業者各山一強壯之人以隸軍籍則不必勾補而軍或稍足不必清釐而屯或稍裕矣

召募則遊手無藉之人用遊手無藉之人用所以愈多則爲害愈甚若行保甲之法卽民爲兵制固甚善

卷下

卷下

卷下

然以官行之則必至騷擾不以官行之又散而無所統良民未必能行而奸邪之人皆執弓矢一旦饑荒所在蠶起矣卽有良法美意周匝嚴密苟非有井田之法亦不可行也蓋貧富不齊心志不不至于病民而禍國不止昔人云有三代之風俗而後可以行三代之選舉子亦云有三代之風俗而後可以行三代之伍兩熙寧之已事可鑒也無已則以社倉賑濟之法行之使富戶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戶官以時勸懲之民既樂從事可永久耳

今時用兵主統帥者不主調發主調發者不主統帥人以爲文法太拘難以集事然考之成周而已然尚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掌兵者也而不得太保之命則不敢擅發毛詩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程伯休父掌兵者也而不得尹氏之命則不敢擅發所以散兵柄而防亂萌也誠使法令明飭節制得人又何有文法拘牽之患哉

卷下

卷下

卷下

地水爲師風雲爲陣言其變幻曲折無定形也操刀挾矢與勦敵遇國之興衰判于呼吸豈暇雍容而講成法稱仁義之師哉或問于程伯子曰君子用兵亦行詭道乎程子曰旣欲取勝安得不用蓋如毀車崇卒曳柴揚塵之事耳胡氏以成濩之書及爲譏猶曰徇私怨也至大鹵之戰不以爲功而以毀車爲罪何其間于大較與若采無誘殺則君子不爲

萬曆四十六年京師原額官軍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員名崇禎四年官軍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五員名通察天啓至崇禎四年總督京營各衙門

除滅汰外較四十六年實增二萬七千八百七員名  
歲增餉三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餘石至于今又不  
知增幾何矣軍制日增軍需日溢而無救于亂亦可  
以見兵之不貴于多也亦在乎扼其要而已

敵騎衝突非車營不足以禦之元戎之十乘師于之  
三千古之明効亦既彰矣然或用之而勝或用之  
而敗能者以人用車不能者則全恃乎車也房琯未  
嘗知兵強驅市井之徒欲倚牛車以爲利宜其未戰  
而先潰也若近日之申甫又不足論已夫有車必有

車

卷下

七

騎以爲佐敵來則車合而騎入用火器以遏進之敵  
去則車開而騎出用弓矢以追逐之相薄則出車而  
戰用長刀巨斧以制之如子儀之于祿山世忠之于  
兀朮皆以刀斧破其鐵騎凡步兵離車不遠十步騎  
兵離車不過三十步常使奇正迭用緩急相應此制  
勝之道也宋吳玠吳玠三疊陣及今咸南塘鴛鴦陣  
皆用此意至于御車古者與射並重平居則教以法  
臨事則卜其人苟忽于此雖善用車亦未免墨綵之  
長耳

楚之兩廣不如秦之小戎衛青之武剛不如馬隆之  
扁箱蓋車戰患于重遲而利于輕捷也分之則單輪  
可以行險圍合之則雙輪可以施砲石募之以革推  
之以人木屋鹿角無不備具其費既夥可以多制每  
營必聯絡三四以爲聲援犄角可以萬全制無善于  
此者萬一危急出車而戰棄去亦不若牛車之重  
大進退艱澁也所慮者車小則界不敵馬之高然單  
輪之車廣約四尺鈎以聯之廣可八尺承塵之上堅  
華冒之高可一丈餘尺則騎兵之來我皆俯而刺之

車

卷下

七

矣大雅文王之臨車左傳楚子之樓車是也  
黃帝兵法名曰握奇其言曰餘奇爲握奇卽易所稱  
歸餘于扚也蓋六十四陣爲正兵以其餘者爲遊兵  
或衝其前或出其後或擊其左或攻其右變化不測  
制于師中故曰握奇此遊兵之設兵法所最重也不  
然雖有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亦一定之成法耳何足  
以禦敵而制變哉天下之事皆妙于用餘不獨兵法  
爲然  
咸丘之焚聖人筆之疾始以火攻也火攻而勝聖人

者以爲戒况火攻而不必勝乎國朝之兵之弱也和  
于火器也蓋神機將軍之威猛古所未有特有神器  
而操練之法一切不講無事之時徒作見戲有事之  
時遂至束手惟恃神機以禦之而器又重大難以輕  
舉達到一或失勢反爲敵用近有獻西洋之器者一  
門之發遠及百里可越壁壘而擊其中堅其器愈猛  
其爲利害愈大敵騎之來也聞砲聲則匿于馬下以  
避之砲聲既息乘其煙晦疾馳至前倉皇莫措則四  
潰而散敵及昇以攻城無城不摧是敵未受其毒而  
我軍獲其利也  
卷下  
適以先自糜爛何可不慎也其餘輕便之器難以及  
遠或敵未至而先發敵已至而不能再具矣近有邊  
臣王鳴鶴安火箭于鎗上近前而發避鎗則中箭避  
箭則中鎗爲一舉兩得之法不專恃火攻似爲可用  
耳  
兵以少而能精餉以少而能足蓋兵多則弱者既潰  
強者亦必不支餉多則出者難入者亦必不繼  
虞書象刑非畫衣冠謂象也者示人以可畏而竊  
其意于不用也陷于五刑者往往成爲五流如共工

之滔天三苗之負固在所必誅而卒以流竄故曰流  
宥五刑至于估終不得已而用之則向之象刑遂爲  
賊刑矣觀此意者肉刑至今存可也  
晉書唐志租庸調之法近古以來號爲至善乃民之  
貧不克葬者得鬻產以供于是授受不由于官未幾  
而良法盡壞矣豈聖王之制窮則必變固不能以數  
世與夫邪僻偷情之人聖王得而治之教之至天行  
不若禍福萬殊此聖王所不能齊也夷考鄉師之職  
日以歲時巡視國中明萬民之艱危正歲則稽其鄉  
里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而族師之職  
又日以相葬埋蓋當時喪祭之器吉凶之服葬埋之  
資者令民預爲飭置以濟貧乏大約如後世社倉之  
意上既有所賒貸下復有所資助至一切醫藥壽夭  
之事皆設官以主之豈有窮產失業之患哉然行于  
古不能無弊于今者古皆世守苟非大愚莫不思保  
有百姓以爲萬世子孫計故其愛之也誠慮之也周  
禮世官如郵舍雖有善者豈暇爲遠圖哉  
萬曆中年戶部歲入本折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

萬有奇其折色入內庫者六百餘萬入太倉庫者三百六十八萬有奇啓禎以來加派各省直田賦銀六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八兩額內雜項稅課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三百一十八兩額外雜項銀七十五萬九千七十九兩崇禎十年加派地山餉二百八十八萬爲餉十二年加派山賦銀四百八十萬派雜項關稅等銀二百二十萬共加餉一千九百餘萬較內庫及太倉庫之舊額已踰再倍而裁減廩祿及備用公費夫馬輿隸之工食不與焉而司計者束手無措則何以解也總之天下所不足者布帛菽粟耳非金錢也布帛菽粟賤則百貨因之俱賤布帛菽粟貴則百貨因之俱貴百貨貴則金錢多猶寡也百貨賤金錢雖寡猶多也爲今之計者則廣屯種爲第一義矣欲廣屯種當求其利民不當求其利國利民則民勸久之食足而利自歸上崇禎六年戶係邊屯永不起科法至善也借給資本募民開墾意良厚也而奸民因之以牟商賈之利資本既盡而尺地不開甚且有逃竄抵罪者矣今莫若聽民自墾毋關軍屯民屯兵

屯商屯但分別邊腹一易再易之田能開墾若干畝者准首功若干級無從軍之要有殺賊之賞何憚而不爲之或曰何以處首功曰保衆備盜莫善于屯田農政修而武事寓之矣且也與其殺平民以殺功何如墾荒爲愈也今總計鹽課始不過二百餘萬兵興以來淮鹽加派一百七十萬有奇浙鹽加派三十七萬有奇合諸處而計之大約四五百萬而止耳而商人已困敝不支矣乃唐之鹽利七百萬終宋之鹽利至千萬繼而未聞告急者則何也大抵利在增引不在增課增課則引價重而正鹽易壟私鹽易行則商困而上亦失其利矣增引則引價輕而正鹽易行私鹽易禁則商便而上亦得其利矣至于法吏胥禁奸商尤今日之急務也爲商有三中引爲邊商納課爲內商行鹽爲水商其間交通吏胥玩弄官長如假引積引占窩賣窩打照開橋營求稱墾皆內商爲之祟耳茶法之壞亦土商爲之也交結總理通官勒索遠近不責其茶之良而惟賄是求故番馬之入也亦不敢

其馬之良者茶之得脫爲幸于是番人怨肆  
輕中國而敵國之以爲利私市好茶以售之番馬益  
不入于邊而折而入于敵矣其爲害至此可不禁歎  
唐王忠嗣鎮朔方馬市常高其價值由是番馬益  
少唐兵益精爲今之計必復金牌之制還常例之率  
增良馬之價嚴惡茶之誅而後可

行鹽之法歸其利于民而厚稅之最爲上下兩便元  
末嘗行之矣然開務濶遠私鹽易行元人不稅之行  
鹽之地而稅之產鹽之處不問貧富一切責之官吏  
因緣爲奸其法終泥不行而奸究之徒借負販以起  
者遂不可制議法者慎之

錢法之壞起于鑄之不精雖爲廣厚之式而係銅鐵  
和私鑄易通鑄以淨銅則私鑄無所利而自息官錢  
流通而取利自廣矣鈔法之壞起于用之易弊雖有  
倒換之令而收授艱難病在下工墨浩費病在上製  
以獸皮則無昏爛之患而省倒換之煩矣然行之不  
自上始猶不可得而必行也致之端禮五布亦今之  
鈔也征布于市則布可行于上而止于市征不及

至供則不苦于上雖歛滯貨于民則布可行于下而  
止于歛滯不侵利市則不病于下既做其意而行之  
如今之牙行坐買卽周禮厘人之絲布今之市地稅  
卽厘人之總布今之罰旗卽厘人之質布罰布今之  
門攤卽厘人之厘布以是數者更以錢鈔兼納以收  
屯之餘糧屯之餘鹽及民間之廢銅鐵則泉府所稱  
歛滯貨是以輕重相權上下相濟豈有阻滯廢格屢  
司會之仰屋哉亦豈有猥賁煩擾如漢唐之征權均  
輪貽誤後世哉

屯田必先開渠興井兗豫等州皆古溝洫地今欲行  
之而格格不能者蓋北方之民皆食麥無籍于水田  
且耕地浮于耕人旱田之耕人可五十畝水田灌漑  
則十畝而止耳所獲雖豐實與歉等而沙土易壅歲  
費挑濬此北方水利所以難行也若招徠南人以實  
之泉近者鑿渠水渚者鑿井無水之地做西人蓄水  
之法官給以衣食器其使出力以耕既熟之後輸其  
十之三四十于業主而官則稍加其賦先試之一郡既  
成而後以所加之賦行之他郡漸次與舉國家不憂

費稍財而可以收無窮之利亦何憚而不爲也如欲行之必先自近水者始近水又惡其窮漕也必做劉晏歇船法而閉關不開使漕水北不入海南不入河則山東七十二泉皆可爲灌溉之用矣或曰如此必多設倉以備盤剝必多造船以備轉運多設倉則必多設兵以衛倉多造船則必多食軍以押船不太多事乎曰盛米以囊不煩盤剝舟不行遠不易破壞止易船戶不易運軍卽有小小不便孰若以數千里之地聽水旱于不可知之天平賈讓治河之策多聞

支渠以時啓閉以節旱澇旣可以殺水勢又可以資灌溉誠萬世良法然黃河流緩則不能刷沙不能刷沙則壅決不常其爲利害亦未可必故贊黃河以灌漑不若截黃河而資泰山諸泉之爲得也

昔王安石欲決梁山泊以屯田爲劉貢父所囑予嘗親歷其地今已成沃土則安石之計未爲失也先臣贊緒議欲改漕經此以避濟寧高原之淺漑若果行此則水不旋濤漑屯兩俱無礙尤策之善也

兩層中李公化龍爲總漕始疏濬泇河以避黃河之

險漕者便之然自此黃河遂置不治而徐州漸致漕

泥顧此失彼利害僅相償耳

海運盛于元國初亦行之後以會通河成而罷丘壘山復議行之中壞七級而復罷議者以爲欲復海運必開膠萊則成仙大洋之險可避而運艘可以無虞然分水嶺之三十里多石不易鑿卽鑿之亦無水漑接濟棄運河而專治膠萊則海運未必可恃若兩河並漕因計民生其能堪乎海運之難行也決矣倪鴻寶爲大司農議以分水嶺止三十里亦可改爲陸運則反不若運河之便易也第使沿海將卒以時衍習備非常可耳

今之役法義役善于雇役雇役善于差役信已然廢官之法但聞差役不及雇與義而今之雇役則金銀或委之空虛吏呼如故義役則豪右爲橫于鄉里貧弱愈困誠得賢守令而任之絕詭射公參點明支給禁需索雖周官公甸之役至今存可也

要官司兵而日司馬凡牧人趣馬之職皆以士大夫爲之馬政蓋至重哉在昔馬政之壞自譚駒變而買

使買俵變而折色始正嘉以前猶存舊制自俺答款而馬市開乃盡改折色市茶以易馬今無用而取有用今中國之厄廩而取外方之駿健未爲非計也乃其後貢馬率多不堪而民間課駒已難卒復以我上駟敵彼中駟且聞弊而股俸矣兵安得不敗敵安得而不驕哉爲今之計莫若急復課駒欲復課駒必復草場但行漢馬復之令以寬民力至吏胥土棍估客種壽之徒皆嚴察而厲禁之使不得相倚以爲奸利則民免于養馬之害而救其養馬之利雖官馬如已馬矣不則以山陝東藩官牧之法行之內地卽不能如周官之制或如唐之監牧得張萬歲王毛仲者領之馬何患不蕃息也

在昔太僕之職祇有種馬之法其後侵擾日繁頗爲民病議者不事矜恤而輕于變法折色之令始猶行之江南以江南非產馬之地耳隆慶間用武金議盡賣種馬折草料收地租而岡寺所司遂化驂駒爲金幾矣萬曆五年以岡金四百萬別貯老庫以備不時使馬之需猶可恃以無恐未幾而紛然使借所餘無

幾馬政遂不可爲矣今四方需馬孔亟有司可不加之意哉

治天下之道莫急于安民安民莫大于理財要使天下用賦斂于一人斯可權其消息以相流通唐之劉晏所以能濟國用者以轉運租庸錢鹽鐵事皆取決于晏故也國初召商開屯輪粟關中之法屯鹽猶出于一邊餉用饒自折納之令開而屯與鹽分圖計日謂世廟時霍渭崖思復祖制欲以漕運御史兼理鹽法三邊提督兼勸農使而其說卒不果行今雖難

以驟復然設誠而力行之得廉幹大吏總領其事凡天下之欲鹽者欲鐵者欲錢者欲茶者不出于屯則不可得則其勢漸折而歸于屯因而漸征其聚厚酬以引將必鼓舞起之矣

周官三百六十皆理財之事而一言以蔽之曰以爲民極劉晏曰理財必以安民爲先但使戶口蕃庶則賦稅自廣最得周官情意古今言利之臣未有及此者王莽之井田安石之國服皆襲其形迹失其精意是以亂也桑孔之徒不足言矣



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連數之說出於聖賢不可盡謂証也蓋以三百八十四爻與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參差相追至五百一十二歲而爻日值齊此其効也

今之術家爲類繁雜不可悉數其大者莫如太乙奇門六壬三家傳習最久夷考其始實出于一而後判爲三撰立名字猥陋相沿失其源流矣靈樞曰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於叶黃之宮從一至九復返于一凡四十六日而徙居天留叶黃者一宮天留者八宮

也後漢書注曰太乙遊宮自坎歷坤而震而巽息于中央以終于離則是太乙即奇門也以其始于坎故謂之太乙即天乙也又謂之六壬謂天乙生水也張平子云朔曆律以占吉凶重之小筮難以尤官靈天驗道本盡于此則太乙之用特備參稽不爲典要後人守錢不能通變乃復離而三之太乙爲十六宮奇門爲九宮六壬爲十二宮方枘圓鑿不可復合矣則其支離猥雜以附于易義可也

太乙七十二局五運而爲三百六十其應者多在末

連然三百六十者天地自然之數吉凶之故不繫于王者大小諸將太乙開格因迫提按同杜之類無所無之譬如張羅四野豈無一獲至于太初渺茫頗難考據歷代以來參差不一曆原稍差則一切皆謬至分六十四卦爲十二運以卦爻所得之策爲其年數亦匪一人私見不可依據以爲推測之定法也奇門起神接氣頗爲簡便然歲歲皆然絕無變化且五行之氣更迭用事乃止尊卑而防庚用乙以合之用丙丁以制之何其偏固而不通也六壬以相剋更初傳

至一無所克則厄之易星其立義亦近于奇門大抵兵家陰謀之術故以金氣爲用克制爲先非至理之所存也若太陽出將考之今日日應已差而猶沿襲舊名以爲占釋去之遠矣如子爲太吉以小往大來故曰大吉午爲小吉以大往小來故曰小吉今玄枵非日至之運則子不得爲大吉矣鵠火非小至之運則午不得爲小吉矣循名思義又何耶焉唯興家五行之說凡十有六種其中若正五行三合五合以及納甲化氣俱有源委不可盡沒次之則納

音猶有依據他皆穿鑿謬妄絕無義理而最不可解者莫如洪範五行世以其流傳既遠不敢輕議何待陳之甚也

三合之說始見于西漢翼奉以亥卯壬東方寅午壬南方巳丙壬西方申子壬北方是也然奉忌于卯而吉午酉與今之賤子午而貴卯酉者異矣奉取辰戌而斥丑未與今之用丑未而棄辰戌者異矣淮南子水生于亥火生于寅金生于巳水生于申不分陰陽與今之陽生陰成陰生陽成異矣淮南子土生于午申子戌子戌與今之星家土生于寅亥家土生于申者異矣以古今之說相提而論孰短孰長必有能明之者

納甲之說本于京房占卜之術不遇以乾坤包括始終以六子通布六干如是而已參同契乃推本于月之勝納乾望合于八卦而得其方位義則微矣然止引其端未究厥旨審觀天象則月之勝納乾望參夏反易冬則夕明于庚而晨晦于辛是震納庚而巽納辛也夏則夕明于辛而晨晦于庚是震納辛而巽納

庚矣夏則夕望于甲而晨晦于乙是乾納甲而坤納乙也冬則夕望于乙而晨晦于甲是乾納乙而坤納甲矣下弦始于丁而進于丙上弦始于丙而進于丁是雖判冬夏一揆是艮兌互納尤其著者然則納甲之說陰陽互藏可以交用非必陽卦納陽干陰卦納陰干也坎離為乾坤之二用周流六虛納乾納坤配以戊己而無位則壬癸代之施化亦猶辰極居所黃鍾為宮也參同契曰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含元虛危播精于子此壬癸代戊己之義也又曰二月驚蟄危臨于卯八月寒生天罡據酉此八卦入于陰陽納之例也形家之言不窮其原不究其變又何怪乎其說之紛然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氣固相貫然天行運而不息地運靜而不遷強執某方以當某氣已自不備乃若太極天市所運者廣不止一次而以艮當天市丙當太極偏矣然猶曰未離其位也至于少微在午而數元當之是何說也總之地理自有吉凶不關星象星象自有吉凶不關地理而鄙人附淺歸為玄學合附

會轉和眩惑而已然則天地之理固不可相通乎曰  
天地之理不過陰陽陰陽之道貴乎能交天道能交  
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地道能交故陽來陰受陰來  
陽受是則其理之同也

易有四象索問益以陽明厥陰而為六氣八卦有二  
水二金二土一水一火六氣一木一金一水一土而  
有一火其說大有遲庭矣然八卦陰陽亦各有三三  
爻是也五行陰陽亦各有二八卦六氣皆然兌為澤  
水震為雷火則亦二水二火也有少陽心火則有少

陰腎水有太陽膀胱之水則有太陽小腸之火所謂  
水火相逮也有陽明大腸之金則有陽明胃土有陰  
陰脾土則有太陰肺金所謂山澤通氣也有厥陰肝  
木則有厥陰心包之火有少陽胆木則有少陽三焦  
之火所謂風雷相薄也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易與素  
問各舉一端解者自得之耳

地理以形勢為主然方位之說其由來尚矣神也者  
妙萬物而為言舍二老而取六子謂既成者遷而方  
未者進故二老凶而六子吉也詩曰望楚與雲景山

與京又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使僅以向  
背寒煖而已一舉目可了何必樹泉而測景乎以此  
推之則形勢方位二者古人兼用之無疑也獨惟今  
之為方位之說者苛細纖縷鑿而不經如支自支干  
自于卦自卦不相屬也而以之參雜其間豈地支有  
空缺之處而須天干以補之天干復有斷續之時而  
須八卦以綴之乎故察方位者當以支干八卦分三  
層而列之別其吉凶或取于干或取于支或取于卦  
一無所取然後棄之凡易之道貴乎能變氣坤坎離

四卦不易故二一中與二老偕退震巽艮兌四卦互易  
故二長與二少偕進以言乎十干則戊己無位而甲  
乙壬癸乾坤之所納也故退之丙丁庚辛震巽艮兌  
之所納也故進之以言乎十二支則坎離子午之所  
納也故與寅申辰戌而偕退之卯酉震兌之所納也  
故與巳亥丑未而偕進之要之取旺棄衰不可用者  
止于二老四墓而已卦氣摩盪吉凶相參所為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若以六十甲子六十干論之則吉  
中復有凶凶中復有吉又未可拘拘于此矣今乃以

先天之位置強令于後天又以後天之位置強分乎  
四正而倡爲淨陰淨陽之說支離牽合其爲妄作無  
疑術家沿習舊習不原其理固無足惟惜乎明理者  
亦惑其說而不之深考也

宋人有以鍾律論地理者龍向相生隔八而起如黃  
鍾子龍則取林鍾未向及仲呂已向應鍾亥龍則取  
姑洗辰向及蕤賓午向之類石齋師亦嘗爲此說以  
告人鮮不駭且疑之然以形家之說考之亥龍用丙  
丁猶午之半也用巽猶辰之半也坎龍用坤猶未之

半也去其四維八干止列十二以應鍾律則合者頗  
多乃以創開而駭之亦未之深考耳

古人葬不擇日祭則擇日今人祭不擇日葬則擇日  
然陰陽多拘忌太史公已言之矣特聖賢勿之取耳  
至于今其說益繁拘忌益多往往有歷歲而不得葬  
者其弊可勝言哉一切去之則燕遊成已蝠避庚申  
鵲避太歲豈天道遂無與于人乎第擇其合理者耶  
之不合者去之可也漢武帝時集占家問之五行堪  
輿兼辰建除天人太乙歷家大小吉凶議各不合武

帝制日避諸家忌以五行爲主人取于五行者也得  
之矣其次則莫若歷家

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知古人之擇日必占星  
象而今人之論神煞者非矣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  
知古人之定向必用臬而今人之用針者非矣日今  
之用縫針者獨非臬之所指乎日針臬參差隨地不  
同斯直之地適在壬丙子午之間地蓋西則所差益  
多不可膠柱而用也今人亦有用太陽者亦有用斗  
杓者而不知名星三百六十皆可擇而用之所取于  
定中者非特取象于營室也天監大書之所指焉是  
故審地脉則必爲此貴擇日辰則定爲此良耳

形家之言雜見于詩書如周公之相東主卜濕湖公  
劉之逝百泉瞻潯原皆是也其書雖不傳而遺書藝  
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則三  
代以前固有其書但止用之居處不及家墓葬書之  
出自郭景純始也未必出于景純之親爲之要以景  
純而著其言葬乘生無遺體受蔭此造化精微理固  
有之非世俗庸妄所能知之道之也漢之者曰風氣

之移人生者受之歟者弗能受也靈者感之頑者弗  
能感也然禮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必求  
諸陰陽有類葬以報氣有鬱鬱以報魄未嘗謂氣可  
感魄不可感也如魄不可感古人何爲而求之報之  
乎由是思之廟者以安神也而未嘗無魄則夫墓者  
以安魄也而未嘗無神亦從可知已既曰神矣豈不  
能因山川之氣以効其變化乎夫陽燧頑質也當乎  
日之正中以薪承之而火出焉至于燎原而不可遏  
也此乘生氣之謂也吉者之中不能無凶凶者之中  
不能無吉猶冬之有雷夏之有雹也均是遺體而遇  
遇其吉或遇其凶此天之所爲而不專于地也天之  
氣有清濁厚薄地之氣亦有清濁厚薄以天之氣與  
地之氣摩盪其間同者以之增益異者以之劑量吉  
凶之故所爲千萬殊而不可詰也資始于天資生于  
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正之感可以化凶而吉大  
邪之感可以化吉而凶此則人之所自爲而天與地  
並不得而違焉者矣分天與地與人而言之謂之術  
合天與地與人而言之謂之道景純明其術不明其

道恣欲傷生危言觸忌而弗顧也非惟嚴端又自推  
之故能豫知水之必爲陸與葬之可以致天子而術  
乃設醮卒無救于日中之禍豈地爲之祟哉或者遂  
以是而疑遺蔭之無徵嘗葬書爲妄作過矣且吉凶  
之說非獨爲遺蔭也地之吉者其氣固氣固則水不  
得侵蟲蟻不得而蝕如是則死之體魄安而生者  
之神氣亦安凶者其氣敗氣敗則水得而侵之蟲蟻  
得而蝕之如是則死之體魄不安而生者之神氣  
亦不得安淮南子曰行路者思于路居者夢于床慈母  
吟于巷適子痛于荆一氣之相應有莫知其然者豈  
有間于生歟乎其生也以心承天氣之和庇其子孫  
而子孫之志氣又足以召之鮮不受天蔭者矣其必  
也以體乘地氣之和庇其子孫而子孫之志氣又足  
以召之鮮不受地蔭者矣生歟不同情而不可滅者  
性天地不同形而不可隔者氣磁石之末以之制針  
則指南雖屢撼之而不移也其性存焉則其氣通焉  
理之固然不可誣也仁人孝子之葬其親誠不敢以  
邀福亦豈忍以逆禍僕禮既夕記口筮宅家人物土

見氏爲鐘

兩角爲鈺曲祛爲于鐘口不平鐘體自圓但上後下  
弇非平圓耳賈氏以爲如鈴而不圓非也鈺徑十分  
謂鈺兩角之間鈺間八分并鈺鼓而謂之鈺也去鈺  
間二分則鼓間六分矣鈺間當四分舞修者謂舞上  
也鈺之徑減于鈺之徑二分而相距八分舞上之徑  
又減于鈺下之徑二分而相距亦八分鐘體平差勢  
固然也賈氏又據周語立均出度之說以其律各自  
倍半爲鐘如黃鐘之鐘口徑二尺二寸五分以十分  
之而十六爲其長則鐘之長三尺六寸度其所容已  
大過于四鈞非所謂重不逾石者也若以二尺二寸  
五分爲鐘之長則口徑止一尺四寸四百分寸之二  
十五其所容又不及四鈞遠甚漢志曰始于銖兩于  
兩均于鈞終于石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  
百八十四爻者五行之象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  
物歷四時之象也王者作樂崇德制器尚象妙合自  
然不可誣也今以黃鐘之律計之其量一倉容千二  
百黍重十二兩四鈞之重四萬六千八十銖千二

九十二兩倍于其律者二千八百四十取象于易  
也律之爲分八百一十以三千八百四十乘之爲三  
百一十一萬四百分四其易象以爲鐘之長二尺五  
寸六分舞四鈺四鼓六鈺二共十六分以十六分  
其長以十爲鈺徑一尺六寸鈺下之徑一尺二寸八  
分舞上之徑九寸六分析寸以爲分置鈺徑一百六  
十分爲三乘方又進一位以一百六十一分爲三乘  
方各除其本數而六分之併二數以爲全觚積又以  
舞上九十六分爲三乘方進一位以九十七分爲三  
乘方各除其本數而六分之併二數爲截觚積以截  
觚積減全觚積得定觚積自九十七至一百六十爲  
六十四位以六十四均分之爲觚面之平方以密率  
二十二乘之以二十八除之爲鐘面之平圓一萬三  
千二百四十分有奇以鐘之長二百五十六分乘之  
爲三百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六分較之四鈞之  
數餘二十七萬九千二百四十六則曲祛之所截也  
口徑圓分約近二萬曲祛之減蓋一寸四分而贏矣  
或疑鐘之廣長無當于黃鐘之律不知盈分既積所

容者仍四鈞之數所謂八百一十以乘三千八百四十者卽黃鍾之律周乎六虛者也補之方尺深尺其聲亦中乎黃鍾又何疑于此以鈇徑十六寸爲三乘方三分而損其一以三乘方開之得林鍾之鈇徑一尺三寸九分七九以十分之以十六爲其鍾長二尺二寸三分六六以其鈇徑自乘方乘黃鍾鍾面之平圖以黃鍾鈇徑自乘方除之爲其鍾面之平圖以其鍾之長乘之爲其空積以林鍾律分五百四十乘三千八百四十爲正實以其正實減空積餘爲曲積刻

栗氏爲量

鄭氏以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者容一石此本黃鍾之律而二千倍之也黃鍾之律一會二千會爲一石方一尺者爲萬分以一百六十二分乘之爲一百六十二萬分是以二千乘黃鍾之八百一十分也今方尺而深尺爲一百萬分算法內方外圓二分益一

爲一百五十萬又加以密率之寬分最少者如劉歆之法亦應七萬則九斗六升九合有奇若祖冲之法則加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分半強應九斗七升矣故鄭氏以爲補形方而唇圓謂補形方尺不足二升有奇圓其唇口以足其數耳賈氏疏之未明後人滋爲異說皆謬妄也第思其聲之中律者其體必圓爲合古無明文竊以三會爲合十合爲升自豆豉述而四之以至于補則補之六斗四升蓋一千九百二十會當鄭氏九斗六升矣說文合从今者合二十也故漢志云合會爲合其補餘十數會者古人制器類然既成而祭之已盈則摩其口如磬之摩其旁摩其端也止律呂之數惟半與全聲應相保過不及則不然千九百二十會其重二鈞正得四鈞之半故樂中黃鍾此言一鈞者或謂金錫之重耳漢志以爲二鈞蓋言其所容也如此法則方一尺深二尺四寸三分爲一石與今制合

磬氏爲磬

磬爲一殿爲二鼓爲三各以應律爲數如黃鍾之磬

其博九寸其股一八八寸其鼓二尺七寸併腹與鼓  
爲四尺五寸此大磬之特懸者也故車人云柯長三  
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蓋主黃鍾之磬而言凡樂器  
皆以黃鍾爲主也鮑石絲竹其尺寸皆各從其律惟  
鍾不從其律之長而以其律之所容爲斷也陳用之  
以爲黃鍾之編鍾其長九寸口徑五寸六分有奇則  
應鍾四寸二分六六日徑二寸六分六六其細已甚  
不可爲鍾矣

墨菴雜述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茲編則隨  
其所偶得雜書成帙每喜以數言理蓋其學本出  
黃道周也



# 藤陰劄記不分卷

〔清〕孫承澤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藤陰劄記

無卷數》提要

余未髮受書即藤陰先生以不獲親炙為憾嗣讀刁蒙吉先生書其中多與北海先生相往復所以論道者甚著心益企之以為庶幾得一識其法人覽其全書可慰生平希慕之志焉而未有期也歲壬子予守維揚儀徵令孫君琰來謁言論舉心有儒者風詢其世系則先生父孫也間出藤陰劄記一卷示予予循覽玩耽嘆與刁氏潛室劄記辭旨通貫其于性命之微與古今之述歷叢指言行之大範莫不賅而存焉蓋自有宋四子倡道中原聖學大昌微言絕而復續其後象山陸氏別為頓悟之說朱子起而講去其非嗣此兩家弟子各承其師說持奪詆譭浸成門戶迨及有明新建沿子靜之波其徒甚之于是朱陸薛王之辯同異相紕攷人道已

二者文談而或又為調停兩可以洎其間後之人張乎莫適所從畔散雜操為道術之大患先生百年後愍其流極沉研五子遺書為疏通證明以真論繼今庸學息喙而羣愚蠢蒙誠不特為紫陽之功臣也已往時河北大師多推夏峰二曲要各以正傳為底厲而先生于其時學尤恢博合其英精比義發粹析幽聖籍之要歸則醇之醇者也夫諸儒論說充于前簡學者未能盡識不會其文則未由津逮昔朱子謂四子為六經之梯階近思錄為四子之梯階今是書言簡指明其又近思錄之梯階也歟孫君具偉才其治臨晉倖定坡民綽有令譽今又重刊先生撰述以嘉惠來學是謂不愧前人者予雖無似徒以慕先生有年今章一旦接其嗣人而手先生之遺編得徧觀

之為快也乃為之言以序其首雍正癸丑夏四月博陵後學尹會一識於揚州官舍



硯山齋集

北平孫承澤著

藤陰劄記

賢希聖聖希天天實理也其行健其德純君子法之自強其行以進脩其德後世尊天者曰太虛曰太空六經中無是語天體固無不虛無不空使學者但法其虛空遂開異學一路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在非天也無在非實理也學者事天安敢不謹

自天之下有形屬地平土地也積累而為岡陵亦地也自地之上有氣皆天離地寸許是氣離地寸許是天人日在氣中日在天中也高在上者氣之積也

程子言以形體謂之天以功用謂之鬼神朱子釋之曰功用言其氣也蓋天之氣一陰一陽自陰而陽曰神自陽而陰曰鬼鬼神二氣之良能也陰陽之氣無不良猶人之性無不善或祥和焉或沴戾焉存乎所感矣

程子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夫感應

者氣也所以感應者理也氣之為理也故有定而不移理之為氣也故最靈而最捷

古言有道之世其鬼不靈非不靈也世道清明彰善癉惡公論操之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衰微鬼神二氣出而效靈矣

報應之說夫子不言於南宮适之問重言贊嘆焉非深於言乎夫子之於易明天道也夫子之於春秋奉天道也

朱元晦先生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羅整庵先生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為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為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之經喜怒哀樂為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兩先生之論如出一口蓋天人合一之理舍倫常固無由證天命也

夫天有元氣焉善養生者養此而已矣善固國者固此而已矣元氣者何仁也性之德也人之所以合於天也夫子曰仁者壽丹書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如操券也

心性之旨發於舜湯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性之始也至孔子而加詳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則其旨已洞達而無餘蘊矣乃猶有謂生爲性惡爲性者何歟至董江都韓昌黎所謂聖人之徒也而一曰性者生之質也猶然告子之說也一曰博愛之謂仁夫仁性也愛性之發而爲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均於性未有得也自非宋明諸儒悉力闡發則長夜不猶然在世

哉

朱子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語自孔子後惟先生道盡羅整庵先生更闡發之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知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

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得此而益暢

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論性之旨朱子稱其至二子始備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四端情也包性情者心也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孟子亦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此見心實統此性情也朱子教子詩云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又曰虛靈妙用由茲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心性之義了然志是心之所向意又志之支脚也張子曰志公而意私情是心之發動處志意皆屬之情先儒云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泥濘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看二爲字則性善之旨益明

孟子之意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程子曰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朱子以程子說才字與孟子小異而以程子之說爲密余細勘之孟子之言于性善之旨最直捷謂才稟于氣較

多一層矣

崔仲鳧先生曰孟子言性善猶曰玉之溫鐵之剛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其至言哉

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惡異端以其滅亡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但見聖門學者問仁並不見有問心者此處端緒一差便成其異而貽害無窮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學者慎其端也

羅整庵先生言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

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先生之言晰矣余以爲彼不識上帝降衷之初有物有則之理而止於一心層層剥脫以爲秘密藏程子曰釋學本心聖學本天嗚呼二語盡之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陸子靜言心即理也此子靜所以流於異端也羅整庵據孔孟之言以闢之謂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

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語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誠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尤爲明白易見整庵可謂引經斷獄使無遁情子靜言自幼與伊川不合惟其不合於伊川也所以合於異端也

呂仲木先生言學者立志學夫子須先學顏子

學顏子須先學明道程子學程子須先學和靖尹子按尹子在程門最稱篤實近始得讀其文集然尹子嘉言懿行集中多有不載者如伊川門人鮮若兩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程子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程子曰曾見尹焞否可往問之衆如命往以此爲問尹子曰堯舜之道止于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

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于無聲視于

八

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衆復程子程子贊嘆數四謂使某說不過如此又侍郎楊子安學禪不信程子使其親問難于尹子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尹子曰止爲閑眼即是病故六經不可一日少耳子安大服又程子與論義命尹子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個義程子曰何謂也尹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奚以命爲程子嗟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尹子曰說着靜便多個動字說動亦然程子領之又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生死亦然以上語集中不載

又一則集中亦無有人問伊川曰仁者愛人愛便是仁乎伊川曰否愛人仁之事耳尹子時侍坐歸取論語中說仁語致思久之勿有所得遂見程子請益曰集以仁惟公可盡之程子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夫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尹子以公盡仁發前賢所未發蓋人能公愛人仁也惡人亦仁也

尹子少赴科舉見策題以元祐黨人爲問投筆嘆曰斯時尚可仕乎退而隱居讀書余嘗見其壁語一冊取古人嘉言揭之屋壁以爲觀法者朱子序而刻之尹子一生取予進退生死患難無一不合此書師乎師乎吾舍尹子

安歸乎

前賢教人使之日看朱子年譜蓋朱子一生自弱冠以至衰老自誦讀以至立朝自居平以至患難無一日非學也無一事非學也孜孜矻矻以底於成此爲賢爲聖之真正血路也朱子之父韋齋先生當疾革時朱子年甫十四令師事屏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

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符

之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及椿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愆動而思躋惴惴惟顏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老而不忘父師之訓此德之所以成也

朱子言初見延平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四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遂取聖賢書讀之讀去讀來日復一日覺得聖賢

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李先生又曰道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夫朱子資性高明又得延平指授之正故能直接周程之傳今人既無師承又不致力於聖賢之言日用之理何怪乎日趨冥途也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惡聞夫學問未有不入於困者

未有不勉入安者此朱子善學孔子與淳熙二年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擬周程張四子書彙成近思錄十四篇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其書具在學之本末精粗無不備學者不可一日離終身用不盡

朱子既闢發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與進也乃輯小學內篇四外篇二進德脩業之事已脩於此大人之學莫能

外焉小云乎哉許文正衡曰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夫人不信不敬未有可爲學者也

朱子嘗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陸氏之頓悟流於禪永康之事功流於霸二者之害人心而禍世道也猶蠹賊也朱子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朱子言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此朱子言當日浙東士習也而今滔滔皆是矣

五經中惟禮無成書列于學宮者止用禮記王安石之謬也朱子退居後欲修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于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



職保傳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寧宗四年朱子年六十八矣與人書以此書不及成爲慮越三年而先生卒諄諄囑門人黃幹輩成之嗚呼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先生之謂與

初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子封事有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於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于記

主

問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責本末而立大中此其所以格君者即使孔子生於其時躬親啟迪要不過此

光宗召朱子長沙入對便殿首言盡孝於皇太后有云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次則勸之力學有云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人臣格君如此始可言王佐

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因奏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天章間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言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爲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觀光宗當日之所以諭其臣與朱子之所勉其君者何讓唐虞三代乎未幾諧言入接浙行天也然求放心以立政本倣天章以廣忠益如有王者起必所取法也朱子當黨禁甚譁時講學竹林精舍不輟或勸之朱子笑曰禍福之來命也學可廢與昔夫子之於公伯寮曰命孟子之於臧倉曰天朱子所見與孔孟千古一轍也

宋後諸儒實勝于名者許魯齋也名勝于實者王陽明也名實並勝者薛文清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河朔之間竟無伊洛之書士惟尊蘓氏之學以獵科名故其時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謠魯齋生於其地獨訪程朱之學由小學以入四書由四書以入六經卒爲一代大儒此所謂豪傑之士

魯齋在元以之爲中書丞則辭以之爲祭酒則任益相之職康濟一世堯舜君民度其時不能也師則存人心於幾希維禮教于廢墜學者之所當盡也

人主重儒從古無如世祖之於魯齋者始終敬禮有如一日然魯齋上度之君下度之已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曾不以榮祿動其心薛文清稱其出處合乎聖人之道又稱其善學孔子有仕止久速氣象又稱其爲朱子之後一人信然哉

冉舉魯齋一二事如元世祖以魯齋及姚樞寶

默爲太子師二人欲拜命魯齋曰禮師傳於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師道自我廢也遂俱辭不就魯齋請解機務世祖令舉人自代魯齋辭曰汎論人才則可若授之以任宜斷自宸衷卒不舉及歸覃懷以正御家以禮變俗懷人遇喪不用浮屠至老僧有散遣其門徒者歿後人見其屋梁上有物啟視乃御敕出都時上令之在家督理學校竟秘而不發也古今儒臣能明此義者幾人乎

世人軒劉靜脩而輕魯齋謂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不復問而心賢之讀靜脩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舉且曰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留我奉使讎我大邦如露布聲宋之罪此賦可使魯齋見與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

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能並重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

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於文成矣

文清言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輒逞已見妄有疵議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逆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即病故用下之非爲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

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攷砭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後儒宗文清者呂仲木馮少墟兩先生皆得其傳兩先生立品論學皆在人口獨記少墟一事天啓初少墟與鄒南臯講學首善書院少墟每爲學者闡性善之旨而嚴邪正義利之界南臯衍白沙陽明之緒語涉圓通小人輩起而攻之謂其口稱佛號比之爲山東蓮賊小人詆君子何所不至然不敢一語加少墟此夫子所以言庸言之謹也

明嘉靖間真定有蔡汝濱輟以御史建言歸築洹濱書院講學所著語錄理明語正卓然洛閩之傳余著人物志遺焉蔚州魏環極先生以書訝問始知之愧而欲作責沈文信乎直諒多聞之友不可少也

學問之道備於夫子十翼而其要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盡性至命不先窮理未有不流

于異學者此夫子開萬世爲學正傳曾子得之著大學而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者窮理之旨也其書有本有末有終有始明體大用脩焉埋沒禮書中千餘年程子定其次序朱子補其缺遺繼往開來厥功茂焉陽明忽欲表章古本使人讀之茫無頭緒靡所入手陽明轉解轉支反以朱子爲支離何也明初江西儒生朱季友上書斥朱子太祖使人押至南昌殺之於學伍容庵表章曰使陽明生與宗朝不知當得何法矣

進德修業之理至兩論而盡兩論精意至朱子集註而盡朱子嘗言論語集註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陳氏亦謂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爲第一學者能致力於此足矣朱子補大學傳或言何不即用大學文法朱子曰初意亦欲擬之終不似此託言也學者補遺止當用本等文字若妄欲擬似是楊子雲王文中之見也擬之而似亦不可況必不能

似乎今讀朱子補傳條暢精細尚有遺憾否孝經是夫子手著書讀孔安國鄭康成及邢昺諸家註不能發明夫子精蘊近年閩中黃先生著孝經集傳以孝經爲經以二戴儀禮爲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五經中易與春秋是夫子手著書夫子文章在是夫子言性與天道亦在是

昔人言程子易傳只說得一理象數却欠此非

善讀易傳者也王輔嗣象言理是

在理之外也故落于虛無程子之傳言理而

象數在其中蓋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理明則象數始不落於小術古今註易家

以易傳爲極詣

唐人李鼎祚集解重康成而薄輔嗣康成之易言象實勝于輔嗣至唐著正義一宗輔嗣而康成之書遂亡賴集解猶存十一至宋朱子發漢上易丁易東之象義皆言象者也夫子曰易者象也謂象在理中則可謂執理而棄

象則不可也

宋丘程謂易盡在畫中此至論也蓋畫者數之始象之燦然者也

郭忠孝受易于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忠孝乃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昔周子言人讀楞嚴一部不如讀艮一卦程子之學蓋得之周子者

余十年山中日抱一易初集諸子之說著易宗

不山集

王

既而思之夫子一生學易至章編三絕今觀夫子十翼以大象釋義皇之卦畫以彖傳釋文王之彖辭以小象釋周公之爻辭其所釋或即三聖之意而釋之或推三聖之意而釋之或一釋不已再四以釋之或略加虛字詠歎以釋之易固無不盡之旨于是專取夫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旨夫子之旨有難明者細為詮解覺從前紛紜之論可以省除因成孔易一書西蜀胡荊潭先生見而稱善時荊潭

著易史刻成因作一序欲併行之余不敢也聲此餘生之力以從事於此焉耳

伊川先生年七十二而易傳成不以示人門人固請之先生曰尚冀少有所進耳昔夫子五十學易尚欲求假數年朱子據史記稱是時夫子年七十證五十字之誤伊川不以七十自諉一聖一賢若合符節況中人以下者敢以老而自諉乎

朱子言某作本義初欲將文王卦詞只大綱依

朱子言

王

文王卦詞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未暇整頓耳此朱子晚年深於易處

朱子又言註易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能去其障使之通體光明乃更好余意以經還經以聖解聖則易道庶可光明矣

朱子言孔子著春秋只據事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又云聖人光明正大不應

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此甚得夫子絕意必固我之旨程子作傳亦止略見大意至于言外之意令人自思朱子之言即程子之意也春秋既成游夏不能贊一詞夫子之意實有非後人所能窺者余以爲善說春秋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夫子非惜詩亡而以春秋繼詩也痛心在王者之迹熄五字詩亡正見王者之迹熄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尊王而載桓文之事何也桓文於五霸知尊王者也王室既微天下不復知有共主無問其假與不假見知有王者而喜矣見知有尊王者而愈喜矣所以載之不厭詳也夫子不自著一書因文于史何也列國有史成周之制也魯不廢史守王制也使司寇忽起而侵史氏之職夫子不敢也夫文爲史之文則義爲史之義而何以自居於竊也蓋天子以仁而行敦睦以義而行誅賞義以濟仁之窮天子之大法也至于夫

子不能行誅賞而義亦窮不得不揭之于書以明天子之事敢諱言竊哉總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痛心于王者之迹熄也此余所以謂孟子爲善說春秋也

山居讀春秋求事于左氏求義例于公穀胡氏之傳陸淳之纂例劉原父之權衡季本之私考諸書而一遵元人黃楚望之說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覺當日言外之意真有悠然來會者

黃楚望名澤深於春秋諸門人趙昉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昉爲豁然前輩妙於開悟後學如此

世傳孫覺註余未見昔王安石欲註春秋見覺註而忌之遂有斷爛朝報之說春秋不列於學宮始于一念之忌而竟敢於侮經中庸言小人而無忌憚斯其人也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豁高朗條理井如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着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體昔人稱其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殆非過語也

尚論人物朱子慎所許可獨于歐陽子亟稱之謂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稱許之者至矣余以爲即漢議一事公之言曰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聖人復起寧能易之

古今史書人推司馬遷其書博採左國戰國策之文擇焉不精事多妄怪且有借事以寄其慷慨者文人之業非史也五代史當文獻凋落之後獨手搆成載事核而立論正行文一唱三嘆使讀者惕然於邪正興廢之感深得春秋之旨者歐公也

唐書成韓魏公素不喜宋景文詔令歐公改定歸於一手公以宋公前輩不肯更易一字歐

公之器識遠矣

余著道統明辨錄羽翼類中列歐公而遺文中子友人刁蒙吉爭之余曰文中之書固多格言惟曰西方有聖人焉果何所指與且自擬爲夫子以門人董常爲顏子誕矣歐陽子著書數十萬言中無一字及佛理本論之作尤稱篤論則歐公羽翼之功偉矣

歐公以繫詞爲非夫子所作著童子問一書或當日見繫詞中有子曰字又見漢初以繫詞爲易大傳至後漢始稱爲繫詞故有以之爲

大傳則優於書禮二傳之說大約意在尊經故過于持重宋元治經諸儒未有以此斥歐公者或存而不論與

通鑑一書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人見其手稿積兩屋汔無一字草書此不獨見公之精力並見其立誠之學

朱子綱目本於通鑑通鑑並行而朱子提綱之意人得而見之夫子之春秋本於魯史魯史不存後人不復知某爲所筆某爲所削而失

朱

子之意人不可得而窺矣故爲尹氏發明易爲公穀二傳難

古今史斷多可充棟惟宋范淳夫祖禹之唐鑑錢融堂時之兩漢筆記明何叔丘喬新之宋元臆見張天如溥之列國論有學有識最足益人意智四子皆深于經學者也

世之有史猶日月之行天不可一日無者也當金源旣墟元遺山築史亭日錄遺事著南冠錄金賴以有史元都旣陷危太僕赴崇國寺

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太僕竟負僧言楊鐵崖年已七十隱居南中應聘著史史成作老客婦吟見志放還又元人修宋金遼三史鐵崖力言元當繼宋至金遼當附宋人多之世以遺山鐵崖爲文士實不盡也

實錄國是所關有天司之非人所得與也如宋神宗實錄久成會布等欲翻舊案重爲修定於舊本則用墨書新修則用朱書刪去者用黃紙之每一卷竟納案中將滅舊錄獨行新

朱

錄也紹興中孟太后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太后泣言宣仁母后之賢奸臣厚加謗誣于是命范冲等刊定幸舊文墨書在焉遂還其故此天也明光宗實錄中載國本妖書挺擊紅丸諸事頗正至黃承昊疏請改修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大肆塗改懷宗改元之歲進呈閣臣有欲焚舊本者一中侍持之得不毀今人猶見舊文亦天也曾布輩妄欲以私智而拂天不祥甚矣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下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下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張南軒先生言人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是矣至云不倚師友載籍余疑焉夫學以聚之舍載籍奚倚乎問以辨之舍師友奚倚乎

今人以誦讀爲口耳之學非也舍誦讀何由以

會理惟誦讀所得左之思焉則深質之友焉則正見之躬焉則實

人讀聖賢書身心日見收斂誤讀釋氏書非無片時清淨一至臨事茫無定力蓋光景不可以當實際也

張子韶每日晨起向明讀書窓前石上雙膝隱然可謂勤矣然從僧杲之遊杲之教以侍郎有此欄杆可改頭換面說向儒門去子韶遂以佛偈釋論語自子韶引邪入室後人遇經

書中無空字皆捏合於禪如近年周海門言孟子然則無有乎爾二句爲七篇要旨中庸以無聲臭終篇孟子以無有乎爾終篇此得子思之傳其言何異說夢子韶當年不知所讀何書而學術不正流害無窮也

有人言生知安行之聖人以不勉不思爲據諸余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孔子非生知安行之聖人與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周公非上知

安行之聖人與

三

世有不可讀之書如道釋之經當守程子之訓視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再如戰國之文詭六朝之文妖蘇子瞻之文雜皆不可入目宋景濂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因選文原且著其說二篇此但以文論耳亦其持論最精者矣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猶曰吾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夫前人愧之後人侈以爲工焉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昔人言元無文章而有理學今讀陳石堂吳幼清吳淵穎熊去非胡仲虎黃楚望諸集說理精細而行文爾雅文章莫佳於此矣選元文類者何昧昧乎

元人文章舊稱二吳一吳幼清澄一吳淵穎萊也近人止知有幼清而不知有淵穎以一顯而一微也然典博之中兼以流暢淵穎爲勝矣

主代之文文即道也故曰文不在茲乎孟子沒

山齋集

主

而道統絕文章孤行於世浮藻耳至宋五子文復與道合如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等篇文即道耶尚可分乎

余讀朱子語類其書出門人所記純雜不一多有可刪至得舊板文集是先生當年手訂者無體不備無妙不臻其奏疏及書札君臣朋友之誼根於至性諄切和藹讀之未有不下拜者矣余選五先生文茲朱子之文居十之七而尚不盡也

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爲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灾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散之村嫗良有以也

明之設科首重明經而論理一衷朱子其制甚善惜當時之臣宋金華王義烏劉青田皆文

學之儒不能大有建明請於計偕之年易數

主

一科做宋人制科之意令各省方面薦舉道德之儒積學之士禮致京師命大臣稽其實行勘其著述再賜廷對中得一二人以置禁近必有大儒如尹焞黃幹陳真晟胡居仁輩遺于科目者出于其中而成就君德不小矣師道立則善人多爲國欲致昇平必厚風俗欲厚風俗必正士習欲正士習必重師儒此成周來已試之效也遠不具論如宋胡翼之孫明復兩先生皆自鄉校徵入太學一以明經

為主而師道行元人開國立太極書院於京  
 師聘江漢先生趙復為師又得一代大儒許  
 公衡置之國學文教興焉明初尤重其制特  
 以碩舊宋公訥為祭酒體統尊隆至宣成而  
 後大儒輩出李公時勉羅公欽順陳公敬宗  
 章公懋呂公柝分領南北師席講明理學久  
 任有至二十餘年者稱極盛焉夷考當年凡  
 所簡用或以內閣如宋公訥胡公儼或以尚  
 書如李公敬陶公凱樂公韶鳳劉公崧或以  
 侍郎如何公鐸或以提學副使如蔡公清王  
 公鴻儒王公雲鳳或以京卿如殷公邁屠公  
 義英成公憲或以給事中如周公怡不循資  
 格惟在得人至于章公懋以致仕僉事起補  
 祭酒公以父喪力辭特增司業一員以待其  
 終制尤稱異數故史贊是時官峻法守謹繩  
 墨人尚禮教士之賢者明經以窮理居敬以  
 反身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即閭  
 巷父兄長老亦知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

故風習最淳非重師儒之效與後漸失其制  
 而明衰矣  
 宋元儒學教官皆本地自聘明初猶行之故方  
 正學嘗聘為教官又輟修撰檢討為之時以  
 司鐸為榮至於提學一官尤為慎重非名儒  
 碩德不輕授也而其最著如陳恭愍選督學  
 江南教人必本於小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  
 通書西銘性理諸書巡行所至居宿於學官  
 端默危坐以示軌範諸士周旋罄折絃管登  
 豆一中於禮各齋燈火熒熒誦讀徹旦凡有  
 疑難恭愍親為剖晰不倦南國士風婉古之  
 齊魯焉使司教化者盡若此世道何憂不三  
 代哉  
 人之在世未有不借賢師友者周公大聖人當  
 日于布衣之士贊而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  
 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  
 人教士千人此周公所以為周公也公之德  
 業制作不具論即周禮一書條理精密規模

宏遠足以垂法萬世雖得之理精義熟亦必有得之集思廣益者矣夫子所以贊之以不驕不吝也

子賤宰單父所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十有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此所以鳴琴而治也大夫之賢士之仁何地蔑有而邑宰不知方將以能吏自侈嗚呼自世多能吏而民大困矣

楊龜山求見明道先以書通之曰古之人相去

現山齋集

書

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師之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及門而請也時龜山已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子之道棄官往從故其諄切如此余讀其中庸義蓋著于黨論正譁之時也伊川流竄涪陵門人無敢言及程氏者龜山退居餘杭追述程子之遺訓而為是書曾不畏禍之及已也嗚呼師友之道微矣對此能無三嘆哉

范文正公在鄧時鄧人賈內翰黥請益公教以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劉元城安世登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公教以誠之一字問存誠之道又教以自不妄語始二公震世人物而為學簡易誨人直捷如此誠百世師也

元城受溫公之教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每事惟以溫公為法書曰溫公言平日只是一個誠字

現山齋集

書

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世不得昔曾子曰勤三省一在傳之不習必如元城先生始稱能習始稱不負師傳元城百世師也

人貴有師而又貴擇師師之不慎如油入麵一入而不可出矣今觀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黃直卿而程朱之師可知也陸子靜之門有楊慈湖王陽明之門有王龍溪而陸王之師可知也

程子因門人問仁使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而深加體認此教人之要法也楊慈湖乃謂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將若之何此等陋見實自陸氏六經註腳之說誤之

陸子靜語錄中載曹立之與子靜書言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夫立之之言正矣何斥之為謬夫經書中說孝弟忠信者多矣謂此如何說而此外尚有何者可說也余因近之宿得師者也

陸子靜語錄中載曹立之與子靜書言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夫立之之言正矣何斥之為謬夫經書中說孝弟忠信者多矣謂此如何說而此外尚有何者可說也余因近之宿

學言學者不應毀子靜令不得出頭取其遺書平心靜氣讀之如此等語終不可解子靜嘗言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子靜以一語而毀伊川元晦人實未嘗毀子靜也

或又言子靜先立乎大正是孟子之傳余以為不然子靜學主尊德性謂德性寓於心知尊之便是立乎其大不知立字有功夫在非謂空空靠定心便謂能立也子靜之言曰當則

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辭遜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別又曰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是聽其自然而然發現如是究竟如是而人無所致力焉則孟子何以言存言盡言養言擴充乎況心之大以思也能立乎其大以思之得也如曰自然而然是告子之傳而非孟子之傳也學道之士最患執偏見為正見不受忠告之益如陸子靜之時有朱元晦王陽明之時有羅

整庵所謂直諒之友也元晦與子靜論無極之理反復不合始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又與子壽書云讀書處事當虚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關殆之意處之此忠告也而陸氏兄弟俱不受也陽明以古本大學及晚年定論致整庵整庵駁之云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

整庵集

卷

則正心誠意四字足矣何必又用格物一段工夫乃曲為之解曰物者意之用也要使之內而不外止欲提俗學之溺于外而不知已墮于禪學之局於內矣又謂朱子定論之編不知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中取答何叔京氏書四通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始成論孟集註或問今以答何書為晚年定論而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

太果此忠告也而陽明不受也

陳白沙與胡敬齋同師吳康齋而為學迥異敬齋以敬為入門白沙以自然為宗敬齋謂白沙晚年之失有不止於為我兼愛者白沙築陽春臺閉關習靜穴壁進食數年崔仲鳧曰粵又有曹溪矣夫

陸五臺太宰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庵袁萃不允曰五臺佛

整庵集

卑

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為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儒其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廡者何與



先宮保

予告後著書硯山齋中編輯經傳諸書數十餘  
種久行於世其藤陰劄記乃家塾訓迪語  
詞簡而理該居心立行之要無過於此朔  
望肅謁之際莊讀一過覺愧汗難止受益  
良多今藏板歲久遺缺懼先訓之或忘率  
教之不謹也敬重刊於署齋焉時癸丑清  
和月孫琰謹識



藤陰劄記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乃其  
講學之語共一百餘條大抵以程朱為宗而深詆  
金谿姚江亦頗涉及史事其論元許衡劉因一條  
謂衡不對世祖伐宋之問為是而以因作渡江賦  
有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留我奉使讐我大邪  
云云過於尊元抑宋為非不知二人生長北方由  
金入元自其高曾祖父皆非宋之臣子乃於一百  
餘年之後使背其踐土食毛之國而遙尊邈不相  
關之南宋是率天下而為逆也可謂紕繆之至矣

# 聖學入門書三卷

〔清〕陳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宣統至民國間吳

興劉氏刻留餘草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入門》  
書無卷數》提要

沈序

太倉陳確庵先生諱瑚字言夏前明崇禎壬午舉人入  
國朝隱居不仕與陸桴亭世儀江蘇昆山人盛寒溪  
諸君講求聖賢之學留心經濟著述甚多詳見其孫  
溥所撰年譜彙余嘗學八閩讀張清恪公學規類編中  
有先生講學規條會儀約法竊慨慕之今讀是編言敦  
動法立體致用粹然有當於人心信布帛菽粟之文也  
考年譜是編成於順治九年時方避寇躬耕而從游益  
眾先生殆無日不以修己化人遷善改過之旨誥誨訓  
迪而且作隄捍水積粟振饑爲德於鄉閭甚普大儒存  
心利濟不以窮達而移道固然也今國家承平庠序  
鼓鐘之教涵泳幾二百年矣士之秀穎者或徒以科第  
進取爲事而不知返求身心學校之師或遂先利而後  
義豈古今人不相及與無亦聖遠言湮習非勝是愈趨  
愈失而不復自拔於流俗也維鑄鑄劣無以奉天子  
恩命再督皖學益兢兢焉不克稱塞是懼適是編刊成  
思惟所以教士之語莫切於此敬告學官博士弟子相  
與熟玩而力行之以期仰副朝廷與賢育才之至意  
是使者之厚望也夫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陽月朔橋  
李沈維鏞謹序



王序

聖學入門書三卷陳言夏先生所作也先生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其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桴亭思辨錄所謂隨時精察隨事精察者其道不外乎此遠而求之三代以前惟聖是學非聖不學若顏子之問勿曾子之三省山下學而漸臻於上達者無不包舉其中約之彌精恢之彌廣凡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書之欽厥止易之直內方外春秋

王序

之勸善懲惡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其旨不一苟不用力於此終無以爲立德之基謂之聖學入門不其然歟而議者乃以此書爲束縛同於桎梏則必使學者蕩檢踰閑而後可以自便甚矣其慎也且夫欲爲聖賢之學者必自無所爲而爲始故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傳曰不爲利疚不爲威惕蓋天人之際修德者必獲福積善者必餘慶然而德即福也善即慶也果其合於道義則安樂壽考固爲福卽刀鋸鼎鑊不爲殃而不然者反是自古豪傑之士爲孝子爲忠臣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氣足以塞乾坤志足以光日月未有不先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能襲取以成

者也而世俗勸善之書侈陳福田利益是仁義道德之

說適以供其富貴利達之求立心一偏其不流於小人之歸者幾希今觀此書而知先生之學獨得古君子修省本旨純乎天理之公不參以人欲之私此其所以爲聖學之正傳而異乎二氏因果之鄙說也噫吾友徐君春帆名學異喜讀宋儒書尤愛此編朝夕觀玩身體而力行之因梓之以廣其傳其所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道光甲午正月東洞庭王塗序

王序

自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格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後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陳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

自序

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眾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教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訂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以養人材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

自序

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下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旦游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

五

過恩遜跡蔚村朝夕往來得講上數友而吾輩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問從虞嚳長者遊大約所成歌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邀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  
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  
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輔爲是書願與吾黨就兢奉行  
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  
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  
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太倉  
陳瑚譔

自序

聖學入門書卷一

留餘草堂叢書

太倉陳 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小學日程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取友  
隆師敬長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  
言足以盡之矣今約其大凡定爲日程較之大學  
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守明則易從所以使幼學  
也使爲師者以此教而爲弟子者以此學焉亦可  
以養正而爲作聖之基矣

入孝之學

聖學入門書一

小學日程 一

留餘草堂

愉色婉容

不愉色婉容

親召無諾

親召諾

順親教令

不順親教令

父坐子立

父立子坐

出告反面

出不告反不面

視親寒煖撫親疾病

不視寒煖不撫疾病

爲親服勞

不爲親服勞

敬親杖履

不敬親杖履

舉足動容不忘父母

毀傷其身忘其父母

愛親之敬親之敬

不愛親愛不敬親敬

出弟之學

敬伯叔	不敬伯叔
兄弟相讓	兄弟相猶
徐行後長	疾行先長
言不先長	言先長者
敬父之執	不敬父執
謹行之學	
心術端正	心術不正
不恥惡衣惡食	恥惡衣惡食
志氣堅強	志氣昏惰
心定神清	心亂氣浮
足容重	足容不重
聖學入門書一	
手容恭	手容不恭
坐如尸	坐不如尸
立如齋	立不如齋
揖讓無失儀	揖讓失儀
飲食致謹	放飯流歎
夙興夜寐	早卧晏起
不好戲弄	戲弄無益
信言之學	
言必忠信	言不忠信
非法言、道	言不及義
不多言笑	苟言笑

應對無失	應對有失
親愛之學	
敬事師長	不敬師長
親益友	不親益友
遠匪人	不遠匪人
朋友責善	羣居無禮
善撫奴婢	不恤奴婢
文藝之學	
終日勤學	終日閒曠
讀書專心	讀書不專心
作字楷正	作字不敬
聖學入門書一	
習藝存心	習藝不存心
作課專心	作課放心
有疑思問	有疑不問
聽講專心	聽講不專心
敬重書籍	不敬書籍
聖學入門書卷一	

聖學入門書卷二

太倉陳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 大學日程

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條目也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者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以至乎聖賢不難矣

格致之學

格物者何窮理而已近而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

聖學入門書二

## 六學日程

2

留餘草堂

用之常遠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理也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審之講論之際皆所以窮理而致其知也厥凡有四曰學曰問曰思曰辨

讀聖賢書心領神會充然有得

此學之事也前言往行古人已知之理而我之所  
以爲格者也或晝夜討論或循序玩索或反躬體  
認或溫故知新  
其有得也必矣

讀書不能領會茫然無得

或喻情不期或紛紜無序或擬拾雕蟲玩物  
喪志皆也其不爲古人之糟粕也者幾希

仰觀俯察物物關心

此亦學之事也萬物皆備于我何者不盡窮究先儒云一草一木皆有至理不可不察能物物而格

外之道也

遇物不窮理

無堅矣與

虛懷好問

此問之事也問官問府平人且然游下此乎能察  
正有道能詢於芻蕘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矣。

不能好問

恥於下問皆非求益者也

一動一靜刻刻反求事事精察

此思與辨之事也反求者思  
與問又必思之辨之所以擇

當於一動一靜之間反而求  
思者而卽詳辨其何爲敬何

聖學入門書二

何爲義何爲利何爲中寓句爲過不及而不使有所  
毫釐之差焉則于天下之事可以明其理而無所

矢野龍溪

悠忽終日不反求精察

察理不精尚有指歸  
而況不加察乎其過

誠意之學

誠意者人禽之閥君

在謹獨能謹獨則自

則自欺也小人也偽也歐凡有二曰好善曰惡惡

發一善念能培養擴充

此好善之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見者。人皆有之。當念卽能實用其力。培養而擴充。

之則參天地贊化育  
然于是乎出矣

100-443887-100

物來順應不以喜怒哀樂動心

修辭立誠非法不道

此言謂之也。慎言所以養德也。言必忠信。不  
多言。不苛言。不妄言。欺人以至欺言。能謂邪言。能  
欺人。善隱人。惡則古  
昔稱先王之類。皆善也。

言不忠信。失口於人。

傷易則誣。傷煩則支。言之失也。或誠或詐。或邪或  
人善引喻。不倫抑揚。失其真。謂之過也。  
及縱欲造謠之類。皆不忠信之過也。

衣服飲食有節。

此服食之事也。二者皆所以養身。然有節焉。紅紫  
不為。褻服。絺綌。不使見。龍綌。不食。飯。敗。不食。不  
為。酒。因之。類。此聖人之節也。衣。敝。如。新。履。穿。無。垢。  
斷。畫。粥。當。交。菜。根。之。類。此賢人之節也。學者。慎  
之。

衣服飲食恣其所欲。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於。此。如  
衣服。不。衷。冠。履。奇。詭。放。飯。流。飲。食。饕。餮。飲。深。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五

夜之類。

起居有常。

此起居之事也。君子所其  
無。適。風。事。夜。寐。蓋。其。常。也。

起居無常。

加。晏。起。早。臥。晝。寢。內。室。之。類。志。  
氣。昏。惰。教。無。所。施。矣。戒。之。哉。

節欲以養身。

謂。閉。門。杜。絕。之。間。凡。疾。風。暴。雨。晦。朔。寒。暑。之。候。大  
色。比。頭。則。又。昏。之。餘。皆。當。遠。而。戒。之。也。他。若。漁  
不。為。不。必。就。就。致。飛。矣。

不節欲以致疾。

好。色。心。志。豈。或。不。能。精。明。強。固。疾。必。因。之。此。亦  
在。起。居。之。列。而。復。申。言。之。者。以。養。身。係。此。為。尤。重  
也。

齊家之學

家難而天下易。非以情勝理。即以義斷恩。過與不  
及。皆非也。齊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而已。厥凡有  
六。曰。事。父。母。曰。友。兄。弟。曰。正。妻。妾。曰。教。子。孫。曰。睦  
宗。族。曰。御。奴。婢。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能率家人以古禮自持。

此言其大綱也。齊家者。齊之。以。禮。而。已。冠。婚。喪。葬。  
祭。祀。燕。享。家。禮。之。大。者。也。酌。古。而。不。駁。俗。準。今。而  
不。趨。時。文。質。得。中。  
奢。儉。合。宜。則。善。矣。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不能循禮。

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風。俗。陋。敝。古。制。蕩。然。如。冠。不。父。命。婚。不。親。迎。喪。  
嫁。娶。治。喪。酒。肉。信。任。風。水。葬。不。以。時。五。祀。祀。祭。  
祖。宗。不。先。期。齋。戒。任。用。師。巫。邪。說。非。鬼。而。祭。燕。飲。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六

聖學入門書二

賓客備陳水陸之饌。吾居因之以  
為固然。皆君子之所當矯正者也。

善事父母論親於道。

此事父母之事也。不得乎親。不可為人。不順乎親。  
不可為子。善事父母。得親也。論親于道。順親也。善  
事。父。母。謂。如。冬。溫。夏。凜。昏。定。晨。省。綏。色。容。服。勞  
奉。養。出。告。反。面。承。順。順。志。體。貌。勞。怨。選。撫。親。疾。無  
私。貨。無。私。畜。親。愛。亦。受。親。敬。亦。敬。之。類。皆。善。也。論  
親。于。道。謂。如。贊。親。行。善。勸。親。改。過。下。氣。怡。色。柔。聲。  
以。諒。三。諫。不。怨。號。泣。而。隨。之。類。皆。善。之。大。者。也。

不善事父母不能論親於道。

不善事父母。謂如定省失節。唯諾不謹。奔走不恪。  
湯。藥。不。嘗。私。財。私。貨。不。守。成。業。忤。逆。不。謹。奔。走。不。恪。  
遂。之。類。皆。過。也。不。能。論。親。于。道。謂。如。親。不。養。不。能。養。  
成。親。過。不。能。諫。止。阿。諛。曲。從。陷。親。不。義。或。責。善。而  
不。能。養。養。之。類。過。之。大。者。也。

兄弟怡怡有情有義。

此友兄弟事也兄弟茶設地讓產讓寒相恤  
有無相通同心竭力不為說所間皆善也互為  
師友相尊以道  
善之大者也

### 兄弟相猶

兄弟友弟弟弟或爭長或憂患不恤或貧富  
相忌或異母相嫌或妻子離間或挑撥間隙皆過  
也惡義天倫  
過之大者也

### 教諭妻妾

此正妻妾之事也夫婦居室天命流行不暇情而  
使下教均而乖相對肅雍如賓如友或隱事勤勉  
出閫不私自歸甯不入房燒香不親近大婆皆善  
也

### 不教諭妻妾

素無身教致婦德不順或間閭譁詬或婦言是聽  
或遷居反目或縱婦女入寺燒香往來出入或愛

###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七

妾處妻或寵婢  
奪嫡皆過也

### 教訓子孫

此教子孫之事也令子孫安分循禮奉公守法以  
至慎擇外友禁絕匪人之類皆善也嚴立家訓世  
世守之使之遷善改過  
希聖希賢善之大者也

### 不教訓子孫

謂如溺愛師友縱子孫不修禮法  
比嗾匪人誣短陸非之類皆過也

### 敦睦九族

此睦宗族之事也禮敬恭謹情好款至勤燕享恩  
爭訟皆善也行義莊以養之立宗法以教之善之  
大者也

### 不敦睦九族

宗族之初一人之身也而或言語相侵  
貧富相奪尊卑無統長幼無禮亦過矣

### 善御婢僕

此御奴婢之事也女子小人最為難養姑以蓄之  
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不妄笞扑不  
數言罵皆善也家法謹嚴  
禁戢為非善之大者也

### 不善御婢僕

彼亦人子也虐而使之過也或縱之為  
惡或畜歌童或養醜婢過之大者也

### 治平之學

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故不必有天下國  
家者然後有治平之責也上下四旁事事絜矩物  
物得所治平之學在其中矣厥凡有四曰事君曰  
交友曰仁民曰愛物

### 進盡忠退補過盡事君之道

###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八

此事君之事也盡忠補過謂如夙夜勤勞清康  
法出使四方不避艱險不立朋黨不畏強禦犯顏  
諫諍進賢退佞以至守國固身成仁之類即  
至出處以正進退不苟不把持官府不囑託公事  
不避差錯不通稅  
課之類皆善也

### 不能盡忠補過不盡事君之道

謂如長君違君非道事君始進欺君還轉欺君貪  
位固寵貪食賄賂放散上凌下托持端訐以至譴究  
國課脫漏差徭  
之類皆過也

### 善相勸過相勉盡朋友之道

此交友之事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能風雨不渝生  
死無二久而能敬緩急相通羣居有禮聚飲有節  
教過皆善也

### 不能善相過相勉不盡朋友之道

謂如勢交利交面是背非緩急不救有無不通存  
亡易心初終渝盟游談聚處留連酒食幸人有過



惡人爲善之類皆過也

汎應曲當使人各得其所

此以下皆仁民之事也汎應曲當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不侮解紛不虐無告教人衣食濟人藥餌周人之急拯人之難交易公平遇事方便以至掩骼埋胔之類皆善也

不能汎應曲當使人不得其所

謂如不愛老不若少侮寡虐無告文易不公借貸厚息見人急可周不周遇人難可救不救自擇己利不行方便之類皆過也

爲地方與大利除大害

與利謂如建議鑄租開屯治永擇一賢吏薦一善人興一善政之類除害謂如去一積弊發一大奸除一大盜誅一亂首之類皆善之大者也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九 歸餘草堂

見地方大利大害可爲不爲

時勢權力可與利而不與利可除害而不除害是所謂越人視秦人之肥而欣戚不以動其心也天下陰受其害而莫之覺矣過欲甚焉

勸人行善改過

仁民之法養先于教仁民之功教大于養故君子與人爲善之念無日忘之也勸人行一善改一過殆甚于以身爲之矣不亦善乎

見人善過可勸不勸

人有善過可勸而不勸此所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者也過也阻人之善成人之過則又過之大者也

明先聖之道繼往開來興起絕學

先聖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相傳不易之道也既爲先知則以此授後知既爲先覺則

以此覺後覺所自明其德推以及人使之皆明其德善之大者也

背先聖之道以左道曲學惑世誣民

索隱行怪欺世盜名左道邪術驅神役鬼皆聖人所不爲也使尊崇其教以之惑世而誣民其害甚矣

著述有關世教有益於天下國家

或著書立言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集諸儒之大成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善之大者也

創造淫辭邪說壞亂風俗

如淫詩豔曲及譏傷聖賢誹謗國人是之謂流傳後世足以蠱亂人心志壞人學術顛倒是非過莫大焉

能盡物性恩及禽獸

此愛物之事也人物之生同本乎天好生天地之德也如鈞而不網弋不射宿魚鱉鰾鳥翼穀卵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 歸餘草堂

啟發不殺方長不折以至微棲聖馬敬蓋聖犬無故不殺無故不食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物性殺傷物命

謂如焚林而田竭澤而漁圍澤掩羣覆巢破卵以至見生而食聞聲而食取物不顧時令無故殺戮木之類皆過也

論日省敬怠

君子莊敬日強矣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緼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二 讀書草堂

論日省善過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

止達未有不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即爲善何者爲非非即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視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三 讀書草堂

敬怠紀法

每日以十分爲率存一分敬卽去一分怠如敬三則怠七敬四則怠六足也

善過紀法

每日先分四格自寅至酉約二時爲一格內紀所讀何書所作何事閒過者書一曠字後分二格以一格紀善一格紀過皆量其分數而書之曰若干善若干過

總結法

每半月一結自考其進退如何其法分爲四等曰

大進曰少進曰大退曰少退格致學進則于格致下書之誠意學進則於誠意下書之退做此小學亦如之

奉行法

先期齋戒三日焚香告天隨置一簿編次年月每日臨卧詳記所爲明註善過不得欺隱不可間斷半月一小比歲終一大比仍齋戒告天考其善過多寡自知罪福不必更問休咎

聖學入門書二

大學日程

十三

圖說

聖學入門書卷二

聖學入門書卷二

太倉陳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內訓日程

夫婦人倫之本也君子之道造端乎此故特列內訓條目以爲正家之要焉

婦德

孝順舅姑一日爲一善

不順舅姑一事爲五過大事附益之

舅姑有過逆施順受一事爲五善盡誠感格爲百

善

聖學入門書二

內訓日程

一

圖說

舅姑有過不能順受爲五過敬怒爲百過

得飲食奉舅姑爲一善

私自飲食爲三過

能奉祭祀柔盛豐潔一次爲十善

祭祀之日不親理蘋蘩一次爲十過

閨門肅雍敬事夫子一日爲一善

狎昵無禮一事爲一過

凡事請命夫子柔順和婉一事爲一善已有失夫

于正之能歡欣聽從一事爲五善

有事不命夫子一事爲十過不從正言執拗違

拂一次爲十過

教子以正一事爲一善

偏愛姑息一事爲一過

待如婢姑始和睦愛敬一事爲一善

猜忌相讓一事爲十過

待內外遠近親戚辨而有禮一事爲一善

或濫或吝不分等殺一事爲一過

善待婢僕一事爲一善

不善待婢僕一事爲一過

能甘澹泊一日爲一善

不甘澹泊一次爲一過

取與有節一事爲一善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二 留聲草堂

取與無節一事爲一過

夢行善事爲一善

夢行不善爲一過

婦言

寡言寡笑語默得宜一日爲一善

多言多笑一次爲十過

勤夫子讀書行善一言爲一善

輕虛妄言熒惑丈夫一言爲五十過大事倍之咒

詛罵晉一言爲百過丈夫爲三百過舅姑其過無

量

婦容

端莊靜好舉止安詳一日爲一善不施脂粉一日爲一善

暴怒躁急一次爲十過輕佻失儀一次爲十過輕

露頭面出行中堂一次爲五十過不問舅姑夫子

歸甯母家及內兄弟家爲三百過諸親戚家爲五

百過

粗布衣服一次爲一善

衣服必求美麗一次爲五過不惜衣服一次爲一

過

婦工

操作勤苦一日爲一善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三 留聲草堂

懶惰一日爲十過閒立閒走閒話一次爲一過

晝起晏眠一日爲一善

晏起晏眠一日爲一過

紡織中饋精工整潔一次爲一善

惰慢苟且一次爲一過

奉行法

婦人奉行內訓爲夫者將此數條與之講解明白

隨造一冊開明月日每日臨卧詳記一日善過能

書者自書某善某過不能書者每日下開列善過

兩行有善則于善下加一、十善加一○有過則

于過下加一——十過加一又如有不明請命于夫

夫爲定其善惡之數歲終總計其數入夫告天文  
中一并焚化

聖學入門書三

內訓日程

四

留餘草堂

聖學入門書卷三

聖學入門跋

昔丁凡袁氏著功過格學道者病之其粗焉者則謂不當以果報之說動人徵求福利之心其精焉者則謂學者但當紀過不當紀功紀過則思懲改紀功則矜心易萌卽爲退墮之漸故戴山劉子著人譜但示人以省過條目俾其朝夕自檢所以救袁氏之流弊也而尤以太倉陳言夏所著聖學入門書爲尤嚴密其書於小學大學各分日程小學分入孝出弟謹行信言親愛文藝六門各標大綱使初學易於遵循大學則分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六門而於大綱之下各加注釋分別善過推闡入微視小學爲進矣其奉行之方則別立日省敬怠之法紀其分數日分四格自寅至酉每二時一紀之迫半月則又立總結法以考驗工夫之進退紀過之法既如是其嚴紀善之法又與袁氏大異其要在以善與過相乘除必漸至於純善而後已未附內訓日程而以德言容功分門無論男女胥堪自課誠可謂周至詳盡矣或謂科條太繁學者難於持守不知聖學工夫惟在主敬敬之一字萬善隨而百邪避果有持敬之功則如振裘者已挈其領導河者已尋其源九仞崇臺基礎既立不患無鳥革蠃飛之一日宮牆美富得門者豈乏其人是在學者之堅定其志固不必以繁雜爲慮也是本爲道光甲午歲吾浙沈鼎甫侍郎督皖學時所刻

聖學入門跋

留餘草堂

板久佚急重錄以存後人壬戌仲夏秋分節吳興劉承幹跋

聖學入門書

巡撫採進本

聖學入門書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瑚撰瑚字言夏號確菴太倉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是書分大學日程小學日程二種大學日程曰格致之學誠意之學正心之學修身之學齊家之學治平之學於八條目之中復分條目各爲疏解小學日程曰入孝之學出弟之學謹行之學信言之學親愛之學文藝之學其條目較之大學爲簡其用功之要曰日省敬怠日省善過末附日程格式於後每日爲空格以四格記晨起午前午後燈下以二格總記敬怠善過又有半月總結之法蓋卽仿袁黃功過格意惟不言果報稍異乎有爲而爲然科條密於秋荼非萬緣俱謝靜坐觀心不能時時刻刻操管繕錄也

學言二卷續一卷

〔清〕白胤謙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言三卷》

提要

學言序

安邑同年共學弟呂崇烈頓首拜撰

此東谷先生語錄也憶余獲因緣攀附於先生者有年但見其溫醇敦厚不言而躬行余嘗願學焉而未能一日詢及吾師曹真子先生何爲余斂容對曰師云天下無閉門聖賢明德親民是一事不厭不倦非兩時獨善其身者爲自丁漢繼漢至亦隘耳先生

聞之爽然信服退而作詩遺余寓私淑吾師意以見志今別又有年矣每遇良友講習之際恒以不得左右先生爲憾偶爾郵傳佳公子元將手錄先生講學語一冊索序余受而卒業歎曰有是父則有是子一門師友趨庭之訓可達諸天下後世也歎宿願心性之宗旨老成經濟之宏猷前之諸儒藉此爲表章後之學者亦因以興起盡之卒茲矣卽參之周程集中亦

可合觀寧獨與吾師惓惓爲學之意妙契也耶然後  
知前日不言而躬行者言在也今日躬行而後言者  
躬行在也豈有遺議哉是當付之東萊公之同志以  
見先生之真且大焉可也

康熙二年歲在癸卯小春之月吉

序

學言卷上 五十九條

陽城白胤謙論著

山西省圖書館藏

天人一曰道道卽性天人貫焉學者求諸心斯近矣  
聖人人心之至也其正爲賢

天無往不在人得之爲性而道出焉道也者天而已  
性者人之天也舍人而言天無天舍性而言道無道  
斯謂之學

學言

上卷

不知天所爲天視人不知人所爲人視天本乎天因  
乎地同乎人故三才皆吾事

無我之我是謂真我無知之知是謂良知

至外者忘內主內者忘外聖人無內無外仁可智也  
智可仁也

愛仁也知愛智也不學則幾乎息矣君子學之貴

君子之自治治人始終于仁也而行之以禮故禮之



于人大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大學之道大矣哉一言以蔽之曰誠意中庸之德至矣哉一言以蔽之曰慎獨二書皆禮經也誠意慎獨主乎敬故禮之于人要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君子之不得于親也自責而已矣其于君也亦然君子之教其子也不怒而嚴

學言

上卷

二

君猶天也猶父母也人之存心不得罪于父母則不得罪于天矣不得罪于天則不得罪于君矣而要先得罪于心始論語君子有三畏皆自畏其心已

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孝乎仁不易能孝易盡也

西銘論仁本乎孝善夫

孝莫厚于追遠祖弟莫廣于睦九族近之推仁之始乎兄弟之子與吾出于同父愛之如兄弟蓋弟道亦

孝道也以其猶子則又兼慈焉

無我可以言仁萬物一體之懷原如是也此之謂復性而無我又始于無欲

人不可以自賢少而自賢則絕壯而自賢則結老而自賢則崩

君子信已而親人故常得人小人求人而怒已故常失已君子之自強也不怨人之勝已亦不多其勝人

學言

上卷

三

也

好自異者失人好同人者失已二者不謂之德善及天下而民不知已不言功謂之大人

易至矣詩微矣書微矣春秋嚴矣論語化矣孟子正矣苟與揚也擇而不精語而不詳其他諸子猶是也詳而能精其宋之諸儒乎

朋友所以學也于我求之非求我者也可不慎與

二氏誦道京焦畔易

善治國者必先富民欲富民者必省國用王道之本也

多學好問酌古準今以悉天下利害之故達情順勢  
虛已力行以成天下治平之功

作德者必報則市而不力好德之君子心安而後身  
可居也雖然心處厚而不傷天自從之矣

學言

上卷

五

吾見淳樸之人多壽矣無凶事矣多有後矣號才智  
者或反是焉此可以信心逸日休心勞日拙之說  
今人履古王霸之墟則悲傷繫之過堯舜孔子之里  
則瞻依若存甚矣斯民之不可欺也

人貴有年爲其進修之暇也凡人終日求盡人事全  
天理則不虛生不然雖久猶促耳

天理卽在人心心安而理得矣以人合天盡性至命

皆在此中此天下之所同也

古之相臣用人者其事納誨者其道每不重才而重  
德不尚力而尚齒弗齒未必其能誨人也弗德未必  
其能用人也大學傳平天下大者在理財用人無人  
則財不可理而歸于秦誓一个臣有旨哉

留心世務者必貴有本之學然典制之書認求之人  
游涉之廣經歷之廣四者又其助耳

學言

上卷

六

學先辨志士君子之志在乎道德而已矣功名之有  
無弗問焉况富貴乎

學者習爲詩賦猶豐年玉耳

今人之家婦女不用事則其家必孝弟矣雖禮義未  
遑吾必謂賢焉賓朋不離座則其業必浮情矣雖名  
譽四達吾知其僞也

世非人弗治而天生人亦不易人之自成更不易故

賢情人才君相要道始育之繼舉之繼用之終全之  
非私其人也天地之公也若舜之傳禹湯之無方皆  
是道也彼媚嫉之徒亦違天甚矣

吾見世無棄人也吾見世無棄物也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吾以不齊齊之

守約而施博謂之大人彼恃才務廣者自謂圖大而

不覺墮于細瑣矣

學言

上卷

七

人之存心行事無愧于屋漏不可知也能無愧于妻

子則幾矣

不思不爲言不期省而自省矣蓋不思不妄思也不

爲不妄爲也而不思又不爲之根事心者不可

思不可逐也不可廢也故曰慎思能慎思即無

聖人之道尊矣未若仲尼之大古今之嗜多矣未若

易之粹如其庸

飲甘泉者嘗其一勺勝于溪潦之盈腹聖人者得  
其片善賢于異曲之爭鳴

善治國家者常使之寬然有餘裕易而不勞久而不  
敝元氣之謂也而每以厭常欲速之心奪之毋怪其  
難也

君子知自敬敬人耳不責人之敬于己也知自愛愛  
人耳不求人之愛於己也

學言

上卷

八

敬則一一則敬

王龍溪謂儒者達之則爲伊傅窮之則爲孔顏自後  
聖學不明訓詁之儒起逐逐於形名器數之末即此  
可識君子儒小人儒之分

道關于易得書而明詩禮春秋所以助也三禮具列  
猶待畏于聖人乎春秋左氏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庶矣

幾者動之微善動而惡從之陽中之陰也微乎危故慎獨要焉

三代而下好名亦爲善機但孔孟所謂鄉原病根只因此起舜之必得其名非舜之好名也今人有云君子不必好名小人不妨好名似得之

易樂天知命知命然後能樂天也但非學至窮理盡性未易語此是以聖人罕言之以俟夫默而成之不

學言

上卷

九

言而信者

易以道陰陽天地鬼神死生晝夜之理俱在是其實樂天知命可盡學易之功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夫子假年以學豈欺我哉

學以自然爲至成性存存勿忘勿助之謂也

鄭端簡謂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咍織雞豚果各遂其生卽是一豕之位育

學莫道若道莫儒若儒必經若蘇轍曰文史未技不通邦國之大猷

知晝夜可以知死生晝無妄營其寢必安生盡其道而沒必寧自然之理也

知之而能行曰學不然邪廓而已雖聰明與下愚何異而尚自巧言以爲知者猶斯道之罪人也

學言

上卷

十

上卷終

男方鴻錄梓

學言卷下 六十兩條

陽城白胤謙論著

性理所以尊性之理也人無異性斯無異理矣無異理斯無異道矣學者與之言道不若言理言理不若言性孟子道性善是堯舜孔子以來最直捷方便法故曰夫道一而已矣

學言

下卷

心虛則無私無私則公公則神雖天地不過如此故

聖人以無私法天地而化行若神

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體之與天地同

性張子云無我後大朱子云觀理則順推之與化育

同功

周子謂明不至則疑生可見明生于誠也彼逆億何

爲

道之苦不勝其樂欲之樂不勝其苦此危微之幾在

人識擇之早

道學有真偽之分不獨近世孔子語子張開達二路

人卽是也

聖人之道可一言盡矣其中乎孔子之時孔子之中

也孟子曰權其善言時夫

禮仲尼燕居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方是禮

樂實際所謂樂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然

學言

下卷

二

易刑罰清而民服清卽尚書協中之謂其言剛中柔

中無非一中之理商頌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湯之所

以執中也書九德亦言中

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司馬溫公曰德勝才謂之

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有德者亦必有才德其體

才其用也德可兼才才不可兼德溫公又曰爲國家

者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何失人之足患哉

治天下不外仁之一字呂東萊論兵書曰惟仁一字則其餘盡可知已治賦而不以仁則民弗共也理刑而不以仁則民弗齊也天下可得而治與

天下不可以有心治也無心者天治有心者人治毘陰毘陽喜怒有心之謂也張子曰爲政須先平其心無私而已矣

誠主宰也敬工夫也非誠無以爲敬非敬何以至于誠

學言

下卷

三

誠乎

朱子謂人之所以爲仁者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至謂講學乃收拾放心之一事則本末之義了然

喜怒哀樂不偏卽是心正天理人情是是非非一以自然處之勿爲私欲障蔽精一執中之理不異乎此

先王制禮皆以理制欲之事先尚書云把一敬字放

在胸中把一禮字放在身邊

一之謂仁敬之謂一無動靜順逆之故也况關倫常之大天下國家之事乎必敬必仁而止矣不遷不貳只是敬仁

友人曰居已且欲敬况于臨事接物乎曰居已致難若居已常如臨事接物則事物之來纖毫不亂

人身正氣完固則外邪不能侵然在平日保慎之密

學言

下卷

四

人心亦然正氣克實自一切不能搖動係乎平日義理涵養之功也孟子養浩然義亦然

凡物累心皆心自累之耳心有主自因物付物泛應曲當物焉能累之哉心有主卽道心無主卽人心

每思明道先生治惡以寬處煩而裕處廓然有天地

函容氣象

呂伯承曰無閉戶之聖人

只看得此身與造化一體可榮可辱可生可死便天  
下無難處之境

人有一念自私鬼神必不汝寬所謂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從今須戒其自作若天之所作則聽  
之矣

試思此身隨時隨處皆有人欲則知隨時隨處皆有  
天理要當省察所謂須臾不可離道也

學言

下卷

五

凡人所好而便之者皆私欲也皆壞德之事其所惡  
而弗便者雖亦私情然練德之事也隨處省戒方有  
增益

薛文清謂尋孔顏樂處不過天命之性又云不知性  
而論道者妄也直剖聖傳

前之聖賢多矣道理發揮殆盡欲獨出議論者卽是  
異端故性理一書直指性字便爲繼往開來真把柄

則論學于今日文成之良知不若文清之復性平正  
無弊

君子未仕則憂其學之不至既仕則憂其道之不盡  
既退則憂其德之不固餘非所計也

易窮理盡性至命中庸天命率性修道孟子盡心知  
性知天總一而已矣

到盡性地位卽是至命必使方寸之內不留一絲虧  
學言

下卷

六

負始可言盡也

只就見前事物上窮理知得明處得當便可以盡性  
而至命亦在其中切莫看小理當然性自然命所以  
然無空虛者

王虎谷提學陝西教人有曰聖賢之道雖多端然切  
要不過復其本然之性得于天者耳必先立志以堅  
夫趨向之正主敬以養其清明之氣讀書以究其事

物之理慎行以致其踐履之實明義利之辨謹隱微之際勿慕高遠而忽于日用之常勿涉詭異而出乎人情之外論學精約實莫踰此又遼州學田記云主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行道以復其性蓋爲人一生出處止期行道以復本性真是學問有得之易至變也實至一其太極乎天下莫大于一莫神于一詩思無邪書執中禮毋不敬春秋公好惡莫非一也

學言 下卷 七

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有萬物之妙可想太極之妙觀太極可知仁亦然

司馬公曰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善念一萌便當做徹不徹不止惡念一萌便當禁絕不絕不止然後此心安頓得安貼克夢亦寧

王道本乎誠意未聞道若以不測也

教化者國之元氣也

王龍谿曰道本自然聖人立教肯助道法耳

朱子教人爲學都從踐實處用功乃夫子下學上達嫡傳迥異後世自欺欺人之術而其所言窮理實本乎易

自處要恭待人要恕自然有道氣象

易乾之所稱大人者天且弗違即行四德乘六龍之

學言 下卷 八

人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

天下之事可知者理而已然有不可知者存乎其間益一陰一陽之道即是陰陽不測之神而君子愈義之外一槩不問也

天下之事因之而已矣事前勿迎事來勿辭事後勿與然而事前有思患之防非迎也事後有保終之慮非與也皆因之而已矣而其間難易之數又有天焉



雖欲不因得乎

人之巧營者自秘其術而不知其術君子之所耻處人之務小者自狃其娛而不知其娛大人之所惜君子好自損非自損所以厚吾性也思利物非利物所以奉吾天也天何在日在心斯謂之仁草木之心亦謂之仁一而已

病求心安不惟遺病亦以護持性命然而功夫不可

字言

下卷

九

不審且熟則係乎平時不待病也

每日隨事求仁則此心常在少間斷歇便是自欺但不敢自欺處即敬即誠即仁至于仁而事畢矣

先尚書醒心錄云孔顏之樂只是胸中一團天理與文清天命之性同旨蓋性即理也又云心與理合性方明心定則性章又云常知本體即是功夫又云靜坐存心學之體隨事循理學之用俱是真儒實學見

後之論絕不浮游蹈襲求學之淵源在是矣

食功好名固壞人品然逃之亦不必時至而事起實至而名歸真功無功真名無名堯舜事業不過如太虛浮雲吾儒分內原自不礙也

舊看太極圖覺切于人身遂有太極心也無極性也之語近玩朱子無形而有理之說方知無極太極只

一物無極不過形容太極本來之妙且周子說內正

字言

下卷

十

有性字不必添出心字

主敬即是主靜工夫蓋無欲故靜而敬其所以無欲也

改過斷然少剛不得程子曰既壞而求全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有疑陽明之學者呂文簡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似多一不字

蔡介夫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持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可爲惕然

先尚書卽本體便是工夫王文成亦有此言羅達夫曰世間豈有見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謂宜致也先尚書常知二字故爲有入

先君言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

學言

下卷

十一

又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吾常以自欺爲愧又曰學聖賢工夫最細非可一二件偶合便自矜詡須時刻點簡時刻收斂操持既久庶幾無大差謬又曰聖人之敬天初不爲禍福計君子之爲善初不爲身後計凡皆真實篤近向闇地做工夫淺儒所不能道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卽是性先儒不直言性而只教其氣象語稍墮禪反開疑局學者須掃此等遮障

乃有實益正所以羽翼先儒處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先君常言放心不是無心此心止有一理但稍與理背馳不論何心俱謂之放此謂精一

呂伯承與余書以識仁主敬論講學之益又引王龍溪之言曰難收而易放者心難得而易失者時夫所謂不放心卽仁也不失時卽敬也其言故自有味

學言

下卷

十一

人知衣食官室之止爲養生則不修矣知夫婦之止爲嗣續則不淫矣知仕宦之爲得時行道則不敢苟也知學問之爲窮理復性則不敢厭也

大道際于曲識美業墮于私見

戒一朝之忿辨細微之惑

或問誠敬先後曰誠其先哉周子曰聖誠而已矣始誠中敬終仁畢矣

道理無窮行能不逮安敢妄談學問但素無雜好  
生長此中間有微窺弗敢自處暴棄聊復志之以  
俛觀省爲遷善補過之資而已非踵講學以爲名  
也胤謙自記

男方鴻錄梓

學言下卷終

言

下卷

五

學言續卷

八十一條

東谷白胤謙論著

魏環溪曰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煞有體認

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是把作知字訓朱子云學  
之爲言效也卽兼行在內

言不顧行者多矣須常打點行顧其言便是工夫

君子之學大槩不外一天始而畏天終而樂天便是

學言

續卷

天之肖于此西銘之旨也更無可疑

聖賢一生德業原只成就自己并其及人之處亦在  
成已分量中非舍己從人也孔顏用行舍藏本領原  
是如此而小儒不知紛紛談仕談隱總未見道

只常念君子求諸己一語便無入而不自得

無學識人着意要做好反不得好所以中庸難及

凡事求心安卽是求仁知求仁卽是智者

世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謂之數君子安之而不言萬理皆實方成天地一毫勉強造作不得故曰無思無爲學者功夫到後雖有思爲亦無思爲矣

薛西原問致虛守靜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唐荆川云內有幾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謂虛靜也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謂中也說得吾儒之與異端順逆較然

學言

續卷

二

二氏學問都偏駁而釋尤背理世間萬物非無則有豈得有不生不滅之說信之者不過爲罪福所求一起脫之法其實無法可超脫耳

自道德降而爲功名及其衰也每甘心迷入二氏正賴理學君子建立坊維乃其傳授之間多摹倣禪流話頭何也竊謂後有作者不必相襲方是

人死有知之說聖人不言有謂大槩無知而間有知

者惟張子謂其必有知而要歸在存順沒傳一語皆垂訓不苟處

世亦有非意物事在常理外雖聖人不知者但君子不言蓋凡君子之言必皆其可行者也

邵敬齋居仁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亦與子仁敬誠贊有合

功業不可以小成非恢崇之謂也卿相不可以苟處

學言

續卷

三

非退避之謂也

唐荆川曰障天機者莫如欲根欲根銷盡便是戒與恐懼然必苦下戒慎恐懼功夫後欲根仍可銷除耳張西由能麟文廟畧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部孝經一語括盡而有子本立道生正此意甚矣其言似夫子也序云夫人留心於聖賢之學則人心定而倫紀昭不至有犯上作亂之事刑且不用又何

至於用兵論亦從有子暢出甚好

西山寄余札云忠恕一貫之旨展轉究心終未能合

其下云聖賢言語無非引人於中庸之道意此非即

所謂忠恕一貫者乎除却中庸二字更有何道可說

所謂下學上達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皆是也

有心自有迹古人云心迹之判久矣謂不求人知也

其實誠不可掩

學言

續卷

四

天地間不外陰陽惟聖人能得陰陽中正之氣而用

其扶抑之功

人莫幸于知過怙過而不改謂之下愚不移

天壽不貳此心從容自在便與天運一般

元亨利貞四字作一時觀始識乾之體始識易之體

不伎不求心地自能安樂

熟後自純

擇禮于鄉從其厚者違其薄者可也制用于家守其

高者避其汰者可也

業師之無服也吾欲守月焉鴻疑之曰字中三大君

與師二之吾從君

忘情亦可以見性服習之久而氣質自變要從懲忿

窒慾入門此用逆法也煞較得力

烏程姚承菴謂乾元亨利貞之貞此理至正而隨時

學言

續卷

五

屢遷六十四卦皆有之執着便非故曰君子貞而不

諄時中之解亦然

學務實則德日進德進而行副之進退存亡無弗宜

也雖然履順易耳自非上哲其必由動忍而後得耶

是故處逆未爲非幸也

道一而已求之於一未必能獲必也多方而歷試之

以生其信乃可以守之萬變而不離故無捷功也

學者第一入門必先明義利之關其餘節次自然不差非是則不足與言觀人之法亦即在此

或問予聖人人心之至也其正爲賢予曰賢守經聖人達權故聖人無不可爲之時

呂文簡曰君子不可以有已斯可以有人矣又謂克已既盡則認人不錯

又言知性命與舉子業爲一則于祿念輕救世意重

學言

續卷

六

周之德行道藝由是也

凡人爲才使者其器之小可知矣爲物動者其志之卑可知矣

孔氏謂義之所在禮亦有時而變余謂必合乎仁然後可云禮義卽此簡察亦識仁之一端

行事要實存心要虛

朱子註復禮曰禮天理之節文張蘄軒云仁是渾然

天理禮是天理節文正仁之隨處安頓停當者也更明又謂朱子釋仁曰無私心而當于理無私心又要當于理蓋無私心而不當理只是個混帳好人如何使得正與前意相發

又云以經傳爲必可信以聖賢爲必可學

無處無時不有當盡道理要須留意一毫假不得

自然者率性之謂纔一念自私一息在意便喪其本

學言

續卷

七

來之體故君子自強不息無終食違仁也

或以二氏爲成已學問又謂以無用爲用不知卽是

楊墨之仁義已與物皆不能成細勘自知

繁辭非孔子斷不能作再三理會孔子學易之功如

見而其所以得爲聖人處亦只在此

名位高者德難稱享受過者福難稱恩遇隆者報難

稱三者君子畏之

陵川郝天挺經之祖也嘗云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

學者變化氣質爲難惟有反躬自責一法隨時點勘得力

郝伯常春秋論云僞是非侈而眞是非喪誕妄者入于讖緯馮藉者入于叛逆深刻者入于刑名史學之害大抵類此

學言

續卷

八

處不足之地而恒若有餘者必其中自有餘也

或問禪學周先生曰此是下愚人所爲若上智者便不肯爲謂其擇術先已不正也故以下愚擯絕之

鄒東郭曰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

孫種元曰非戒懼慎獨終無自慊之時又曰戒慎之

功豈容他人著力之謂子張堂堂子路行行與吾聞然之體無干涉煞精細

忠信不如好學不止是勸學亦不是借忠信讀六言六蔽章文得一解

仁謂復性復性謂仁躬行心得原只一事

一切功夫難操持真實下手處惟一克已細看顏子一生都從此得力

學言

續卷

九

邵子云學不至于樂不可謂學莊子云至樂無樂蓋非無樂時無世俗之樂耳若孔顏之樂正從憂中生出鹿伯順云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又云君子以衆寡小大無敢慢爲泰名教中樂地固如此也真樂雖在心地其作用功夫實在行事上著力自可不勞而得也絲毫難假

道理無窮聖修不怠夫子說何有於我等語都是實

話都非謙辭

是處天理流行才有人欲便生隔礙故須體察之功  
貌山先生云康可以繩已不可以責人

曹真予先生體仁策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體大  
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  
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又云龍歸菹聖王之愛  
物仕元明學魯齋之大用意與郝伯常屬志論同孫  
學言

續卷

十

鍾元許云夫學性善而已矣事親從兄仁民愛物此  
外復何事哉予按孫許實吾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窮理格物致知都在是

居富貴而不滯處貧賤而安樂只是中庸之道

後世諸事不及漢唐以前獨宋元至明理學諸儒綴  
明聖學大有裨于政教可以驅駕古先

戒妄語以存誠省妄作以防患習舒緩以養德三者

吾自治之切要也

心一而已能常存于一上卽本體卽工夫

無所不有之謂心無所不通之謂聖無所不至之謂  
道無所可名之謂至

論道不與藝對則知道大論理却要與欲對理方明  
堯舜不守丹商仲尼實祖堯舜然則道統長于世序  
遠矣

學言

續卷

十一

一心順理無私是誠本此而言而動俱不敢妄是致  
自然不愧不忤是樂守之有恒萬變不失是仁四者  
相因而至作聖之功盡矣

君猶天也猶父也義實無所逃焉有不願其君爲堯  
舜之君者哉必非人而後可

萬物不外陰陽變化然其主宰則一爲之

子學言謂始誠中敬終仁近見真西山論敬是用功



之要誠則達乎天道矣孫鍾元評云敬為始誠為終  
覺又進一解

井田封建皆後世必不可行好矣該者即是欺世之  
學

王文成謂聖賢之功業氣節總是道不可以功業氣  
節名予謂一功業氣節聖人便與賢人不同即此亦

可識仁

學言

續卷

七

孟子論制民之產為保恒心寓教于養中識政治之  
本原

顏子不遷不貳正是克己之功至犯而不校則天地  
萬物同體總心不違仁之證

道原是一講學者却脫不得體用知行字樣纔得明  
人終日開眼見天而不知天即是道舉念無非心而  
不知心之有理在凡民則然當思何以為學者

堯舜至矣湯武便有形迹孔子聖矣孟子便露圭角  
乘時之變眾人固難識也

男方鴻錄存

學言續卷終

學言

續卷

七

學言三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白允謙撰允謙字子益陽城人前明崇禎癸未

進士改庶吉士入

國朝授祕書院檢討官至刑部尚書此書皆其講學  
之語上卷五十九條下卷六十條又續一卷凡八  
十一條其曰無我之我是謂真我無知之知是謂  
良知又曰聖人無內無外仁可智也智可仁也皆  
語涉愔悅非篤實之學也